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三　艺术（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饶宗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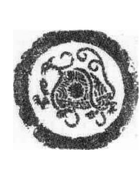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三 艺术（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卷十三 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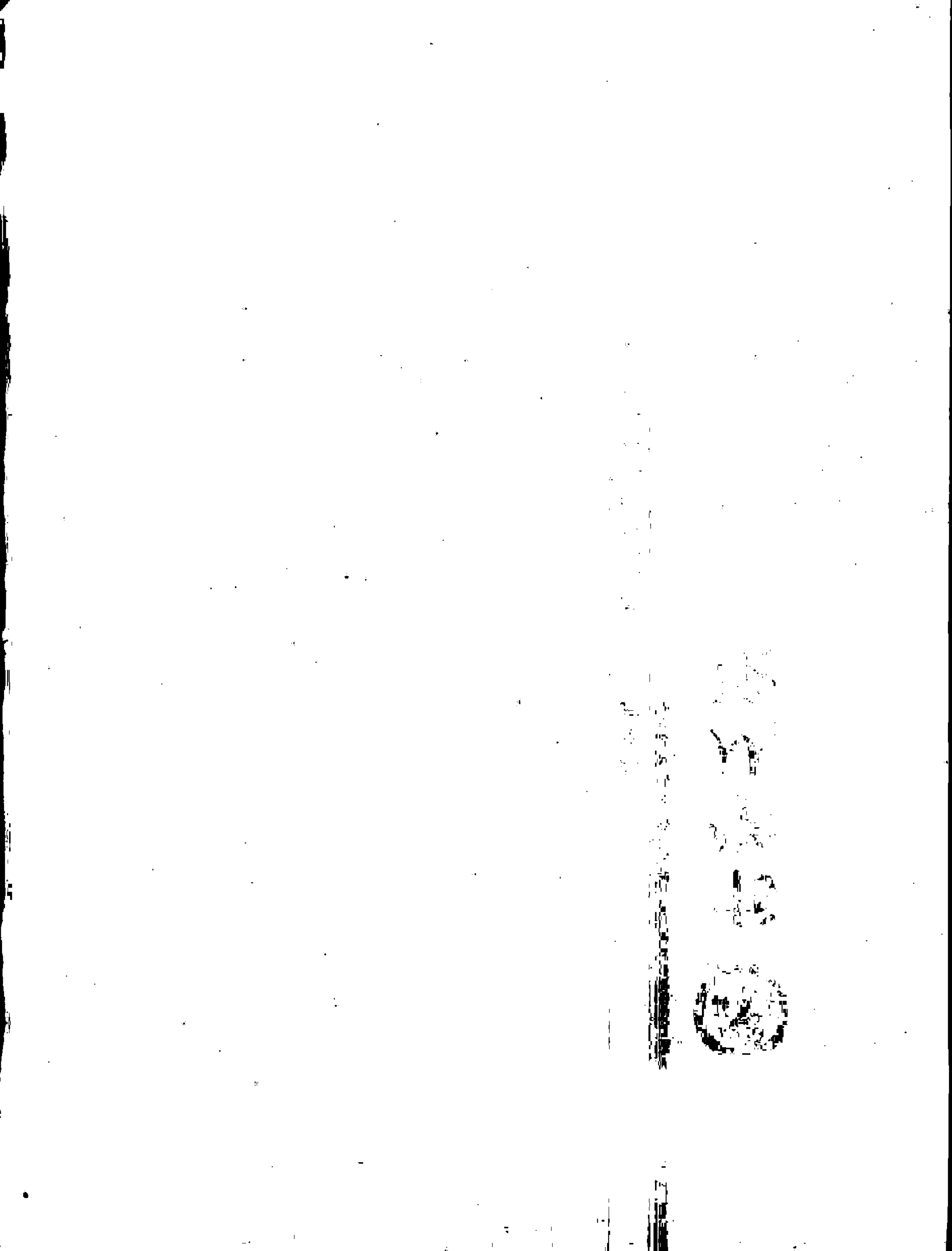
目录



书学丛论

卷十三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艺术



目　录

楚帛书之书法艺术

胡小石《齐吉金表》论金文字体有四派，“其三为齐派，其四为楚派，两者皆出于殷。用笔纤劲而多长。结体则多纵势。所异者：齐书宽博，其季也，笔尚率直而流为精严；楚书流丽，其季也，笔多冤屈而流为奇诡”。又其《古文变迁论》称：“古文有方笔圆笔，圆笔大抵温厚圆转，或取纵势，或取横势。齐楚二派，各极其变。宣厉以来，始盛圆笔，略当于许氏所谓大篆；小篆则为秦书。”胡氏二文，作于一九三三、三四之间。其时古器物出土为数甚少，且多限于铜器铭文，粗作观察，所论不免于偏，未能尽符事实。今楚地出土钟磬竹简帛书，文字资料之丰富，为旷古所未有。其实楚人书法，纵势横势，无不具备。曾侯乙墓钟铭字体作长方形而盘曲奇诡，蔡侯钟更加瘦长，奇古益甚，皆取纵势。若信阳、望山竹简，则较为整饬，结构扁平，唯横画多欹斜，则取横势。纵势近篆，而横势近隶，此其大较也。

楚帛书为整篇长文，共有九百余字。汉初长沙马王堆帛书《相马经》长文可与媲美。《相马经》结体细长，波磔极度夸张，如急之作[illegible]，见之作見，开汉简之先路。帛书则行款整齐，行与行之间，字与字之间，疏隔距离，颇为匀称，具见出于苦心经营，构成笔阵。颗颗明珠，行行朗玉，颇异写经之绵密；但疏朗有致，分段处以▭号开之。战国时长篇钞写形制，规模可见。

帛书结体，在篆、隶之间，形体为古文，而行笔则开隶势，所有横笔，微带波挑，收笔往往稍下垂，信阳竹简亦然。汉代篆书仍存此法，如袁安碑五字作[illegible]，袁敞碑二字作[illegible]，开母庙石阙一字作[illegible]，少室石阙三字作[illegible]，皆可

溯其来历，实为楚风，特汉篆更加夸张耳。

帛书横画起笔，多先作一纵点，然后接写横笔。此法在吴天发神谶碑亦擅用之。如𠄟（上）丅（下）等字皆是。帛书通篇以此取态，起笔重而住垂缩，横画故意不平不直，而挺劲秀峻。从放大十二倍之真迹照片中，倍见结体运笔之美妙精绝，令人神观飞越，恍与荆楚书家如获亲炙，呼吸相通。不似汉刻、唐拓，非出自手笔，徒有雾里看花之感，所可同日而语。

张怀瓘《六体书论》称："隶书程邈所造，字皆真正，故曰真书。"按分隶之兴，非自秦始，此特指秦隶耳。今观楚帛书已全作隶势，结体扁衡，而分势开张，刻意波发，实开后汉中郎分法之先河，孰谓隶书始于程邈哉？惟帛书用圆笔而不用方，以圆笔而取横势，体隶而笔篆也；若吴天玺碑则作方笔，以方笔而取纵势，体篆而笔近隶也。此为二者之异趣。至于行笔之起讫，则有其共通之处。姚鼐跋夏承碑，谓"隶书有三种，一为未有波磔者，一为波磔兴而未有悬针体，一为晋以来师法羲献有悬针、垂露之别者"。楚帛书用笔浑圆，无所谓悬针，而起讫重轻，藏锋抽颖，风力危峭，于此可悟隶势写法之所祖。

胡小石论八分占极长时间，"隶书既成，增加波磔，以增华饰，则为八分"。又云："今人作书，亦能避去撇捺之笔，在唐，虞褚齐名，虞书内抳，分势少；褚书外拓，分势多。"楚帛书亦倾向于外拓，分势特多，具有褚之神理，体为古文，其实即当日之真书，真书由八分变来，亦带波挑，由帛书可追寻分势之所始，足为书史提供崭新资料，况出于写本真迹，不更可宝贵也耶?!

马王堆帛书艺术序

汉初高祖、孝文之际，为书体篆、隶蜕变之关键时期。陈君松长此书，分析轪侯墓出土文书为三大类：篆形而隶势，一也；古隶旧貌，二也；汉隶新型，三也。譬之草木，区以别矣。所论可谓扼要。然篆实有二类：笔画圆浑者为玉筯，落笔重而收笔缩小者为悬针。悬针一体，侯马盟书与楚帛书为其所自出，则全不见于马王堆，盖楚人书风发展另有他途，非此之所及者。故轪侯墓书体，一言以蔽之，纯以隶势为主力，殆所谓八分是矣。

旧说八分肇于王次仲，次仲年代有嬴秦及东汉二说，而次仲其人，亦有上谷人、上谷太守二说，后者似为前说之增饰递变。世传次仲当始皇时，变仓颉旧文为今之隶书，饰以波势，因有双翮冲天之神话。上谷地在居庸，《魏土地记》云："沮阳城有大翮、小翮山，高峦截云，双阜共秀。"正状其八分书张翮之势，郦道元载入《瀔水注》，张怀瓘《书断》言之备矣。

向来书论家无不重视八分，以为非此莫由增长书之体势。传《卫夫人笔阵图》云："凶险可畏如八分，郁拔纵横如古隶。"斯二体者，皆可于本书求之。又云："草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八分更有一波谓之草尾波。"此即习见"也"字、"人"字诸字体。《笔阵图》又云："夫其先须引八分、章草人隶字中，发人意气。"隶必杂用分、草，马王堆笔阵正可探索其中消息，足以追寻书势脉络，八分为书道钤键，于此可思过半矣。

本书所谓古隶，诚不愧郁拔纵横，《春秋事语》与《老子》甲本自为一型，以肥钝圆拙之笔，表欹侧错落之姿。《纵横家书》又是一路，则横画伸

长，略带震颤，近《石门颂》而宽绰有余，宛然西汉气度。至所谓谨严之汉隶体，可以《周易》、《相马经》为准绳，扁平、渟蓄而平稳，成熟定型，可谓八分中之章程书。《书断》“八分”项下云：“楷隶初制，大范几同”，“时人用写篇章，或写法令，亦谓之章程书，故梁鹄云钟繇善章程书是也。”云梦秦简即写法令者，已为秦隶之章程书树立楷模。马王堆《老子》、《周易》则书写篇章，亦应属之章程书，开钟繇之先路，可谓儒、道书之写经体，与十六国以降敦煌所出释道之写经体，足以后先媲美。

长沙素为书学重镇，草圣怀素之故乡，李北海《岳麓寺碑》，原石巍然，俯视百代，今又出土大量汉初经典真迹，书林瑰宝，衣被天下。余何幸两度莅临是邦，获睹遗物，欣有宿缘。得君此编，更加叹绝，诚墨澜之梯山，法书之关折，胎格韵流，取则不远，大有裨于书学。用不辞荒陋，为缀数言，聊作喤引。

丙子端阳于香港

由悬泉置汉代纸帛法书名迹谈早期敦煌书家

悬泉置遗址在敦煌市与安西县交界，现属敦煌市五塂乡所辖，西去敦煌市（沙洲）六十公里。处戈壁高地，与三危山为邻，与疏勒河区汉长城烽燧相望。悬泉水自其东南深谷崖壁流出。此地汉武时名悬泉亭，昭帝改称悬泉置。置为汉驿站之专名，东汉末称悬泉邮，唐后改名曰驿。悬泉置遗址面积共二万二千五百平方公尺。《元和郡县图志》四十敦煌县下云：

> 悬泉水在县东一百三十里，出龙勒山腹。汉将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即此也。

故又名贰师泉（敦煌写卷 P·四七九二）。唐张俅有《贰师泉赋》，其句云："刺崖而雳霹，随刀势而流泉。……三危震而啜啜，泉水荡而潺潺。"（P·二七一二）盖纪实也。今名其水曰吊吊水、甜水井子。

自 1990 年冬至 1991 年夏秋两次发掘，出土器物两千六百五十余件，简牍文书约一万五千枚，年代从西汉武帝太始三年讫东汉永元十三年（101），可谓大量丰收，所获与居延简可相伯仲。其中最令人瞩目者为四件写有汉字之麻质纸，字体大概为草隶，其中一件残存三十字，笔画清晰，瘦朗有力，体势宽博，疏宕匀整，影本见《中国书法》1992 年第 2 期。马啸有文介绍，称之为"王莽残纸"。但据文物研究所李均明兄云：应为魏时物，因其字体已

大异章草，接近楷书，与钟繇之《荐季直表》诸帖最为接近，不可能是西汉书体。

另有二件被认为是汉宣帝时的信札，均写于缣帛上，最能引起人们兴趣，影本均见上举《中国书法》同期。两帖尺幅约近现行十六开稿纸。其一是名“元”者致“子方”函件，共十行，总其三百二十一字，行笔浑圆，体扁平，捺处拖长，作蚕头雁尾状，意在篆隶之间，古意盎然。另一件为名“建”者致“中公夫人”信，微有残损，仍残存一百七十五字，笔力劲健，捺、钩及竖笔均夸张作势，与习见敦煌简无大异，间有细笔轻重交错，倍见风神，精妙绝伦，信法书之佳品也。元致子方一札，编号是 90 DXT 108 ③，尺寸为 35×15 公分，帛作黄色。关西大学大庭脩主编之《汉简研究的现状和展望》有较佳影片，惜因上下折摺存放，历久墨迹互渗，呈现渍痕，全札释文见该书 149 页，可以参看。内有云：“敦煌乏沓。子方所知也，元不自外，愿子方幸为元买沓一两、绢韦长尺二寸，笔五枚。”又云：“沓欲得其厚可以步行者。子方知元数烦忧难淮为沓，幸＝甚＝。”又云：“子方足下所幸为买沓者，愿以属先来吏，使得及事，幸甚。”对于买沓一事，再三叮嘱。沓或即鞜。《汉书·外戚传》：皆铜沓黄金涂，谓以铜冒门限。《说文》：“鞜，以金有所冒也。”左昭二十五年传：“季郈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服虔注：“以金鞜距也。”谓以金属冒著于鸡之脚爪以为假距，故季氏之鸡败。元托子方所购之沓厚可以步行者，殆指铜片或革可裹履之物。(《说文》：“揩，一曰韦韬也。”朱骏声云：“揩……以革为之，其以金者为鞜，今苏俗谓之针裹。”沓亦可借为揩。)

上述三件，皆书札之类。《汉书·陈遵传》称其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魏志》：胡昭善尺牍，动见模楷。今均不可见。此三札虽非出自名家，但稍存汉人风范，殊为可珍。所传“新莽麻纸”残迹，结句“□恐惶恐白”其上人名惜已残损，虽寥寥不满三十字，而行气疏落，结体安详，峭绝之气，闲雅之容，倜傥朴茂，非晋人所能望其项背，书法价值最高。说者谓东汉只有王稚子阙一二作品具有明显的楷书意味，此纸出土，旧说钟繇为正书之祖（《宣和书谱》）一说不攻自破（马啸语）。至于黄色麻质纸出现之早，更不待论。《御览》六〇五引《桓玄伪事》云：“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此则为更前之黄纸，即傅咸《纸赋》所云“造纸以当策”者。顷持与高昌寺院所出神玺三年（397）《法华经·普门品》残纸卷末张施题记相比较，张书肆意纵横狂放，笔较肥厚，是行押书，已失楷书轨则。题识言“于冥安

县中写讫”，冥安即汉敦煌郡之冥安县，《汉书·地理志》："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应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泽。"籍端水即冥水，县以冥水得名。张施写于冥安，则此纸虽出土于高昌，应视为敦煌产，张施或亦敦煌郡人矣。

敦煌自东汉末至晋，书家辈出，张芝、索靖尤为著闻。张芝为张奂长子。《后汉书》六十五张奂传云："长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并善草书，至今称之。"李贤注引王愔《文字志》称其"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则为楷则"。敦煌古迹有张芝墨池，《沙州都督府图经》云：

> 张芝墨池，在县东北一里，效谷府东南五十步。……于此学书，其池尽墨。书绝世，天下名传。因王羲之《颟书论》云："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好之绝伦，吾弗及也。"又草书出自张芝，时人谓之〔草〕圣。其池年代既远，并磨灭。古老相传，池在前件所。……至〔开元〕四年六月，敦煌县令赵智本到任……寻诸古典，委张芝、索靖俱是敦煌人，各检古迹，具知处所，其年九月，拓上件池中得一石砚，长二尺，阔一尺五寸。乃劝诸张族一十八代孙张仁会……张履古等，令修葺墨池，中立庙及张芝容。

墨池张氏在敦煌名族中地位甚高，人才辈出。张施疑亦其族人。芝父奂乃敦煌郡渊泉县人（据钱大昕说），拜武威太守，殁后武威多为立祠。其后裔繁殖多处。墨池于开元时合张姓阀阅多人重修。李翔《涉道诗》有《秋日过龙兴寺观墨池诗》（P·三八六六），知墨池近于龙兴寺。至《图经》引王羲之《颟书论》亦见于S·三二八七、S·二一四诸号写卷，其中"吾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等句，即孙过庭《书谱》之所引者，人所共知。悬泉黄麻纸之法书近钟一路，恨书者名缺，无由知其名氏。至颟即皤字。《集韵》八戈："颟，老儿。"又皤、颟下云："说文：老人白也。引易贲如皤如，或从页。""颟书"者，谓老耽书法，即《书谱》"人书俱老"之义。

此两幅帛书，一署名元，一署名建，而缺其姓。元致子方书，按子方一名，汉代人常用之，《急就》篇有郑子方，敦煌帛书有鱼泽候守丞王子方（T, VIII. ii, ooIa）札中言"愿子方幸为刻御史十公印一枚"，则子方乃篆刻家。

古代书者姓名，邈不可考。今从上举资料，张芝、索靖之外，得知有□元、□建及张施诸人，皆敦煌地区书家，足为汉晋书法史增入珍贵资料，不可不记。《三辅决录》云："赵袭字元嗣为敦煌太守……袭与罗晖亦能草，颇自矜夸，故张伯英与袭同郡。"敦煌书学之盛，于此可见，西陲所出简帛纸和书牍，正其见证矣。

《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

汉天寿二年瓮文跋

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三月瓮，1914 年在西安出土。瓮之四周有文字二十行，每行九、十、十一、十二字不等。其第二、三行云："直执谨为刘孟陵填厌"。填厌，即镇压。《苍颉解诂》："压，镇也。"《说文》："镇，博压也。"镇与压实为重言复义。

《说苑·辨物》篇："今大旱者阳气太盛以厌于阴，惟填厌之太甚，使阴不能起也。""填厌"一语，已见西汉人书。此言司"直执"之职者，为刘孟陵其人，举行压胜之事。直读为值。"值执"所以执不祥。《风俗通》称神荼郁垒，性能执鬼。此即执之义。瓮文最末二行云："前事以决襄劾，门无辟，四方吏事及土功，急如律令。"襄读为勷，指助劾鬼物。《汉书·艺文志》杂占家有"执不祥劾鬼物八卷"，《抱朴子·论仙》篇称："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襄劾之劾，指劾鬼物甚明，劾字不见于经，盖汉法也。汉世断狱谓之劾（《书·吕刑正义》）。推之，劾鬼物亦称曰劾。由县告之四方，告即诰，曹植有"诰咎文"，其序云："聊假上帝之命，以诰咎祈福。"瓮文即记诰咎于东西南北，四方吏事以镇压之。四门无辟（阚），则不祥可执矣。西汉执劾有专书，久已失传。今由瓮文可证其事之非诬。东汉河南曲圣卿善为丹书符劾，厌杀鬼神。章帝时有寿光侯能劾百鬼众魅，具见《后汉书·方术传》。

张道陵天师道正一派所传之《北斗经》，每言"太上老君降蜀郡，以永寿二年某月为正一天师说经"。（如《道藏》"伤"字号"太上说西斗记名护身妙

经，其他南斗经等，则说在永寿元年”。）此瓮正为永寿二年物，疑与道教不无关系。[1] 桓帝之世，道教寖盛，故延熹八年遣使至苦县祠老子（《续汉书·祭祀志》中）。此瓮出于西安，早期镇压劾鬼之方术，犹见其仿佛，甚可宝也。

至书体方面，多存隶法，视楼兰晋初书牍，及北凉建初对策文（《文物》1978（6）），较为规矩，行书意味尚少。永寿年间之碑刻，若礼器碑（永寿二年）纯作八分，刘平国碑（永寿四年）则为解放之隶体，书风与此瓮文相去未远。若“年”字悬针特长而有力，波磔神态，宛然马王堆遗册之余风。此悬针牵引之法，新莽及东汉仍盛行之（如汉简天凤元年之“簿”字，永元漆案之“年”字皆是）。下至东汉季世尚然，此瓮所见年字，即其一例。书道博物馆藏又有锡制朱漆书绥和二年斗，西汉成帝时物，笔画朴拙浑厚，间存篆势，以中锋出之，尤有足观。

附　永寿二年三月瓮文

永　寿　二年三月己未
朔廿二日己酉直执谨为

刘孟陵填厌县官敢告东方吏
事生于甲乙谋议欲来暴病
足膝书且啼哭夜不得卧便
休不来会事□□□敢告南
方吏事生于丙丁谋议欲来
反还典刑敢告西方吏事
生于庚申谋议欲来暴病
腹□□敢告北方吏事生于
壬癸谋议欲来暴病欲
□无□思□□□□不得履
□□中央吏事生于戊

① 《北斗经》撰作年代可能晚至南宋。张陵于蜀郡造出正一盟威之道，据三国时作《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应在汉安元年（142）更在永寿之前。

谋议欲
已〔来〕某义谷□暴病不起
□□□□□□□□□□皆不
得来会□□□□□□苦以不
□□□□□□□□□□□门□
服口不能言□□□□□□□
前事以决襄㔭门无辟四
方吏事及土功急如律令

1914年西安出土，高21.2公分，口径8.8公分，胴径14.2公分，底径6.1公分。“永寿二年三月己未朔”，又加笔二作三。

晋朱书墓券跋

朱书墓券二枚，日本藏，铅片，纵33.4公分，横4.3公分，约为西晋早期之物。券前文云："告立之印，恩在墓皇、墓伯、墓长、墓令、丘丞、地下二千石、都尉、延（羡）门伯史、蒿里父老。"凡立墓券，必先开列墓中冥间主管官吏，以为质证。熹平二年张叔敬瓦缶称"丘丞、㙛伯、地下二千石、东塚侯、西塚伯"诸名[①]，体例正同。延门即羡门。吴越春秋，吴王葬女与鹤俱入羡门以掩之。墓中道曰羡道，音延，故羡门即墓门也。南齐永明三年刘觊墓券称"土中督邮"，又有"蒿里父老"[②]，与此券合。南唐李昪陵出土者作"蒿里老公"。蒿里，《玉篇》作里，黄泉也。《说文·死部》："薨，死人里也，从死，蒿省声。"张叔敬缶借音作"耗里"。《汉书·武帝纪》："幸泰山、禮高里。"伏俨曰："高里，山名，在泰山。"亦作高里，后来演变为泰山府君。

券文又云："家中守志蛇程氏当父母一臧五棺无责（债）。"蛇乃氏名。《广韵》九麻"姚苌后蛇氏，出后秦略"。《通志·氏族略》有蛇氏，云"见姓苑。姚苌蛇后，南安人。又有建武将军蛇元，望出雁门"。邓名世《姓氏书辨证》九麻作"建义将军蛇立"，又"临晋太守蛇平"。蛇必是程氏之夫姓，守志指守节（李密《陈情表》"舅夺母志"是也）。"臧"即"藏"字，《后汉书·赵岐传》云："先自为寿藏"。李贤注："谓塚圹也"，故一臧即谓一圹。

① 1939年同蒲路出土。

② 拓本见《文物》1965（6）。

券文言蛇姓程氏在家中守节，当葬其父母，一圹五棺，不用举债。

本券为朱书，字体颇近楼兰晋牍，不甚作波磔，书风朴拙，横笔多易仰为俯（如史、母、子诸字），以风格论，当是晋初时物。近年出土，若晋咸康三年朱曼妻薛卖地宅券，篆书，近天发神谶[①]，刘觊地券则作六朝隶体，皆非丹书。此券远承侯马盟书、沁阳玉简遗风，同属朱书一系统，弥觉可贵。

① 《文物》1965（6）。

关于《平复帖》

《平复帖》原出宋驸马都尉李玮（娶宋仁宗兖国公主）家藏，为《晋贤十四帖》中之一种，米芾《书史》称其从王贻永购得，贻永即五代显宦王溥的孙子。原物装成一大卷，中有开元印及王涯、太平公主的藏印。（《历代名画记》三叙古今公私印记内有“故人宰相王涯印”。）它的收藏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至于宋以后流传的经过，王世襄已有专文，作过极详细的考证。[①]

《宣和书谱》考定书者是陆机，谓其“作于晋武帝初年，前右军兰亭燕集叙大约百余岁。……此恰当属最古”。然泰始初，机方髫龄之年（泰始元年，即265年，机才五岁），时吴尚未灭，其说殊不可信。董其昌谓其“书最奇古，惜剥蚀太甚，不入俗子之眼，而笔法圆浑，正如大羹玄酒”。又称：“或云平复乃张芝书。”张丑《铭心籍诗》第二首云：“平复往来属伯英，陆机题品岂真评。”是明人尚有不同的看法，认其属张芝手笔。然自宣和以后，鉴赏家大都依米芾之说，定为陆机所书，已无异议。

陆机能章草，无奈“以宏才掩迹”（梁庾肩吾《书品》）其书名为文学所掩。此帖用秃笔书写，苍劲郁勃，恐是四十前后所书（机卒年四十三岁）。纸本，共八十四字。全文向来无人能够通读，近时启功先生才把全文给以释出。[②] 我怀疑犹有若干字，仍待审定。其起句云：

① 见1957年第一期《文物参考资料》，又载姜亮夫《陆平原年谱》、《陆机书法》。

② 见《启功丛稿·平复帖》说并释文（26～30页）。

（日文本载《出版ダイヅェスト》，东京，1990年4月11日。）

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

彦先是谁？启老说是贺循，他所执的理由是，因《晋书》循传说及他多病的详情，故可知是贺循。但我们细读贺传，其中有云，“陈敏之乱……循辞以脚疾，手不制笔，又服食寒食散，露发袒身，示不可用。”又“（元）帝承制……循称疾，（王）敦逼不得已、乃舆疾至。……循羸疾不堪拜谒”。这些事情都在太安二年（303）冬，陆机被害之后。（《晋书·惠帝纪》，是年冬十月戊申斫陆机于建春门。）后者且是渡江以后的事，故不能拿来作证据。

与陆机同时有三个人别字叫“彦先”，一是全彦先（见《文选》卷二十四李善注），一是山阴人贺循，一是吴人顾荣。后者二人本传在《晋书》同见于一卷（卷六十八），顾彦先（荣）和机、云兄弟是同乡，且同时入洛，时人号曰三俊（世说赏誉、识鉴刘注引《文士传》），陆与顾时时给人称道、连在一起。像张华说陆“龙跃云津”顾“凤鸣朝阳”之类称赏之词。顾荣纵酒酣畅，曾对张翰说：“惟酒可以忘忧，但无如作病何耳”（《晋书·本传》）。他常常饮酒成病，齐王冏时，他“终日昏酣，不综府事”。我以为《平复帖》里的彦先，如果说是指陆机同乡老友顾荣，似乎亦可讲得通呢！

此帖自唐、宋以来，被公认为晋室法书的瑰宝，又是晋初品评人物的生动史料，帖中“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诸句，令人仿佛如诵读《世说新语》，多么可爱！原物向来秘藏于内府及私家手里，今得二玄社精印问世，显现于大家之前，比起三希堂之宝，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价值之高，可想而知，故乐为推介如此。

1989年11月

泛论三国碑刻书法

三国是政治上纷乱割据的时代，但在书法史上，却是一个繁花灿烂的时代，正如诗之有“建安”。世积乱离，而文学艺术反蔚然可观。可是，建安十年（205）曹操主张薄葬，禁止立碑（《宋书·礼志》），故三国时期，碑刻骤减。

西汉草隶已盛行，连云港尹湾出土木牍的《神乌傅（赋）》以横向取势，波磔腾挪，书法价值至高，知章草书之体，远有所承，绝非始于章帝，前人早已论之。中文大学文物馆藏之东汉《序宁简》十四枚，首题建初四年（79）即章帝年号，当时民间习用的字体，可见一斑，仍是近八分之隶法。

下至灵帝时代，可以作为断代标准的碑刻，重要的有1991年河南偃师出土的《梁东安乐肥致碑》。肥致是一位方士，能缩地术，出窎入冥，拜掖庭待诏。全碑完整，隶体谨严，颇近《范式碑》。收笔波磔正很规范化。减少纵横气象。此碑立于建宁二年己酉（169），在熹平之前，可看出是汉季通行字体。

前人认为汉代隶法发展至此已饱和，汉祚虽斩，而真、行二体乃是大成的时候（黄伯思说）。有人以为《吴衡阳郡太守葛祚碑》是开始以真书入石，真书居先，起领导作用，所以三国是书体上一大转折点（马宗霍用孙星衍说）。查葛碑出自勾容，石材粗陋，所书吴时葛祚，事迹出自小说《搜神记》不可信任，该碑现仅存碑额，有拓本于日本京都大学。《江苏金石志》则持反对意见，谓吴时尚无此种书法，应属萧梁之物。我们看安徽吴朱然墓出土朱然等的木刺共十四枚，确是秀丽的正书。朱然的名字亦见魏曹真碑所云“奋

雷霆于朱然”，指江陵的战役。朱然仕吴至左大司马，卒于魏嘉平元年（249）三月，与葛碑年代相近（吴时衡阳建郡在孙亮太平二年，257）。以此例彼，说吴时尚无真书，似非笃论。

近年长沙走马楼吴简，大量出土，刊布者只一部分，已达二千余枚。门人曾取《嘉禾吏民四家》字体及其偏旁加以分析，与简帛字体及篆隶字形比较，发现它的形构的来源，颇为复杂，有的仍保持八分隶势，如年字悉同于简帛作“秊”。只有丘字全部同于楷书作丘，而横笔仍用隶势，故我认为吴简虽然是胥吏书写的章程书，尚未尽摆脱八分的习惯。有学人取吴简与钟繇书对比，就字形而论，像年字钟作“年”（北图大观帖本长风帖），毕字钟作畢（同上）。而吴简则作𣅀、畢形多见，不尽合于楷法，出现最多的“有”字，吴简多扁长且有作有者，正同于隶，甚作有者，钟繇《贺捷表》作有（北图本），其亅形则非吴简所见，故知吴简字形杂糅各体，尚停留在八分阶段，不得目为钟繇的“正书”。

我们不可忘记三国的书法是东汉的延伸，推进一步。东汉末期产生许多大书家，政府又加以提倡，且有文字整理工作，对于书法有大力推动作用。灵帝熹平四年（175）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议郎蔡邕为古文、篆、隶三体书之刻石立于太学。三体中的隶，向来称为八分书，今有残石流传。灵帝爱好文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又引诸生能作文赋，待制鸿都，及能为尺牍及工鸟篆者，引召至数十人。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三十二人立图赞，为人诟病，尚书令阳球极谏。但鸿都门下名书家辈出，像师宜官工八分能书称最，大字径丈，小字方寸（后为袁术将）；又梁鹄亦在鸿都门下，工大字，深得王次仲之法，曹操甚重之。鹄弟子毛弘，亦八分名手。

魏正始中，亦立石经，传为邯郸淳书。淳篆法师曹喜，则所擅专者应为悬针篆。魏卫觊曾写邯郸淳《古文尚书》几可乱真，出示淳，淳不能辨别。[①]故魏的书学，实承接东汉而来。

钟繇为高德钟皓的曾孙，事曹操为黄门侍郎，曾与胡昭同事颍川刘德升。《书断》称升桓灵之时，以行书擅名，丰赡妍美，独步当时。《宣和书谱》则讥其隶法至于扫地。钟、胡二人，以肥瘦分道扬镳。胡书今不可见，二人均工于隶，意者胡之肥，或如后代的萧子云耶？

钟繇工隶、真、行三体，向来说他：“铭石之书，最妙者也；章程书，传

① 见《四体书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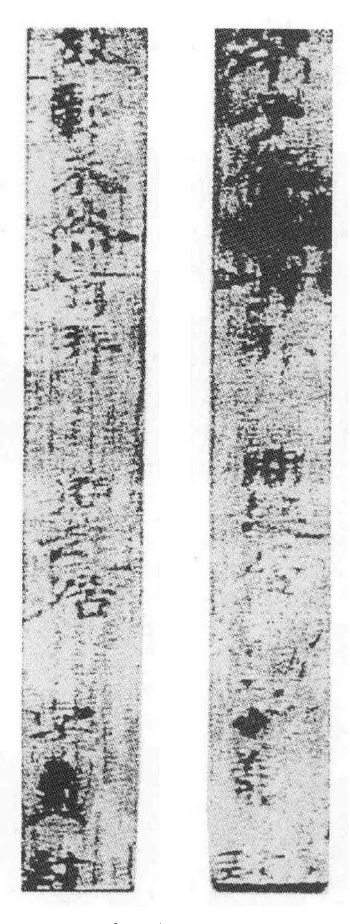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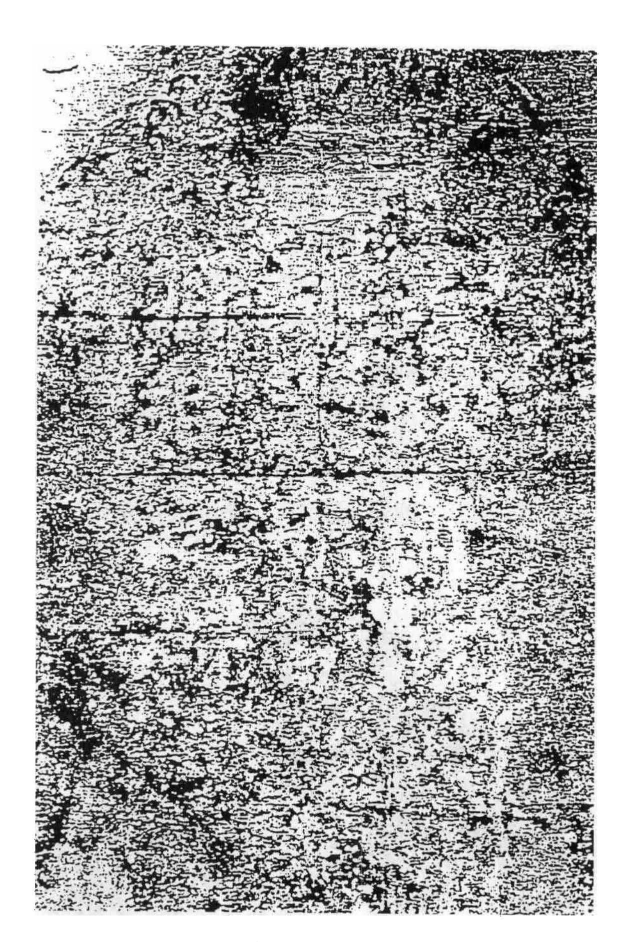
梁东安乐肥致碑

秘书教小学者也；行押书，相闻者也。”[1] 铭石指碑刻，以八分书为主。《书品》说他“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许昌铭石之碑，有人认为即是指黄初元年《上尊号受禅表》，乃属揣度，或以为出梁鹄之手，亦无的证。繇卒于太和四年，想见他在黄初七年，时官太尉，升任太傅前后，地位至高，求书必众。三体书他都是能手。他的行书小楷，法帖流传，如《宣示表》、《还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力命表》以至《白骑帖》、《雪定帖》等等，皆出传模或后人假托。

他的书风，谨严而宽绰，似对八分书大力起楷化作用。故徐浩《古迹记》

① 见《古来能书人名》。


吴朱然墓出土木刺


吴衡阳郡太守葛祚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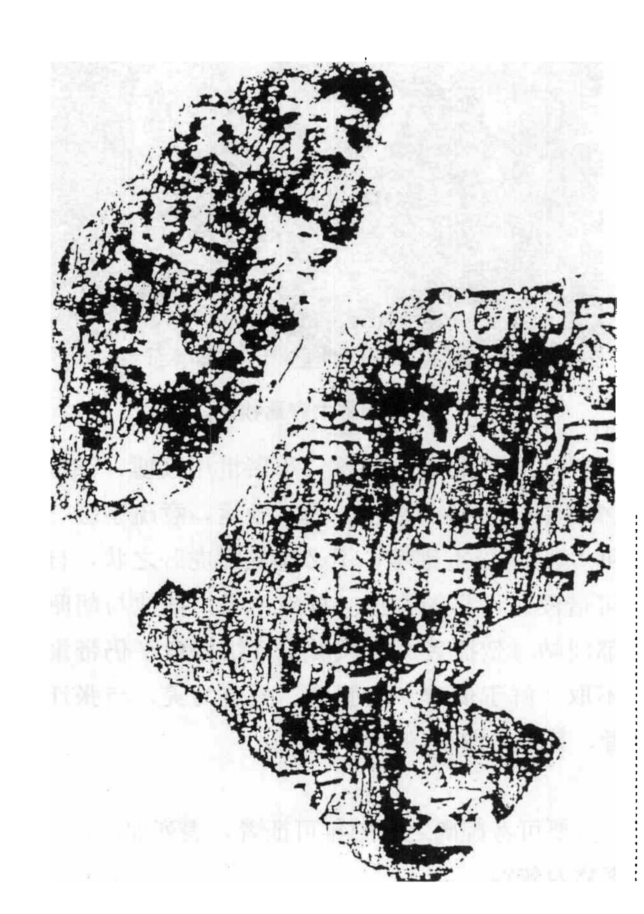
谓“钟繇正楷，时莫其先”。赵宧光《寒山帚谈》亦称“小楷世用极博，钟繇二王居然立极”。梁武帝称“逸少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钟的神理，正是着重在“疏”和“缓”。稳重雍容，不必作龙蟠虎卧之状，自有浑穆气象，这是他的特点。可惜没有可靠的真迹。自来论书，把他与胡昭相提并论，说胡肥、钟瘦。从郁冈帖《贺捷表》书风看来，结体扁平仍带隶意，而横笔与撇，中间轻秀，不取《鲜于璜碑》之肥厚、凝重为美，与张迁之方笔，全异其轨辙，所谓瘦者，其是之谓乎？

东汉灵帝以后至三国吴亡，重要可考碑碣之有纪年可征者，表列如次：

一七一　灵帝建宁四年　李翕西狭颂

一八五　灵帝中平二年　曹全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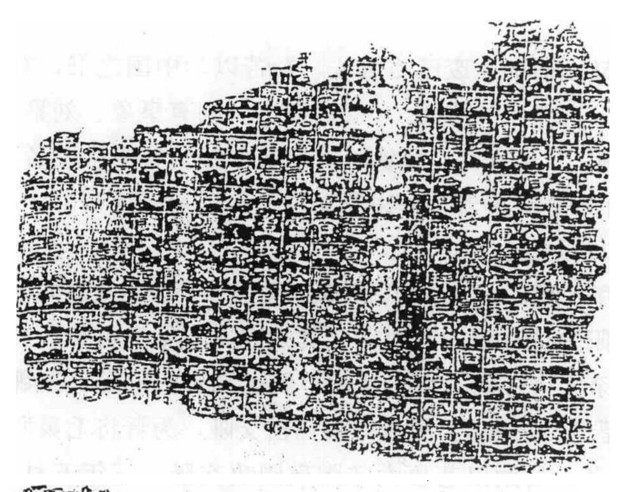
一八六　灵帝中平三年　张迁碑
二二〇　魏黄初元年　公卿上尊号表
二二〇以后　魏黄初元年　受禅表
二二一　魏黄初二年　宗圣侯孔羡碑
二二四　魏黄初五年　郃阳残石
二二九　吴黄龙元年　墓砖（反书）
二三一　魏太和五年　曹真残碑
二三五　魏青龙三年　庐江太守范式碑
三四〇　魏正始元年　丘俭纪功石
二五一　吴太元元年　砖（反书）
二六〇　魏景元元年　清河张普墓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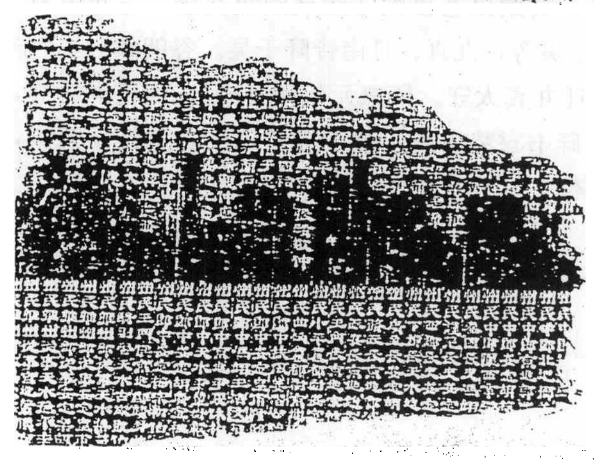


魏郃阳残石

三国魏黄初五年（224）刻。石于陕西郃阳出土，曾藏郃阳许秉简处，早佚。拓片高 33 公分，宽 22 公分。隶书。残石存二：一为“黄初五”一石 13 字，尾有乾隆五年临汉刻款；一为“我君”一石存 7 字。

二六二　魏景元三年　陈蕴山残石（洛阳出）
二六三　魏景元四年　李苞阁道题字
二六三　吴永安六年　砖文
二六四　魏咸熙元年　题字
二六六　吴甘露二年　胡公辅砖
二七二　孙皓凤凰元年（晋泰始八年）　谷朗碑
二七四　孙皓凤凰三年　砖文
二七五　吴天册元年（晋咸宁元年）　封禅国山碑
二七六　吴天玺元年　天发神谶碑，天玺简氏砖文
　　　　吴天纪（晋咸宁）　砖文





吴曹真残碑

三国魏太和五年（231）刻。残石近代于陕西西安出土。

以上诸石刻，都有正确年月。部分已见于《书道全集》一类图籍。黄初上尊号与受禅二碑，同在许州，故《书品》说出自钟繇。欧公《集古录》亦说："唐贤多传为梁鹄书，今人或谓非鹄也，乃钟繇尔，未知孰是。"闻人牟准以《受禅表》为卫觊的金针八分书，分属二人，今天我们无法判断，但二碑应出一手，分明为魏开国铭石之书的代表作，表现整饰而工秀的隶势，仍是东京的遗韵。孔羡碑结体方整，且有折刀头的夸张笔势，遒劲生动，接近《礼器》，亦是佳书。曹真残碑已入中期，刻于太和五年，由秦州众多州民具名，实为地方性的刻石，隶法甚近王基断碑，"公"字之厶作圆形，波法娴熟，亦算魏书之代表作。郃阳黄初残石与景元陈蕴山墓志都是方笔八分。范式碑立于青龙三年，行笔醇厚，无佻巧之失，的是佳品，有人谓出自蔡邕，恐误。丘俭石、李苞摩崖题字，朴拙高古，二鲍神坐题名数字，仍是飞动的八分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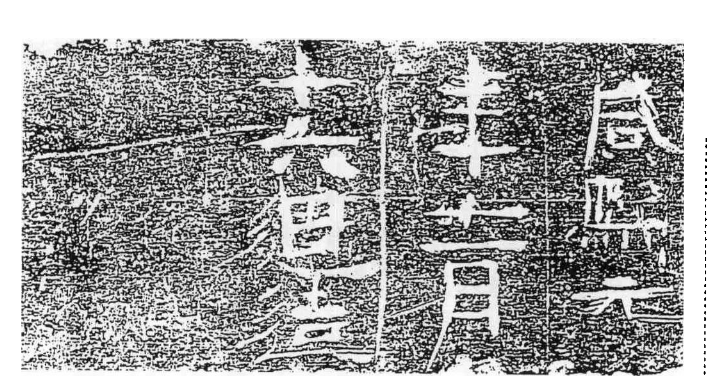
葛洪曾著文评吴之失，又讥诮吴人废已习之法，勤苦以学中国之书，有如邯郸学步（《抱朴子外篇·讥惑》）。他说："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绝手。"又言："皇象、胡昭于今有'书圣'之名"（《抱朴子内篇·辨间》）。可见皇象在当时书法界地位。其余刘岑等则未详，仅知刘纂娶孙权的中女[1]，如是而已。

吴人碑刻尚有三数方留存人间，颇为卓绝。谷朗碑原石 1980 年，曾见于湖北博物馆，现移置湖南耒阳蔡伦墓园。谷朗官九真太守，不见于史传。吴时永安六年，交阯郡吏反，杀太守孙谞，叛附曹魏，魏遂别置交阯郡。嗣魏禅位于晋，吴宝鼎元年（即晋泰始二年），吴遣刘俊三击交阯，为晋将毛炅所破，败于合浦。至建衡元年冬，吴始以苍梧太守陶璜围攻交阯，三年五月，吴师十万大举攻交阯，虏晋将毛炅等，九真、日南皆降于吴。谷朗碑云："于时交州窃邑判国，戎车晏驾，迁九真太守。凤凰元年四月卒。"朗任九真守，正当是时，其名字可以补史。碑书隶势方整，近于楼兰出土急就正字残纸，及天玺砖文，盖为当时流行字体。

① 见吴志妃嫔传及胡冲《吴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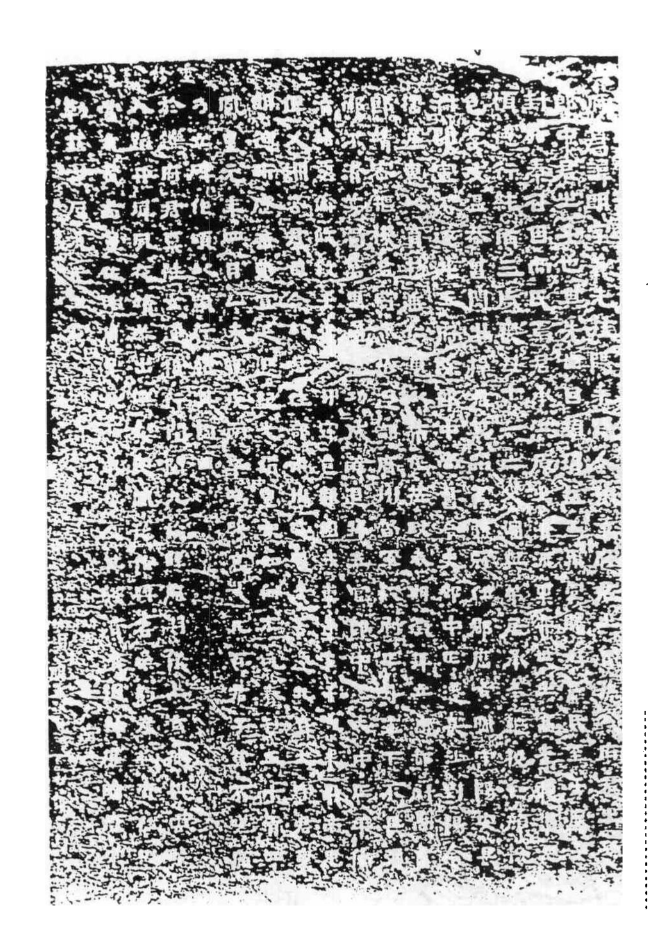
魏陈蕴山残石

三国魏景元三年（262）9月6日葬。出土于河南洛阳。拓片长36公分，宽 32 公分。正书。



魏咸熙元年题字

三国魏咸熙元年（264）11月16日刻。拓片高23公分，宽 45 公分。正书。



吴谷朗碑

三国吴凤凰元年（272）刻。碑在湖南耒阳。拓片高115公分，宽75公分。

孙晧晚年符瑞之说兴起。晋咸宁元年，有掘地得银尺，上有刻文，改元天册（二年七月，或献小石刻“皇帝”二字），改元年天玺。八月，历阳出石印，翌年改元天纪[①]，封禅国山碑及天发神谶碑皆是时的产物。国山碑在宜兴为圆笔篆书，浑劲无伦。末有“中书东观令史立位中将臣苏建所书”一行，知书者是苏建。天发碑早已折成三段，笔势奇古，历来更受到重视。张勃《吴录》说是出自皇象，黄伯思从之。亦有人认为与国山碑同为苏建所书，均无确证。是碑运笔，乃会合篆隶，取张迁之方折，以入悬针篆，实为一创举。悬针自曹喜以后，亦复流行，此碑化隶之扁平为篆之长方形，起、收笔往往时带一折，起笔崭截而笔收尖细、凝重有力。使人有郁拔奇险的感受。金农、邓石如均师法之，自成新面目，影响甚大。此之偏师，正足以陵轹上国。传

① 《通鉴》，2573页。

世吴之砖文或作“反书”，拙劲古朴。吴书之可宝者莫如陆机《平复帖》，持较楼兰草书简牍，可明吴晋时章草之真貌，久已有印本流传，故不多及，机为陆逊后，应作吴人看待，方为合理。

至于蜀汉，有后主建兴十三年砖文，及章武三年（刘备即位三年亦即后主建兴元年）摩崖题记三行，朴拙可喜。蜀书传世绝少，无可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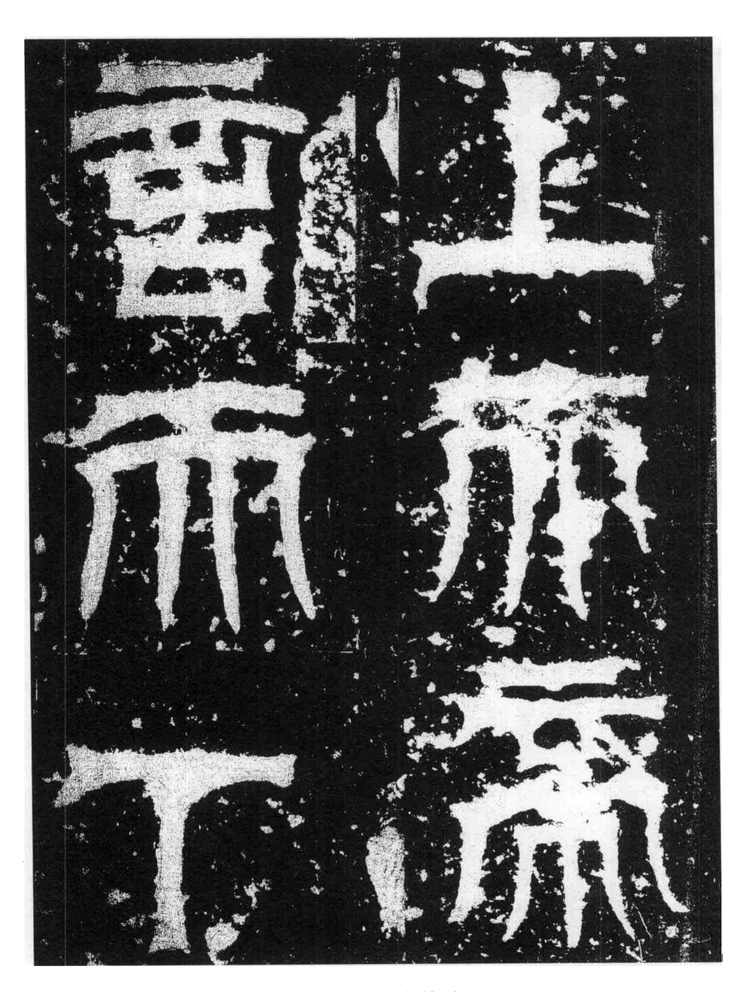
一般书评无不认为三国是楷法真书成立的标准时代。楷有“楷模”的意思，“方正循纪，修短合度”是一种规范化手续。我认为无论甲骨、金文、大小篆、隶、八分，都有它们楷化、草化的过程。石鼓文齐整凝重，本称曰“岐州石鼓铭”[①]，可说是大篆的楷书。楷化、草化的历程是书法演化的主要规律，还需要好好研究。许多前代重要文书如铭石书与章程书，必出之以庄重，表示主“敬”的精神。楷书之形成有其远源，我们看悬泉镇壁间所出汉平帝元始诏令四时月令长文，虽烂残片，缀合后整篇大致可读，字体方整，全是隶中楷法，应该是当时标准的章程书。所以，我们不能轻易便断言三国是楷书形成的年代。

本文选自2001年5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

《碑帖与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

① 见《隶释》。



吴　天发神谶碑

天发神谶碑跋

李乡农谓："校官碑为汉季隶篆沟通，开国山、天发之前河。"余谓天玺纪功碑乃以隶作篆，而篆势则住笔收尖，用悬针法，故结体开张，大抵上二下三，具见颓若垂颖之态。

汉末悬针篆盛行，大风歌碑曹喜正以悬针书之，中郎《篆势》所谓"针列"是也。《说文·木部》残卷，李阳冰《峿台铭》仍存轨范。明丰考功坊篆书，偶用三体石经悬针法，虽笔力峻绝，而杂用《汗简》、《四声韵》之体，颇乖六书，嗣此则绝响矣。天玺碑横笔以方为起止，势则隶也；而竖画垂凝，下端则用悬针，余故谓其以隶为篆者此也。朱竹垞称其字在篆隶之间，虽古而近拙（《曝书亭集》卷四十八），良然。

江苏金坛 1973 年出土天玺元年九月十日反书砖，其字体纯为汉隶，与此不同（《文物》1977（6））。惟 1896 年在浙江平阳县宜山乡所出晋咸康四年丹徒朱曼妻薛买地券（拓本见《文物》1965（6）），偶作篆体欹斜之姿，年、天、宅等字，犹存神谶之遗风云。

敦煌写卷之书法

世人论敦煌艺术，只注意其绘画方面，然莫高窟所出写卷，以数万余计。[①] 其中不少佳书，足供爱好书法者之欣赏。惜散布各地，大部流落异国，未有人加以整理。如从此大量写卷，披沙简金，往往可以见宝，未始不可与碑学相表里，而为法帖增加不少妙品也。

西北出土文书，敦煌石室以外，尚有新疆之吐鲁番、鄯善、库车等地。有名之晋初三国志残卷及日本探险队所得之元康六年（216）诸佛要集经，即为西域所出，其年代较早，可明楷法之由来，又如李柏尺牍，则与晋人书札，可相颉颃，此类皆极重要，以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兹不具论。

敦煌写卷，最多为佛经，以伦敦大英博物院所藏而论，佛经占全部六分之五。写经者每于卷末附记时间及书写地址。如秦妇吟、唐人拟作之李陵答苏武书不下数种，有写于敦煌郡金光明寺者。[②] 亦有写于关中者，如《文选·西京赋》李善注，末署“永隆元年（唐高宗，680）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写”，弘济寺在长安，可见石窟经卷，多有从外面携来。写卷上每署书人姓名。[③] 此种写家，唐人谓之“经生”；《宣和书谱》所说张钦元之金刚经，武后时杨庭之

① 英伦藏六千余卷，连背面可逾万，法京藏中文卷四千余，前北平图书馆藏九千八百余卷，总数可达二万余。益以俄京及他处私家藏品，确数尚待统计。

② 秦妇吟列法国伯希和目三三八一，末题“天复五年乙丑岁十二月十五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写”。答苏武书列伯希和目二六九二，题“壬午年（922）二月二十五日金光明寺学郎索富通写”。

③ 例见上举，亦有写明书某人作品者，如英伦藏大顺元年（890）李庆君写元相公十二月令诗。

五蕴论，即其著例。[1] 经生书向来不为人重视，故著录者少，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八）收有唐人无名氏楞伽经（草书），其赞有曰："唐世经生笔力便"，此在法书目录中甚为罕睹之例。

敦煌佛经卷皆作正书，甚少作草书。有之，如英伦藏列斯坦因编目（下简称斯目）二三四二、二三六七号，皆长编佛典，字作章草。又文心雕龙草书册子（斯目五四七八起原道篇末至杂文第十四），虽无锁连环之奇，而有风行雨散之致，可与日本皇室所藏相传为贺知章草书《孝经》相媲美。

边陲文书，时见佳品，如天宝十四载帖（斯目三三九二）之韶秀，接武二王；中和四年牒（斯目二五八九）之遒健、天福十四年状（斯目四三八九）之严谨，俱有可观。河西某碑志（斯目三三二九及六九七三）之疏逸，略近虞伯施，类书卷（斯目六〇一一）之圆劲，似出李北海。至于道经韵书之属，可谓颗颗明珠，行行朗玉。或则浑穆（如斯目六一八七），或则纤丽（如斯目三三七〇），其秀润悦人者，虽灵飞经亦不能专美于前矣。

至于俚俗歌词，信笔写录，亦复古朴雄厚，绝无俗态（如斯目五五五六曲子望江南及日本藤井氏藏五更转），以一般而论，写经生取体，大抵蹀躞于虞、欧、褚、薛之间，轻圆滑利，以匀整为美。病在熟而不生，反不如此类之拙而能肆。

经典写卷，以论语、孝经为最夥，字多俗恶。其诗、书、文选，间有精品，如毛诗音卷之整秀，颇近褚河南。《文选》答客难卷之婉润，大似王敬客砖塔铭，试举一二，余可隅反：

石窟所出，亦偶见飞白书，如斯目五九五二有"忍辱波罗蜜"五字，为长兴二年（931）曹氏所书，别具一格。又斯目五四六五有"龙兴寺"三字，亦作飞白，在观音经之后。

又有临摹之作，如斯目三七五三乃临十七帖（有"龙保等平安"句），斯目四六一二及四八一八，皆临圣教序，稍嫌力弱，尚能秀整。

若夫唐代碑拓，保存于石室，尚有一二种，如鲁殿灵光，今存伦敦之化度寺碑，存巴黎之温泉铭，俱脍炙人口，世所熟识。

其书写时代，在隋唐以前者，多存北朝风格，如老子想尔注长卷，结体平扁，波磔广阔，近八分而稍异于今楷。

[1] 《宣和书谱》云："张钦元作真字，喜书道释经，然不堕经生之学，其远法钟繇，唯恐失真。"又云："杨庭为时经生，作字得楷法之妙。长寿间，一时为辈流推许。"敦煌经卷，所见写经生极多，《宣和书谱》所记仅此二人耳。

诸写卷中，别体俗书，触目皆是。昔米芾有诗咏晋帖误用字云："何必识难字，辛苦笑扬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① 我于敦煌写卷，亦有同感。惟此类俗体，如有好事者为之辑录成书，以补隶篇、《楷法溯源》、《碑别字》等书之不逮，更有功于艺林。

张彦远《法书要录》，有唐朝叙书录，窦臮述书赋，于唐人法书，颇多月旦，即于征求保玩，利通货易等委琐之事，时复论及，可谓详尽。今敦煌写卷所见书家，大都当日乡曲经生之辈，边鄙荒壤，有此翰墨林，虽暗晦于一时，终绚烂于千祀。倘得窦氏者流，广赋述书，重为品藻，敦素业而振清风，固寤寐以求之矣。

后记

本篇为数年前所作，比岁以来，中外学人，对此问题，稍有注意者，兹记其重要文献如次，以供参考。

墨美（Bokubi）第九七号（1960 年）为"敦煌写经"，由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说明，题曰"敦煌写经の字すがた"，所选资料，皆取自伦敦所藏佛经写卷，自西凉建初元年（406），至宋雍熙二年（985），附图三十四幅，印刷精美。

《文物》（1963（3））张铁弦"敦煌古本丛谈"，文中举出巴黎敦煌卷 P・二五五五号正面有经生所摹钟繇宣示表一段，及 P・三五六一贞观十五年蒋善进临写智永真草千字文残本三十四行，又 P・二五五五正面有马云奇作怀素草书歌七古，此皆法京所藏有关书法之资料。②

叶昌炽曾论有唐一代工行书，以缁流为最。自怀仁圣教序出，遂有院体之目（《语石》）。伦敦所藏写经，钞圣教序即有三卷之多。③

唐人写经多出无名氏之手，宋世收藏者，每依托为名书家所书，如宝真斋之《楞伽经》注真迹，旧题褚河南，岳倦翁则疑其为售者所益。柳公权跋唐经生书之《西升经》，亦误谓之褚书，米芾《书史》所以有"能书者未必能鉴"之叹也。敦煌写卷之有裨于书法鉴赏如此。

《东方文化》第 5 卷第 1 期，香港大学，1959 年

---

① 语见《书史》。

② 《宣和书谱》卷十八录天成间周义之草书赠怀素歌，亦即此类。

③ 见 L. Giles 新编目录一至三号，其第 2 之（1）亦即圣教序，参本文附图及 S・四八一八号。

敦煌书谱目录

List of Tun-huang Specimen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Ⅰ. S. 5952［A］ 飞白书

Fei-pai Style（"flying" brush strokes showing empty white spots）

Ⅱ. S. 5952［B］ 长兴二年曹氏祈福疏

Censor Ts'ao's Prayer. Ch'ang-hsing 2nd Year（A. D. 931）

Ⅲ. S. 2589 中和四年牒（述黄巢战况及甘州回鹘事）

A Dispatch on the Campaign against Huang Ch'ao and on the Kan-chou Uighurs. Chung-ho 4th Year（A. D. 884）

Ⅳ. S. 6973 张氏勋德记

Careers of Members of the Chang Family

Ⅴ. S. 3329 张氏勋德记

Continuation of Ⅳ

Ⅵ. S. 4612 书唐太宗三藏圣教序

Copy of the "Sheng-chiao hsü Calligraphy"

Ⅶ. S. 3753 临十七帖（龙保等平安一段）

Copy of the "Seventeenth Day Calligraphy"

Ⅷ. S. 3392［A］ 天宝十四载制

An Imperial Decree of T'ien-pao 14th Year（A. D. 755）

Ⅸ. S. 3392［B］ 天宝十四载制

Continuation of Ⅷ

Ⅹ. S. 2973 开宝三年司书手马文斌牒并咏象七律

A Dispatch of K'ai-pao 3rd Year（A. D. 970），followed by a Poem on the Elephant，Handscript Copy of Ma Wen-pin

Ⅺ. S. 5644 怀庆写方角书

Calligraphic Square by Huai-ch'ing

Ⅻ. S. 5852 曲子一本

From a Volume of Songs

XIII. S. 6140 道经

From a Taoist Text

XIV. S. 6187 切韵

Fragment from the Ch'ieh-yun

XV. S. 3880 [A] 二十四节气诗李庆君书

Li Ch'ing-chun's Calligraphy of Poems on the 24 Solar Terms

XVI. S. 3880 [B] 二十四节气诗李庆君书

Continuation of XV

XVII. S. 3880 [C] 二十四节气诗李庆君书

Continuation of XV and XVI

XVIII. S. 5697 瓜州残状

Fragment of an Offcial Report Mentioning Kua-chou

XIX. S. 3370 道经（记山神水神）

From a Taoist Text on Mountain and River Fairies

XX. S. 3750 道经（授受五岳图法）

From a Taoist Text about Transmitting the Wu-yueh t'u-fa

XXI. S. 5382 道经（洞真三天正法经）

From Taoist Texts

XXII. S. 5566 [A—B] 曲子望江南

The Song Wang Chiang-nan (Gazing with Longing at the Country South of the Yangtz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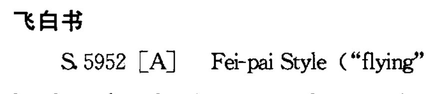
XXIII. S. 4398 天福十四年曹元忠献硇砂牒

Ts'ao Yuan-chung's Letter of T'ien-fu 14th Year (A. D. 949), forwarding a Gift of Sal Ammoniac

XXIV. S. 6011 类书（记马、津梁、关、市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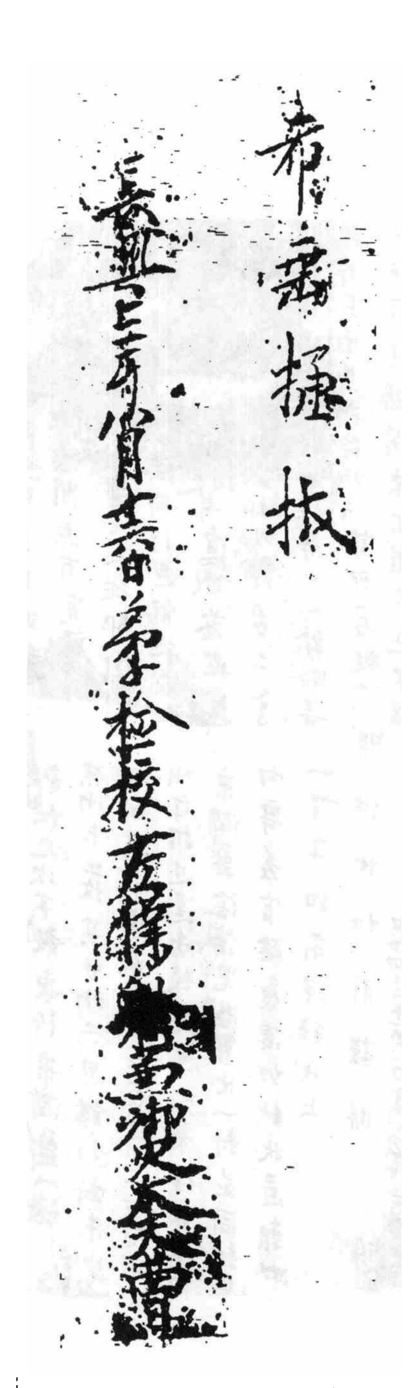
Extract from an Encyclopae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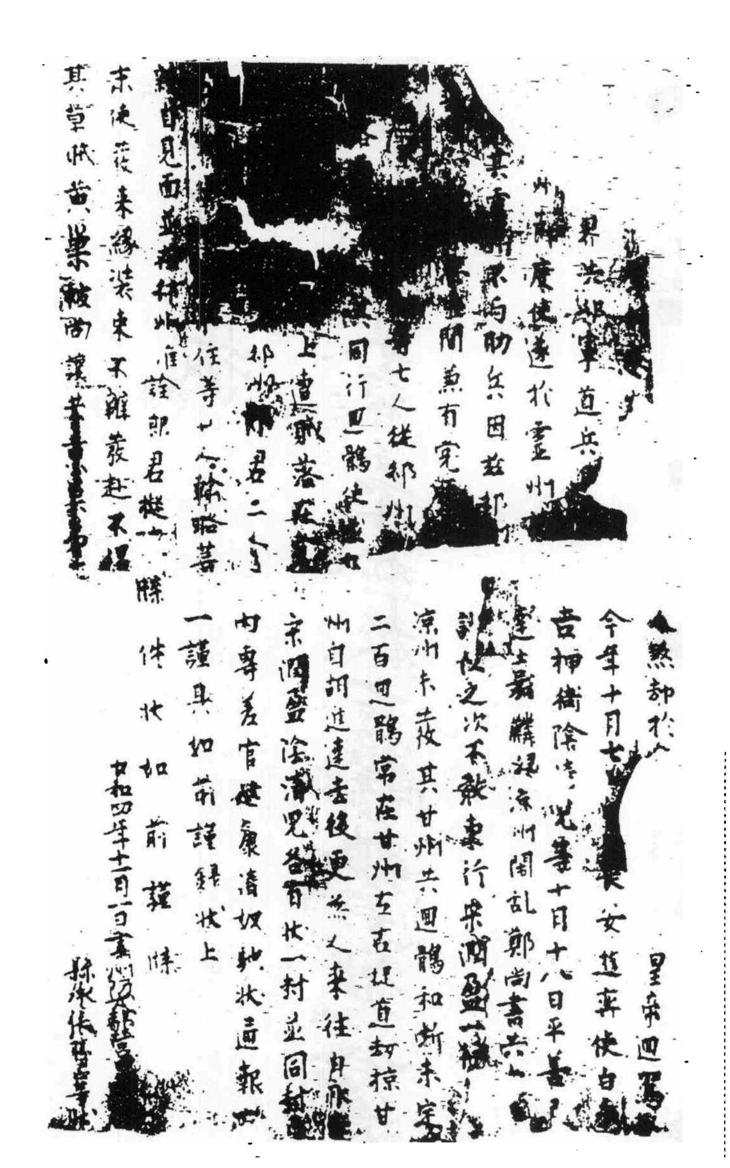
飞白书

S. 5952 [A]　Fei-pai Style ("flying" brush strokes showing empty white spo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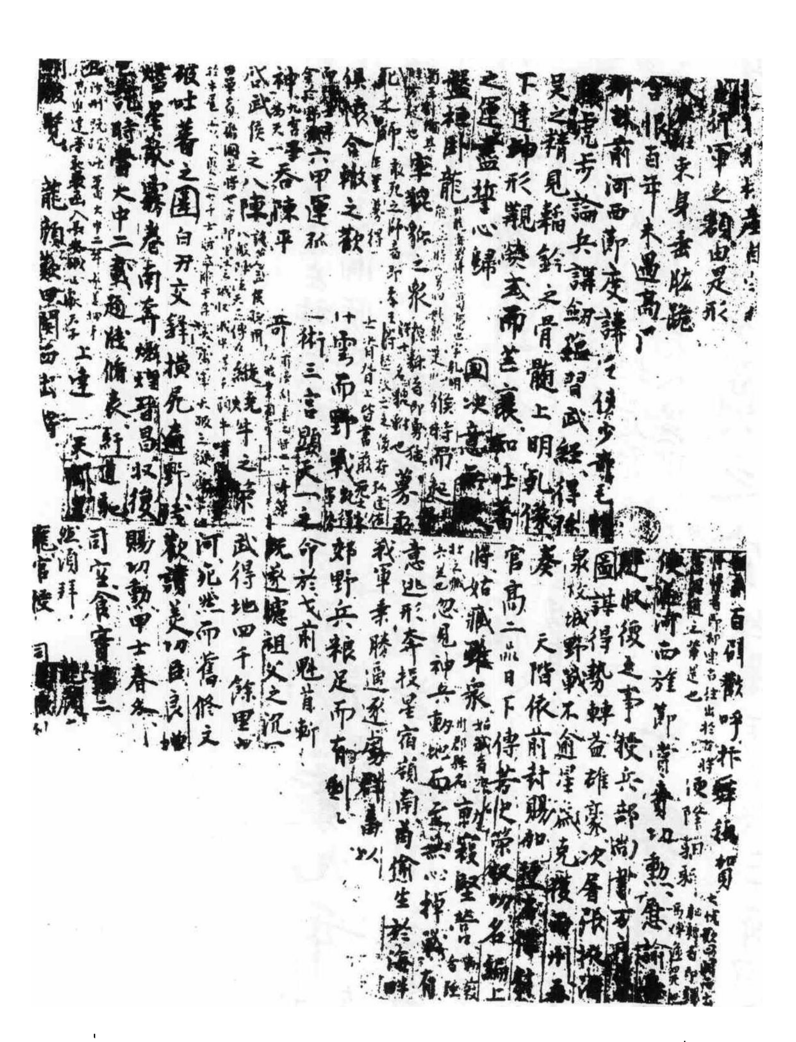
长兴二年曹氏祈福疏

S. 5952 [B]　Censor Ts'ao's Prayer. Ch'ang-hsing 2nd Year (A. D. 931)



中和四年牒（述黄巢战况及甘州回鹘事）

S. 2589　A Dispatch on the Campaign against Huang Ch'ao and on the Kanchou Uighurs. Chung-ho 4th Year (A. D. 884)



张氏勋德记

S. 6973 Careers of Members of the Chang Family

官高一品，兼授左神武將軍，朝廷偏獎也。

宣陽賜宅，廩實九年。司徒宅在左街宣陽坊，天子所賜糧料，可支持九年之實。

錫壤千畦，地守義川之分。錫有賜也，義谷川有兵儲也，百千万貫。

忽遘懸蛇之疾。忽遘懸蛇之疾者，乃見盌中有蛇，和水入喉，因而得病，後有友人因……壁上有一張弓懸在……盌中有蛇，友人曰此蛇是壁上弓……

行藥往來，悲

來俄經夢奠之災。夫子得夢奠之……

時而無命，春秋七十有四，壽終于長

张氏勋德记

S. 3329 Continuation of Ⅳ

迴出隻千古而无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
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
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
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途閒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
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
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
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峯
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
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
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
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
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乘聖
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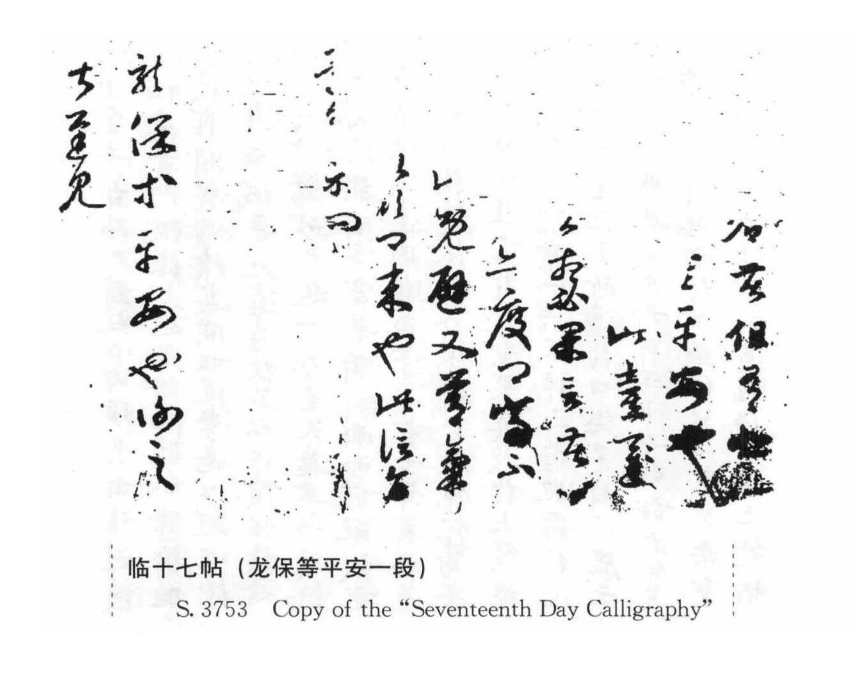
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
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
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花蓮出淥波飛塵
不能汙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
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
不能沾夫以卉木无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
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
日月而无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大唐皇帝述 聖記 在春宮日製

夫顯揚正教非智无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
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
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
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
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

书唐太宗三藏圣教序

S. 4612 Copy of the "Sheng-chiao hsü Calligraphy"



临十七帖（龙保等平安一段）

S. 3753　Copy of the "Seventeenth Day Calligraphy"



天宝十四载制

S. 3392［A］　An Imperial Decree of T'ien-pao 14th Year (A. D. 755)



天宝十四载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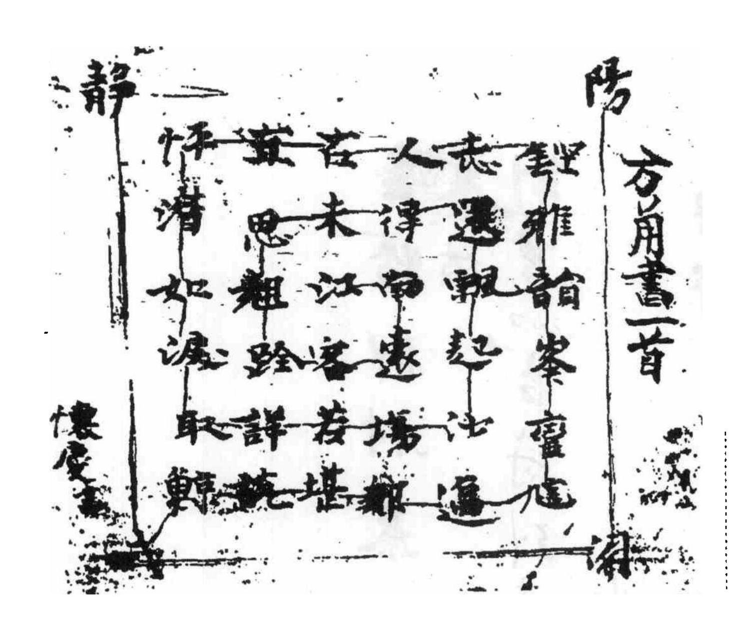
S. 3392 [B]

Continuation of 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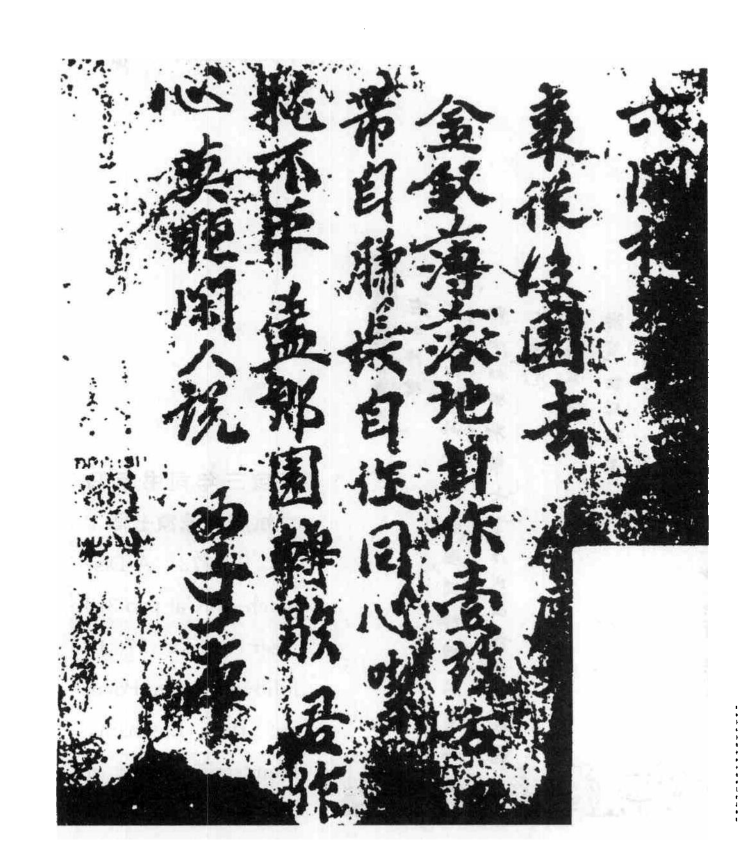
开宝三年司书手马文斌牒并咏象七律

S. 2973 A Dispatch of K'ai-pao 3rd Year (A. D. 970), followed by a Poem on the Elephant, Handscript Copy of Ma Wen-pin



怀庆写方角书

S. 5644 Calligraphic Square by Huai-c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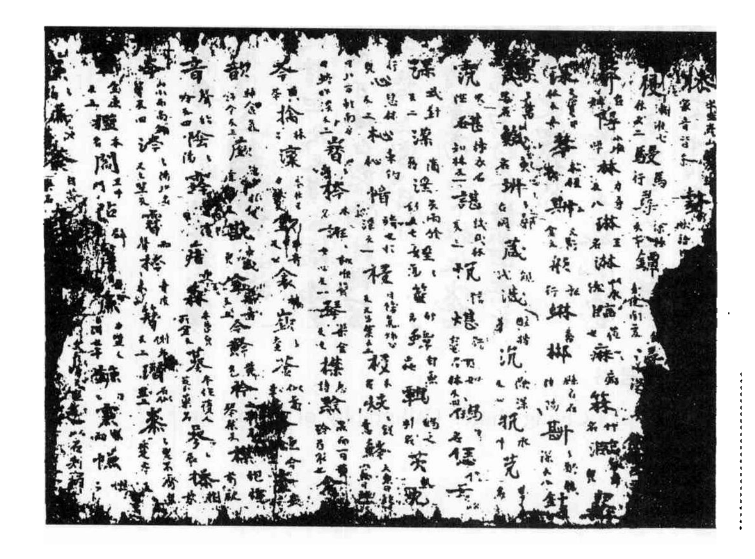
曲子一本

S. 5852 From a Volume of Songs

老乃能傳文彊記數經
稟人説經世万劫不起於塵
人説經八十劫不起於
者小小仙耳注經自
三洞弟子陸脩靜撰
而宣傳詳而奉焉
道經見目
一千

道经

S. 6140 From a Taoist Text



切韵

S. 6187 Fragment from the Ch'ieh-yun

二十四节气诗李庆君书

S. 3880 [A]　Li Ch'ing-chun's Calligraphy of Poems on the 24 Solar Terms

新意同歡聖日長 驚蟄二月節
陽氣初驚蟄 韶光大地周 桃花開蜀錦 鷹
老化為鳩 時候爭催迫 萌牙護矩修 人
務生事 耕種滿田疇 清明三月節
清明來向晚 山淥正光花 楊柳先飛絮 梧桐
續放花 鴛聲知化鼠 虹影指天涯 已識
雲意寧愁穀雨賒 立夏四月節
知春與夏仲 居啓朱明 蚯蚓誰交出
蠶呈蠒樣 林鳥哺鶵聲 漸覺
好 徐徐帶雨行 蘼種青節
種看今日 螗螂應節生 彤雲高下
鵙鳥往來聲 淥沼蓮花放 炎風暑雨
桐 逢問蠶麥 幸得稱人情 小暑六月節
溫風至 因循小暑來 竹喧先覺

雷户螗深青霧 階庭長淥苔 鷹
學搓鋒莫相催 立秋七月節
朱夏炎盡涼 吹暗迎秋 天漢成橋鵲
織會王機 寒聲喧耳外 白露滴林頭
蟬心結 如何得不愁 白露八月節
草白天氣轉 青高葉下知秋
鴻雁戴毛翼 歸田野 鳥為客
收田種晨昏莫告勞 寒露九月節
寒露驚秋晚 朝看菊漸黃 千家風掃
萬里鷹隨陽 化蛤悲群鳥 收田畏早霜 因
松柏志 冬夏色蒼蒼 立冬十月節
降向人寒 輕冰淥水漫 蟾將纖影出
布被行殘 田種收藏了 衣裘製造看
捉水日化 蜃不將雞

二十四节气诗李庆君书

S. 3880［B］ Continuation of XV

二十四节气诗李庆君书

S. 3880 [C] Continuation of XV and XVI

瓜州残状

S. 5697　Fragment of an Official Report Mentioning Kua-chou

切得血食治巴七百七十二年剡縣黃山神
姓吳名女泑稱地但食集官血食治巴[illegible]
七百廿年東方蜀山神姓千名李舉南方
劉山神姓劉字太伯西方九銅山神姓冀字起
陽北方崐崘山天之中也地之母也姓陽字大
鄉父子山神姓周字仲諸大發山神姓武字
幼父淵車山神姓傅字幼思繹公山姓皇字
太初朊公山姓皇字仲曾放公山姓皇字元吕
潛公山神姓皇字幼林越漢公山姓陳字景
元尼浦山神姓陳字火思西塞山姓字女勝
巢山姓字女娥宮亭本名銅鍉山廬匡君
在中治廬君名俗字君孝淵山君姓吕名
名冀字紂謀主時為師治在婁縣南山柯山
君姓馮字羲州父故是卬鄣令治在本縣
西世

水神

仙公請經下云水皆有神八海則有神王居
烏江湖河瀆皆有神也又龍治其清渊河
伯水官各有宮殿府寺亦七寶凋琢悉諸
仙人之下官也

老子觀天太清中經云河伯神名曰馮夷號元
梁使者

老子天地鬼神目錄云河政公字青曾一名有

河上公字定明　河陽公字定陵
河隆公字定勝　河待法公字火恒
南海公字少明　北海公字永昌 一名水昌
東海公字四多 名四多　河伯字崇仲 一名崇仲
濤中君字流祖　回水君字伯行
灘渊君字泉荊 一名泉林　水澤君字扶桂
河仙君字伯陽 一名河陽　大河使君字定安
鉤河君字女倉　食河始字少首
太河父字元效　東海胡君属侍北斗

東海神姓屠名枚主駕飛龍號曰天帝公秩
万石得治巴七百五十年西海神姓馮名脩主
駕小魚號曰地太一秩万石南海神姓句名大
主駕水鯉號曰地天公秩万石北海神姓何名
由餘駕蚊龍號曰地天一秩万石孟津河侯姓
深海馬銜君治在東海中与河伯[illegible]
甍東王父北湖姓姓卑掌 胡姓姓皇字[illegible]

道经（记山神水神）

S. 3370　From a Taoist Text on Mountain and River Fairies

道经（授受五岳图法）

S. 3750　From a Taoist Text about Transmitting the Wu-yueh t'u-fa

道经（洞真三天正法经）

S. 5382　From Taoist Texts



A



B

曲子望江南

S. 5566［A—B］ The Song Wang Chiang-nan (Gazing with Longing at the Country South of the Yangtze)

天福十四年曹元忠献硇砂牒

S. 4398　Ts'ao Yuan-chung's Letter of T'ien-fu 14th Year (A. D. 949), forwarding a Gift of Sal Ammoniac

类书（记马、津梁、关、市等）

S. 6011 Extract from an Encyclopaedia

东魏武定元年造像碑跋

此即所谓封崇寺造像也。在河南淇县，向惟范寿铭有跋（《循园金石文字》上），余所见法国远东学院藏拓本甚佳。文云：

魏永熙二年甲寅兴建，至武定元年癸亥八月功就。

上方人名有：

维摩主轻车将军肸州录事参军贺兰思远。
寺主镇东将军林虑太守赫连子悦。

寺主子悦，《北史》、《北齐书》均有传。安阳出土有赫连子悦墓志并盖，盖题篆文“齐开府仆射赫连公铭”。子悦卒于齐武平四年八月。安阳又出子悦妻闾炫墓志，称“夫人即茹茹国主步浑（即《北史·蠕蠕传》之仆浑）之玄孙，曾祖大肥”。《魏书》有闾大肥传，蠕蠕人。子悦为赫连勃勃之玄孙（详罗振玉丙寅稿），其人亦与茹茹为婚姻云。

梁庾元威论《说文解字》及书之怪奇陋习

梁庾元威《论书》说："许慎穿凿贾氏，乃奏《说文》。曹产开拓许侯，爰成《字苑》。《说文》则形声具举，《字苑》则品类周悉。"[1] 他把《说文》、《字苑》二书并列，《字苑》像是分类的字书，可惜早已佚失，庾氏此说向来无人提及，以黄侃之博洽，其《说文略说》亦忽视之。庾氏说许君"穿凿贾氏"，这是什么意思呢？

须进一步加以考察，什么是许慎此书真正依据的材料，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许书以小篆为主，即以《仓颉》篇为首的三仓所收之文字，作为主要根据材料。有两件事应该弄清楚：

（一）是和帝永初时候，贾鲂作《滂喜》篇，合《仓颉》、《训纂》为三仓，共一百二十三篇，皆用隶书写之。

（二）是许慎的老师贾逵已尝作过"旧文"的整理工作。

所谓"旧文"可能是指把隶字恢复为李斯原有的小篆书体。观他的儿子许冲上表云："先帝（和帝）招贾逵修理旧文，靡不悉集"，证之许氏自序云："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可知"旧文"即指前代的小篆。《封氏闻见记》称："和帝时始获七千三百五十四字"，是为当日贾逵修理旧文的结果，这一数字乃三仓里面单字的总数（三仓共一二三章，章

① 《法书要录》卷二。

六〇字，故得七三八〇字，比封氏多二十六字)。许慎之撰此书，许冲上表说他："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可见他如何取资三仓，及依贾逵由隶体恢复旧文小篆之成果。许书引贾逵共十七次，皆称贾侍中。

这样看来许氏著书主要目的，并非作为先秦时代文字之总结集。他虽然提到郡县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详可得略说，而世人大加非訾。知当时人对出土文字还不大信任，所以采摭不多，仍以经训为主。他以为"文字者经艺之本"，职是故也。所以许书之所重，还是经义训诂学，而不完全是文字形体学。吴玉搢云："《说文》为许氏一家之书，非欲以是为天下绳尺，故今、古文不书录。"① 其说良然。

郦道元《水经注·谷水注》论熹平石经云：言大篆出于周宣之时，史籀创著。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之李斯及胡母敬又改籀书，谓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许氏《字说》专释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隶之书，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无会剧务，故用隶人之省谓之隶书。

孙星衍《问字堂集》谓许氏"不本古文之说起于善长，然可谓不达六书矣"。孙氏颇怪郦书立说鲁莽，杨守敬驳之，指出系时代使然，非许君重篆而不重古文。是时古文出土不多，而许书基本资料乃取资于贾逵，使无贾逵整理旧文在前，许氏无从借手，必须再做一番由隶书恢复为篆文之功夫，孙、杨二君皆属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说文》收集古文、籀文，只是附带工作，籀文是否取自《史籀篇》？江式论书表列《史籀篇》于《尔雅》之前。以前又有人著《籀韵》一书，见《古文四声韵》所收，偶著一二，何所根据，限于材料，难以论定。汉时训蒙之书，若《仓颉》篇之以四字为句，《急就》篇之以七字为句。《云梦秦简》(280 页）有一段文字，合四九句，四字为句，共一九六字，可能即秦时供学习为吏的识字课本，像是《仓颉》篇的原本。历年以来敦煌、居延、阜阳各地都有《仓颉》残简出土，如"黚、黶、黯、黮、黤、黝、黵、黖"之句，把"黑"字同一偏旁之字，集中起来，一如《急就》篇之中亦有从金、从车之字联结为句，依类相从。《急就》篇开头即明白提出："分别部居不杂厕"，可见许书分立部首的观念已经远有所承，不是他个人之所首创。

东汉末郡县出土的古文字材料，没有今时的丰富，近人尝利用甲、金、

① 《法言疏证序》。

简、帛、玺印文物所见文字与许书互证，得到的结果说明许君之说，绰有根据，偶拈一二例：𩊙之训冶橐𩌏，有陕西出土的霸陵过氏𩊙可证。枊之为马柱，有沂南画像石的马厩图可证。褻之为衽，其字见于马王堆遗策。帣之为囊，见于居延简，刘钊曾举出六十个例证，以见许书可信的价值。[①]

小篆的写法，传世东汉曹喜的大风歌，碑在徐州，可能出于后刻，但汉世篆书必有悬针篆。《说文》现存的唐写残本，同治年间莫友芝所得的木部百八十八文，著有笺记，曾引起许多讨论。扶桑流传的口部存十二字，曩年见其原物于西川宁氏家中。东汉许君原书，是否有悬针体本，无从得知。后魏江式论书表称："后汉郎中扶风曹喜号曰工篆，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后学，皆其法也。"列次曹喜在贾逵之前，是贾逵许慎之世，悬针篆已极流行。江式继此论云：

> 又诏侍中贾逵修理旧文，殊艺异术，王教一端，尚有可以加于国者，无不悉集，逵即汝南许慎古学之师也。后慎嗟时人之好奇，叹俗儒之穿凿，惋文毁于凡誉，痛字败于庸说，诡更任情，变乱于世，故撰《说文解字》十五篇，评释百代诸子之训。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珍异、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可谓类聚群分，杂而不越，文质彬彬，最可得而论证。

江式自其六世祖琼，家世陈留，文字即为其家学，深通古篆之法及尔雅方言、说文之谊，借六世之资，集古来文字，即以《说文》为主，故所论深中肯綮，最能道出《说文》一书的特色，网罗经训及各天地间的事事物物，"类聚群分"四字正是许君掌握的重点。如江式之说，许君因俗儒之穿凿，而著《说文》，但庾元威却谓"许慎穿凿贾氏"，二说恰恰相反。求之过深，往往失之穿凿。可是能求之深，正是有深度的表现。庾元威说：李斯破大篆为小篆，造《仓颉》七篇，赵高造《爰历》六章，胡母敬造《博学》七章，后人分五十五章为"三仓"上卷。至哀帝元寿中，杨子云作《训纂》证《滂喜》为中卷，和帝永元中，贾升即更续证彦均为下卷，皆是记字，字出衙人，故人称为"三仓"。[②] 梁时三仓尚存，元威说"字出衙人"，衙人恐怕多不可信

---

① 参看他的论文《论考古资料在说文研究中的重要性》。

② 据《美术论著丛刻》标点本，间有误字。

任。他又讥责郭璞注解“豨信京刘”句，郭云豨信是陈豨、韩信。他说：“岂有秦时朝宰谈汉家人物，简直是笑话”，他证为“许慎穿凿贾氏，乃奏《说文》”，意思似说许君把贾逵整理三仓的篆书旧文，重新编成《说文》，是求之过深的一种近于穿凿的工作，言下带点讥讽！他把许书和《字苑》相比较，还说《字苑》“品类周悉”，仿佛《字苑》是一部分类周详的字书，而许书只是以形声具举为其特色。我们如果仔细深刻地了解许书，便可立即发现庾氏所说的粗心和不正确。其实许书最大的特色是分别部居之外，在每一部首之中，文字的排列煞费苦心，无不依类相从，条理一点不乱，段玉裁说：“每部中字字先后，以义相引为次。”相引有相生、相连、相承的作用。凡是同义或义近，同类之字都相聚在一起，极端丰富读者的“联想力”，是一桩极艰巨的工作。试举一二例子，如金部的鑿字，从金，由“糳”字省声。鑿是穿木之器，在它的一系是斤斧训穿的鋻，破木的镌，互训的鍪、錍，小凿的鏨。再看金部之中镰钟之属、剑戟矛之属以至钟声之属，权衡器物之属，无不系于同一 group 之列，其他可以类推。又如劦部训和的协，乃有同心之和的㤺，同思之和的勰，同力之和的协。凡同义字总是摆在一起，深得凡目举大辨小的精细原理，汉人所谓“最括”的办法。《说文》不是“查”的书，而是要精读的书，特别是要看无注的白文本。章、黄二家读《说文》的方法，不是笨拙，而是大巧，顿悟要从此入门，可惜一般人不肯花工夫去细读，翻翻便了事。

庾元威《论书》一文是书法学的重要文献，亦是文字学的不可错过的论文，不知何故却为人错过。他指出：“曹产开拓许侯，爰成《字苑》。”则曹产对许慎有开拓之功。他说：“凡录字者，十有四家……书文一反，草木相从，凡五百六十七部，合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五字。”不知这个数字是否指《字苑》所收的字数？《字苑》一书的失传，分明是文字史的大损失。元威言：“而今点画失体，深感怪也。”他说：

> 余见学阮研书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学挛拳委尽；学薄绍之者，不得其批研渊微，徒自经营险急，晚途别法，贪省爱异，浓头纤尾，断腰顿足，一八相似，十小难分，屈等如匀，变前为革。咸言祖述王、萧，无妨日有讹谬。画不从生，籍不从来，许慎门徒，居然嗢噱。卫恒子弟，宁不伤嗟，注误众家，岂宜改习？

庾举出的阮研，字文机，陈留人，梁交州刺史。薄绍之字敬叔，丹阳人，宋给事中。在窦臮的《述书赋》中还谈到他们的书法，可以稽考，这里不再论到。庾元威所嗟叹的梁时书坛好“怪”标“奇”的歪风，正是今日书法界流行的风尚。他这篇文章，我甚希望书法专家有人肯去读和做点研究，也许不无小补呢。

刘蜕自撰母姚夫人权葬石表题后

志出关中，表文蜕自撰。述其“蹶于寒饥，故仪卫不用，在厥俭薄”。“至于傍棺以辖，器用不就，表其权焉。”罗振玉为跋谓：“蜕伤不能备礼，其诚孝如此。而《北梦琐言》称其不祭先人，光宪讥其紊先王之旧行。今以此表考之，蜕之至行如此，必无不祭之事，足以雪诬谤。”按陈寅老曾疑蜕不祀祖，先世或为胡估，而信仰异教，然无明证。罗文载《松翁未焚稿》，乃辽居时作，在陈文刊布之后，如彼获睹是蜕母权葬表，可以释疑矣。又罗氏云：“此表镌刻甚奇，乃以钻为细点，积以成画；其镌刻之法，亦古刻所罕见。”法京所贮敦煌草图范本，钻点为画，知此乃粉本草法而施于石刻者。

张彦远及其书法理论

唐代张彦远出于“三相名门”，父祖累代皆好书画，收藏甚富。所著书《历代名画记》，本名《名画猎精》（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又撰《法书要录》，两书行世至今，如泰华之并峙，治艺者咸取资焉。

《要录》自序称：“自其高祖河东公（嘉贞）书迹俊异。曾祖魏国公（延赏）妙合钟、张，尺牍尤为合作。大父高平公（宏靖）[①]，幼学元常，书体三变。”彦远世其家学，席履者厚，历代奇观。一一到眼，传列诸家，语皆有据，采摭群言，得其典要。故《法书要录》十卷，成为书林不祧之作。

彦远既擅书画，惜遗迹罕闻，仅方颐濬之《梦园书画录》载有张氏《丰林泉石图卷》，恐亦出后人依托。人民美术出版社校点本《历代名画记》注语谓彦远善隶书八分，见《佩文斋书画录》卷二十九《书家传》；不知《宣和书谱》第二十“八分书”项下，录唐人四家：于僧翰、张彦远、贝冷该、释灵该，张氏居其一。宣和御府所收彦远书一十有一件。八分诗三，余皆草书临逸少之作，谱称其“八分仿古出奇，非凡子可到”，推崇尤至。

《要录》卷三著录其大父高平公所作《萧斋记》，萧斋者，指梁时萧子云壁书飞白“萧”字，仅一字之流传，视同人间稀宝，兼采崔备之《飞白萧字记》，李约之《萧字赞》，计共三篇。子良之飞白[②]，唐人犹诧其“轻浓之势，

① 《四库提要》谓彦远大父稔，实误，稔乃其叔祖。

② 参容庚《飞白考》。

分布之能”，“如蝉翼之掩素”，称美有加。彦远大父，书学钟元常，醉心萧氏之书，以取径相同故也。

寻钟、王二家，南朝论书间有轩轾之说。梁武帝扬钟而抑王，谓“元常书古而肥，子敬书今而瘦”。《梁书·子云传》称：“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澈字体。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犹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是子云之变，去子敬而归元常，盖由梁武之影响。

子云在梁官国子监祭酒，力主效钟元常，成为一时圭臬。子云为王褒姑夫，褒于北周，以草隶闻名，亦以子云为模范，故肥古之体，由南而北。[①] 同时陶弘景论书，亦谓“元常老骨”，“子敬懦肌”；又云“海内不惟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似梁世画家竞学献之，而元常、羲之几为人所遗弃，梁武矫正之，风气始变。萧子云乃仰承梁武帝之旨意者耳。

彦远大父标榜萧书[②]，殆因尊重元常之故。唐初太宗著《晋书·王羲之传论》，乃力贬萧书无丈夫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以兹播美，非滥名而何！然张家仍循南朝旧规，不因太宗之见而转移其爱好。彦远特扬其家学，心传手授，有足多者。虽然，彦远书帖屡仿羲之，《要录》中最后一卷为《右军书记》，计四百六十五帖，集王书之大成；以太宗搜罗王书，故有如是之富，沾馥后人，尤为难得。萧子云故处在浙江玉笥山。黄山谷诗云：“郁木坑头春鸟呼，云迷帝子在时居。风流扫地无人问，惟有寒藤学草书。”秦观曾游此山，访子云隐处。[③]

至彦远之书论，不大见于《要录》，而多存于《名画记》。其要点有下列二处：

（一）书画异名而同体

其言曰：“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书以传意，画以见形。又以六书中之有“象形，则画之意也”。传意、见形，功效固殊，而以宣扬教化，其道则一。

---

① 《唐研究》第一卷唐长孺《跋吐鲁番所出千字文》，论王褒书其详。

② 李肇国史补中，梁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至今一萧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蓄于小亭以玩之，号为萧斋。秦观为言无择作《雪斋记》，亦引此事。

③ 见曾敏行《独醒杂志》及《淮海集笺注》三九，俞紫芝字序。

（二）书画用笔同法与一笔书

其言曰："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惟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按前于彦远之法书论著，如扶桑所传萧子良《篆隶文体》[①] 内记一笔书云：

> 一笔书者，汉有道征、弘农、张芝，学而得之者也。芝每裂素为衣，先书后练，临池握管泉必满，所以心敏手从体该，极暗成象，脩环入趣。

又举"联绵微密"四字为例。子良追溯一笔书远至于张芝，比子敬为先。降而下之，倪瓒亦谈一笔书，其《跋唐人临右军真迹》云："书，画，一关钮也。书家临拓，犹画之临摹也。所谓一笔画、一笔书，以其顾盼精神，笔意连属不断，故晋宋间人有此语也。"无论笔画连接或笔意相连，但以取姿，要在行气连贯。倪氏盖取之彦远，故溯源晋宋，实则张芝草法，已是如此。子良之说，可补其不及也。

① 《篆隶文体》题侍中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序。

关于中国书法的二三问题

首先我得感谢谦慎书道会、书海社及二玄社、每日新闻社诸先生们的好意安排，为我举办这个有纪念性的展览，又要我说几句话。

我对于书道，不敢说是专家，只是一个票友。现在姑且从文学史研究者的立场，来谈几点我对于中国书道的肤浅看法，敬请在座各位行家加以指教。

打开过去许多书论名著，劈头儿必从六书说起，像晋初卫恒的《四体书势》，唐代徐浩的《论书》，无不如此。究竟六书是什么性质的东西，似乎应该弄明白这一点。尤其近人的新说非常混乱，有的说六书就是“六甲”，有的说六书是“六体”（六种不同的字体），我却不甚同意。我们看荀悦在《汉纪》上说“书有六本”，即是指六书而言。卫恒说：“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1] 他把六书称为六义，是很有道理的。书之有六义，就好像诗中有六义。如果不从文字构造和作用上来看六书，而很低级地把它说成六甲，或者单纯地从字形来观察，都很不符合汉晋间人的说法，所以我还是维持旧说，不必要去另立新义。

秦书有八体，各书所说大体相同。汉代尉律，“以八体试之”，“书或不正，辄劾之”[2]。《汉书·艺文志》作“六体”，《文心雕龙》练字篇：“汉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学童，教试六体。”《隋志》言秦世既废古文，始用八体，

---

① 《四体书势》。

② 《说文解字》序。

汉时以六体。似乎汉六体即由秦八体减去其二，二者或者即是篆与隶书。《汉书·艺文志》小学家类收有“八体六技”，向来对“六技”一名尚未明白。王应麟疑六技是新莽的六书，清儒有的说“六技”是“六书”之讹（谢启昆），有的说“六技”是“八篇”的误字（李赓芸），越说越离谱，故姚振宗大加反对。[①] 庾元威在《论书》上说：“史籀始著籀书，今六八之法虽存，十五之篇亡矣。”所谓六八之法，据《初学记》，有“六书八体，六义八法”诸名目，六义就是六书，八体和八法或者所指相同，那么“六技”应为“六八之法”中之“六”，是否即是六书，亦无法证明。虽然六技的内容弄不清楚，但八体必须考试是没有问题的。可见汉人对于书道训练的严格，而且在尉律上加以规定，这是很值得重视的，汉代字学所以发达，不为无因。

二

书的字形姿态，古人称为“字势”。卫恒说：

> 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古无别名，谓之字势。

他讨论四种主要的字体，名其书曰“四体书势”。“势”字特别使用在书法上，有它的特殊意义。

在晋以前，崔瑗著有《草书势》，蔡邕有《篆势》，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都加以著录。相传王羲之有《笔势传》一卷，言及“曹喜、李斯笔势”，又称张芝见蔡邕作笔势，遂作《笔心论》。魏刘邵有《飞白书势》，虞和《论书表》称“卫恒写诸杂势一卷”，“并上录势新书”。庾肩吾《书品》言：“字势发于仓史。”用“势”字来形容书体，是东汉以来流行的习惯。

以后便有人借书势之“势”字来论文，建安七子的刘桢便说：“文之体，须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陆云亦言：“往日论文，尚势而不取悦泽。”到刘勰著《文心雕龙》竟特别作“定势”篇，来畅论“即体成势”和“并总群势”的道理，以后弹琴的手法亦称为“势”，这些都是采取自书法的字势。

“势”在书道、文学都有极重要的意义。书法一直到董其昌，还是抱紧一

① 见《汉书艺文志条理》。

个“势”字，他在《容台别集》第二说：“米元章书……及钱穆父诃其刻画太甚，留以势为主，乃大悟。”又《画禅室随笔》亦言：“须结字得势”。可见要成为书家，对于“势”字应该仔细去体会。

二

清方濬益在《彝器说》上称：“考文须自审书势始。”（《缀遗斋彝器释》）他指出：

（1）凡画中肥而首尾出锋者，蝌斗也，古文体也。

（2）画圆而首尾如一者，玉箸也，籀篆体也，考文固然必审书势，写字更加倍要审字势了。

先秦书势的演变，由于新资料的层出不穷，一时不易加以整比说明，如果依方氏的说法，第（2）类是纯圆笔，第（1）类则为中肥笔，前者为篆籀系，后者为古文（蝌蚪）系。玉箸篆体见于石鼓文、秦刻石，人所习知。古文系的中肥笔，我们看《三体石经》中的“古文”类便可明白。《三体石经》为魏邯郸淳所书[①]，魏时尚未中绝。若追溯先秦，如下列各处的器文，便是佳例。

（1）山西浑源的吉日剑。

（2）楚酓肯鼎铭。[②]

大概六国时期，此类书风相当盛行，可惜后代书法，摹仿者不多。

六朝时宗炳制出九体书[③]，庾氏更定出百体[④]，下至僧梦英的十八体书，非常复杂琐碎。

---

① 江式《上古今文字表》。

② 楚国晚期的蚊脚书，是鸟书的变体。

③ 见庾元威《论书》。

④ 百体亦见《酉阳杂俎》。

三

篆书一般老生常谈的是玉箸篆，体瘦长而笔画首尾匀称，以李斯《峄山碑》为代表，然秦权所见有笔画肥硕而扁平的，像始皇二十六年的《大字诏版诏书》①。

东汉以来，篆书尚有上肥下细的悬针体。僧梦英的十八体篆，最后二项即为悬针篆与垂露篆，大家都说是东汉曹喜所作，前者用以"题五经篇目"，后者用以"书章表奏事"，都有它的实际用途。庾元威《论书》百体的第一种即为悬针、垂露。王愔《文字志》："垂露书，如悬针，而势不遒劲，阿那若浓露之垂，故谓之垂露。""悬针，小篆体也字必垂画细末，细末纤直如悬针，故谓之悬针。"唐玄度《论十体书》、《墨薮》等均有说明，大都认为悬针体是东汉曹喜所作。现存悬针篆之资料非常少，玺印、墓志题额之外，有《说文》木部残本与口部十二字、空海《篆隶万象》(部分)，元结《峿台铭》、敦煌出《千字文》，又后世所传《歌风台碑》，四行行八字，元大德间摹刻，传为曹喜书②，但有人以为伪品，无论如何，是可以看出悬针体的书风。

刘熙载说："玉筯在前，悬针在后，自有悬针，而波、磔、钩、挑，由是起矣。"(《艺概》)然近时出土文物足以使人了解悬针非创始于曹喜，楚器文已近这一路，他若《侯马盟书》、新出土《湖北曾侯乙墓漆书》，以用焦笔钩挑，时露飞白，可见六国前后，此类首粗末细的悬针型笔画已甚流行，曹喜不过是加以发扬光大之一人，羊欣《古来能书人名》称："曹喜篆小异李斯，见师一时。"在玉箸盛行的时候，他别作悬针体，故能另开一格。

自李阳冰徐铉以来，玉箸篆又极盛。至于今日，悬针篆已无人问津，唐本用悬针体书写的"说文"竟失去不传，只存木部、口部残本而已，此道可说现已中绝。我人看《峿台铭》，笔力的劲健，结构的邃密。清人篆书，邓完翁玉箸多用住笔，吴让之笔画，或中间收缩而收笔稍壮，赵之谦、徐三庚受《天玺碑》影响，间用悬针法于笔画之间，化悬针体为笔画。但悬针体在唐代实极重要，且篆势收笔用悬针，是米元章所谓"无垂不缩"之实践功夫。所以悬针体实有提倡的必要，加以春秋六国用此形书写的资料如《侯马盟书》

---

① 山西左云出土，《文物》1973 (12)。

② 《金石萃编》二十一引《金石存》。

等，可供参考者甚多，重行振兴曹喜的书风，在今日是不难，而且是必要的。

四

写字当以篆法植基。五代北宋人多致力于此。徐铉小篆，画的中心有一缕浓墨，可见行笔用力之直。[1] 北宋书家章友直（伯益）工篆法，为太学篆石经，执笔由高处直落到地如引线，传于其女，王荆公称其堪“与斯、冰相上下”[2]。故写字宜先习篆，从一画做起，反复练习，以养其力，以培其势。一画分横笔、竖笔；方圆，由此而生。一生二，二生三，故篆法为一切书之母。不从此门人者，笔不能举，力不能贯，气不能行，石涛论画，起于一画，书法之理亦有同然，切不可忽。

日本书法自奈良时代以来，由于王羲之笔迹之传人，大尚“王样”；至五山僧人乃起巨大变化。一山一宁善颜鲁公屋漏痕之法。[3] 其弟子虎关，尤好山谷，他有《跋黄山谷真迹文》，称黄书“雄健奇丽”，又复“欹斜拙变”。又畅论羲之书古人认为俗书的道理。[4] 五山僧人喜欢黄字，有如其喜欢黄诗，自此风气丕变，不复如前此之醉心王书矣。

一山论书法，“上字终画与下字始画，如毛发相承。近世樗寮（张即之）真迹有此法。”此即字与字之相接，求气之连贯，不可不注意。否则只能写一二个大字，不能成行，无行气之可言。

虎关更另具只眼，《跋黄山谷真迹文》云：“黄字顺篆法，有梵书。……顺篆可以矫俗，梵书非黄子所学，则至神之品与之偶合。”点出黄书已顺篆法，可见写字应以篆书为基础，“顺篆”一义，可以供人深长思。

字的外形是“势”，而内在条件却是“力”。势是文，而力是质，文与质两不可废。力的养成，“顺篆”正是关键功夫，有势无力，只是虚有“字样”而已，虎关能看出山谷行草中有篆法，眼光十分深入，故为指出，以供研究，想不河汉予言。

---

① 《梦溪笔谈》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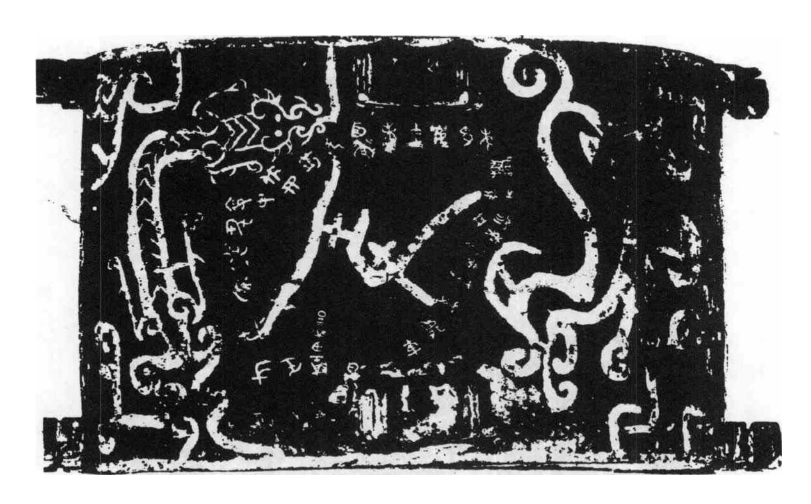
② 《临川集》卷九十一。

③ 见《济北集·一山国师行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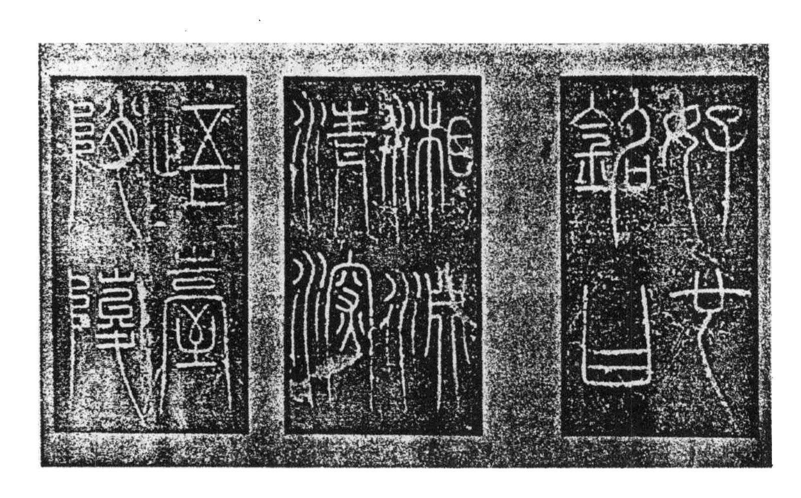
④ 《济北集·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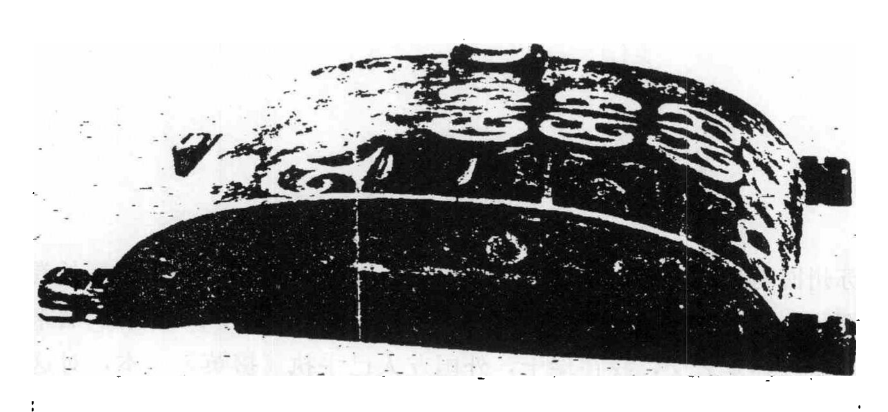
大风台刻石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漆器上二十八宿题识



唐元结峿台铭



漆二十八宿匿　长 83 公分，宽 49 公分

此图为匿的器盖，里表均涂黑漆，盖面用红漆绘青虎、白虎、卷云纹和北斗星座并书写二十八宿名称。二十八宿名与《史记·天官书》所载基本相同。器旁阴刻“后匿”、“□□之匿文字”。《说文·匚部》：“匿，古器也，从亡，曶音。”随县战国墓中出土的此类器物，不少的铭文为匿，证明《说文》所释有据，而且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匿的具体器形。

关于《青天歌》作者

苏州博物馆藏有1966年在曹澄墓中出土的题徐渭书《青天歌》长卷，共七十四行。《艺苑掇英》曾分二期影印问世（1978年第一、二期）。后来又编印成专册。春夏之交，我在瑞士，外国友人已手执《掇英》一本，对这笔意奔放的青藤法书，大加赞赏，我心中很高兴新出的资料，能迅速得到传播。

这首《青天歌》究竟是谁所作的呢?《掇英》首期有简单的说明，好像认为出自徐渭之手（反严嵩斗争），但没有提供证据。其实这首歌是元代长春真人丘处机所作。他所著的《磻溪集》卷三已收录这篇，共为八首，在先天吟之前，原来应该是联章体讲修道的长诗，分为八解（正统《道藏》友字号上，第七九七册）。丘处机的著述很多，以《长春真人西游记》最为有名。《磻溪集》是他在该地修道持炼时所作的诗词。磻溪在陕西宝鸡东南，相传太公钓于此，得遇文王。丘处机是从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秋九月，随马丹阳游秦，西入磻溪苦修，至大定二十年，才由磻溪迁居龙门山。那时候他是二十八岁到三十二岁，前后居磻溪六年。《金莲正宗》一书说他“乞食于磻溪，一蓑一笠，寒暑不变”。可见他当日刻苦的情况，《磻溪集》中有《无俗念》词十三首，和《青天歌》同样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可说是他的少作。他活到八十岁，他应成吉思汗西游，旅居撒马尔干在雪山讲道时已是七十五岁高龄。后来居燕京的大天长观，1227年五月奉旨改天长观为长春宫，这时才有长春的名号，但是年九月他就病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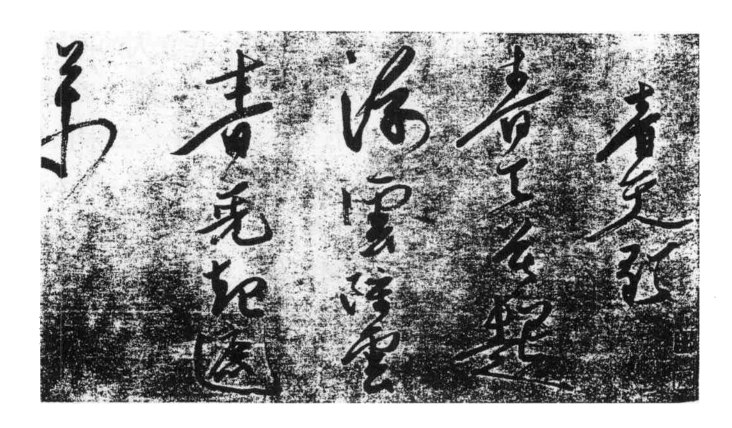
他成名以后，这篇《青天歌》便给道教徒视为修炼学道的不二法门的作

品；元时自号混然子的王玠（字道渊）为道诗作注释，加以附会，便说是歌演音三十二句，乃按《度人经》三十二天运化之道。他说："青天者，指人性而言也；浮云者，推人杂念而言也。此二句是修行人一个提纲。"（按指开头青天莫起浮云障，云青天起遮万象二句。）又说结句"得来惊觉浮生梦，昼夜清音满洞天"是"总结一篇首尾之妙，所谓得来者，得来真道，永证金刚不坏之身，觉浮生一切有为之法如梦幻耳"。是否符合丘真人的原意，尚不得而知。王玠的《青天歌》注释，明代非常通行，除收入正统《道藏》之外（成字号下，刊第六十册），阎鹤洲编的《道书全集》，其中《玄宗内典》，《青天歌注》是最末的一种（有万历辛卯十九年的积秀堂刊本），明人高时明编的《一化元宗》书中亦收丘处机的《青天歌注释》一卷，可见流传之广。

这卷行草《青天歌》，笔势奔放，波澜起伏，字体忽大忽小，一气呵成。初看时很能给人很大的刺激和吸引力，但一经仔细观察，便会觉得他的行笔放而不能收，结体险而不能正，既无含蓄，又多败笔，颇使人怀疑。最近徐邦达先生就提出问题来，认为它是赝品。他认为此卷不能匀称，怪形甚多，徐渭自负其书法为第一，不应失步到此田地。他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此卷出曹澄墓中，曹是乾隆间人，此卷在清时入土，写成必在明时。徐先生怀疑书者原不知何人，或未及署款，给后人补上徐渭的伪款和伪印。《青天歌》是元以来全真教派道士们所传诵的，写者可能是道士之辈，嫁名于徐渭，似乎不无理由。这些真伪问题，尚待进一步之探讨。只是《青天歌》的原作者，不是徐渭而是元代长春真人丘处机，而且是他的少作，这一点是应该澄清的。



徐渭草书《青天歌》卷的款书



徐渭草书《青天歌》卷之一



徐渭草书《青天歌》卷之二

韩刻宋拓群玉堂帖怀素千文

——附黄山谷松风阁卷跋向氏即向冰考

唐代缁流书家，很喜欢写千字文，高闲、藏真的作品，都脍炙人口。藏真的千文流传有数本。所谓“绿天庵本”，后题“唐大历元年六月既望怀素书”；“停云馆本”，后题“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时六十有三”；惟西安刻本后无年号，行款亦异。追溯来源[1]，“西安本”乃出自南宋的群玉堂帖。[2]“西安本”为明成化间陕西布政余子俊的刻本。曹昭在《格古要论》卷三已经著录，见该书上面吉水王佐的“新增陕西诸碑帖”。佐字功载，他尝校增曹氏之书。李启严君群玉斋藏有这帖，明拓本。上有“怀素草书千文明拓本，雨存观察鉴藏，简盦署”题签一行。明拓本有余子俊跋，略云：

> 唐释怀素以草书鸣，及观千文，果足以信今传后而无愧，先正李太白之所与也。间或毫厘有差，特一时铁笔未改耳！其于笔法可少贬哉。兹用摹刻于石，期与学者共之。
>
> 大明成化庚寅岁孟夏月之吉，陕西右布政使西蜀眉之青神余子俊跋，凤鸣秦旺镌。

① 关于怀素千文早期流播情形，可参看倪涛《六艺之一录》及《四部总录·艺术编补遗》法帖千字文唐释怀素书条。

② 群玉堂帖可参《四部总录·艺术编补遗》法帖，123 页。

余子俊（1429—1489）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景泰二年进士，官延绥巡抚，移陕西，有惠政，濬渠西安，人称余公渠（《明史》卷一七八有传）。这本即是他在陕西任内所摹刻，当日的刻工名秦旺。子俊在陕西时，刊泐碑刻甚多，现尚存于西安碑林。[①] 是跋称怀素草书为先正李太白之所与，因李白集中有赠怀素的七古长篇，可是这首诗向来认为很不可靠。[②] 李君藏这一明拓，每字有朱笔旁注释文，惟间有笔误，如“旋玑悬斡”误作“旋玑迁干”之类。

尤其难得的是李启严君复藏有宋拓《群玉帖》怀素千文的原本。什么是群玉堂帖？应该加以说明。[③]

南宋庐陵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下云：“群玉堂帖十卷本，平章韩侂胄自镌其家藏墨迹，名阅古堂帖是也。开禧末，韩氏以罪死籍。嘉定改元，被旨拟入秘省，乃易今名。”理宗时，袁州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卷五法帖类云：“群玉堂帖十卷，右嘉定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省劄下秘书省藏，盖韩平原家本也。故卷尾有印曰‘阅古审定法书之印’、‘永兴军节度使印’，篇首则三朝宸翰有玺文曰‘吴娃之章’、‘吴氏书印’、‘吴娃翰墨宝章’……皆宪圣慈烈皇后之记也。”尚有中兴馆阁续录亦记载群玉堂帖原委。清程文荣的《南村帖考》说：“韩氏阅古堂帖，嘉定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旨入秘书省，三年以著作东廊屋三间为库，置架设之，榜曰群玉堂石刻，著作郎傅行简书。”这便是群玉堂名号的由来。

韩侂胄藏书处本名阅古堂，《宋史》卷四十四奸臣传称他“娶宪圣吴皇后侄女”。他的藏章所以有“吴娃之印”；侂胄封平原郡王，故被称为平原。根据陆友仁的《研北杂志》说：“韩侂胄阅古堂图书，皆出向冰若水鉴定。”孙承泽于《庚子消夏记》所附“闲者轩帖考”便说：

> 群玉堂帖，韩侂胄刻十卷，初名为阅古堂帖，其第四卷即怀素千文。韩以罪死籍，帖入秘省，嘉定中改今名。模刻极精，纸墨亦妙。盖韩之

---

① 陕西《西安碑林》目录（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西安碑林》，附有碑石目录，1963 年 3 月版）。余子俊之碑刻，除怀素千字文外，尚有牧爱堂三大字（天顺四年）、郭公纪行诗（成化元年）、与过杜公部祠题咏（成化十九年），见 29 页。余刻亦见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下、朱枫《雍州金石记》卷九等书著录。

② 詹锳《李白诗辨伪》“草书歌行”引明朱谏《李诗辨疑》、胡震亨《李诗运》诸家说。王琦谓苏东坡以为草书歌，绝非太白所作，乃唐末五代效贯休《禅月》而不反者。

③ 参考书《群玉堂帖について》，载《书苑》第五卷第五号高岛氏槐安居藏宋拓群玉堂米帖专号。

客向若水精于鉴定，帖乃其手摹也。

向若水名冰，翁方纲手校石刻铺叙批注引袁桷云："向冰，文简公子字叔坚裔孙。当佹胄聚阅古图书，皆出冰鉴定。自淳熙后，图籍考订之学推雷溪向氏、梁溪尤延之、诸暨王顺伯三人。"按此事本出袁桷的《秘阁续帖》刘无言双钩开皇兰亭跋，见《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题跋类。[1]《研北杂志》袭此。向若水是向文简敏中的后裔。敏中为宋真宗时大学士，卒谥文简，子孙鼎盛。若水出巨室之后，在南渡孝宗以后，与尤袤以鉴赏著名。

《辛丑销夏记》卷一载有宋文潞公札向若水跋语云：

公之勋德，举天下孰不仰而敬之。公之字法，则天下所未闻，非未之闻也，兵火残烬之余，十真九伪，识者稀有，盖公之真迹益艰得而见矣。此三帖旧藏许仲谋家。观（米）元晖之跋，在承平时好事者已保而珍之，况今之日耶！然非元晖之明，则曷知公之于草法极留心也哉！尤当凿于袠室而靳诸俗眼，期百世之传云。庆元戊午元日，榕林居士向水若冰甫书于月河别止之冰斋。

此札成亲王跋云：

向若冰第四印文曰："推忠协谋同德守正佐理功臣相国燕文简王之裔。"按向敏中字常之，开封人，真宗天禧三年进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明年三月卒，赠太尉中书令，谥文简。五子，第三子传亮，亮子经，经女即钦圣宪肃皇后也。以后族赠敏中燕王，传亮周王，经吴王云。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闰月十六日，成亲王识。

向若水之家世，可考如此。《销夏记》录向跋题名作"向水若冰甫"，成亲王跋称"向若冰"，疑文字均有刻误。

士林"故宫博物院"藏黄山谷松风阁诗卷亦有向氏跋云：

① 袁桷此文作于延祐七年二月六日，原又称："自淳熙后，国籍考订之富，惟雷溪向氏、尤延之、王厚伯三人，然字画最恶拙。及今与仆，遂成四人。"则此四人皆不擅书者。

宣惠堂帖有涪翁所书宿虾湖诗，后云："女奴辈皆鼾寐，无为和墨者，故尽用一池淡墨。"又尝在湖湘间，用鸡毛笔亦堪作字。盖前辈能书者，亦有时而乘兴，不择佳笔墨也。此松风阁诗，乃晚年所作，笔墨虽不相副，岁久光采差退，然书法具存，章章乎羲献父子之间，当有识者。嘉定壬申重午后四日，榕林道人向□敬跋。

《故宫书画录》卷一向字下作方格。又云："钤印不可辨。"（51页）按据潞公札跋榕林即向氏之号，"向"下一名很似画押，其实当是"冰"字。松风阁卷屡见印出，闻该卷近将由日本精印问世，惟是跋向氏为何人，从来未弄清楚，今得附带为之考定，亦一快事。

至于群玉堂帖或阅古堂帖，是否出自向氏的手摹，只有孙退谷有这一说法。[①] 陈继儒的《太平清话》卷一，记他尝于项玄度家中见过宋榻怀素千文一册，当然是指这帖。今观此帖项家藏印，像"天籁阁"、"项子京家珍藏"、"项元汴印"、"项叔子"等，累累十数方，可见这帖正是项家的宝物。

此帖原物，欣有机缘在李启严君家中，摩挲数小时。原物高31.14公分，阔24.18公分，共十七页对开（包括夏时正跋）。末另有吴荣光（道光丁酉，时年六十五）、吴云（时年六十四）二跋两叶。清道光时尝经潘仕成（德畬）海山仙馆收藏，咸丰间归粤人工草书的袁浦（字石根），均有藏印。近年辗转曾入谭敬、陈仁涛之手。在千字文题端上面，钤有"御前之宝"一方印，似是宋宁宗之玺。又有赵烈文观款一行云："时在中江李氏斋"，即指李鸿裔（1831—1885）。据另一群玉堂帖的第八卷米元章自叙帖，末有李鸿裔跋云：

此帖十册，唯孙退谷得窥全豹。余目所及见者，南海吴氏所藏晋帖三种，海岳真行一种，共为一册，润州吴氏所藏。怀素草书千文一册，并此（按指米叙书帖）而三耳。向若水抚勒之精，诚为绝艺，凡渴笔枯墨处，画断神连，不用牵丝而气脉自贯，以余家绍兴帖，并几校勘，弗能逮也。赵王孙云："黄金易得，至宝难逢。"宜明久居士不惜重值购而藏之。李鸿裔记。

① 翁方纲嘉庆年间跋米元章群玉堂帖云："向若水所摹勒凡十卷，名阅古堂帖。"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三亦云："韩侂胄阅古堂帖，其客向若水所摹。"（94页）道光二年汤贻汾撰米元章《群玉堂帖跋》并云："乃韩侂胄客向若水手摹。"凡此皆沿用孙退谷之说。

此米书群玉堂帖曾经海盐陆尔发明久收藏，帖中有陆氏诸印，此人即李跋所谓明久居士者。鸿裔字香岩，又号苏邻，四川中江人，事迹详黎庶昌所撰墓志（《拙尊园丛稿》四）。本帖中“郪江李氏文房”、“苏邻鉴藏”印，即鸿裔的藏章。

李启严君藏宋拓群玉堂帖的怀素千文，后面有夏廷尉时正的跋尾，略谓原为钱塘于景瞻所藏，后经太常夏仲昭借临，遂留于夏太常家。仲昭便是明代写竹最出色的名家夏昶。后来这帖又入于夏时正之手。夏跋言：“自余获见此册，今已三十五年。”他写跋尾时，年已八十一岁了。于景瞻是于冕字，为于谦之子。于谦死于景泰八年（即天顺元年）正月，其家戍边。成化初，冕始赦归，后累官至应天府尹（《明史》卷一百七十附于谦传）。夏时正（1412—1499）字季爵，浙江仁和人，天顺间官大理寺丞，书法甚佳。我曾见过他在成化丁酉写的“意匠经营妙入神”诗册，自署仁和夏时正（程琦先生藏，夏氏题西旅进獒图）。他在成化六年巡视江西后，受到弹劾，乞休归，布政使张瓒为筑西湖书院居之。家食三十年，年近九十而卒（见《明史》卷一百五十七本传）。跋言“天顺改元之正月，景瞻有宣府之行”，即指冕因家祸坐戍龙门之事。[1] 这一群玉堂帖，事先尝由于冕借给夏仲昭（1388—1470），遂留于夏家，夏昶把它刻石，叶盛的《绿竹堂碑目》卷三上说：

> 怀素书有群玉堂帖千文，天顺八年三月夏跋，在昆山。又有千字文，成化庚寅余子俊跋。（《粤雅堂丛书》本）

天顺八年三月，正是于冕戍边的时候。可见夏氏把它刊石，是有意思的。可惜是跋现已不可见。至叶盛所记另一有余子俊跋的则当是“西安本”。

“西安本”向来金石家对它没有好评。赵函在《石墨镌华》卷四上说：

> 此帖明成化间余肃敏公刻于石者，书故横肆，以刻手不良，遂使素师婉转清逸之趣十失其五，所未亡者骨力耳。

---

① 《明史·于谦传》云：“景泰八年正月壬午，执谦与大学士王文下狱。丙戌，改元天顺；丁亥，弃谦市，籍其家，家戍边。”又《于冕传》云：“廕授副千户，坐戍龙门。谦冤既雪，并复冕官。自陈不愿武职，改兵部员外郎。居官有干局，累迁至应天府尹。致仕卒。”与夏时正此跋所述于景瞻事迹，完全相符。

孙矿（月峰）在《书画跋》卷二六云：

> 此帖最飞动有势，第运笔太速，于草法多失。……此书以神胜，佳处不在形似，最难摹刻，使唐人为之犹可。兹石乃摹刻于成化间，出陕西俗工手，安得佳？

是明人对“陕本”都认刻手不佳，颇多失真。

清初书家张照藏过这帖，现帖里尚夹存他手写题签一纸，文云“藏真千文，群玉堂宋拓，得天珍玩”一条。尚有“世泽堂”、“得天居士”诸印。他尝亲自临过这本宋拓，在临卷上有跋语云：

> 秋壑群玉堂藏真千文，明时为于忠肃家藏，有夏廷尉时正跋，持与陕刻较，不但神气迥异，即点画波磔，犹为棼丝，故宋拓只下真迹一等也。一翁老公祖陛见回任，索及拙笔，出此临本以赠。藏师神述，非可追踪，特转折未误，差胜陕刻耳。张照。[①]

张得天很自负他的临摹，以为几乎胜过陕刻。跋中开宗明义便说“秋壑群玉堂”，这显然是一时笔误，因为秋壑是贾似道，而群玉堂帖出自韩侂胄，二人风马牛绝不相及。《居易录》引《研北杂志》“韩侂胄阅古堂图书皆出向冰若水鉴定”一条，并云：“此亦贾似道之廖莹中也。”拿向若水和廖莹中相比方，张氏所以目韩侂胄为贾秋壑，或者由此而联想错误。至谓这册是于忠肃家藏。但夏时正跋分明说是今应天府大尹于公景瞻之所藏，可见与于谦并无关系。

“陕刻”的坏处很多，把它和“宋拓”比较，有下面几点缺陷：

（1）笔画过于粗肥，如“海”、“帝”等字。

（2）刻时不小心，笔画有缺失，如“器”、“盛”、“贱”欠点；“清”、“出”、“场”字脱去一笔，有缺失。

（3）字之收笔处有时摹乱，如壹体的体字、无字、吹字，所以张照有棼丝之诮。

（4）完全刻错的如秋字误作“壮”、颠误作“点”。

---

① 张照这一临卷，现藏容希白教授处，余于李启严先生家中见过原大影片。

(5) 误仰笔为俯的，如羌字原收而误作俯。

(6)“宋拓”原有缺失，而“明刻”臆补之。

最明显的，如“宋拓”无“云腾致雨，露结为霜”八字，“陕刻”补镌，呆板之甚。吊民的民字，“宋拓”缺笔作正，似是唐人避讳，“陕刻”不察，为之补足。“宋刻”“密物”，原为物字，“陕刻”改作“勿”。这些都是不照原状，很可能余子俊所根据的出另一本，未必擅自改动。至于神趣的呆滞，笔墨的表现失真，诚如赵函、孙矿诸家所指摘，不必赘述。

明安世凤怀素千文跋：

此刻出甚晚，传甚广，见之者以为世俗之物，反欲另出新奇以盖之，日入于怪诞而不自觉。不知此帖之妙，妙在藏精工之法于性情中，恰如苍帝造字之始，一捺一拓，便歧名字。学人患涉其外而不能入，不患似之而失也。今人于古而伪者，慑其名而趣之惟恐不及，于近而佳者又贱而厌之，欲此道之常明也，胡可得哉！盖自永叔已作此观，下之无怪其尔矣。大抵草有数派，政以狂僧之作为极则，偏驳之说不足听也。天启乙丑九月朔二日。(钞本《墨林快事》)

安世凤记怀素千文：

世传唐刻最古者，此其一。虽不及圣母藏真，然胜自序远甚。其中多古草法，后人所不用亦不鲜者，信乎其出于素师无疑也。中间有不可辨处，评者尽委为一时铁笔之未工，或古今字法各别耳。(宋空)处附宋克章，当因有余石寄图声施耳，不足疑也。学者由此入门，自不至走往宋元恶道。渐求上乘，二王可以不远。今人于古人真帖，厌之以为早，近却被作伪人诳入荆棘，可恨可笑。天启乙丑正月二日试笔。

安世凤，商丘人，万历癸丑进士，官定海知县。他这部书，《四库提要》说它多涉议论，颇乏考据之功。这二篇他显然是为余子俊的陕刻本说话，如云附宋克章，即指余本而言；又铁笔未工之语，即针对人家对余刻讥评的反驳，可惜他所根据的理由未能十分充分。

群玉堂帖，清时有曲阜孔继涑的“摹宋本”。其《摹古法帖》第七卷即刊群玉堂帖。孙承泽所藏的群玉堂帖为第八卷的米帖，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二十五有跋加以详细讨论。程文荣撰帖考，对群玉堂帖考证得十分详细。但

他说："韩氏阅古堂帖后石入秘阁，改署群玉堂帖，不知帖下更题卷数字否？……非见原本，殊难尽信。"程氏似只见过孔摹本，未睹宋原拓，今观此本千字文下方有一花押，其字不识（很像益字?），为"陕西本"所无，可能即是秘阁改署群玉堂后所加的编号。

怀素千文，《宣和书谱》著录有四种。曹昭《格古要论》称："其大小三种，大者极佳，小者字颇促。"（赵均《寒山堂金石林时地考》下同）小字千文，绢本，明时藏姚公绶家，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莫如忠《崇兰馆集》均有详细记载，具见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六八引。小字千文，向有刻本，印本亦多，不必赘述。

岳珂（倦翁）跋《怀素千文真迹》云："群玉堂帖有千文亦称素书，与此夐异。岂游戏翰墨，随寓随写，其所出不一耶?"程氏帖考云："今所见千文'绿天庵本'后题'唐大历元年六月'，而叶氏所载天顺刻本下有大历二字，疑即绿天庵所摹之本，故倦翁以为夐异也。"按据夏时正《跋群玉堂帖》确曾在夏之手，则"大历"二字乃昶所加。夏昶本应是根据群玉本，惜夏本今不可见。清人所编金石志，亦未著录。

群玉宋拓藏真千文，吴荣光道光丁酉跋云：

> 藏真名重一代，唐以后假托其书不知凡几。无论近世所传圣母、自叙绢本，大字千文墨迹，为后人临本，即湘中绿天庵专帖皆属赝迹。盖藏真之书，转折绵密，无一直笔，无一疏笔。求其真者，惟西安律公三帖及停云小字千文，实为得之。此宋拓千文，据《宋中兴馆阁书目》为群玉堂第四卷之帖，帖为韩氏所集，本名阅古堂，韩侂胄籍没后，石归宋内府，易名群玉堂。侂胄虽权奸而颇有鉴目，又借先世相门收藏甚富，故得采至者，既以真迹入石，又刻手精妙，能尽笔法，毡腊得宜，古香满纸，真宋拓之最精者。

他认为湘中绿天庵千文，乃属赝迹，而极推重此本。叶奕苞《金石录补》十八云："唐怀素千字，名千金帖，以一字直一金也。后题云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时年六十有三，正其晚年之作，脱去狂怪，渐趋平淡。赵子函以为促而无韵者谬也。"他所谓千金帖有贞元十五年款的，乃指"停云馆

本”。停云馆小字千文之为真品，自无疑问。[①] 惟赵函所讥者，乃指“陕西本”，是叶氏亦未知有群玉堂帖本。

张照《天瓶斋书跋》题董香光临怀素帖云：“细玩千文，与知其狂怪怒张者，正是丝丝入扣处。”今观宋拓此帖，笔笔分明，有时二字三字互相勾连，结为一体（如鸟官人、坐朝问、鸣凤在，都是三字连在一起）。而顿挫转折，无一笔不到，最为可法。吴荣光跋称“藏真之书，转折绵密，无一直笔，无一疏笔”，转折和绵密二端，正是认识藏真草书的关键处，千万不要忽视。又吴云跋云：“观其往收垂缩，如断还连，运神明于操纵之中，寓规矩于转折之内，良由诣精纯熟，斯能一气贯注，有从心不逾之妙，洵为素师剧述。昔人云：得古刻数行，专心学之，便可名世。”何况这册千文完整，且为宋刻，由此心摹力追，可以沾溉来学于无穷，是不消说的。李启严先生出示宋拓之本，嘱为考证，因举所知，为跋如上。

① 见二玄社刊释六舟藏本唐怀素草书千字文卷诸家题跋。

书法艺术的形象性与韵律性

汉字是方块字，它的构成基本条件，离不了方、圆、平、直。可说全靠几根线条纵、横交错的排比，造成了书法的字阵，给人以各种各样的美感。古人对于书法，每每用行兵和舞蹈来作比方，如卫夫人的笔阵图，又如张旭看剑器舞而悟到为草字的要诀，这是人所习知的。

书法理论家一早就指出："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字，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尔。"[①] 这种有如算子排列的书法，只能作点、画看待，根本不成书。可见书必成阵，才有行列可言，才有它的空间美。字阵的形成，主要有二桩事：一是字与字间安排的宾主行列的形式问题，这是静态；一是字与字间下笔的先后衔接和疾、徐、断、续、聚、散的节奏问题，这是动态。前者可说是形象上的处理，后者很像音乐演奏时结构上的旋律的表现。这二者即是本文所欲讨论的书法艺术的形象性和韵律性。

书法艺术的形象

书法生于线条。文字的诞生，出自笔画交错的形态。许慎《说文解字》云："文，逪（错）画也。"正是确诂。皇古的时候，古陶器上刻画的符号像半坡时期遗物的记号，即由线条的纵横有条理地略加交叠而成。宋代郑樵著

① 《全晋文》引相传王羲之语。

《一字成文图》，他所指出的在文字发生次第的规律，拿它来观察远古符号笔画积叠、平分排列等情状，可以得到一点初步的理解。半坡符号的笔画有肥瘠轻重之分，仔细寻其条理，已有笔势可观，可以说是书法的萌芽，以后甲骨文字完全出于刻画，正是同样的形象。

书法形构在美学上的处理，已有人做过极详细的分析，宗白华先生论书法结构，依据相传欧阳询的结体三十六法来研究，非常烦琐。我觉得这样过分详细而破碎的分析，反令人不易掌握到要点。汉字每个字的基本笔画，有所谓“永字八法”。《墨池编》载王羲之书论言执笔之法：“下墨点画，芟波屈曲。真、草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若作横画，必须隐隐然可畏；若作鳖锋，如长风忽起，蓬勃一家。……若作抽针，如万岁枯藤；若作屈曲，如武人劲弩觔节；若作波，如崩浪雷奔；若作钩，如山将岌岌然。”所有点、画、波、钩、点针、屈曲都是力的表现，和他在《题笔阵图后》所说的“每作一波常三过波笔，每作一点如高峰压石”完全一样，必用全力以赴之。笔力所至，要给人以奇险峻拔的感觉。单字的形态，大抵可分三式：

（1）停匀式：外形四面均匀，布置谨严，晋、唐一般正书多此类。

（2）开张式：中宫敛结，长笔向四面展开，如辐射式的结构。郑道昭《云山》诗，以及黄庭坚书体属之。

（3）欹侧式：局部夸张，以相承式相应的歪斜姿态取势。马王堆遣册的悬针、汉简的波发多此类，《瘗鹤铭》的结体属之。

大书法家的高度挥洒技巧，多喜欢采取后者二式，以形成他的奇姿，因为“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不齐整的美，成为书家的形式逻辑。

这里牵涉到中西美学上审美观点的差异。西方注重“焦点透视”，使视线集中于一个定点。音乐的节拍点和图画一样，亦是由一个定点形成声音在纵横间的数的定量关系，意味着具有立体结构的几何空间的对称轴或对称点。中国美术包括图画音乐，似乎都以“散点透视”为主，打破空间距离的对称核心，以无限的空间在线条的活动上表现活生生而充满气韵的生命力，在不齐整之美的笔画中建立和谐的秩序。绘画与音乐异轨同奔，形成低昂跌宕以及庄严雄伟的各种式样的线条美。特别书法在运笔上的提、顿、疾、徐等手法加上浓淡干湿诸墨彩，表现在线条运行的旋律，更令人感受到散点的空间美上的无限愉悦。

以线条为主体的书法艺术，便是这样地建立它的散点透视，以不齐整而打破焦点的审美观，使书家摒弃算子式的呆板序列去寻求纵横驰骤、奔走龙

蛇的笔势；否则过于齐整板滞，便成为“奴书”了。

在不齐整中建立和谐关系，三十六法之中，“相管领”与“应接”二法最为紧要。“管领”好像是连串累珠，使之不散；“应接”好像是宾朋杂坐，而彼此间的精神能交相照顾。这样在不相等的距离不平衡的位置的字列笔阵之中，反能产生高度稳重的骨格和筋脉相连的感觉。米芾说“字要骨格，内须裹筋，筋须藏肉，秀润生，布置稳”。布置稳便骨格能立，秀润生则神采自足，书法艺术的形象性即是建立在此之上。

书法艺术的韵律

我说书法有韵律，大家也许很惊讶，也许会说这不是颠倒知觉，以耳代目？便是像所谓“感觉移挪”，有如前人说“耳中见色，眼里闻声”[①] 的故意错觉。其实不然。当代不少美学家久已指出音乐是线型的艺术，又习惯把书法的原理拿来说明中国音乐的特性，特别喜欢取古琴的音腔节奏来作比况，试看附图所示琴曲《关山月》的韵律有如线条之进行，可以明白书法与古琴都同样可用线条的韵律来寻求它的“美”所以形成的道理。由这一图表看来，我们既可用“目”来听琴，则何妨以耳来看字？

已有人说过：“音乐是流动的书法，书法是生命的音乐，可以代表中国传统音乐的象征。因为书法是以其独特的线性艺术与中国音乐一样构成它独特的时空观。”我们看笔阵的构成，有时正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自有它的韵律、节奏。西人说：“建筑是冰封住了的音乐”，我们不妨说：书法——尤其是行书、草书，是冰解冻后的长流、瀑布型的音乐。

书法艺术的韵律性要从整幅字阵的结合情形去理解，方能获知此中消息。字阵的韵律性是以“行”为基本单位。行以直行之纵线为主，因汉字是下行的，字句从上而下看，即在长卷百数十字整比成篇，亦以纵行为主体。行的离合、分布，全赖“气”以连贯之，谓之“行气”。能行气于其间，无论字体如何歪斜攲侧，大小不伦，以至草隶兼施，都能得到上下一贯（unity）。如《裴将军诗》，因其气往还能圆融具足也。书法家兼诗人何绍基之论诗，主张“气要圆”。他说：“气何以圆？直起直落可也，旁起旁落可也，千回万折可

---

① 《罗湖野录》。

也，一戛即止可也，气贯其中则圆。”[1]

书法艺术的行气，和诗同样有上面所述之妙处。

书法布阵的分行，多主不整齐，它要“参差”正所以取得“天趣”之美，天趣即纯任“自然”而不尚人为。以后始趋于整齐，加以人工化。我们看从殷代甲骨与铜器上的铭刻数十字，以至战国中期的楚帛书的九百字，其行气多不太齐整。字与字之间，另有一种位置组合的规律。看似散漫，但神气左右前后互为呼应。正如星斗丽天，而疏密布置，错综成文，变化无方，久看而益觉其美。古代的书法字阵，似乎以纵行、横行不分为美，我所谓书法的“不整齐”的逻辑，在这时期的字迹最能获得充分证明。

行气与空间美的形成，最要依靠“布白”的安排。汉字结体以形声字为最多，每个单字构成的基本要素是“偏旁”的系列，偏旁有上下左右之分，故字的结体可随部位加以变换，偏旁能拆散而愈觉其凝聚。王铎行草书所以引人入胜，除他的下笔驰纵，干、湿兼用、神采恣肆令人生怖之外，而尤善于变更偏旁位置，字之结体有兔起鹘落之感，正以其上下相配，特有取于不平均，长条数尺，文字只二三行，而大小疏密对映成趣，此固由于行气之充沛，而“布白”之妙亦其主要原因。

一纸一幅之间，字与字之关系非常微妙，著字处为笔墨，无字处为空白，空白处有它的空间位置，其重要性不在有字的笔墨之下，有字处固重要，无字处亦一样重要，能在无字处下工夫，即能够体会到“布白”之美。长条每每书写二行或两行半，每行的起点可以齐整，但最终点必须参差不齐，以免呆板。布白功夫即从无字处的布置来处理它的空间美。玺印是书法布阵发展的另一途径，虽仅寥寥数字的结合，布白更须讲究，和书法的原理同出一辙，这里不欲细论。

空间美由行气所构成，行气要先看每行之中，字与字的距离，次看行与行间之距离。有一要点：字密则行要疏。如果字与行间都是密或都是疏，便不懂疏密之美，不能曲尽字的异势了。疏密与文字书写时用笔的轻重疾徐正形成旋律之美，有如音乐变化起伏的节奏。西方音乐以大幅度的和声构成许多层次，可以有若干个八度。中国音乐如古琴是以曲调为主的单音音乐(monophonic music)，在结构上可以有数段不同音色而实际主要是同音位的反复演奏，故难为大开大阖的表现。惟有书法艺术由于书写空间有很自由的

---

① 《东洲草堂文钞》卷五《与汪菊士论诗》。

舒展，可供书者尽量发挥。它不是只有“阶前盈尺之地”，写者大可以“扬眉吐气”，以“激昂青云”的心态去抒发他的性灵与书写技巧。古代的摩崖刻石和后代的长卷，空间可以不受限制，容许书写者尽情而畅快地作大幅度的笔阵，进行他的多层次的线条之美的结合，笔触的多样变化，气力的充分表现，构成它的韵律，不啻是视觉的交响乐。特别是长卷，纸在空间上的无限，正好投入书写者精神的无限。这是中国艺术上空间美的最特色之处，可以代表中国文化博大处而不可限量的核心部分。

我们看《好大王碑》的整幅原刻本，只有纵行，奇趣横生，字与字间之欹侧顾盼，书者真能控制空间，使全石都在他的笔力笼罩之下，足以辟易万夫。又如北齐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字大已无法形容，气势的超迈，加上笔画有如凝铸，不可摇撼，而淋漓狼藉，绝无谨愿之态，洵为古今绝作。至于历代书法长卷的剧迹极多，如怀素自序，写到最后，忽然大叫数声，突出数行几个特大的字，如骏马脱缰，戛然而止，真是不可思议！黄山谷的《伏波神祠》诗卷，诗写完了以后，复尽兴加上跋语，一写便廿八行，每行三字四字五字二字不等，尽量表现不整齐之美，而叩其韵律，都是非常合拍子，而成为特异的节奏。明代书法在这方面尤有新突破，像王铎他每每用极湿之墨写起，连蜷不断地写下去，一直写到墨已枯竭了不能再写而后止，在一笔继续、如游龙变幻百出之下造成它的气势磅礴，用极端干与湿的对比，去打破平板的局面，笔法之外，而且突出了墨法，令人惊心动魄。他已不仅把书法看作音乐，简直是参用舞蹈的方法来处理书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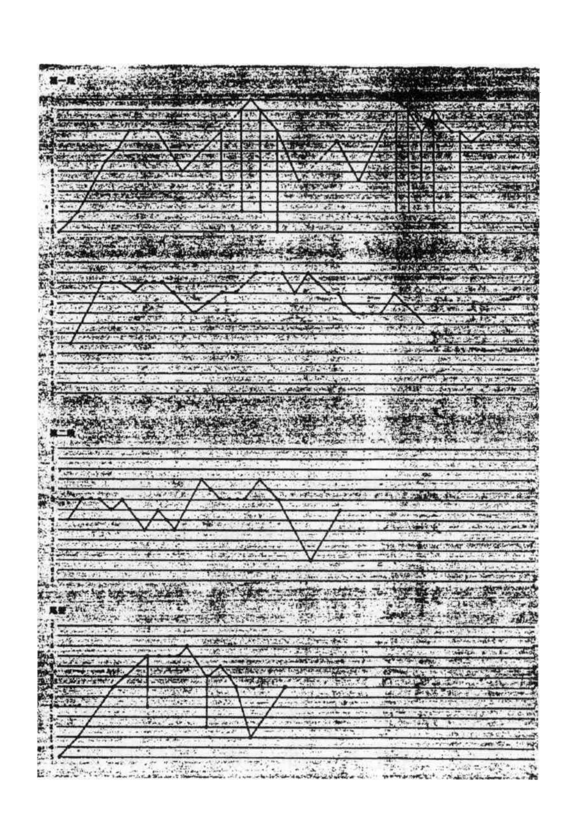
结语

历来书评家都喜欢滥用一些比喻，好像“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之类，却逃不过米芾的嘲讽。他说：“是何等语：或遣词求工，去法逾远。”评论者大做其文章，和书法本身了不相干。这种情形正像古琴书中大谈指法，比“擘”、“托”是“风惊鹤舞势”一类之陈腔滥调，同样可笑。

米芾指出看书者要“入人”。“入人”是说赏鉴者应当对作品的书者有所了解，要有深入的认识。评者有入木（三分）的能力，其评论才有“入人”的效果，否则只是隔靴搔痒！这是“知人”的事。其实，要紧的还是书者本身，我想借米氏之言，下一转语，来论书者的成就的问题。我说：在知者方面，要能“入人”，在书者方面，却要能“人入”。“人入”然后“笔入”。笔

能入纸，他的笔路才与人不同，摸出他自己的道路，书中有我，是为“人入”，这样的“人入”，方才构成独到的“笔入”，人的品格，便在纸上活现了；书的能事，至此乃可告成功。

以《梅庵琴谱·关山月》一曲为例，图中线条示其旋律之运行，其左数字表示简谱音高。



题耶律楚材书《平淮西碑》长卷

燮理阴阳孰与同，焦桐难得赞南风。淮西遗翰少年事，早辨神光在击蒙。

兴平术数溯无闾，伟器能知千里驹。法海汪洋涵养力，万松显诀释中儒。

此卷丝栏，正书挺秀，录《平淮西碑》整篇，笔笔沉着入纸，与顾洛阜旧藏大字卷，恢宏磊落者异趣，而各极其工。末署金宣宗贞祐元年三月，时公二十四岁，初仕倅开州，尚未受显诀于万松老人也。王静安撰公年谱，于贞祐事迹可征者殊少，此适补其缺略。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父履，兴平节度使，自辽归金，鞠以为后。履素通术数，尝谓吾六十得此子，吾家千里驹也，他日必为伟器。履墓在医无闾山，故公本义州弘政县人。公之学，迹释而心儒，深契禅门棒喝之机，用发挥而为功业。复癖精琴理，自弹数十曲，作《琴道喻》长古。万松序其集，称其“志天文以革西历，玩焦桐而赞南风，在燮理为难能，皆其余事，千载一人”，诚非阿谀之辞也。

卷中有邵宝、王穉登、尊生齐、邵瓜畴、吴下阿弥诸印，明代名家均宝同球璧，又有余阙一印，隐约可辨。青阳节烈与公之骏功翰墨，烂然辉映，龙文宝气，霞采回光，照耀无极。

北山堂主人命为题记，爰欣然跋其后。岁在壬申嘉平，选堂饶宗颐。

《甲骨文与书法艺术》序

门人黄君孕祺以其论文《甲骨文与书法艺术》授梓，杀青既竟，喜而为之序曰：甲骨学之兴，及今已逾九十年。其始以资料散布四方，学者忙于蒐讨、著录，提供未寓目之新资料；其出土实物，小屯及南地、周原，次第整理问世。又以着眼于分期、断代诸问题之董理，浪费许多时间，近年方有《合集》、《摹释》、《类纂》诸书，取得第一步之总结。

谈到书法，一向囿于董氏五期之说，以雄伟、谨饬、颓靡、劲峭、严整作为各期个别特征。实则五种风格，每一时期均有之，强立畛域，不免刻舟之诮。过去依据贞人以立断代标准，目前已知贞人称谓原多为地名，论据昭彰，不得视作人名。故有主张断代须观其大体者，实则仍以字体为主要依据。故对书法问题，作深入之研究，尤为当务之急。黄君此作，其重要性益可知矣。

曩者，余曾倡分人分名研究法。黄君采用分名理论，举扶与勺二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结果，说明同一名之下，书风实殊多变，不泥于一格。君提出四种范式、八种书风，可备一说。扶之书体，即八者具备。其他穷、争名下，大量刻辞，间有小字者，余曾略举一二，以见其凡。可惜君书仅揭二名为例，未能遍及其他人物。他日更事研讨，所得必不止于此。然所得结论，已打破以前呆板之分期框架，觅得另一出路。

君书由历史观点转入艺术角度，给书契工具、形构结体、笔意风神，无不详细探究，诸多创获，所造倍蓰于前人；而论地域风格，更为过去所未措

意者，尤为突出。余一向以为由于锲刻物体之不同，其书体亦因之显示差异。若鹿角刻辞，极近金文结体，初看颇似武丁书风，赖其记明祀文武丁，得知为晚期之物，但迥非如第五期之严整，故知纯由书体以断代，亦非易事。由殷墟到周原，字体丕变，潦草欹侧，怪谲奇肆，不受约束，已脱离整龟骨板形体规律之限制，大小任意刻画，形成契文行押书、草书一路。我在周原博物馆显微镜配备之下目睹长骨条一板，长行密字，纤细刻锲中倍见行气之神采飞越，洵为书契极品。当日书手造诣之高，出乎想象之外，良不可及。是时占卜之制已衰，而契刻者可不着意，迅手肆笔，弥见功力之深。周原细字非眼力所能辨，锲书奏刀，错纵变化发其胸中之奇，已忘工具之运用，心行而已。曩贤论篆有草篆，隶有草隶，余谓周原契文，应是草契，谁曰不宜！书道有碑学、有帖学，当再增一路曰契学，可以君书导夫先路。周原之物一豁心眼，闻近时洹水复有新获，涂辙更当大启，谨拭目以俟之。春秋以后，契龟已成强弩之末，惟山西洪洞有卜骨疾贞之文，书风尤奇诡可喜，往日陈君炜湛以摹本见诒，今附于末，以供治契者之参考云。



1945 年洪洞出土卜骨摹本

原骨长 40.5 公分，宽 6.9 至 20.8 公分

悲庵印谱序

赵悲庵篆刻法书，辑录成帙，非复一次矣。其流芬余响，久已沾溉域外，将芬近见告，拟捋其印章百七十事，书联三十五帧，重渤为集，用广其传。悲庵作篆，起笔崭绝，结势而不藏锋，此取方为圆也。作楷则舍遒密而取宽绰，横扁作态，此以隶为行也。其摹印则力于印外求印，驭繁于简，位奇于安。冯孟亭称："汉隶融而唐隶凝。"悲庵治印，融而能凝，茹涵于秦汉者深矣。悲庵于学无所不窥，自言不薄辞章，不右宋，不左汉，其书（江湜）《伏敔堂诗》后，述其学术次第详矣。其言曰："其行事求经不得，比史不得，寻之小说家且不得；其言论非皇古，非晚近，儒无是；入之佛，佛无是；问之道，道无是；推而远之，至于域外，如夷说耶稣新旧诏、希腊腊顶书仍无是。四千三百年中事，日积日出，不可思议其可心得。余得傲弢叔者有此。"此悲庵为学之总蕲向也。以之治书治印，无不如是；故治印则求之印之外，治书则求之书之外，治一切学则求之一切学之外，于书于印，何曾数数然。此悲庵所以振奇而独绝也。其印与书之美，世早有定评，何庸再赞一辞。因摭其论学吃紧语，以为金石书法家之棒喝，质之悲庵于地下，谅无间然也夫！

丁巳端午

悼西川宁先生

二十余年前，我从日本书道的权威杂志《书品》、《书道全集》和《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中，认识到西川宁先生，衷心向往已久；一直到1980年8月，才有机缘和他见面。

从他法书特出风格，笔势驰骋，凌厉无前，我长期以来的想象中，他必定是一位可用铜琶铁板来唱《大江东去》的英杰；可是接触之后，才发觉他乃是恂恂儒者，“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有如《世说》中的人物。使我内心更加敬佩。

西川先生两代工书，可说是书道世家，和中国书史上“二王”的情况一样。历年以来，在扶桑书法领导层中，西川一门的涵盖性和影响力，已发挥极大的作用。尤其是收藏之精且富，和研究成果的卓越，一时无与伦比。我深觉很有幸地能够有一度在他家里欣赏过一些瑰宝。唐本《说文》，至今犹回旋在我的脑海中，永久不会忘记。至于清代丁敬身、邓石如以至赵㧑叔各家的精品，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更不用多说了。

西川先生的法书，有口皆碑，不待我来揄扬。令我最惊讶的是西川先生所写的“古文”，用字的恰当，行笔的遒劲，可当得起“雅健”二字，非深于“义法”者，不易辨别。他赠给我的文集一册（西川宁辑录《完白山人诗文》并附跋文），我始终视同拱璧，每每向人称道。他似乎对龙泓山人的文章的特别爱好，在篆刻以外，还吸收了一些做文章的手法。今天的汉学界能够执笔写一篇唐家八家式的文章，已不易见到，像先生的造诣，真是凤毛麟角！西

川先生书学的深邃，考证的渊博，偶尔用汉文写一些题跋文字，无不是精心结撰，所以我要特别加以推荐。记得同朋舍要我为《神田先生全集》写一篇文章，我曾经指出他的成就，即在能打破 philology 与 Fine Art 二者间的隔碍，西川和神田有长期的合作，互相影响，彼此对汉学之湛深，把学术与艺术打成一片，他们是同一类型的。

二玄社把西川先生的著作，辑成十册，作总结性的整理，无疑地这是笔书道界的遗产，同时亦是人类艺术领域的重要文化财富，逐渐刊布，意义的重大，大家有目共睹，不需要我来多所饶舌的!

最近中国和日本有两颗书坛巨星的陨落，是不可补偿的损失。上海王蘧常教授接近九十高龄，亦于前些日子捐馆舍，我和王先生以前都尝在无锡国专任教，有一点校友私谊，我不及等待复旦大学给我寄来讣文，即刻去电致唁。西川先生去世的消息，刚从林宏作兄来信方才晓得，现在执笔写这一篇文字，回忆前尘，不胜人琴之戚。谨在此一并表示我对西川先生的及门和知交们致亲切慰唁之忱。

1987 年 11 月于香港

日文本刊《西川宁著作集》第一卷附录《月报》，1991 年 5 月

论书十要

（一）书要“重”、“拙”、“大”，庶免轻佻、妩媚、纤巧之病。倚声尚然，何况锋颖之美，其可忽乎哉！

（二）主“留”，即行笔要停滀、迂徐。又须变熟为生，忌俗、忌滑。

（三）学书历程，须由上而下。不从先秦、汉、魏植基，则莫由浑厚。所谓“水之积也不厚，则扶大舟也无力”。二王、二爨，可相资为用，入手最宜。若从唐人起步，则始终如矮人观场矣。

（四）险中求平。学书先求平直，复追险绝，最后人书俱老，再归平正。

（五）书丹之法，在于抵壁，书者能执笔题壁作字，则任何榜书可运诸掌。

（六）于古人书，不仅手摹，又当心追。故宜细读、深思。须看整幅气派，笔阵呼应。于碑板要观全拓成幅，当于别妍蚩上着力；至于辨点画、定真伪，乃考证家之务，书家不必沾沾于是。

（七）书道如琴理，行笔譬诸按弦，要能入木三分。轻重、疾徐、转折、起伏之间，正如吟猱、进退、往复之节奏，宜于此仔细体会。

（八）明代后期书风丕变，行草变化多辟新境，殊为卓绝，不可以其时代近而蔑视之。倘能揣摩功深，于行书定大有裨益。新出土秦汉简帛诸书，奇古悉如椎画，且皆是笔墨原状，无碑刻断烂、臃肿之失，最堪师法。触类旁通，无数新蹊径，正待吾人之开拓也。

（九）书道与画通，贵以线条挥写，淋漓痛快。笔欲饱，其锋方能开展，

然后肆焉，可以纵意所如，故以羊毫为长。

（十）作书运腕行笔，与气功无殊。精神所至，真如飘风涌泉，人天凑泊。尺幅之内，将磅礴万物而为一，其真乐不啻逍遥游，何可交臂失之。

题刘海粟书散氏盘卷

古制诸侯正封，《左·昭七年传》杜注："正封，封疆有定分也。"是铭即记夨、散两邑正封事，末署"𠂤左执要，史正中农"。执要即誓。左文十八年传作誓命。杜注："要信是也。"观铭屡言及誓，盖当日正封疆誓命之辞。其言封于某道，急就篇埒封，颜注："埒者，田间堳道。"谓委壝起堳，即以卑垣为界也。曩于雾峰，摩挲是盘不止一次，其字不逾寸，而向来书家皆作大如盏，不尽符原状。海翁髦年临写，笔走蛟螭，浑厚绝无懈笔，钦服曷极！颖南兄持此命题，为识数语归之。

丁巳选堂敬跋

题简琴斋书展

以书道论甲骨，与史学轨辙迥殊，当洹滨出土之日，识字未多。而书家、治玺家，竞于卜辞取材，集联集诗之事尤盛。以今日观之，字之辨认，庸有可商，以美术论，则途径大启，若蚕丛之辟，信有足多者焉。

写契文者，或以篆法人，如罗雪堂，其失也滞；或变以金文，如金息侯，其失也肆。叶蕉渔参以楷隶，端详可观，而乏刀法奇趣。简琴翁浸淫汉简有年，移其诀以入契；遒峭多味，玩其所书，譬诵宛陵之诗，嚼橄榄而逾甘。间运以钢笔以写便面，踌躇满志，恍如奏刀，騞然中桑林之舞。翁于近世书林，可谓异军突起者矣。翁曩以书设帐海峤，门人至今推扬益力，沐其教于不坠。十余年前，曾以遗作展出，不揣固陋，既为文以介之。顷者，刘少旅君复以所藏翁书重展于大会堂，远道属题数言，因略论契文与书道相涉之处，以见翁之成就，足为来学津梁，盖有不可磨没者在。

壬子春，时在星洲

丁衍庸印存序

粤人刻印肇于明季，大率取途汉铸，间涉元氏之法。谢观生父云隐印稿十册，其矱固犹在也。自后皖浙鼓荡，披靡成风，方整有余，巧新竞出。循矩则不免于学步，润色终难成乎鸿业，君子病诸。

吾友丁衍翁，崛起横流之中，作画之余，专力周秦古玺。1960 年始治印，规钒偏旁，无乖八体，而褒衣博带，令人如接汉家威仪。尤擅象形印。喜刻玉，纯以钢刀奏功，能作玉玺，浑朴绝伦。其求志岩薮，沿波积石，蕲向既高，夐出尘表，自非研极覃思，究乎字源，以画入篆，曷易臻此！以视暖姝于一先生，但取肤似，岂可同日而语耶。伟雄既集其印，编排为谱，属序卷耑，既无憾于雕虫，惟蹄荃之斯在，好摹印者，幸观览焉。

陈语山篆刻原钤题辞

陈语翁近集平生所治印若干方，汇为印谱，不以余为不知书，命为喤引。翁始习西洋画，心摹手追，故规抚秦汉，悉中法程，而同时侪辈，如吴子复、冯康侯皆娴习苍雅，以作书之法，入于篆刻。

君于汉隶用力至深，古瘦逋峭，通于缪篆，故能驱刀如笔，视石若楮，似拔山劲铁，嶙峋可喜。观其书若印，亦如接其人焉。五十年来，翁治印，一以白文为宗，于边款尤所专擅，力主沈厚安详。尝自镌印曰：不立异以为高，以是治艺，其宗旨尤有得于淳正也。余读张惠言为胡柏坡印谱序谓："隶书者，隶人习之，摹印，刻符，殳书，皆其工世习之。后世文人学士为之者，非能如工之专于其事。故远不逮古。"近世古器日出，益知殷人之于玉、于甲、于骨皆能尽锲刻之能事。若周原出土契文，有笔画纤细，须放大镜五倍方能目睹者。是刻符诸艺，向有专工，故巧妙若是，其法久绝，后世传习者，泰山毫芒而已；而印人每轻出已意，欲不谬于古人，得乎？翁治印也，久笃志于古，守矱而不稍逾越，故敢以此意奉质，还乞有以教之。

丁巳饶选堂

《选堂书楹联初集》小引

晚唐人为诗，独嗜摘句，纵语非惊人，而意必警策。又况绣以巩帨，缀为俪言，论风格或雅健而雄深，揆文情复清新而隽拔，书悬诸壁，更自可人。余少习各体书，于楹联好之尤笃。艺兰之暇，煮石未疏，霜毫早秃，寸阴是竞。常对曩贤佳句，如璎珞之足颐我情；颇喜笔阵纵横，比楠檀自堪托清兴。岁月既积，楮墨遂多，稍寄三余，用勉十舍。好事者聚以成编，亦逾百事。徒供享帚，聊以自娱，实昧通津，但资博噱而已。

壬申选堂

自临碑帖五种后记

余髫龄习书，从大字麻姑仙坛入手。父执蔡梦香先生，命参学魏碑。于张猛龙、爨龙颜写数十遍，故略窥北碑涂径。欧阳率更尤所酷嗜。复学钟王。中岁在法京见唐拓化度寺、温泉铭、金刚经诸本，弥有所悟。枕馈既久，故于敦煌书法，妄有著论，所得至浅。尝谓自大篆演为今隶，两汉碑碣，实其桥梁。近百年来，地不爱宝，简册真迹，更能发人神智。清世以碑帖为二学。应合此为三，以成鼎足之局。治书学者，可不措意乎？以上五种皆为日课，合为一辑，书之体态繁赜，须事临摹，以增益多师，而骨力必由己出。略记学书经过于末，求教于大雅君子。

时苍龙庚辰端午选堂书于梨俱室

早期中日书法之关系

中日书道关系史上有二次极重要的转折点，一是奈良时代的王羲之书风的盛行，一是室町时代五山文学的兴起。禅林对于黄山谷书法的爱好，引起书道审美观点有极大的改变。鉴真传来品物单内有羲之的真迹，从正仓院文书中圣武天皇的宸翰《杂集》，及光明皇后之《乐毅论》等，可看到朝廷对王书之倾倒。虽以空海大师本人对书法造诣之高，路数之多，有颜（真卿）有李（北海），而飞白、狂草皆有独到处，戛戛自成一面目，仍不能影响当日朝野对王书摹仿的风气，使其推进一步。

反观唐土，在太宗高宗时代对羲之的极度推崇，到了韩愈，却有“羲之俗书”的贬词，不喜欢妩媚，以其易流入甜俗。韩愈这一观点，要到五山的虎关，在《清言》中才提出讨论。由于遣唐使的中断，交通的隔阂，中国本土的书风，影响到日本，总要迟一段时间。由唐入宋，苏、黄、米、蔡的兴起，在北方女真社会的金朝，苏、米已盛行一时，在扶桑似毫无影响。到一山一宁东来，开始提倡鲁公“屋漏”之法[①]，弟子虎关欣赏山谷书体的雄健奇丽和攲斜拙变，荣西、俊芿相继入宋，宋风方正式为日本书道界所吸收，对王书的看法和以前乃大相径庭。以上事实，众所习知，不欲多谈。本文准备讨论一点唐风未入之前，中、日双方在书法上早期接触，从零星的资料，所得到的初步了解。

① 《济北集·一山国师行状》。

中国书法传入日本，似乎可追溯至东汉时代。冲绳出土的齐刀，福冈志贺县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姑且勿论，正式有年号的出土文物，以1961年奈良县栎本町东大寺山古坟发见的铁制环头大刀为最早，其上错金铭文有云：

五月丙午，造作文刀，百练清刚，上应星宿，（下）辟（不祥）。

这把刀上有中平年号，是东汉灵帝时物，这和1974年山东苍山县出土的永初六年铁刀，上有铭云：“五月丙午，造卅涑大刀吉羊”，制作和文字，如出一辙。汉俗以“五月丙午”为冶铸吉日[①]，可见中平铁刀，正是汉代从中国传来的物证。

在熊本县菊水町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铭刻称：

作刀者名伊太𬜯，书者张安也。

在器物上镌刻着书家的名字，目前所知，在日本似乎是首次。一般考证家认为约当中国刘宋元嘉时，倭国王珍之世。刀铭称“八十练”，比永初铁刀的“卅涑”，功夫更进一步。铭文又云：“治天下獲□□□齿大王世”。说者谓即《古事记》所称的“水齿别命”，即是反正天皇时代，这是日本自己冶铸的刀，字体朴拙古劲，尚是六朝书体的典型。最有趣的是有书者的记名。中国碑刻上像汉《郙阁颂》后面题名：“仇绋字子长书此颂”[②]，西狭颂题名十二行中有云：“……仇靖字汉德书文。”汉时偶有书者署名之例，但很不普遍。此外如《华山庙碑》末的“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向来说者纷纭，似以监书说为长，“察书”因与上面“市石”，正成为对文，察与市都是动词；北魏《石门铭》的“梁秦典签太原郡王远书”一句，说者谓应指撰文而言，或者兼指亲笔书写，亦有可能。向来书者被视作“书手”，书佐及典签官职比书手为高，故书者署名不多。敦煌经卷中时有书写者题名，写经生是一专业，情形又有不同。关于汉俗，书写职掌的制度和隋唐以后书者题名才普遍的习惯，

① 见《论衡》等书。

② 原碑已漫漶，此据《隶释》。

有待作专题研究。[①] 惟日本在自制的刀铭上，作器者和书者共同署名之例，出现如是之早，可见其时已对书道相当重视，是很值得注意的。

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的两面铸有一百一十五个汉字铭文的铁剑，曾引起史学界很多讨论。有人注意到其中语法，如以“中”字作为后置词的特殊用法，和北魏的造像记及墓志中用法很多类似，认为北魏文化，通过百济人渡海传入日本（小川环树教授说），这是从语言学上加以观察。我在京都博物馆仔细欣赏这把铁剑，经透射后显现出来的字体，十分清晰，笔画纡徐闲逸，结体宽绰，仍保存隶意，完全是北朝的风格，丝毫一点不受到晋人的影响。如从书道上来观察，似乎可从另一角度为北朝关系说增添一新的例证。

日本出土的墓志，已有十数件，且有极好的图版和解说，出版以来，对考古学界影响较多。从书法上讲，应该是书道史第一手的资料，不能忽视的。

《船王后墓志》文字虽表面、里面只共百六十二字，而行笔瘦折疏简，其中如永字、之字，间有游丝连笔，略带行书意态，而宀、口一类仍是北魏以来纡徐、拙峭的遗风。《小野毛人金铜墓志》虽仅寥寥两行，从原物观摩，觉其点画朴厚，中肥末轻，折笔处带圭角，不用波磔，而神理自足，是北碑凝重笔势。《威奈大村墓志》，镂刻于敦形铜制骨藏器上面，文字极佳，铭辞："天潢疏派，若木分枝”以下，隽丽可诵。书风疏宕，无虞、褚姿媚，反近魏《皇甫驎墓志》一路。如“威”字之戈旁，与该志之弋，结体相似。余如《僧道药墓志》，已晚至和铜七年（714），当唐玄宗之世，字的结体，仍取北碑，如药师僧道诸字，宛似《龙门》方笔。大抵和铜之际，纯是北朝风味。船氏为归化人，墓志题“戊辰”，即天智天皇七年（668），《小野墓志》为天武六年（677），是时虽有僧道昭入唐，从玄奘问学，书法仍是沿袭隋风。《石川年是墓志》更晚及淳仁六年（762），字已略近虞、欧，较为优丽整饬，无欹斜之势，如持与正仓院圣语藏《隋大业六年写经》比较，神态更近。

再以碑碣论，《宇治桥断碑》立于孝德二年（646），由残存字体观之，沉着全无唐风。《多胡碑》立于和铜四年（711），间有圆笔藏锋，而天骨开张，瘦硬挺拔如北魏风范。奈良时代的写经，早期如大圣武的《贤愚经》，笔势肥满，说者谓近北魏朱义章《神品百碑》，和铜五年的《大般若经》，书风仍承隋人写经之旧。至神龟以后，遂大起变化。天平七年，玄昉请来一切经，光

① 北齐《隽修罗碑》末题“隽爰生为”，但眉目很不清楚。梁《萧憺碑》末记“吴兴贝义渊书”，《龙门造像》，朱义章书。隋《唐法寺碑》正式题“丁道护书”，丁与智永齐名，一时有“丁真永草”之目。丁楷法为欧、虞所自出。

明皇后对于唐风的爱好，从此王羲之的字样遂披靡一时。

试看和铜元年（708）下道圀胜弟圀依朝臣的母夫人铜制骨藏器，国字作圀，已采用武则天书体，然在前此一岁，即庆云四年（707）书写的正仓院本《王勃集序》，较早一些时期的上野本《王勃集序》，其中避武后祖父讳，华字欠一竖笔，但书写字体，不用初唐人法，反近北朝，细身精劲，结体重厚，仿佛东魏《史君敬显儁俊碑》（内藤博士说），可见和铜以后，书风方才剧变，以前全是北朝风范，所以和铜可说是由北朝书体转变为“王（羲之）样”的分水岭。

由上可见王羲之书风影响日本，要迟至和铜以后，在此以前，和北朝的书体，关系最为密切。许多人以为清季杨守敬东渡，将碑学带来，不知日本在奈良以前，书法本身即浸淫在北碑之中，用北碑写字的习俗，应是日本古代文化和北朝文化关联之一重要环节。

本篇所提出的，不只是中日书道关系史上的重要问题，同时亦是两国文化史上关涉的问题，谨将浅见约略陈述，望大方专家加以指教并作进一步的讨论。

此篇日文译本刊于青山杉雨编集的《书·本》
第二册第一篇，筑摩山房1980年

附 饶宗颐教授对刘正成谈古文字与书法

一、中国古文字与巴比伦、埃及古文字是不能互通的、不同的文字体系

刘正成（以下简称“刘”）：首先，我代表《中国书法》向您表示深深的敬意，并感谢您在百忙中安排时间接受采访。去年（指 1998 年），我的第二次欧洲之行，在法国和意大利看到了许多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及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图一、二）。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人类在最初使用文字语言的时候，可能有一种共同的地方——即从象形的角度出发去创造文字。记得饶教授有许多专门研究中外古代文字关系的专著，很感兴趣，今天想请您再深入地谈一谈。

饶宗颐（以下简称“饶”）：有关这个方面的问题，我很早以前就留意了。1952 年在港大教书时就承担了一门文字学的课程，一教就是十六年之久，后来又到新加坡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前一个时期主要是从中外文字比较的角度进行研究，后一个时期则是侧重于“字母”问题的研究。我觉得人类的发展，在接触自然的过程中，每个地区乃至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色，但从根本上说则许多地方是共通。记得在新加坡时，见到刚发表的半坡考古简报，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半坡的陶符（图三）与中国文字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之后，南洋大学的李孝定先生也随之连续写了好几篇相关的论中国文字起源的文章，后来还专门出了一本书，当时还有一位外国学者，写了一本

谈论世界上字母的书，认为字母是从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中借鉴而来，要我写书评，但我认为他的文章所用的材料取自日本，很有问题，因而没有写。所有这些，引诱并促使我去注意并研究世界的字母起源的问题，为此下了很大工夫收集、考察了两河流域文明发展与古埃及的材料。也看了很多西洋人写的东西，有人认为中国文字是从古埃及来的。但事实则不然，中国的文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之间，是不存在这样的关系的！

有关两河流域文字的问题，如果在世界范围讲文字的起源，它可能比古埃及更早一些，到底如何，则至今仍在争论，因为如今出土的古埃及文物年代也相当久远，但两河流域所出土的东西则更多、更具体，比我们的"甲骨文"也多很多。两河流域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早的是苏美尔，大致在现在伊拉克、叙利亚一带。刚刚讲到的"楔形文字"已经是我们通常所指的阿卡德文 Aecadian，苏美尔文字才是象形的，如它有一个中间一个水两边各有一个脚印的符号（图四），显然与甲骨文的"涉"相类似，当然我们不能因之就说它是个"涉"字，这两种文字实际上都有它独特的结构，相互间是不能互通的。

刘：您刚刚论述了中西文字之间存在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的文字是外来的或受到外来影响而创造的呢？

饶：决不能这样说。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个叫波尔的（C. J. Ball）讲师，写了一本《中文与苏美尔文》（*Chinese and Sumerian*，1913 年出版）的书，他认为中国的文字是从巴比伦来的，这种说法与所谓中国文字来自古埃及的说法，一样都是不能成立的。

刘：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古文字如甲骨文已经不完全是象形，与刚刚所讲的苏美尔文字相比，它不仅仅只是象形或者只是对等一具体形象的描画，而是很抽象的了。

饶：古埃及象形文字是这样的，如它的一个"人"字，有很多很多人的具体的状态，比我们甲骨文的"人"具体得多。

刘：我觉得古埃及文字更像一个图案。我想问的是：从半坡刻画陶符到早期金文、甲骨文字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至今未曾发现的发展过程？

饶：从半坡到早期的甲骨文之间大概有两三千年的时间，尽管这个断层的文字材料至今尚未发展，但存在的可能性是有的。

刘：不久前山东邹平发现的丁公陶文，有人认为它是东夷文字。

饶：大家不要轻易相信这个说法，那个山东出土的东西，只能说明那个

地区是属于东夷地区，我认为这个字应该算作是甲骨文一系的，为此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刘：在甲骨文以前是否发现有完全象形的文字，正如古埃及早期的文字同图画差不多那样？

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应是这样的。楔形文字，正式的学名叫“阿卡德”语言，它是由苏美尔演进而来的，实际上它已经是表音节的字母。但它的常用符号最少有二千多个，后来减少到常用的三百二十四个。因而记忆非常辛苦，有时写了一大堆音节字母，只是一个人名而已，因此研究这种文字是很麻烦的，最初能够认识它，只有通过同古波斯文的对比。显然，这种文字是不能同甲骨文相比拟的。中国文字远比它进步！

二、古埃及象形文字消亡的主要原因：不实用、宗教的消亡

刘：一般认为古埃及的文化是由于罗马帝国的入侵而中断的。那么，埃及象形文字为什么没有能够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字，是因罗马帝国的入侵对它历史的切断，还是这种文字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它要消亡的呢？

饶：在此之前，古埃及文字已经有过三次变化。开始研究者看不懂古埃及文字，后来怎么会懂的呢？是因为发现了一块叫做“罗赛塔”（Rosetta）的石头（1899年），它是希腊人入主埃及与法老政权交替时期的产物，上面刻了同样内容的三种文字，最上面是古埃及的圣书体象形文字，中间是一种它的简草书，下面则是希腊文字。这样通过希腊文而认识了埃及文字。现在这块石头在欧洲，我还收藏有它的整拓本。

刘：埃及的象形文字是怎样消失的呢？

饶：主要是自然退化，是自己不用的。实际上这种文字主要是用在宗教上的，因而只有僧侣才懂。

刘：所以埃及神庙中刻满了这种文字（图五）。我国早期的甲骨文也主要是用在卜事中的，这里是否有相通的地方？

饶：这一点我想全世界应该是一致的，因为首先掌握文字的都是代表所谓的“神”说话的负责宗教上或占卜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般世俗的人们。

刘：由他们传达“神”的旨意或解释天意，所谓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

饶：对，中国、埃及与巴比伦等文字的产生都是源于宗教。

刘：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文字因为进入了世俗而得到了延续，而埃及文字则没有。

饶：后来埃及文字的消亡，则主要是希腊人的入侵。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在公元前332年，把它的领域打到印度，希腊人退了之后，又代之以罗马人。

刘：怪不得尼罗河的出海口叫"亚历山大港"。是否可以这样说，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在此之前长期使用在宗教中，直到希腊人来了才完全消亡?

饶：大致是如此，在希腊罗马时代流行僧侣体，后来通用俗书体。即所谓 Demotic 了。

刘：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消亡原因有二：一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弱点；二是外族的入侵所导致文明的衰落。

饶：前者是主要的，实用性不强是退化的根本原因。另外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埃及的象形文带有"字母"，借希伯来和阿拉伯语记音，三只鸟形是 3. w. m，脚形是 b，水状是 n 之类，这些已是字母。加上一些用图画表示的表意符和指定词，更增加文字的复杂性与辨认的困难。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一是字母，二是数字。如果没有字母与数字，是无法想象的。在数字的运用方面，近东即巴比伦是比较早的，当时他们用的是六十进位制的。我国十进位制的产生，在殷代已盛行，可能更早；我国最早使用于纪时的也有六十进位制，如"甲子"一周，现在仍在使用。

刘：那么到底是谁使用更早一些呢?

饶：这是个有趣问题。从甲骨文中，可知当时中国人已经在用六十进位来计算日子，什么日子记得非常清楚，全世界也没有这么清楚的，后来又用它来计算年代。总之，我们的先人最早是用它来记日子的。

刘：《二十四史》中的年表都是记日子的。

饶：巴比伦人的六十进位，则主要是用来作度量衡等。

刘：现在用的"阿拉伯数字"是否就是阿拉伯产生的?

饶：其实中国古代也有，"一"到"十"早就有，只是写法不同而已！这方面可能中国人很早就被"同化"了（笑）。回到文字的问题，刚刚讲到"字母"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类实用与思考紧密相连的象征。但中国人至今却不用字母，这到底好不好呢? 现在有人认为不好，比不上人家科学发达，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如果中国文字变成了字母，也就没有中国文化了，你们书法家也就不必写书法了。为什么中国人始终没有用字母? 但

与中国人交往的民族都有字母，如蒙古族、满族、维族等都用，即使是曾经征服中国的人，最后也被中国所同化了，这种情况的确值得我们深思！阿卡德、苏美尔时代已经有字母雏形，实际上刚刚讲的古埃及文字是象形文字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他们的“象形”主要是象形的字母，与我们的象形文字是不一样的。他们一开始就如此，主要用字母，附带用图画作为决定词（determinative）去帮忙，图画符号之繁杂，像表示人形动作即有五十五个，代表人体的便有六十个以上。见 A. Gardiner 的《埃及文法》附录的象形字表。苏美尔文、阿卡德文亦有决定词，常用的有表示神的*二十四个。

刘：你是否可以再深入讲一下为什么中国人不用字母的问题。

饶：去年在北大开汉学会议，我是大会发言的第二人，因当时有两个记者问有关文字的问题，故改发言为回答记者的提问。其中有一位问及“中国文化中什么东西最有魅力”的问题，我的回答就是中国的文字，同时我还深入阐述了它何以会最有魅力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历来中国人都不太注重用语言来表达，而更侧重于依赖文字，历来在中国，“文字”始终是第一位的，语言则是第二位的。

刘：文和言是分开的。

饶：是故意这样分开的！

刘：是否可以理解为不让语言来冲淡文字？

饶：中国人更重视文字，这是与其他国家所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语言有一种不稳定性，且带有地区的限制，不容易统一，现在中国的方言还是那么的多，因而只能用其中的一种作为标准语言。相对而言，对文字的认同要容易许多。所以说，不借重语言、不把文字言语化，故字母无所用其技，这是我们的一大特征。

刘：《牛津字典》不断更换它的用词，而《说文解字》已经两千年了，仍然还是我们文字的依据，而它的表音则两千年来的变化就大了。

饶：这样做有它的不方便的地方，但好处是显著的。文字图形的用途的深化，以至和艺术与文学结合，文字形态另行独立发展完成为一种“书法艺术”，你们书法家因此才要写字，所以讲中国人是喜欢艺术的。相反，在欧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罗马帝国时代，拉丁文统一整个欧洲，但后来又很容易地被其他东西所替代。那么，在现代中国人有没有必要自己放弃自己的传统呢？近现代中国有过多次文字改革运动，据我所知有关方案多达二百余种，其核心不外是以拼音来代替汉字，但现在都搁下了，行不通！如果行得通就

坏了，我们的文化也就没有了。对我们以前的文明不能通通否认，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文明是在积累的基础上延续与发展的，况且我们的文明已是我们所引以为自豪与骄傲的，仅仅只是图形使用上的方便，那是浅层次的问题。在电脑时代，汉字的优越性正在凸现，表达更加方便。总之，如果中国的文字改得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说汉字难学，是没有去下工夫的缘故。

三、宇宙性符号——不要在谁是始祖的问题上一争高低

刘：腓尼基（Phoenician）与中国文字的关系加何？

饶：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也是我首先搞起来的。“腓尼基”的具体位置在今日黎巴嫩加上以色列、叙利亚一小部分地区一直到近东海边（图六）。它的文字是用字母的，腓尼基字母 A 是 aleph，B 是 beth，希腊字母改读为 alpha、beta，并把二名合称为 alphabet 遂成“字母”之称。腓尼基的先辈也是使用楔形文字。虽然字母发明自乌格烈德（Ugarite）人，这种字母也是用楔形文字来表达的，但它的影响较弱。因此，现在 ABC 可以说是来自于腓尼基，从此，人类可以很方便地记录自己的语言，它是人类文明发展与文化推进的重大转折点。然而，您知道世界上又是谁最早想到使用字母的？

刘：没有认真地想过，有时对最熟悉的事情反而很少过问。

饶：腓尼基、乌格烈德虽然有字母，但他们这种字形的写法又是来自何处呢？我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可能与中国有些关系！这种说法其他人没有想到的，但我是有证据的，去年我出了本书，大家可能没有注意，书的名字叫《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里面有一张腓尼基字母同半坡系刻画符号的形状与结构对照表（图七），外国人有几个字相同就可以作论证了，我这里相同的竟有二十个之多。

刘：昨天晚上在中大崇基学院吃饭时，我曾提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有一位任博士认为：“腓尼基”字母与中国半坡系陶符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从成千上万的字形中找出几个相同形状的符号不能说明问题。由于我还未读您的这本书，因而也无法同他讨论。

饶：只要认真读过我的这本书，就会改变这种看法，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列为百周年纪念的书之一。美国大学有朋友就用了我的这个材料组织了专门的讨论会，此书成为研究这方面问题的重要参考。你看人家很重视我们的研究。你大概到过周原，我这里有两张图片，一张是西亚哈雷夫的陶器上的

符号（图八），另一张是周原西周建筑遗址中出土的蚌雕人头像（图九），其人高鼻深目，系白色人种。这两张图片上都有一个字，甲骨文中出现很多，大家确认为是“巫”字，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但孰为先后，却很难质言。远古丝路，必有长期交往非今日能够想象得到，但互有接触，当不能免，此中正透露一点长期以来被淹没的人类文化交流的信息，同时也是解决半坡系各地符号哑谜的重要线索。这几年在香港，我手头的资料不够用，如果在国外，则研究可能会更深入。上述那个朋友的文章；他又找到了另外一些新的例子。

刘：这张图片上的“卍”（图一〇）字是什么意思？

饶：这是亚历山大时代的，它出现在器物上，以西亚为最古，印度河谷次之，中国也有且远可追溯到彩陶时代。它是人类历史上代表吉祥美好的具体而微的表识。有人说它是太阳的象征。为此我还专门写了《卍字在远东的传播》一文，对这个字的研究，世界上差不多已经有一百五十年了。

刘：对您的比较表，他的理解与肯定的部分是什么？

饶：最起码是承认表中所列的这个事实，那篇文章的出发也几乎与我的想法一样。中国人往往只要讲中国人的东西就是原生的，事实有时不完全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人家用我们的或者我们用人家的，都是正常的现象，这个就是“宇宙性”，在学术上大可不必在谁是始祖这个问题上一争高低。要打破这一界限，泯除过去所谓“东来说”或“西来说”的旧观念，东西文化交流上的鸿沟极宜加以消除，再进一步寻求彼此间有关联的线索，这对于历史上广大的人类文明演进的了解，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有更重要的收获。

刘：他用您的这张比较表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您的研究比他更早了！

饶：你看这是他进一步找到的使用“卍”字与“巫”字地区和对照表，其中许多地方用了我的材料。另一方面，我们也决不能认为自己的文化只有自己才可以研究，人家研究起来可能更厉害！你看我的书刚出来，他们马上就引用了我的成果并有所发挥。

刘：这说明我们的学术研究，仍然存在不注意借鉴别人研究成果的弱点。

饶：我们不但方法、思想落后，连做学问的精神、态度也落后！甚至还要到外国请人来审查我们自己的成果，岂不是开玩笑。不能这样自甘落后嘛！

刘：还想请您深入地阐述有关字母的问题。

饶：现在国外有些学者在研究腓尼基字母与我们的“干支”关系的问题。千方百计推测中国古代或有字母痕迹，有人对十干十二支的解释，认为是子

音，但既然如此，何必殷人只把干支用以纪日。在数万片卜辞中，没有半点语言作用的意味。由于立论脆弱尚难取信于国人。我不敢说我完全正确，但起码存在着我所讲的现象，腓尼基字母的产生我认为是在新石器文化时代，西北地区闪族人与羌人杂处，通过商品贸易，闪族人采取陶符作为字母的依据来代替楔形文书体，遂引出字母的发明。后来字母的制作用何者为素材、如何采择（adaptation）是很费心思的，如日本的字母就是从汉字拣取而来的。日本人自己也这样认为并引以为荣，那时候他们对中国文化非常尊重，可能换了现在，讲是自己发明的也很难说，因为他们有片假名与平假名两套字母，这是历史上别国的字母取自汉字的例证。如果按它那个新的写法，又会有谁会完全相信它是借用了中国的字母呢？总之，我的意思是讲古代闪族人也完全可能像日本人那样。半坡刻的是“陶符”，当时整个中西都用陶器。并且，这种符号在当时必定有其特定的意义与读音，只是至今我们仍然不清楚，当时的人相互间借用是可能的。为什么我的说法外国人看了不会骂我呢？是因为我虽然讲腓尼基借用了我们的东西，但有些东西又不是只有我们所独有，如乌鲁克（Uruk）的符号，不少同于半坡系晚期的陶符，而这些陶符，在汉字中实所未见，而乃出于海西，故知其与近东很早已有接触（图一一）。

刘：乌鲁克是哪里的呢？

饶：也是西亚的，属苏美尔文化，它的时代也很久远。约在公元前3300—前2900年间。

刘：腓尼基的字母有多少个，与我们相同的又有多少？

饶：有二十二个，字形相同的约有二十个。腓尼基人主要是经商的，他们到处跑。其名首先出于埃及的文献，年代约在公元前1575年，其字母则从公元前1400年起至公元前842年开始流行。哈佛专家的最新研究认为：公元前11世纪是腓尼基字母正式诞生的年代。而我们陶符的产生，滑水流域的白家村、北首岭、秦安、半坡、姜塞的年代应在八千到五千年之前，比西亚的乌鲁克早，比腓尼基就更早了，是不是他们用了我们的东西（笑）！

四、汉字树——中国象形文字的成功发展

刘：从您的谈话中可知，不管是从中国学的还是原生的，他们从这个时候就使用字母并开始走向纯粹的表音文字，而在中国类象形文字仍在发展。

饶：他们不能不用字母，因为“苏美尔”那种复杂性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例如一种在“埃兰”的象形文字。字母这样复杂，如（图一二）第一行的七、八、九、十同第二行的五、六、七、八一样，它的意就是、“Shu-shi-na-ak”的意思就是“苏撒神”，全文只有地名苏撒和神名 Inshushinak 和人名 Kutik-In-shushinak shinpi-hish-huk，而用线条图文表示读音竟占篇幅如是之多，可谓浪费之至。“苏撒”是“埃兰”的国都，约在今天的伊朗境内，这个地区出土了许多东西，其中有一种东西与广东南越王墓出土的东西完全一样，当时我说这是苏撒的，没有人相信。后来北大的一位学者研究证明这的确是“苏撒”的，这说明汉高祖时的南越王国与苏撒是有往来的。我要强调的是，这么复杂的一组图案，这么麻烦的写法，实际上往往只表达了一个名字或一个动作，这样的文字怎么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它一定会被淘汰的！另外，千万不要看到它是一个象形的图案就认为它就是象形的文字，它实际上只是记音的字母。

刘：西方象形符号式的文字是否均被淘汰了？

饶：中国文字的长处是一个字一个音，而他们往往有五六个音，还有其他的什么限制。太复杂的东西一定会死亡，后来他们改用现在这种字母，简单了许多，可以用字母来记音，用语言来管理、统筹一切。而中国人则相反地更重视文字。如果我们的祖宗向外国看齐改用字母，则你们书法家也早就没饭吃了（笑)！

刘：如果这样的话，则中国的传统也就被破坏了。

饶：现在西方的字母已经完全是表音的系统，早在古希腊文明时，就不用那种累赘的象形字母。

刘：您认为汉字图形化持续之久与汉古文字的字形抽象之妙密不可分，怎样看待这个谜底？

饶：首先，我们是一个字一个音，文字的构造，以形声为主，占最高百分比，由一个形符与声符组成，前者保存汉字的图像性的美感，后者与语言维持相当联系，从而形成了文学上的形文与声文结合的文章体制，奠定汉字不必去追逐语言。其次，是我们的历史表明中国的政治生活是非常讲究把文字施于政令礼制上面，而不必与语言结合。相反，语言的发展与文字之间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我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的，让“语、文分离”——所谓“书同文”，表面是统一字形，实际是使文字不随语言而变化；字母完全记音，汉字只是部分记音，文字不作语言化，反而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字上的形文、声文的高度美化，造成汉字这一大树，枝叶繁茂，风华独绝，文字、

文学、艺术（书法）三者的连锁关系，构成汉文化最大特色引人入胜的魅力。

刘：新文化运动把文与言分开，白话文运动是否有消极的一面？

饶：白话文推行的结果是把文字与语言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如果把传统优秀的东西当作负担甚至全盘否定，则是完全错误的。

刘：那么，现代人写的散文，其审美价值能不能与唐宋八大家相提并论？

饶：这要看从什么角度来看。今天与古代的角度不同，相互间不能相混，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古人，反之亦然。

刘：现在书法家的作品很少有人写白话文内容的，相反绝大多数是写古典诗文的，这是不是就是说明在文字符号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古典诗文的容量就更大一些？同样多的文字，古诗文的内涵可能更多，或者说它的意外之境、境外之意更为丰富，而白话文则有局限。

饶：这也不一定！但古人的东西是用之不尽的！

刘：饶教授今天谈话的大意，是否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中国文字的图形之谜，二是它所具有的形、音、意三者统一的优势。

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这么多年来字形的演变，无不与书法相关，每个时代的书法都有各自的特色。从它的内在意义上讲，我们写出的作品，本身就表达了作者的感受，并且这种感受还可能在看这件作品的人身上产生共鸣。

刘：汉代人总结出了“六书”的理论，认为它是古代造字的原则。

饶：“六书”的法则在早期甲骨文中就已经运用，所以说早在殷代我们的文字就很成熟了，我想可能也正是这种成熟，才能被后人所继承并发扬光大。如果像外国人那样那么复杂，它可能早就改变使用字母了。

刘：有人讲“六书”是汉代人的猜测，对不对？

饶：汉代人绝没有猜测，他们只是作了总结，且总结得不够，讲他是汉代人的猜测，是因为他们半懂不懂所产生的说法。我觉得不能轻率就讲古人如何如何，我恳求所有的读书人，不要把我们的先人看得太低！

刘：您是不是讲“疑古”要慎重？

饶：自作聪明太害人了！

刘：李学勤先生讲本世纪是一个“疑古”的时代，要走出“疑古”时代！

饶：我很早就说过“疑”是可以的，但决不能轻易否定，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刘：您认为“六书”理论早已在殷代就已运用，它是中国文字具有旺盛

生命力的最主要的原因。

饶：正是如此，它才能滋长、盛行不衰。

刘：中国的文字用简单的图形表现深刻的含意……

饶：而且是意思越来越丰富多彩！

刘：您研究中西文字已经多年，比较而言，中国书法的魅力是不是主要取决它独特的文字？

饶：书法有几个方面的魅力，文字当然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刘：现在有人要搞“书法现代化”，极端者希望把汉字的字形全部去掉，代之以完全的抽象表现……

饶：什么是自创的抽象？对此，我是要大声疾呼的！要慎重的！

刘：不能把宝贵的东西舍弃，汉字不能去掉，它不仅有其优美的形，还有其独特的意，完全抽象书法也就完了！

饶：不但是书法，还是很多传统的经典语言都是以文字推进来的。

刘：饶教授您讲了许多，是否稍微休息一下？

饶：我很健康的。

五、书法的现代意义——能够表现一个人的精神

刘：现在书法艺术在大陆很兴盛，全民都喜欢，各种阶层都有参与，我到香港来发现也有很多人在从事书法活动，您认为作为最传统的一种艺术，书法在现代社会流行的意义是什么？

饶：最主要的是书法能够表现一个人的精神，当然真正要在书法上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很难的。我觉得仅仅把书法作为一件装饰品是不对的，用洋人的话语来套书法，认为它是“视觉艺术”的说法就有问题了，因为书法决不仅仅是视觉的，更主要的是要通过心灵，它是一种性灵的表现，任何一个大书法家的作品决不会只是一种视觉的关系！

刘：所谓“字如其人”！我曾在《中国书法的美术化倾向》一文中，提出美术对中国书法构成的影响，但如果用美术观念来套书法则是一个危机。

饶：不能用单纯西方观念的东西讲来讲去。说明白了，文学艺术都是心灵的东西，还有人格等等，我看过你写的研究黄道周的文章，很好嘛！他的作品就是一种精神与人格的表现，所有的大书法家都是如此。王铎虽是“贰臣”，但他还是个大诗人嘛！有那么深的文学功夫，书法才能写得那么好。艺

术决不只是光写几个字的问题，光写几个字就能成家？我不信！

刘：苏东坡讲："古人论书，兼论其人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

饶：正是这样！要先破除"视觉艺术"这四个字来论书法，书法不只是视觉上的，如果这样的话，它与漫画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刘：对大陆及香港书法的发展与取得的成果您有什么印象与看法？

饶：这个问题涉及太多，出发点不同，答案也不同，恕我不作回答（笑）。

刘：你不回答就是回答了（笑）。

饶：我觉得现在书法已经能够作为艺术品，并获得了当代社会与国际的认同，仅此一点我就很满足了。

刘：1998年底在"巴黎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上，希拉克总统来看展览并题词，认为：中国的书法是艺中之艺，他欣赏书法的美，可见中国书法的影响与魅力。饶教授不回答的本意我想是要让它不受任何制约、自由地发展。对吗？

饶：书法要自由地发展！为什么呢？因为艺术不能一概而论，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心得，也有他自身条件的限制，一定要他怎么怎么地做，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刘：您的意思是说就书法的创作而言，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不要有固定的程式，要走自己的路。

饶：是这样的！这样最好，大家都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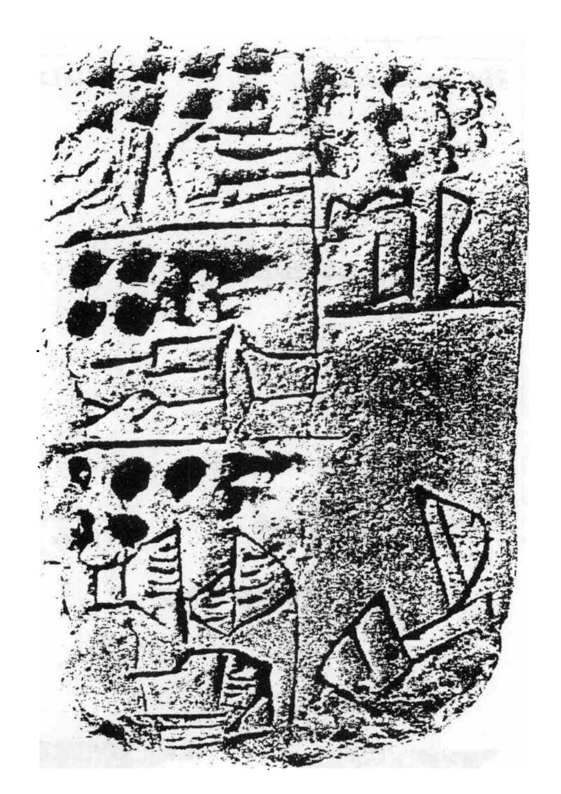
刘：谢谢。

朱培尔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两位对话者审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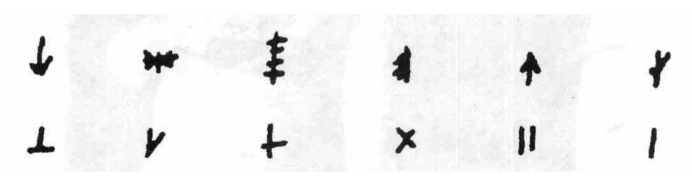


图一 埃及国王仆人的象形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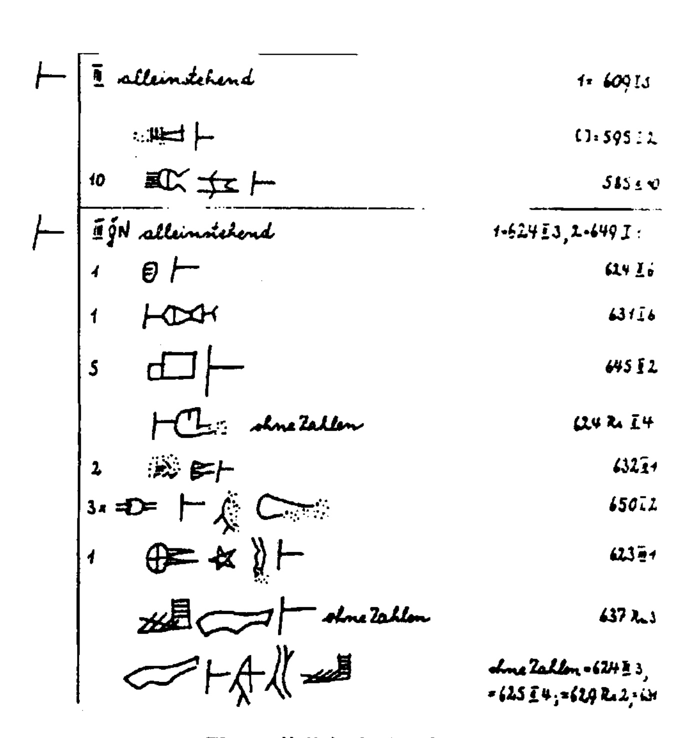
（第二〇王朝、公元前1162—前1155）（法国罗浮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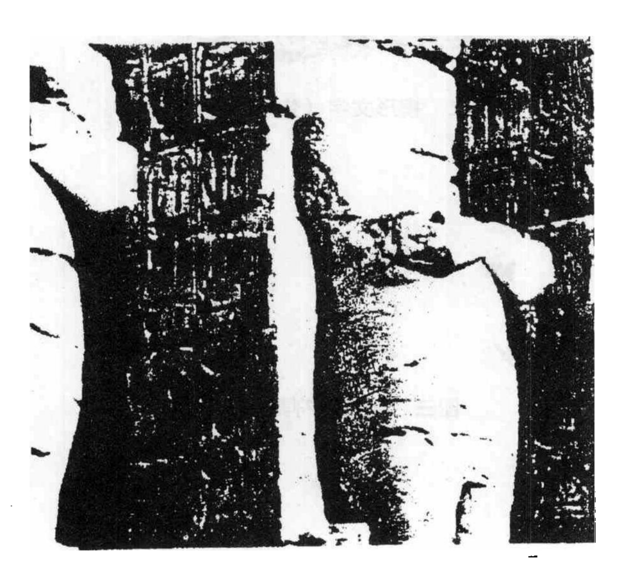
图二　楔形文字（梵蒂冈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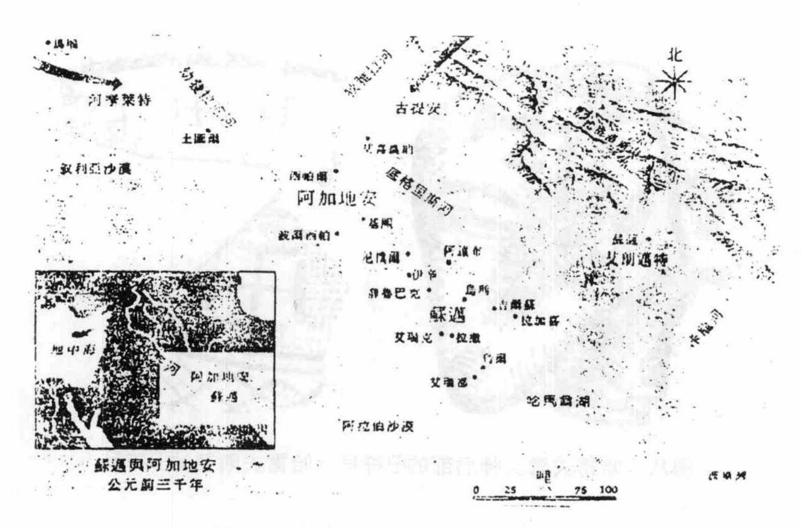
图三　半坡陶符刻画（摹本）



图四　苏美尔线形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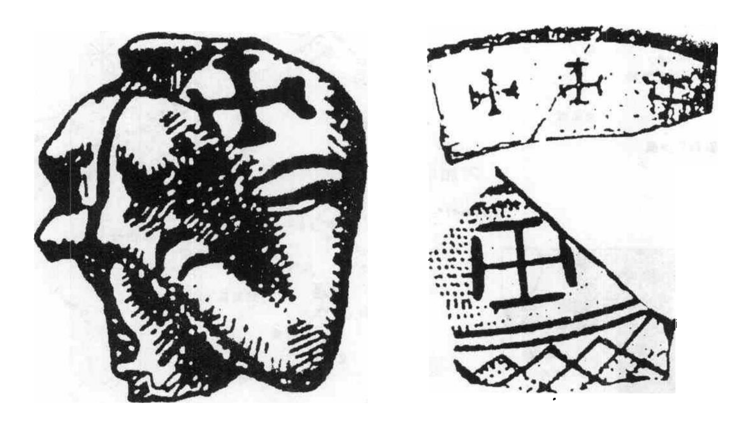
图五　埃及神庙象形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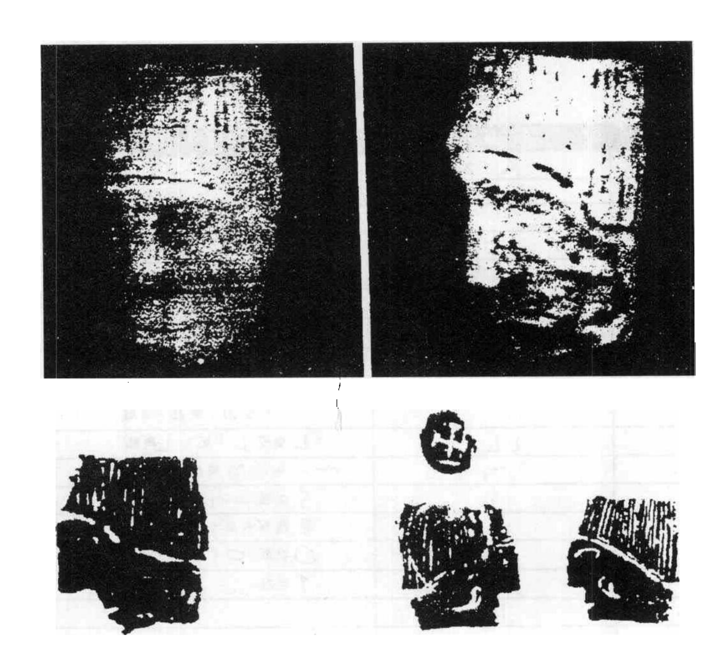
图六　公元前 3000 年两河流域示意图

音值	腓尼基字母	半坡系陶文（略舉）
a	K ⩚ (Sinai)	K、K 馬廠 ⩛
b	9	
c g	٦ ^	↑
d	◁	⬭ 姜寨、▭ 樂都
E h	∃ ∃	∃∃ 半坡、E E 姜寨
w	Y	Y 半坡、Y 二里頭 楊家灣 Y
E	⊕	⊕ 樂都
z	Z	Z 半坡、Z 姜寨
K	↓	↓ 半坡、↓ 秦安 ↑ 秦安 ↑ 半坡、↑ 莊浪、樂都、吳城
L	ᒪ L ᒪ	L 秦安 L 半坡、L 樂都
m	~	〰 秦安 M 樂都 〰 [illegible]
n	ς	ς 半坡、ς 辛店
s	丰	丰 西寧[illegible]寨 丰 半坡 丰 長安五[illegible]
o	O	O 樂都 O 辛店
p	) 7	7 半坡
Ṣ	h	
q	ς	
r	4 9	P 秦安 ▽ 樂都
s'	W	≋ 辛店 W 二里頭
t	+ ×	+ 秦安 半坡、+ 半山 辛店 吳城、× 半坡、二里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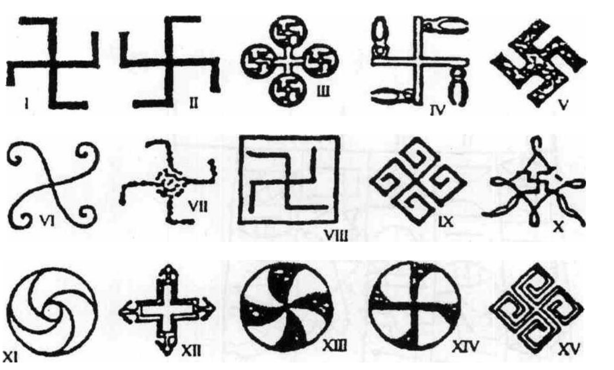
图七　腓尼基字母与半坡系陶文比较



图八　哈雷夫陶女神肩部的⊞符号　哈雷夫陶器的⊞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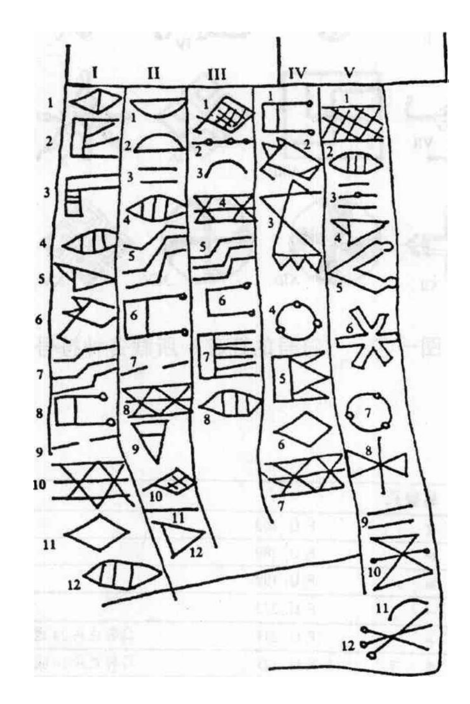
图九　陕西省扶风县召陈村西周建筑遗址乙区出土蚌雕人头像



图一〇　《符号的迁移》所载各种符号

半坡	烏魯克		
∀ 26	∢	F. U. 402	
↓ 15	←	F. U. 389	
⋇ 29	⋇、⋇	F. U. 192	
I 1	～	F. U. 222	
十 17	十	F. U. 234	乌鲁克共 24 處
丰 25	丰、丰	F. U. 235	乌鲁克共 16 處
ς 28	ㄹ	F. U. 264, 265	2 見
‖ 2	(二)、‖	F. U. (279),490	
T 3、4	T	F. U. 487	共 20 多處
S 9	S	F. U. 864、865	
此根據 A. Falkenstein 所編 Archaische Texte aus Uruk 書中 Leicht erkennbare Bilder 之文字編號（簡稱 F. U.）。			

图一一　半坡陶文和苏美尔人之乌鲁克古文比较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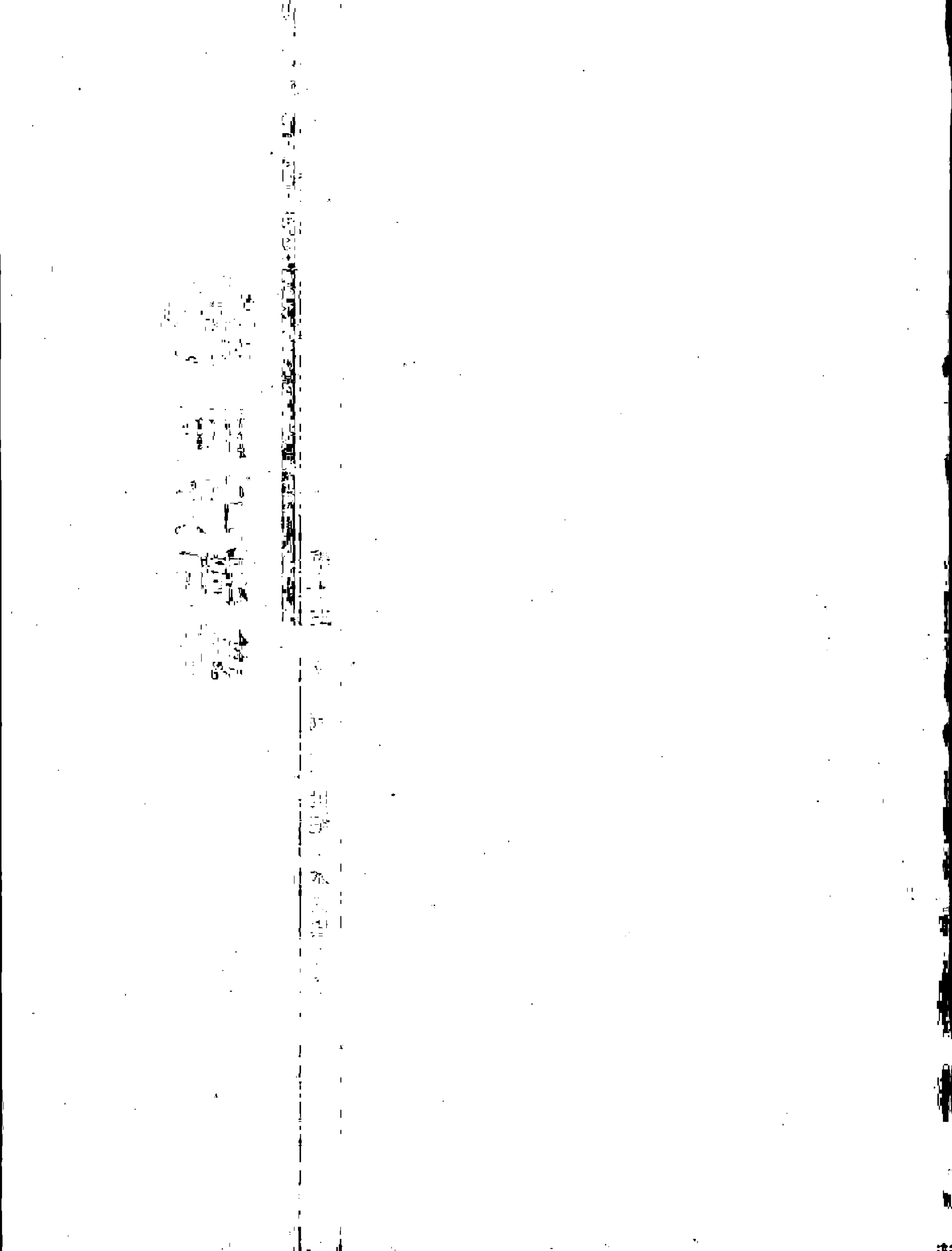


图一二　埃兰线形文字



画颅新编

卷十三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艺术



目　录

小　引

昔圆悟禅师拈语略云："至简至易，往还千圣顶𩕳额头。弹指圆成八万门，一超直入如来地。"严沧浪论诗，截断众流，亦云："此乃是从顶𩕳上做来。"诗家得力于是，以之论画，何独不然。熟读禅灯之文，于书画关捩，自能参透，得活用之妙。以禅通艺，开无数法门。董香光之"小中见大"[①]、八大之"八还"，取自《楞严》，均其见证也。

余自退休而后，改授课于艺术系，且浸淫于绘事。积岁以来，与诸生谈艺，颇费唇舌，中边未到，何异鼻观。辄举历代画坛魁怪，相与捞天摸地，上下其论；谈言微中，亦可解颐。偶尔著笔，积稿不觉数十篇，所论多涉画史上关键人物与重要问题，稍加比次，敢云"从顶𩕳上得来"，但聊作警悟之资，因题曰："画𩕳"，聊当棒喝。顷重作厘定，以黄公望与富春山图卷及八大研究，别袟作为专著，书中有讹误者，略为订正。

壬午岁暮

① 《楞严经》四云："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见大，大中见小。"

中国绘画的起源

人类审美观念的发生很早，谈史前艺术史的人，每把绘画的起源，追溯到旧石器时代。那时候的原人已能摹仿动物的形态，而加上雕刻或彩绘。如Cro-Magnon人、Grimaldi人和Brunn人，一般都承认他们是最古的画家和雕刻家。[1] 中国绘画的发明，在战国时候，有“史皇作图”的传说。史皇是什么人呢？很难知道。但因图画是文字的前身，古代人的观念，时常把“图”和“画”混在一起，到了汉代，便将史皇说成仓颉了。这种说法是荒邈而不可靠的。[2]

图画的制作，起于对自然物的摹拟，是人类智慧的共同表现，绝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的单独创造。清朝人编辑的《画史汇传》，错读《穆天子传》，却说有一个人叫“封膜”的，是中国作画的始祖，那是极端可笑的荒谬。[3]

---

① 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教授（Abb Henri Breuil）意见，详裴文中《旧石器时代的艺术》。

② 《吕氏春秋·勿躬》篇云：“史皇作图”。《世本》亦云：“史皇作图”（《文选》宣贵妃诔注引）。另一《世本》云：“史皇作画”（《艺文类聚》引）。《淮南子·修务训》云：“史皇产而能书”，以“作图”为“作书”。东汉高诱注云：“史皇仓颉，生而见鸟迹，如著书，号曰史皇，或曰颉皇。”于是史皇和仓颉遂被合为一人。

③ 《穆天子传》原文云：柏夭曰：“口封膜昼于河水之阳，以为殷人主。”（据洪颐煊校本）郭璞注云：“膜昼，人名。”《画史汇传》将“昼”字误为“画”字，又错读“封膜”为人名，实为大谬。此事前人曾辩之。

一

其实，中国的原始绘画，也可追溯到石器时代。惟史前艺术，旧石器前期除了周口店发掘出来的骨骼，上面刻画些半圆形、长沟形和三角凹入的纹样，大致表现中国人在若干万年前的猿人地层已有雕刻的技巧[①]，是艺术天才的发轫之外，还没有其他的发现。像西班牙各地旧石器时代的洞壁艺术（Parietal Art），在中国尚未见到。

安特生在甘肃、河南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倒是中国原始艺术的渊薮。那些形形色色的图案，精巧而复杂的程度，和敦煌六朝窟中的彩绘藻井，正可后先辉映。另有些粗线条的图案，气象雄浑，好像先用重划、浓墨双钩，然后填色渲染，不啻是后来双钩法的萌芽。甘肃马厂期遗物的图腾[②]，图写的方法是先敷较浅的颜色作素地，再在边缘加涂深色，作为勾勒。有些彩绘花纹，涂影填黑，把少数线条用白色呈现出来，像那些重叠的圆纹，作天地氤氲之状。以及排列整齐的谷粒纹，象征着生命力的泉源。表现的技巧都异常生动。我们看敦煌的壁画，如北魏的伎乐人，渲染之法，正与此相仿佛；其中有一周身涂黑，单独在眼部、鼻部的轮廓，作二三笔纯白的线条。这是一种明暗烘托的画法。和上举的渲染法，应该是同属于西北的作风，从远古至六朝、隋、唐，正是一脉相承的。

彩陶上面，最能代表比较成熟的图画作品，要算是甘肃马家窑（Ma Chia Yao Site）的仰韶中期陶片上的仰写树叶（很像竹），虽只寥寥几笔，但气韵生动，萧疏而有雅致。这位无名的画家，可说是新石器时代的文与可。半山型的瓮，上体彩绘着纤细精致的图案，而下部偏留空白，画一只好像正在扬翎的飞鸟，自首至尾，仅以一简单而有力的线条表现它。是一幅多么令人欣赏的写意小品！印度哈拉巴 Harappa 地方的史前陶器时常彩绘鸟类（图一），但非常精细[③]，和这恰好判然表现出作画风格上工笔和意笔的差别。甘肃彩陶还绘有少数人物画，披上衣服，阔肩细腰（图二），最与美索不达米亚 Khafaj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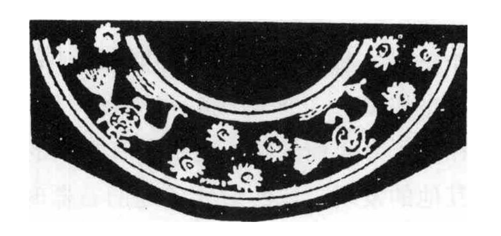
---

① 见裴文中《周口店人工制作之骨片》，载《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十二卷一号。又参裴氏《周口店猿人之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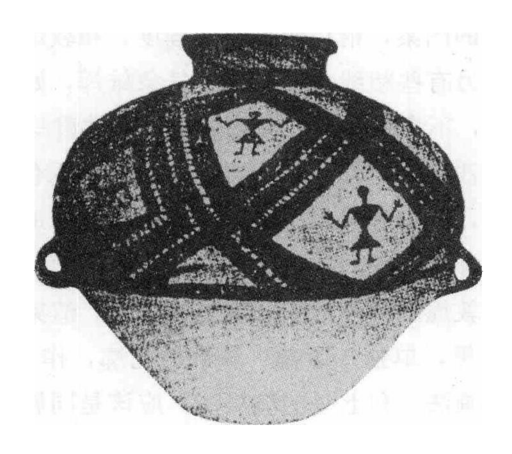
② 安特生谓为 Anthropomorphic designs，见安氏书图一九〇、一九一。

③ 见 E. Mackay：*Early Indus Civilizations*，1948；Stuart Piggott：*Prehistoric India*，1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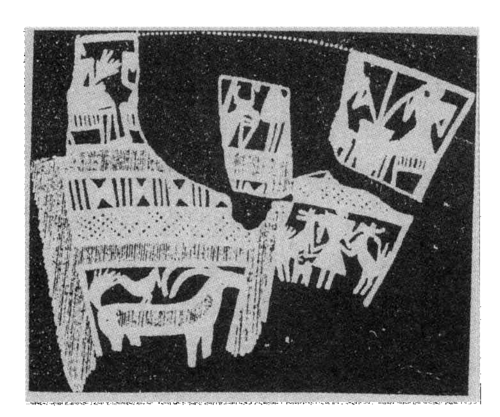
地方发现的多彩瓶（Polychrome vase）上面的人物画（图三）风格相近。① 中华西北远古文明，有无渗入西来的成分，这儿正可耐人寻味！



图一　印度哈拉巴墓葬发现古器上之凤纹



图二　甘肃彩陶人物画



图三　美索不达米亚多彩瓶上之人物画

① V. G. Child: *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 1933.

甘肃彩陶的年代，照安特生估计，仰韶期约当公元前 2200 至前 1700 年，属于新石器晚期。① 上面所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绘画，已有相当造诣。这无疑的是画史上最古的资料，尤其是用色方面，更是值得我们研究哩。

最近在陕西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在浐河东岸）发掘所得彩陶片，有鱼形及植物花纹，与人面形，口耳鼻皆具，首有帽饰，尤见特殊风致。

二

彩陶上的翎毛、竹叶，显然是用毛笔泼画的，在河南后冈曾发掘得仰韶期用毛笔彩绘的陶器，可以证明。殷武丁时甲骨刻辞，涂朱墨的不少，有些骨片还可看出是用毛笔书写的。② 最近在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木椁墓发见的兔箭毛笔，长毫饱满③，可想见毛笔的发明，已有相当悠远的历史，这对于绘画，自然有莫大的帮助。

殷代的绘画，详细今不可考。殷墟第十二次在侯家庄发掘所得玉佩一件，上刻画着人形蹲踞像，耸膝悬臆④；和金匮室藏四盘磨所出石造像，从刻画线条，都可显出当日写绘技术的进步。殷墟骨版上除锲刻卜辞以外，有时史官和习字者，兴之所至，偶尔也作一幅图画。有一版画两只猴子⑤，下面写着："甲子……雉……"，雉之上有两个不可识的字，在猴子中间（图四）。有一版记癸丑一旬中"亡𡆥"的成组文字，左刻一龙字；右锲一巨大"虎"字，卷尾；其侧画一大象，腹怀小象，无眼



图四　殷墟骨版图画之一

① J. G. Andersson: Research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Stockholm Bulletin* No. 15, 1943. 本文所述甘肃彩陶纹绘，多据此书。

② 参看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及《殷人的书与契》（载《中国艺术论丛》）。

③ 长沙战国毛笔图片，见《文物参考资料》第 12 期，1954。

④ 玉佩说明，见李济《跪坐蹲居与箕居》一文，"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二十四本。图版见《大陆杂志》第八卷五期封面。

⑤ 原片见《小屯甲编》二三三六。《铁云藏龟拾遗》六、九片，绘一动物，叶玉森以为猴字。文云："其只（获）猴。"

睛，象腹下有一鹿。这图画①只是排列些动物，看不出指示着什么意义（图五）。殷契佚存一〇九骨版上亦见单刻一虎字。在武官村大墓掘出白石琢成之巨磬②，上刻虎形，正可和此比照。又一版刻一高冠尖喙禽，略似凤凰，其上为一目一耳（图六），亦未知意义为何。又一鹿角器，在亚形室下绘一巨眼鸟形，位于南方，形似鶨鸟（图七）。（契文于动物如鱼狸等文字，每加饰文八，这鸟形上面亦加八，“亚”有时用为官名，则这鸟形“鸟”可能是人名。）又一骨版刻着以弓矢射麋于京室状，旁有巨觅，或谓为帝乙、帝辛时习字者所刻（图八），这幅图画③，最具体而迫真，可以窥见古时田猎献禽的遗俗。又一版刻着残缺的干支表，下绘一长颈鹿［见屯甲（二七六三）］，佚存三八三背亦写一鹿字，颈甚长，好像麒麟④。这可能是偶然记些狩猎品物，抑或志祥瑞，无从确知。

以上仅是从骨版上见到的殷代图绘的一鳞一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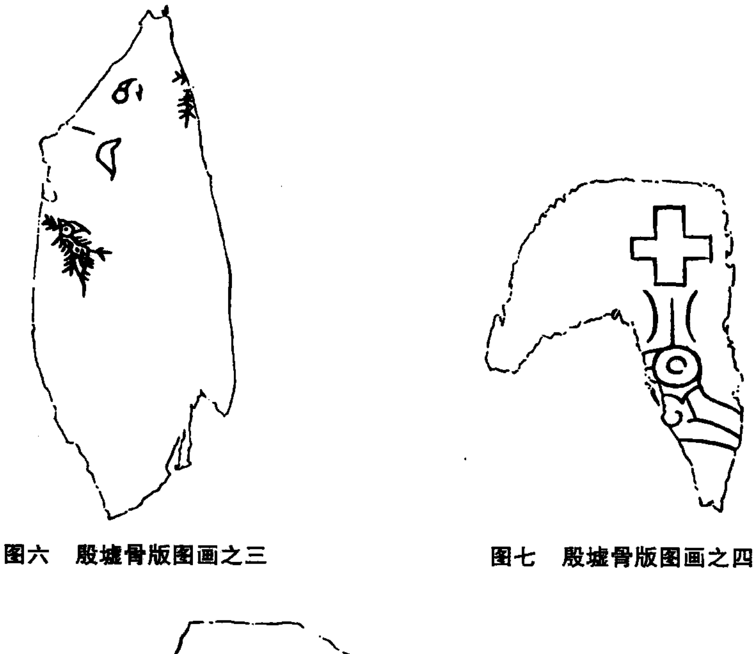
图五　殷墟骨版图画之二

① 此版曾摹刊于《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528页，后收入《小屯甲编》二四二二。卜辞中每见“来象”、“获象”之记载。《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详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

② 武官大墓发现之虎纹特磬，详《考古学报》第五册中郭宝钧文，1951。及常任侠《殷周古磬小记》（载《中国古典艺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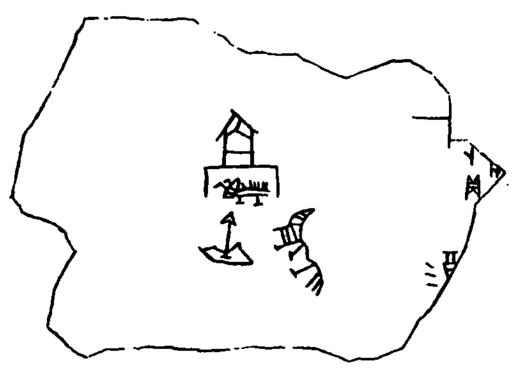
③ 射麋图：胡厚宣于《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序言上谓为帝乙、帝辛所刻。卜辞中屡见觅字，言射觅者六见；《后编》下三八、五：“王迺射。……献觅，亡弋”可作此图的说明。

④ 干支表下鹿形，颈颇长，故可认为麒麟。法儒 G. Ferrand 谓麒麟出索马里语之 Giri，即热带长颈鹿，说参《亚洲学报》1918 年下册。按埃及象形文有[illegible]，为预告（foretell）义，亦作长颈鹿（giraffe）形。



图六　殷墟骨版图画之三

图七　殷墟骨版图画之四



图八　殷墟骨版图画之五

三

铜器上的花纹，大都以禽兽为主，向来被认为绘画的拟作。[1] 商器蟠龙纹盘的周缘，填以鱼、虎、鸟等纹[2]，布局匀整，虽极绚美；但只可目为繁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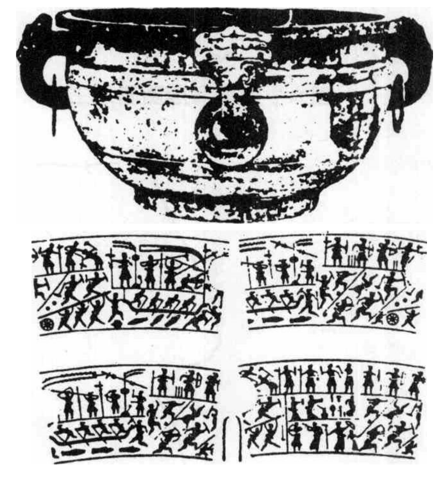
① 参看徐中舒《关于铜器之艺术》(载《中国艺术论丛》，125 页)。

② 商蟠龙盘图纹，参看容庚《商周彝器通考》“花纹”章，112、113 页。最近郑县出土铜器群的周器，亦有龙纹盘，中间蟠曲一条龙，周缘有十四条鱼围绕着。

图案，而不是绘画。

春秋、战国以来，图纹的变化益繁，动物图案更表现着飞腾跳跃的姿态，和绘画又接近一步。有的刻画些人物，如狩猎、车马、采桑、神怪等图纹，环玮奇丽，简直是运用绘画来代替图案了。最著名的是柏林博物院藏的杕氏猎壶，上镌着鸟兽奔腾及猎人持戈矛剑盾等兵器追逐之形。①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采桑猎钫，除镌车马人物射猎外，还绘着桑树二株，树下人物熙攘，有人伸手攀条采撷，俨然是一幅诗经豳风图。美国 Freer 美术院藏的四耳猎盂，外面腹部，镶嵌刻画着车马弋猎及飞鸿奔鹿走兔等物，纹饰繁缛，蔚为奇观。② 至羽人猎壶上，镌著鸟喙人身，弯弓而射，以及戴蛇践蛇诸形，另有双凤猎壶上镌著羽人追日，像是夸父神话。我们看这些纹样，仿佛面对着一幅古山海经图。③

此外洛阳金村出土的狩猎纹铜镜，金银错饰，很是精巧，上面镌刻勇士骑马击剑刺虎图，工细无比。④ 又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葬出土的四耳衔环铜鉴（图九），上面的图案分若干组，有二百九十二人，作两军战斗状，表现出弋射、荡舟、祝祭等动作，可说是最复杂而精妙的古代攻战写生画。⑤



图九　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葬出土四耳衔环铜鉴

这类图纹，通行于春秋、战国。谈铜器花纹的，把上列各种分为：战斗纹、车马猎纹、猎纹等，其实这些与其说是花纹，不如径称之为图画，更为恰

① 杕氏壶、采桑猎钫及其他狩猎纹器，参看徐中舒《古代狩猎图像考》一文中附图（《庆祝蔡元培六十五论文集》下册）。按徐文插图十七，收有美国 The Lucy Maud Buckingham Memorial 藏车马异兽纹壶；查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图》五八有与此形制纹样相同之器，则为赝品。

② Freer 藏猎盂，初收入广仓学窘《艺术类征》及 O. Sirén：*Histoire de Arts Ancien de la Chine*，Tome Ⅱ。梅原末治有《美国弗里亚美术馆所藏之镶嵌狩猎纹铜洗》一文（《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又驹井和爱博士《中国古代之车马狩猎纹》亦及之。

③ 羽人猎壶见《宝蕴楼彝器图录》；双凤猎壶见《武英殿图录》，109 页。

④ 金村铜镜，原器见 Bishop W. C. White 之 *Tombs Old Lo-Yang*。又日本《世界美术全集》二原色版六复影。

⑤ 山彪镇战斗纹铜器，见孙海波《河南吉金图志賸稿》图十四及《商周彝器通考》花纹图二三三。

当。试拿它和上面所说殷代骨片上的与狩猎有关图画文字比较，便可看出绘画艺术，至春秋战国时，已有惊人的发展。

最近辉县出土的战国铜鉴，上面亦镂刻着细如发丝的草木禽鸟的齐整行列，和人物宴乐狩猎的图纹，其中的房屋和乐器，都是古代生活史的写照，只是图案意味较浓厚，没有汲县铜鉴那样复杂和生动。①

四

铜器的狩猎图、战斗图，好像故事的片段描写，仅是一种剪影式的图纹表现。至于真正的绘画，要算长沙陈家大山周塚发现的战国帛画②，和漆器上的彩绘仕女图及车马图等，长沙帛画绘一侧面立的细腰长裙的妇人，朝向着翔凤和一只怪物，合掌敬礼③；轻灵的笔调，缜细而劲健的线条，所画衣纹，虽未尽“高侧深斜卷折飘举”之势，可是在我们这些没有见过“曹衣出水”真迹的现代人来说，能够见到二千年前仕女画法的真相，确是眼福非浅！漆奁上所绘仕女，周缘共十一人，或坐于室，或立于庭；有舞蹈的，有拱手的；或垂髦结髻，长裙曳地，舞姿绰约，尽态极妍。其中有一位反卷两袖，攘臂奋鞭，柳眉倒竖，颜现皱纹，有人说是教舞的舞师；他们的服装，黑衣白领，宋玉所谓：“被文服纤”，“长发曼鬋”，“姱容修态、絙洞房些”。从这些图里可见其仿佛，因此有人称它为“宫闱宴居图”。④ 又另一漆奁表现在粉彩涂绘上的是人物车马奔驰的行列。⑤ 还有亭长和执戟侍卫，正像宋玉赋所说的“轩辌既低，步骑罗些”的景象。而用笔横肆奇绝，从这里，可以窥见唐人的“鞍马画”，远有所承。

另外在长沙南郊颜家岭木椁墓出土的黑漆狩猎奁，上绘着奔驰的封豕、大鹿、琢食的野鹤、据地搏斗的怪兽、勇士张弓飞戟驰逐的形状，生气涌现，

① 参看辉县出土器物图案图第五。

② 见本书长沙楚墓帛画山鬼图跋文之附图。

③ 帛画见《伟大艺术传统图录》第一册图十二，及《楚文物展览图录》，第9页。画中的含义，另见拙作《山鬼图跋》。

④ 漆器上仕女图最初说明，见郭宝钧《宫闱宴居图彩奁素描》（民三十二年《社会教育季刊》第一卷上期，重庆版）。又谭旦冏《楚漆器》有详细说明（《大陆杂志》第六卷一期），摹本亦见蒋玄佁《长沙》图版十一。及商承祚《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图版七与《长沙出土古代漆器图案选集》图之十九、二十。年代应是战国至汉，有人列为汉代，非是。

⑤ 彩画车马图，见商氏书图版八及《长沙出土古代漆器图案选集》二一、二二，《楚文物展览图录》第22页说明，定为战国时代物。

间以摇曳的柳丝，更充满一种鲜明的情调，这幅是用较鲜艳的颜色来描绘，尤具高度的技巧（图一〇）。



图一〇　长沙南郊颜家岭木椁墓出土黑漆狩猎奁

这些战国的绘画题材，较之朝鲜乐浪的东汉漆奁上的人物龙蛇禽兽绘画，年代是古老得多，它的用笔和设色等等，还需要我们作再深刻的研究。

长沙漆器上的图案①，还有云纹、蟠龙、翔凤等，光怪陆离；有些是承袭铜器、玉器怪兽形象而加以变化，有些是取诸自然现象之云霞雷电以组成新的图案。漆盘中有三凤成群或双凤飞舞，衬以云霞的晻蔼，绚烂的色彩，和

① 长沙漆器，云纹、龙凤纹各图案，具详上列二书及蒋氏《长沙》中，不细举。

飘忽驰骛的情调，好像读《离骚》，周流上下，充满幻想，使人有飘飘凌云之感。

这些从楚墓出土的绢画和漆器上的彩绘人物翎毛走兽，都是具体的描绘，真正是中国画史上的瑰宝。

又战国铜镜上，间见彩画人马图像，如美国Fogg美术馆藏镜，上绘树木、人马行列及妇人舞蹈之状，以朱为素地，间以白色，衣服则涂以青紫白等色，其头发用黑色描绘，颇为生动，树木形状与洛阳汉砖墓上所见略同。京都故守屋孝藏氏藏镜，重圈处绘人马驰骤，尤见雄浑之概。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镜，上有水禽彩画，作两白鹅，墨色浓淡，笔致轻妙。上举诸镜，梅原末治定为战国时物，特著文就其描绘与着色各方面，加以讨论。这亦是中国上代绘画史之重要资料。

五

上面所述是地下遗物所见到的先秦图绘的轮廓。我们如果把这些图画加以分类，从图写方法而论，可分为彩绘及刻绘二种：

（一）彩绘，见于陶器、漆器与绢本。又可分二种：

（1）单彩画：以一种颜色将物形渲染出来。如甘肃彩陶上所绘飞鸟之形，但具轮廓，可谓素描，略如后来之意笔画。他如彩陶上之图腾画亦多属此类。至于辛店期陶纹上之人形，则全体染以一种颜色，可说是“涂影”。

（2）多彩画：用若干不同颜色将物像彩绘，彩陶上图案纹饰大多如此。长沙神物时占绢画，四周用朱、蓝、绛三色彩绘。[①] 又商承祚记长沙侯家塘所出的楚漆奁，外底朱地黑花，绘夔龙八。足部黑地，兼朱、绛、黄、蓝、草绿五色华，艺术之精，真叹观止。[②] 那时的漆工，能够使用毛笔，蘸着调在漆中的各种颜色，舒卷自如地，施以绘画，这种技巧，惜已失传。

（二）刻绘，多半于陶、骨、铜、砖等器物之上施于刻镂。又可分为

① 时占神物绘画，见《长沙》编后附记图版二七说明，及拙作《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考释》（《东方文化》第一期）、日本平凡社《书道全集》第一册。

② 见商氏《长沙古物闻见记》卷上，18页。

以下二种：

(1) 素描：甲骨上之动物画，刻画粗拙，而别有意致。杭县黑陶上所刻卷风纹，亦很有风趣。[①]

(2) 镶嵌：多见于铜器上，或嵌绿松石，或金错，原形虽变，而线条姿态，犹保存雄健作风。

如果再从绘画的内容性质论之，可分为四种：

(一) 图腾画　含有迷信或神秘作用。彩陶上所绘各种图腾及长沙绢画神怪人物属之，可谓为想象派。

(二) 图案画　由写实变为整齐的图纹，或用为各种记号，如甘肃彩陶之日纹、蛇纹，是其显例。他如陶器、铜器等之各式各样花纹，不胜缕举。此类已和绘画完全脱离，仅存装饰意义，可说是象征派。

(三) 文字画　此类见于甲骨刻辞，如射麑一图，由若干图形符号表现一桩事体。铜器上有时则一个符号可包含若干意义，象形文字即由此蜕化，可说是最接近文字的一种图画。

(四) 人物画　像长沙帛画及彩奁上之宫闱仕女，是为写实派。至狩猎纹铜器的车马人物，则介于写实和想象二派之间。

六

刘师培曾写过《原画》一文，列举经籍中有关绘画的文献，像《虞书》："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等语来证明中国绘画发源之早（《左庵集》）。可惜那时地下的遗物尚未发见，无从比证。现在试举甘肃一带的彩陶，其上绘有日轮纹及蛇纹与昆虫图形纹，正可证《尚书》之说。

又根据文献上的记载，战国绘画，已相当发达。《庄子·田子方》记："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客有为周君画筴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筴者同状，周君大怒。画筴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所谓龙蛇禽兽车马之状，

① 见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图十四、A，与寿县楚器上凤纹极相似。

今悉可以洛阳铜器、楚墓漆器证之。知战国时绘饰的技巧，已臻于高度成熟。这亦是地下材料可和纸上记载互相印证之处。本文所论，仅以先秦为限，汉后暂不论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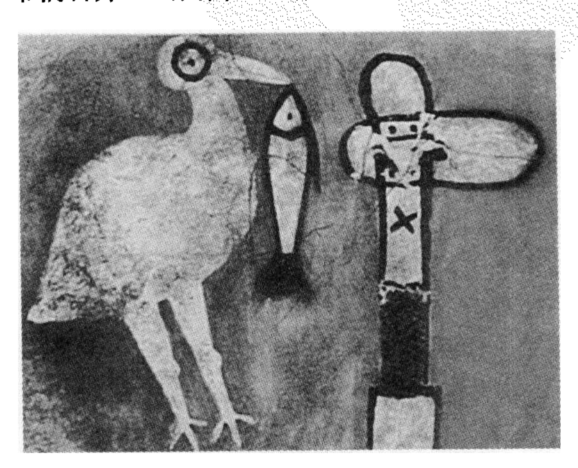
关于中国绘画起源问题，近人多能道之①，惟仅作片段的记载。兹试综合新旧材料为概括论述，希望为画史补一新页。至于谬误的地方，还有待于方家的指正。

1955 年稿，原载《金匮论古综合刊》

① 近人所作关于中国绘画起源的论著，可参看庄申《中国山水画的起源》（《大陆杂志》第八卷八期），又《中国人物绘画的起源》（《大陆杂志》第十卷三、四期），及日人米泽嘉圃的《中国古代の绘画》（平凡社《世界美术全集》七）。

临汝彩陶之鹳鱼画与青海之舞人图案

远古陶器上的彩绘，最为人所瞩目的，无如1978年11月在河南临汝县阎村发现的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的彩陶缸（图一一）。上面绘一长嘴鸟口衔一鱼，其侧站着一带柄石斧，画面高37公分，宽44公分，占全缸面积的一半。



图一一 河南临汝出土鹳鱼石斧陶缸图

鸟由白色彩绘而成，眼则用墨笔勾勒。鱼和石斧都先以墨勾出轮廓，然后填上白色。画中对象一动一静，布置、呼应，笔墨色彩兼备。说者称其富有六法中“应物写形”的意味。全图只用棕与白两种颜色而绘于浅橙色的陶

缸上，效果特佳，白羽与银鳞，相映成趣，可称神品。[1]

这件在绘画史上有珍贵价值的原始写绘高度技巧的作品，得到一般美术通史和通俗读物[2]的普遍介绍，大家已耳熟能详。到底这一具有简拙古朴之美的绘画主题，是在表现什么呢？自来即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这是鹳鱼，可能表示它是古代欢吺族人的遗物，似乎理由不太充分。

我们看石斧的柄上写着×的符号，这个符号，西安半坡、姜寨、青海柳湾的陶器上刻画符号都有×形，青海半山类型陶瓮更在器物的口沿有时连续绘上若干个×号。这个记号不特见于吾国西北古代遗物。其实是人类从远古以来表示“富有”的一个标记。西亚两河流域的 Hassnna 文化（公元前5800）的彩陶罐下腹部连写两个×的符号。据说在 Anatolia 地区，即以×与十表示富庶，至今尚然。[3] 这幅图画，石器代表生产工具，鸟口里含鱼表示渔猎多所采获，写上×号应是同样说明“富有”的意思。正为当日丰盛生活的反映。有人欲把该石斧说成石钺的“戉”字[4]，似乎尚很难言。

汉代画像石有双鸟含鱼像。[5] 汉人以得鱼为利，如今之以鱼表“有余”。因此，图中的长嘴鸟未必是鹳，它原是白色，很可能是鹭。汉铜洗花纹屡见鹭鹚衔鱼图案，铜鼓上花纹亦有之。汉代习以朱鹭为鼓上的装饰，汉铙歌有朱鹭，其辞云：

> 朱鹭，鱼以乌。（路訾邪），鹭何食？

鹭本是吃鱼的，现在乌（鸣，呕也）出来，它要吃什么呢？把鹭口衔鱼作为绘画的题材，从这一幅图，可远溯到新石器时代。《谭苑醍醐》：“汉初有朱鹭之瑞，故以鹭形饰鼓，又以朱鹭为鼓吹曲也。”汉时以朱色的鹭为祥瑞，用意又深一层了。

1973年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马家类型三八四号墓有成组带辫发五个舞人携手图样的陶盆，现陈列于北京历史博物馆。每个人还在背后系有尾饰，金维

---

① 参《中原文物》1981，张绍如《原始艺术的瑰宝——记鹳鱼石斧图》；又同杂志1982，郑杰祥《鹳鱼石斧新论》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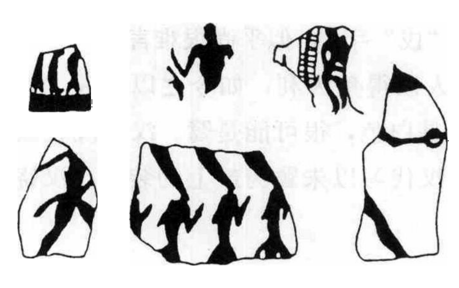
② 如《岁月河山》一类书籍。

③ Symbol of fertility，见 James Mellaart：*Earliest Civiligations of the Near East*，1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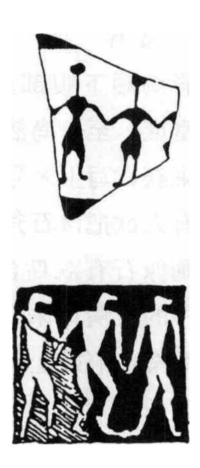
④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20页。

⑤ 江苏东海县梨水库出土。

诺引证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足，投足以歌八阕来加以解释，复取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铜舞俑，亦饰有兽尾作证。余考滇地古有尾濮，《太平御览》七九一引《永昌郡传》："尾濮尾若龟形，长三四寸。"又引《扶南土俗传》言："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蒲罗盖尾濮之地名。盖自皇古以来青海羌人与滇之濮人都喜爱尾饰，均有实物作证。至于图绘成组舞人携手平列作为图案，西亚的彩陶亦有相同的画面。在 Halaf 的遗物（图一二，公元前 5200 年）竟有若干舞人腰下系尾，而手拉手平列表现舞姿。稍后的 Ubaid 时代（图一三，公元前 4400—前 3800 年）陶器上仍保留这舞人画面。[①]



图一二　Halaf 遗物



图一三　Ubaid 彩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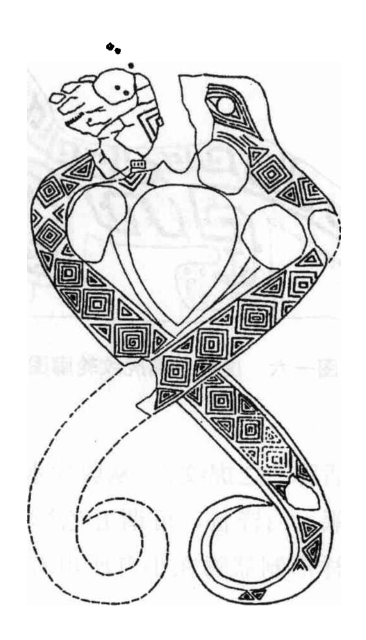
合以十符号在西亚流行的普遍看来，新石器时代东西亚之间有些共同性存在，这些问题正等待我们去作进一步的探索。

① 参看邓聪《舞人纹彩陶盆考》。

殷代器物上彩绘的“蚁结”与蛇文画

殷代绘画遗迹在侯家庄一〇〇一号墓所出木器和骨器，提供一些零星宝贵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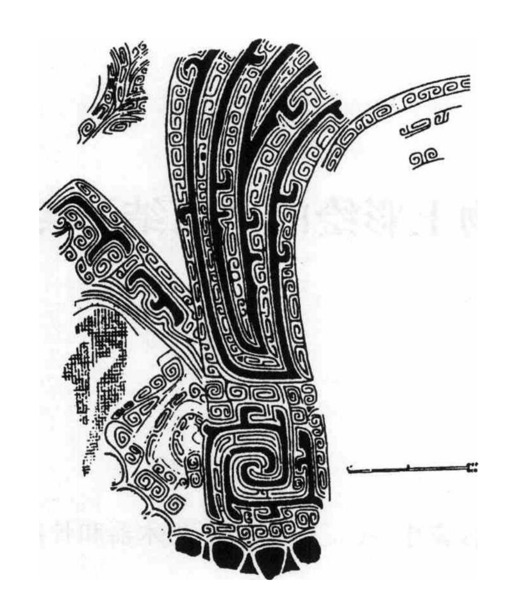
(1) 一头二身蛇形木器遗痕（图一四）。



图一四　一头二身蛇形木器遗痕

(2) 同墓另一木异物之上下两兽面纹(图一五)。

(3) 虎杆遗痕(图一六)。



图一五 木异物之兽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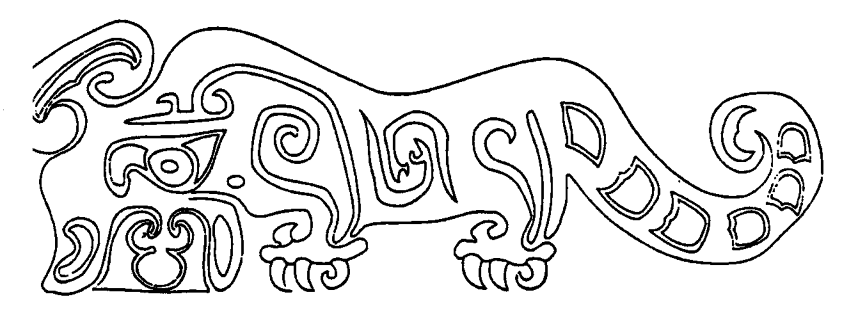


图一六 虎杆束端虎纹轮廓图

又一〇〇三号墓似是盾牌上之虎纹。[①] 从殷代木器遗痕,可见到使用各种颜色,红、黄、绿、紫、黑、白皆备,可谓五色缤纷。在一〇〇一号墓中出土一大理石雕调色碟,同样形制器物在小屯所出有陶制者。详见侯家庄第二

① 图一七,可与石磬上之虎纹参照。

本报告。各种纹样遗迹，摹录见另图。



图一七　盾痕虎纹轮廓图

“蛇文画”一名，流行于汉代。《礼记·檀弓》上：“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褚幕丹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郑玄注云：

> 志，亦谓章识。以丹布幕为褚，葬覆棺，不墙不翣。画褚之四角，其文如蚁行，往来相交错。蚁，蚍蜉也；殷之蚁结，似今之蛇文画。

蛇文者，居延简中有相剑刀册，其记利剑之纹曰：

> 　　保双蛇文
> 恶剑有曰
> 　　征蛇文

说者谓保字是抱之借，指双蛇纠谬之图形，征则读如月令“征鸟厉疾”之征，指其剑文似蛇速疾盘行貌。①

蚁结很像汉代之蛇文画，本为殷制。观于侯家庄一〇〇一号大墓木室顶面有二身交尾蛇形之遗痕，李济称之者为肥遗者，实即汉人所谓双蛇文。该墓所出有二件彩绘骨柶，编号三：三五一八。两面的主题纹饰都是蛇形，上下鳞腹，身上作⋀⋀形纹。蛇尾后有虫纹一。第二段虫纹一。第三段为三角纹。涂绘方法似是先用深棕色将文饰呈现，再加涂红色一层。详细见刘渊临在《殷代的绘画》一文中的描述。② 从《礼记》郑玄的注言及殷代的“蚁结”，可

---

① 详马明达《居延简相剑刀册初探》，见《兰州大学敦煌学辑刊》三。

② 《大陆杂志》1935（5）。

以知道骨椢上虫纹，应该相当于蚁结，这是殷代士人葬礼的习俗，所以说“蚁结于四隅，殷士也”。蛇文画一直到东汉还使用着，居延简可为佐证。郑玄说“今之蛇文画”，“今”字亦是有根据的。

楚绘画四论

一、长沙楚帛画山鬼图跋

长沙近郊陈家大山周塚出土帛画[1]，旷世瑰宝。惟所绘神女杂以夔凤，义不易明。顷思《九歌·山鬼》篇，其鬼乃女神。故其词曰："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者，果为何物？洪兴祖引《庄子·则阳》"山有夔"，及《淮南子·氾论训》"山出嘄阳"以说之。谓楚人所祠，或即此类。按《淮南》原文以"嘄阳"、"罔象"、"毕方"并举，咸是怪物。高诱注："枭羊，山精也。"《上林赋》："追怪物，出宇宙。射游枭，栎蜚遽。"又《羽猎赋》："猭嘄阳。"《文选》注谓即狒狒。"蜚遽"一作"飞虡"，《集解》引郭璞云："飞虡，鹿头龙身神兽。"长沙所出木雕鹿角龙身神座[2]，殆即飞虡之象。《甘泉赋》："属堪舆以壁垒兮，梢夔魖而抶獝狂。"鲁语："木石之怪曰夔蝄蜽。"韦注："或云：夔一足。越人谓之山缫，或作獠，富阳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枭羊一说为狒狒，与此山獠略相似。则山精之嘄阳，与山之夔，原一

---

① 是图为1949年2月在长沙东南郊五里陈家大山楚墓发现。高约30公分，宽约20公分。蔡季襄有《晚周画家的报告》未发表。

② 鹿角龙身神座，参看梅原末治《传长沙出土之木雕怪神像》（宝云二十一号）及杨宽文（《文物周刊》13期）。世但称为怪神像，不知即"飞虡"之像。

物之分化。而此帛画所图之夔，即山精明矣。[①]《礼记·祭法》言："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周礼·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泽。"祭之者，所以祈福而禳灾。《九歌》之河伯山鬼，即祀山林川泽之神物也。

往读《九歌·山鬼》篇，以为《九歌》乃南楚之祀神之曲。作者既自托于山鬼，幽篁蔽天，冥冥昼晦，宜为狰狞可怖之状；而乃披萝带荔，以缠绵婀娜之情出之，深不可解。或援高唐瑶姬以明山神为女子。[②] 则又苦于乏证。今展斯图，果为窈窕佚女，前有夔龙，山之精也；凤凰在侧，将以为媒也（即《离骚》"凤凰即受诒"之意）。神人相恋相杂之情，于焉可睹。《九歌》所祀之鬼，乃为神女，斯其明征；则是图者，目为山鬼之图，无不可矣。

图之出土也，据云叠折而庋于陶敦中，以之随葬，自取厌胜之意。古者入圹，方相氏以戈击四隅，驱方良（见《周礼·方相氏》）。后之明器，亦作为"穷奇"之类，以逐恶鬼。"方相"、"方良"本为一名。寖假方相遂为逐鬼之怪神，方良更为被逐之恶物。夔本"神魖，如龙一足"（《说文》语）"鬼之神者也"（段玉裁说）。古人倚以逐鬼，故殷、周彝器，多作为夔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入山林川泽，禁御不若，以逐魑魅魍魉。"（《左传》宣三年语）故后世目夔为山精，此夔所以为山鬼也。以夔驱鬼（此即以毒攻毒之意），至图之缯帛，用之于墓葬，亦犹方相之入圹逐鬼辟邪也。惟楚人之山鬼，乃为女神，故兼绘窕窈佚女；合以凤鸟，则或取郊禖之意。盖以彩凤迎祥祉，以夔魖逐魑魅，祈禳兼施，意自明耳。[③]

近世长沙出土遗物夥颐，可与《楚辞》印证；若此帛画，即其一例，无异《九歌·山鬼》之具体说明。而夔魖獝狂之态，凤凰翱翔之状，人鬼飘忽，令人与战国楚巫精神恍若相接。信乎发覆阐幽，莫尚于此矣。与其乞灵于其他材料，以说《九歌》；曷取长沙遗物以寻证之，不更直接而可据也耶！

---

① 《说文》："夔，贪兽也；一曰母猴。"又"夔，神魖也，如龙一足"分为二字。韦昭以夔为山缲，人面猴身，或谓即误"夒"作"夔"。按山缲亦作山魈，《广韵》称为独足鬼。章太炎《文始》谓鬼即"夔"字，引申为死人神灵之称，如是山鬼即山夔矣。

② 解山鬼为女子者，近人游国恩《论九歌山川之神》（载《读骚论微初集》）、孙作云《九歌山鬼考》，姜亮夫《九歌解题》主张并同。

③ 《潜夫论·浮侈》篇："或裁好绘，作为疏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御览》二十三引《风俗通》："夏至，著五彩辟兵。"可见古用缯帛以辟邪。

后记

上文作于1954年，其时原物初发现，摹本未能准确。最近，熊传新重行处理（图一八），看清楚画中之兽，头部无角，躯体两侧各有足，尾端非下垂而作卷曲状。故断其是龙而不是夔。因而主张龙凤乃示引魂升天，而视图中之巫女为墓主人，惟苦无直接证据。又图中女子立于半弯月状物之上。此弯月状为何？殊难确指。有人以牵合长沙子弹库所出另一御龙舟帛画，谓此弯月状即“舟”（萧兵说）似亦未惬。余仍同意熊氏说以指大地，实为丘陵之状，所谓“表独立兮山之上”者，故余视此图中巫女与屈原《山鬼》所描写之窈窕佚女，有其相关之处，前说尚可以存参。



图一八　长沙楚帛画山鬼图

夔龙纹见于铜器者，原貌非全是一足，故韦昭云：“或云：夔一足。”“或云”者，备一说而已。今细察纵是多足，亦未碍其为夔龙也。验楚墓出土漆棺，大抵以龙、凤为主要图案，其最为瑰奇伟丽者，无如包山墓彩绘漆棺，整个画幅达四平方公尺以上，共有十八组对称图案，“将龙纹交于凤纹之下，宛如凤翔云中，龙潜水底，八方蛟龙腾跃，黄首白嘴，鳞甲金光灿烂；凤鸟则敷以黄色，分布成组，上下相对，整幅祥龙瑞凤，富丽堂皇”[①]。可见漆棺

① 《中国文物报》1987年12月25日。

每以龙凤为图案，二者并象征吉祥，此图以女巫立于坡陀之上为主角，夔龙、威凤只是配景，亦可视作图案，不必如一般目之为斗争之主题也。

山鬼之名，秦始皇曾称说之，谓“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1]。鲍照《芜城赋》云：“木魅山鬼。”山鬼本通指山间之精灵，《五藏山经》所载诸山之神各有其名号。《抱朴子·登涉上》云：“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张衡《南都赋》：“惮夔龙兮怖蛟螭。”《文选》李善注引《鲁语》“木石之怪曰夔魍魎”以说之。墓葬棺椁以及入墓厌胜之缯帛彩画，所以画写夔龙鸾凤，意在辟邪邀福，未必希图升仙，故此合掌虔诚之巫女，以山鬼当之，自较宓妃之说更有理据。

从绘画技术言，此帧全用线条勾勒人物与动物，韶秀清劲，此时期线条所表现的骨法用笔，已有高度造诣，生动之笔触成为画面主要元素。具见绘画者如何工于控制毛笔，大有后世所称“高古游丝描”之手法，流露出轻茜雅丽之快感。巫女作侧面形象，细腰，裙裾曳地，平涂上深沉颜色，和简峭之衣褶成强烈对比，使造型更为立体化，并以渲染方式表现量感，足见绘画技巧之高。是帧实为先秦唯一出土之仕女图，对于人物画为极重要之可靠史料，艺术价值之高，较之神话学研究，远远过之。其题旨究竟何所指，惟恍惟惚，不必作太多推测，或者可免于“刻舟求剑”之讥诮乎！

二、缯书四时树法

楚缯书是图文并茂的一幅图绘。除长达九百多字的两段文字之外，四周分绘十二月的神像，又于四隅分绘四种不同树木，来代表四时。原图残缺甚多，照原物四时排列的题记有如下文：

秉司春　　　虘司夏

荃司冬　　　玄司秋

秉是《尔雅》三月的月名，虘亦作“且”，是六月的月名，玄是九月之名，荃亦作涂，是十二月月名。[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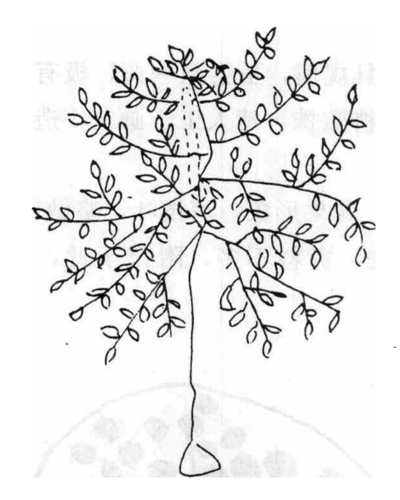
---

① 《始皇本纪》三十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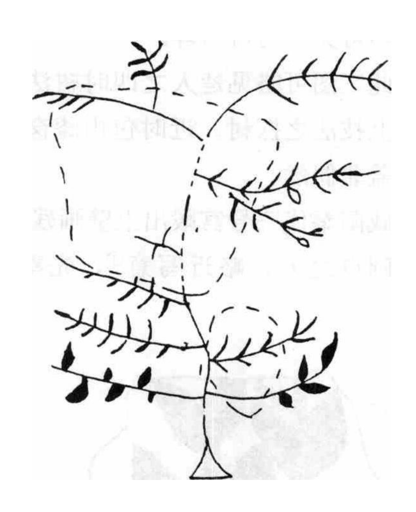
② 详拙作《楚帛书》中十二月名与《尔雅》一文的考证。

原图本来敷上颜色，今已难辨，缯书文云：“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黑）木之精。”但细审图之中央全无黄木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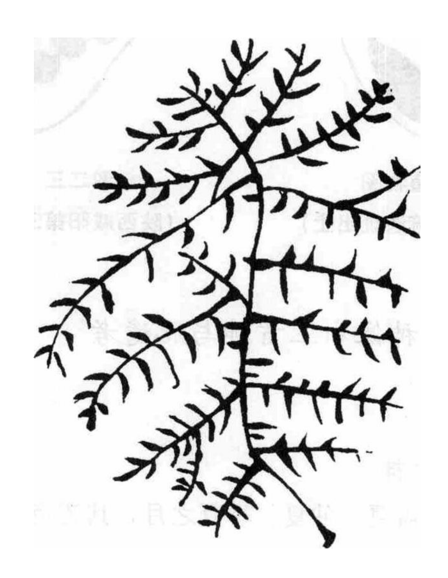
四时之木现只存三处，即夏秋冬三季之木，以颜色论之，当然是赤木、白木和黑木，而青木缺之，兹将这三季树木描绘如三图。①



图一九　夏木



图二〇　秋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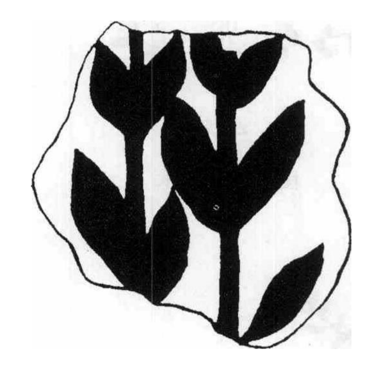
图二一　冬木

① 图一九、二〇、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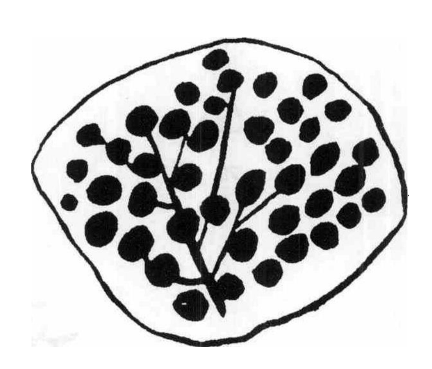
树木全用线描勾勒方法，有粗有细，夏木上方有“且司夏”的题榜。叶全作双钩，细枝交错，扶疏畅茂，具见绘者心思之巧。秋季之木，题榜曰“玄司秋”，树枝作芦苇状，着叶不多，呈萧寥变衰凋零之态。冬季之树，木叶秀整，有偃盖之形，而非后凋之状，三种表现法不同，只是春天之树木，泯灭不可见，为可惜耳。

此三图可略见楚人之四时树法，大体已具规模，虽尝鼎一脔，极有裨于画史上技法之探讨。近时包山漆奁上所见垂柳数株，楚人工于画艺，造诣之深，盖非偶然。

咸阳秦代三号宫殿出土壁画残块有植物、花果形象，写枝叶，略做竹梢，用粗圆点之叶，略近写意①，先秦竹树写法，资料不多，附记于此，以供参考。



图二二　秦代壁画植物图
（陕西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



图二三　秦代壁画花卉图
（陕西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

三、缯书十二月神像中三首神与肥遗考

三首神考

（一）祝融与三首之神

依《礼记·月令》孟夏、仲夏、季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山海经·海外南经》云：“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而缯书五月神像作三首牛蹄。三首神神话之传播，文献可考者有二：一在中州中岳地带；一在湖

① 图二二、二三。

南湘水流域。《山海经·五藏山经》，五方地域之神，各有其特殊形状。《山海经·中次七经》云："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神状皆人面而三首。"苦山、少室、太室，三处为冢山，其神独作人面三首（与他处之豕身人面不同。参看[①]附表）。可见三首之神盛行于中岳一带。

		山　数	神　状
南	南山经	十	鸟身而龙首
	南次二经	十七	龙身鸟首
	南次三经	十四	龙身人面
西	西山经	十九	羭，山神也
	西次二经	十七	十神人面马身 七神人面牛身
	西次三经	二十三	羊身人面
	西次四经	十九	
北	北山经	二十五	人面蛇身
	北次二经	十七	蛇身人面
	北次三经	四十四	廿神马身人面 十四神彘身 十神彘身而八足蛇尾
东	东山经	十二	人身龙首
	东次二经	十七	兽身人面
	东次三经	十九	人身羊角
	东次四经		
中	中山经		
	中次二经	九	人面鸟身
	中次三经		
	中次四经	九	人面兽身
	中次五经		
	中次六经		
	中次七经	十九	十六神豕身而人面 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 其神状皆人面而三首， 其属皆豕身人面也

皋月之神像为三首，照月分言，可能代表祝融，祝融传说之地域本在中州，《左传》昭十二年：

① 附《山海经》各区域山数及神之形状表。

郑，祝融之墟也。

《国语·郑语》史伯对郑桓公[1]曰：

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周末为侯伯。……融之兴也，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祝融八姓，见于《大戴礼》，《帝系》及《楚世家》则作六姓，自己姓昆吾，至芈姓季连，活动地区俱在河南，故《左传》楚灵王云："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周语》周惠王十五年（鲁庄王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内史过云：

是以或见神以兴，亦或以亡。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遂。

韦注："融，祝融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回禄，火神。"

可见西周末及东周之时，史官所保存对于祝融之传说。既视祝融（古之火正）为神，其神话地域实流行于夏之旧疆，故太室（即中岳嵩山）、少室、苦山多三首之神，以缯书考证之，当为祝融之演变。

其在湘水流域，有祝融墓。楚灵王时，于衡山重黎墓发现营丘九头图，此由三头变为九头。《文选》张衡《思玄赋》云：

流目眺夫衡山兮，睹有黎之圮坟。

旧注云：楚灵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坏，中有营丘九头图矣。

所谓旧注者，李善云："未详姓名。"挚虞（《文章》）《流别》题云衡注，则当是张衡自注。盛宏之荆州记采此说。是楚人之古图画，又有九头者，惜不可见。《越绝书》外传记：

---

① 幽王八年司徒。

维先古九头之世，蒙水之际。

纬书若《尚书璇玑钤》、《春秋命历序》，皆有人皇九头之说，则出于后来之踵事增华。重黎九头，更可证三首之为祝融矣。

（二）三面神及离朱

《海内西经》云：

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玗琪树（赤玉）、不死树，凤凰鸾鸟皆戴瞂；又有离朱，木禾、柏树、甘水、圣木曼兑……

又云：

服常树，其上有三头人，伺琅玕树。

郭璞注云："琅玕子似珠。《尔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之琅玕焉。'庄周曰：'有人三头，递卧递起，以伺琅玕与玗琪子。'谓此人也。"

所引《庄子》乃佚文。《艺文类聚》九十引《庄子》佚文有云：

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其名为凤，所居积石千里。天为生食，其树名琼枝，高百仞，以璆琳为实。天又为生离珠，一人三头，递卧递起，以伺琅玕。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右智左贤。

欧缬芳《山海经校证》谓："以此文参校，如前文离朱二字，当在此文'三头人'下。"又谓离朱即三头人名。[1]

《吕氏春秋·求人》篇云：

南至交阯……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西至三危之国，巫山之下，饮露吸气之民，积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乡。

① 见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11号，278页。

《山海经·海外南经》有“三首国”云：

三首国在其东，其为人三首；一曰在凿齿东。

又《大荒西经》云：

大荒之中，有山名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

以同经：“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无右臂”证之，则此三面一臂之人即吴回。吴回见于楚先世之神话，《史记·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芈姓，楚其后也。”是吴回亦居祝融之位，证以缯书图像，祝融作三首状，与吴回三面，亦相符合。

综上可得结论如次：

（1）祝融起于崇山，《中山经》中岳之神皆三首而人面（《中山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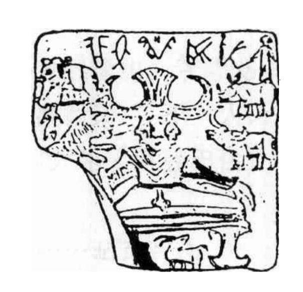
（2）三头人即离朱（庄周说）。

（3）三面为颛顼之子，其人不死，亦即吴回（《大荒西经》说）。

绘书之三头人，即是祝融，后来演变为九头。

（三）印度 Tri-Siras（三头）之 Tvāṣṭra（Visva-Kārman）与三面不死之神

印度古代神像有三首者，见于 Mohenjo-Daro 之印章，有趺坐之三面神，其首带两牛角（如图二四）。



图二四　印度三首神印章

D. D. kosambi 谓可以 Tvāṣṭra 当之[①]，疑即原始婆罗门（Proto-Brahma）之神。证以《庄子》佚文，其人可视作离朱。以《大荒经》证

① 见 Damodar Dharmanand Kosambi：*An Introduction to Study of Indian History*，85 页 The Tvāstra Myth 一节。

之，则其人为不死者，天帝颛顼之子。

另有印章镌三首之牡牛（图二五）。①



图二五　印度三首牡牛印章描绘

上记[illegible]号，此与埃及文之[illegible]，Proto-Elamite之[illegible]相似。② 演变为婆罗谜文（Brahmi）字母之“十”（ka）。在 Harappa 遗物中，又有三面舞蹈之神（Marshall p. 446，signs 183，184），两河在其肩流出。《梨俱吠陀经》，三首神（Three-headed demon）即 Trisiras Tvāṣṭra。按此为古创造神（The ancient creator-god）Tvāṣṭr 之子。《山海经》三面不死之人，为天帝（颛顼）之子，亦复类似。③

《大荒南经》：“不死民在《交胫国》东，其人为黑色，寿不死。岐舌国在其东。”《天问》：“何所不死？”又云：“延年不死，寿何所止？”《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不死民，其人黑色，与南印人种相同。郭璞云：“圆丘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有赤水，饮之不老。”不死观念，印度谓之 a-mrta。不死树即 yūba④，所谓宇宙树也。故《吕览》、《山经》所谓不死之乡，疑指印度。

《天问》言“顾菟在腹”，傅玄拟《天问》：“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即指月在兔中。汉代纬书如《春秋运斗枢》云：“行失摇光，则兔出月。”古诗十九首云：“三五蟾兔满。”少室与开毋庙石阙雕刻、蟾兔共见。称月为兔，见印度神话《吠陀经》，梵文兔曰 sasá，月称 sasānka，见于《大战书》（sasa＋anka；anka＝mark）以兔代月，和《天问》相同。《归藏》称：“昔常娥以不

① 三首牡牛资料见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 III PL. CX II. 382。E. J. H. Mackay's Further Excavations at Mohenjo-Davo II PL. LXXXIII 24. XCVI. 494 XCIX. B。

② 见 G. R. Hunter 所著关于 Mohenjo-Daro 文字表之四七。

③ 关于多首神之其他资料：

（1）Fa-（EnRi）水神，有 Two-faced attendent。

（2）Hydra-（Nagā，Seasa）With five or seven heads（五头与七头）人像，with two animal heads，goat and stag（山羊与牡鹿）。

（3）Herakles，three headed Geryon-Cacus or a Kerberos.

请参看：The Origin of Brahmin Gotras（*JBBRAS*，26，1950）。

④ 不死树之 yūba 参法人 O. Viennot 所著书，36 页。

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不死一词，吠陀梵书屡见之，即所谓a-mrta①，不死观念在《楚辞》亦是相当普遍。

（四）共攻（工）与 Visva-karman（all creating）

共工一名见于缯书，文云：“共攻（工）夸步，十日四寺（时）。”共攻即共工，《山海经·海内经》云：

> 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此处共工为祝融之子。《大荒西经》云：

> 颛项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后土即下地，噎鸣即噎。

在《阿闼婆吠陀》中，Tvāṣtṛ 为木工（carpenter）（《梨俱吠陀》则 Taṣtṛ 义为 carpenter，乃同一语源）。Tvāṣtṛ 实造天地，与共工生后土事有同然。今日之南印度，Tvāṣtṛ 被人崇拜，被以 Viśva-karman 之名，Viśva-Karman 义为 all-creating。“共”义正为 all，工即攻，与 carpenter 同义。故 Kong Kong（共工）与 Viśva-Karman（all creating）取义实同。

> 共＝Viśva（all）
>
> 工＝Karman（work）

The God Tvāṣtṛ 为多首之神，共工在《大荒北经》中，其臣名相繇，九首蛇身而自环。《海外北经》作相柳氏九首，亦为多首之神。

“雄虺九首”，《楚辞》、《天问》及《招魂》皆有此一句，亦楚人常常言及者。左思《吴都赋》说：“虽有雄虺之九首，将抗足而跐之。”刘逵注谓：“此本南方楚图画”楚原有九头图，后来以九头属之人皇。《鲁灵光殿赋》所记，人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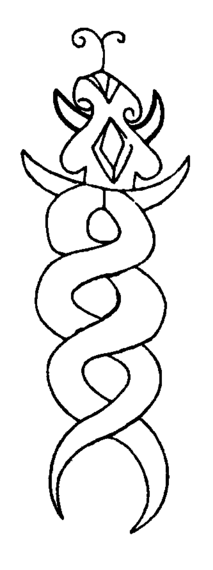
---

① A-mrta，藏文 bdnd-rtsi，即汉名之甘露。法人 M. G. Dumézil 所作《不朽之筵席》（*Festin L'Immortalité* 1924，巴黎）论 a-mrta 极详。E. Lamotte 于近作《维摩诘经之教训》（*L'Enseignement de vimalakirti* 附注 Amrta Parfuméet Repas sacré）论不死之义，尤可参证（430～437 页）。

九头，即刻上壁画者。雄虺为大蛇；共工臣名相繇，九首而身自环。《楚辞》所言之“雄虺九首”，当是指相繇故事。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言：“金塔中有九头蛇精，乃一国之土地主也，系女身。”九头蛇精故事，东南亚民族盛行之。蛇（Naga）之崇拜，显然受印度婆罗门教之影响。凡游览高棉禄兀城（Angkor）、泰国清迈寺，建筑雕刻其寺观用长蛇作装饰；蛇自五头至九头不等，真是“雄虺九首”活生生之表现。古代扶南文化，令人疑心与楚文化似不无裙带关系。

肥遗考

四月神像（图二六）为一首两体而交尾之蛇，乃神话中之一种怪蛇。此种形状，见于《山海经》及诸子者，有下列各异名：



图二六　缯画四月（余月）之肥遗神像图描绘

肥遗　《山海经·北山经》：“浑夕之山嚣水……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郭注：“即管子之蚴。”又《北次三经》：“彭毗之山……肥水出焉，南流注于床水，中多肥遗之蛇。”《西山经》：“英山有鸟状如鹑，黄身而赤喙，名曰肥𧌒，食之已疠。”

肥𧌒　《西山经》：“太华之山……有蛇焉名曰肥𧌒。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郭注：“汤时，此蛇见于阳山下。复有肥遗蛇，疑是同名。”毕沅云：“刘昭注《郡国志》引此，只作肥遗。”

蜰𧌒　《广韵》六脂𧌒字下云：“蜰𧌒，神蛇，一首两身，六足四翼，见则其国大旱。”

蚴　《管子·水地》：“涸川之精者生于蚴，蚴者一头而两身，其形若虵，其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鱼鳖。此涸川水之精也。”《广韵》五支：“蚴，涸水精；一身两头，似蛇。”此则作两头一身。

委蛇　《庄子·达生》：“……山有夔，野有仿徨，泽有委蛇。……皇子曰：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见之者殆乎霸。”《庄子音义》：“司马云：方皇状如蛇，两头，五采文。”

蝼蛇　见《广韵》五支“蝼”字下注。

延维　《海内经》：“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郭璞注：“委蛇。”

《山海经·大荒南经》：“舜葬处有委维。”郭注：“即委蛇也。”又岳山尧

訾舜葬处，有延维；《广韵》蚄与逶同音，另有螇蛇、委蛇、逶蛇，均即肥遗。以其长名之，逶蛇犹言逶迤也。肥遗为一头两身，委蛇则左右有首，是为两头；蚄则一头两身，又别作两头一身，皆神蛇也。缯书四月之神蛇，为蚄及肥遗之演变甚明。

其他考古学人类学资料，与肥遗类似者，列举如次：

商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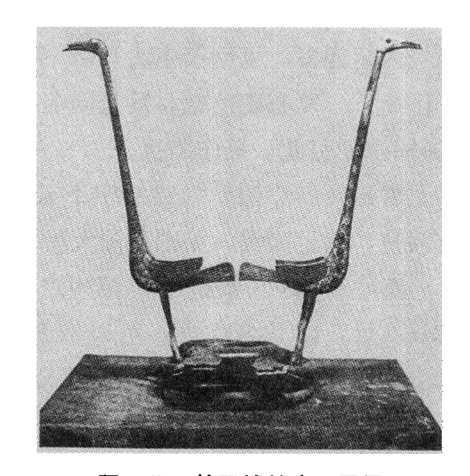
(1) 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陶器有蛇纹，二头一身，头相向。[①]

(2) 侯家庄一〇〇一号大墓木室顶面，放有蛇形器，作交尾状（图二七），李济、高去寻谓是一首二身；芮逸夫谓细察被毁遗痕，似当为二首二身。

楚器：楚国所出双蜷蛇座，双凤凰，原物现在美国 Cleveland 美术博物馆（图二八）。



图二七　侯家庄殷代之肥遗图案描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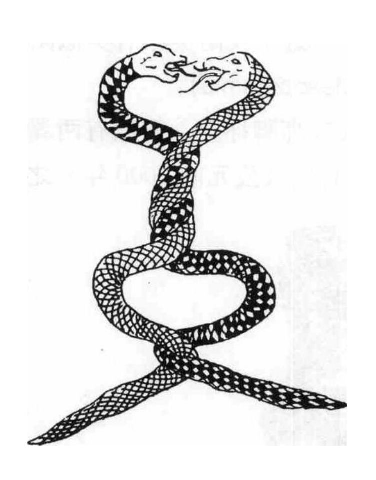


图二八　楚双蜷蛇座双凤凰

高句丽汉墓壁画：亦有两首交蛇像（图二九）。[②]

① 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陶器上之蛇纹，二首一身，亦有二头相向者。侯家庄蛇纹参芮逸夫《三苗与饕餮》（《李济先生祝寿论文集》下册，《清华学报》专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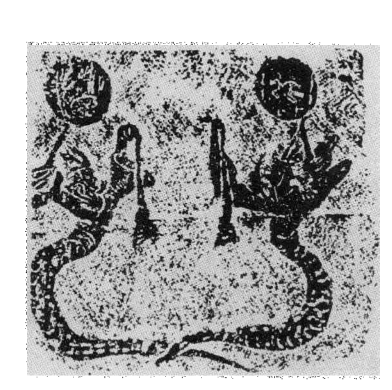
② 参黄永年《神话中的一种怪蛇》（《文物周刊》七八期，上海博物馆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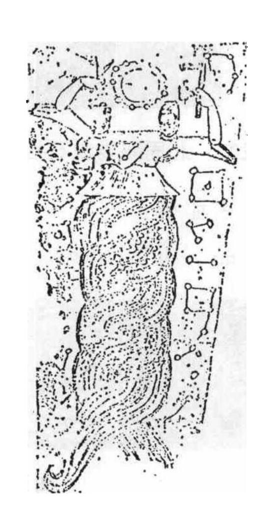
图二九　高句丽汉墓壁画之肥遗

传说伏羲女娲为龙躯，武梁祠石像最为脍炙人口。他处所见有交尾及不交尾二型：

交尾者：四川汉墓石刻（图三〇）。[①] 新疆吐鲁番绢画伏羲女娲像（图三一），图见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



图三〇　四川汉墓石刻交尾之伏羲女娲



图三一　吐鲁番绢画之伏羲女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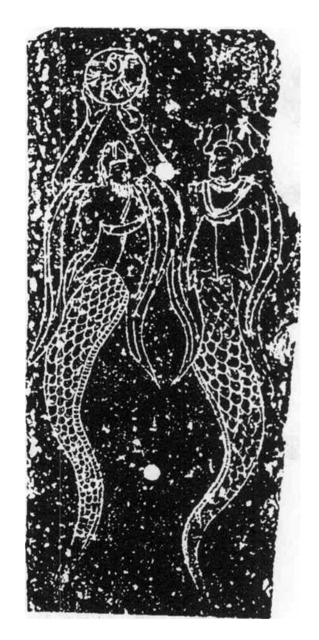
不交尾者：北周建德元年匹娄欢棺上线刻石像画（图三二），在西安碑林

① 四川之伏羲女娲石刻，见 Rudolph 四川汉画 Figs. 58—59，参郑德坤：Yin-yang Wu-Hsing and Han Art（*H. J. A. S.* 20，1957，1 and 2）。

（图见《文物》1965（9））。[①] 近东及南美亦有类似图案：

（1）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

所出 Lagash 之 Gudēa 玉高脚杯上，图像有两翼怪兽，朝向两首连蜷交尾之蚼（图三三），属苏美尔时代（公元前 2000 年）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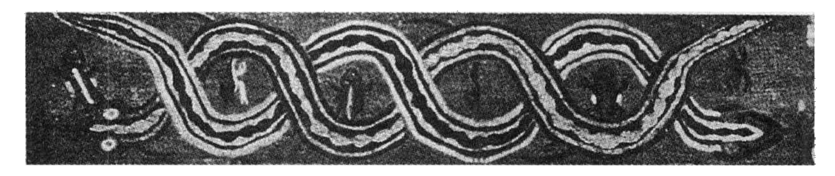
图三二　北周匹娄欢石棺上之伏羲女娲



图三三　美索不达米亚杯上之蚼

（2）古秘鲁：

毛织品（属于 Nazca 及 Parācas 文化）作两蛇倒向相交图纹（图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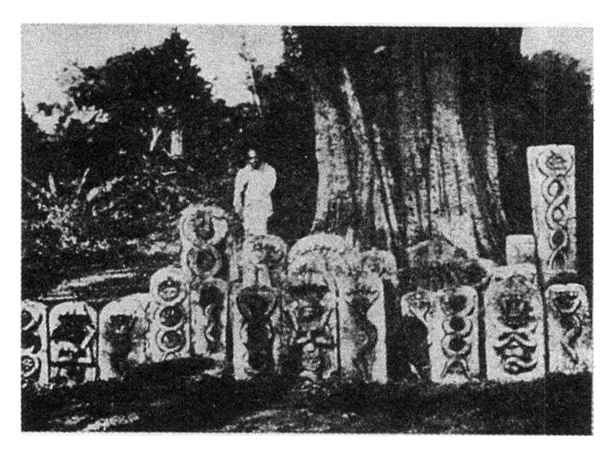
图三四　秘鲁毛织品之交尾蛇图案

以上二事，Carl Hentze 曾举出与长沙双蛇座比较。[②]

① 潘连桀君据西安碑林拓片展览摄制。

② Carl Hentze：Le symbolisme des Oiseaux dans la Chine ancience. *Sinologica* 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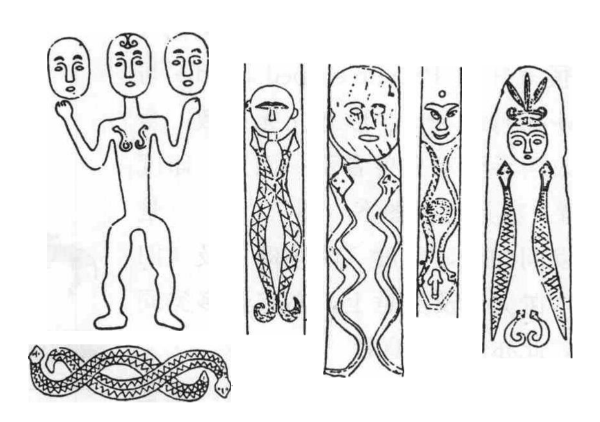
印度祀蛇之风尤盛[①]，其古代图样见于奉献版刻，每作双蛇交尾蜷缠之型，其碑称为Nāgal-kals，饰以蛇纹，以期生育，村落池塘附近处多竖此类双蛇石碑（图三五）。



图三五　印度之双蛇石碑

上举之图案形状，与缯书“余月”之交尾蛇像，最为相似。

台湾排湾族之木雕神像，亦有三首人形及双蛇蜷结图样（图三六），与楚人遗俗相同。[②]



图三六　台湾排湾诸族木雕标本图案

---

① 印度有关蛇之图案，参下列诸书：

Louis Renou et Jean Filliozat：L'Inde classque p. 525.

R. des Rotours：Culte des cinq Dragons（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 a M. Paul Demiéville Paris 1966）. Heinrich Zimmer：Myths & Symbols in Indian Art 1953，p. 72（The serpent and the birds）.

② 参看陈奇禄《台湾排湾群诸族木雕标本图录》及同氏（Chen Chi-lu）：The Aboriginal Art of Taiwan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Pacific（未刊稿）。

综上观之，自殷代荆楚，至汉北周以来，此肥遗交尾蛇形，有下列各种形态：

（1）单交尾型：如侯家庄。

（2）复交尾型：密交，如吐鲁番绢画。疏交，如高句丽汉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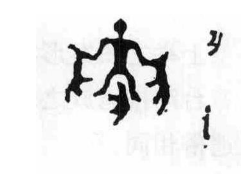
（3）不交尾型：如匹娄欢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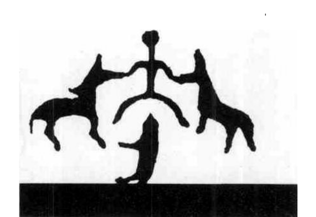
肥遗图样，在中国可追溯至殷商，近东则远至苏米尔时代。印度习俗之 Nāgal-kals 亦同一形状，其间古文化有无接触，尚待研究。“肥遗”文化传播之时代与地域，于此可窥见一斑。



余论

李济之先生在其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第二章 Origin Early Development 讨论商代文化有无外来成分时，举出肥遗及人擒双兽图样与陶祖三事，与近东考古资料比较，有许多类似之处。彼认为 “These evidences show only the existence of some contact between the culture of the Near East and the Far East”，此表示远东与近东古文化可能有若干接触。侯家庄之 Phaelic-shaped handle 与 Jemdet Nasr 及 Mohenjo-Daro 在形态几无二致。金文图形文字，一人两手驭双立兽者不一而足，印度 Harappa 所出印章，亦见此类图案（图三七），《楚辞·天问》侈用发问句法，印度《吠陀颂》及《旧约》之《约伯传》在文体及文意上，亦有许多类同性（Parallelism），此亦值得注意者。[①]





图三七　（上）印度哈拉巴印章　（中）商己父铭文　（下）商作从簋铭文

去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楚缯书讨论会，主题是商榷楚文化对太平洋地区影响之可能性。楚国遗物如木雕神像及缯书上奇形怪状之十二月图像，一时成为最有兴趣之讨论对象。肥遗交尾形状，侯家庄遗存和楚缯书很相似，诸家意见颇为一致。但印度之 Nāgal-kals 亦作交尾

① 参杨希枚《天问研究评介》（《大陆杂志》特刊第二辑，414 页）。

形，则未有人提及。三首神及三面神在《山海经》之出现，尽人皆知，印度 Mohenjo-Daro 印章之三面趺坐神像，已被解释为 Tvāṣṭra，与《山海经》三面不死人之神话，可以互相比较。不死之观念和印度 Amṛta 相同，天神共工和 Viśva-Karman 取义之类似，凡此种种，似乎都值得提出讨论。从楚文化和太平洋文化之关联问题，谈到与印度古文化关系问题，在目前仅为一种假设，希望以后有人能作进一步的探讨。

附说二则

（一）汉墓之长舌神像

类似楚之长舌神像，台湾东部及太平洋地区习见之。东至越，西至巴蜀。亦有以吐舌为辟邪之象征（图三八），浙江义乌西汉墓出土之錇，吐舌人形散发，左手持盾，右手举剑（《文物》1965（3），153 页，图三九），四川汶川人家门口，石碑刻“泰山石敢当”五字。碑上端刻一兽形，兽为大口吐舌，人呼曰“吞口”。卫聚贤记峨嵋县双福镇及泸县澜泥渡均有“吞口”，舌出甚长，口中横衔一剑，像甚凶恶。嘉定南岸狮子湾有九个汉崖墓，靠东崖墓门口左石有浮雕之把门神将，一文一武，其一右手持锄，左手提篮。其一人头上有二角，有三大耳，舌伸出甚长，右手持斧，左手握蛇。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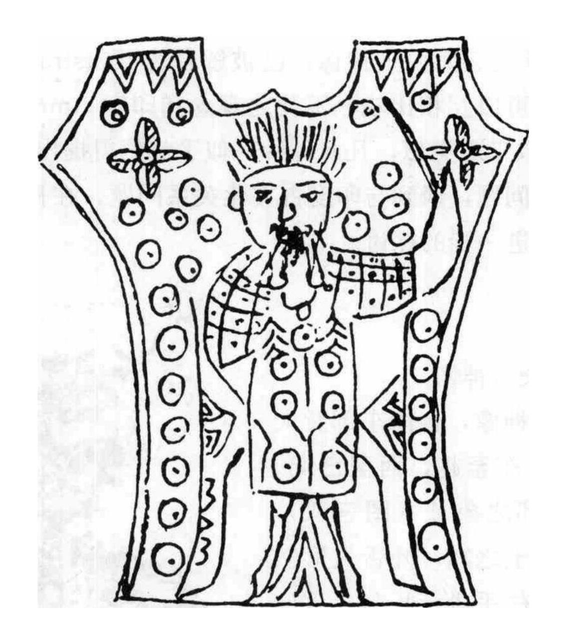
图三八　四川汉石刻吐舌神像

吴越巴蜀皆在楚文化范围之内，故汉墓均有吐舌像，足见其分布之广。

（二）十二神图

十二神古有图像，阮孝绪《七录》五行家：“十二属神图一卷。”内容如何，今不可知。《汉书·艺文志》五行家有“转位十二神二十五卷”。姚振宗

① 卫聚贤说，见《泰山石敢当》（《说文月刊》第 2 卷第 9 期）。



图三九　浙江义乌西汉墓出土之鋁上吐舌人描绘

《汉志条理》云："术家有太岁十二神，博士十二神，引《论衡·难岁》篇移徙法说之。"此十二神已有名目，王充所谓"登明从魁之辈"，此即后来六壬所使之十二神也。

汉时大傩逐疫，有穷奇委随等十二神，同舞者为方相十二兽。《后汉书·礼仪志》、《汉旧仪》、《东京赋》具载之，其委随应即委蛇，盖肥遗之变也。①

此类十二神像均后来所演变。缯书十二月神像，乃为战国时楚俗图绘，当保存较古之形态，及代表南方文化思想之一类型，更足宝贵。关于图形之解释殊非易事。今但知十二图像为十二月之神。最足资研究者为三头人身神像，及一首两身之蛇，余不可考，未敢妄说。

补记

检读 Swami Sankarananda 所著 *Rigvedic Culture of the Prehistoric Indus* vol. 1，p. 136 谈及 Eddic 神话，举出三头神，一手执斧，一手牵动物，具见该书插图，此神被认为 God of Thunder of the Eddas，据说三首代表天上太阳的

---

① 《法苑珠林》三十《住持篇》引《大集经》，十二兽昼夜常行阎浮提内。又题梁张僧繇绘五星二十八宿形图卷，后绘诸宿自角至危十二神形——《墨缘汇观》四记之。

三个阶段（Stages）。

同书第四章讨论有角之神（Horned Deities），如 Mohenjo-daro 之三面有角神像，氏[①]认为即 Siva-Pashupati，并解释在梵典中角即 Sringa 带角之义，乃代表日光及火焰，长沙出土木雕吐舌神座，亦具两鹿角，取义是否如此，尚待研究。

同书第十一章论蛇神，引述埃及印度希腊有关蛇之神话，亦涉及中国之龙，本文未及引证，可以补充。

又希腊神话九头蛇称为 Hydra，罗马神话火神回禄名 Vulcan。附为举出，以供从事比较神话学者再作深入研究。

原载台北《故宫季刊》第 3 卷第 2 期

四、画筴说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

> 客有为周君画筴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筴者同状，周君大怒。画筴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周君大悦。

客所画的筴。以读作箧为宜。《说文·匚部》："匧，椷臧也，从匚，夹声，箧，匧或从竹。"筴是策的重文。[②] 箧乃匧的或体。韩非子的筴可能即匧的异构。他说道"与髹筴者同状"。箧训缄藏，"髹箧"当是漆匧一类之属。近年湖北有大量战国楚文物出土，如 1986 年荆州市纪南城的包山大冢所见漆匧上的一幅以人物车马为主体的写实性组画，长六十余公分，图中有人物二十六，工笔重彩，笔力凝重，其中三车骏马并辔竞驰，有垂柳数株，随风摇曳，雁字横空，有人命之曰金秋郊游图。[③] 这是战国楚国绘画表现于漆筴上的剧迹。韩非时代，写画技巧，更为精进，像陕西咸阳秦代宫殿的壁画上的车

---

① "氏"前疑有脱文。

② 如《类篇》五上竹部。

③ 见 1987 年 5 月 22 日《湖北日报》刘彬徽报告。

马出行图[①]，与仪仗图，除平涂之外，还表现类似渲染的手法，在在足以证明韩非所言漆筴绘彩技巧之可信。中国画法到战国末期已大有可观了。

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一件漆箧上面图绘龙虎与二十八宿，信阳长台关出土漆瑟上的乐舞场面，有跪地吹笙，撞钟击鼓，抚弦按瑟，婆娑起舞诸动作。长沙颜家岭三五号墓出土漆奁上所绘狩猎形状，长沙黄土岭楚墓出土漆奁上之生动舞姿，凡此皆近期新获之漆器图绘，均已脍炙人口。

漆器上之图绘方法，大抵有三，一为线描，先用毛笔蘸色漆以单线勾勒，在有漆地的器物上摹绘各种各样的图案或动物人物，江陵雨台山楚墓及曾侯乙墓所出可为代表。二为平涂，或以单色线条先勾抽象轮廓，再加涂颜色，像纪南城的石磬上面彩绘的凤鸟纹。或先在器物上涂绘物象，然后以单线勾勒轮廓使其显著，亦有用笔蘸漆色勾画，如信阳长台关所出漆器，这一方法有如绘画以颜色写成，另一是以毛笔蘸金银粉描绘，即所谓描金或金髹，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外棺上诸纹饰则以朱夹金色来勾勒纹样。形形色色各尽其妙。三曰针刺，在髹好漆面之上，不用笔描绘，而以金属针类工具依草样加以刻画，纤细如发，巧夺天工，长沙所出漆奁，不少用此法刻镂凤鹿云气纹，工艺尤臻绝伦，是为楚土漆筴之高级成就。又有施用针刺方法于丝织品之上者，如江陵马山一号墓的绣品，系先用浅墨或朱绛色绘出图样，绣工再用针加以精绣，构图既更精练，线条尤为美观。故知髹绘中的针刺手法尤为楚人之特色。

浙江河姆渡遗物已有“漆”器出土，南方自昔即擅于髹漆，楚人更加以发扬，故漆器之美，冠绝古今。髹筴一事赖韩非记其大略，有待专家作更深入之研究。

① 长廊东壁第四幅。

马王堆新出《大一出行图》[1]私见

一、图绘著韵语即画赞亦即图诗

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异常丰富，其属于数术方技之书，尤令人瞩目。最近湖南出版社印行之《马王堆汉墓文物》内中有所谓“社神图”，在正中一位神祇，腋下墨书“社”字，该书解者说道：“这可能是古代崇奉的社神，也可能是天问‘土伯嶷嶷’的土伯。”对于这幅画作过研究的有数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周世荣广泛地称为“神祇图”，李学勤以荆门避兵戈说之，李零则说是应属“辟兵图”，近时又改订其说，仍强调兵避之义。我的看法有点不同。这幅图画由于附有韵语的题记，其含义极可玩味，不特是一件离奇的画图，亦是优美很有文学价值的题句，很值得去仔细研究。

古代出土文物有所谓“图诗”者，魏汲冢所出之书，其第十五类即是图诗一篇，束皙云：“画赞之属也”（《晋书·束皙传》）。晋初荀勖因魏郑默的《中经》，另著《新簿》，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丁部所收有下列各项：

诗、赋、图赞及汲冢书（见《隋书·经籍志》）。汲冢的图诗，相当于图赞。赞为韵语略近于诗，故得称为图诗。马王堆是图的题记作韵语，即相当于图诗、图赞之属，这是目前所见画诗画赞最具体的例证，为属于丁部的重要韵文，故与诗赋并刊；未有集部名称以前，魏晋时期的目录书是这样处理

① 见《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35页。

加以著录的。

二、韵语题句校录

这幅图画内容大约分为三个层次：上层为主神太一，其下绘一作为他坐驾的龙，太一之左为雨师，右为雷公，剩有一些飘扬的云旗，仿佛可见。中层是四位侍卫的武弟子；下层则左列黄龙、右列青龙。三层各神之侧都有题记，有时用韵，非常有趣，可惜文字残泐过甚，许多地方无法辨认，兹就各家所释，参以己见，校录如次。

（一）右缘总题记：

……将承弓，禹（羽）先行。赤分（氛）白分（氛），莫敢我郎（响），百兵莫敢我[伤]。……狂。谓不诚，北斗为正，即左右讪，径行毋顾，□元（天）一祝曰：某今日且□祛。

（二）中央 大一象题记：

大一将行卯？曰……

神从之从（于）……

雨师象题记：（上右）

雨氾（帀＝师） 航风雨雷

从者死，当 [者]……矣，其……雨

雷公象题记：（上左）

雷（公）……

武弟子象题记：

（1）武臾子，乃（万）刃毋敢起。騩（騩＝驹）行一日五（□里）（中，右一）

（2）我□百兵，毋重（动）□禁。（中，右二）

（3）我虒裘，弓矢毋敢求（未）

（三）下方　二龙题记：

黄龙题记：

（1）黄𧊅（龙）持炉（炉）。（右）

（2）青（肖）龙奉（奉）叚（叚＝熨）。（左）

有△号表示用韵。

三、图的主题是用兵不是避兵

李零说此图是辟（避）兵图，引葛洪《抱朴子·杂应》篇："避五兵之道，'但知书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为说。今按《汉书·艺文志·兵阴阳类》有《辟兵威胜方》，共七十篇之多。《抱朴子·仙药》篇引纬书若《孝经援神契》云："巨胜延年，威喜辟兵，皆上圣之至言，方术之实录也。"又其《遐览》篇著录有：辟兵符、八威五胜符、威喜符、巨胜符。今观此图题记绝无威喜、巨胜诸名目，故不得称为辟兵之属，《七录》有《辟兵法》一卷，其详莫悉。惟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太一三宫用兵成图》，其主题是用兵不是避兵。《越绝书》十一《宝剑》述铸剑经过云：

当造此剑之时，赤堇之山，破西山焉，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扫洒，雷公击析，蛟龙捧炉，天帝装炭。太一下观，天精下之，欧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

无异即此图右雨师左雷公黄龙持炉之写照。

《太平御览》三九八兵部弩引《太公兵法》云：

神后加四仲者以为明堂宫，时太一出游八极之外，行高冥之中，日

照其前，月照其后。当此之时，天一自持玉弩，执法承相，刻（劾）不道者。

马王堆所出《刑德》乙本附有九宫图，加四仲，其四隅之神即为云、雷、风、雨四者，即丰隆、风伯、雷公、雨师四神。此图只列雨师雷公为佐。证之《远游》云：左雨师使径侍兮，右雷公以为卫，正与此图吻合。荆门大岁戈，说者谓为辟兵，我认为原文是閧兵，分明为“开”字，不必辗转读为辟，音转作辟为避，我另有文详之。该戈上神明脚踏日月，正显示日月照其前后。合上举诸事项观之，是图当指用兵而非避兵，是积极义而非消极义。是图明记“太一将行……（众）神从之”，故以《太一三宫用兵成图》一类图解之，最为恰切。

四、与《楚辞·远游》合证

文学作品与图画往往是分不开的，图画有韵语的赞，亦称为“图诗”，此太一用兵图有识语即是图赞之属。图和赞的关系，有时因图而系赞，有时则因文而制图。张衡的《南都赋》，戴安道为作《南都赋图》，这是后者之例，汉武有《甘泉宫图》，扬雄撰《甘泉赋》则是前者之例。《楚辞》的《远游》篇一向不明其何所指。王逸《章句》说“屈原托配仙人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我怀疑《远游》和《九歌·东君》之类都是因图而制文，当日这类天神出游的想象图必相当多，马王堆及楚墓所出图像有不少升仙图，这幅太一出行图，不过为仅存的例证。《远游》本来是描写天神出游八极的情况，文中说：“举斗柄以为麾”，《东君》云：“据北斗兮酌桂浆”。而太一出行图云：“北斗为正”。是图太一左雨师右雷公，与《远游》相同，而《九歌·大司命》云：“令飘风兮先驱，使涑雨兮洒尘”，即指风伯雨师为先驱开路。《楚辞》每描写驰骋于上天，可能即根据图画而加以夸饰敷陈者。是图的语汇、语法有不少同于《楚辞》：如“（禹）先行”，“大一将行”，同于九歌的“以东行”，“吾将行”；（北斗）“为正”，同于《离骚》“指九天以为正”、《惜诵》“指苍天以为正”。“径行”用“径”字如《离骚》腾众车使径侍，《远游》“使径侍”与“凌天地以径度”，径字一作俓，洪兴祖云：“径，直也。”此图题记作径不作俓。是图出于长沙，使用楚言，理所当然。题识中有不少地方须加诠释的，如：“禹先行”，疑禹读为羽，《银雀山简》○九六○：禹、禹风、禹即五音之

羽。"禹先行"或谓"鹭羽"(即旗帜),《诗》"值其鹭羽"。

赤分白分,即赤分、白分,指赤气白气,分读为氛。御览咎征引《续汉书》"宫中生白气",又引《汉书》成帝时,"东方有赤白气",即此类恶兆。

驹行,驹字作驱,字从马、句,加五声,即驹之繁形。"驹行一日五□(里)",我拟补"里"字,正与上文"子"、"起"协韵。

诚讵,诚,可释诚或諴,《说文》:"諴,和也。"《周书·洛诰》:"丕能諴于小民。"讵,从言口;《说文》:"扣也",字通叩,《论语》:"叩其两端。"左右讵(叩),其义未详。

狂,百兵莫敢我(伤)句,下残存一狂字,押韵。《吴越春秋》云:"种曰:……蠡去时……神莫能制者……后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视之者狂。"狂句应类似此等语。从者死,当(者)弇。此谓雨师风伯威力无比,从者死;而当者,下面缺文,或为"者"字,弇即弇,《说文》:"弇,盖也。"与"奄,覆也"义同,谓当者必为所覆盖。与从者死为对文。此图赞之奇辞奥旨,略为试说如上。

五、青龙与黄龙

是图绘青龙与黄龙,题记云:

> 青龙奉熨,黄龙持炉。

与《越绝书》"蛟龙捧炉"正合。二龙之名及图均出现于法京敦煌写本《瑞应图》(2683页)。其注引孙(柔)《瑞应图》说云:

> 青龙,水之精也。乘云雨而上下,不处渊泉。王者有仁则出。
>
> 黄龙,四龙之长。(德)至渊泉则黄龙游于池。(黄龙一名,前后凡三见。)

黄龙在秦汉之际,屡现祥瑞,叠见于《封禅书》,伏侯《古今注》:高祖五年、十年,黄龙见(《艺文类聚》,9831页)。

汉初人对黄龙很重视,公孙臣上书可以见之。马王堆《刑德》据说是汉惠帝时写本,正在这个时候。其《刑德》乙本别有天一图,青龙写作青能,

又有地能，以龙为能，只是异文。《淮南子·天文训》："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钱塘补注："古亦以青龙为太岁。"（参王引之《太岁考》）青龙又曰苍龙，《王莽传》："苍龙癸酉。"服虔注："苍龙，太岁是也。"《论衡·难岁》篇："太岁，天别神也，与青龙无异。"是图记青龙奉熨。《御览》"熨"部引《通俗文》："火斗为熨。"王莽仿之作威斗。《南史·何承天传》有："威斗出玄武湖侧"。熨斗盖为威严之象征。是图举青龙持熨，黄龙执炉，青龙代表太岁，故图中又记"北斗为正"。青龙为苍龙，黄龙为地龙，亦曰地螾，合中间之太一，是为三一。《封禅书》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有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是也。

六、注"社"字意义之推测

此图既为太一出行图，何以在神祇腋下注一"社"字，则亦有说。古代祀社之意，在于观戒器搜军实。《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如斋观社"，《鲁语》韦注："祀社，搜军实。"用现代语言来说，观社同时亦要参观军事演习，鲁有社，楚亦有社。《墨子·明鬼下》云："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社之举行，必有"神丛"，《秦策》高诱注："神祠丛树也"。亦曰社丛（《六韬·略地》）、丛祠（《陈胜世家》）、丛社（《吕览·怀宠》；《太玄》），男女相聚于其间，为后世庙会之滥觞。楚之社为云梦，《楚辞·九歌》："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云中旧解说是云神所居，其实亦指云梦，即社之所在地。是图所以注一"社"字，可能在社祭举行时，观军实展示之用。在屈原时代，太一与东皇（大皞）结合，故九歌之神，东皇太一列其首。《五臣》云："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月令》及《淮南子·时则训》："太皞、勾芒之所司"。高诱注："太皞，伏羲氏，木位之帝也。"《刑德》乙本九宫图，太皞列于东方之位，炎帝在南方相配，与东皇方位正合，楚帛书以雹戏为远祖，即是伏羲，实为东皇，故太一之神，地位至隆。太一含义及其与天一之分别，汉后又有不同，非本文所欲详论，另见他篇。

原载《湖南省博物馆四十周年纪念编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 年

石刻中墨竹之源流

一、墨竹刻石

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著录有顾景秀《杂竹样》，隋朝宫本。此淇园墨绘起于隋以前之确证。日人《大汉和辞典》（8867页）引《金石索》著录汉竹叶碑，碑面有竹叶文。或从画迹推测，谓曲阜孔庙存有汉代竹叶碑，碑身满饰竹叶纹，显示画竹之事，汉世已颇流行。然细察之，未必可信，兹就所知有关墨竹之石刻，论列如次：

汉竹叶碑

清褚峻摹牛运震说明之《金石图》，著录此碑，并云："正面无文字，莫考其所谓。然观其碑形隶法，足知其为汉矣。是碑曲阜颜乐清懋伦得之，藏置其家。碑两面隐隐有竹叶文，或谓之竹叶碑。"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七："汉碑阴，今在曲阜颜氏家，正面无字矣，其阴亦泐甚，汉石皆纵横铲凿之痕，有类竹叶，俗呼竹叶碑。"翁氏题诗三首，其一曰："泐势翻将竹叶题，童敲牛砺或锄犁。谁家雪色高堂壁，月下纷纷诧仲圭。"（按指元吴镇）是所谓竹叶文者，乃指碑经岁久剥损，所现之纹理，形似竹叶，非汉人于碑上曾刻绘竹叶也。王昶《金石萃编》："此碑阳今皆为竹叶文所掩，无一字可辨。"此"竹叶文"一名采自牛氏之图，最易使人误会。李遇孙《金石学录》四："陈以纲著《竹叶碑释文》凡六十余字，《两汉金石记》述之。"叶昌炽《语

石》十“碑俗名”云：“竹叶碑，汉残碑阴也（按当包括碑阳而言）。陈氏以纲定为鲁国长官德政碑，其论最核。”知竹叶碑乃俗称，原指剥泐痕迹，非碑上饰以竹叶纹，不可不辨。

东晋砖墓竹林七贤图

南京西善桥砖刻上有七贤图。[①] 前有银杏三株，松、槐、垂柳二株，阔叶竹二株，绘于阮咸之侧。

洛阳存古阁石刻之晋河内竹林七贤图，清祥符人常茂徕《洛阳藏石录》著录之[②]，史语所拓本列一二六六〇、一八八二四即此。但绘七人像，无竹林，附七人小传。

北魏宁氏墓孝子变竹笋

此为北魏明帝孝昌三年宁恕暨妻郑氏墓石椁画像，刻石，出于洛阳，题孝子宁万寿造。四周镌刻，图孝子变，上有竹笋形。现藏美国纳尔逊美术馆（Nelson Gallery）。

唐王维竹石刻

凤翔府开元寺东塔院游师雄题字王维竹二小壁。

李衎《竹谱》序云：“追寻近古，得王右丞开元石刻，屡经模勒失真。”又云：“右丞妙迹，世罕其传。”衎列摩诘为写竹名家。按传辋川图石刻，其中有竹，似出后仿。

余于法京吉美（Guimé）博物馆，见敦煌莫高窟所出画幡，其一列一七七七五号为马干进作于天福八年之水月观音，配景为双钩竹，叶阔似梭，其下有笋，故确知为竹[③]，竹亦有节，作ヶ状，在汹涌水波之上，竹干敷浅绿色，笋作深黛色。

又一列一一五五〇号细绢本飞天，配景之竹亦作双钩，极萧寥之致。[④]

莫高窟二〇三号窟西壁维摩诘经变，文殊与维摩诘坐对，窟前有竹六株；又二一七号窟阿弥陀经变，空隙处亦绘高竹。

---

① 图见《文物》1960（8）、（9）。

② 承名世论孙位高逸图一文尝附印此图，见《文物》1965（8）。

③ 图见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图版九八B。

④ 图见松本书一九八A飞天图。

按唐至五代画竹尚双钩，下至南唐，仍沿此法。

玄妙观石础之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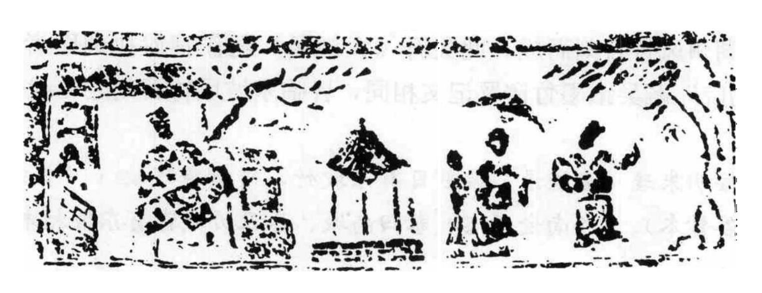
史语所藏拓本〇八九一八号题云："唐吴县玄妙观东岳行宫石础图像，传吴道子笔。"此图为凤凰对芝竹亭子，竹每枝只三叶，分枝左右两面对称，竹作阔叶状，竹节以一笔间之。竹之写法甚古，颇似因果经中之竹，可能出于六朝或初唐人之笔（图四〇）。



图四〇　玄妙观石础芝竹

阔叶竹自东晋以来盛行之，其画竹法与宋以后大异。此幅拓本画样固非出吴生之手，然至迟必为宋以前之画风。

又玄妙观拓本一一二二二号树屋亭子，人物古拙，近汉画意味。右有风竹三株，枝茎纡曲，叶皆左向，复有小枝，竹叶或作个状，为最早可见之个字形竹（图四一）。



图四一　玄妙观一一二二二号拓片

又玄妙观〇八九二八拓本，绘二人跪送仙人图，左有松树连云，松枝作山形，甚简古，树下山石有芝草，小鹿踯躅其间，右方石上，出竹数竿，竹叶下偃，在虬枝之侧，笔笔有力，此两幅可能皆唐或更早之作品。

又一一八九〇号画在半圆形带树叶图案之砌内，写凤鸟山亭，亭外有竹，凤鸟翎毛极工。亭内室隙写竹干之下半一枝，竹叶间作双钩。竹节有作二笔者，十分精致，疑是宋以后画工所绘，并附于此。

宋文同画刻

《四川通志》西龛山上有文与可疏篁怪木刻石。[①]

程堂竹石刻

题释莲儒《文湖州竹派》："程堂字公明，眉人，驾部郎中。善画墨竹。宗派湖州。出湖州之门者，独公明入室也。好画凤尾竹，又象耳山有苦竹、紫竹、风竹、雨竹，好事者已刻之石。成都笮桥观音院亦有所画竹。"

苏轼竹石刻

（1）吴县　《吴郡金石目》及《吴县志金石考》，苏文忠竹石刻，有明人题跋，在府学后。《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苏州府东坡墨竹，石刻，无年月，郡学道山亭。

（2）沛县　坡公画竹二枝，分刻两石，在沛县歌风书院之吴公祠，有题记云："东坡先生与叔祖山阳掾暨先大夫实同榜，契稚相嘉重。熙宁中守彭门，叔祖通直赴约，戏写节竹二枝曰……今四十余年矣，乃刻石传久云。宣和辛丑冬至日朝奉郎通判许州时丰口立石。"韩崇宝《铁斋金石跋尾》云："坡公集，守彭城时有滕县时同年《西园诗》五古，或即此人。"

（3）湖州　佛利亚美术馆藏吴镇风竹图，上有至正十年草书题识，言乃临摹东坡湖州风竹石刻而成。此吴升《大观录》题作官奴执烛图者也。双溪"故宫博物院"藏吴镇墨竹谱题记文相同，皆临东坡风竹石刻之在湖州者。

按明朱珪《名迹录》杂刻目有东坡竹，惜该条残缺（"中央图书馆"藏钱谷钞本）。《济南金石志》卷四禹城、卷五历城皆有东坡枯木石刻。

林灵素竹石刻

《图绘宝鉴》三："道士林灵素善作墨竹。湖州玄妙观有石刻一枝尚存。"

---

① 《金石汇目分编》十六之一保宁府。

白玉蟾竹石

《图绘宝鉴》四："葛长庚善草书，画竹石，鄂州城隍庙壁林竹，是其真迹。"

元　赵孟頫竹石刻

(1)《吴郡金石目》："款云：'顾善夫以公事至都，将南旋，用此纸求画乃为作此图。子昂。'今其石不知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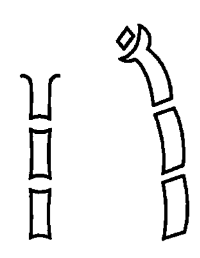
(2) 在报恩寺。牛若麟崇祯《苏州志》二十四僧坊赵孟頫报恩寺写墨竹题诗：闻轩丛竹杪，坐久闻清韵。黄溍跋云："至大间赵魏公游姑苏报恩寺，小憩于丈室，乘兴写墨竹一枝于壁，题古诗五言四韵于窗间，今垂四十年。竹故在而窗纸久不存；住山宜公法师闻吴江贤上人裁得此纸，物色得之，并竹摹刻于石……黄溍跋。"

(3) 在临邑《济南金石志》：山东临邑亦有子昂画竹刻石。

集仙宫倒插竹碑

此为《瑞竹记》之碑阴。碑在嘉定。钱大昕《潜研金石跋尾》："《瑞竹记》与《东岳行祠记》同时立。验其笔迹，亦张与绍书也。碑阴画枯竹一株。节间细书'倒插竹'三字。旁画新竹六七竿，有两处题字，曰三年竹，曰四年竹。又间以嫩枝数丛，笔法不减吴仲圭。其下方题七言古诗一篇，自署玄真子，不著姓名。元时某仙宫道士孙应元尝于斋前倒插竹一枝，已而得语，三四年后，竹遂成林，因以瑞竹名其轩，而第三十代天师张与材记之。"

此碑史语所拓本列〇四四八七号。其竹节中不加横笔，如图：



叶则衬以细枝，出元人之笔无疑，可与吴镇、方厓屋写竹比较。碑有"集仙宫倒插竹"篆额。其诗句云："仙宫巍峨冠练川，甲乙流芳几百年，卢公神是南窗子，道学清高妙合天。"《吴郡金石目》："玄真子即周鹤林，卢公即卢真

祐。”记及诗均见《江苏通志·金石志》卷二十。

皇庆元年壬子，张天师与材立之碑，题曰“平江路嘉定州集仙宫瑞竹记”。有云：“洄嘉定集仙宫卢集虚之徒孙冲靖，云房深缭，片竹障花，枯干茁芽，逾年弥秀，人皆谓瑞竹矣。”案《图绘宝鉴》五称：“天师张与材能画竹与龙。”此倒插竹，纯是元人笔法，极近顾安。碑阳为张天师撰记，则碑阴之竹，殆出其手笔乎？

吴镇竹石刻

仰蘅《武林玄妙观志》：“石壁奇竹，梅花道人遗墨，玄妙观方丈后池上绝壁，有竹一株俯而仰，李息斋写其真于屏上，吴仲圭记。”

又《吴县志金石考》：吴镇画竹四幅，在府学。

少林寺雪峰峨绘竹刻石（法京沙畹所藏）。

明

夏昶画竹（石刻）二幅，在府学。

唐寅画竹石刻，在准提庵。[①]

长老子瞻画竹刻石，同治《苏州府志》一百四十《金石》：“画竹刻石有‘长老子瞻’四字。”《虎阜志》补遗“石高二尺，广半之。上方稍剥落。有‘长老子瞻’。明嘉靖乙未，寺僧获诸土中，移置府学。有钱德洪跋”。按明秣陵盛时泰《玄牍记》内有“宋子瞻墨竹一，跋云右嘉靖乙未……得于土中，是时钱得（按应作‘德’）洪为学师，记于上”[②]。即指此事，以为是东坡竹，未详孰是，姑附于此。

泰山玉皇阁丘之篁“竹”（法京藏拓本）。

画竹之事，东晋确已有之。顾景秀为刘宋时名家，以蝉雀著，地位高于陆绥，而有《杂竹样》稿，隋世尚存。是画竹之滥觞甚早，惟谓起于汉代，则无明证。自宋以来，以画上石之习惯颇为盛行。画人以至缁流，皆喜镌石。[③] 道观且镌“倒插竹”碑，亦出高手。上石之画，必为代表性作品，如能

---

① 以上见同治《苏州府志·金石》。

② “中央图书馆”藏钞本，有误字。

③ 藩王亦然，如虎丘塔上有崇祯十三年潞王画兰石刻。

获得拓本，足为研究之助。梅道人之临东坡风竹，即据湖州石刻。证之《沈石田集》中《梅花道人临东坡风筱诗》，句云："东坡先生好游戏，壁上写竹如写字。""千年故事白石在，梅花载翻新墨香。"则石本亦只去真迹一等耳。东坡竹不入《宣和画谱》，然后人倾倒者至。柯九思自言"家藏苏竹一幅，余临数百过，终莫能及"（见孙氏（鸣岐）《书画钞》，九思跋记，时在高昌正臣之芳云轩中）。知苏竹必有精绝之处，无怪其石刻之多也。

又画人事迹有可从石刻征考而得者。举例言之：

萧悦

《白氏长庆集》载协律郎萧悦善画竹，举世无双，又白氏《游恩德寺诗序》中有兰陵萧悦。萧悦之名由白傅而起。考《两浙金石志》：唐萧悦题名"前太常寺奉礼郎萧悦"，在钱塘天竺山。[①] 黄伯思云："今观唐人遗迹，薛稷以羽毛闻，然格远而笔弱，萧悦以竹闻，然笔劲而乏韵，二子之画，但专萃精于一，犹不得其全。"[②] 盛熙明《图画考》竹木类"唐人作着色竹，比他竹太粗也，唐有萧悦画竹，深得竹之生意"。《宣和画谱》萧悦有风竹图一，笋竹图一，李衎《竹谱详录》自序"又得萧协律笋竹图，绢素糜溃，笔踪惨淡"。萧悦事迹可考者如此。

程修己

温宪撰《荣王府长史程（修己）墓志》："（上）又令作竹障数十幅，既成，因自为诗，命翰林学士陈夷行等和之，盛传于世……"（黄本骥《隋唐石刻拾遗》下）按夷行为相在开成时，宪为庭筠子。碑立于咸通四年。《图绘宝鉴》：修己师事周昉，尤精山水花竹。[③]

以上从浙江题名，可考萧悦之官职。由温宪撰之墓志，可为画史添一唐代画竹名家。

论墨竹之诗赋，亦曾刊于石上。韩崇记："秦淮海墨竹诗七古一首云墨君，款题元丰三年上元日淮海居士秦观，计草书二九行，秦小岘得真迹，勒石锡山祠中，是诗不载《淮海集》。"（《宝铁斋金石跋尾》中）明陈鉴《碑薮》

---

① 亦见孙氏《寰宇访碑录》。

② 《东观馀论》跋宗室爵竹画轴后。

③ 明大泌山人李维桢题何仪卿画竹，已言及程修己竹障，见程大宪《云斋竹谱》。此《竹谱》为"中央图书馆"藏本。

亦言："《墨竹赋》在松江陆家，山谷书，失尾一节。"（此书"中央图书馆"藏钞本）以有关故实，并记于此。苏辙有《墨竹赋》，载文同《丹渊集》附录。

二、文集中画竹资料

文集为史料渊薮，对美术史帮助尤大。伪作之《文湖州竹派》一书[1]，所述黄斌、黄彝、李公择之妹等，皆取之《山谷集》。画人事迹之难考者，莫若道士僧徒之辈，有时可从别集中得一二线索。画人考证举例：

方厓

故宫存墨竹一幅[2]，向仅赖其上方马治题跋及标绫之无名氏题识，悉其生平。其所援引，盖出《倪云林集》送僧诗"归逢古德方厓叟"句下自注。然集卷三有题方厓墨兰，知彼兼擅写兰。又卷一为方厓师画山就题，有句云："为问方厓师，孰假孰为真？墨池挹涓滴，写我无边春。"又卷三次唐綦毋潜韵寄方厓。又卷四"送宝南琛往住荆溪碧云寺兼柬方厓"一律，可见其方外交游人物。厓所居曰听秋轩。王彝《蚓雏子》中听秋轩为厓师赋云："商飙振丛柯，凉雨拂疏幌，满耳萧飒情，岂起蒲团上。频杂砌蛩鸣，远觉江潮长。声闻触亦空，残蕉谩生响。"（"中央图书馆"藏钞本）云林有《听秋轩诗》。宋沂亦有《题听秋轩诗》（《草堂雅集》卷八）。又题识谓马治著有《荆南唱和集》行世，据《吴县志》五十六《艺文考》"周砥《荆南唱和集》，客宜兴与马治唱和"。则《唱和集》乃与周砥往还之作，砥亦明画家，字履道，《云林集》四有《寄周履道诗》。

张彦辅

美国 Kansas City 有彦辅作棘竹幽禽图，其上至正癸未吴孟思及杜本题字，考虞道园《学古录》卷三"太一道士张彦辅 本国人，经玄德真人学道，妙龄逸趣，特精绘事……为其友天台徐中字用高集贤家法作江南秋思图"。则彦辅亦工山水也。《图绘宝鉴》："六一道士张彦辅，多居京师，善画山水。"

---

① 《学海类编》本题梅花道人撰，《四库提要》讥其拙于作伪。

② 图版见本书《墨竹画僧方厓考》一文。

顾瑛《玉山璞稿》："金华方道存铼师，以张彦辅故画云松图索题，就和卷中张仲举诗翰。"此彦辅交游之可考者。

文湖州画法

文同墨竹真迹，元时已不易见，汤垕谓真者只见五本，伪者三十本。李息斋、柯九思亦叹其难得，言之至再，明胡翰仲子集卷八有文与可万竹图跋。谓"不满数尺而烟容雨态，纵横掩冉，复若千亩万竿"。其真赝固不可知。《陈敬宗文与可竹为中书许君作》云："古来画竹谁最妙，笔力独数文湖州。一枝横空也潇洒，清风万里湘沅秋。"（《淡然居士集》卷十）语殊空泛。今以故宫所藏剧迹而论，湖州之竹，特点有四：一为以铦利之笔写竹叶；二为以浓淡之法定向背；三为纡竹曲干以取势；四为细茎密梢以增姿。第一项即李息斋云："须宗文与可下笔要劲，实按而虚起，一抹便过；少迟留则必钝厚不铦利矣。"第二项即文徵明集中题陆宗瀛所藏柯敬仲墨竹云："文湖州画竹，以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东坡谓此法始于湖州。柯奎章此幅颇奇，人多不知其本，盖全法湖州也。"（《甫田集》卷二）《墨缘汇观》之透石风竹图，以水墨写竹三竿，以浓墨写叶。上海博物馆之绢本文同墨竹图，题"与可"二字[①]，亦以淡踢枝，以浓写叶。罗雪堂自谓藏有东坡凤尾墨竹卷，后有陈深跋谓画竹分浓淡自坡公始。罗氏采其说（《永丰乡人丁稿》）。按此本文湖州法，何得付之坡翁误其主人。故知罗氏之苏画，不无可疑。

梅道人见诮

宋荦题画绝句云："梅沙弥得巨公传，竹石萧疏也可怜。偶吟一片江南雨，清绝襄阳孟浩然。"（《西陂类稿》十三）自注梅道人自题画竹云："凉风起砚池，叶叶秋可数，京华客梦醒，一片江南雨。"不特赏其画，兼赞其诗。然沙弥生前颇为人所轻，孙作《沧螺集》卷三《墨竹记》云："嘉禾吴镇仲圭，善画山水竹木。臻极妙品，其高不下许道宁文与可，与可以竹掩其画，仲圭以画掩其竹。近世画出吴中赵文敏父子外，仲圭其流亚也。仲圭于画，世无贬议，惟论墨竹，或訾其有酸馅气。仲圭为人，抗简孤洁，高自标表，从其取画，虽势力不能夺。"此文向不为人所熟悉，故表出之，以见仲圭当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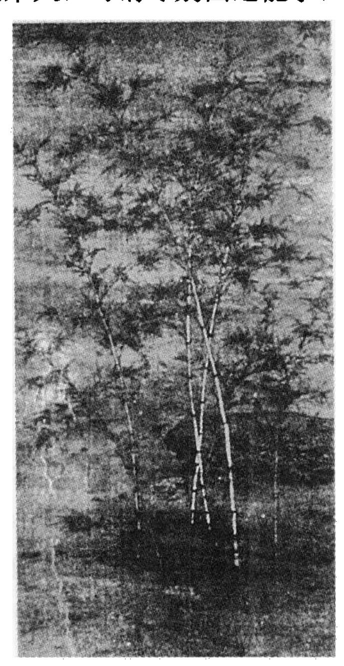
---

① 写倒垂竹一枝，卷后附柯九思临此本墨竹，题句云："熙宁己酉湖州笔"。又至正十五年颜不花题记。

之环境，及其自处之道。“元季高人多隐于画”①，隐于画竹尤多。竹表高逸，而文人与画人，实无分别，复与释道合为一体，每于道林僧舍摩挲竹绘，以舒胸中逸气。② 其纯为画人之画，往往反不甚为文士所重。虽以仲圭之合作，犹不免见诮。唐子华但求形似，故朱升跋其画，谓似则不超，以此为诟病。③而张雨题李息斋竹卷云：“晚乃与神遇，脱若惊大方。”（《贞居集》）欣其晚岁能超脱。画论至此，已越画法骊黄牝牡之外，较之宋人，可谓尽别囿之能事，不复黏着。与纯画人之境界有不同者矣。

双钩竹

敦煌画竹皆双钩。至南唐遂有铁钩锁法。黄山谷《谢王斌送墨竹诗》句：“江南铁钩锁，最许诚悬会。”自注云：“世传江南李王作竹，自根至梢极小者，二钩勒成，谓之铁钩锁。自云：柳公权有此笔法。”王逢《题后主墨竹》：“斩斩金错刀，棱棱铁钩锁，写尽江南春，曾不得蓬颗。”（《梧溪集》）其臣如唐希雅“作棘林间战笔小竹”，即效其主李重光（米芾《画史》）徐熙作丛生竹篠，根干节叶，皆用浓墨粗笔，其间栫比，略以青绿点拂（李廌《德隅画品》）。是时尚不晓以淡间浓，故用浓墨。栫比亦双钩为之。下至宋世，徽宗文会图（图四二）中之小竹，亦勾勒而成，笔笔可数。以一日万机之尊，为此细针密缕工夫，虚耗时日，以成绝艺。夏原吉题其墨竹诗云：“宝殿无心论治安，碧窗著意写琅玕。枝枝叶叶真潇洒，争奈金人不爱看。”（正德本《夏忠靖公集》）为之三叹！汤垕记东坡于黄州途次，图丛竹木石，作木叶亦细纹其缕（《古今画鉴》）。作竹于细处取神，疑亦小铁钩锁之遗意。自墨竹兴，而双钩竹日渐



图四二　宋徽宗文会图轴局部

① 清王弘撰《砥斋集》卷二语。

② 如《云林集》四：“辛亥六月二日寓实性源禅房为写竹梢，因赋。”虞道园《学古录》二十八云：“同开先南楚悦禅师观息斋画竹卷于崇仁善安寺煜公之禅室，盖煜之师一初本公所藏也。”是即其例。

③ 《枫林集》跋唐令尹子华画。

式微。元时刘秉谦[①]、张逊[②]均称名家。《苏平仲集》十五有《钩勒竹赋》一篇，形容其技法，细如毛发，亦画竹之重要文献也。

金人画竹

《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五有金显宗墨竹图卷，题承华殿大定戊子十一月十二日夜戏写。金之显宦若完颜琇樗轩，画史亦称其善写竹。《图绘宝鉴》四，僧玄悟禅师能诗画，墨竹学樗轩（罗振玉《玄悟老人草书心经跋》）。而黄华老人河东王庭筠为最著。庭筠与舅氏张汝霖[③]品第秘府书画，因摹刻雪溪堂帖。[④]《金史》一二六本传称与秘书郎张汝方"品第法书名画"遂分入品者为五百五十卷。皇皇巨帙，惜已失传。其墨竹殆天机所到。所绘幽竹枯槎卷（图四三），藏日本有邻馆，为宇内剧迹，李衎（息斋）称"黄华老人虽宗文（同）。每于灯下照竹枝，模影写真"。则亦从事写生，如文同也。庭筠子曼庆字淡游，衎实从学。《竹谱详录》自序云："后得淡游先生所画，迥然不同，遂愿学焉，已而溯求其源，淡游本学于乃翁黄华老人，老人学文湖州。"其血脉如此。黄华遗迹甚少。[⑤] 淡游则《式古堂》著录其岁寒三友图卷。其山水不逮墨竹。《倪瓒集》卷六题画，有"中州父子黄华老"句，自跋云："中州人物类黄华父子诗画，远出毡裘之表为可尚也，观淡游此卷，笔意萧然，有蔡天启风流，盖高尚书之所祖述。"则高房山亦出于淡游矣，不仅李息斋也。是黄华父子在宋元之际，墨竹领域中，有承先启后之功，诚不容忽视者。



图四三　王庭筠幽竹枯槎卷

① 罗振玉《丙寅稿》记其双钩竹立帧绢本。

② 其双钩竹画册今有印行。

③ 即张浩子，《金史》八三有传。

④ 见《元遗山集》十六《王黄华墓碑》。

⑤ 明刘崧《槎翁文集》卷十三有《跋黄华山人墨迹》。

《图绘宝鉴》四，金代画家，多能墨竹。显宗墨竹，自成一家，海陵炀王完颜亮喜画方竹。完颜琦作墨竹，自成规格。王竞墨竹亦古怪。虞仲文，蔡珪墨竹学文湖州。赵秉文画梅花竹石，笔力雄健。张汝霖墨竹师黄华。契丹人耶律履墨竹尤工。韩将军亦善墨竹。马天骕作小竹石，潇洒可喜，陈道辅好写墨竹。谢宜休妻竹学王（黄）华，而乔夫人、龙门公均工墨竹，几乎无有人不擅写竹，可谓盛矣。



图四四　孙克弘朱竹

朱竹问题

管夫人喜写朱竹，朱竹不知昉自何代。明孙克弘所画朱竹（图四四），故宫藏者有二，其题识咸称始于汉寿亭侯（《故宫书画录》卷五），说实诞妄。红竹原属天然产物（元刘美之?）。《续竹谱》云："宜都县飞鱼口出红竹，大者不过寸余，鲜明可爱。"[①] 周亮工《闽小记》有朱竹一条云："过剑津西山，数顷琅玕，丹如火齐，乃知此君亦戏著绯，为赋二诗。"[②] 剑津在福建南平县（今建溪），其地亦产朱竹。何必假关公以增重耶?

集部中往往有裨于考证者，涉览所及，偶拈数事，以供谈助。

三、墨竹与书法

向言墨竹肇自唐明皇，未知何本。惟写墨竹至于文同，实蔚为主流，后人因有《文湖州竹派》一书之作。明人目"墨竹"为独立一派。祁承㸁于其《题萧照画后》云："古称画家，须布尺帛于颓垣，注目视之，久久自成峰峦岩壑草木云霞之状，景会意先，笔游象外，落手著楮，尺幅淋漓，乃知兔起鹘落，不独墨竹为然也。"（《淡生堂集》卷九）其说至精。元代赵柯写竹大家，皆宗文同。赵以书法人竹，虞伯生跋赵子昂墨竹言："黄山谷云：文湖州写竹，用笔甚妙而作书乃不逮。（按《丹渊集》家诚之《跋》称见文同之行草

① 光绪《荆州府志》卷六物产引此。

② 此书据"中央图书馆"藏望三益斋精钞本。

篆隶，须见于飞白，东坡为作《飞白赞》。足见其非不工书，但不逮画耳。）以画法作书，则孰能御之？吴兴乃以书法写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学古录》卷十一）又题子昂墨竹云：“古来篆籀法已绝。”（同集卷二）子昂以书入画，以篆籀作竹，以飞白法写石（图四五），以辟一境。文同不能以画法入书，山谷深致惋惜。山谷之书，康南海以为于宋人中最为变化无端。称其以篆法为行楷，目之曰行篆。[①]予亦甚惜山谷倘以书法作画，则亦孰能御之，肯让东坡专美于前乎？子昂之竹，盖变文湖州之森严锋利为疏简、为拙重。再以书法喻之。唐以来，书之变其途有二：

（1）主瘦　丰神劲拔，以行书胜，太宗倡之。极美于虞、欧、褚。

（2）主肥　古拙凝重，以分书胜，玄宗倡之。大成于颜、苏（灵芝），徐（浩）。[②]



图四五　赵孟頫枯木竹石轴

前者运以锐笔，后者行以钝笔，学焉各得其性分所近。宋元人写竹，疑亦不出此涂辙。试就墨竹，区为二型：

（一）瘦型锐笔：文　同
- 王庭筠——王淡游
  - 李　衎——李士行
  - 高克恭
- 顾　安——夏景昶
- 柯九思——王　绂——文徵明

（二）肥型钝笔：赵孟頫——吴　镇——姚　绶——唐　寅

元人画竹，尽态极妍。李衎森严，吴镇凝重，顾安以摇曳取姿，倪瓒以

① 《广艺舟双楫》论书绝句云：山谷行书与篆通。

② 米芾云：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君所好。山谷称浩书如“怒猊抉石，渴骥奔泉”。

疏简别裁。森严者多仰叶，摇曳多俯叶，此其大较也。子昂变以钝笔，以篆籀飞白之法入画，一洗剑拔弩张之气。邢侗称其能于至和处见笔，至密处见墨。比较文苏之异同，指出子昂之特点，其说云：

> 湖州之竹，真而不妙。彭城之竹，妙而不真。（颐按此袭元高克恭语。见王逢《梧溪集》卷五题高尚书诗序引高写竹自题。）湖州疏疏密密，彭城不密而疏。二君真气凛凛，是以笔底劲多和少，森然剑戟。琐囱猗傩，无有也，子昂此幅，于至和处见笔，至密处见墨，未尝不劲，未尝不疏。[①]

故知墨竹，文同以后，至子昂为一大变，得书法之助，自有瑶台缓步之态。后之别开生面者，如徐渭，以狂草入画，其叶全俯。金农以漆书入画，其叶全仰。胥从书法体会得来。善变必有所悟入，悟入而用力不深，则不易奏功。故历来之崭新脱颖者，必为不世出之异才，殊不易观。若徐渭者，妙处诚不从人间得来，周栎园欲生断此老之腕，惜其墨竹传世之不多也。[②]

李霖灿先生撰《中国墨竹之断代研究》，本文详其所略，而略其所详，读者幸参阅焉。宗颐附记。

1973 年 3 月 19 日，史语所讨论会讲稿

补记

方厓、周砥事，高启《青邱诗集》有《题方厓师听秋轩诗》。又高氏《凫藻集》中有《荆南唱和集后序》，此集盖周砥手书与高季迪者。徐贲亦有《题吕山人所藏荆南倡和集后》，此集详《四库提要》卷一八八总集类。马治，宜兴人。初为沙门，事迹见《明诗纪事》十九。

东坡写竹传说甚多。元吴师道《礼部诗话》云："东坡自黄移汝，别子由于高安，过瑞昌亭子山题字崖石。点墨竹叶上，至今环山之竹，叶叶有墨

① 《来禽馆集》二十一题子昂画家藏石刻。

② 周亮工《题青藤花卉卷》云："此卷命想著笔，皆不从人间得，汤临川见《四声猿》，欲生拔此老之舌；栎下生见此卷，欲生断此老之腕。"语见《赖古堂集》二十八。

点。”《明诗纪事》卷二十五洪武间袁华有文湖州墨竹东坡题其上一诗，略云：“雨梢晴叶各殊态，挥洒位置分纤浓，钟峰隐居拨镫法，气韵生动将无同。”附记于此。

原载《故宫季刊》八卷一期，台北，1974

《楚辞》与古西南夷之故事画

《楚辞》之学，至于晚近，如日中天，有极大的进展。一般利用神话学、民族学、考古学各方面的新观点和新资料，来考察《九歌》、《天问》上的各种问题，都有卓著的成就，如凌纯声从铜鼓的花纹来研究《九歌》，可谓极尽创辟的能事，给予我们以莫大的启发。他的意见已渐为学人所采取。[1] 关于这一方法应该如何去运用才适当呢？譬如因为婆罗洲土人祀典有九个神，就拿他来比附《九歌》，如果从时空关系而论，婆罗洲与楚土相去悬隔甚远，只可从太平洋文化族系的范畴来作推测和比况，这种方法可说是旁证。如果是属于同一地区，或者楚国统辖的地区，在文化上为同一体系，则空间方面不成问题，所差只是时间先后的不同。这样则较宜于推证；倘若朝向这一轨辙来研究，这可说是逆推，可信性也许较大。所以我们说拿婆罗洲的九神来说明《九歌》上的九神，不过只是旁证而已，因为同样地美洲印第安人亦有 Nine lords of the underworld，如果有人把它拿来和《九歌》比证，怎样拉得上关系？这很不容易令人信服。故此还是采取逆推方法，利用同一地区或其统辖下的地区的材料，来帮助研究，也许更近情理。

① 像张寿平近著《九歌研究》。

一

《天问》是屈原见到祠庙壁上的图画，有所感触而作的。自王逸以来，大家都相信这一说法。其实《楚辞》中的作品，和图画发生深切关系的，除《天问》而外，《九歌》亦有同然。《九歌》描写楚巫迎神送神，古代巫术必借重于图画，《九歌》里的太一及鬼神，西汉时即被作为绘画的题材，用来致祭。《史记·封禅书》述汉武帝时方士李少翁云：

> 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孝武本纪》文相同)

可见“太一”本来是有图，在祭祀时悬挂出的。[①]

后世《九歌》图，一般似认为宋李龙眠所绘的为最早。[②] 但顾恺之已有沅湘并水鸟屏风。[③] 古《山海经》原有图。(毕沅《山海经新校正·篇目考》云：“《山海经》有古图，有汉所传图，有梁张僧繇等图十三篇。”)郭璞及张骏均有图赞。璞所见之图，在他的《经注》里，时时道及。如：“禺作牛字，图亦作牛形。”(《南山经》鹊山)又嚣兽注：“亦在《畏兽画》中。”(《西山经》羭次之山)姚宽《西溪丛语》认为《畏兽画》是一书名，今已亡佚。《朱子语类》云：“《山海经》说禽兽之形，往往是记录汉家宫室中所画者，如说南向北向，可知为画本也。”(卷一三八)洞庭帝女，必当有图。《中山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九歌》云：“帝子降兮北渚。”湘夫人被称为帝子，因为她是帝之女。故湘妃之图可追溯到《山海经图》。曹植《画赞序》云：

---

① 据《封禅书》，秦时各地的巫祀，大略如下：

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

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属。

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

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

《九歌》诸神有东君、云中、司命，反近于晋巫。汉时封禅之事，原亦有图。《史记》：“周霸属图封禅事”，可以为证。故画天地太一，当为封禅图中之项目。

② 拙作《楚辞书录》图像第四。

③ 见《历代名画记》。又帝之二女问题，可参宋赵与时《宾退录》五。

“昔明德马皇后……尝从观画，过虞舜之像，见娥皇女英。”此即汉时的舜与二妃图。晋庾阐写过《虞舜像赞》及《二妃像赞》（见《全晋文》卷三八）。故知顾虎头所绘的《沅湘图》，必远有所承的。

致鬼神往往在图画绘上些云气飞龙，使神仙可以驾雾升天和降临下土。《楚辞·招魂》云：“仰观刻桷，画龙蛇些。”[①] 楚墓、乐浪汉墓，出土漆奁图案，正绘著云气缥缈。长沙的仙人骑龙升天帛画，尤为著名。《太平经》卷九十九为乘云驾龙图。可以见迎神之状。《华阳国志》记大将军窦宪从太守廉范索云气图。[②]《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刘成子望军气六篇图三卷。其上亦“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示四方”（崔豹《今古注》）。汉代墓制，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后汉书·礼仪志》）。直至唐末，益州圣寿寺内壁画，尚有风候云气一堵[③]，可惜这些云气图均已失传，今可见的有敦煌所出云气占书上的残迹。[④]

至于绘画天地、太一、诸鬼神之图形，这一习惯，汉代西南夷亦盛行之。《华阳国志·南中志》云：

> 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

据同书永昌郡下所记，“古哀牢国有妇人沙壶（《后汉书》作壹）于水中触一沈木，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图）谱也[⑤]。”这可能是根据《永昌记》或《永昌郡传》[⑥] 的。昆明出于哀牢，以龙为祖，诸葛为其图谱，内画神龙。所谓龙生夷，即本此一故事。他为昆明作图谱，希望其能为蜀的附庸，这类图谱，实在是一种故事画。其遗

---

① 杜甫《禹庙诗》：“古屋画龙蛇。”他在四川所见的禹庙，里面有图绘。会稽禹庙壁间，塑山海经图像，清太仓顾成志有诗咏之（《清诗汇》八十六）。马曰璐亦有《浮山禹庙观壁间山海经塑像》排律（《沙河逸老小稿》二）。

② 《华阳国志·成都杨由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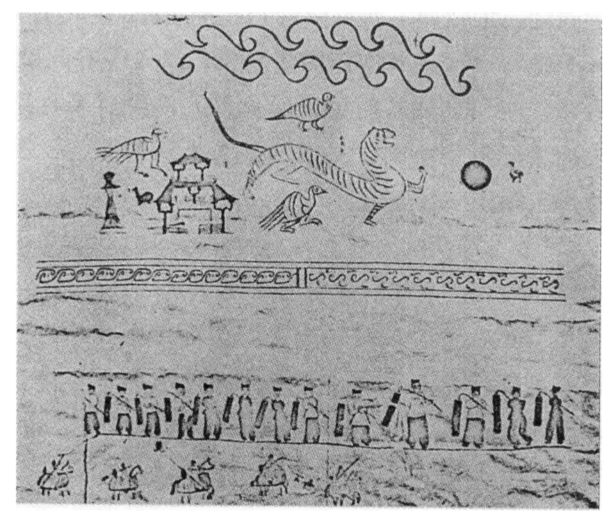
③ 见《益州名画录》。

④ 参顾颉刚《史林杂识》“乘龙”条。《太平经》七十二《斋戒思神救死诀》，记为人画像之状，乘马各随其五行之色。敦煌《云气占书图》载《中国文物》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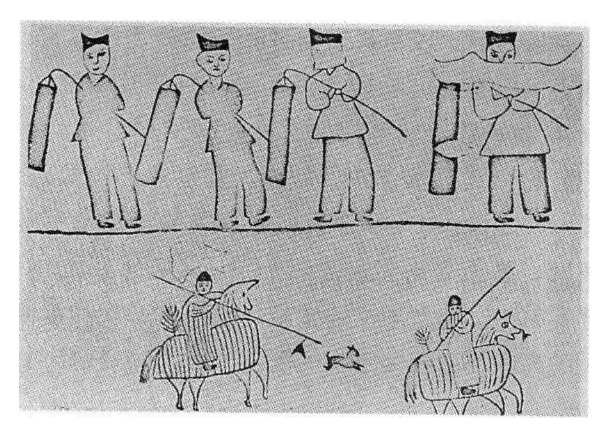
⑤ 《四部丛刊》本作国谱，国乃图字之误。顾观光《华阳国志校勘记》亦未校。

⑥ 《永昌郡传》有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本，又王叔武辑《云南古佚书钞》本无此文。

型犹可于壁画见之。云南昭通县后海子东晋太元十□年成都□侯霍承嗣的壁画，遗迹尚存。① 除图绘云气日月之外，又绘右青龙左白虎，以及屋宇、人物、部曲乘马、幡盖等（图四六、四七）。与诸葛亮的夷人图谱，情形甚为接近。滇中本楚庄蹻拓殖之地，《九歌》的云气迎神人物图，今虽不可见，或可于此想象求之。《后汉书》莋都夷传："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灵海神奇禽异兽。"则当日西南地区，官舍绘画雕刻的风气已相当普遍。



图四六　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东壁壁画摹本



图四七　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东壁下层壁画部分摹本

① 见《文物》1963（2）。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35页记其目睹之大理巫画，亦以纸画云气，中有乘各色马之神，鼓吹旗帜前道。这种习惯，至今犹存。

二

《天问》旧有图，《吴都赋》刘逵注云："《天问》篇曰：'乌有石林?'此本南方楚图画，而原难问之。"刘说似即本诸王逸。《天问》壁画，向来解释者，大都取资武梁祠石刻，及《鲁灵光殿赋》一段，作为佐证。[1] 由《天问》所发问一连串的问题，推知屈子所见壁画乃是历史画。《汉书・成帝纪》应劭注画室"堂画九子母"。《天问》本依图画而作，汉人原有此说。今看《天问》中有"夫焉取九子"一语，知古时壁上绘此像，应劭犹及见之。近年楚墓所出信阳楚瑟及长沙漆奁上的绘画，只反映楚人生活的断片。尚未发见此类壁画图绘。按《益州名画录》卷五云：

> 《益州学馆记》云：（汉）献帝兴平元年（194），陈留高眹[2]为益州太守，更葺成都王堂石室，东别创一室。自周公礼殿，其壁上图画上古盘古李老等神，及历代帝王之像。梁上又画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来名臣耆旧云。西晋太康中（280—289）益州刺史张收笔。古有益州学堂图，今已别重妆，无旧迹矣。

《旧唐书・经籍志》有《益州文翁学堂图》一卷，《隋书・经籍志》杂传类有《蜀文翁学堂像题记》二卷，知当时除图像外尚有题记。《全蜀艺文志》卷四十八元时费著《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略记其端倪。在宋初黄休复撰《名画录》的时候，这些图绘已经因重装而遭毁灭了。《太平御览・礼仪部》引任豫《益州记》称：文翁学堂在大城南，昔经火灾，蜀郡太守高胜修复缮立，皆图画圣贤古人之像。《元和郡县图志》文翁学堂条引李膺《蜀记》云：其上悉图古之圣贤，梁上则刻文宣及七十弟子，齐永明刘瑱更图焉。刘瑱彭城人，画嫔嫱推为第一。文翁学堂的壁画，经过许多次的增修：自文翁以后，计有后汉献帝时的高眹、西晋太康中的张收、南齐的刘瑱几个时期的添绘。

---

① 如德国 A. Conrady 的《天问》德文翻译，其弟子 E. Erke 整理问世，取证于武梁祠石刻，谓屈子所见，不但有图画，且有铭文，屈子移录以归，加以诘问，遂成千古奇作。这一说似乎沿用王逸的意见。

② 高眹一名，《广川书跋》谓尝至其处求字画得之，实为眹字。又云"案流俗又以眹字，又作眹字"。

巴蜀亦是楚所辖的地方。屈子所见先王祠庙的壁画，详细已不可知。惟据益州学馆所传汉代壁画的记载，可以推想楚地祠庙的壁画，应该有相同的情形。益州壁画，自上古以至历代帝皇名臣耆旧，都有画像，《天问》起自邃古，历代帝皇贤圣都在呵问之列。王逸说：屈原"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这是说屈原将呵问的辞句，写于壁上，后人加以编集，遂亦有所增益。这样说法，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壁画上的题句，像武梁祠的文字，乃是图画的说明。谓屈原作《天问》，从壁画获得写作的灵感，很是合理；若说他见了壁画，便拿起笔来，随便题句，后人加以编集，遂成《天问》一篇，似乎不甚可能。

至于文义不次序的问题，我疑心壁画排列人物先后，本来便不是十分有系统。试看曹植的《画赞》所保存的古史人物故事，次序有如下列：

庖牺/女娲/神农/黄帝/黄帝三鼎/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巢父/许由池主/姜嫄简狄/帝舜/夏禹/禹治水/禹渡河/禹妻/殷汤/汤祷/桑林/卞随/周文王/文王赤雀/武王/成王/周公/田开彊/公孙接/古冶子/汉高帝/商山四皓/文帝/景帝/汉武帝/班婕妤

这样安排，约略只有年代先后。入画的人物，亦没有一定的准则。曹植的《画赞》是因袭自汉明帝。《历代名画记》载汉明帝画《宫图》五十卷，第一起自庖牺，正和曹文相同。《天问》所见壁画上的人物故事，情形亦是如此，故被人认为不甚有次序。

楚国对人物画像，很早已盛行。《九章·抽思》云："望三五以为像兮。"又《橘颂》云："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可见屈原时候，三后、五伯及伯夷等，都已有了图像。《招魂》云："像设君室，静闲安些。"楚俗于招魂时亦置像。马王堆墓绘老妇像，可以为证。《殷本纪》伊尹对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云：

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

九主帛书残帙，近日已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发现。等君作半君，被君作破邦之主，三岁社君作灭社之主（《文物》1974（11））。殷代已有画鉥，当时

必已有绘画技术。[1] 但伊尹是否将九主理论表现于绘画，殊属难言。后来董逌《广川画跋》有《九主图》可以推想古必有图（佩文斋四之九十），刘向这一说，向来不甚为人所信，徐孚远谓“向所载九主，是战国时人语，酷似韩非”。即其一例。按《汉书·艺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于小说家，道家别有伊尹五十一篇。关于伊尹的传说，或出于此，亦未可知。九主所以图画其形，应是战国以来借图画以存鉴戒的习惯。《天问》之作，原亦从这一观念出发。曹植《画赞》序云：

> 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

可见图和史的作用，同是施于劝诫的。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特别转钞这一段话于《叙画源流》章，又称：“蜀郡学堂，义存劝诫之道。”楚先王祠庙的壁画，当然是同一意义。李德裕在《重写益州王长史真记》云：

> 然楚国祠庙，鲁王宫室，暨北邦文翁旧馆，皆图历代卿相，粲然可观。[2]

亦以文翁石室与楚祠庙，相提并论。其实蜀文化应该是楚人的遗风。屈原所见的先王祠庙，究在南郢何处，无法确定。苏轼《屈原庙赋》云：“浮扁舟以适楚兮，过屈原之遗宫。览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乡。伊昔放逐兮，渡江涛而南迁。去家千里兮，生无所归而死无以为坟。”东坡所经的屈原庙是在夔州，俗传秭归县北百余里有屈原故宅。东汉南阳亦有屈原庙，延笃死后，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见《后汉书·延笃传》，笃为南阳犫（在鲁山县）人。〕屈原行踪所至，后人为之立庙，亦有图绘贤士遗像，悬于庙中。夔州有屈原庙，则谓成都石室之绘画，乃受到楚祠庙图像之影响，正是不刊之事实。因为绘画和宫庙的营建，自来即结下不可分开的关系。[3]

---

① 殷墟小屯曾发见画鉢，为彩绘之用，见刘渊临《殷代的绘画》（《大陆杂志》1935（5））。

② 见《李卫公集》。

③ 章太炎《订文》云：“文字与绘画，故非有二也，皆昉乎营造宫室而有所制。营造之始，则昉乎神话。有神话然后有王治。故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禹之铸鼎而为离魅。屈原之观楚寝庙而作《天问》。”（《馗书》二十五）

三

西蜀在中国画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①] 益州古来多名绘，黄休复记其所见，自唐乾元初至宋乾德间五十八人之名绘，著《益州名画录》。近年考古所得遗物，像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陶片花纹的兽形[②]，巴东荆门所出铜戚上的神物，双手操蛇，脚踏日月[③]，都是上代绘画史的重要资料。四川新津人物画之生动有力[④]，汉砖上伏羲、女娲像之普遍。人像画在汉时有高度的成就，更不可忽略。顾恺之《论画》云："《北风》诗亦卫（协）手，巧密精思名作，然未离南中[⑤]，南中像兴，即形布施之象，转不可同年而语矣。"北风诗著名的绘画作品，向推后汉刘褒，褒为桓帝时蜀郡太守，顾虎头称为南中像，可见南中在当日自成一派。西晋时又有张收，地方官都是名画家，可谓极一时之盛。[⑥]

蜀地画家喜欢以古史资料作为题材，黄休复记五代石恪云："考古体人物，学张南本笔法，有田家社会图、鳖灵开峡图、夏禹治水图。"范成大《吴船录》书其在蜀目击的古画，如孙太古的黄帝像、李冰父子像。夏禹治水神话盛行于四川，故有《夏禹治水图》之作。汤垕《古今画鉴》言曾见过顾恺之的《夏禹治水图》，以后隋展子虔、五代朱简章、宋赵伯驹都有《禹治水图》。更早的要算曹植《画赞》中所举夏禹三图，其一即是治水。可见以治水为绘画题材，已肇于汉世。双溪士林"故宫博物院"藏有绢本立轴《夏禹治水图》一卷[⑦]，描写三峡砥柱、焚林烈峰、架木撑铁、曳杵撞石等治水工程，众役并力，大禹则躬执斧凿，十分生动。乾隆御笔题为唐画，很可能系出自

① 四川画史已有不少专著，崇庆罗元黼辑《蜀画史稿》上下二篇（民国六年，成都存古书局刊本），又民国成都薛天沛（志泽）撰《益州书画录》，成都崇礼堂刊本。

② 《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4））。

③ 王毓彤《荆门出土的一件铜戈》（《文物》1959（1））。

④ 参冯汉骥《四川的画像砖墓及画像砖》（《文物》1961（11）），论成都区汉画砖多出同一模制，当时只有一二家专业，如今之纸札店，为丧家建墓之用。故其艺术价值不高。又长广敏雄《汉代の人物画》。

⑤ "南中"一说为吴，然以常璩《华阳国志》中《南中志》及《太平御览》引用之《南中八郡志》为例，应指益州一带。中村茂夫《中国画论の展开》，第37页论南中应指蜀地。

⑥ 《蜀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葛洪《神仙传》：蜀人李意求纸笔，画作兵马器仗数十纸。李意未必即是画家，但从这一故事看来，当日能画的人却很不少。

⑦ 见士林《故宫书画录》（增订本）卷五，10页。立轴无名款。

明人摹绘，然其构图，必远有所本，可无疑问。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巨大玉雕“大禹治水图”（《文物》1959（2），32页）则以此故事施之玉雕工艺。

云南最古绘画资料，像1964年石寨山出土铸刻骑队铜器，又祥云铜棺壁板上的动植物纹样，都十分精巧，可推知当日之绘画技术。昭通东北省耕塘出土汉石棺画像有三组一刻西王母像，有三足神鸟及九尾狐，与四川西王母画砖相同，又有六博及簷宇与白虎衔璧像（《文物》1960（6）），云南汉画可见一斑。诸葛亮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今观猡猡文献，若《爨文丛刻》中的《宇宙源流》第一章为《天道经》，即首述天地开辟之事。《大爨碑额》，左右亦刻日月。此虽为蛮俗，似乎和《天问》壁画不无多少关系。楚国壁画，现已没有直接资料，可为佐证。可是从四川汉代文翁学堂的壁画，和现存云南霍承嗣晋墓的壁画，能够得到一些了解，蜀滇都是楚文化沾被的地方，借重这些材料来拟测屈原所见的先王祠庙中的壁画，自可提供重要线索。我所以主张利用同一地区或其统辖下的区域之材料来帮助研究，这正是一个很好例子。

尚有进者，楚、蜀、滇的古代壁画及夷人图谱，大都是历史、故事的主题，自成段落，看来不甚有次序。这种形式演变成为后来的连环式的图画，我们看畲民所流传的《盘瓠故事图卷》，亦是这一类型。大理流传的《南诏图传》（日本有邻馆藏，有中兴二年敕）、丽江木氏的洪武末、万历十一年诸壁画（见《文物》1960（6）；1963（12）），作风大致略同。我们可以说由于楚国壁画的影响，西南夷地区很早就发展了他们的故事画技巧，在汉末已形成所谓“南中画像”的特色，这对于了解后来四川画家在古史画题材的侧重，及南诏大理国绘画[①]事业及其他崖画[②]之发达等问题，也许不无帮助之处。

谢在杭《五杂俎》曰：自唐以前名画，未有无故事者。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二“画”条讨论古代画图，皆指事象物之作，有故事背景，故须立意结构，以写实为主，西南画风，亦复如是。若追溯其原始，知《天问》的壁画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原载《“故宫博物院”季刊》6卷4期，台北，1972

① 参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

② 云南沧源县有崖画，绘刻杂技、狩猎故事，据称似出于佤族之手（《文物》1966（2））。广西明江左江两岸有古代崖壁画，作打拳骑马舞蹈执武器等状，据调查年代可能属于唐、宋，为僮族史迹（《文物参考资料》1957（4）），经辑成《花山崖壁画资料集》一书印行。

文选序“画像则赞兴”说[1]

——列传与画赞

有友谈及沙畹的《史记》法文译本，提出列传二字，应作如何解释？余答谓：司马贞《史记索隐》云：

> 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

张守节《正义》云：

> 其人行迹可序列，故云列传。

都把列字解作“序列”。《史记》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列传》，司马迁自言：“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2] 是所谓“序列”，即是列举的意思。“序列”一词，亦见《史记·孟荀传》，称“（荀卿）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又见刘向叙录）。凡叙次都可以称为“序列”。班彪《史记论》云：

> 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

① 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文选·序》此句，全无注解。
② 《论语·泰伯》篇称泰伯为至德。

列传。

他则单用“序”字作动词，来包括本纪、世家、列传。刘知幾《史通·列传》篇云：

> 传者，列事也。列事者，录人臣之状，犹春秋之传。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

以列为列事，亦和序列之意，相差不远。[①] 后来读《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序云：

> ……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余略而不说。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

所有列仙、列士、列女、列异诸传，都冠以“列”字。最可注意的，是列仙传有列仙图在先，继乃撰传。列士、列女亦都是因图，而后为传的。试分别考述如次：

列仙：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列仙传图》一卷。

列士：《论衡·须颂》篇：“宣帝之时，画图汉列士，或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

蔡质《汉官典职》云：“尚书奏事于明光殿省中，画古列士，重行书赞。刘光禄既为列女传颂图，又取列士之见于图画者，以为之传。”（《初学记》十一职官引）[②] 又云：“省中皆以胡粉涂壁，紫素界之，画古列士。”（《初学记》二十四居处部引）这是列士有图之证。司马相如曾撰荆轲一赞[③]，《文心雕龙·颂赞》云：“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即是蔡质所谓画古列士书赞之一例。

---

① 古人著书，每简称曰“序”，如《汉书·艺文志》言蒯通所序、刘向所序、扬雄所序等例。序即序次之意。

② 应劭《汉官仪》上“尚书郎”条亦云：“明光殿省皆胡粉涂画古贤人烈女。”参陈祚龙《汉官七种通检》，1962，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刊行。

③ 参 Yves Hervouet, *Un Peo'te de Cour Sous Les Han*: *Sseu-ma Siang-jou*（司马相如）395～396页。

顾恺之《论画》有一条云：

> 列士，有骨俱。然蔺生恨急烈，不似英贤之慨。以求古人，未之见也。于秦王之对荆卿，乃复大闲。凡此类虽美而不尽善也。[①]

这是顾恺之对于所见古列士图的评骘，蔺相如、荆轲皆在列士图之中。

列女：《七略·别录》云："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应劭《汉官仪》上称："黄门有画室署，有长一人。"（《御览》职官部引）刘歆为黄门侍郎，绘画即其属官所掌。《后汉书·宋弘传》："弘当宴见，御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光武）帝数顾视之。"又《梁皇后纪》：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

漠晋诸家所绘列女图，种类甚繁。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载，列女且有大小之别：

汉明帝有史记列女图。

蔡邕有小列女图。

荀勖有大列女图、小列女图。

王廙有列女仁智图。

卫协有小列女传（图）[②]。

谢稚有大列女传。其他尚多。

顾恺之《论画》云："小列女图，如恨刻削为容，不尽生气。"即对于小列女图作不好的批评。《石渠宝笈》初编（32）有顾恺之画列女图。黄伯思于大观四年寓目（《东观馀论》）。宋时马钦山亦有列女图，与宋高宗书女训合为一卷（《虚齐名画录》卷一）。

画像的起源，《楚辞》已有若干记载，《九章·橘颂》云"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又（《抽思》）云："望三五（三王五伯）以为像兮。"是楚人所传

---

① 顾恺之《论画》，见《历代名画记》引。参中村茂夫《中国画论の展开と顾恺之の画论》，《论画》第十条引《贞观公私画史》中晋明帝所作"史记列士四"，谓即为恺之所见者（35页）。

② 列女传图资料，可参考黄伯思《东观馀论》下《列女传仁智图跋》，阮元宋本《列女传图跋》，孙诒让《籀庼述林》：《列女传图书后》。又德人 Lise Martin《列女传及图》（《中德学志》1943）。列女图详细，可参米泽嘉圃著《卫协研究》，载《东方学报》，东京十二册之三，及《列女传图卷》（《国华》九〇九，21页）。

有伯夷像，及三王五伯像，天问即屈原所见到的壁画。长沙左家大山出土有女巫像的帛画。是画像之事，楚俗已盛行了。

从传和图的相互关系看来，传往往因有图而后作的。有列图，才产生列传。是序列的取义，亦一半出于图画的系列，所谓“传”无异即是“图”的说明了。

阎立本所绘的帝王图卷（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周必大淳熙十五年（1188）的题跋，称之为列帝图，和列士图、列女图等一样，特别习惯用“列”字。《历代名画记》称阎立本有“昭陵列像图传于代”。此图唐以后已不见著录，则题作“列像”。

一

《文选》昭明太子序云：“画像则赞兴。”五臣吕延济只云：“若有德者，后世图画其形，为文以赞美也。”说得非常含糊。赞是一种新兴起的文体，可惜向来很少人注意。

晋李充翰林论佚文云：“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词简而义正，孔融之赞杨公，亦其义也。”（《全晋文》五十三）

萧统所谓“画像则赞兴”，正是李充所谓“容象图而赞立”。说明赞是由图而生的，萧氏的意见，和李充没有二致。

汉代宫殿，每画人像。（如《汉书·杨恽传》云：“上观西阁上画人。”）后宫有温室，亦列图像。左思《魏都赋》云：

> 特有温室，仪形宇宙，历像贤圣。图以百瑞，綷以藻咏。芒芒终古，此焉则镜。有虞作绘，兹亦等竞。

李善注：“中央有温室，中有画像赞。”后宫历像的藻咏，即是画赞。

汉兴以来，画风甚盛。顾恺之《论画》云：“南中像兴，即形布施之象。”（“北风诗”条下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云：

> 蜀习隆向允上奏文言：自汉兴已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云。

图形立庙的风气，东汉非常流行。《后汉书·延笃传》云：

永康元年（300），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

延笃是南阳犨人（在鲁山县）。他死后，乡里图其像与屈原为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东汉明帝好画。《历代名画记》载有明帝画《宫图》五十卷。第一起庖牺，五十杂画赞。称其“雅好画图，别立画官，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画，谓之画赞。至陈思王曹植为赞传”（在述古之秘画珍图项内）。《隋书·经籍志》集部，画赞五卷，汉明帝殿阁画。魏陈思王赞。梁五十卷。是原共五十卷，隋时仅存五卷，然两唐志皆录《汉明帝画赞》五十卷，惜其书不传。曹植画赞现存，亦非完帙。严可均从《艺文类聚》卷十二辑出，自庖牺、女娲、神农、黄帝，黄帝三鼎以下，至汉武帝、班婕妤共赞三十一篇。可据以推测明帝画赞内容的梗概。

东汉郡县厅壁绘画人像题赞始于建武，倡自应奉。《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下注云：

应劭《汉官》曰：尹，正也。郡府厅事壁诸尹画赞，肇自建武，迄于阳嘉，注其清浊迫退……后人是瞻，足以劝惧。虽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不避王公，无以过此，尤著明也。

《后汉书·应劭传》：

父奉为司隶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像赞。劭乃连缀其名录，为状人纪。

此类画赞，兼题善恶，以寓褒贬，意取劝诫。[1] 至于郡县盛行的情形，试以西蜀一地为例，常璩《华阳国志》所记尤详：有列画于东观者，如：

郑纯，郪人也。明帝时，永昌郡太守。卒，列画颂东观。（《华阳国志》十广汉）

① 参米泽嘉圃《汉代绘画における劝诫主义と画家》（《东方学报》，东京，第9册）。

有列画学官者，如：

王祐，郪人，弟获，志其遗言，撰王子五篇，作诔列之颜子，列画学官。（同上）

此处屡见“列画”一词，与“列图”、“列传”正可比观，宜加注意。或言“立图表之”。如：“敬杨，浩郭孟妻。”“中平四年，涪令向遵立图表之。”（同书《梓潼士女赞》）或言“图象府廷”。如纪配、李余（同书《广汉烈女》及《梓潼士女》）。

他若李业，“益部纪其高节，画其形象”（《后汉书·李业传》）。益州从事杨竦之卒，得“刻石勒铭，图画其像”（《后汉书·西南夷传》）。蜀之谯周，益州刺史董荣为图画其像，从事李通颂之。有“攀诸前哲，丹青是图”之句（《蜀中广记画苑记》引《益部耆旧传》）。兹所以不殚繁称博引，欲以见当日画像题赞风气之盛，虽僻在西南之蜀土，尚流行如此[1]，则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汉时蜀画工甚众，梅原末治《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所记画工题名，有文，长、定、恭、丰、获壶、谭等，共数十人。[2] 元兴元年（105）和帝崩，太后敕止蜀汉钔器，不复调。止画工三十九种（《后汉书·邓皇后纪》）。蜀画风之盛，可以概见。

灵帝更好书画，《御览》七五引孙畅之《述画》云：

汉灵帝诏蔡邕图赤泉侯杨喜五世将相形象于省中，诏邕为赞，仍令自书之（亦见《历代名画记》）。

光和元年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刘旦、杨鲁并光和中画手，画于鸿都学（《历代名画记》引谢承《后汉书》）。《蔡邕传》云：

（帝）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待制鸿都门下。邕上封事，其五事即论书画辞赋才之小者，

① 汉代绘画史料，长广敏雄列出三十九则，见所著《汉代人物画参考文献》，载《东方学报》，第36册，京都，139页，只据两汉书采录。不及《华阳国志》。

② 见《考古社刊》第6册。

匡国理政，未有其能。

当日灵帝所喜之鸟篆，当以其接近图画。故曹植画赞序云："盖画者，鸟书之流也。"是其明征。是时画像必兼撰颂赞。名家之卒，世人争相图颂。

《蔡邕传》云："卒后……兖州、陈留皆画像而颂焉。"又《邕别传》云："兖州、陈留并图画邕像而颂之曰：又同三闾，孝齐参、骞。"

亦有自图自赞者：

《后汉书·赵岐传》："建安六年卒。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

尚友古人，如邠卿者，尤属少见。[①]

自曹植画赞以后，文士所撰画赞，名篇日出，以及释氏之图赞，更难尽考。兹略举之以见一斑：

挚虞《古圣帝像赞》(《全晋文》七七)。

傅玄《汉高祖像赞》(《艺文类聚》十二)，又《古今画赞》(《北堂书钞》一一三)引。

庾阐《虞舜像赞》、《二妃像赞》(《全晋文》三八)。

夏侯湛《鲍叔像赞》(《类聚》二一)、《东方朔画像赞》(《文选》四七)。

顾恺之《魏晋名臣画赞》(《晋书·顾恺之传》)(《名画记》引作《魏晋胜流画赞》)。

杨宣《宋纤画像赞》(《晋书·宋纤传》)。

常景(《魏书》卷八三云："景图古昔可以鉴戒之事而为之赞。")

其他浮屠图赞：若慧远《晋襄阳丈六金像赞》(《广弘明集》)，道宣《圣迹见在图赞》一卷、《佛化东渐图赞》二卷(《法苑珠林》一百)，都很有名。至于州郡像赞，多为先贤而作，为数亦夥。

吴张胜《桂阳先贤画赞》一卷。有罗陵等，见《御览》四二〇引。

陈英志《陈留先贤像赞》一卷。

贺氏《会稽先贤像赞》五卷。

---

① 谢国桢《汉代画像考》上篇(《周叔弢六十论文集》)，董井馆藏新出汉画石刻考释《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二》，劳榦《论鲁西画像三石》("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八本第一分册)皆有关汉画资料讨论之专文。

晋留叔先《东阳朝堂像赞》一卷。

以上俱见《隋书·经籍志》著录。此类画赞，乃一新兴文体，自东汉至晋，寖已流行成为一时风尚。所谓画像则赞兴，诚为不刊之事实。在西汉盛行的文体是赋，而东汉盛行的文体却是赞，这一事实，谈文学史者，是不应该加以忽视的。

二

魏汲塚所出书，其第十五类为图诗一篇，束晳云："画赞之属也。"（《晋书·束晳传》）晋初荀勖为中书监，因魏郑默《中经》更著《新簿》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丁部所收的作品，有下列各项：

诗、赋、图赞及汲塚书（《隋书·经籍志》）。

因为汲塚中出图诗一篇，即相当于东汉以来的图赞。赞为韵语性质，略近于诗，故可称为"图诗"。但这并不同于后代的题画诗。画赞到荀勖编《新簿》的时候，数量之多，和诗赋几乎可以相埒，在目录学上地位，和诗赋比肩，故同列于丁部。其实画赞一类的作品，到刘宋初期，已有人为之结集。《隋志》有《赞集》五卷，谢庄撰（两唐志著录皆同）即其一例。

《文心雕龙·颂赞》篇论赞名起于唱拜，又谓："及景纯（郭璞）注雅，动植必赞，义兼善恶，亦犹颂之变耳。"所举赞体之文，仅止于此，略焉不详。又谓赞之为体，"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不知东汉以来，画赞流行，实已蔚成大国。故荀勖《新簿》以图赞与诗赋等量齐观。赞是东汉后的时髦文体，且极富实用价值，何得目为"致用盖寡"。由上所论，可以明白荀勖以图赞与诗赋得以骈列的道理，这一层似乎可补刘彦和的缺略。

三

兹将结语列下：

（1）传生于图，赞亦兴于图，可见传与赞二者都和图画离不了关系。

（2）列的意义是序列，人物绘成图画的有列仙、列士、列女、列帝，所以"列"字本和"列图"、"列画"（二字见《华阳国志》）、"列像"取

义相近。列传之称列，当作如是观，不单是“列事”而已。

(3) 东汉州郡图赞盛行，以蜀地为例，可见一斑，“画像则赞兴”一句，正宜由此事实取得恰当的说明。

(4) 画赞和诗赋在质量方面具有同等地位，所以荀勖把它特别列于丁部，与诗赋骈重。

既知先有人物画像，上面的题识，用韵语写成的便是“赞”，用散文记叙其生平即是“传”。列传之称“列”，和列画之称“列”，原来都有序列、系列的意思。战国时，汲塚已出画赞式的图诗。司马相如赞荆轲，司马迁又为荆轲立传，列于刺客，但他本是厕于列士图之列的。列传与列画的关系，对于中国史学史和中国绘画史，是极重要的问题；而画像和赞体的相互关系，正是其中关键之所在，而向来不为人所注意。所谓“画诗”，原即为画赞（据束皙说），虽属于“题画文学”，但性质却不同于后世的“题画诗”①，今参摭史传，试为抉发，以供治艺术史者之参考。

1971年2月属稿于耶大研究院，8月改定于星洲

补记

章炳麟云：“画象有颂，自扬雄颂赵充国始。……赞之用不专于画象，在画象者，乃适与颂同职。”（《国故论衡》中《正赍送》）三国时，桓范有赞像篇，谓“所以述勋德”（《群书治要》引，似出其《世要论》）。晋傅咸撰《画像赋》，存序一篇（《类聚》七四引）。

北海景君碑云：“或著形像于列图。”东汉人亦称为“列图”，与“列像”同例。至于图诗一名，或又称为“画诗”，王彪之有《二疏画诗序》。

汉代图赞，多已亡佚。山东武梁祠石刻人物题记，为有韵之语，亦是赞体，世所习知。河北望都县汉墓前室的西耳室，过道南壁下方有朱书四言题赞八句，文云：“嗟彼浮阳（浮阳，地名，汉置，在浮水之阳，隋改清池，故城在今河北沧县东南），人道闲明，秉心塞渊，循礼有常。当轩汉室，天下柱梁。何亿掩忽，早弃元阳”。该墓四周都有壁画，这里用朱书题赞，可以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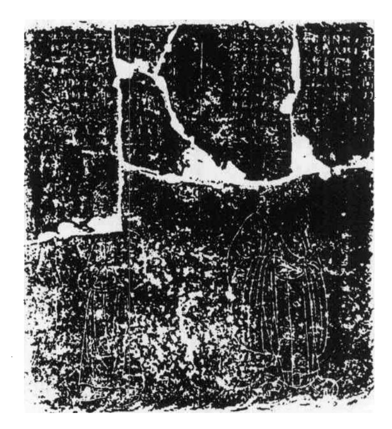
① 如青木正儿《题画文学の发展》（《支那文学艺术考》）所论。

东汉图赞在墓室中的实际情形（参1955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印“望都汉墓壁画”，图四八）。至于其他现在可见到之后出资料，试举出一二，以供参考：



图四八　望都汉墓朱书题赞

凌烟阁功臣图赞拓本（图四九），此碑《寰宇访碑录》曾著录。据云原石在麟游县。为宋元祐五年（1090）游师雄撰书上石，现存拓本二纸，画像上有题赞。石刻题称王珪、魏徵、李勣、（侯）君集四人。考吕温所作（凌烟阁勋臣赞），文字相符，查勘吕文，应作萧瑀、魏徵、李勣、秦叔宝（详《文物》1962（10），金维诺《步辇图与凌烟阁功臣图》）。康熙中王仲英跋、喜咏轩丛书丁编、陶湘刻，李公麟圣贤图石刻（图五〇、五一）。原刻在杭州府学，共十五石，自孔子至乐劾，凡七十三人，每像有宋高宗题赞。绍兴二十六年（1156）高宗手书赞，并以画像刻石，附秦桧题记。明宣德二年（1427）巡抚吴讷令人磨去秦桧文，自加题识。此石刻今有印本行世（黄涌泉编《李公麟圣贤图石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印，1963年）。



图四九　凌烟阁功臣图题赞拓片（部分）

《列女传》刊本，明仇英补图。

《吴郡名贤图赞》，清长洲顾沅辑。

以上二种普林斯顿大学美术史系藏。

任熊，《于越先贤传像》。

敦煌石窟所出卷子，钞录貌真赞一类文字甚多，唐末五代边陲地区画赞风气之盛，不下于东汉。陈祚龙先生已辑成专书，*Éloes de Personnages Eminents de Touen-Honang*，1970，Paris，亦是画赞的重要文献。



图五〇 宋杭州李公麟圣贤图赞石刻（拓片一）



图五一 宋杭州李公麟圣贤图赞石刻（拓片二）

列士一词有时因用假借字而写作烈士，但并非训为光烈之士。（列士一名，自《墨子·天志下》，至刘向《说苑·臣术》、班固《答宾戏》，都解作多士。）即列女亦非专指节烈之女。（列女一名，见于《韩策》。《列女传》中有一类是“孽嬖传”。王回序云“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故列女之列，其义仍是序列。）列士、列女中列字的用法，和列位（《史记·三王世家》）、列侯（《汉书·高帝纪》张晏曰：“列者，见序列也。”）、列爵、列宗、列代……是相同的。

《史记索隐》及《正义》都采取“序列”一义，来训释“列传”，乃本诸伯夷列传中“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句。张晏亦用“序列”二字来解释“列侯”之列。序与列同义，序列方可倒言称“列序”，并是复词（参王叔岷《史记斠证·伯夷列传》）。故知“序列”一说非始于唐人。刘知幾《史通·列传》篇言“传者，列事也”。又云“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按《史记·伯夷传》内已言“其传曰”，则史迁非始为夷齐立传，更有所本。唐卷子《雕玉集》引《列士传》载《伯夷叔齐传》，《列士传》虽云刘向所作，亦出于纂集，如其《列仙传》之取自阮仓。《抱朴子·论仙》篇云：“刘向撰《列仙传》，自删秦大夫阮仓书中出之。”阮仓为秦大夫，则列仙有传有图（《隋志》称汉阮仓作列仙图，其人必当秦汉之际）实起于汉初。故司马相如有“列仙之儒，居山泽间”语，皆在史迁之前。列传之“列”作动词用，以“序列”训之，原甚恰当。

《七略·别录》云：“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画之

于屏风四堵。”故列女屏风，后来相沿不替，光武时，因宋弘语而撤屏风列女图，唐人犹播为美谈。北魏平城太和殿皇信堂四周，图古圣忠臣烈士之容，为张僧达、蒋少游笔（《水经注·㶟水》）。这种习惯，见于北魏遗物，1965年，在山西大同石家寨发现琅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墓（年代为延兴四年（474）至太和八年（484））中有彩绘漆屏风，犹保存十余残段的故事画，上面有太姜、卫灵公、灵公夫人、汉成帝、班婕妤等标题及传赞（见《文物》1972（1）），正可提供汉晋时代列传上的文字说明与图画互相联系的重要例证。这里有几件事可以注意的：

（1）太姜一段内“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等语，乃出《列女传》卷一周室二母传，可见这屏风的画材，有些取自《列女传》。

（2）题赞在未书写以前，先用丝栏界画。

（3）人名大标题外面，加一长方形框。以后的故事画人物画，像敦煌石窟、武宗元的朝元仙仗等都沿用此例。

（4）班婕妤原在《续列女传》。又另一处文字可辨认的像“顺世宰物，道济身逸”等句则显然是四言的赞体。晋南北朝的绘画，今可见到的甚少，这一资料，极为重要，故为补述于此。至于屏风有画，为王羲之与殷浩书劝令画廉（颇）蔺（相如）于屏风。

列女列仙图，魏晋时有人相继撰赞。列女有魏曹植、缪袭撰赞各一卷；列仙有晋孙绰、郭元祖撰赞，俱著录于《隋志》。又《陶潜集》内有扇上画赞，自荷篠至阳周珪九人，可见晋时赞又有写在画扇上面的。

唐康希铣为《自古以来清吏图》四卷，自为序赞以见志（《颜鲁公文集》七），《永乐大典》第一七一册“像”字号，资料可参。日本狩野《君山文》卷三有《画图赞文跋》记唐人抄本，此书题云（画图赞文）卷第二十七，其中载《净住子》净行法文及颂，参齐竟陵王、王宁朔各集，及内藤炳卿考证。

1972年4月

围陀与敦煌壁画

印度最古圣书的《梨俱吠陀》，至今尚无汉译。由于长期以来，婆罗门经典被佛教徒视为外道，故无人问津。然围陀思想，通过佛典的汉译却很早零星地输入华夏。围陀中的众神，经过佛典的轻蔑和曲解，亦不断传入，有的还被采用表现在建筑物上作为装饰图案。人们视之作佛教艺术看待。如果进一步作仔细的考察，便可恍然知道它实在是来自古典的围陀神话。在敦煌石窟的壁画里，我们可看到一些例子，像最重要的二八五窟所绘的曼陀罗，是值得追寻探索的对象，下面我将从东汉末年译出的《摩登伽经》上的记载，来考察这个石窟，提出一点新的看法。

印度天文历数的智识，《摩登伽经》中，保存着很古的材料。摩登伽梵文称 mātanga，亦译作摩邓，是印度的旃陀罗种。这部经原是 Divyā Vadana（《天业譬喻经》）里面之一篇，自从东汉安世高初次译成汉文以后，至西晋的竺法护，已有几个汉文译本。最紧要的是三国吴时天竺三藏竺律炎和支谦共译的上下两卷本。是经站在佛教立场，强烈反对婆罗门思想，特别是围陀的神话被斥为妄论。围陀内容的点滴，由于本经在汉、晋之间经过几次的传译，谅必多多少少流入中国，兹摘引支谦译本一二段于下，《明往缘品》第二云：

> 世有四姓，皆从梵生，婆罗门者从梵口生，刹利肩生，毗舍脐生，首陀足生，以是义故，婆罗门者，最为尊贵，得畜四妻，刹利三妻，毗舍二妻，首陀一妻。……者梵天生皆应同等，何因缘故？如是差别！

又汝法中，自在天者，造于世界，头以为天，足成为地，目为日月，腹为虚空，发为草木，流泪成河，众骨为山，大小便利，尽成于海。斯等皆是汝婆罗门妄为此说。

这段话很明显对围陀第一〇、九〇的原人歌（Purusa）中第一二、一三、一四三段文字提出责难，何以婆罗门必从口（mukha）出？其他三姓则否？何以天神创造世界必以头为天？以双足为地？（梵文原句是：Sírsno dyauk sam avartata；padbhyām bhumir，disahśrotrat。）在围陀原文，puruṣa 被奉献作为牺牲，这就是最初的"法"（梵文原篇 16：tāni dharmāni（法）prathāmāni āsan)。《摩登伽经》在这里指出"自在天"之名，可见"自在天"神话入华可断自东汉末年。梁任昉《述异记》引证盘古诸说，已将大自在天这类被佛徒议为婆罗门的妄说，纳入盘古事迹之中，三国徐整的《三五历记》和另一《五运历年记》（马骕《绎史》引）都说及盘古故事，似乎都受到印度外道之说所影响。

徐整说"天地开辟……盘古在其中，一日五变，神于天圣于地"（《艺文类聚》卷一引）。《摩登伽经》屡屡言及围陀多变的道理，亦见于《明往缘品》，文云：

我今当说此围陀典无有实义易可离散。昔者有人名为梵天，修习禅道，有大知见，造一围陀，流布教化，其后有仙，名曰白净，出兴于世，造四围陀，一者赞诵，二者祭祀，三者歌咏，四者禳灾……复更有一婆罗门名曰鹦鹉，变一围陀为十八分。……更有一婆罗门名曰鸠求，变一围陀以为二分，二变为四，四变为八，八变为十，如是展转，凡千二百十有六种。是故当知围陀经典易可变易，大婆罗门！此围陀典当分散。……

过去有仙名婆私吒，其妻即是旃陀罗女，产生二子，长名为纯，二名为饮，皆获仙道，五通具足，变围陀典作宅图法。汝能诽谤此二圣人言非仙耶？（《大正藏》二一，403 页）

"围陀"的意思是知识，亦用作动词。在《梨俱围陀》第十卷一二九·七，创造之歌的最末几句说："真宰在上（梵文 yo asyādhyakṣah paramé vioman)，彼仅知之（梵文：so aṅga veda)，抑不知之？(yadi vā na veda)"这里

二个 veda（围陀）都训“知道”，《摩登伽经》举出许多造作围陀的仙人（rsi），能够使围陀变易、分散，其意在指围陀所说是不足信据的。最有趣的是能够“变围陀作宅图法”。什么是宅图法？后汉失译人有《安宅神说经》，说道：

天龙夜叉八部鬼神，共相围绕，说微妙法……建立南房、北堂、东西之厢……六甲禁忌十二时，门庭户限……（《大正》二一，911 页）

天龙夜叉八部是安宅的守护神，汉代很盛行所谓图宅术。王充《论衡·诘术》篇云：

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

宫商是用五音来看姓氏对于第宅的吉凶，为宅术的一种，后来“宅经”一类的书尚可考见它的遗制。[①]《摩登伽经》所说的宅图法，我想与壁画制度应该有密切关系。洞窟的结构不论是中心柱窟，或四壁一龛与多龛窟，四壁必须施以图绘，壁画当然为宅图法的一术。汉人很讲究图宅术，壁画在宫殿、墓葬到处皆有之。佛窟自然亦施上丹采图绘，问题是用什么东西来作题材的内容。所谓“变围陀与作宅图法”必是在四个方隅上面绘画各种神明（deva）来抵御灾煞，像因陀罗（Indra）以至自在天（mahasira）之类；简言之，采取围陀典中的巨神作为宅图的资料。我们看在早期的密宗经典里面，围陀的高级神明，每下降成为守护神的夜叉，由于佛教徒对于婆罗门经典的贬抑，那些围陀典中了不得的巨神，地位竟被降得很低。试举一例，《孔雀明王经》卷中说：

阿难陀有四药叉大将，常在空居，拥护所有空居众生，令离忧苦，其名曰：

素哩野、素谟、阿儗顸、嚩庾。

复次，阿难陀！汝当称念多闻天王兄弟军将名号。……其名曰：

① 敦煌有五姓宅图经。

印捺啰、素摩、嚩噜拏、钵啰惹跛底……

此等药叉是大军主统领诸神。……（《大正》一九，982 页）

这一系列的人物，在围陀典中地位极高，表之如次：

素哩野（sur ya）——日神

素谟（soma）——月神

阿儗颁（agni）——火神

嚩庚（vayu）——风神

印捺啰（Indra）——战争神

嚩噜拏（Varuna）——正义神，rta 之王

钵啰惹跛底（prajāvati）——生主

所有围陀里的诸神，都变为夜叉（yaksa）成为守护神了。由是观之，变围陀与作宅图法，看来即是把围陀典中的神明请来镇宅，依四方方位排列，绘在壁上，这可说是后来曼陀罗的滥觞。

莫高窟壁画的内容，多年以来，经过敦煌研究所同人的努力，目前已完成《总录》一书，作为总结性的记录。根据各石窟壁画的内涵，结合佛典各种与经变有关的文字，详细对比研究，已作出许多崭新的业绩。1987 年 9 月，在莫高窟当地举行首次石窟艺术的国际会议，许多重要论文提供可靠的看法。尤其最重要的西魏时期的二八五窟，日本学人已从禅宗立场作出详细的分析，更值得注意的是贺世哲的新说，他据北凉法众在高昌翻译的《大方等陀罗尼经》，认为该窟南侧绘有二十八宿，这一窟可说是最早的密宗画窟。他的文章尚未发表，只从其提要透露一点消息。这一窟的内容大约如下：

中央	北侧	摩醯首罗天	三头
	北下侧	毗那夜迦天	象首
	南侧	鸠摩罗天	四臂乘孔雀
中央	大龛外北侧	那罗延天	三头八臂
		手托日月，乘金翅鸟	
	南侧	因陀罗	交脚坐
	西壁	日天	三凤驭车

		月天	三狮驭车
	南侧	廿八宿与主宰等	
中央	大龛南北下侧	四天王	
	南小龛外	婆薮仙	

这二八五号窟北壁有年代两条：

（1）大代大统四年敬造　　（五三八）

（2）大代大统五年敬造　　（五三九）

属于西魏东阳王元荣时代，窟之南、西壁各有四个禅窟。窟中央有一高约三十公分的方坛。

摩醯首罗天为梵言 Mahasira 的汉译。即是大自在天。在英、法所藏的画样断片保存大量的画本，详见英国韦陀的图录和拙作《敦煌白画》。西魏这处的壁画把自在天图录位于中央正北，与后来密宗的曼陀罗把他放在东北方位有些不同，密宗经典如《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大自在天正位于东北。至于毗那夜迦天，在莫高窟四百多个洞窟只有二八五窟出现一次，最堪注意！毗那夜迦梵称 vināyaka，是 Gaṇeśa 的别名。在《梨俱围陀》称 gaṇa。Gaṇeśa 被认为即大自在天的儿子与 Śiva's attendent 常在一起，所以安置在摩醯首罗天的下面。婆罗门经典有“毗那夜迦法”（Vināyakaśānti），见加尔各答（1953 年）印行 Batakrishna Ghosh 编辑的《婆罗门散策辑佚》（*Collection of the Fragments of Lost Brāhmanas*）。关于 Vināyaka-Gaṇśa 的研究，详见 A. Getty，*Gaṇeśa，a Monograph on the Elephant-face God*（Oxford，1963）及 L. Renou，Sur Les Oringines Ve'diques de Gaṇeśa［J. A.（《亚洲学志》）1937，271～274 页］之论著。①

其他鸠摩罗天梵言 Kumāra；那罗延天，梵言为 nārāyaṇa；日天即 āditya，月天即 Caṇdra（或 soma），因陀罗即 Indra，一般皆耳熟能详，今不多述。惟婆薮仙须作一仔细考察。

莫高窟壁画中，婆薮仙始一见于北魏二五四窟，西魏则二四九窟之北壁

① 关于此问题，可详拙著《谈敦煌莫高窟中的诫尼沙（Gaṇeśa）》，为呈交中山大学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之论文，已编入该讨论会文集。

及本窟（参《中国石窟》一图二七、图八九、图一二〇）。北周六处、隋十一处，初唐以后不见，可说是北朝特有的神仙画样，通常与鹿头梵志相对排列。

关于婆薮仙的故事，见支谦译《摩登伽经》第四品云：

> 我念过去，曾为梵王，或为帝释，亦复曾为净盖仙人，为婆罗门。变一围陀，以为四分。于百千劫，作转轮宝王。如是生处尊豪富贵，于尔所时，修习慈悲禅定智慧，广化众生，施作佛事。……过去久远阿僧只劫，我为仙人，名曰婆薮，五通具足，自在无碍，善修禅定，智慧殊胜。时有龙王，名曰德叉，其王有女，字曰黄头。……我见彼女，起爱著心，生此心故，便失神通，及禅定法，深自悔责。……（同书40页）

第二八五窟中有几个禅窟，禅那（dhyana）是六波罗蜜之一，婆薮仙亦要行禅定法才能取得神通。西魏绘婆薮仙于壁画上面（图五二），仍是有取于善修禅定之义，和密宗无关。婆薮仙在无量劫中作过转轮王，经历许多不同身份的化身，见色动妄念，便失去神通，可为人们鉴戒。在北凉法众所译的《大方等陀罗尼经·初分卷第一》说：



图五二　西魏壁画上的婆薮仙

尔时婆萸从地狱出，将九十二亿诸罪人辈，寻光来诣娑婆世界……婆萸仙人是地狱人也。……婆者言广，萸者言通，广通一切法者，云何究竟入于地狱？……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婆萸仙人何时入于地狱，愿佛解说。善男子：……此婆萸仙人在阎浮提与六百二十万估客作商主，将诸人等入海采宝，往到海所，乘彼海舶……其中路值摩竭鱼难、水波之难、大风之难，如是六百二十万人即时各许摩醯首罗天各一生（姓）。尔时诸人便离四难，远到本国。到本国已，即各牵一羊欲往天祠。……（《大正》二一，643、644 页）

这段故事文字甚长，说明婆萸仙人的神通，能拯救许多人脱离苦厄，但要向摩醯首罗天许愿，各人以一羊往天祠，天祠即指大自在天，由此可以明白二八五窟在中央摩醯首罗天之外，复加绘婆薮仙的缘故。婆薮仙亦写作婆萸。大正藏此本作婆萸，萸乃薮字之形讹。婆薮汉译又作缚斯。梵言为 Vasiṣthas，在《梨俱围陀》十分常见，这字意义是 best，字根从 vasu（good，wealth，richest）而来，siṭha 是形容词比较级之最高级。巴利文作 vasiṭṭcha 亦训为使者（messenger in a village）。崇拜婆薮仙可获得最佳、最富的幸福。《摩登伽经》的（说星图品）第五，二十八宿之虚宿有四星，形如飞鸟，属于婆薮神（405 页），是婆薮仙亦被编配在二十八宿之列。婆薮仙之名在是经中不止一见，三国吴时已为人所熟知了。《摩登伽经》亦言婆薮仙能变一围陀以为四分。具见他与围陀关系的密切。

《摩登伽经》有北朝写残本，现存于敦煌县，列〇二〇号（见《敦煌研究集》第三册，451 页）。

是经初品讨论四姓平等，和对自在天的描写，显然是针对围陀的原人歌提出抨击。支谦辈在武昌译出三卷，其先安世高译出名曰《舍头谏经》一卷，见《历代三宝纪》，称其“亦云《舍头谏太子明二十八宿经》，亦云《虎耳经》”。舍头谏梵名 sārdūlakarṇa，晋曰虎耳。是安世高译本内已有二十八宿（今本缺）。该窟壁画的二十八宿，当日可能参考支谦等译的《摩登伽经》。据贺世哲说，西壁北侧上角画月天……月天南侧绘二十八宿与主宰等。我虽然尝到该窟参观，匆匆考察，但无暇详细描述。只有等候贺先生文章发表后再作进一步的研究。现在知道北魏以来，敦煌镇已有《摩登伽经》写本流传。是经的星宿来源亦出自围陀，其二十八宿的排列是以昴宿（Krtikā）列首。日

本善波周即据《摩登伽经》上的星宿（Naksatra）记录来探测围陀成立的年代。从是经的《星图品》和《观灾祥品》看来，壁画图绘二十八星宿目的仍是在消灾求福，和崇拜大自在天（等于观自在菩萨）同样有“渡一切苦厄”的作用。

在这里我附带提出一点对我国西南民族流行天文智识的看法。像云南彝族对于二十八宿便有两种不同的系统。据陈久金等的研究，彝族的二十八宿有下列两说：

(1) 莎正才的星宿是以赤库星为首。

(2) 马达仁和罗哈古候等的星表是以日霍星为首。（见《彝族天文史》，89页）

赤库星即是昴星，为印度的首星，日霍星相当于汉族的角宿。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彝族两种不同星表系统，一是采用印度的星序，一是依据汉人的东方苍龙的排列为次第。今知《摩登伽经》从东汉末已逐渐译出，流传及于西北。西南边陲之地有以赤库星（昴）为首的天文智识，显然是经印度围陀传入后的痕迹，这是很明显的。

西魏时候，密宗的制度尚未正式形成。密宗仪轨的作坛法、画像法，据说梁时失译人名的《牟梨曼陀罗咒经》是最早的实例。唐永徽三年，中印阿地瞿多译成汉文的《陀罗尼集经》始集诸尊法仪轨的大成，其中有三重院方形坛九十五尊配合与五重院方形坛二百零九尊、一百三十九尊配合的两种曼陀罗的不同形态。密宗是以如来为主尊。唐代初期密宗的宇宙架构大抵有十天、十二天之别。

十天是：

(1) 东北：大自在天

(2) 东：帝释天

(3) 东南：火天

(4) 南：焰摩天

(5) 西南：罗刹天

(6) 西：水天

(7) 西北：风天

(8) 北：毗沙门天

(9) 上：梵天

(10) 下：地天　　　　（见《十天仪轨》）

十二天是以上十天再加日天和月天（不空译《供养十二大威德天·报恩品》）。十天之外，又有八方天，见大兴善寺阿阇梨译的《施八方天仪则》：

东北：	伊舍那天	（Īsana）	乘黄丰牛
东　：	帝释天	（Sakra）	乘白象王
东南：	火天	（agni）	
南　：	焰摩天	（yama）	乘水牛
西南：	罗刹天	（rāksa-malavatā）	
西　：	水天	（Varunra）	
西北：	风天	（Vayu）	云中乘獐著甲胄
北　：	毗沙门天	（Vaisraman）	

伊舍那天即大自在天，亦即摩醯首罗天，其方位列在东北。西魏二八五窟把他列在中央正北，这是很早的排列法，伊舍很早见《伊沙奥义书》（Īśa Up.），Īśva 亦作 Īśvara，是 Siva 的名号，三界之主（the lord of three world），汉译或作伊湿伐罗，为自在天之名。密宗的八天、十天、十二天都没有毗那夜迦天。后起的金刚二十天，里面即有毗那夜迦天（暹罗小乘的外金刚二十天，毗那夜迦天列于第十九，其中增入金刚摧天（Vājra-goda）、金刚食天（Vajra-māla）、金刚衣服天（Vajra-vāsī）、金刚面天（Vajranahuṣa）），这是踵事增华的情形，从西魏壁画的曼陀罗看来，诸天的行列中，本来应该是有gaṇeśa 的，后来密宗却没有了，连婆薮仙亦去掉，可见这窟在图像学上的特色。西魏时诸天表现于壁画在宅图术的排列，尚无唐代密宗仪轨那么系统化。我们从《摩登伽经》的记述，知道有所谓"变围陀为宅图法"的方法。西魏二八五窟中诸天的名称和排列，正可说明这一事实。前人制作壁画上的图绘，不知不觉在使用这宅图法时，即采取围陀中的诸天，希望除苦厄求福祉。虽然围陀没有人翻译出来，但佛教徒在抨击它时，屡屡把围陀的上神借用作保护神，有如调兵遣将。人们只知道依据佛经，而不知其底细，原出自外道的围陀。二八五窟的曼陀罗是密宗未成熟以前的宅图法，它的重要性，可想

而知。

二八五窟本身是一个禅窟，日本须藤弘敏氏指出此类图像有三种型式。由于窟顶四周画有三十六幅禅修图，西壁的南北二小龛里面又各塑一禅僧像，可以确定它是用作禅定的洞窟。上面讨论过婆薮仙行禅定法的故事，这些禅窟何以多处绘有婆薮仙像，其中道理，很容易明白的。所以这一窟不能说是密宗的标准窟，而应该属于禅窟，那是不容置疑的。

1988 年 2 月初稿

敦煌石窟中的诫尼沙

敦煌莫高窟共四百九十余窟，只有列二八五号的西魏大统四、五年禅窟中的壁画，绘著象头人身的诫尼沙（Gaṇesa），位于大自在天的下面。窟中这样的像从来只出现一次，以后便消失了。闻说榆林窟亦有一幅，惜未获睹。诫尼沙在印度教的神话里，地位甚高，他是代表智慧和学问之神（god of wisdom）。又是湿婆（siva）与婆罗和底（Paravati）的儿子，从古事纪（Puranas）时代以来即受到崇高的歌颂；何以敦煌石窟只有一见？我在瞻拜该窟之后，这个问题一直回旋在脑海中，久未解决。

诫尼沙亦为障碍之神（god of obstacle），他能制造障碍，同时亦能消除障碍，故常被作为祈求的对象。印度习俗，在一切事业开始的时候，人们每每念下面的词句：

namo gaṇesāya vīghnesvaraya

意思谓：归命诫尼沙神，是一切障碍的克服者。好像我国人念南无（namo）观世音菩萨。印人在书籍的卷端，时亦写着这一句话，故 Vighnesvara 亦成为诫尼沙的别名。

汉译佛典诫尼沙通常有二名：一是毗那夜迦天，亦称裨那夜伽，梵语 Vināyaka，一是迦那钵底，亦作诫那簸底，梵语 Gaṇapati。Gaṇapati 之名远出自《黎俱吠陀》Ⅱ二三・一，其文云：

gaṇānām tvā gaṇapatim havāmahe havim havinam upa maṣ ravastaman.（Rig-veda，德国 Aufrecht 本第一册，195 页）

意思是：祝汝迦那钵低。众神之首，圣中之圣，粢盛丰足无尽。法国梵学者兴努（L. Renou）举出祭规法典（Yājñavalkya-dharmasastra）中一句云：

Viniyojitah ganānām ādhipatye ca rudreṇa

意思是“群神受命，为真宰（rudra）所倚畀”。他认为此处的迦那（gana）即相当于诫尼沙。gana 一字的意思是团体、群、随从；钵底（pati）是主，因为他是大自在天（siva）的随从。诫尼沙的异名，见于《梨俱吠陀》中又有 dantih，取其象牙为义，hastin 和 Vakratunda 则状其象身，已详兴努的讨论。

唐代密宗传入之后，毗那夜迦天乃有双身，取譬于权、实合一；因之，复有大圣欢喜天之称。有关毗那夜迦的译者，唐时菩提留支、金刚智、善无畏、不空、含光、憬瑟、般若惹羯罗及宋代法贤等都有不同的译本，见于《大正藏》一二六六至一二七五号，计得十种之多，资料甚为丰富。

金刚智译的《佛说金色迦那钵底陀罗尼经》是一篇很短的文章，内云：

佛告舍利弗，此是金色迦那钵底除障难真言。

又云：

其像形人身象头六臂，于白毡上画之。（《大正》册二一，303 页）

善无畏译的《大圣欢喜双身大自在天毗那夜伽王归依念诵供养法》说：

大圣自在天是摩醯首罗大自在天王，乌摩女为妇，所生有三千子，其左千五百，毗那夜迦王为第一，行诸恶事，领十万七千诸毗那夜迦类；右千五百，扇那夜迦持善天为第一，修一切善利，领十七万八千，诸福伎善持众，此扇那夜迦王则观音之化身也。……夫妇令相抱立之。身长五寸，象头人身。（《大正》册二一，303 页）

这可证明毗那夜迦是大自在天的儿子，同时亦为障碍之神（见下表）。

大自在天{ 恶（a-sādhu）（障碍）＝毗那夜迦王
善（sādhu）（排除障碍）＝扇那夜迦持善天（即观世音化身）

密宗的书，把大自在天的儿子，划分为善、恶二系，不像印度本土的诫尼沙，一身可具有生障、排障两样正反的作用。毗那夜迦既是障碍神，代表恶的一面，遂被编入恶鬼的行列。传入日本东密胎藏界中的七日作坛法，其方形坛内，正是要使恶神毗那夜迦退散，因而使用许多咒语和法事。我们看唐阿地瞿多译的《佛说陀罗尼集经》卷四内七日供养坛法云：

在此院内，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所有一切破坏正法毗那夜迦神鬼等皆出去我结界之所七里之外。

……

若护正法善神鬼等……次第依彼军荼利法辟除结界……（《大正》册一八，813、814 页）

结界以排除恶神。其护正法的善神，即指持善天之扇那夜迦等。上引《陀罗尼集经》卷十一举出有下列各咒：

一切毗那夜迦法印咒（列第四十九）

毗那夜迦咒法（列第五十）

调和毗那夜迦法印咒（第五十）

说云："欲作此法，先须造像。……夫妇二身令相抱立，各长五寸、七寸，亦得二身，并作象头人身。"这时已施行双身的欢喜天像法。

印度婆罗门散佚经典，其中有 Vināyakaśānti 者即毗那夜迦（镇静）法，其书收入于 Bata-Kaishne Ghosa 所编的 *Collection of the Fragments of Lost Brāhmanas*（《婆罗门散策辑佚》，1935 年加尔各答印行），日本辻直四郎著《吠陀学论集》有文介绍大意（49 页），故知毗那夜迦法远源出自婆罗门外道。

在憬瑟撰集的《大圣欢喜双身毗那夜迦天形像品仪轨》及般若惹羯罗撰的《圣欢喜天式法》各书，对于双身的象头人身的毗那夜迦男、女天合抱的

形状，有详细描述，憬瑟是依据含光口传而制出这一秘密仪轨。含光在他所著的《毗那夜迦诫那钵底瑜珈悉地品秘要》中说道：

毗那夜迦生欢喜心双身真言曰：

唵！儗哩　虐　娑嚩贺

行者常诵此咒，无有障碍。是真言中显权、实义。所以者何？儗哩者是观自在菩萨种子字也。菩萨现此身为其妇而劝进，令毗那夜迦不作障碍。……次虐者是毗那夜迦种子，此常随魔也……唯时而来而作障难，毗那夜迦常随作障难，故名常随魔也。假使梵王及憍尸迦诸天龙等，不能破如斯障难，唯有观世音及军荼利菩萨能除此毗那夜迦难也。（《大正》册二一，321 页）

据此知双身真言中儗哩（ṇari）是观世音的种子字（bija），表示权，虐（ña）是毗那夜迦神的种子字，表示实，双身的毗那夜迦欢喜天，男天指魔王，以喻其实，女天代表十一面观音，以喻其权，权与实两者的对立与调和的道理，含光亦有详细说明，今不赘述。密宗双身欢喜天，代表男、女天的调和，主要旨在调伏障难，使毗那夜迦之恶魔，化为善行，诱进诸障，令人正见。一切恶事悉皆消灭。由于身、口、意三业的懈怠，遂引起种种障难，其真言法中有三部，代表三尊，即毗卢遮那（大日如来）、观世音与军荼利三部尊，作为礼拜对象。此为唐代密宗的仪轨，想是后来踵事增华之举，在西魏时代，尚未有双身的形状，所以二八五窟坐于大自在天之下的象头人身应该是 ganesa，而且大自在天位于中央，说明他是诫尼沙的主人，是时从印度传入的仪轨大致尚保留婆罗门的教迹，不像唐中叶以后密宗大师胎藏界等的旗帜分明，所以不能认为正式的密宗此时已经输入了。

至于诫尼沙此后何以消失？有二点可以说明：

（1）诫尼沙被目为障碍之神（如唐初玄应在《一切经音义》卷二四所说："毗那恒迦，此云有障碍神"是），属于不利的对象，故不为人所喜欢。

（2）能降伏毗那夜迦天的障难，以十一面观音为最具代表性之神，故后来双身的欢喜天取之作为女天的化身。但十一面观音画像在唐初敦煌石窟已出现（如三三四号窟东壁）。后来更非常普遍盛行。《十一面观

世音神咒经》（Ekādaśamukha）在北周已有耶舍崛多译出，玄奘亦译成《十一面神咒心经》（《大正》二〇、一〇七〇、一〇七一号）。唐以降有十一面观音的崇拜，即可代替诫尼沙的消除障难的神力，这样，诫尼沙亦可以扬弃了。

敦煌石窟所以诫尼沙只有一见，而十一面观音的图像则如恒河沙数。我想诫尼沙在西魏以后不再出现，上述原因，也许可得到合理的解释。是否有当，甚望方家加以指正。

1988年3月25日

敦煌石窟后期，元代亦有诫尼沙像，则由喇嘛教传入，正如蒙古铜制佛像之有不少象头人身像，情形相同，不能与此并论。在印度的康海里（Kānheri）第四十一窟内有十一面观音立像，五六世纪时物，我于1963年在蒲那（Poona）从事中印关系研究，曾到过该窟考察云。又记。

原载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纪念诗文集》，
又见《明报月刊》1988年6月

刘萨诃事迹与瑞像图

僧慧达刘萨诃是一个神话性的人物，对于佛像感应的事迹，本来是流行于他出生地的本乡稽胡聚落所在的山西河曲一带，由于他死去复生，增加了传奇性的动人故事。后来又到过吴越，还西行至凉州、肃州，所以影响更为广泛，远及东南和西北地区。在敦煌莫高窟第七十二窟南壁中央，居然绘有《刘萨诃因缘变相》一铺。其榜题云：

圣容像初下无头时

却得圣容像本头安置仍旧时

请丹青巧匠邈（貌）圣容真身时

请工人巧匠等真身请圣容像时

又有：

刘萨诃和尚坐禅入定时

□萨诃和尚见□师□以初化时

刘萨诃和尚赴发僧时

刘萨诃和尚焚香启愿时

蕃人放火烧寺天降雷鸣时

以霹雳打煞时

这些题记都和一般记载刘萨诃的事情非常吻合。这是史苇湘先生重要的发现。莫高窟的壁画确有以刘萨诃的故事作为题材，但绘画的时代则甚晚。

同时石窟所出写卷，现存巴黎的便有三件标题写明“刘萨诃和尚因缘记”(P·三五七〇、二六八〇、三七二七)。友人陈祚龙博士曾做过详细研究，比勘它的文句之异同，为之校录，又 Hélène Vetch 小姐亦加以法译，写成研究文字。如果站在史源学的立足点把那些有刘萨诃的资料仔细分析，便可发觉上述各家还未够彻底，许多地方需要补充和订正。

一

由于刘萨诃到过江南，“停止在通玄寺首尾三年”，吴越人士对他很是熟悉。梁时会稽嘉祥寺僧慧皎撰《高僧传》，在该书卷一三“兴福类”十四人之中，慧达被列居首位。这是有关刘萨诃的最早一篇传记，传中很详细地记载他早年在长江以南的活动，可是没有谈到他返回山西和凉州的事情，但传的最末只说一句话：“后不知所终”。其实江南的文士在南齐和梁世，对于刘萨诃并不陌生，慧皎以前已有一些记录：

(一）王琰《冥祥记》

《法苑珠林》卷八六《感应录》，共引述应验三事，第一为：“晋沙门慧达姓刘名萨诃，西河离石人也。……年三十一暴病而死。……见人长二丈许……左右并曰：‘观世（音）大士也。’……有二沙门……并行而东……‘汝得齐活，可作沙门。洛阳、临淄、建业、鄮阴、成都五处，并有阿育王塔。又吴中两石像，育王所使鬼神造也。颇得真相，能往礼者，不堕地狱。’……久之乃附形而得苏活。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达。太元末，尚在京师，后往许昌，不知所终。”原书注云：“右此一段出《冥祥记》。”考慧皎《高僧传·序》云：“太原王琰撰《冥祥记》，太原王延秀撰《感应传》。”慧皎撰写《高僧传》，想必参考过王氏此书。《法苑珠林》一书引用《冥祥记》多至一二〇余处。又《敬佛篇》记王琰年幼于交阯贤法师所受五戒。琰在南齐时与王僧虔友善，入梁时为吴兴令。《隋书·经籍志》：“梁吴兴令王琰撰《宋春秋》二十卷。”其人亦为史家，王氏此书可说是慧达较早的传记。

(二）庾阐等的《佛记》与感通事迹

梁时沈约奉梁武效撰《佛记·序》，其文具载道宣的《广弘明集》卷十

五。略谓“诏中书侍郎庾阐、太子洗马到溉，后军记室周舍，博寻经藏……名曰《佛记》，凡三十篇。其有感应之流，事类相似，止取其一，余悉不书”。此篇之后，道宣“略刊大唐育王塔及佛像瑞迹”，其与刘萨诃有关者二条：

越州三百七十里鄮县塔者，西晋太康二年沙门慧达感从地出……

凉州西番禾县瑞石像，元魏大延中沙门刘萨诃行至番禾东北，望神御谷（容?）而礼曰：此山中有佛像出……

此两条不知出道宣所增益，抑出原书？惟谓慧达为西晋太康二年时人，则误。

（三）陈姚察《梁书》卷五四《诸夷传》

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梁武）改造阿育王寺塔……其后西河离石有胡人刘萨诃遇疾暴亡……见观世音云……忽然醒悟。因此出家名慧达。……十一年……先是二年改造会稽鄮县塔……此县塔亦是刘萨诃所得也……及大同中……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四阁等……其图诸经变并吴人张繇（张繇即僧繇）运手。繇丹青之工，一时冠绝。

以上三资料，皆属南土所传，均不言萨诃至天竺事。

二

唐僧道宣于麟德元年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书凡三卷，屡言及刘萨诃事，摘录如下：

（1）西晋会稽鄮塔缘　案前传六晋太康二年有并州离石人刘萨诃……

（2）东晋金陵长干塔　引《冥祥记》称：（晋）简文有意兴构……有并州西河沙门刘慧达本名屑荷……来寻古塔。

（以上卷上）

（3）元魏凉州山　开出像者，太武太延元年有离石沙门刘萨诃者一事。

（4）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刘萨诃师庙。

其书中卷有一条与《法苑珠林》引《感应录》所述完全相同。而题作西晋沙门刘萨诃，由于随手杂抄，故前后多不照应，甚或时间名号颇多龃龉。惟其记慈州刘庙有确凿记载，略云：

……余至其庙……素闻之亲往。二年周游访迹，始末斯尽。黄河左右慈隰……

八州之地，无不奉者。……萨诃于本乡既开佛法，东造丹阳诸塔，礼事已讫。西趣凉州番和御谷，礼山出像。行至肃州酒泉郭西沙砺而卒。

道宣亲自实地调查，必极可信。道世与彼同为西明寺僧，资料同出一源。故知萨诃西行往凉州番和郡只有太延元年一次而已。

道宣所著书，除上举《广弘明集》及《感通录》之外，有《释迦方志》及《续高僧传》亦详言萨诃事。《方志·通局篇第六》云：

元魏太武太延元年，有沙门刘萨诃者，家于离石南高平原，今慈州也。昔行至凉州西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曰：此山当有像现。……后经八十七载，至魏正光元年因大风雨雷震，山岩挺出像身一丈八尺……唯无其首。登即选石命工，安讫还落。……至周元年始治凉州城，南七里涧忽见佛首……四十余年，身首异处二百余里，一朝圆具。……建德初年，像首频落。大冢宰及齐王躬往看之，乃令安处，夜落如故……今为感通寺焉。诃遂死于酒泉城西七里石涧中。

……

余以贞观初年历游关表，故谒诃之本庙，在慈州寺中。……自石、隰、慈、岚、延、丹、绥、银等州，并图形崇养，号为刘师佛焉。①

道宣撰《续高僧传》卷二五感通类上正传十三人，其中第三人即是元魏时文成（寺）的慧达，他补足慧皎前传的缺略，先记他“曾往吴越，备如前传”，继又说他“姓刘名萃和，本咸阳东北三城定阳稽胡也”。又说他的出生

① 范祥雍校点本，108～109页。

地是“文成郡，今慈州东南平原”。定阳为北魏的郡名，隋改称文成郡，在唐贞观八年以后改名慈州。《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二云：

（魏）孝文帝于北屈县南置定阳郡，隋开皇元年改定阳郡为文成郡。贞观八年改为慈州。

可见定阳郡、文成郡与慈州原是一地。

萨诃本为定阳的稽胡，由于他出身是一个杂胡，所以被称为胡师佛。道宣云：

俗名苏河圣。苏河者，稽胡名茧也。以从茧宿，故以名焉。

苏河原是稽胡的语言。《太平寰宇记·丹州》云：

废可野寺在（云岩）县北一十五里，故老相传刘萨诃坐禅处。稽胡呼堡为可野。

莫高窟榜文云：“萨诃和尚坐禅入定时。”即在云岩县的可野寺。《元和郡县图志》四丹州：“库利川在（云岩）县，昔有奴贼居此川内，稽胡呼奴为库利因名之。”又《寰宇记》三十五丹州“有库碣川……唤香火为库碣”。库碣疑为库砺形讹，砺与利同音。又同书丹州有谓牙州……稽胡唤水为谓牙。凡此苏河（茧）、可野（堡）、库利（奴）、谓牙（水）都是稽胡语之可考者。[1]

各书记叙刘萨诃一名异文甚多，附表如下：

萨诃	萨和
萨诃	窅和（《续高僧传》）
萨何	屑荷（道宣《感通录·长干塔》）
萨何	苏何

道宣记其所历石州、慈州、丹州至绥、银等州皆有刘师佛庙。石州是离

① 稽胡地理详林干《稽胡略考》。

石所在，慈州是隋的文成郡，丹即丹州，以唐地理论，岚、石、慈、隰诸州属河东道，丹、绥、延州属关内道。这些地方古时为白狄所聚居，后为稽胡部落。如绥州《元和志》云："秦上郡，自后汉末已来，荒废已久，俗是稽胡。"魏神龟元年置上郡，废帝分置绥州，武德三年置绥州总管，道宣所述为贞观初年事，是符合唐初地理状况的。这些州原为稽胡散布之处，萨诃本是定阳稽胡，行化于这些州，正因同种族的缘故，道宣所说，出于实际调查，应该是最可信的。

还有，道宣在《续高僧传》说"寺有碑"，又言"见道安制像碑"。敦煌本《因缘记》上说："又道安法师碑记云：魏时刘萨诃仗锡西游至番禾望御谷山遥礼。"道宣撰传，即取材于此。惜此碑文现已无从稽考，只知其原存于北周时凉州的瑞像寺里。撰碑者道安姚氏，陈祚龙认为即《续高僧传》卷二三冯翊，胡城人，俗姓姚之释道安，是也。北周时姚道安住京师中兴寺，著有《二教论》，周建德三年，晋灭佛道二宗，别置通道观，他销迹潜逃。后卒于隋开皇末年。他所制有关刘萨诃显圣之佛像碑，各书从未著录。道宣所撰慧达传，基本上即根据道安的记载。

三

以上为六朝至唐初关于刘萨诃事迹的材料，大抵可靠，后来逐渐转述多讹。敦煌石窟所出的《因缘记》三件文字略同，其中存在许多问题，如开首说他是"丹州定阳人"，按定阳（郡）在慈州，属河东道，《元和郡县图志》三：

> 丹州……晋时戎狄居之。苻、姚时为三堡镇，后魏大统三年，割鄜、延二州地置汾州，理三堡镇，废帝以河东汾州同名，改为丹州，因丹阳川为名。

同书卷十三河东道：

> 汾州，秦属太原郡。汉武元朔四年置西河郡，理富昌县，后汉从理离石，即今石州离石县。……后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复于兹氏旧城置西河郡，属吐京镇。按吐京镇今隰州西北九十里石楼县是也，十二年改吐京镇为汾州。

依上记载，魏时的吐京镇在孝文太和十二年改称为汾州，是为河东的汾州，到了大统三年在三堡镇复置汾州，由于名称混同，故魏废帝才把三堡镇的汾州改名丹州。可见是太武太延元年以前，刘萨诃生存的时期尚未有丹州之名，何况定阳应属河东的慈州，故知《因缘记》这一句话是错误的。

至于刘萨诃的籍贯，慧皎说他是并州西河离石人。离石唐时属河东道的石州。《元和志》云：

> 魏黄初三年复置离石县。……石勒时改为永石郡。后魏明帝改为离石镇，高齐文宣帝于城内置西汾州，周武改为石州。隋大业二年又为离石郡，武德元年改为石州。

在后魏时离石宜称离石镇。慧皎梁人，对北方地理不甚熟悉。《因缘记》说他是丹州人，可能因为关内道的丹州本是稽胡居留之地。《元和志》引隋图经云："义州今其俗云丹州白室……近代号为步落稽胡。"义州县于唐武德元年分置云岩县，地在库利川南，有云岩山。《寰宇记》称："废可野寺在云岩县北，故老相传刘萨诃坐禅处。"萨诃尝坐禅于此，可能因此而把他误会为丹州人。后来道宣于《续高僧传》中即确指他的原籍应该是定阳的稽胡，换句话说，他原籍不是丹州的稽胡。道宣说："慧达后出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东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指明他的出生地是"文成郡，今慈州东南"。定阳是魏的郡名，隋时改称为文成郡。

《因缘记》在引证道安碑记述其至番禾遥礼一事之后，接言"和尚西至五天，曾感佛钵出现"一句，似不应出自姚氏碑记，因姚碑的要点具见道宣《续高僧传》所引用，并无只字提到萨诃到过五天竺。这一句我认为是纯出渲染，全不可靠，关于佛钵有一段故事是这样的：

> 当凉灭亡之前，有凉州沙门僧表者，欲往罽宾礼拜佛钵，道途梗塞，遂停于于阗。……

此出《名僧传》第二十六《僧表传》[1]。疑传述者欲夸大刘萨诃的感通神

① 原书未见，据贺昌群译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书中引用。

力，故借用僧表做不到的事情加之萨诃的身上，故知其不足信。

《因缘记》在“西至五天”之下文又云：

> 以政始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却至秦州敷化，返西游至酒泉迁化。

政始当即北魏宣武帝的正始，但只有五年（504—508年），九年如不是字误，则正始九年乃是延昌元年（512）。倘照《因缘记》的说法，他来西北有前后两次，但道宣分明只说他在太武太延元年西返“及凉州番禾郡……行至肃州酒泉城西七里石涧中死”。事实他西行只有这一次，是在他漫游吴越之后，他似未到秦州。《因缘记》不知出于谁手中，所言与僧传多处矛盾，远不及道宣所记的准确。

四

法显《佛国记》书慧达事言：

> 复到于阗　慧景、道整、慧达先发，向竭叉国（疏勒）。
>
> 乌苌国　　慧景、道整、慧达三人先发，向佛那竭国，法显等住此国夏坐。
>
> 弗楼沙国　慧达一人还于弗楼沙国相见，而慧达、宝云、慧景遂还秦土。

法显所记的慧达在天竺活动的经过如此。法显于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出发于阗，于元兴元年（402）至弗楼沙国，至是慧达即先还秦土，可知与法显同行的慧达往天竺的时间，应在400—402年之间。若《因缘记》所言，“和尚至五天”一句，乃在他西游番禾郡望御谷山之后。然道宣则说他于“太武太延元年（435）便事西返行及凉州番禾郡”，则其西游五天，当在435年以后，显然和《佛国记》的慧达往五天的年代完全不符合。

和尚同名的很多，炳灵寺题记有法显，但不是著《佛国记》的法显，常山道安俗姓卫氏，和上述北周姚姓的道安亦是同名不同人。道宣写的慧达传没有片言说他到过天竺，《因缘记》“和尚至五天”一句，必不可信。我敢断定与法显同行的慧达和刘萨诃的慧达只是偶尔同名，如果他真的到了印度，

道宣哪有知而不言之理？

五

刘萨诃故事的轰动是他在太延元年西返时于凉州番禾郡东北遥礼佛像，预言“其地当有像出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缺，则世乱民苦”。后来有许多灵应，所以他在西北影响很大，本来他的行踪只在凉州肃州，没有远到沙州。后来敦煌地方的传说亦有他的踪迹了，《因缘记》末段说“刘萨诃在敦煌受记”，这一说亦甚可疑。石窟所出后期记录还有他引锡成泉的传说，如：

P·三三〇一宕泉龛上梁文儿郎伟：

> 占有三峗圣迹，萨诃仗锡。（后唐长兴元年）

S·三九二九《归义军节度押衙画行都料董保德修蓝若记》：

> 疑是观音菩萨，易体经行，萨诃圣人改形化现。

S·二一一三反面《唐沙州龙兴寺上座沙门俗姓马氏香号德胜宕泉创修功德记》：

> 萨诃受记，引锡成泉。

可见一斑。但在早期记载，像《沙州图经》（P·二〇〇五）所记瑞应、歌谣讫于武后大周之世，沙州《敦煌二十咏》（P·二五五五）大半书写于陷蕃之时，都没有提到刘萨诃的故事。萨诃行到酒泉七里石涧死去，是否到过莫高窟，还是需要研究的。

六

佛的瑞像能够腾空而降，在于阗国地方最为习见，近时已有许多专家著文研究。佛像西来在西北丝绸之路于阗国是第一个站，所以佛陀瑞像飞来于

阗的记录特多。中唐以后的瑞像图，把印度、西域和中夏若干重要的瑞像结合在一起，依照四方位编排次序，像莫高窟第二三一窟（伯希和编号八一窟）东面有：

> 盘和都督府御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列十七）

第二三七窟（伯编八四窟）亦有盘和都督府此像，与“张掖郡佛影像月支王时现者”并列。其地名作御容山。此即刘萨诃在番禾县所见之佛像。番禾郡一名的时代很值得研究。

《唐书·地理志》：

> 凉州中都督府，隋武威郡，武德二年……凉州领姑臧、昌松、番禾三县。

同书凉州，天宝（县）下云：

> 汉番（注音盘）禾县，属张掖郡。……咸亨元年，于县置雄州，调露元年，废雄州、番禾，还凉州。天宝三年改为天宝县。

可见在天宝三年以后已没有番禾的名称。这盘和都督府所辖的番禾县必是天宝以前的地名。

刘萨诃在番禾县见到的瑞像被敦煌壁画家编排入壁画瑞像的队伍，他的地位在佛像历史上亦逐渐提高，在P·二九七一号卷内记着壁画佛师的次序如下：

> 东壁第一须菩提……第十一师毗丘，第十二达摩师，第十九世亲，第二十罗什法师，第二十一佛图澄，第二十二刘萨诃，第二十三惠远和尚。①

刘萨诃的地位，竟和佛图澄、慧远相敌了。所以莫高窟亦和他结缘，说他是“敦煌授记”的人物了。

---

① 参见陈祚龙《敦煌资料考屑·莫高窟壁画索隐》，289页。

七

关于瑞像的考证，法国苏远鸣及中国张广达、荣新江诸先生已有很详细的研究，不用多赘，有一些小补充：

S·二一一三、P·三三五二（二〇）卷子都提到濮州的“铁弥勒瑞像”，今改为濮阳郡。濮阳一写作濮，二写作蒳，都是俗误。濮州的巨佛是神龙二年丙午，僧慧云往濮州属县的报成寺，发愿为国摹写弥勒像，举高一丈八尺，募人出赤金为之。事见《宋高僧传》卷二六。[1] 在《东京相国寺慧云传》中又记：

> 开元十四年玄宗东封回，敕车道政往于阗国，摹写天王样，就（相国）寺壁画焉。僧智俨募众画西库北壁三乘（即声闻、缘觉、菩萨）入道位次，皆称奇绝。

则开元以后，朝廷仍不断遣人往于阗国摹写佛像。观莫高窟中于阗瑞像之多，如二三一窟：

南：于阗媲（媲）摩城中雕瑞像
　　牛头山像从耆山履空而来
西：于阗海眼寺释迦圣容像
　　于阗坎城瑞像
北：于阗国石瑞像
　　于阗古城瑞像
　　于阗国舍利弗毗沙门天王决海时

这些榜题充分说明敦煌壁画如何受到于阗的影响。我们看《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之有于阗本文[2]，足见该国从事佛教画艺术的功力之湛深，及藏文文献若《牛角山授记》、《于阗国授记》等记载之具体，在可和敦煌壁画题榜

① 《大正藏》卷五〇，876页。
② 见《中央アジア古代语文献》，361页至388页。

互相参证[1]，说明于阗与敦煌间之密切渊源。至于于阗对于李唐本土之影响，如洛阳相国寺有车道政往于阗摹写之天王像与僧智俨画三乘位次图被称为相蓝十绝之二。[2] 可惜相国寺遗物均已荡然无存，徒存其名而已。《历代名画记》十："车道政兼善佛事，迹简而笔健。"不记其曾被遣至于阗摹画，上述之事可补其缺，至若隋唐之际，尉迟跋质那与乙僧父子在华之成就，誉者谓其"可与顾陆为友"，于阗人物画与中国之密切关系是有相当悠久之历史的。

八

最后有一点需要补述的是敦煌壁画和张僧繇的关系。莫高窟三二三窟南壁图绘刘萨诃在吴越时期的感通故事。据《梁书·诸夷传》："大同中……造诸堂殿并瑞像四阁等。其图诸经变，并吴人张繇运手，繇丹青之工，一时冠绝。"《历代名画记》称："梁武帝崇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浙江宁波晋义熙元年建的阿育王广利寺，据说其中"东塔院即刘萨诃所礼舍利涌出之处"[3]。年前我曾到过该寺考察。法京敦煌写本 P·五六〇〇号内记："张僧繇善画，有一僧名志弘变为一小师，至彼画处。"这是西北地区对南方画圣张僧繇流传的故事。唐时，僧繇真迹世已难得，江南丧乱，其画流离散落，或一画而分割为二，刘长卿尝"以俸钱十万购而合焉"[4]，可考见当时之画值。江南在梁时僧繇所绘现已不可踪迹。而莫高窟竟有以刘萨诃在吴越活动作为题材的壁画，安知非得自南朝传来的僧繇画本？张彦远记西京定水寺寺殿内东壁北二神、西壁三帝释，并张僧繇画，自注："从上元县移来。"按上元为江宁郡地，唐乾元元年改为升州，上元二年废升州，仍改江宁为上元县。[5] 西京的僧繇画可以来自江南的上元，当然可以更远地流入敦煌。总之，佛教故事和画本南北互相交流，非不可能之事。这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原载《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336～349 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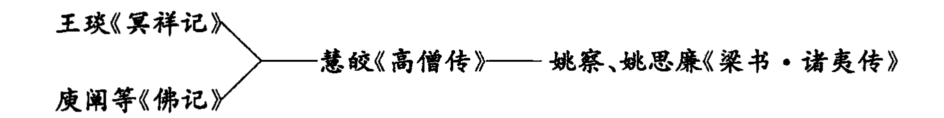
① 详见张广达文。
② 见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
③ 《宁波府志》卷三三。
④ 《全唐文》三四六《张僧繇画僧记》。
⑤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

结语

僧慧达刘萨诃，在莫高窟五代修建的第七二窟南壁有不少的题榜，和史传所记萨诃故事很相合，这是史苇湘先生的重要发现。陈祚龙及 Hélène Vetch 对《刘萨诃和尚因缘记》（P·三五七〇、二六八〇、三七二七）的文章，都作过比勘，但对所记的事实尚未深入研究。我把所有史传上有关慧达的资料的资料集中后，经过鉴别和分析，我认为刘萨诃故事的演变可分为下列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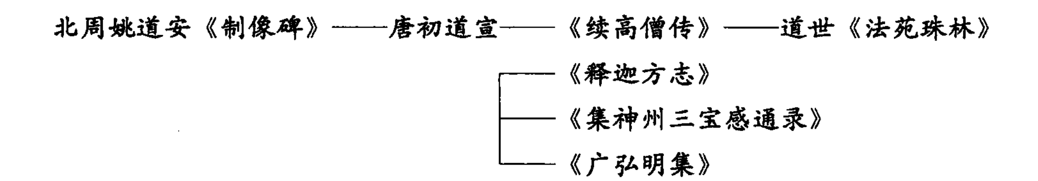
（一）侧重他在吴越方面的活动与佛教感应的事情，是南方史家的记录。

其史源因袭的迹象归纳起来，有如下表：



（二）侧重他在西域地区，凉州番禾郡望御谷礼佛。预言当有像现，兼详记其出生地与稽胡的关系。

主要资料如下：



道宣补记刘萨诃事迹，为慧皎所不及。他一个人的著作中便有四种涉及刘萨诃。他所以能够作这样详尽的记录，主要原因有下列两点：

(1) 他亲身到过萨诃出生地和稽胡分布的各州，即把萨诃奉为胡师佛而有极高信仰的地方，都作过实地调查。

(2) 姚道安的瑞像寺碑使他对萨诃与佛像感通的经过有深切的了解。

一言以蔽之，他掌握了具体的资料，故能原原本本地加以记述。他的记录是最可靠的。证以 1979 年武威城出土的《凉州御山石佛像因缘记》碑，只云“（彼）将往天竺”，“行至于此”，“言讫而过，至后魏正光元年（520）相去八十六年”，“有人忽见一寺”。这碑是天宝元年杨播所记，“过”指“过化”，显然他原意将适印度，后来见到瑞像，遂在凉州此地过化。事实并未到过印度。又天宝碑言“相去八十六年”和道宣另书《释迦方志》记此事说“后经八十七载”，只有“六”与“七”一岁之小差。以天宝此碑证道宣所言确可信据。

（三）敦煌当地流传关于刘萨诃的传说，可分数项来加以说明：

（1）写卷上所谓《刘萨诃因缘记》，石窟所出有三件，可信性不大。好像记载他的籍贯是丹州定阳，颇与唐代地理不相符，因为定阳郡应属河东道的慈州，丹阳则属关内道，此其一。又记他“以政始九年却至秦州敷化”。事实他未到过秦州。“政始”如果是北魏宣武帝的“正始”，只有五年（504—508 年），没有九年；如果不是字误，则正始九年已是延昌元年（512）。如《因缘记》所说，好像他来西北前后有两次，和道宣及天宝杨播的《瑞像因缘记》的记录矛盾甚多，此其二。最不可信的是说他“和尚西至五天，曾感佛钵出现”。此事道宣全未提及，完全出于渲染附会，此其三。

（2）沙州晚期宕泉石窟方面的记载，都说“萨诃授记，引锡成泉”。但《沙州图经》和《敦煌二十咏》对刘萨诃却只字不提。这些说法想是后来对他神化的结果，石窟壁画上面佛师排名的次序，东壁：第二十罗什法师，第二十一佛图澄，第二十二刘萨诃，第二十三惠远和尚。他在莫高窟僧史上的地位越来越高，故为他制造出许多神话。

（3）莫高窟七二窟是五代修建的。绘有《刘萨诃因缘变》，并有榜题，他的故事在中晚唐以后逐渐成为壁画的题材了。

刘萨诃又名慧达，他和法显《佛国记》中所记的慧达虽然同名，但他的年代和法显所记的慧达西游天竺的时间未能吻合，可能只是同名而不是一人。我本人对于《因缘记》的史料价值十分怀疑，认为不应因其出自石窟写卷，便毫无条件地完全信任它，其实慧达的事迹当以道宣所记为最可信据。

关于刘萨诃所见佛祖的瑞像，事实上从天竺下降的瑞像以于阗国最为习

见。莫高窟第二三七窟便有许多涉及于阗瑞像的榜题。英法所藏经卷若伦敦S·二一一三号的白佛瑞像记，法京P·三五五二号都是有关瑞像的重要记录。后者还记着：东面有“盘和都督（府）御容山番禾县北圣容瑞像”，当即是道安法师所言“魏时刘萨诃西游在番禾望御谷山所遥礼”的瑞像。唐天宝三年凉州番禾县改名为天宝县。在天宝元年，杨播的《瑞像因缘记》题目但称为“凉州御山石佛”。

莫高窟第三二三窟南壁图绘刘萨诃早年在吴越的感通故事，和《梁书·诸夷传》所记可以互相印证。浙江宁波有晋义熙元年建的阿育王广利寺，据说其中“东塔院即刘萨诃所礼舍利涌出之处”（《宁波府志》卷三十三）。年前我曾到该地考察。

《梁书》上说：“其图诸经变，并吴人张繇运手。”敦煌写卷P·五六〇〇号内记：“张僧繇善画，有一僧名志弘变为一小师，至彼画处。”这是西北地区对南方书圣张僧繇流传的故事。南朝时，僧繇所绘关于刘萨诃的壁画现已不可踪迹，而莫高窟竟有萨诃在吴越时活动的壁画，安知非得自南朝传来的僧繇画本？

附记

唐僧详所撰《法华传记》一书内有两个慧达，一在卷四《晋太原沙门释慧达二十三》：“释慧达者太原人……以贞观八年四月结跏趺坐诵《法华》而终。”[①] 一在卷六《晋沙门慧达十九》：“诵《法华经》为常业，以晋隆安二年（398）于北陇上，为羌所得。”[②] 此两慧达同名而异人。前者殁于唐初，后者只记其晋隆安二年在羌处所诵《普门品》得脱，余无他事。此二人者与僧慧达刘萨诃绝无关系，因慧达（萨诃）到凉州御山的绝对年代，据天宝杨播的《因缘记》称“行至于此……言讫而过（化）至后魏正光元年（520）相去八十有六年”。由正光元年上推八六年，应是四三四年，即北魏太武延和三年。翌年四三五年即为太延元年，与道宣所称其到凉州为太延元年，相差只有一岁。故道宣与杨播所记相符。如果要把《佛国记》之慧达说成刘萨诃，而援引此《法华传记》内隆安二年之慧达，视作一人，不特与道宣所记不合，即

---

① 《大正藏》五一册，65页。

② 同上，76页。

与杨播天宝碑记言“将往天竺观佛遗迹”亦乖违。和尚同名者甚多，毋庸牵合为一人。

或说：“姚道安碑谓其至西天为驴耳王治病。”细审法京敦煌本《因缘记》原文，只言“又道安法师碑记云魏时刘萨诃仗锡西游至番禾望御谷山遥礼”云云，如是而已。道宣《续高僧传》所述，末称“见道安制像碑”，可见此碑为道宣目击，亦即他所依据。如姚道安碑中记载和尚至西天事，道宣安有不言之理？是故主张萨诃有两次西行者，谓其出自姚碑，实未考虑及此，殊不足信。

原载《敦煌研究》1988 年 2 期

附录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汉文写本 C·一二一

(1) 凉州御山感通寺圣容天上来
(2) 大祖文皇帝膺千年之圣派百代之莫（真?）运
(3) 属龙非（飞）时当凤举廓三籁于道销庇四民圀
(4) 德丧维释氏之颓缌缀儒之绝纼（?）泽流遐外九
(5) 被无穷　皇帝时乘驭寓握暦君临德泊（?）渊
(6) 泉道光日月不住无为而孝慈兆庶不住有
(7) 为而董（?）狗万机洞九宅之非缸树三宝之刀（?）祉（?）
(8) 于保定九年凉州表上方知圄容神异靡解（?）□
(9) 又空钟震响寔韵八音灯轮自□圄符三点亲
(10) 崄者发寺悟于真源传听者蕩烦羁于这（?）泒
(11) 渫慕之流京野翘汪公惟大慈府降宜就表
(12) 受启舍珍财敬营塔寺依山令（?）树剥练（?）丹采于重
(13) 雷因林构宇晓宋青于谅尽人工之妙房
(14) 囲（?）周迎势放只菌禅室连扃刑樸鹫岭
(15) 左瞻崆峒想轩辕之所游
(16) 乾德六年六月廿二日僧道昭记之耳

（此资料承荣新江教授录示）

《历代名画记》札迻

一、唐代寺院之山水壁画

《历代名画记》卷三详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近人治壁画者，多注意其人物、经变部分。然张爱宾所记，时及山水，因略举之，加以疏说，以补唐代画史之不及。（按书中所记先后，凡加引号者，即出张书原文。）

荐福寺

“律院北廊，张璪、毕宏画。”

荐福寺唐时在长安南开化坊，原为萧瑀之西园。高宗崩后立为大猷福寺，至天授初改名荐福寺。[①]

“毕宏大历二年为给事中，画松石于左省厅壁。……树石改步变古，自宏始也。”“张璪，吴郡人，王缙奏为检校祠部员外郎。尤工树石山水。”依是，知张、毕二家之画当是树石之类。张璪详下文“张璪画技”条。

① 参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下同。

慈恩寺

"大殿东廊从北第一院，郑虔、毕宏、王维等白画。"

"院内东廊从北第一房间南壁，韦銮画松树。"

慈恩寺唐时在长安南晋昌坊。本隋之无漏寺地。唐高宗为文德皇后立，故名慈恩寺。今犹为旅游胜地。"郑虔好琴酒篇咏，工山水。""王默早年授笔法于虔。""维工画山水。……清源寺壁画上画辋川，笔力雄壮。（彦远）曾见其破墨山水，笔迹劲爽。"依是，知诸家所画当是山水。

程鸿诏《城坊考校补记》引《唐画断》称："王维、毕宏、郑虔所画乃寺东院小壁，非西院也。""白画"指白描，疑但勾其轮廓。张书所记其例甚多，如展子虔注有"南郊白画"，"菩提寺有杨廷光白画"。白画不特施于人物，山水亦有描，或如女史箴图上山岳之笔法乎？

韦銮为"韦鉴弟。工山水松石，未免古拙"。"鉴之子鶠，工山水……善小马牛羊山原。俗人空知鶠善马，不知松石更佳也。"是松石为韦氏之家学。①

唐安寺

"北堂内西壁　朱审画山水。"

"朱审，吴兴人。工画山水。深沉瑰壮，险黑磊落，湍濑激人。建中年颇知名。"朱景玄《唐画录》记之尤详。称："唐安寺讲堂西壁，其峻极之状，重深之妙，潭色若澄，石文似裂。"列审画于妙品上，可见造诣之高。此即开范宽《溪山行旅》一路，惜乎画迹无传。

兴唐寺

"东般若院，杨廷光画山水等。"

① 杜甫有《题韦偃马诗》。吴其贞《书画记》有韦鉴"仕马图"镜面。

兴唐寺唐时在南大宁坊之东南隅。神龙元年太平公主为武后立，初名罔极寺。开元二十一年改今名。杨廷光当即杨庭光，“庭光与吴道玄同时……杂画山水极妙，颇有似吴生处，但下笔稍细耳”。释本净于开元初在南岳司空山，闲放自处。天宝中，因杨庭光采药“论道终日”。[①] 此庭光事迹之可考者。

万安观

“屋门外北壁，李昭道画山水。”

“昭道，思训子，林甫从弟也。……变父之势……创海图之妙。”《式古堂书画汇考》引《画史清裁》云：“昭道海岸图，绢素百碎，粗存神采，观其笔墨之源，皆出展子虔辈也。”按元汤垕《画鉴》亦言：“展子虔画山水，唐李将军父子多宗之。”吴其贞《书画记》中，李昭道画有十件，如洛神图、桃源图，都是绢本。台湾“故宫博物院”庋藏传为昭道绘者若《湖亭游骑》、《春山行旅》、《洛阳楼》诸图，均约略可见其画风。今据彦远所记，其山水画亦尝绘于寺壁。詹景凤《东图玄览》言“及见元人临李思训海天落照图，则青绿山水之体大备矣”，今观敦煌石窟出唐人所绘佛传（今藏英伦博物院）陂陀峭壁，亦施青绿，与小李将军无异。

宝应寺

“西南院小堂北壁，张璪画山水。”

宝应寺在唐长安南道政坊，本王缙宅，大历四年舍为寺，韩幹常出入于此，朱景玄记“张藻员外”云“今宝应寺西院山水松石之壁，亦有题记，精巧之迹，可居神品也”。称许之至，则所绘仍以松石为主，且有题记，可补张书之不足。

① 宋《高僧传》卷八知威附传。《大正藏》册五〇，758页。

崇福寺

“西库，牛昭、王陁子画山水。”
“东山亭，刘整画山水。”
“壁碨，陈积善画山水。”

崇福寺在长安休祥坊东北隅，本杨恭仁宅，咸亨元年立，载初元年改今名，武后飞白题额。张书王陁子下注引窦云：“时有牛昭，亦善山水。”按《新唐书·艺文三》有窦蒙《画拾遗》，卷亡。爱宾屡引窦说，即出此书。王陁子事详下文。刘整，“任秘书省正字。善山水，有气象”。段成式《寺塔记》：“安邑坊玄法寺西廊壁有刘整画双松，亦不循常辙。”将作监壁亦有刘整画山水，合崇福寺共有三处。

“陈格，工山水有气韵。……子积善，山水妙过于父。”其山水仅见于崇福寺壁。

懿德寺

“三门西廊东，静眼画山水。”

懿德寺在长安南延寿坊。本慈门寺，神龙元年，中宗为懿德太子追福，改今名。

静眼为陈静心弟，“善地狱、山水”。

秘书省

“先亦有小山水在书阁上，今已无。”

御史台

“殿中厅吴画山水，据其画迹，不是吴，又桂州萧祐画山水。”

“萧祐画山水，甚有意思，为桂州观察使。”

将作监

“刘整画山水。”

太常寺

“太卿后厅，梁洽画山水。”

“会稽僧道芬、郑町处士、（荥阳人）梁洽处士……并画山水。道芬格高，郑町淡雅，梁洽美秀。”

梁洽名见此。

以上西京上都

敬爱寺

“大门并狮子、昆仑各二。”

“北壁门西一间佛会及山水，何长寿描。”

昆仑殆指须弥山图一类。

山水画与人物画同有白描法。张氏于东都敬爱寺壁画观察最精，其言曰：“彦远游西京寺观不得遍，惟敬爱寺得细探讨，故为详备。”其记此寺中门东立之神像云：

“（武后）圣历（698）后，有神英法师令何长寿扫却重描。神英京兆党何生，洛下罗僧党刘行臣，时人以何生虽善山水，至于画神不如刘，刘为关中独步，与西京（何）长寿齐名。洛下之意，抑何进刘，不许神

英之请。还遣行臣之子茂德续其父画，今中门东神及两鬼腰已上新接者，亦不逮其父矣。”

是在当日有“京兆”、“洛下”两派。何长寿为京兆所推崇，洛下则尊刘行臣，有地域之分。何以山水见长，其山水用描，殆是白画一流，殊有足记者。

以上东都洛阳

浙西甘露寺

“王陁子须弥山海水，在僧伽和尚外壁。”

以上张书所记寺院壁画之有山水者，政府机构亦以山水点缀厅堂，其事似盛于王陁子、王维以后。王陁子事详见另条。

二、王陁子与吴道子

王陁子与吴道子同时，王陁子山水画，唐人或以为出于道子之右，彦远画列陁子于道玄之前云：

“王陁子善山水幽致，峰峦极佳，世人言山水者，称：陁子头，道子脚。”

其自注引窦蒙云：

“山水独运，别是一家。绝迹幽居，古今无比。时有牛昭，亦善山水。”

崇福寺之西库有牛昭与“王陁子山水”，浙西甘露寺亦有王陁子之须弥山海水。据法京伯希和三五三八号记寺内绘画言：“又于四角各画宝须弥山，画四方海水”。《拾遗记》：“昆仑山者西方曰须弥山。”由是知敬爱寺大门之绘昆仑，亦须弥山之类。陁子画今不可见。惟须弥山宝绘，日本法隆寺之玉虫厨

子一座，上有须弥山图，西域库车所出卢遮那佛图亦绘须弥山，作海水波涛汹涌状。伦敦大英博物院之毗沙门天王图亦绘海水，王陁子之海水，可在此诸图想见其仿佛。唐人评论陁子在山水画为头而道玄为脚，其高下可见。但朱景玄列其画于能品中，看法略异耳。

三、郑虔书画

郑虔见张书卷九，称其"高士也"。虔之学长于地理，著有《天宝军防录》，见崇文总目地理类。又著《胡本草》，故杜甫《八哀诗》挽之，有"药纂西域名，兵流指诸掌"之句。其画迹在宋宣和御府著录者有八件。属于山水者有《峻岭溪桥图》。吴其贞《书画记》有三幅：为宫苑楼台图、山庄图、渊明图。其书法则《金石萃编》七九收其开元二十三年华岳题名六行，隶书，共三十四字，已不可句读。惟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学院藏西域文献列一〇八三九号为郑虔残札，存十一行半，书法甚佳，吉光片羽，殊为可珍。兹摘录七行如下：

> 昨日于一处见公镌碑□殊为　精妙又知造代国公主碑若　事了得同东行要何可言虔　于江外制三碑兼自书二在　常州一在湖州便同舟往大　镌亦是济耳必当定决也　郑虔白　陈博士　（下略。据法京吴其昱君录出）

陈博士不知何人。代国公主有碑见《金石萃编》七八。公主乃睿宗第四女，下嫁郑万钧。唐人书迹存者殊稀，望有好事者能继《石头记》之后从苏京影回此一残札，为书史增一新墨迹。

四、张璪画技

张璪字文通，贬官武陵郡司马，移忠州司马。其松石在唐时极为人所爱好。朱景玄称其"以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气傲烟霞，势凌风雨"。毕宏讶其"唯用秃毫，或以手摸绢素"。后人怀疑其为指画之滥觞。彦远言"璪以宗党常在其家，故家多璪画，曾画有八幅山水幛，在长安平原里"。又记李约好其画幛，"已练成衣里，惟得两幅，双柏（松）一石在

焉，因作《绘练记》述张画意极尽”。惜不载其文。惟《全唐文》卷六九〇，蜀人太常寺协律郎符载有文二篇，言及张画，甚为有趣。

一为《江陵府陟屺寺云上人院壁张璪员外画双松赞》略云：“根如蹲虬，枝若交戟。离披惨淡，寒起素壁。”

一为《江陵陆侍御宅宴集观张员外画松石图》略云：“是时座客声闻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视而观之。员外居中，箕坐鼓气，神机始发，其骇人也，若流电激空，惊飙戾天，摧挫斡掣，㧑霍瞥刊，毫飞墨喷，捽掌如裂。离合惝恍，忽生怪状。及其终也，则松鳞、皴石、巉岩、水湛湛，云窈眇，投笔而起，为之四顾，若雷雨之澄霁，见万物之情性。”描写文通当众挥毫之情状，栩栩如生。彼能写急画，毫飞墨喷，最堪注意者为“捽掌”之动作，捽者，《类篇》云：“推也”，“捽，擦行。”即用掌推擦于绢之上，当如今人之作指画兼以掌泼墨扫之，比用笔更为泼辣。符文十分重要，可以想见文通作画功力之深，写松石具有特技。唐代山水壁画似以松石为骨干，双松尤为常见题材，毕宏、张璪、刘整等皆然。张璪之松石今已无存，宋人犹及见之。米芾《画史》载“钱藻藏璪松一株，下有流水，涧松上有八分诗一首”。可见梅道人之涧松及长题远有所本。《唐画断》记昭国坊“庾敬休宅壁，王维图山水兼题记之，当时之妙”。知长题在唐时已有此先例，非至元人始作俑也。

五、古秘画之白泽图

彦远书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尚多可考，最值得记述者，无如《白泽图》，张书云：

> “《白泽图》一卷，三百二十事。出《抱朴子》，黄帝巡东海而遇之。”

《南史·梁简文帝纪》有新增《白泽图》五卷，隋唐《志》著录均有《白泽图》一卷，《宋史·艺文志》又有唐李淳风《白泽图》一卷。法京伯希和取去列号二六八二号为“白泽精怪（怪）图一卷”，“册一纸成，道昕记”。英国斯坦因列号六二六一亦即此图之残纸。前者存图并记一十九事，后者存六事。彦远所记，可尝其一脔矣。

《云笈七籤》卷一〇〇引《轩辕本纪》：“帝巡狩，东至海，登桓山，于海

滨得白泽神兽，能言，达于万物之情，因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白泽言之。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

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一一六引《瑞应图》云：“黄帝巡于东海，白泽出，达知万物之精，以戒于民，为除灾害。”白泽与黄帝传说关系之深，两书所言，可见其概。向日尝撰文《跋敦煌本白泽精怪图两残卷》[①] 考证其命名之颠末及类书征引梗概。近又得新资料两事，补述如次：

> 《南唐野史》：谢观戏寇豹曰：青蝇被扇扇离席。寇豹见户上白泽图，答曰：白泽遭钉钉在门。[②]
>
> 《五灯会元》卷六：澧州洛浦元安禅师，问：一毫吞尽巨海，于中更复何言？师曰：家有白泽之图，必无如是妖怪。

白泽为能言之神兽，可以辟去邪魅。从上二条，知唐时，家家户户有悬白泽图之习俗，殆是简单之图。其为秘画者，赖敦煌石窟所出“精怪”长卷，始能窥其大辂椎轮耳。

近年为研究院诸生讲论，每及张彦远此书，颇有札记以备忘。山西大学艺术系将举办《历代名画记》学术思想讨论会，李德仁先生来书征文，惜无暇参加，谨摘抄笔记数则，聊以塞责，并请教于诸同好云。

原载《大公报》艺林，1987年8月10日、19日

---

① 《史语所集刊》四一，四。

② 吴任臣《十国春秋》一一六备考引。

跋敦煌本《白泽精怪图》两残卷

（P·二六八二，S·六二六一）

敦煌石窟所出《白泽精怪图》一卷，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列伯希和目二六八二号。著录家或作“精涬图”及“精话图”，皆误。审其原卷，乃题精恠图，即精怪也。

卷中有云：“精怪有壹佰□拾玖……”又云：“人家无故恐者，皆是诸鬼精变怪使然”。其为一图绘精怪之事甚显。考《汉书·艺文志》杂占家著录，有下列各书：

《祯祥变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变怪》二十一卷

《变怪诰咎》十三卷

所云精物变怪者，《易·系辞》云：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汉时杂占家侈谈变怪，其书悉已亡佚。此P卷之末有淡墨行书两行，文云：

已前三纸无像。道昕记，道僧并摄，俗姓范。

白泽精怪图一卷，册一纸成。

似原图为散页，共四十一张。其前三纸无图，今本自出于后人重新装池，

而置前三纸之无像者，厕于卷末，则此卷固非完帙矣。

伦敦大英博物馆敦煌卷子，列斯坦因六二六一残纸，与此应为同一图之断片，原物白棉纸，极破损，已重加装裱。

图有乌绿栏，书法甚佳，绘事亦精。P卷前段有图有说，分上下两排，后段有说无图，共存图记一十九事，S卷只存图记六事，以文中精怪有壹佰□拾玖……语推之，则所缺尚多。

一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古之秘画珍图目录内有白泽图一卷三百二十事。《南史·梁简文帝纪》有新增《白泽图》五卷，隋唐《志》并有《白泽图》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唐李淳风《白泽图》一卷，卷数并有出入。而此图题名"白泽精怪图"，又复不同。《云笈七籤》一百《轩辕本纪》称："（黄）帝巡狩，东至海，登桓山，于海滨得白泽神兽，能言，达于万物之情，因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白泽言之。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所言精怪逾万种，自是踵事增华。其谓黄帝登桓山，即《史记·五帝本纪》之丸山。《抱朴子·极言》篇称："皇（黄）帝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白泽之辞。"又《登涉》篇答辟百鬼之法，除使用符契，"其次则论百鬼录，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泽图、九鼎记，则众鬼自却"。是《白泽图》之出现，在葛洪之前，其用途乃在于烛神奸，劾鬼物也。

二

《说文·大部》臭字下云："大白泽也。从大白，古文以为泽字。"臭经典作皋，与泽同训。《诗》"鹤鸣于九皋"；《毛传》：皋，泽也。白泽，兽名。《宋书·符瑞志》云："泽兽能言，连知万物之精。"但称泽兽，无"白"字。《庄子·达生》篇："野有彷徨，泽有委蛇。"《风俗通·怪神》篇云："此所谓泽神委蛇者也。"由泽兽、泽神名称例之，白泽亦可省称曰泽。白泽又或作白罴，苏联出版之《维摩碎金》有云：

> 第十：牛生白罴者，气暇暇而喘。……牛王能垦大荒田，苗稼丰饶

万类安。白罼本来天界住，托生牛腹向人间。………妙德降于堪忍界，灵禽瑞兽悉皆欢。（此卷末有“灵州龙兴寺讲经沙门匡胤记”题识）

清天台张亨梧（菊人）著《感物吟》五卷，内有咏白泽诗云：

桓山白泽智殊伦，黄帝东巡问鬼神。精气游魂千五百，不须前席贾生频。（嘉庆壬申刊本）

此亦有关之记载，附着之以为考证之助。

三

元刊应劭《风俗通》卷七为《怪神》篇，谓：“传曰神者申也，怪者疑也，孔子称土之怪为坟羊。”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故采其晃著者曰怪神也。篇中如“世间多有狗作变怪，朴杀之，以血涂门户，然众得咎殃”，“世间多有精物妖怪百端”，“世间多有伐木血出以为怪者”，“世间多有蚰作怪者”等项，皆可与此精怪图比证。《太平御览》二十三引《风俗通》云：

夏至著五彩辟兵，题曰游光厉鬼，知其名者无温疾。永建中，京师大疫，云厉鬼字野童游光。亦但流言，无指见之者。其后岁岁有病，人情愁怖，复增题之，冀以脱祸。

《荆楚岁时记》佚文云：

（五月）五日以艾缚一人形，悬于门户上，以辟邪气。以五彩丝系于臂上，辟兵厌鬼，且能令人不染瘟疫，口内常称游光厉气四字，知其名则鬼远避。

今据此精怪图：

夜行见火光，下有数十小儿，头戴火车。此一物而名口为游光，下为野童。见是者天下多疫，死兄弟八人。

依图所绘，游光之状为小儿头戴火车。可资博识。

《抱朴子》称《白泽图》与《九鼎记》可却鬼，其佚文云："按《九鼎记》及《青灵经》言：人物之死，俱有鬼，马（?）鬼尝以晦夜出行，状如炎火。"（《御览》八八三卷引）他书所引有《夏鼎志》者：

《法苑珠林》卷十一六道部（第四之五）引《夏鼎志》云："掘地而得狗，名曰贾；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

《宋书·五行志》：《夏鼎志》："掘地得狗名曰贾。"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同实而异名也。

按S·六二六一精怪图残纸云："掘地得人曰取"，"取"即"聚"也。又云"掘地得豽曰耶"，"耶"即"邪"，《夏鼎志》以得豕曰邪，与此图异。《抱朴子》以《九鼎记》与《白泽图》并举，此图则直以《夏鼎志》语录入《白泽精怪图》中。

四

白泽一系图籍，又有《白泽地镜经》者。《金楼子》卷五《志怪》篇云："《地镜经》凡三家，有《师旷地镜》，有《白泽地镜》，有《六甲地镜》。三家之经，但说珍宝光气。"考《地镜》见《隋志》五行类，原亦有图，《初学记》、《御览》屡征引之。马国翰据《开元占经》辑录《地镜》一卷，以校此精怪图，若下列各事：

革带夜有光

鸡夜鸣

蛇无故入人家

鼠上树

鼠群行则有大水

鱼从水上流下

釜鸣

等怪，俱见于《地镜》，则此图之取资于《白泽地镜》，可断言也。《金楼子·志怪》篇云“山中有寅日称虞吏者，虎也。称当路君者狼也。辰日称雨师者，龙也。知其物则不能为害矣”。此数语俱见P卷。《抱朴子·登涉》篇：

> 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树有能语者，非树能语也，其精名曰云阳，呼之则吉，以下一节，举四徼及升卿诸精。下则山鬼唤人，迷惑人，以及寅日自称虞吏者虎也，以迄丑日称书生者牛也。

此一段文字，皆于P卷，惟略有小异。如《抱朴子》见秦者，百岁木之精，P卷作秦人，多一“人”字，以上文，见“胡”人者，比勘之，则作“秦人者”是也。《抱朴子》“四徼”，P卷作“四激”。“以苇为茅以刺之”句，P卷作为“釪”之，是。两“投之”句，P卷一作“捉之”，一作“打之”。十二支异名，《抱朴子》始寅日而终丑日，P卷则自子终亥。巳日《抱朴子》多“称时君者灶也”一句。P卷夺去，又缺“午日称三公者马也”句，应据补。戌日，P卷作“称成阳翁仲者狐也。称人字者金玉也”。《抱朴子》作“成阳公”。又云“亥日称妇人者，金玉也”。此与P卷异。《太平御览》卷八八六“精”类引白泽图共二十二条，盖为“精”名。又引《抱朴子·登涉》篇，即上引等语，而不作《白泽图》。然均见于敦煌本《白泽精怪图》。槃庵先生曩谓此为《白泽图》逸文，证知《抱朴子》得见《白泽图》，验以此卷，其说良信。图九之五色鸟，亦见沙州都督府图经（P·二〇〇五号），周天授二年见之于平康乡。

《御览》九百一十八鸡部引《白泽图》：“老鸡能呼人姓名，杀之则止。”是图第一事文云：“夜呼老妇名者，老鸡也。马尿涂人户，防之不防之，死煞则已。”文大略相同。

《白泽图》佚文，不见于此图者，若《搜神记》言两山间之精如小儿曰傒囊。诸葛恪曰：“此事在《白泽图》内”。其说果信，则白泽图之出现，应在吴以前矣。政和《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其目有《白泽图》，其卷十九鬼鸟余九首一事下引《白泽图》云：“苍鸆，昔孔子与子夏所见，故歌之，其图九首。”以校《北户录》，此则加详焉。

五

《白泽图》旧列于五行杂占类。其书久佚，向有马国翰（《玉函山房佚书》）及洪颐煊（《经典集林》）两辑本。陈槃庵《古谶纬书录解题》（二）著录《白泽图》，考证甚详，附记亦略及P卷（《史语所集刊》第十二本）。

敦煌卷中此图与《瑞应图》，皆有着色，堪称双璧。是卷书法与图绘甚相配合，笔画较圆润而具波磔，古拙有力。与《瑞应图》行笔作风不同，较为精美，似非出一手。

以画法论，行笔纤细而有力，六朝至唐，写器物之画卷，若顾恺之女史箴图，笔意仿佛，轻灵韶秀，有时如毛发，如游丝；写动物翎毛，时用干笔，焦燥而表现清劲。鸡之足部，有留白处，翼用双钩，淡染，线条挺秀。写火只用红色作状，上深下浅。写人物如游光八人，用笔生动，其中两人足部用重笔，余则娟细而含蓄，八人面孔表情，无一相同。“鼠上树”一段，树叶作𤰞，甚有意致。图皆施色，如S卷狗敷淡黄赭色，兔用青色。掘地所见亦以不同颜色表现之，俱见匠心。此残图须细心观察，方知其行笔微妙处。

P·二六八二卷，松本荣一已印入《国华》七七〇期（1956），并将原文录出，间有讹失，如道昕误作道所，即其一例。

六朝时有人以白泽为名，齐文惠太子长懋，即小字“白泽”（《小名录》），此如桓玄，一字名灵宝（亦见《小名录》），以道经为号。《魏书》卷廿四张衮之孙本名钟葵，献文帝为改名为白泽。唐时，以白泽名旂，唐《六典》旂制三十二，白泽其一也。

白泽用以辟邪，韦后妹七姨嫁将军冯太和，以白泽辟魅（《唐书·五行志》）。

《法苑珠林》卷四十五，白泽图验，记厕精及各精甚详（见附录）。

原载《史语所集刊》四一卷四期，1969年3月

附录（《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白泽图曰：厕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则死。又筑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满财，长二尺，见人则掩面，见

之有福。又筑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长七尺，见者有福。又筑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儿，长三尺而无发，见人则掩鼻，见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必方，状如鸟，一足，以其名呼之，则去。又木之精，名彭侯，状如黑狗，无尾，可烹而食之。又千载木其中有虫，名曰贾诎，状如豚，有两头，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间生精，名曰必方，状如鸟，长尾，此阴阳变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曰岱委，其状美女衣青衣，见之云桃尖刺之，而呼其名则得之。又金之精名曰仓嗂，状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则去。又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状如小儿，赤目黑色大耳长爪，以索缚之，则可得，烹之吉。又故门之精名曰野，状如侏儒，见之则拜，以其名呼之，宜饮食。又故泽之精名曰冤，其状如蛇，一身两头，五彩文，以其名呼之，有使取金银。又故废丘墓之精名曰无，状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舂，以其名呼之，使人宜禾谷。又故道径之精名曰忌，状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又故车之精名曰宁野，状如辒车，见之伤人目，以其名呼之，不能伤人目。又在道之精名曰作器，状如丈夫，善该人。以其名呼之则去。又故臼之精名曰意，状如豚，以其名呼之，则去。又故井故渊之精名曰观，状如美女，好吹箫，以其名呼之，则去。又绝水有金者精名侯伯，状如人，长五尺，五彩衣，以其名呼之，则去。又故台屋之精名曰两贵，状如赤狗，以其名呼，使人目明。又左右有山石水生，其涧水出流，千岁不绝，其精名曰喜，状如小儿，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饮食。又三军所战精名曰宾满，其状如人头，无身，赤目，见人则转，以其名呼之，则去。又故水石者精名庆忌，状如人乘车盖，一日驰千里，以其名呼之，则可使人水取鱼。又丘墓之精名曰狼鬼，善与人斗，不休，为桃棘矢羽以鸱羽以射之，狼鬼化为飘风，脱履投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门，其状如囷而无手足，以其名呼之，则去。又故室之精名曰孙龙，状如小儿，长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帻大冠，带剑持戟，以其名呼之，则去。又山之精名夔，状如鼓一足如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狼豹。又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髡顿，状如牛无头，见人则逐人，以其名呼之，则去。又夜见堂下有儿被发走勿恶之精名曰沟，以其名呼之，则无咎。又百岁狼化为人女名曰知女，状如美女，坐道傍告丈夫曰："我无父母兄弟"，若丈夫取为妻，经年而食人，从其名呼之，则逃走去。又故溷之精名曰卑，状如美女，而持镜呼之，知愧则去也。

张彦远论画分疏密二体

中国人谈学艺很喜欢用二分法，刘知幾论史标二体，张彦远论画亦然。张氏云："若知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顾陆张吴用笔》）他在讨论四家画风时，悟到书、画的用笔相同，直截了当指出用笔的重要性，可谓一针见血。他进而畅论吴画："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众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此即道子所以值得被尊重为画圣的原因。后代所谓工笔意笔之分，以及倪迂所云"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等理论，无不道源于此。顾、陆之神，在于笔迹周密，而张、吴之妙，则虽笔不周而意周。如果意周，所表现的事物，即使只是寥寥数笔，已能具体而微，意能周，在行笔反欲不周。他说："笔绕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追求"缺落"之美，从不完整处见其完整，是要能"笔画离披"。如惊飙之卷沙，疾风之扫弃，其使墨狼藉，警策的行笔，可以令人心折骨惊，才是最高境界，张大风的"行条理于乱头粗服之中"，乱头粗服，即是笔不周，神理具足，则意周矣。"笔才一二而像已应"，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唐人的画可见到的太少，真正能办到从酣畅的笔墨写出极疏的意境，只有八大才是突破者、证道者，才是张说的忠实实践者，自非笔力能扛鼎，谈何容易！从张彦远的理论，不管密也好、疏也好，必须从"用笔"方面着力，这是中国画的特色，书与画同源的道理，张彦远发挥得十分透彻，可见书法的训练，自然是中国画造型的基本功夫，以笔的线条作为表现的主体，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

笔迹周密和点画离披，好像是不同的两面，真实正是相反相成，从作画的功夫上言，必先能密而后求疏，密是疏的基础，在构图上论，疏、密随心，因境而异，疏密本无定则，有时可以极密亦可以极疏，密中有疏，同样地亦可以疏中见密，语云："宋人千岩万壑，无一笔不减，倪迂疏林瘦石，无一笔不繁。"于繁中见简，在简处现繁，便是这个道理。实际上画面的安排，完全出于画家运笔的习惯，每个画家到了相当造诣，他各有掌握自己与众不同的手法和驱役这特殊的手法去摹写造化各种事物的出神入化的伎俩。他的特别风格的形成，即由此奠定，外界宇宙的客观形象，只是画材而已，如何支配画材去表现得活泼生动、出奇制胜，以至惊心动魄，全靠主观部分酝酿出来的不同手法，这个主观部分是个人的宇宙，包括画家的个性、学养、心灵活动等等的总和。作为画家自身构成他的突出而与人差异不同的成因，可说是画中的"我"，"我"的追求和"我"的表现在笔墨交融之下去进行创作，疏与密的处理，视乎性格与熏习而决定，疏密的本身该是没有轩轾，但表现的手法因人而异，还是有差别的。个人宇宙的酝酿、形成，在浚发艺术心灵上应该随时下疏凿的功夫，好像掘井，才有"中得心源"的可能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人只懂做"外师造化"一类写生旅行的工作，纵有收获，只是表面而已。疏与密的问题在张彦远心目中好像尚有高下之分，他似乎认为密易而疏难，当然，这是初地的功夫，到了化境的时候，疏密可以随心，它只是画的整体表现出来的差异，极密与极疏都可以各尽其胜，不必强为区别优劣，无须把它们去比附南、北宗，更和文人画与非文人画没有绝对的关系。

近时的画风，由于喜欢追求现实的缘故，有时不免过于求密，画面堆砌，往往和图案设计配合得太紧凑，对于线的表现尚未做到理想的地步，密而行笔不能紧劲联结，全无笔意可观，徒具躯壳之美，而乏象外之趣，笔太周而意反缺然，正如钱选所说"愈工愈远"，其关捩何在？如何去补救它？是很值得我们去寻思和体验的。

诗画通义

一、神思章

盈天地之间，皆画材也。“粉本不在画中而在天地”（钱牧斋《题闻照法师画册》）。天下有大美而不言，能言之者，非画即诗。画人资之以作画，诗人得之以成诗；出于沉思翰藻谓之诗，出于气韵骨法谓之画。

扬雄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宋杨简因为《心画赋》，谓“砚者，天池也；墨者，玄云也；笔者，龙也；乘龙者，不知其为何神也！”（《赋汇补遗》十三）龙之升于天也，乘玄云，行天池，乘龙者实为之驱，养其神明，化其神奇，以成大美，始能以美利利天下。惟神奇斯能去臭腐而极变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诗者，言语之至精者也；画者，形象之至美者也。昔人譬之饮馔，谓米如文，而酒如诗。以画论之，寺壁变相，如赋、如大曲，味之满汉筵席也；山林远景，如绝句、如小令，酒之竹叶、茅台也。诗为适口之杜康，画乃游目之烈裔（见王子年《拾遗记》）。画家师造化于外，得心源于里。诗家吟咏，舒状物色，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目既往还，心亦吐纳，与画亦何以异乎？

二、图诗章

神话者，文艺之母也。皇古之时，诗画胥取材于此，中外无不皆然。谓

神话即诗，可也；谓神话即画，亦无不可也。自楚先生之庙，以至蜀郡祠堂，鲁殿灵光，画彩仙灵，图写禽兽，载在典册。近年新获汉画，北至蒙古，西极酒泉，东自沂南，南讫长沙，托之丹青，千态万汇，无不事各缪形，随色赋状。而画中有赞，谓之“图诗”，汲冢所出，王俭所录，俱其明征。赞为韵语，与诗同流。后世题画有诗，其昉于此乎？赞之结集，肇于谢庄，寖由小流，蔚成大国。

三、气韵章

六法，其一曰气韵生动。韵本声律之事。刘勰云：“同声相应谓之韵是也。”嵇康《琴赋》：“改韵易调，奇音乃发。”改韵可得奇音，迅笔乃出异彩。文之韵，亦犹乐之韵也。魏晋以来，品藻人物，辄曰思韵，曰风韵。既取之喻画，亦举以论文。萧伯玉云：“文之致在气韵，无韵则死。”其在于诗，则曰神韵，陆时雍《诗镜》揭其义，渔洋益张大之。诗中神韵，亦如画之气韵，皆取象于人。乏韵则死。诗之与画，固无二致也。

荆浩《画山水赋》云：“凡画山水，意在笔先。”方以智则云：“画在法中，意在笔外。”戴本孝为丹臣作《象外意中图卷》，皆以意为之。晋庾子嵩作《意赋》，成，自谓“正在有意无意之间”。笪重光《画筌》言：“笔有中锋、侧锋之异用，更有着意、无意之相成”。夫疾、徐、轻、重，得心应手，熟则巧生，巧后反拙，工拙双忘，自成高逸。山川以浑厚成其气象，林峦以交割表其清致，离法而法存，外象而象备。

意在笔先，词家亦每言之。陈廷焯论词之沉郁，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画理亦然。《四友斋笔记》论用笔得失云：“凡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意在笔先，笔用意内，笔尽意在，象应神全。夫内自定然后神闲意定，神闲意定，则思不竭，而神不困也。”无论“意在笔先”，抑“意在笔外”，须游心于无际，而气韵自足。论词者如此，语之于画，何独不然乎？顾恺之之论摹写也，曰：“重宜陈其迹，各以全其想。譬如画山，迹利则想动，伤其所以巅矣。”是故虽重其迹，必须全其想；为山而伤其巅，则失其所以为山，想之不全，而神已亏矣。若夫神闲意定，则想全而迹得；非意在笔先，心游象外，安能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之乐如是乎？

四、禅关章

董香光自署曰画禅室，画道之通禅，由来尚矣。担当云："画中无禅，惟画通禅，将谓将谓，不然不然。"是则然、疑且作；必也断然、疑，无然而无不然，无谓而无不谓，则超诸方便成十方矣。不离当念，十方遍照，以之人画与诗，自逢住处。山谷写真自赞，自道与摩诘之异云："既不能诗成无色之画，画出无声之诗。"无色之画，无声之诗，殆所谓禅画者乎？其答罗茂衡句："春草肥牛脱鼻绳，菇蒲野鸭还飞去。"直是一帧活生生之禅画。夫画心之必如禅心者，厥初收拾此心，如牛拴绳，及其驯也，绳子已用不着，便如野鸭海阔天空。画初由法人，终须离法。法而后能，变而后大。黄龙之教云："但有纤疑在，不到无学，安能七纵八横，天回地转哉？"八大、石涛，俱到无学境地。墨之倾泼，势等崩云；笔人虚无，色同青霭。死灰能活，枯木皆春，此非七纵八横而何？都是禅机，了无差别矣。叶（梦得）石林，以禅喻诗，一为随波逐浪句，二为截断众流句，三为涵盖乾坤句。波漂菰米，露冷莲房，施之于画，亦涵盖气象。于雪个[①]时或遭之。徐寅云："诗者，儒中之禅也。"此以诗思入禅关。画为无声之诗，然则画又安能离禅乎哉？

五、度势章

江淹《云山赞序》云："壁上有杂画，皆作山水好势。仙者五六，云气生焉。"六朝山水，不可得睹，意者如顾恺之《云台山记》所述："丹崖临涧，赫巘隆崇，有险绝之势者耶。"观女史箴图上山峰一段，可想见其仿佛。王船山论诗谓："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惟谢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意已尽则止，殆无剩语。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诗中之意如龙，犹作画之主题也。屈申夭矫，益之云烟缭绕，则所以助长其势。山水画之作，烟云变灭，亦取其"好势"耳。故王麓台谓画须有气势（《两窗随笔》），唐岱亦主画宜得势（《绘事发微》）。刘彦和称："文变殊术，要宜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深乎文者，循奇正以随变，酌刚柔而著功。盖画势之成，与诗同体，倒墨骋翰，标韵凝采，理正同符。至

① 此处疑有误。

乃书品亦重体势，中郎之于篆、隶二势，一比黍稷之垂颖，一譬星云之布阵，泱莽无极，庭燎飞烟，画也何以异是。苍润生笺，冰丝缘露，然后可以睹墨心惊，披图目炫矣！

六、伫兴章

诗、画相关之说，邹一桂亦言之，谓“绘事之寄兴，与诗人相表里”（《小山画谱》下）。王昱称未作画前，当先养兴（《东庄临画》）。此亦如作诗须先伫兴也。宋大樽云：“不伫兴而就，皆迹适工于俄顷者，此俄顷亦非敢觊也，而工者莫知其所以然。”（《茗香诗论》）唐人评诗，喜言“兴寄”、“兴象”。（《河岳英灵集》评陶翰诗云：“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又评孟浩然诗云：“无论兴象，兼复故实。”）《续诗品·精思》云：“文不加点，兴到语耳。”“人居屋中，我来天外。”此如列子御风，无待而至。作画亦莫不然，故佳构非可常有，当由神来，偶得而已。

恽格云：“诗意须极飘渺，有一唱三叹之音，方能感人；然则不能感人之音，非诗也。书法画理皆然。”（蒋元煦辑《瓯香馆上补遗画跋》）此借诗以论画，理俱圆通。诗意缥缈，有如仙乐；不能感人，不得谓之真诗。然则不能动人之画，乌得谓之真画耶？

词与画

——论艺术的换位问题

不久以前，“故宫博物院”举行画竹特展，有两幅文徵明绘的朱竹，一幅题嘉靖十三年甲午二月五日（图五四），一幅署嘉靖乙卯 戏写朱竹（图五三）。诗塘上都录高启的《水龙吟》云：“琪园丹凤飞来，几时留得参差翼。箫声吟断，彩云忽堕，碧云犹隔。想是湘灵泪，弹多处、血痕都积。看萧疏瘦影、隔帘欲动，应似落花狼藉。莫道清高也俗，再相逢、子猷还惜。此君未老，岁寒犹有少年颜色。谁把珊瑚，和烟换去，琅玕千尺。细看来、不是天工，却是那、春风笔。”这首已载入他的词集《扣舷集》中。文徵明前后两次用同一首诗来作为他所绘朱竹的题句，可见他对这一首词有极度的爱好。我们却可由此体会到有时画家亦要借重“词”来充实画的内容，来增加读画者在联想上产生情感的共鸣，而不惜把一首好词一题再题，这说明画和词也有彼此相需的密切关系。

谈到词史上的掌故，我们也许会想到清代词人项莲生的名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一句话经过谭复堂在《箧中词》的品题，几乎成为家弦户诵了。其实这句话儿原出自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所谓无益之事，本来指的是画的玩耍。在项氏之前，浙西词人厉鹗亦尝套用过这一句，他在《赏延素心录》题辞中说：“张彦远云：非为无益之事，又安能悦有涯之生；海内不乏雅流，得此亦悦生之一助。”（《樊榭山房集》八）但没有项氏那样，能够引起多数读者的共鸣，项氏画龙点睛地把“悦”字改为“遣”字，



图五三　明文徵明朱竹轴



图五四　明文徵明朱竹轴

"何以遣有涯之生"比"安能悦有涯之生"来得多么令人动容，句子活起来了，从此遂成名句。"无益之事"便从"画"转移到"词"的身上去。这正说明艺术转位的可能。词家借重画家的话头，侵入到绘画的畛域，向画史借借东风，便可铸造崭新的语汇。搞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项莲生，便会想到这一名句。但恐怕有许多人未必会想到他原是从张彦远那里偷来的！

今天要讨论的便是这两件所谓"无益之事"的相互关系。

本来诗与画的关系，以前尝有人谈过（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开明书局《廿周年纪念集》）。词可说是诗的巨浸中的一支流。诗和画本质上二者截然不同。但彼此有时亦会跳出自己的圈子，掠取另一方的"美"，来建立自己的美，诗和画如此，词与画何曾不是如此。互相利用，每每有越俎代庖的现象。西方艺术理论像法国的 Gautier 论画便有所谓"艺术换位"之语（Transposition d'art）。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曲子词和画的关联之某些突出的地方，画人如何运用词意以入画，画的原理与技法又如何被词人加以吸收作为批评的南针，在"出位"的手段下，彼此如何互相利用，互相得到益处，这将是文艺批评史和画史上一个重要而有趣的题目。今天借这机会特别提出来向各位请教。

一、词画的出现及其影响

两宋为词的黄金时代，词人辈出。其兼擅写画的，每以词为题语。于是遂有所谓"词画"者。刘克庄《后村题跋》中有《杨补之词画》一文。略云："善画者不必妙词翰，有词翰者，类不工画。……杨补之其墨梅擅天下，所制梅词《柳梢青》十阕，不减《花间》、《香奁》。……词画既妙，而行书姿媚精绝……宜颜曰逃禅三绝。"所谓"词画"，实指词与画二者兼精而言。杨补之的墨梅，和梅词所以绝妙，是因为别开生面，他把梅花分成四个阶段来描绘，各系以词，此事是乾道元年在江西写成的。兹据《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四录其词如次：

杨补之四梅图并题词卷

渐近青春，试寻红瑙，经年踈隔。小立风前，恍然初见，情如相识。为伊只欲癫狂，犹自把、芳心爱惜。传语东君，乞怜愁寂，不须要勒。

嫩蕊商量，无穷幽思，如对新妆。粉面微红，檀唇羞启，忍笑含香。

休将春色包藏，抵死地、教人断肠。莫待开残，却随明月，走上回廊。

粉墙斜搭，被伊勾引，不忘时霎。一夜幽香，恼人无寐，可堪开币。晓来起看芳丛，只怕里、危梢欲压。折向胆瓶，移归芸阁，休薰金鸭。

目断南枝，几回吟绕，长怨开迟。雨浥风欺，雪侵霜妒，却恨离披。欲调商鼎如期，可奈向、骚人自悲。赖有豪端，幻成水彩，长似芳时。

范端伯要予画梅四枝，一未开，一欲开，一盛开，一将残，仍各赋词一首。画可信笔，词难命意，却之不从，勉徇其请。予旧有柳梢青十首，亦因梅所作，今再用此声调，盖近时喜唱此曲故也。……乾道元年七夕前一日癸丑，丁丑人杨无咎补之书于豫章武宁僧舍。（又《大观录》十四）

他这四首《柳梢青》的画词，对后人影响甚大。不能作画的词人，则和他的词；能画又兼能词的，则依样继作“词画”。兹列举所知：

（一）徐禹公　《梅花三昧图卷》。徐为杨无咎门人，见吴升《大观录》卷十五，有无咎题《柳梢青》十首。及张雨元至正间作次韵《柳梢青》，及宝祐丁巳赵孟坚跋称述逃禅画派。

（二）周密　和《柳梢青》。其序云：“余平生爱梅，仅一再见逃禅真迹。癸酉冬，会疏清翁孤山下，出所藏双清图卷尾补之自书《柳梢青》四词，词语清丽，翰札遒劲。……因次韵，载名于后，庶异时开卷索笑，不为生客云。”（《全宋词》，3283页）

（三）陈允平　《柳梢青》四首 和逃禅。（《全宋词》，3108页）

（四）张雨　次韵《柳梢青》元至正间作。（见《贞居集》）

（五）虞道园　和逃禅《柳梢青》。序云：“至顺癸酉立春，客有持逃禅翁此卷相示，清润组藉，使人意消，因所题《柳梢青》调亦赋一首。”（《学古录》四）

（六）柯九思　至正元年追和逃禅四首。见《丹丘集》，亦见《式古堂书画汇考》。在杨补之四梅图卷后。有跋云：“补之词翰称妙一代，此卷尤佳。其《柳梢青》四词可以想象当时风致。勉强续貂以贻好事。丹丘柯九思书于云容阁，至正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也。”

（七）文嘉　仿杨补之《柳梢青》，和补之《咏梅词》四首（即未开，半开，盛开，将残）并画其前。时万历己卯二月九日也。（《穰梨》卷二〇）

（八）马扶义（元驭）　《梅花》卷跋云：“辛巳……偶读柯敬仲题杨无

咎画梅词子，情词婉转，想见前辈风流，不觉神往，挥汗写成四枝。更索吾青门老友（按即邵长蘅），倚和前词，以鼓痴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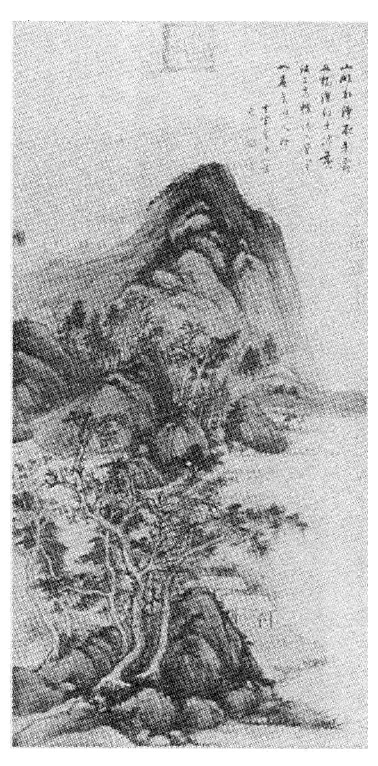
杨无咎的梅花四枝，引起词人画家的兴会。和作者计宋二人、元三人、明一人、清二人，共九人。继作梅画的，有他的门人徐禹公及文嘉、马元驭。踵武的人如细征考，恐不止此数。可见他的“词画”影响之巨。他在宋人词中又有三香三逸之目。周密《声声慢》“逃禅作梅、瑞香、水仙，字之曰三香”，又“逃禅作菊、桂、秋荷，目之曰三逸”（《全宋词》，3278页），他是一位梅、菊、水仙、花卉画的大家，对南宋书画界有很大的带头作用。词与画的结合，杨无咎在写梅上是有特出成就的。赵希鹄说他学欧阳询楷很逼真。“以其笔画劲利，故以之作梅，下笔便胜花光、仲仁。”（《洞天清禄集·古画辨》）他是得力于书法的。

朱彝尊《曝书亭集》跋题杨补之墨梅谓：“横枝清瘦只如无。但空里疏花数点，梅花有魂二语摄之，此惟逃禅杨叟能写出。”可惜他的作品，现在可见到的不多。只“故宫博物院”《集古图绘册》中存一小幅墨画梅花，一枝独秀。上面有元刘因、危素许多人的题诗。刘后村言补之梅宜于巨轴。精彩处在于大幅，今不可睹，十分可惜。

二、诗意与词意——以词入画

文学作品以 Theme 为内在主要条件。用古诗作画的题材的，称曰“诗意”，起源甚早（韩诗、毛诗皆有图）。汉末刘褒画云汉图、北风图。相传嵇（康）、阮（咸）有十九首诗图。至用“诗意”二字，施于画上的，似以阎立德的沈约“湖雁诗意图”为最早（见《宣和画谱》）。五代时，能作枯木断崖云崦烟岫之态的成都杜楷有“秋日并州路诗意图”见《图画见闻志》。故宫画目中，明人作品以诗意为题的，不一而足。董其昌“霜林秋思”（图五五），自题：“玄宰写唐人诗意”（《故宫目》五，462页）。孙枝画杜甫“诗意”（图五六）（同上目五，470页）。文嘉、文伯仁、李流芳，都有极精的诗意图册。石涛的“东坡诗意图”，以画配诗，相得益彰，尤为出名的剧迹。

以词作为画的题材的，称曰“词意”。其事宋人已有之，楼钥《攻媿集》卷七十称孙浩然的“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一词。王诜尝画此《离亭燕》词意，作“江秋晚图”。此词他处作李昇，一作李升（《全宋词》，111页）。“词意”二字，始见于此。后来画家用“词意”二字作画材的，有沈



图五五　明董其昌霜林秋思轴



图五六　明孙枝画杜甫诗意轴

周“渔家傲词意图”、“柳梢青词意图”（《式古》卷二五）。清钱载写墨兰题云：“玉田词意”（图五七，《故宫目》五，569 页）。清余集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词意轴”（《瓯钵》，三，一五）。

还有以词刻入版画的，亦有用“词意”一名。像万历时刊本之《诗馀画谱》，一名《草堂诗馀意》[①]，亦以“意”字作书名标题。

明人善画古人词意，如董玄宰画太白词“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大观录》一九）及写宋人词册王半山词十一首（《续梨》六），都是重要的例子。



图五七　清钱载写玉田词意轴

① 此书万历四十年，黄冕仲跋。《版刻图录》PL 六八二收苏轼《水龙吟》咏笛一幅。

三、以词题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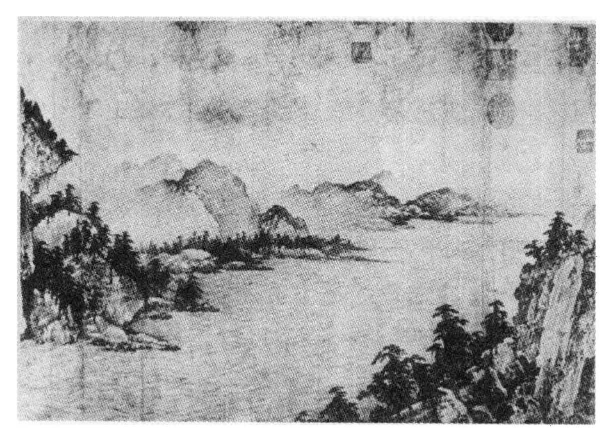
图五八　元盛懋画松溪泛月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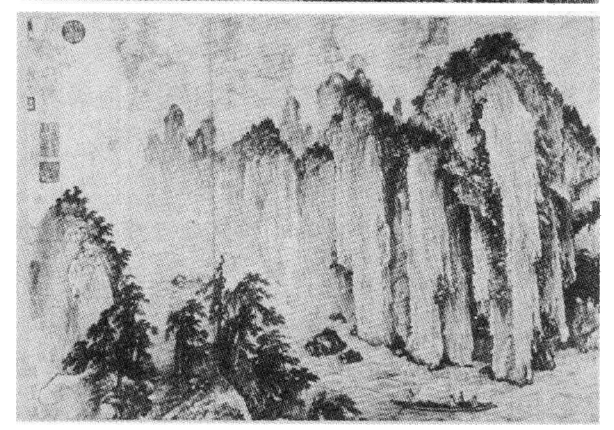
张志和《渔歌子》，为词中最早期作品。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称，“张志和依渔歌五首，乃为卷轴，随句赋象。”《图绘宝鉴》谓“颜鲁公以《渔歌》五首赠之，张乃随句赋象，人物舟船烟波风月，皆依其文写之，曲尽其妙”。故李调元《诸家藏画簿》收有张志和“渔父图”（《函海》本七）。五代卫贤作品，郭若虚记“张文懿家有其春江钓叟图，上有李后主书渔父词二首”（《图画见闻志》）。是李煜亦曾作《渔父词》题画。宋道诚《释氏要览》卷下法曲子云：“南方禅人，作渔父拨棹子唱道之词，皆此遗风也。”盖尤盛行于缁流。至元至正十二年吴镇写“渔父图”及题词《渔歌子》十六阕，遂集以渔父为题一类词画之大成。《大观录》七称：“吴仲圭仿荆浩渔父卷，水墨轻清，写景空旷，十六词行书秀劲。”此卷现在美国。元盛懋“松溪泛月图”（图五八）有姚绶题《渔歌子》二词，如“只钓鲈鱼不钓名”，亦是名句（《故宫》五，230页）。明人编词集，若崇祯间，潘游龙的《古今诗馀醉》竟将“渔父”列为词中之一类项目。

把一词题在画卷上，北宋时最有名的，要算米友仁的《白雪》。他有序云：“余戏为潇湘写，千变万化不可名，神奇之趣，非古今画家者流也。惟是京口翟伯寿余生平至交，昨豪夺余自秘着色袖卷。……以《白雪》词寄之，世所谓《念奴娇》也”（《全宋词》一三一）。此卷收入《画苑掇英》，亦见《铁网珊瑚》画品著录。又宋无名氏的“玉楼春思图”上有小楷书鱼游春水词，极婉丽可诵。辽宁博物馆藏。[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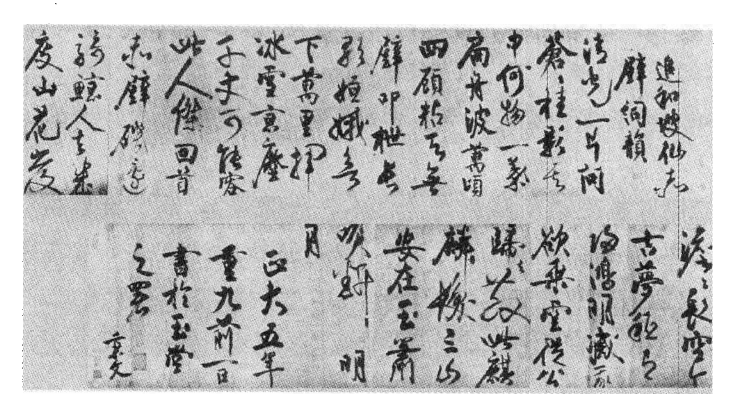
① 《文物》1964（3），《两宋名画册说明》。

金人以词题画，像故宫藏明昌名士武元直的水墨画赤壁图（图五九），有正大五年赵秉文草书和东坡词题句，健笔纵横，为该图生色不少（图六〇）。





图五九　金武元直赤壁图跋（一）



图六〇　金武元直赤壁图跋（二）

元人取古今词题画的，试举二例：一是王蒙于至正二十五年为卢士桓作听雨楼图卷，已有倪瓒、张雨许多人的题句，及洪武二年僧道衍跋，而韩山人奕又替他钞上蒋捷一词，即有名的“少年听雨歌楼上，银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天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空阶点滴到天明”。后为跋云：

右竹山先生所赋之词，今偶获观此卷，因举是词□诚甫，俾书卷末。夫听雨一也，而词中所云不同如此，盖同者耳也，不同者心也。心之所发情也，情之遇于景接于物，其感有不同耳。诚甫中年人，有楼听雨，吾意其在与僧庐之下者同其情，诚甫乃曰：吾听雨，吾知在吾之楼而已。遂书。竹山姓蒋名捷，字胜欲，义兴人。卷中诸先辈之词之腔，《虞美人》也。韩奕。

借用蒋词扣紧“听雨”楼名，题跋寥寥数十字，却成为一篇很隽永的小品文。[①] 另一例亦是王蒙绘的《林泉读书图》，有自跋云：

余观《邵氏闻见录》，宋南渡后，汴京故老呼妓于废圃中饮，歌太白《秦楼月》一阕，座中皆悲感莫能仰视，良由此词乃北方怀古，故遗老易垂泣也。予亦尝填《忆秦娥》一阕，以道南方怀古之意：“花如雪。东风夜扫苏堤月。苏堤月。香消南国，几回圆缺。钱塘江上潮声歇，江边杨柳谁攀折。谁攀折。西陵渡口，古今离别。”自大白倡此曲之后，继踵者甚众，不过花间月下男女悲欢之情。就中能道者，惟有“花蹊侧：秦楼夜访金钗客。江梅风韵，海棠颜色。尊前醉倒君休惜，不成去后空相忆。山长水远，几时来得。”自完颜莅中土，其歌曲皆淫哇喋燮之音，能歌此《忆秦娥》者甚少，有能歌者求余画，故为画此词之意。王蒙。

（以上二则并据史语所藏怡寄斋钞本《大观录》，缺“谁攀折”三字，据《浮山集》补之。）这一画跋中保存了一首很悲壮的汴京故老《花蹊侧》的佚词，和他自己所谱的《花如雪》的新作，均不是寻常的陈腔滥调，十分珍贵。这幅《林泉读书图》在明季却辗转到了岭南，方以智在隆武戊子冬于东日堂

---

① 《“中央图书馆”馆刊》已刊行《韩山人诗集》。

中见过此图，并临成长卷，既重录王蒙跋语，并加题识，见《浮山集》，现已不知流落何许。[1]

四、词人生活与画卷

元明以来画卷题句的风气越来越流行，李士行的“江乡秋晚”卷题句，有二十八人之多。可见元人已是如此。词人风流倜傥，亦喜欢此一套玩意。

以编《词苑丛谈》一书著名的吴江徐釚（电发）他有一幅“枫江渔父图”，渔父比他自己的浪迹江湖。前面张尚瑗序，题咏诗词，就占了一卷（见《穰梨续》一五）。釚有《枫江渔父题词》（题徐菊庄编），内诗余三十五首（内阁文库有其书）。毛西河题枫江渔父小像云：“家近垂虹亭子。”“釚工画，李武曾题其墨松云：‘虹亭笔墨无不好，以诗掩画谁能知。’渔洋亦尝题其画蟹。”（《雪桥诗话》）

清初号称词坛青兕的陈其年，亦有一幅紫云出洛图，为他所嬖爱的徐郎九青而作，图是陈鹄所写的。卷中题咏，自张纲孙、孙枝蔚、王士祯、龚贤以下共七十六人，《穰梨》卷四十全卷即录此图题咏。吴檠序云“九青图者，阳羡陈其年先生为徐郎所画小照也。徐郎名紫云，为如皋冒辟疆歌儿”。当日词人，不少就过着这样荒唐的生活。画与诗词有时亦成为极无聊的点缀品。

王渔洋司李扬州时作《浣溪沙》，一时和者甚众，有图记其事，曩于京都神田鬯盦家中见之。

我们又看故宫藏文徵明的江南春图轴（图六一），坡陀芳树，远岸桃柳，把江南风物，用多么柔媚的笔调表现出来。南齐柳恽有《江南曲》云：“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江南春三字出此。文氏以八分书自题“江南春”三字。又有题记云：“嘉靖丁未春二月徵明画，并书追和云林先生词二首”。他追和的词，在倪云林诗集中，列于七言古，只有《江南曲》一首，即“春风颠，春雨急，清泪泓泓江水湿，落花辞枝悔何及”。后面转韵“柳花入水化绿萍，江波摇荡心怔营”一首。并没有上面押笋字的一首。倪集附录乐府亦无之。这是乐府体，明人都把它看成词。最初追和倪词的是沈石田。“中央图书馆”有明钞本《江南春词》一册，为姚宫詹希孟旧藏，有清名藏书家黄丕烈约两篇题跋。此书嘉靖十八年有袁表（邦正）刻本。明钞本录前后和《江南

[1] 兹略举宋金元时代，早期以词题画的例子，以后从略。

春》的，共三十九人。起沈周而讫于王问，尚缺二十人的词，乃是不全本。开卷云："《江南春》三首，瓒录上求元举先生元用文学克用徵君教之。"[1] 祝枝山和词题记称："按其音调，乃是两章，而题作三首，岂误书耶?"石田对倪迂此词，特别感兴趣，一和再和。文徵明亦然。钞本中载文徵明跋云：

> 徵明往岁同诸公和《江南春》，咸苦韵险。而石田先生骋奇抉异，凡再四和。其卒也韵益穷而思益奇，时年已八十余，而才情不衰，一时诸公为之敛手。今先生下世二十年，而徵明亦既老矣。因永之相示，展诵再三，拾其遗余，亦两和之，非敢争能于先生，亦聊以致死生存殁之感尔。嘉靖庚寅仲秋文徵明记。

文氏于二十年后又再追和此词，我们欣贺文氏这幅江南春图，应该和这册《江南春》词集一起吟咏，才能了解当日文人活动的背景。集中和词的人物，多半是吴门书画名家，石田、枝山、衡山三人之外，唐寅、王宠、王谷祥、文嘉、文伯仁、文彭皆在其列，可谓极一时之盛。于此可见明人书画文艺生活的一斑，前辈的流风余韵，何等令人追慕！

作江南春图的，文徵明外，嘉靖辛卯，居节复画一幅，篆书江南春（图六二），亦和这二首词，《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今存"故宫博物院"（《书画录》卷五，408 页）。居节和词，为钞本《江南春词》所不载。

五、以词证画史

词亦史料之一。宋词中有不少涉及画人画事，可补一般画史之不逮。举例如次：

花光及僧泽翁

宋季王沂孙《一萼红》："丙午春，赤城山中题花光卷"。花光即画梅名家，会稽僧仲仁，住衡州花光山。见《画继》五，刘后村《大全集》一〇七花光梅跋谓"补之画梅花，尤宜巨轴。花光则不然，直以矮纸稀笔作半枝数朵，而尽画梅之能事"。汤垕《画鉴》："花光长老以墨笔作梅如花影然，别成一家，政所谓写意者也。"

---

[1] 元举见倪集卷二《画竹诗》"吾友王翁字元举"。元用亦见集同卷题王元用秋水轩。





图六一　明文徵明江南春轴



图六二　明居节江南春轴

王栢《酹江月》“题泽翁梅轴后”。泽翁即僧仁济字，玉涧之甥，姓童氏。学杨补之梅。有关泽翁事，参《国华》二五期《君台观左右帐记》。又《永乐大典》二七七五“梅”字号。尚有其他涉及梅之题咏。

温日观

有关日观史料甚少，神田喜一郎撰有考证（Quelque ducuments sur Wen-je-kauan. —1966. Paris，M. S. á. M. Demiéville）。然南宋词中，如：曾寓孙《减字木兰花》“题温日观葡萄卷”（《全宋词》，3431页）。张炎《甘州》“题曾必传藏温日观墨葡萄画卷”（《全宋词》，3522页）。鄜州刘沆《甘州》“余客燕

山，心传曾君携日观葡萄见示，辄倚玉田甘州韵，形容墨妙之万一云”（《全宋词》，3431 页）。数首可补神田之缺。

郑所南

张炎《清平乐》“题处梅家藏所南翁画兰”（《全宋词》，3497 页）。有关郑思肖之资料（参《韩山人诗集》五古郑所南画兰，后附小传）。

黄一峰

张炎《南楼令》“黄一峰游灵隐”。此首温肇桐“黄公望史料”所缺。

黄山图

陈莘《沁园春》序“挂黄山图十二幅，恰满一室，觉此身直在黄山中也”（《全宋词》，2196 页）。由此知黄山在宋时已成为绘画的主要题材。

六、以画法喻词

借用画理来说词，清人颇喜用之；试举其大略：

（一）皴劈

邹祗谟《倚声初集》序“南宋诸家，蒋、史、姜、吴，警迈瑰奇，穷姿构彩。而辛、刘、陈、陆诸家，乘间代禅。……逸怀壮气，超乎有高望远举之思。譬诸篆籀，变为行草，写生变为皴劈……”。

（二）开阖

刘体仁《七颂堂词绎》：“中调长调转换处，不欲全脱，不欲明黏，如画家开阖之法，须一气而成，则神味自足。”

（三）写意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四：“咏物词，如画家写意，要得生动之趣，方为逸品。”举杨蓉裳《芦花》：“正半钩微月，淡如烟，空江冷。”及（宋）荔裳《燕子》：“一片落红看不得，飞去也，又衔来。”“一以神韵胜，一以姿致胜，均得传神之妙。”

（四）钩勒

周济论清真词云：“清真浑厚，正于钩勒处见。他人一钩勒便刻削，清真愈钩勒愈浑厚。”

（五）点染

刘熙载《词概》论点染，引柳屯田《雨淋铃》，伤离别二句是点，晓风残月二句是染。

上举数事，可为词学批评理论增加一些小节目。诸人之中，周济亦是画家，他著有《折肱录》一书，为论画名作。书中论六法的“气韵生动”，宜作“气运生动”，即是“斡运元气，贵于笔法自然”，而使“其豪力能于枯破处透空而过”。这是他论画的崭新见解。蒋宝龄在《墨林今话》称许他能够“洞中肯窍”。《折肱录》有一条论画理的钩法说，“钩须不尽，皴须疏落”，“大局垂成，然后钩处合龙，皴处加致。先粗皴故气壮，后加致故神浑，粗如指箸，细如牛尾，合同而化，一片神行”。他论周词于钩勒处见浑厚，必于皴处加致，乃能浑化。如董、巨之画，愈看愈觉其浑厚者，因钩皴不止一次。如周词的层层脱换，故愈见其厚。这非深懂画中三昧，言之不能如此透彻精辟。

词人亦言词中有画，一如诗中有画。明闺秀徐小淑《络纬吟》，其《霜天晓角·归舟》，董斯张说她“善绘事，此为画中词，词中画，吾不能辨”（《词苑萃编》引）。可见词中有画，画中有词，这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情形并无二致。

七、词人与画人——画人之词与词人之画

试以清代论，词人而兼画家的，为数甚多。清初吴梅村、严秋水，即其首选。吴是画中九友之一，严则人比之倪迂。故集中时见题画之作。画人之工词的，如改琦（七芗）以善写美人著名，其词亦具美人仪态之美。所作《玉壶山房词选》，由郭麐为之删定。郭氏评云：“烟波渺然，孤云无迹，四山弄影，时见髻鬟，七芗词意似之。”可谓确论。画人无锡华胥（字义逸）他的词集名曰《画馀谱》，魏禧云：“义逸工画，若曰吾以画之余力为之。”“尝见所绘人物，闲丽婉雅，宜其诗馀学而辄工也。”（《国朝词综》四引）龚翔麟的《红藕庄词》中有《斗婵娟》赠画师华希逸一首。华胥名他的词集曰“画馀”，有如扬州八怪画家之一的高翔，自题其画为“书馀”。[①] 借诗馀的名称，套人书、画，多么有趣！

词与画在本质上有共通点，即是一个“秀”字。王国维谓“温词句秀，韦庄骨秀，李重光神秀”。以秀字来论词，甚有见地。故词人之画，亦以秀见

① 高语人曰：“吾之画，吾书之馀也，犹之词之为诗馀云尔。”见姚世钰《孱守斋遗稿》四。西唐山人《书馀说》，翔于画每钤“西唐山人书馀”一印。

长，清毛奇龄写词风格，近于齐梁；他绘的美人，如日本阿部所藏的那一幅是多么清秀。郑文焯词的风格近于白石的清空一路，所绘山水，亦很疏秀。若改琦的人物，可以说是韶秀。前二家是词人之画，画如其词；后一家是画人而兼工词，词如其画。因个性修养之异，而有清秀、疏秀、韶秀之分，用一“秀”字来概括他们的作品，没有什么大错。

画家亦有专以某一词人的作品作为画材的，像近代上海人物画家任熊（渭长），专把清人姚燮的词写成画幅，杜文澜记其所绘一百二十帧，一句一图，设色精彩，复临摹以为珍玩（见《憩园词话》卷四）。顾文彬富于收藏，他喜欢集宋人的词句来题画，如题王麓台仿宋元山水卷集稼轩，又题其“云山卷”集玉田，在《庞虚斋名画录》中载有多首。这种玩意儿，正可见出在彼此相互为用的原则之下，词和画时常交流的现象。任何一种艺术家，时会选取他自己范围以外的材料，来作为表现的媒介，如是方才感到新颖可喜而满足。“诗馀”变为“画馀”或“书馀”，这都是一种心理补偿。这样因为“出位”，而每每有新的表现和成就。

八、尾声

今天似乎是一个学、艺隔阂的时代，自专门之学兴，学术与艺术分家了，如果忽略“艺术换位”的道理，则彼此将永远不相携手，我们看以往的学人、词人，甚至画人往往是三位一体的。毛西河是极其博洽的学者，亦是能吟几句六朝小调的词人，复能耍几笔人物画。郑文焯是标准的词人，他亦能作苍润的山水，又是博综古今的学者。所以我们要了解过去文学史上错综的问题，一接触到那些文人的生活情形，可以恍然知道他们如何把诗词和书画在实际生活上加以享用，和彼此间互相换位，采取另一方的优点，加以融会吸取，不但没有扞格之处，而且往往越俎代庖。方虚谷说文与可“所学是诗不是竹”（《桐江续集》二十），无异说他把竹“诗化”了。我们看宋马逵的一幅山水画《柳汀放棹图》，虽没有题上“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词句，但读书的人，马上就会联想到柳永这一名句。这岂不是已经把画加以词化了吗？可是到底画还是画，诗词还是诗或词，形式上完全歧异。它们实在没有换位，只是越位观摩；离位之后，仍然回到本位。

如果说画和词真是无益之事，但我们却可从它的相互关系上悟到“艺术换位”的道理。姑且借用庄子所谓“无用之用”的一句话头，这也许正是

“无益之益”。

1973年3月26日史语所主办，台大傅斯年先生纪念日演讲稿

补记

董其昌撰书《明故墨林项公（元汴）墓志铭》云：“陶隐居论书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世无达人，鲜知其解，其在檇李项子京乎！”则认为这二句话是出自梁陶弘景；如是，张彦远又远有所本了。

关于《江南春》词，《四库提要》卷三十八总集类存目一有著录。文嘉和云林江南春词绘图纸本，收入香港大会堂“明清绘画展览第十四”，这是万历乙亥年所画的。星州陈之初君藏有文徵明于嘉靖庚寅仲秋写《江南春》字卷。和词诸家事迹，详梁廷枬撰《江南春补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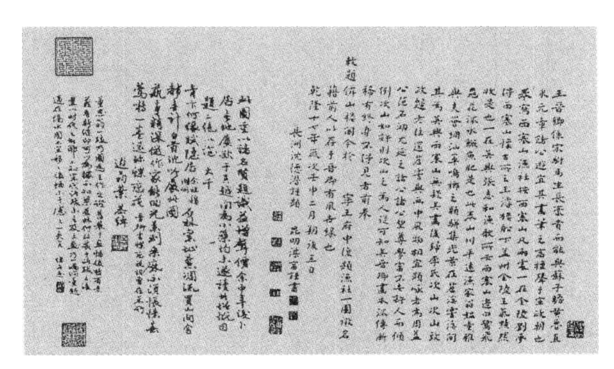
李东阳《麓堂诗话》云：“尝题柯敬仲墨竹曰‘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简更难，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画法与诗法通者，盖此类也。”此言以画法通诗法，于词固亦有同然。

原载《故宫季刊》八卷三期，台北，1973

李结《霅溪渔社图》及其题识有关问题研究

艺术史家对书画研究之重点，在于辨别作品之真伪，确定绘者写者为谁，及考察流传经过与其艺术价值。但传世画迹往往附带极多之题跋，其间人事关系，异常复杂，非从文献仔细考察，难以解决问题。如遇到此种情形，艺术史家必须从文献下手，方能奏功，非与汉学家合作不可。本论文所欲探讨之李结《霅溪渔社图》即其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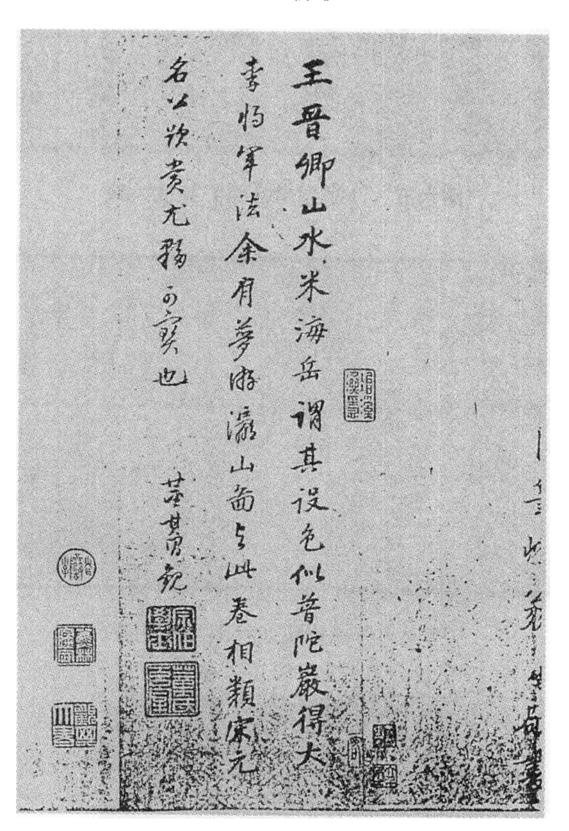
此卷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旧为番禺叶恭绰庋藏，有叶氏二跋，钤张大千印（图六三）；继归 Crawford Collection，最后入 Metropolitan Museum。全卷长 16×53－3/8 吋（40.7×135.5 公分）。图无画人题名及印章。馆方姑从诸家题跋定名为“Fisherman's Lodge at Mt. Hsi-Sai”，即《西塞渔社图》。若依周必大题跋，宜称《霅溪渔社图》。



图六三 《霅溪渔社图》叶恭绰二跋

由于董其昌跋云："王晋卿山水，米海岳谓其设色似普陀岩，得大李将军法。余有《梦游瀛山图》，与此卷相类。宋元名公题赏尤夥，可宝也。"（图六四）以后收藏家遂目为王诜之笔。乾隆时鄂容安、沈德潜皆然；至于叶氏，竟谓"董思翁一跋，乃图为王作之证"。

此卷南宋名家题识累累，计有下列各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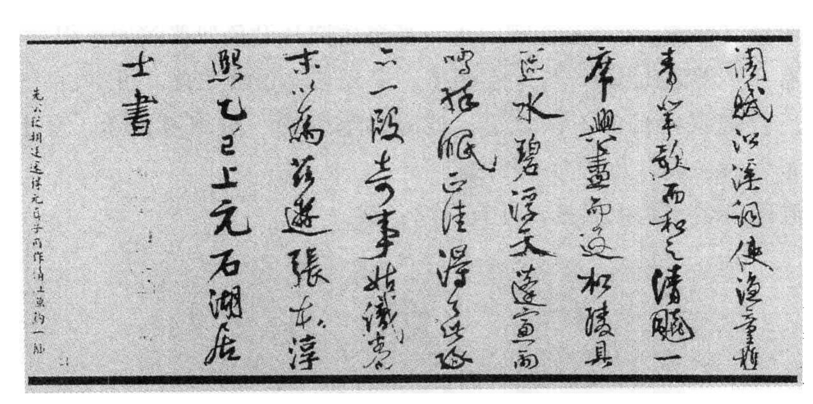


图六四　《晋溪渔社图》董其昌跋

（1）范成大（1126—1193）：淳熙乙巳，石湖居士书（图六五）。

（2）洪迈（1123—1202）：淳熙戊申十月廿三日，野处洪景卢书（图六六）。

（3）周必大（1126—1204）：绍熙元年三月三日丁巳，青原野夫周必大（图六七）。



图六五　《霅溪渔社图》范成大跋

图六六　《霅溪渔社图》洪迈跋



图六七　《霅溪渔社图》周必大跋

(4) 王蔺（1128—1192）：绍熙二年五月，轩山居士王蔺（图六八）。

(5) 赵雄（1129—1193）：绍熙庚戌日南至，资中赵雄温叔书（图六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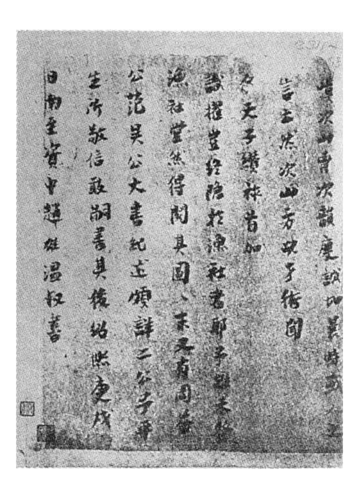
(6) 阎苍舒：绍熙二年正月廿五日，太原阎苍舒书（图七〇）。

(7) 尤袤（1124—1193）：绍熙辛亥暮春中澣，锡山尤袤书（图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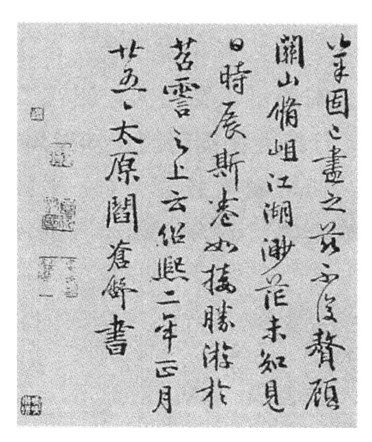
(8) 翁埜：德祐乙亥良月，莆阳笔峰翁埜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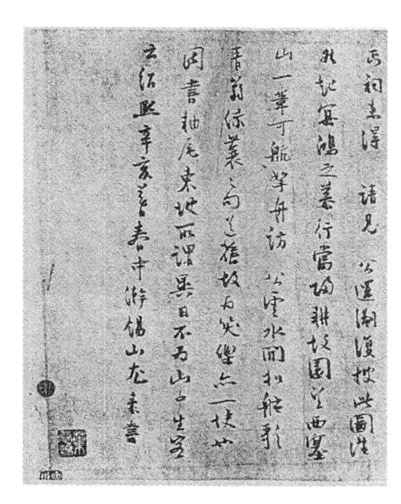
图六八 《霅溪渔社图》王蔺跋



图六九 《霅溪渔社图》赵雄跋



图七〇 《霅溪渔社图》阎苍舒跋



图七一 《霅溪渔社图》尤袤跋

以上诸巨公皆一时名宿，除翁埜外，均与李结为至交，不少有文集流传，周必大此跋即载于四库全书本《周文忠公集》卷十八《省斋文稿》（图七二）。范成大跋收入《慈溪黄氏分类日抄》卷六十七范石湖文。[1] 若洪迈跋，则其《野处类稿》与《容斋题跋》二书所未收，仅王楙于《野客丛书》引证之。尤袤跋亦不见于所著《梁溪遗稿》（四库本）。王蔺之《轩山集》，世无传本。赵雄无集。故此数跋均极其珍贵。

唐元結字次山嘗家瀼上與衆漁者為隣帶笭箵而歌欸乃自號聱叟今河陽李君名元字次山卜築霅溪又號漁社其善學柳下惠者耶始乾道間予官中都君以先出之契數揭此圖求跋自念身遊東華塵土中欲為西塞溪山下語難矣屬者奉祠歸廬陵所居在東城隅去江無五十步洲右白鷺橫陳其前日以扁舟緣葦間鷗來相從百住而不止雖未敢竊比張志和亦庶幾乎元次山矣而君方以尚書郎奉使全蜀凡六十一郡之

图七二　四库全书周必大跋、李次山《霅溪渔社图》

范、洪、周三公，人所共悉。尤袤著《遂初堂书目》，亦非陌生。王蔺字谦仲，号轩山，庐江无为军人，乾道五年进士，累官至枢密使。《杜清献公集》卷十九有蔺传。赵雄字温叔，资州人，隆兴元年省试第一，淳熙五年累官参知政事。[2] 以上诸人宋史均有详传。阎苍舒，蜀州人，绍兴二十七年进士，淳熙间使金（见《金史·交聘表》），仕终龙图阁待制，知潼州府，《宋代蜀文辑存》作者考阎苍舒、赵雄均有传。傅增湘此书卷六十一采阎苍舒文六首，卷六十六收赵雄文十一首（以《韩蕲全碑》最为长篇），《渔社图》此两跋可补其缺。

李结资料极少。《阳春白雪》收其《浣溪沙》一首。《全宋词》又从《客

① 见孔凡礼《范成大佚著辑存》一书中佚著存目表，乃是节录。

② 范成大有赐赵雄辞免参知政事不允第二诏，可知朝廷对其重用。

亭乐府》录其《西江月》断句。

二

次山名字籍贯及仕履，各书所记多歧。次山宋史无传，惟《全宋词》为补撰一小传云：

> 李结字次山，号渔社，南阳人。乾道二年（1166）监进奏院。六年（1170），知常州。七年（1171），提举浙西常平。淳熙九年（1182），知秀州。绍熙二年（1191）四川总领。

此一百数十字，勘以上列诸家题跋，有许多地方需要补正：

（一）次山生年。尤袤跋云："予生甲辰，与次山同岁。"甲辰应是宣和六年（1124）。袤跋作于绍熙二年辛亥，时尤袤与次山同为六十七岁。元人尤玘撰《万柳溪边旧话》记袤生靖康丁未。夏承焘《姜白石系年》据之推断袤归梁溪正在此年（《词人年谱》，437 页），证以是跋，《旧话》实不足据。

（二）为休宁主簿。此事据范成大跋称"始余筮仕歙掾，宦情便薄，次山时主簿休宁，盖屡闻此语"。知次山早年曾任休宁主簿。

（三）为昆山宰。范成象撰《昆山县重修学记》云："乾道改元，河阳李侯为邦之二年也。"（《吴都文粹续集》卷五，18 页）是次山宰昆山应在乾道改元之前二年，即孝宗隆兴元年（1163）。

（四）守毗陵（武进）之岁。《全宋词》小传称其知常州在 1170 即乾道六年，然阎苍舒跋云："始余在朝行，李次山守毗陵……恨未识之。距今十有六年。"是跋作于绍熙二年（1191）正月，由此上推十六载，当是淳熙二年（1175），非乾道间，小传不知何据。

（五）总领全蜀及还吴之岁。《全宋词》小传言其绍熙二年四川总领，然周必大跋称："君以尚书郎奉使全蜀，凡六十一郡……"周跋作于绍熙元年三月三日，时已领蜀，不应在绍熙二年，小传说误。阎苍舒跋作于绍熙二年正月廿五日，其跋云："距今十有六年，次山自总领蜀计归吴，予自荆还蜀，始识面，相与倾倒。"则次山必于绍熙元年自蜀还吴。

（六）李结不名元。宋代无李元其人。昌彼得、王德毅等《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于李结外，别增"李元"一名，谓即是同人异称，所据为周必大题跋。

考四库全书本《周文忠公集》卷十八是跋云："今河阳李君名元字次山，卜筑霅溪，又号渔社。"按此卷周必大跋原迹作：

> 今河阳李君，名，元名也，字，元字也。卜筑霅溪，又号渔村。

意谓李君之名曰结，即元结之名也，其字次山，亦即元结之字也。名与字皆与元结相同。上文已提及元结，故此句但称为"元"，元即指元结。非次山有别一名为元，四库钞本作"李君名元"，疑出于讹改，应据手笔原题跋勘正。《索引》"李元"一条应删去。四库本是跋误字累累，如"先世"误作"先出"、"寅缘苇间"夺一"寅"字、元次山误作"火"山、"奉计甘泉"误作"奏记"，附为勘正于此。

（七）李结非南阳人。诸题跋皆称河阳李君，《全宋词》云南阳人。南阳乃河阳之误。河阳县属河南府，南阳在邓州，分明二地，不宜混淆。

二

明清以来藏家目此卷为王诜所作，然《中国名画家丛书·王诜》一书罗列王晋卿画迹，未曾及此。考董玄宰所以牵引及王氏者，因《东坡集》中有题王晋卿四首，其一为《书王晋卿画西塞风雨》，诗云："斜风细雨到来时，我本无家何处归？仰看云天真蒻笠，旋收江海入蓑衣。"苏辙和云："雨细风斜欲暝时，凌波一叶去安归？遥如夜宿鲛人室，浪卷波兮不着衣。"孙绍远为录入所著《声画集》（卷一）。据此，王诜确曾绘有《西塞山》一画。但细审范、洪、周诸家跋文，毫无一语涉及王晋卿，故董说了不足信。

李结本人亦擅画，夏文彦《图绘宝鉴补遗》云：李次山工山水人物，证明彼亦是画家。

董斯张《吴兴备志》十三云："李结，字元明，河阳人，迎子也，慕元次山之风因以次山自号，卜筑霅上，扁舟寅缘苇间，鸥来相从，百转不止，名为渔社。"

次山名与字皆与唐元结相同，周必大以其人与元结相比。此图不题绘者名字，据周跋云："始乾道间，余官中都，君以先世之契，数携此图求跋，自念身游东华尘土中，欲为西塞溪山下语，难矣。"从"先世之契"一语可推知此图必为次山家先代留下之物，故次山屡携此图向名公巨卿求题，挟以自重。

究为何人所绘，诸家均略而不言。王藺跋亦言其“剖符蕲春，次山袖此图求题”，亦不涉及绘者。盖宋时已不可和，不必深究。惟周跋称乾道间次山已携此图求跋，则此卷，年代，约略可知为乾道以前之物。大都会博物馆定此图年代为“about 1170”，即乾道六年，殆依周跋立论；此谓为年代下限即可，若谓为是时所绘，则未然也。

洪迈跋云：“西塞黄州亦有之，乃唐曹成王用师处。东坡偶散花州被诸乐府，姑借为齐安重。”德祐间莆阳翁埜七言古称：“自从束发读坡词，人间知有玄真子，西塞山边白鹭飞，西塞上从何处起？桃花流水鳜鱼肥，桃花何处随流水？梦寐此景不可见。掩卷三叹两已矣！”所指东坡《散花州》之乐府，即《浣溪沙》，其词如下：

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　　自庇一身青蒻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此首见元延祐叶曾刻《东坡乐府》卷下。散花洲字眼即出此。洪跋亦见王楙之《野客丛书》卷二十九，略云：

两西塞，一在霅川，一在武昌。按唐《张志和传》……“志和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又志和词中有“霅溪湾里钓鱼翁”之句，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霅川，而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师之城。洪内翰作《西塞渔社图》（应是漏一“跋”字）亦尝辨此；而刘氏《漫录》乃谓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见亦误矣。

王楙曾见洪迈是跋，故引证其说，洪内翰即指洪迈也。

洪迈谓黄州西塞乃唐曹成王用师处，考韩愈《曹成王碑》述讨李希烈之役云：“嘬锋蔡山，踣之。”《新唐书·李皋传》：“贼栅蔡山，皋攻拔之。”清《一统志》：“湖北黄州府，蔡山在黄梅县西北四十里。”实则西塞应在武昌，刘禹锡有《西塞山怀古诗》即指此。“西塞”一名远可溯自袁宏《东征赋》“沿西塞之峻崿”。《江表传》云：“刘勋入楚江，闻皖之没，遂投西塞。”《水经·江水注》：“黄石矶山连延江侧，东山偏高，谓之西塞。”（段熙仲点校本《水经注疏》，2922 页）《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鄂州武昌县，西塞山在县东八十五里。竦峭临江。”此即武昌之西塞，与黄州之齐安无涉。

苏轼词中又有一《鹧鸪天》，延祐本列为三首之一，前有小序，与黄山谷《琴趣外篇》所收文字相同。兹摘录于下（据《全宋词》，395 页）：

表弟李如篪云："玄真子渔父话，以鹧鸪天歌之，极入律，但少数句耳。"目以玄真子遗事足之。宪宗时，画玄真子像，访之江湖，不可得。因令集其歌诗上之。玄真子之兄松龄，惧玄真放浪而不返也，和答其渔父云："乐在风波钓是闲，草堂松柏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此余续成之意也。

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尚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底是无波处？一日风波十二时。

此首又误入曾慥本《东坡词》卷下。其小序与此大有出入。唐圭璋定此词应为山谷作品而误入东坡者，放在苏轼名下刊于存目词。按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引山谷词："人间底是无波处，一日风波十二时。"是南宋人正以此词为山谷作。又小序所提及李如篪，应作如箎，其人著有《东园丛说》一书，有自序称"括苍人，官桐卿丞"。详余嘉锡《四库全书提要辨证》中册（925 页）。据小序，如箎盖山谷之表弟也。

三

张志和事迹，傅璇琮主编之《唐才子传校笺》卷三由陈耀东执笔之笺证有详细讨论。今不多及。李德裕长庆三年《玄真子渔歌记》言："宪宗写真，求访玄真子渔歌，叹不能致。"然当时文人递相唱和者，有颜真卿、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云笈七籤》一二三、《太平广记》卷二七引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而南卓、柳宗元均有渔父之作。其影响且及域外，日本嵯峨天皇亦有渔歌五首，载《经国集》，距颜真卿以舴艋与志和仅三十年。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有《志和传》，称其"自为渔歌，便画之，甚有逸思"。洪迈记其父皓得"玄真子《清江渔钓》一轴，宣和故物，有徽宗题笔"。查皓所著《鄱阳集》不载其事。《宣和画谱》亦未著录。宋时张志和画迹已不易得。自唐宪宗写真，访之江湖，宋世流传乃有《玄真子图像》，想是后人以此为题材，在汴宋颇为流行，故张元幹《芦川词》渔家傲有《题玄真

子像》一词，有“钓笠披云青嶂绕，橛头细雨春江渺”之句（《全宋词》，1090页）。《鹤林玉露》具载之，以为美谈。

南宋高宗有和《渔父词》，其序云：“绍兴元年七月，余至会稽，览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均，赐辛永宗。”各词原载《宝庆会稽续志》卷五。宋人所传有《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一卷，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孙氏《声画集》卷八载陈子高题董端明所绘渔父、醉乡、烧香图十六首，其中《渔父》七首，有二首记张志和事，注云：“上驻跸会稽，因览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韵”。其中有“更和江湖款乃声”句。子高即陈克，有《天台集》，其人于绍兴四年迁兵部，所云“上”即指高宗。南宋词家若朱敦儒《樵歌·浣溪沙》序云：“玄真子有渔父词，为添作。”（《全宋词》，863页，又《好事近》渔父词多首）又向子諲《浣溪沙》云：“渔父词张志和之兄松龄所作也，有招玄真子归隐之意。”亦用山谷《鹧鸪天》小序语，足见其影响之远。元季吴镇作《渔父词》及诗，即远承宋人之流风余韵。陈耀东著《张志和渔歌子的流传和影响》[①] 于宋词资料尚未能穷其源委，今兹所论，可补其不及。

张志和《渔歌子》之西塞山，自应在湖州之霅溪。宋倪思《经锄堂杂志》云：“西塞即（湖州）郡城南一带远山是也。山水明秀，真是绝境。其谓之西塞者，下苏城为屯兵之处，坐西向东故也。然谓之前不必在山下，近菱湖处是已。”（《说郛》七五）清邓元庆《石柱记笺释》以“为经锄志下茵菁山之间一带远山为西塞，非也；赵次公谓为磁湖镇道士矶尤谬，盖硐湖镇在武昌”（粤雅堂丛书本）。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西塞久无定论。”《湖州府志》十九：“西塞山在府城西二十五里。张志和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明一统志》）有桃花隝，下有凡常湖，志和游钓于此（《清一统志》）。今观李结此图，题曰《霅溪渔社图》，而周必大称其“卜筑霅溪”。洪迈跋结语称“至于云天蒻笠、江海蓑衣之章，则固表其下曰吴兴矣”。援用东坡《浣溪沙》“自庇一身青蒻笠，相随到处绿蓑衣”二句，而断其必指吴兴，可为定论。

四

以渔父为诗画主题，实为极悠久之传统。《庄子》外篇之九为《渔父》。

---

① 载《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3（4）。

高似孙《子略》谓“支道林许（询）谢（安）集王家，许使问主人有《庄子》否？得《渔父》一篇”。《渔父》篇久已为玄学家所嗜讽诵。《楚辞》亦有《渔父》一篇，引用孟子沧浪之歌，陶渊明《群辅录》遂列渔父为贤圣。张志和之歌渔父，与《庄子》不无渊源，志和父游朝，著《南华象罔说》，而志和亦述《大易》十五卷，可以见其好尚。宋人之歌颂渔父，因张志和而发，朝廷上自高宗以至词流，尽人皆有同然，唐时方外有船子和尚亦作渔父词，山谷亦有拨棹歌之咏。其详见宋大观庚寅松泽叟吕益柔所撰《船子和尚拨棹歌跋》，后之好事者缀为《机缘集》，此方外之渔父词也。其风气以南宋为盛，李次山之《渔社图》以渔父为主题，亦此一风气下之产物。

周必大以为“唐元结字次山，尝家樊上，与渔者为邻，带笙箵，而歌欸乃，乃自号聱叟。今河阳李君，名，元名也，字，元字也。卜筑霅溪，又号渔杜”。则次山居于吴兴张志和之乡，而蕲向于元结，名其名而字其字，分明欲学二人合而一之。近人孙望撰《元次山年谱》，谓“唐肃宗宝应元年（762）拜著作郎，乃家武昌樊水之郎亭山下，以耕钓自娱，渔者称聱叟，酒徒称漫叟，著《自释》以见志”。则次山非徒师张志和，且学元结，于兹可见。但所居在霅溪，自与西塞山结不解缘。盖宋代文士所追慕者以玄真子为重，元结非其俦也。观于本文上述，可明其故。黄山谷贬在戎州，其《诉衷情》序云：“在戎州……未尝不歌渔父家风……为拟金华道人作此章，有‘千尺也须垂’之句。”金华道人即张志和，颜真卿撰碑称志和“籍东阳金华”是也。固知“渔父家风”流行汴宋，李次山亦受其沾溉而景慕之一人也。

叶遐庵跋谓此图卷经梁蕉林改装。余按据阎苍舒跋，言“次山索西塞渔杜及西塞山七大字，舟中摇兀，勉强书之”。卷前应有阎氏所书此七大字，今已不可见。苍舒擅榜书，名见《皇朝书录》。则今所存此卷，已非旧观矣。

李次山是图之艺术价值，本文不拟多谈，自有专家为之申说。以上覼缕考证，一以说明“渔父家风”之传统，一以辨析为次山题跋诸文所涉及之问题；若夫指陈四库本周必大钞本之误失，与《全宋词》小传之疏，及次山又名“元”之非，凡此种种，均为始料所不及，殆亦意外收获耶。

本论文之作，承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Maxwell Hearn 先生之助，提供图版，俾得作深入研究，谨此致谢，作者附识。

1991 年 3 月 2 日初稿

补志

周必大《文惠集》卷七十五有《朝奉大夫致仕李君迎墓表》，庆元三年作。称迎有四子，结，故朝奉大夫，尚书度支员外郎，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次为综、绂、绮。迎与洪文惠公有旧，卒于是年九月丁未，享年七十有二。是结为李迎之长子，结遍求诸名公题跋，多为其父迎之旧交，此一墓表尤为重要资料，爰附记于后，以供研讨。

李迎著有《济滂老人遗稿》一卷，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十八别集类下，李迎为周行己婿，与陈振孙祖父为襟袂，直斋父即迎之甥。

李结政绩，见吴郡范成象所作《昆山县重修学记》载钱縠《吴都文粹续集》卷五，全文亦见何广棪《陈振孙之生平及其著述研究》第四章，201 页。

吴县玄妙观石础画迹

一、石础画像及玄妙观纪略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藏拓本列〇八九〇九至〇八九三一号，又一一二一八、一一二一九、一一二二一、一一二二二、一一二二三、一一八九〇皆为玄妙观画像拓本。各纸拓本上旧题记并云：

江苏吴县唐玄妙观东岳行宫石础画像，无年月。相传吴道子笔。

兹将诸拓本图像，记其大略如下：

（一）崇山石亭三人对鹤图（史语所拓本原列〇八九一七号，图七三）。绘一人携杖前道，一鹤尾随其后，下有灵芝，又一仙人与童子偕行。远远山石上有庙，石镌“崇山”二字，白云缭绕，露出松枝，前有高树，枝干甚古。



图七三　崇山石亭三人对鹤图

（二）凤凰灵芝竹亭子图（〇八九一八号，图七四）。绘一凤凰奋翅而行，前有灵芝、阔叶竹及亭子。竹之画风，与宋元不同。左右竹叶对称，每枝只写三叶，直干耸起，竹节颇近日本奈良寺中竹绘。旁有新笋二。此必唐初或更前之竹画，甚可珍贵。



图七四　凤凰灵芝竹亭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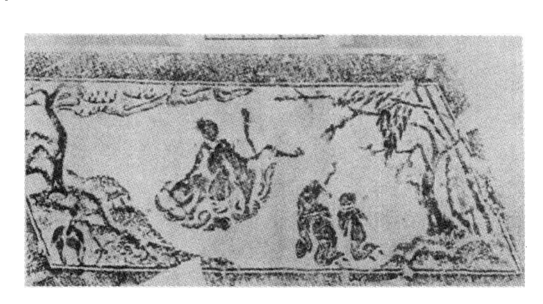
以上两幅皆在长方形横框内，似原嵌于墙壁下方者。

（三）亭屋四人图（一一二二二号，图七五）。绘一人坐于屋内，屋外老树杈丫，笔甚简古。前有亭子，一妇人与童子张伞与老者同行。前头有竹三株，迎风而舞，竹干盘屈，竹叶作个字形，古拙有力。



图七五　亭屋四人图

（四）二人跪送云中仙人图（〇八九二八，图七六）。绘一跪者扶杖，与童子相伴。仙人则飘然远举于云中。左侧松树连云，山石之下有芝草麋鹿。右旁树石之背，有竹两竿，叶均下垂，奇劲有力。全幅布局紧凑，佳制也。此似唐以前之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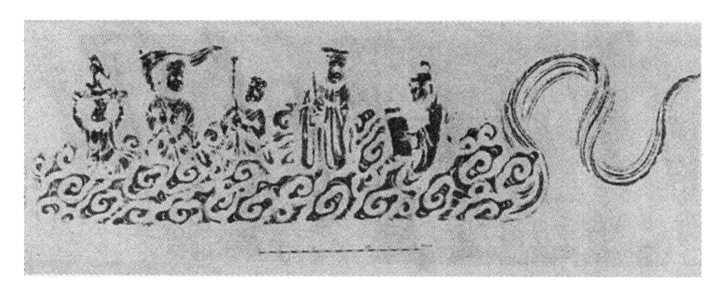
图七六　二人跪送云中仙人图

（五）一人持法器腾云图（〇八九二九，图七七）。绘一人似金刚力士披发乘云，飘带高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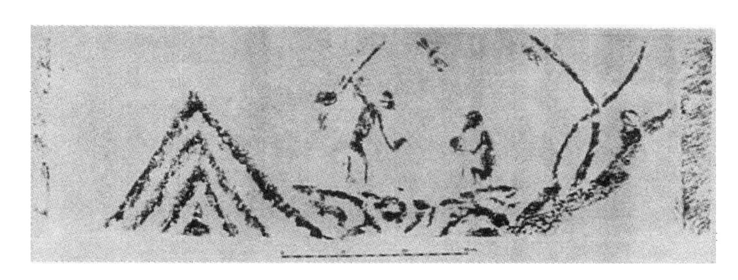
图七七　一人持法器腾云图

（六）五人持物腾云图（〇八九二六，图七八）。绘一人以首顶品物。一人执幡，一人扶杖，一人戴冠冕。一长髯仙人立于云中，飘带飞扬，笔甚雄浑。以上两幅可能为唐绘。



图七八　五人持物腾云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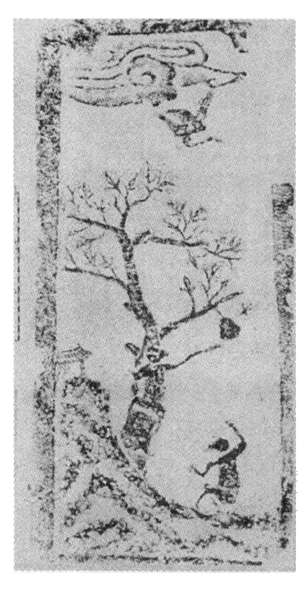
（七）山石双猿图（〇八九〇九，图七九）。绘两猿神态毕肖，上有蜻蜓。树枝盘曲，山石作▲状，古峭可喜，为唐以前画风。



图七九　山石双猿图

（八）蜂窠攀猿图（〇八九一五，图八〇）。此为直幅。一猿攀树，伸长臂取物，其侧有蜂。一猿在下承之，山上有屋，行云连蜷，飞鸟翱翔其下。

（九）云石鹿鸟图（一一二二三，图八一）。此亦直幅。其上云气成一簇，与〇八九一五似为一组。一鹿长颈静立，树上两禽，一飞，一宿枝上。此可能为元明间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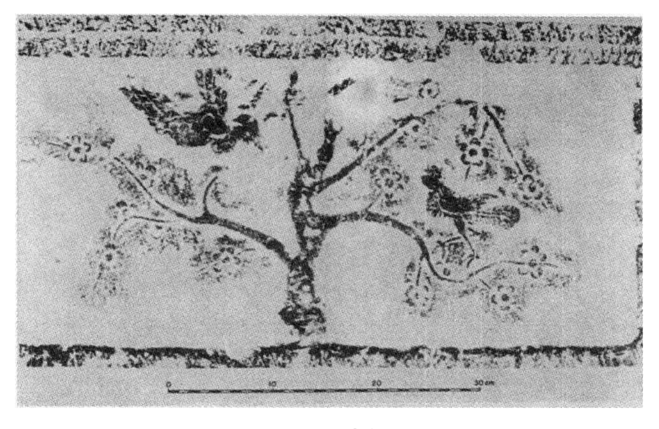


图八〇　蜂窠攀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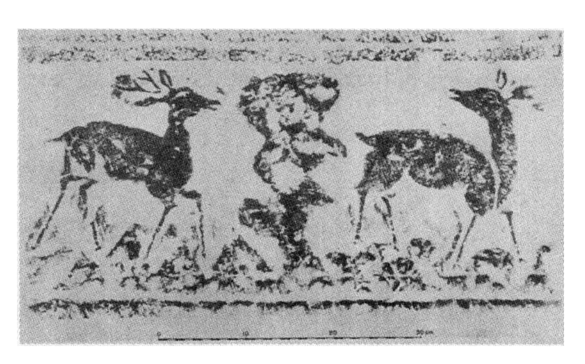
图八一　云石鹿鸟图

（十）双禽梅树图（〇八九一〇，图八二）。绘梅树一棵，左右分枝，上缀梅蕊。双禽一飞一立于枝上。梅有晕法，殆南宋至明初以前之笔。



图八二　双禽梅树图

（十一）两鹿对立图（○八九二七，图八三）。绘雌雄二鹿前后追逐，其一回顾，中以石间隔之。石玲珑有孔。如太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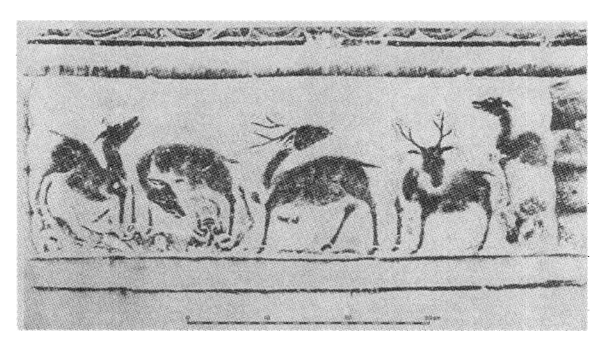
图八三　两鹿对立图

（十二）五鹿图一（○八九二一，图八四）。其中三鹿有角，有卧者，有饮啄者；其二俱作仰首状。



图八四　五鹿图一

（十三）五鹿图二（○八九二五，图八五）。绘五鹿相睨，其中两鹿有角，其余无角。一俯作饮啄状，似与○八九二一成为一组。



图八五　五鹿图二

（十四）山石鹰犬图（〇八九二二，图八六）。此为直幅。似由不同之拓本，贴接成一张。绘鹰飞戾天，下一犬长尾，疾走山坡。鹰翅羽毛极工细，近宋徽宗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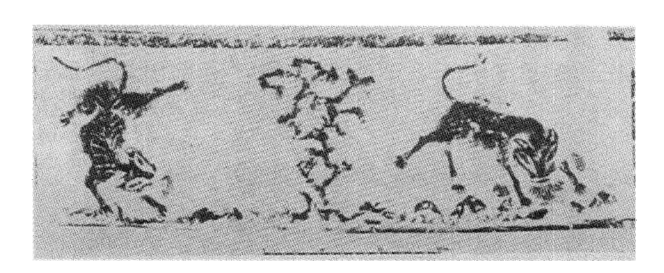
图八六　山石鹰犬图

（十五）云鹰二鹿图（〇八九二三，图八七）。绘鹰隼举翼高翔，二鹿相背立，中有芝草，有云气间隔之。芝草画法甚晚，或出元、明人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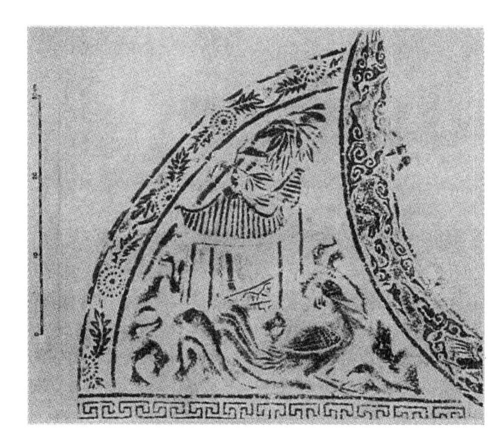
图八七　云鹰二鹿图

（十六）二虎山石图（〇八九二四，图八八）。绘两虎俯首举尾，作奔走状。太湖石间之。此似宋以前之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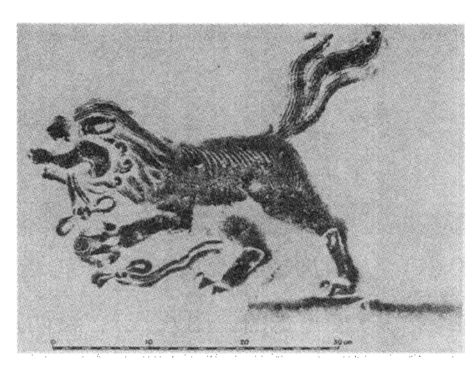
图八八　二虎山石图

（十七）凤凰竹亭图（一一八九〇，图八九）。绘于半圆形砌内。竹皆垂叶，或作双钩，其节或用重笔写成。小亭隙处，有竹一枝。竹下凤鸟，精致之至，亦佳制也。此殆元人之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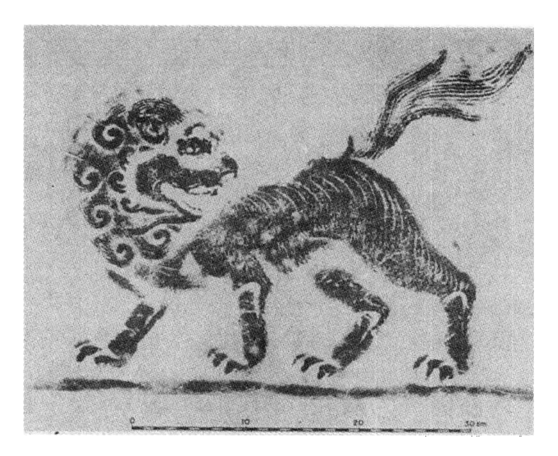
图八九　凤凰竹亭图

（十八）行狮图一（〇八九三〇，图九〇）。绘一狮子，乘云、张爪、伸足、翘尾，作狂奔态。



图九〇　行狮图一

（十九）行狮图二（〇八九三一，图九一）。绘一狮子其首回顾，张口缓步。狮子为宋以前画法。



图九一 行狮图二

（二十）云兽神仙图（〇八九一六，图九二）。绘一仙人趺坐于石，上有云气芝草。对面怪兽一，牛首麟角，扬鬐，波澜涌起，助其飞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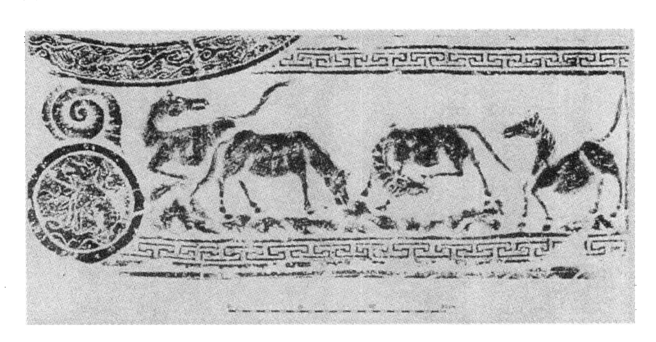
图九二 云兽神仙图

（二十一）四马扑地图（〇八九一三，图九三）。一马疾驰，一马卧地，一马仰首朝天，一马俯伏于地。马鬣皆作细笔画，甚工致。



图九三 四马扑地图

（二十二）四马图（〇八九一三，图九四）。一马举蹄扬尾，一马龁草，一马回顾，一马仰首徐行。以上为一组。皆绘于有图案之框内。疑出宋人之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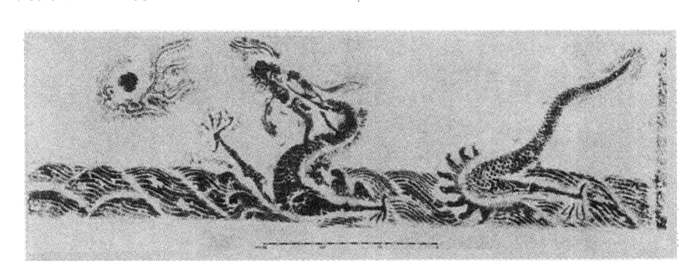
图九四　四马图

（二十三）龙鱼对跃图（〇八九一四，图九五）。绘一鱼露半身张口，另一为龙首鱼尾，身没水中，波浪汹涌。画法或晚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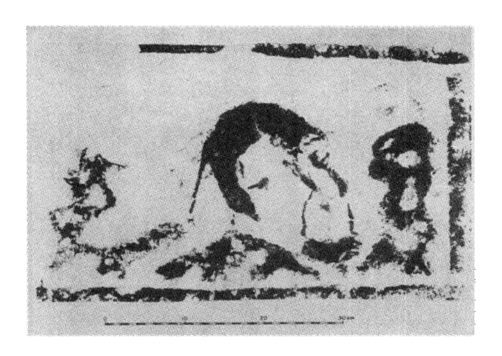
图九五　龙鱼对跃图

（二十四）一龙对日浴水图（一一二一九，图九六）。绘一龙伸尾于波外，尾长接空，张爪作触日状，波涛澎湃，极为壮观。此与〇八九一四成为一组。惟作五爪，殆明人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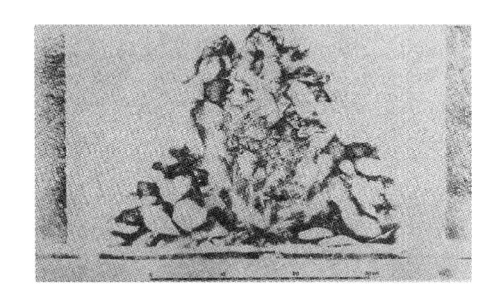
图九六　一龙对日浴水图

（二十五）峰石立兽图（一一二二一，图九七）。绘一兽立于山石上，石作玲珑状，惜拓墨不精。



图九七　峰石立兽图

（二十六）山石瀑布图（一一二一八，图九八）。墨拓不明。原本题曰："山石瀑布画像"，姑仍之。



图九八　山石瀑布图

（二十七）擎盘献宝图（〇八九一一，图九九）。此为直幅。绘一人跪地，顶擎盘，盘中有物，仿佛珊瑚之贡品，未敢确定。画法甚古。



图九九　擎盘献宝图

（二十八）麒麟图一（〇八九一九，图一〇〇）。此麒麟仰首向左。明时画风，十分工致。



图一〇〇 麒麟图一

（二十九）麒麟图二（〇八九二〇，图一〇一）。此麒麟仰首向右。二图为一组，似刻在有图案之圆础上。



图一〇一 麒麟图二

以上各图，拓本旧题“传吴道子笔”，此必不可能者，因其中有梅鸟图。《读书敏求记》论宋伯仁《梅花喜神谱》云：“画梅始于五代滕胜华（昌佑）‘梅花白鹅图’，宋赵士雷继之，作‘梅汀落雁图’。”宋人画梅今可见者有崔白之作。此拓本梅不作密蕊，分明有晕法，必在花光之后；且如《喜神谱》中所记开镜、烂漫之态，决不早于南宋（《喜神谱》有绍熙二年叶绍翁跋）。又鱼龙之图，当在董羽出水龙，僧传古戏波弄涛等图之后，复有近于陈所翁；

诚如祝枝山《文集》中《画鱼记》所谓“昂首振鬣”者，亦非唐人所有；且作五爪，已近明人。又鹰犬马鹿皆工致之作，尤异唐之画风。惟山石有作波浪纹之组笔轮廓，竹有阔叶式者，则其中或有较早期为唐或更早之作品，因玄妙观肇建自晋，唐宋叠有营建，石础图绘，固非一时期之物也。

玄妙观者，牛若麟崇祯《吴县志》二七玄观崇真宫下注：“玄妙观在卧龙街东，属长州县。”张凤翼万历《长州县志》：“玄妙观，唐建，名开元宫。宋改天庆观，毁于兵，郡守王焕（按应作映）重建。淳熙间，郡守陈岘再建。初道士募缘，御前亦有所赐，既成，御书金阙寥阳宝殿。”同治冯桂芬纂《苏州府志》四十一云：

玄妙观在城东北隅。晋咸宁中创，号真庆道院。（原注：“《长州县志》：晋泰（宁）二年，明帝梦三清道祖，敕改建上天道院。”）唐开元二年，改为开元宫。乾符元年，道士丁紫琼辟文昌、张仙二殿。（原注：“陆贽记：《图经续记》：孙儒之乱，四面皆为煨烬，惟三门正殿存焉。其后复修。”）宋祥符中，更名天庆观。皇祐间，建殿堂，新作三门尤峻壮。宣和七年，赐昆山县田五十顷充香火。建炎兵毁。绍兴十六年，郡守王映重作两庑。（原注：《吴郡志》作西庑。案宋本范《志》实作两庑。）画“灵宝度人经变”相，召画史工山林人物楼橹花木各专一技者，分任其事，极其工致。淳熙三年，郡守陈岘建三清殿。六年火。（原注：“康熙《志》作六年，陈岘重建赐额，似误。”）提刑赵伯骕摄郡重建。八年，赐御书“金阙寥阳宝殿”六字为殿额。郡人龚颐正作《上梁文》以进，寿皇嘉焉。宝祐、景定间重修，元至元元年，始改今额。（原注：卢《志》作元贞元年，《姑苏志》同。）至正末，兵毁。明洪武中置道纪司于此。……

（此文大体袭自石韫玉纂道光《苏州府志》四十四道观一圆妙观条。民国曹允源纂《吴县志》三十七录此文，全同。）

所记视明志为详，最重要为王映作“度人经变”相及画家赵伯骕重建三清殿二事，盖据范成大补记者。范成大《吴郡志》云：

天庆观在长洲县西南，即唐开元观也。兵火前，栋宇最宏丽。绍兴十六年，郡守王映重作两庑，画“灵宝度人经变”相，召画史工山林人

物楼橹花木，各专一技者，分任其事，极其工致。淳熙六年，圣祖殿火，趟伯骕摄郡，重建三清殿。……

此一段事实，赖范书为之保存。另宽等修正德《姑苏志》二十九玄妙观下称："绍兴十六年，王焕重建两廊，画'灵宝度人经变'相。"�字误从火作王焕[①]。考同书卷二三《古今守令表》云：

王�，绍兴十四年三月，以宝文阁学士右通奉大夫除任。十七年正月，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

此王晚在苏州郡守任之年期。又同书三十九《宦迹》云：

王晚字显道，华阳人。太师岐国公珪之孙也。为秦桧妻之兄（或云妻弟）。绍兴中，知郡事。时兵火之余，公署学校，靡不兴葺。……然峻于聚敛，用刑尤酷。……

志传则略去其作变相事，而名作王晚不误。绍兴十五年王晚重刻营造法式，即在知平江军府任内《古今守令表》中不列赵伯骕名，惟记陈岘则甚详，云：

陈岘，朝散大夫，直敷文阁。淳熙二年八月到，三年七月除直徽猷阁。四年五月，除秘阁修撰，再任。五年二月，赐紫服金带，七月赴召。

则陈岘盖两度为郡守也。宋孝宗御书金阙寥阳之额，乃因蓑衣道人何中立之故。（何中立事见载《桯史》。）正德《姑苏志》五十八《方外》，道光《苏州府志》一百二十一《道》，均有传，盖据胡裦撰《蓑衣何真人事迹》石刻。传略云：

何中立，本淮阳朐山书生也。……荷蓑结庐于天庆观之龙王堂，佯狂妄说，久而皆验。……上闻而益奇之。会浙西赵宪伯骕，亦为之请，

---

① "晚"、"焕"二字每混，如《宣和画谱》作者，或题胡晚，或题王焕。

遂赐金阙寥阳殿额。出内帑缗钱数万，绘事一新，以答其意。……遂赐号通神先生，筑庵于观之内，赐御写书宝以宠之。(《桯史》卷二“苏州二异人何蓑衣条”所记全同。)

岳珂所谓绘事一新，即明指赵伯骕摄郡时重建三清庙所绘者。《吴县志》卷六十一《金石考》载天庆观画像石刻，计有：

三清殿石阑
三清殿石砌
正三门阈石，及石基
宰门石阑
三官殿五鹤图

不详年代。三清殿即伯骕所重建，三门殿则唐时已有之，故此天庆观画像石刻可能包括若干时代。本所藏玄妙观石础画像，其称玄妙观乃用近代名称。清彭启丰《玄妙观碑》云：“其初创自晋咸宁二年，名真庆道院，唐曰开元宫，宋曰天庆观，元曰玄妙观。”自明以后，袭用玄妙观之名。道光《苏州府志》作圆妙观，因避清讳改。今观石础各画像拓本，《吴县志》所著录之天庆观画像石刻，部分必在其中，间或有宋以前之笔。范成大称是观兵火前栋宇最为宏丽，唐之开元宫谅已有绘事，石础中画山石有作▲状者，显非宋以后之画法。唐时江南道观每镌刻书画，如武后时之江苏溧水寻仙观《仙坛山铭》，千署道士周道赐书画，汤义思镌，大周壁历三垂垂大岁庚子三匝十八乙立。韩崇《宝铁斋金石跋尾》上：“款云道士周道赐书画，无撰人名氏，上镌天尊象，旁列龙虎，书画出一人之手，为古刻所仅见，字体方正古厚，为初唐精品。”此其著例。玄妙观石础画迹，有画无书，不见款识，为可惜耳。此石础画像，孙氏《寰宇访碑录》，程祖庆《吴郡金石目》，均未著录。

清长洲顾震涛撰《吴门表隐》七卷，录顾沅《圆妙观志》云：

圆妙观东岳殿，晋咸宁二年建。元元贞元年修。明成化二十三年，道士韩凯申姚宗源张日新张鹤峰继修。

真宫殿，即汉都尉任延祠，像犹汉制。并祀唐创观刺史任昭庆。二像并存。

是唐时创观之刺史，有任昭庆，同治《苏州府志》五十二，唐刺史任昭庆，开元间任。

二、道教经变与变相

范成大记绍兴时王映画“灵宝度人经变”相于天庆观。考以《度人经》入画，已肇于阎立本。《宝刻类编》褚遂良有《题度人经》，阎立本画。郑樵《金石略》褚遂良书下有“度人经变像”，未详。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云：“《灵宝度人经》，褚河南书，阎立本画，宋时藏韩城范氏，元祐中上石。此宋拓也。”倪涛《六艺之一录》卷八十《度人经变像》下引本碑跋云：

> 予家旧藏唐阎立本画“灵宝度人经变”相，褚遂良题字。惜其岁久湮灭，将失永传，独字画仅可模刻，以贻好事者。元祐戊辰仲冬，韩城苑（范?）正思记。

此阎画“度人经变”，北宋曾泐诸石。王映图之天庆观廊庑，岂尝取资于此乎？

唐时道士建醮，必造元始天尊像并壁画。敬书《本际经》、《度人经》，习为故常，敦煌石室所出《本际经》卷帙甚夥，其为武后时书写者，如伯希和二八〇六号《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四，末题记云：“埜璺元年闰二月廿九日神泉观师氾思庄发心敬写，奉为一切法界苍生，同会此福。”又二三六九号为开元二年索洞玄所书（参法京 C. N. R. S 出版之《本际经》，法文本附图）。武后长安四年敕于东岳岱岳观建金箓大斋，为皇帝敬造石□□皇上天尊一铺十事，并壁画天尊一铺廿二事，敬书《本际经》一部，《度玍经》十卷□□功德（史语所拓本〇三四二九之二）。《金石萃编》五三录此，误作《度生经》，原刻作玍，乃武后新制“人”字，又十卷作千卷，亦非。《灵宝度人经》在当时极为流通，自南齐有严东注，唐有李少微注及道士成玄英疏（《通志略》一卷，又四卷，参晁氏《郡斋读书志》）。[1]

---

[1] 白玉蟾《集》记诵《度人经》事，其《学道自勉文》称：“司马子微（承祯）初学仙时，以瓦砾百片置于案前，每读一卷《度人经》，则移瓦一片于案下，每日百刻，课读百卷。”其迷信如此。宋濂跋赵子昂《书度人经后》谓“文敏因其嫔魏国夫人管道升仲姬之薨。书《度人上品经》以资冥福耳”（《宋学士集一四》）。

佛教壁画有变相，故有变文，道教仿效之，亦有变文。佛教变文，世所习知；道教经变，则所罕闻。余于法京见伯希和列号四九七九有记道教天尊变一铺，前有残文云：

> 闻夫无物者大道，辟天地而运鸿炉；有应者圣人，奠筌罤（蹄）而宣至数。故白银饰座，天尊开不二之门；紫气浮关，太上老君播生□之化。浩浩荡荡，希夷超视听之端；昏昏冥冥，恍惚绝随迎之际。谈谈不能已已，其惟真常之道乎云云。今谨有三洞道士厶乙，斯乃九清鸾凤，八洞虬龙。禀松筠之志藻（操），有烟霞之气色。风尘不杂，湛然江海之心，耳目无常，邈矣形骸之外。加以奉持经戒，识悟苦空，以指喻奉老君（缺）于为。知万物之凭虚，觉百灵（龄）之非我。故憋兹黔首（缺）金宛转罴尘之内。斫以广轴，卧宝大宫（缺）天尊变一铺云云。（缺）鸾驾厶乙仙都伫风（下缺）。[①]

此文取与唐贞观八年立之祁观《元始天尊壕象碑》（史语所拓本〇〇八三九号，又载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四）比较，首段行文，颇多相似[②]，虽为天尊变而作，实则道教应用文件之套语。

道教变相，隋唐时亦极流行。《宣和画谱》：董展有“道教变相图”。《石渠宝笈续编》收董展另一“三顾草庐图”，上有萨天锡至正甲午题识，请其宦游长安，杨孟载出所藏“道经变相”，后书汝南弟子董展敬图。此道教变相名称之可考者，始于隋之董展，董展与展子虔齐名。《历代名画记》三：吴道子于长安右街龙兴观东壁图“龙虎君明真经变”。杨庭光亦有此经变图。宋康骈《剧谈录》谓吴道子尝绘写《老子化胡经》于洛阳北邙山玄元观南老君庙。敦煌所出伯希和列二〇〇四号长卷，为《老子化胡经》，后有“老君十六变词”（印人《石室秘宝》）。其第十六变词第一首，早经《颜氏家训》征引之。（《书

---

① 敦煌卷P·四九七九背，为天宝十载，酒行胡道芬请出本钱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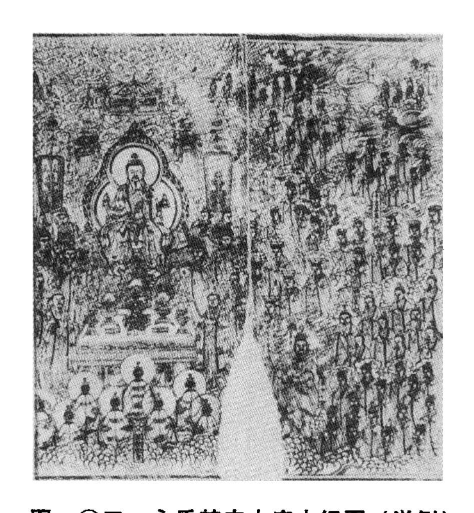
② 《景云观天尊碑》云：“……吐玄微之深趣，引消息之幽灵；表关篇于冲虚，起权衡于无欲。汉右谒于河上，轩帝就于崆峒。是知吉先哲巨（王），禀而成化，自淳风渐歇，浇政始兴，分别念生，众恶对起，清流既隔，日用沉沦。上圣爰生，应时救物。结口大梵之气，是曰口形，天尊位居始青之中，不为元始之称。隋（堕）劫轮化，帝立象存。威慑万灵，忌超三景。始化浮黎之国，终于宛利业城。辟众妙之门，驾鵩桥之路。惊川不息，骏隙难留。恐青录之无（脱一字），编墨书而先记。……敬造元始天尊素象一区，真人、玉童、天丁、师子、地祇之载香山，而皆左右相对。金容既饰，如放身中之光，慧眼已开，似笑福堂之国。……”（见《山右石刻丛编》卷四）

证篇》引道经"合口诵经声琐琐，眼中泪出珠子颗"。）此变词自北魏真君以来，流行及于南北。故唐人图之于道观。由上知吴道子为道经变相绘画者屡矣。今之唐代道观壁画，百无一存。杜甫《集》中有《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一天尊图文》云："见龙虎日月之君，亘乎疏梁，塞乎高壁，骨者、鬣者、皙者、黝者。视遇之间，若严寇敌者已。伊四司五帝天之徒，青节崇然，绿舆骈然，仙官洎鬼官，无央数众。"（又《全唐文》三百六十）绘影绘声，惜原画难于一睹。近人论道教壁画，每引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天皇帝神庙诗》"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旗尽飞扬"诸句，而不及此文。所谓四司、五帝等名目，具见杜光庭《金箓大斋宿启仪》。杜诗所言洛城道教壁画，盖出吴道玄手。程大昌《雍录》引之，谓"吴生所画千官，皆生面也"。王瓘尝学吴生此图，见《五代名画补遗》。毕少董亦尝补画完成之，见《退轩笔录》。

王唤于天庆观所绘度人经，召画史之有专技者分工任之，精心结撰，以唤之地位，自易办到。盖自北宋以来，朝廷于道观绘事，颇为重视，蔚成风尚。如太平兴国八年，太一新宫成，凡十殿四廊，图画三皇、五帝、九曜、七元、二十八宿、五岳等神像五百二十四（《玉海》卷一百）。玉清昭应宫于大中祥符七年十月落成（《宋会要》）。画家与其役者，燕文贵画山水（《图画见闻志》）。龙章彩绘列壁，张昉于三清殿作丈余天女（《圣朝名画评》）。景灵宫之建，王钦若讨阅《道藏》，得赵氏神仙四十八人事迹，分画廊庑（《玉海》卷一百）。而易元吉件小屏（《图画见闻志》），其事具载于画史。宣和建五岳之观，集画工如进士科。绍兴十八年二月，（太一）宫成，总一百七十四区。……两庑画三皇、五帝、十一曜，至里域真官像一百九十五（《玉海》卷一百绍兴太一宫）。《武林旧事》："西太乙宫旧四圣观两壁，萧照画尚存。"吴县玄妙观壁画之经营，正承袭此制度，当日画史参加者，惜乎名字无考。

王唤督绘之"度人经变相"，早已失传，然其内容尚有可考者。"中央图书馆"藏梵夹本《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末页记云："永乐四年月日印讫"。插图数十张，至为珍贵。其第一图绘天尊居中，并四方列宿（图一〇二、一〇三）。次为元始天尊于浮黎国说法。又次为四方真大神浮空而至及诸天复位，飞升上清，五帝司迎，十方飞天神王大圣朝处。元始天尊临轩校录诸天处。八天天帝来朝处，玄都紫微上宫盟天传经处等。今不悉录。此度人经图绘三清天界，其上为大罗天，杜光庭已有《大罗天斋早、午、晚朝仪》。其下为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并绘此三界之魔王游行之状。此

经变相，盖将道教观念加以世俗人格化，而绘成种种著衮冕之帝皇。《度人经》中有八天，且有紫微上宫，考《宣和画谱》中，阎立本绘有紫微北极大帝像，唐初已作独立图像，后来永乐宫“朝元图”中八大主像，其第三即为中宫紫微北极大帝。《度人经》图中有三十二天，又有三十六天及三十六地，《云笈七籤》卷二十一有三十二天名目，又同书卷二十二，又有三十六天王。《宣和画谱》武宗元传，记其“补太庙郎，尝于西京上清宫画三十六天帝，其间赤明和阳天，潜写太宗御容，以宋为火德王，故以赤明配焉”。当日传为美谈。永乐宫壁画三十二天帝君之第九，即为赤明和阳天。今三十六天，《度人经》变已状写之，则武宗元亦远有所本也。《度人经》变题“梵炁弥罗”一段，即绘须弥山在海涛中，唐人王陁子擅写须弥海水（《历代名画记》），此固道教吸收佛经观念，而其表现于图绘中，亦复相同。



图一〇二　永乐梵夹本度人经图（举例）



图一〇三　永乐梵夹本度人经图（举例）

阎立本，王晙之《度人经》变是否如永乐本插图木刻画之繁赜，已不可知。惟循此梵夹本，略可推知此经变题材内容之梗概。一般画史家谈武宗元之《朝元仙杖图》，仅取永乐宫三清殿壁画朝谒元始天尊之场面，与之比较（参王逊《永乐宫三清殿壁画题材试探》，《文物》1963（8））；而不及《度人经》变。《度人经》变正以元始天尊为中心，如追溯更早，《度人经》变之天尊，及四方列宿与天尊临轩校录诸天等图，亦武宗元辈之蓝本。对于了解宋元道教壁画之演进，《度人经》变实占极重要地位，故并论之。史岩撰《宋季翰林图书院暨画学史实系年》（华西大学《中国文化汇刊》三），于淳熙时期，所记至略。王晙作《度人经》变一事正可补其缺漏云。

三、三清殿石砌画像与赵伯骕之关系

苏州、吴县志书均称：淳熙三年郡守陈岘建三清殿。六年火，提刑赵伯骕摄部重建。

同治《苏州府志》注云：

> 观前旧名碎锦街。《云烟过眼录》载宋赵伯骕桃源图，即玄妙观。当日观中多桃花，故有是名。

按十万卷楼丛书本《云烟过眼录》无此条。《式古堂书画汇考·画考》卷十四收赵伯骕桃源图，引严氏《书画记》云："赵伯骕桃源图一，后有高宗书渊明诗文真迹，上上。"即此桃源图，似高宗时所绘，然伯骕孝宗淳熙六年始摄吴郡，何能预为玄妙观作桃花源图？此说恐未确。至正间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云：

> 赵伯骕字希远，千里（即赵伯驹）弟。善画山水人物，尤长于花禽，傅染轻盈，顿有生意。尝画姑苏天庆观样进呈，孝宗书其上，令依元样建造，今玄妙观是也。

《式古堂书画汇考》及《清河书画舫》俱采此，而谓伯骕乃伯驹之兄，恐亦有讹。鲁东山《宋元以来画人姓氏录》卷二十六引《宋史》本传："赵伯骕，字希远，伯驹弟。和州防御使，少从高宗于康邸，以文艺侍左右。"《松隐集》："赵公希远及兄千里，博涉书史，皆妙于丹青。以萧散高迈之气见于豪素。尝耳其论画。……胸次自应有一种风规，俾神气翛然，韵味清远，不为物态所拘。……"云云。足证其即千里之弟。

伯骕在画史上之声名，即因作天庆观画样而显赫于世。正德《姑苏志》玄妙观下，载其所撰《跋孝宗御书文》云：

> 上既诏平江府天庆观三清殿。乃亲御翰墨，书金阙寥阳宝殿六大字以揭之。云藻昭回，龙凤翔翥，万目耸瞻，威颜咫尺，猗欤盛哉！臣观唐文皇书画，居钟王表，凡形篇咏，赐臣工，载在汗简，侈为美谭。然

于明道阐教，为生民福者，未始有闻。恭惟皇帝陛下，天纵多能，游艺八法，夐出神所，岂唐足云。矧方玩意昭旷，诸神穆清。观道妙于化原，跻斯民于寿域，固非下民所能测窥其万分。第自今仰观勾吴之墟，奎壁垂光，王气所钟，奔走百神，扬诃护持，罔敢或后，当与天无极去。郡守赵伯骕恭题。

希远文极罕见，故备录之。孝宗既有诏新三清殿，重建之后，绘事一新，乃出希远之规书画。《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三董氏《集古画册》第六幅为赵伯骕画，有杨妹子题"莲开宫沼年年盛"诗。又第九幅赵希远画，有宋高宗题"池上疏烟笼翡翠，水边迟日戏蜻蜓。赐志忠"。亦见《平生壮观》卷八著录，顾复又记其宾菊图、水鉴图等。谓"宾菊图绢短卷，数枫新染，丛菊盛开，两人相对饮于空亭，坡石略带皴法，高宗草题七绝"。又谓"宾菊图希远以摩诘为法，董文敏以赵大年题之"。顾氏甚为不平。又叹"南渡赵希远兄弟，皆以李将军为师，声名鲁卫，而艺亦鲁卫，今则千里名最著，而希远名垂垂欲绝"。为之唏嘘。希远画迹，周密所记有下列各件：

赵希远"汉武陵授蟠机图"（赵仁荣藏）　赵希远赵千里共一册　赵希远"蟠松双兔"　（赵孟頫自燕回，出所收物。）　赵希远纸画百劳

《石渠宝笈续编》中"四朝选藻册"有"番骑猎归图"，签题赵伯骕作，今印入《宋人画册》十九。郑氏《叙录》称：伯骕画今存者有"万松金阙图卷"，极飘渺旷远之致。

李玉棻《瓯䃼所见金石书画随录》（稿本），宋元名人"合锦"第三开，为赵伯骕溪亭清夏，绢本设色仕女，今均不可见。士林"故宫博物院"藏画册，有题名赵伯骕之画凡二。

一在《艺苑藏真》册内，赵伯骕风簷展卷。

一在《集珍寿古》册内，赵伯骕野芳山鸟，水墨画。

未知是否真出其手笔。吴其贞《书画记》著录其画四事，皆云不可信。柯九思题伯骕画云："车辙辚辚过别山，满林霜叶映红颜。晚来仍起云千叠，一片幽闲指顾间。"（缪荃孙等辑《丹丘集》）似指其山水。惜乎真迹罕见。题伯骕名之画幅，详福开森《历代画著录目》。僧守仁有题赵希远画"蟠松玉兔图"，学部赵公鉴记。见《明诗综》卷九十，中有"《宣和遗谱》世莫传，艮

岳荒凉风景暮”之句。《画继》：“伯骕专山水花木，着色尤工。”文徵明尝仿赵伯骕“后赤壁图”，拖尾文嘉跋云：“后赤壁图，乃宋时画院中题。故赵伯骕伯驹皆常写。而予皆及见之。若吴中所藏，则伯骕本也。”（《故宫书画录》卷四）汤垕《古今画鉴》谓“宋宗室如千里、希远皆得丹青之妙”。当日兄弟齐名，而希远更以天庆观样为人称道。其所长在花禽，今观玄妙观石础之画，以动物为多，而三清殿即伯骕所建，《吴县志》著录该殿石阑石砌之画像。故我人认为此若干石础画迹，其间或有出自伯骕之设计者。三清殿为道教建筑之主殿。殿中即奉三清像。唐阎立本已绘三清像（《宣和画谱》）。《度人经》之三清天界，为一炁所化，由玄、元、始三炁形成之玉清、上清、太清三清境谓之三清，亦即三天。北宋之玉清昭应宫有三清殿，张昉作画于此。李公麟尝绘“三清图”并序（《益州名画录》）。天庆观之三清殿，始建于陈岘，赵伯骕重建之。其后屡有修建。元牟巘《平江府重修三清殿记》云：

> 平江玄妙观三清殿，实再建于淳熙丙申，殿凡七楹，雄杰冠浙右，越八十年甲寅，住持严守柔重覆屋，又八年辛酉，蒋处仁重葺周榈。又三十四年，为今至元戊子（按即至元二五年）……改赐额（按指取名玄妙观）。旧观浸隳。处仁之徒严焕文兴任作新……始于己丑二月，成于庚寅十月。（文载洪武《苏州府志》卷四十八集文，又同卷有牟巘《玄妙观三门碑铭》。）

清石韫玉《重修玄妙观三清殿记》云：

> 苏城圆妙观，古之天庆观也。肇基于晋咸宁中。法门香火，经今千五百余载。黄冠之士，云集于其中。其大殿崇奉三清像，重屋四檐，规模大壮，嘉庆二十二年岁在丁丑孟秋之月。疾雷破柱，毁其西北一隅。维时大司寇韩公葑衔恤在籍，率聚指金鸠工修治。（载韫玉纂道光《苏州府志》卷四十四）

牟记所谓再建于淳熙丙申，即指赵伯骕继陈岘重建之事，在淳熙三年。《江苏通志稿·金石志》卷十六端平元年玄妙观，尚书省劄并部符使帖，其中有云：“孝宗皇帝赐钱建造三清大殿蓑衣先生庵宇。”为当日朝廷重要文件之泐于石者。

顾震涛《吴门表隐》卷七记玄妙观三清观有若干条，兹录如下以备考：

三清殿西角有木偶，以头撑着枅柱，乃宋朱皮匠像（钱希言记）

三清殿石柱各镌天尊圣号，东首尚全，西首已多更换。下有小字，文多漫漶。所见有平江府长州县道义乡众善桥西街信士朱振并妻张氏十四娘暨家眷等奉道助钱伍拾贯置殿柱堂座，超荐先考朱一郎先妣沈氏八娘丈人张□丈母沈氏六娘，又一刻淳熙三年宣教郎泰州海陵县黄彦修。又一刻顾仲六秀并妻赵氏五娘保佑。又一刻迪功郎陈。又一刻吉祥如意。余皆剥落。

四、从玄妙观马大同刻吴道子绘老子像论吴画之特征

玄妙观石础各画，旧题传吴道子笔，殆因道士马大同尝刻吴道子笔之老子像，以此传讹。《苏州府志》一百四十一金石二长洲县唐下有云：

玄宗太上玄元皇帝像赞碑，吴道子画，颜真卿书。宝历初元道士马大同刊。在玄妙观。道光《志》上元字作混误。（按见道光《苏州府志》一百三十金石二。）案《吴门表隐》云：宋宝庆元年，道士冯大同题，张允迪勒石。

又下一石像云：

北斗七星像石。吴道子画，在玄妙观玉皇殿。

《江苏通志·金石志》卷十五云：

道士马大同摹刻老君像，在吴县玄妙观。有玄宗御赞，颜真卿书。题记云：太上混元皇帝圣像，乃吴道子笔，获斯本久矣，不敢珍藏。谨捐财命工刊石，以广其传。宝庆初元民岁腊日，姑苏□□观上清大洞道士臣马大同敬题。

其题记原文如此，钞本《吴门表隐》作冯大同者误。白玉蟾有《诏建三清殿记》，据明本《琼琯白先生集》卷二，节录如下：

> ……孝宗皇帝有旨平江府天庆观建三清殿成，亲洒宸翰“金阙寥阳宝殿”六大字扁之。……姑苏佳山水，秀辅未央，葱连阊阖。嘉定竊月既望，臣小舣长桥，将如虎邱，过自祖庭，目其正殿雄伟，为诸郡冠，诘其所自，知为诏建之也。自祥符中，额此观矣。建炎戎烬之余，绍兴乙丑（按即十五年），太守贰卿王侯�，刻于朝赐缗钱。复殿圣祖而未暇三清，适以召去弗遂。黄冠朱真猷鸠众市财，欲踵其志，复以疾奄。淳熙乙未（按即二年）道录李若济奉御香藏醮于兹，回奏得旨，令郡侯殿撰陈岘发公帑，属吴县尹黄百中董役。经始于乙未之春，讫成于乙酉（按即四年）之冬。星鎚月斧，旦暮庀工，霞拱云甍，人神胥庆，实大洞法师陆景平主其盟为甚力。……冲隐大师马大同嗣陆景平之后，悯往事之已远，畏来者之不知。应相谓曰：此殿既成，几五十载，属臣为记。……

此文记宋时玄妙观营建始末最为详悉，前后历五十载，终由马大同完成，时当宝庆初年。因其刻吴道子画老子像，故石础各画，后人遂傅会为吴道子笔，实无证据。

传世吴道子画迹，多不可信（士林“故宫博物院”藏题吴道子“宝积宾伽罗佛”，有瘦金书题字，唐寅赞。大抵为宋人之笔）。吴画向来论者纷繁，似未尽中肯綮。柯九思题吴道子维摩图：“吴生手写维摩诘，皮为纸兮骨为笔。”（顾氏过云楼藏，辑本《丹丘集》）王铎谓于孙奉常轩中见吴道子画佛，趺坐，僧徒侍左右，精神顾盼皆生动，而深寂不可窥者（《拟山园文集》十五《跋吴道子佛像》）。所见原图，真伪均不可知。近人拟测吴画，有种种不同之新说：

（1）有从马和之画风推测者：文徵明《甫田集》谓马和之师吴道玄，好用掣笔，罗振玉本之，谓马和之“唐风图”，描写人物用笔，纤柔游丝袅空。今观此图，不啻得见吴生（《永丰乡人丁稿》马侍郎唐风图卷跋）。

（2）有从梁令瓒画迹推测者：令瓒与僧一行同为开元时人，传世有令瓒署款之“五星廿八宿神形图”。李伯时称其甚似吴生。王逊以为此卷可作为探讨吴画之线索。

(3) 有从正仓院画探索者：日本正仓院有麻布菩萨图，米泽嘉圃以为仿佛吴道子磊落雄伟一路之面貌（《中国绘画史の研究》，93页）。惟细审此图行笔多停顿、接驳，与吴生之莼菜条不类。

(4) 有从敦煌人物画比拟者：大英博物院藏Stein搜集敦煌画绢幡之金刚力士像（Ch，XXIV，002），线条肥瘦兼施，赋彩浓淡，长广敏雄谓即吴道子之遗风（《东方学报》三五册，京都）。此本往岁在英曾加以临摹，金刚怒目握拳举足，一手执莲花，衣带飘举，正如吴带当风。惟设色复杂，大抵先勾勒再敷色。于线条处留空隙，带上部分用石青染，下施粉白，复用朱砂勾画云气。肌肉浅朱，裙则深绛。最可注意为其设色方法，不似吴生以墨踪为之（晚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称“吴道子数处图画，只以墨踪为之，近代莫能加其采绘”。）石刻金刚，风格多同，盖中唐以来一般画风如此。

吴画之特色，段成式举其常乐坊赵景公寺东壁之白画地狱变相，又言其笔力劲怒，变状阴怪，吴画中得意处（《寺塔记》）。张丑《清河书画舫》引唐（窦蒙）《画谱拾遗》云：“吴道子号称画圣，笔法再变，早岁精微细润，无异春蚕吐丝。中年磊落雄伟，则又挥霍如莼菜条。”段、窦与道子生并世，目击原物，所记自足凭信。吴画特点在行笔与浅设色。米芾《画史》言其“行笔磊落挥霍如莼菜条（此用窦蒙语），圆润折算，方圆凹凸，装色如新”。数语足以尽之。存日本之“天龙八部图”，吴升《大观录》称其衣折俱作飞白法，行笔磊落。又略染赭色。故说者每取以代表吴画作风。惟吴之白画原物今不可睹，只有从石刻中推想其用笔之轮廓而已。

马大同所刻吴生老子像，拓本未见。史语所藏画像题吴道子者有三：一为习见吴画观音巨像，现存西安碑林者。一列一八九七〇号，即此观音巨像，只残存人物中躯一段。此像题正书吴道子作，行笔粗壮，有波折提顿，即所谓莼菜条也。惟手指纤弱巧细，似非唐人笔法。又一列〇四七二一号，为元卧龙寺观音堂之《观音赞》。有文记都官巩彦辅事，杜革正书，李寂篆者。款题“大元至正十七年八月十五日，陕西省平章歪头刱观音堂”、“大明洪武十四年七月十五日重修卧龙禅寺”。碑在陕西，孙、赵《碑录》均未载。盖细笔之吴画。此元刻拓本，纸色古黝，为明拓无疑。观音足部勾勒至佳，衣折线条为游丝描，缨络及头部之莲瓣，笔笔有力，乃极精之作。像侧“吴道子笔”数字，颇乏古拙之致，殆后人所加。

吴道子之观音像，记录甚多。《云烟过眼录》赵子昂自燕回所收有吴生观音剔青地，叶森曾见其与张伯雨作题。宋濂《宋学士集补遗》卷三《童贞观

音像赞》谓："金华何牖德辉获阳翟吴道玄所画童贞观音像，乃五台山碑本。"吴其贞《书画记》："吴道子观音变相绢画，绘一披发人身穿蒲草衣，沉着古雅，精神如生，使观者畏惧不敢视，真神品也。"观音像之题吴道子笔者多矣，故到处有吴道子观音石刻。以四川论，远至酆都县、盐亭皆有之（见吴式芬《石刻汇目分编》十六之三忠州及同卷潼川府)。前者洪武间刻，均嫁名于道子，亦难定其真伪矣。Osuald Sirén 于 *Chinese Painting* Vol. III Pl. 88 收河北曲阳县"恒岳神图"，题"吴道子笔"，东鲁赵岱刻石，亦从石刻以求吴画。史语所此二拓本，正代表其粗壮及精致两种作风，然出后刻，亦无特别之处。《宣和画谱》著录吴画九十三幅，其画佛像圆光，转臂运墨，一笔而成，正以气胜，故冠绝千古。吴画真迹既不可睹，即唐人专论吴画之作，若张彦远之叔祖张谂[①]所著《吴画记》（见《历代名画记》)，亦复失传，观摩莫由，吁可慨已。玄妙观玉皇殿上之北斗七星像石，各志《金石》称为吴道子画。道子所作七星像可考者，《云烟过眼录》言乔达之藏有道子火星像，即其一例。《江苏通志·金石志》四："吴道子画宣圣像，在武进县学，题唐天宝十一载岁次壬辰二月□廿二日景戌建。"盖亦出于后摹。

五、玄妙观之建置沿革

玄妙观为江南巨大道观，规模宏伟，洪武时成为南方道教中心。正德《姑苏志》云："洪武中清理道教为正一丛林，置道纪司于此。正统年间，造弥罗阁，赐道藏，归并观五、宫一、道院九。"

（据道光、同治两《苏州府志》四十四及四十一道观门，列其所统观宫道院，为洪武初归并于玄妙观者，有白鹤观、灵应观、清真观、卫道观及崇真宫、端威道院等。万历《长洲志》二七崇真宫下注洪武间归并玄妙观。）

清乾隆南巡，玄妙观屡次临幸。彭启丰《重修玄妙观碑》云："乾隆十六年南巡，在籍诸臣于观中设经坛，祝慈宁万寿，驾亲临视。"[②] 彭碑记清时修建所耗之资，"康熙时施炼师道渊营建，募白金四万两有奇"。"乾隆时，巡抚萨公修葺，劝输助，遴高赀者八人董其事，计工二万六千有奇，费白金六千

① 张谂为张彦远叔祖，官主客员外郎。《历代名画记》卷九言其著有《吴画说》一篇，盖专论道子之书。参余绍宋《书画书录余题》卷十。

② 道光《苏州府志》卷首巡幸上：康熙三十八年南巡……瑞光寺圆（玄）妙观及邓尉华山诸处，绅士商民僧道人等皆建醮祝寿，按四十二年亦然。瑞光寺建自吴孙权，康熙乾隆南巡时皆临幸焉。

二百两”。则历来縻费之巨可见矣。

玄妙观内殿宇甚多，民国《吴县志》所记较详，举其重要者：

文昌殿　相传建于西晋。清蒋予蒲《重修文昌大殿记略》：苏城有玄妙观，文昌殿建自西晋。历唐宋迄今千有余载。按此为观中最古之建筑物。

三茅殿　宋祥符五年建。[①]

东岳殿　宋祥符五年建，内有七十二司庙、十王庙。明黄省曾《重修东岳行宫记》：“东岳之庙，国典在泰安为专祠。……济南且别有行宫。在吴郡者建玄妙观左观，晋之真庆道院也，历世因之。”则此东岳行宫即晋时之真庆道院旧址。

三官殿
八仙殿　宋祥符五年建。

蓑衣真人殿　初名通神庵，宋淳熙三年左街道箓李若济奉命建。孝宗御书额。

天医药王殿　宋祥符五年建，上有斗母阁，前有路头庙。

泰安神州殿　元元贞元年建。

五路殿　元元贞元年建。

真宫殿　元元贞中建。

玄帝殿　元元贞中建，殿前有六亭，明钱允治《重修六亭记》。

关帝殿　元元贞中建，内为长生殿。

雷尊殿　在吉祥门内南向，元至元间建五雷坛。

观音殿　元元贞中建。

以上各殿在玄妙观内，除通神庵为淳熙所建，余则或为北宋祥符五年建，或为元元贞元年建。祥符为天庆观命名之时，《宋史》七《真宗纪》：“大中祥符二年十月甲午，诏天下置天庆观。”即此时也。（本所藏拓本〇一六七五号，即当日宋《敕建天庆观碑》，碑在直隶安肃。）《宋会要》：大中祥符七年七月，玉清昭应宫成。其时中枢方经营大规模道观，地方亦随之，故玄妙观诸殿，多建于祥符五年。至元贞元年，卢熊洪武《苏州府志》以为即改名玄妙观之岁。道光《苏州府志》乃改作“元至元元年始改今额”。殆因见牟巘《三清殿记》有“今至元戊子……改赐额”之语，其后同治《苏州志》、民国《吴县

① 三茅殿者，必祀三茅真君。苏州上真观在穹窿山三茅峰，相传汉平帝初建，祀三茅真君，始为道院。苏州别有三茅观，宋淳熙中道士倪玄素开山，祀三茅真君。

志》皆仍之。按《元史》十八《成宗纪》："元贞元年七月壬寅，诏易江南诸路天庆观为玄妙观，毁所奉宋太祖神主"（《纲鉴》作秋九月非）。张天师《世家》亦云："元成宗命三十七代天师醮于万岁山，又醮长春宫……改诸路天庆观为玄妙观。"当日统一改名，当作元贞元年为是。同治《苏州志》寺观出叶昌炽手，彼亦未能订正。各殿皆建于元贞元年，卢熊于洪武间修志，相去未远，谅不有误。

其余惟雷尊殿为至元间建，卢《府志》卷四十一《张善渊传》云："元至元间，世祖诏天下举山林有道之士，嗣天师以道人荐，乃与弟子步进德入朝，奉旨召鹤，鹤如期蔽天而下，有祷辄应，遂命为平江道录，住持天庆观，即今之玄妙观也。"明赵同鲁《重建五雷坛记》："胜国时有高道曰雷所，张善渊居之，张盖月鼎莫尊师嗣孙，世受五雷斩勘法。"此至元时天庆观住持张善渊之事迹，五雷坛即其所建者也。《吴门表隐》云："莫月鼎真人像碑在水府殿内，上镌像，下刻洪武十三年宋濂撰并书。"按宋文见《宋学士集补遗》卷四。月鼎事具《元史·释老传》。月鼎之徒能行醮法，使鹤群回翔坛上。《吴县志·金石》所收天庆观画像石，中有三宫殿五鹤图。三宫殿建自祥符，然《吴门表隐》云："五鹤街在三宫殿内，或云莫真人遗迹。"则五鹤图或与莫月鼎之驱役群鹤有关系，未可知也。[①]

东岳行宫盖建于北宋祥符间。其遗物今可知者又有铁香炉。同治《苏州府志》一百四十一：元代金石收"东岳行宫铁香炉文"，注云：

> 王天禄题，正书。泰定甲子正月，在玄妙观东岳殿。据《玄妙观志》增，《吴郡金石目》"禄"作"祥"，误。今不存。

按史语所拓本〇七三〇八号即此铁香炉。其铭识如下：

> 浙西道平江路在城居奉道信士王天祥上待父亲王伯明母亲徐氏五娘，清旨发心，施财命工，铨造大方香炉一座。舍入玄妙观东岳行宫，永充供养。专祈保庇父亲母亲寿龄绵远，福慧增崇。次冀天祥口室人周氏妙真，身心康裕，所求如意者。泰定甲子年正月吉日置。

① 宋濂《宋学士集补遗》卷四，元《莫月鼎传碑》（月鼎）其徒王继华，继华授张善渊，善渊授步宗浩，宗浩授周玄真，皆解狎雷致雨，而玄真尤号伟特，若行醮法，能使群鹤回翔坛上云。

铭文铸作钍，爐作炉，皆从俗写。同治《苏州府志》谓炉已不存，然拓本犹流传于世。韩崇载《宝铁斋金石文跋尾》下谓“此炉向在玄妙观东岳神座前。款识为丹漆漫灭，道光三年大殿鼎新，漆工姚云亭磨而出之”。舍炉者实是王天祥，《吴郡金石目》不误。吴式芬《石刻汇目分编》卷四：“玄妙观东岳行宫炉识，宫前，王天祥造。”《苏州府志》从《圆妙观志》作“天禄”，非是。《吴门表隐》录此炉识，既误作“文禄”；又东岳行宫多一“殿”字，复夺“永”、“慧”二字，兹为订正。

《表隐》所记有关北岳行宫者，又有下列二事：

> 一铁枪在古府库中，宋淳熙中玄妙观东岳殿浚井所得。枪上铸有“项王将钟离昧制”七字。
>
> 一古松在东岳殿前，又有银杏二树，甚古，宋初物。

《表隐》记玄妙观十九条，自注均出《圆妙观志》。此志为顾沅撰，石韫玉为之序。民国《吴县志》五十八《艺文》著录。其书未见。然重要者已在《吴门表隐》中矣。

附　晋至元玄妙观大事记

西晋武帝咸宁二年（276）	始建文昌殿，初名真庆道院。 按黄省曾谓东岳行宫即晋时之真庆道院。《长洲县志》作太宁二年（324），则当东晋明帝时；二说未明孰是。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	改名开元宫。
僖宗乾符元年（874）	道士丁紫微辟文昌、张仙二殿。
昭宗大顺元年（890）	八月，孙儒陷苏州，宫毁，存三门正殿。
宋祥符二年十月	诏天下置天庆观，故改名天庆观。
祥符五年（1012）	建东岳殿、三芳殿、三官殿、八仙殿、药王殿。
皇祐间	新作三门。
宣和七年（1125）	赐昆山田。

	郡守王唤于两廊绘《度人经》变。
绍兴十六年（1146）	王守他去，道士朱真猷继之。
淳熙二年乙未（1175）	左街道箓李若济奉御香修醮，孝宗御书通神庵三字。
三年丙申（1176）	郡守陈岘建三清殿，属县尹黄伯中董役。
六年己亥（1179）	提刑赵伯骕摄郡，作天庆观样进呈，重建三清殿。
八年辛丑（1181）	孝宗赐御书“金阙寥阳宝殿”六字，赵伯骕作《御书跋》。
庆元三年丁巳（1197）（九月）	胡衮作《蓑衣何真人》事实，刻石。
嘉定十一年戊寅（1218）（三月）	郡人龚颐正撰三清殿《上梁文》。
宝庆二年丙戌（1226）（三月）	高元问作《重修天庆观记》，王松正书。 按此文未见，白玉蟾作《三清殿记》谓由马大同完成，时当宝庆初年。
端平元年（六月）	天庆观尚书省劄并部符使帖泐石。
咸淳六年庚午（1270）	行在尚书礼部劄。
元世祖至元廿五年戊子（1288）	诏易江南诸路天庆观为玄妙观。
成宗元贞元年乙未（1295）	建真官、玄帝、五路、关帝各殿。
泰定元年甲子（1324）	正月王天祥铉东岳行宫铁香炉。

结语

本文之作，可得结语数事如下：

（1）北方道观绘画艺术，有山西元代永乐宫可为代表，南方可以宋代吴县玄妙观为代表，虽残存少数石础拓本，然尝鼎一脔，极足珍视。

（2）玄妙观宋时尝绘《度人经》变，可见是经成为道观壁画之题材，由来已久，有如佛家之《维摩经》变之类。试从明刊《度人经》图，论其在道教经变上之重要性，及对三清“朝元图”之影响。

（3）赵伯骕真迹，今极罕见。彼以天庆观画样著名，且建三清殿，

可知玄妙观三清殿石础画像，必有出于赵氏之设计者。

(4) 旧传玄妙观画像为吴道子笔，恐缘马大同尝刻吴道子绘老子像而传讹。吴画以莼菜条一路为晚年作风，石刻残本可证其行笔之法。

(5) 玄妙观肇建于晋，历唐、宋、元屡有修建，明初置道纪司，为道教之重镇。祥符间，诏天下置天庆观，此其在吴郡者耳。道观之绘画艺术，向来少为人注意，是特其一例。窃不量力，钩索方志文集，为之表彰；阐幽发微，仍跂同好踵为之也。

引用书目

《吴郡志》　宋范成大撰　《择是居丛书》本

洪武《苏州府志》　明卢熊撰　洪武刊本　稽瑞楼旧藏

正德《姑苏志》　明吴宽等修　正德元年刊本（卷二十九）

万历《长洲县志》　明张凤翼等修　万历戊戌刊　崇祯乙亥（八）年印本　有“西河”、“稽瑞楼”、“汲古阁”等印

崇祯《吴县志》　明牛若麟修　崇祯壬午刊本　卷二十七玄观　以上四种“故宫博物院”藏

道光《苏州府志》　清宋如林修　石韫玉纂　卷四十四道观

同治《苏州府志》　清李铭皖修　冯桂芬纂　卷四十一寺观三据总目此门叶昌炽为之

民国《吴县志》　民国吴秀之修　曹允源纂　民二十二年印本　卷三十七寺观三

《吴门表隐》七卷　清顾震涛编　“中央图书馆”藏钞本

《武林玄妙观志》　仰蘅青屿编　《武林掌故丛书》本

《桯史》　宋岳珂　《津逮秘书》本

《六艺之一录》　清倪涛撰　四库珍本

《宝刻类编》　不著撰人　东武刘氏刊本

《吴郡金石目》　清程祖庆撰　光绪三年八囍斋刊本

《江苏通志·金石志》

《眕匏所见金石书画随录》　李玉棻辑　“中央图书馆”藏钞本

郑樵《金石略》

王昶《金石萃编》
韩崇《宝铁斋金石文跋尾》
孙承泽《庚子消夏记》
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
吴式芬《石刻汇目分编》
《历代名画记》　唐张彦远撰　《津逮秘书》本
《宣和画谱》　“故宫博物院”影元大德本
宋伯仁《梅花喜神谱》　中华影印本
《画继》　宋邓椿撰　《津逮秘书》本
《五代名画补遗》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段成式《寺塔记》
《图绘宝鉴》　元夏文彦撰　宸翰楼丛书本
米芾《画史》
周密《云烟过眼录》　《十万卷楼丛书》三编本
汤垕《古今画录》
《益州名画录》
《图画见闻志》　宋郭若虚撰　《津逮秘书》本
《圣朝名画评》
《石渠宝笈续编》
顾复《平生壮观》
吴其贞《书画记》
吴升《大观录》
《故宫书画录》
鲁东山《宋元以来画人姓氏录》
《宋史》　（卷七《真宗纪》）
《宋会要》
《元史》　（卷十八《成宗纪》）
《玉海》　（卷一百《祠宫观》）
程大昌《雍录》
《康骈剧谈录》　明《稽古堂丛刻》本
退轩《笔录》

杜光庭《金箓大斋宿启仪》　《道藏》本
《云笈七籤》　《四部丛刊》本
《度人上品妙经》　“中央图书馆”永乐四年梵夹本
《永乐宫》
王逊《永乐宫三清殿壁画题材试探》(《文物》1963 (8))
史岩《宋季翰林图画院暨画学史实系年》(华西大学《中国文化汇刊》三)
米泽嘉圃《中国绘画史の研究》
杜甫《文集》
《松隐集》
白玉蟾《琼琯白先生集》　史语所藏明刊曜仙重编本
柯九思《丹丘集》
宋濂《宋学士集》
文徵明《甫田集》
祝枝山《文集》
王铎《拟山园文集》
罗振玉《永丰乡人丁稿》

附录

苏州玄妙观三清殿石阙画像，曩日在史语所见原拓本，因撰此文，比年曾于某杂志见风雨楼藏本旧拓猴与鹿两幅，其上有郑叔问题记，小字题满，惜印出文字，模糊莫辨，无从过录，只知其先我为之。年前数莅苏州，踯躅于玄妙观之下，其石础尚有存者，足供凭吊，为之低徊者久之。己巳重校并记。

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五本第二分册，台北，1974

墨竹画僧方厓考

李霖灿教授尝指出墨竹的浓墨点节法，有所谓“乙字上抱式”者始于元僧方厓，而慨叹这位高僧的生卒年月不详。[1] 陈垣的《释氏疑年录》，于方厓亦缺如。曩日检读禅家语录与《吴都法乘》，幸略得窥其端倪，因连类缀其事迹，作《方厓考》。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方厓墨竹一帧，纸本，《石渠三编》著录，卷轴之诗塘有洪武三年马治跋云：

> 文靖持方厓所画竹见示，俾录虞道园寄题听秋轩诗，轩盖厓在重居寺时燕私之堂也。因记前十五年厓自吴门归，余亦次第先生诗韵……漫附比以见意耳。岁洪武壬戌（十五年）冬十月三日，马治。

马治题此识语时，方厓已前卒，故为补录虞集诗句，以寄思念之意。考愚庵有《悼开元方厓法兄二律》云：

> 丁巳十月十六日，开元老汉入泥洹。信脚踏翻浮佛阁，全身抹过听秋轩。众人索偈聊书偈：至道离言空有言。七十一年无挂碍，话行东土与西乾。

---

① 见李著《中国墨竹画法的断代研究》。

老禅迁化荆溪寺，物物全彰净法身。蜕角泥牛耕碧落，怀胎玉兔衮红尘。双跌示相机虽妙，一曲无生调转新。大寂定门来又去，昙花重现少林春。

诗见《愚庵智及禅师语录》卷九[①]，及《吴都法乘》卷二一上《侣净篇》。丁巳即洪武十年（1377），据此诗所记，方厓卒于是年十月十六日，得年七十一岁，诗言方厓迁化于荆溪寺。盖殁于宜兴。倪云林亦是方厓的友好，《云林集》卷四有题画送僧一首，有“用公住近金鹅岭”、“归逢古德方厓叟”之句，复有注语云：

用大机，吴人也，住宜兴保安寺。壬子九月十九日，将还山，戏写秋树筠石并诗以赠之，且以呈方厓禅伯云。

壬子为洪武五年（1372），是时方厓已移居宜兴县。用大机住保安寺，据《宜兴荆溪县新志》九《古迹》：

保安禅寺在保安山，明王稚登诗有“破殿何年寺，残碑记赤乌”之句。寺建于三国吴之赤乌，陈永定间重建。

又该志卷一《疆土》：

柯山东北渡运河为岊山，其枝峰南出为保安山，山有保安寺，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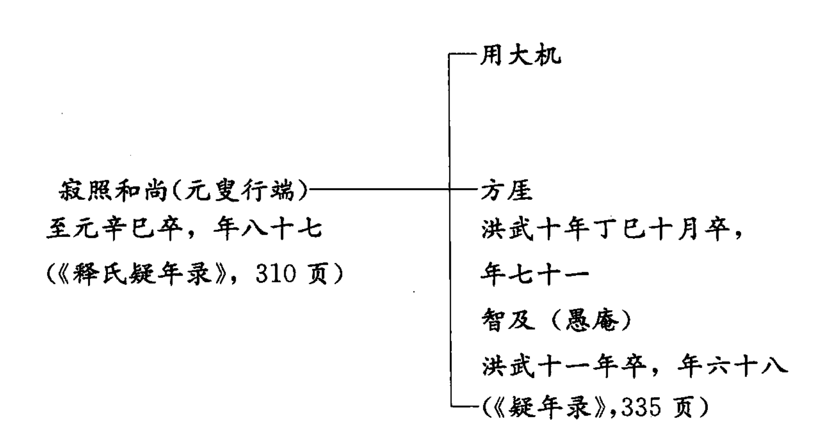
王冕有送大机上人白云诗，又有送大上人之四明，即指用大机其人。用大机其人，据虞集至正元年撰《元叟端禅师语录序》，末言：

况师大机大用，提临济正印续佛慧命者。

知大机亦是元叟端公法嗣。方厓、智及与用大机都出端公门下，端公即行端，本临海何氏，系出径山，亦号寂照和尚，故智及悼方厓诗有“大寂定

① 《愚庵语录》与《元叟行端语录》，均见《卍续藏经》第一二四册（台湾新文丰印行）。

门来又去”之语。参宋濂有《元叟端禅师语录序》，黄溍有《径山元叟禅师塔铭》（《金华黄先生集》卷四一）。智及即愚庵和尚，苏州吴县顾氏，为径山第五十三代，卒于洪武十一年，事迹详宋濂撰《径山和尚及公塔铭》。智及称方厓为法兄，出自同门，兹表之如次：



智及又有《答前开元方厓法兄》二首：

宗教人才系重轻，弟兄垂老益关情。徒劳刹说仍尘说，尽把风声作雨声。勇退曾闻法云本，高闲谁似觉天清。尚期末路参玄士，悉使归家罢问程。

秋晚丛林委地空，庵居小小不雷同。单提独弄三江上，万别千差一照中。船子清风来夹峤，马师异类得庞公。遥知缁白交参处，入夜高烧蜡炬红。

诗中举四禅僧以比方厓。船子名德诚，唐云间人，参澧州药山，传世有《船子和尚拨棹歌》。[①] 元至治间，径山虚谷希陵曾跋其书，可见在径山系禅门中，《拨棹歌》一书颇为流行，夹峤即夹山，余二位为马祖、庞居士，人所熟知。“风声作雨声”句谓其擅写竹，“秋晚丛林”、“庵居小小”当指听秋轩，著一“秋”字。《吴都法乘》又载释克新《次韵寄开元方厓禅师七律》，有“清秋叶覆苔前石，白昼花深竹里床”之句。元明之际，听秋轩屡见诗人题

① 《船子和尚拨棹歌》，上海文献丛书本，有1987年施蛰存序。

咏，不止虞集而已，倪瓒亦有听秋轩七律，句云："听秋轩里听秋雨，定起山僧坐翠微。"高启听秋轩五律，句云："数禽翻树里，万叶下亭皋。"（《高太史大全集》卷一二）又题方厓听秋轩五古，有"月下暗禽翻，窗前危叶落"句（同上书卷六）。王冕有听秋轩七律，句云："人世红尘高没马，老禅方丈足清幽。入门便觉气候别，历耳似知天地秋。"（《全明诗》卷七）王彝有听秋轩为厓师赋五律，句云："满耳萧飒情，岂起蒲团上。"（钞本《蚓蜼子》）宋沂亦有题听秋轩诗（见《草堂雅集》卷八）。元代咏听秋轩诗句，如再寻检，必不止此数，足见方厓交游之广。

云林《诗集》中，涉及方厓之诗多首，上举两首之外，又有下列，试为拈出：

《为方厓画山就题》，句云："为问方厓师，孰假孰为真？墨池涓涓滴，写我无边春。"《追次唐綦毋潜宿龙兴寺诗韵·寄方厓五律》，有"砚池滋黯黯，竹露净微微"句。《题方厓墨兰》五律，句云："萧散重居寺，春风蕙草生。幽林苍藓地，绿叶紫璚茎。"知方厓与倪迂交情之深。又从倪诗，知方厓除工于写竹，复兼擅画兰，可惜其作品不见流传，此诗亦提到重居寺。倪瓒又有《至正乙巳（二五年）五月三日过开元精舍》诗，句云："初心了玄解，自不为律缚。"虞集有《平江开元雪窗禅师访予临川山中》诗，又《绿阴堂记》云："至治壬戌，集始游吴，断江恩公住开元，光公雪窗客予同往见焉。"所谓"开元精舍"，与方厓之被称为"开元方厓"，盖以曾居开元寺，故有是称。雪窗亦工写墨兰，世间尚有传本，人所共知，故不复及。方厓事迹，赖诸家诗咏，得存其梗概。铸晋教授精研元代画史，值其退休集稿征文，爰略举所知，缀成短篇，幸有以教正之。

1991年5月于香港

从明画论书风与画笔的关联性

六法中以“骨法用笔”为最基本条件；国画的特色是由笔、墨产生气韵。笔为骨、墨与色为血肉。潘天寿认为“画事以笔取气、以墨取韵”，是很对的。但主要还是以行笔的线条为主，线条的厚重、轻倩、刚健、婉丽，形成不同的风姿，此即所谓“线条美”，事实上因各人的性格和书法训练而异途发展，形成多彩多姿各具不同的表现，从笔的本质上看来，画笔和画风二者往往保存着对应关系。可以说画家在书法上的训练，他的爱好、取舍方向，配合个性，造成行笔的习惯，以此决定他的画笔的特色。许多人都知道书、画同源，但行笔的功夫及其形成的过程，在画面上的运用诸问题，很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和分析的。

明代上承元人遗绪，书与画的结合，比宋代又推进一步。赵孟頫已提出“石如飞白木如籀”的写法，倪迂折带皴，以侧笔取姿，王蒙杂树简直是以草法入画（指“青卞隐居图”），这些是众所周知的例子。线条美在画面所扮演的主角地位，逐渐为人所重视，到了明代发挥更为淋漓尽致，“笔墨”的条件作为中国画的核心，明人在这方面的成就，是不能抹杀的。

不少画家亦兼为书家，如文、沈以至晚期的董其昌、八大山人，都是双轨并进而有高度的成就。有的原为大书家，余事作画，像王铎、张瑞图、傅山之流，画亦卓然可观。至于画家而工书者更比比皆是。明代大画家无不讲究“用笔”。唐六如论画云：“工画如楷书，写意如草圣，不过执笔转腕灵妙耳。世之善书者多善画，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可谓知言！董其昌在《画

禅室随笔》卷一论用笔即有十八则，虽然论书，移以论画，许多道理，正自相通的。

下面略举一些重要及较少被人注意的画家，从他们的书法造诣可以看出他们画笔所由形成的根柢。

王绂　山人工写竹。自言："画竹之法，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六如画谱》）全用书法来譬喻画。

刘珏　其七言草书（《古代书画图目》二，〇三一七）遒劲流转，画笔亦如之，涩中带润、柔中呈健。

姚绶　行草书运笔浑圆、干湿兼施（如《古代书画图目》二，〇三二五、三二六）。山水、竹石学吴镇，行笔路数至相近。

史忠　重用水墨，奇恣荒率（如《古代书画图目》二，〇四一三、四一四），信是如醉如痴，书、画行笔正一致。

郭诩　人物豪纵（如《古代书画图目》二，〇四四〇）。人称其"寄我清狂"，自题句用笔，重浊浑涵，一如其画。

陈淳　白阳书画皆从米海岳来。行书痛快淋漓，笔飞墨舞。写雨景亦水墨酣畅，满纸氤氲。

沈（周）　文、沈书皆学山谷，同归而实殊途。沈得黄骨、文得黄态，而文兼工小楷、隶体。

文（徵明）　秀整而古意盎然，苍拙不及沈而妍丽过之，文之狂草可追怀素，故写兰竹尤洒落不羁，为沈所不及。观二公书画合符相用之方，于斯道可思过半。

唐寅　行书近鸥波，韶秀取媚。王弇州谓"其书软熟"。又谓其"行笔极秀润缜密而有韵度，惟小弱耳"。故其山水虽师法李唐，而化险为夷，骨力未能凝重，得其幽邃而乏其峻峭，亦以行笔近赵故耳。

徐霖　行书浏离顿挫，画笔亦如是。与杜堇合作长卷，兰石及双钩竹，纯出天真，神品之尤，全以书法作画，异乎常轨。

莫是龙　王世贞称其"小楷精工，过于婉媚，行草有豪迈之态"。如山居杂赋，洵是神来之笔。画之行笔，自非拘守绳墨者可比。

邹之麟　观其为张灵织女图题字，疏宕有奇气，学大痴富春长卷，亦极疏简，同一笔法。

由上举各家观之，画笔与书法正是同一鼻孔出气，处处可悟两者关联处之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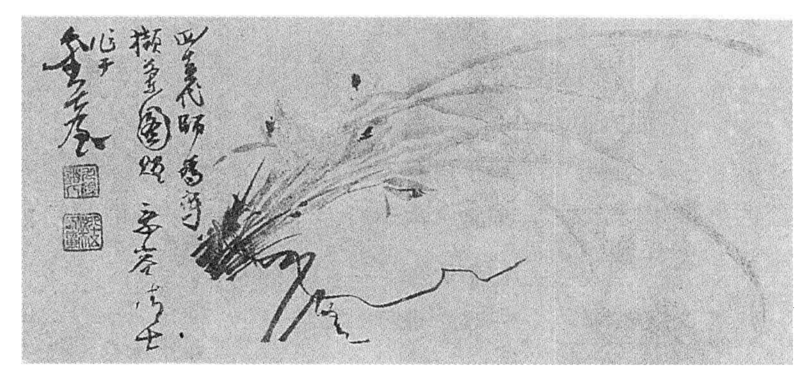
自董华亭以禅理论艺，取《楞严经》“八还”之义，主张师法前人，贵在能会，而神与之离，如哪吒之拆骨还父。“还”的意义，非常紧要。众艺之道，从“有所法而后能”，而进于“有所变而后大”。故必须由能合而至能离。八大画笔从董而来，晚期可谓拆骨已尽，深契“八还”，而自辟户牖，前无古人（他的印章有“八还”一号，即取自董说，人少知之）。若石涛《画语录》开宗明义，由“一画”说起，自能得源头活水，“一”以生二、生三，以至生出万般形态。执一以驭万，故所得在“用繁”，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搜尽奇峰打稿》卷，可谓茂密之极；而《万点恶墨》卷，亦以繁见长。可谓有悟于“一即一切”之旨。八大则反是，他注重还原，所得在“用简”，牢宠万类，而归于一，可谓有合于“一切即一”之旨。故知石涛是小乘僧，八大则大乘（摩诃衍）禅师矣。

画家湛深于书道者，明其与画理相通之处，自可左右逢源。惟此须从实践中体会而来。不能迅速立致。艺人致力，须经三熏三沐，何止“八还”，而造境浅深，宛如“十地”。明代各家，深有悟于书、画行笔一揆之理，故造诣往往突过前人。此一关捩，至为紧要。故粗为阐述，以当喤引，望诸位专家有以是正之。

1988 年 9 月 5 日

淮安明墓出土的张天师画

《文物》杂志刊出徐邦达的《淮安明墓出土书画简析》一文，将王镇墓出土二十五幅画迹，逐一加以说明，并附图版，为绘画史添一新页，令人大豁心眼。其中第一五号为九阳道人撷兰图（图一〇四）徐氏解说云：



图一〇四　九阳真人《撷兰图》

九阳道人姓张，名待考。此画纸本，墨笔画兰花一丛，束有草绳。自识四十五代师为写撷兰图赠景容清士，作于金台。钤朱文“九阳道人”、“四十五代天师章”二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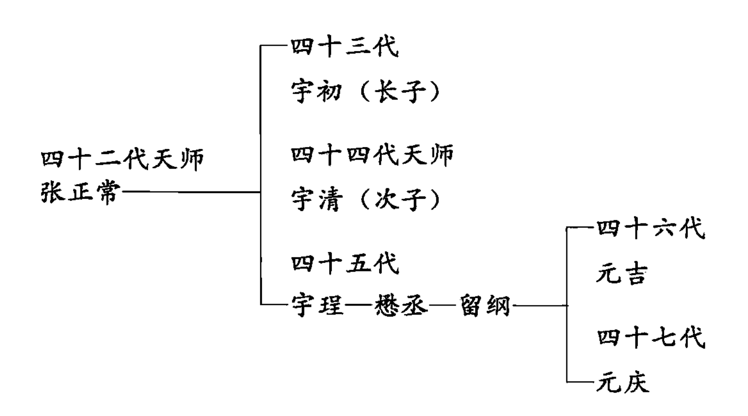
是图画赠予景容，据另一墨菊图，景容即是郑均。图既钤“四十五代天

师章”，则绘者当是张天师懋丞。据《龙虎山志》卷云：“（张）懋丞字文开，号淡然，又号九阳。正常第三子字理之子。父奉诏娶诚意伯刘基从女，懋丞为刘出也。正统元年为建天师府于朝天宫，年五十九卒。懋丞即刘基从女所生。”朱谋垔《画史会要》卷四称：

> 天师张淡然，号九归道人，山水宗二米，布景清雅，能作枯木竹石。

《佩文斋书画谱》引作“号九归道人”。《龙虎山志》按语云：“淡然无九归道人之号。”今出土此画钤私印分明作“九阳道人”，疑归字或因草书作[illegible]，与阳形近而误。

明代有十一位天师，其中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四十五代天师张懋丞，四十六代天师张元吉，四十七代天师张元庆，都能诗，兼擅画艺。《佩文斋书画谱》称张宇初写墨竹自成一家，亦精兰蕙（据《皇明书画史》），有自画《秋林平远图》。其弟宇清善写山水。张庆玄（即元庆）善画兰蕙竹石。张子言善写山樊（矾）水仙墨梅。俱详《画史会要》（《书画谱》卷五十八）。《张天师世家》记诸天师事迹甚详，今不多赘。略表其世系如下：



张宇初著有《岘泉集》流传于世，人所共悉；惟其画作之兰蕙则不易见。今第四十五代天师张懋丞之画出土，竟有撷兰图一幅，知写兰乃其家学，殊为难得。此撷兰图以书法入画。其书略作章草，金台二字极似杨铁崖，笔阵驰骤，虽寥寥四行而错落有致，兰之行笔亦如之，的是逸品，可宝也。

明季文人与绘画

明季文人大都兼擅书画。诗人吴梅村之为画家（作“画中九友歌”），人咸知之。至如竟陵钟惺，亦是能手。尝见其一帧密林叠嶂，自题：“天启辛酉夏，戏傲黄子久笔意。”载《神州大观》第八册。邓实云：“钟伯敬以诗名，不谓其能画；仿大痴得苍莽之象。晚明士大夫擅文艺者，多兼绘事，亦一时风习使然，董华亭（其昌）提倡之力也。”实则，元季明初，亦有此种现象。刘基为开国文豪，亦擅绘事，有“蜀川图”留传于丹阳孙氏；兼能写梅，世有藏本，偶一为之，亦有可观者；流风余韵，下逮明之末叶。文人墨戏，初不求工，而自有奇趣，未必由华亭所影响也。

一、画人眼中“画士”、“士画”流品之分野

顾凝远《画引》论列明代画人姓氏，以董其昌崛起云间，特别目之为“中兴间气”。其余画家，分为以下若干名目：

（1）士大夫名家宗匠（如沈、文、唐）；
（2）文士名家（如陈道复、陆治、徐渭）；
（3）画名家（周臣四人）；
（4）今文士名家（李流芳、钟惺五人）。

画名家大概是指以画为专业，非“文士”者流。所谓“文士名家”，即文人而兼擅绘画者，而钟惺亦在被称述之列。

清初周亮工最喜欢搜集同时人画品，所作《读画录》，月中人物，独具只眼。[①] 故宫博物院藏周亮工《集名家山水册》，见《石渠三编》著录。所收画迹其中有石溪，而无石涛、八大，可见在周亮工集画时期，此二位画僧尚未成名，不为人注意。又该册中有龚贤题记，论清初画坛云：

> 今日画家以江南为盛；江南十四郡，以首郡为盛。郡中著名者且数十辈，但能吮笔者，奚啻千人？然名流复有二派，有三品：曰能品、曰神品、曰逸品。能品为上，余无论焉。神品者，能品中之莫可测识者也。神品在能品之上，而逸品又在神品之上，逸品殆不可言语形容矣。是以能品、神品为一派，曰正派；逸品为别派。能品称画师，神品为画祖。逸品散圣，无位可居，反不得不谓之画士。今赏鉴家，见高超笔墨，则曰有士气。而凡夫俗子，于称扬之词，寓讥讽之意，亦曰此士大夫画耳。明乎画非士大夫事，而士大夫非画家者流，不知阎立本乃李唐宰相，王维亦尚书右丞，何尝非士大夫耶？若定以高超笔墨为士大夫画，而倪、黄、董、巨，亦何尝在搢绅列耶？自吾论之，能品不得非逸品，犹之乎别派不可少正派也。使世皆别派，是国中惟高僧羽流，而无衣冠文物也。使画止能品，是王斗、颜斶，皆可役而为皁隶；巢父、许由，皆可驱而为牧圉耳。金陵画家，能品最夥，而神品、逸品，亦各有数人。然逸品则首推二溪：曰石溪、曰青溪。石溪，残道人也；青溪，程侍郎也，皆寓公。残道人画，粗服乱头，如王孟津书法。程侍郎画，冰肌玉骨，如董华亭书法。百年来论书法，则王、董二公应不让；若论画笔，则今日两溪，又奚肯多让乎哉！

龚氏又论：

> 画有六法，此南齐谢（赫）之言。自余论之，有四要而无六法耳。一曰笔，二曰墨，三曰丘壑，四日气韵。笔法宜老，墨气宜润，丘壑宜稳，三者得而气韵在其中矣。笔法欲秀而老，若徒老而不秀，枯矣。墨

① 亮工卒于康熙十一年，此书殆于康熙十二年，由其子在浚编集而成。

言润，明其非湿也。丘壑者，位置之总名；安置宜安，然必奇而安，不奇无贵于安；安而不奇，庸手也；奇而不安，生手也。今有作家、士大夫家二派：作家画安而不奇，士大夫画奇而不安；与其号为庸手，何若生手之为高乎？倘能愈老愈秀，愈秀愈润，愈润愈奇，愈奇愈安，此画之上品，由于天姿高而功力深也。宜其中有诗意，有文理，有道气。噫！岂小技哉！余不能画而能谈，安得与酷好者谈三年而未竟也，当今岂无其人耶？因纪此而请与相见。(《虚斋名画续录》卷三龚半千《山水册》)

此二篇为极重要文字。其论逸品极严，清初入选者只二溪而已，不若后来《桐阴论画》，动辄誉人为逸品也。又减六法为四法，以位置居四者之一；可见今人论画，喜言构图，在龚氏眼中，极不重要，因尚有笔、墨与气韵三条件，绝不能忽视也。且构图位置，不在求安，而在求奇。安而不奇是庸手，作家画是也；奇而不安是生手，士大夫画是也。与其取庸手，不如生手之为高，奇与安二者之间，安不如奇。惟士大夫画始能出奇翻新，作家不易办到，是无异谓"画士"不如"士画"。

又其论四法之关联性：笔欲老而墨欲润，丘壑欲稳而奇，三者得则气韵自生。故气韵乃一综合体，离开笔与墨无所谓气韵，故非笔与墨无以表现气韵。笔与墨初为二途，然笔、墨交融之后，即在画面呈显气韵矣。故笔欲老，愈老而愈秀，秀即笔之有神有力处，不秀则疲苶乏神采，不老则稚弱无气概，何能出奇？秀而且润，则笔与墨交会。由秀而生润，益见笔之高妙及墨之光彩；加之构图之奇而且稳，"气韵"自然迥绝。画之上品，舍此何求？八个"愈"字，充分说明四法之相生相养。故龚氏四法之说，窃以为视谢赫尤中肯綮也。

龚氏区别清初画人有三品两派之说：能品、神品为正派，逸品为别派。能品称画师，神品为画祖，逸品则为散圣。于逸品推许二溪（石溪、青溪）；能品、神品为画士，逸品则为士画。是说方亨咸（邵村）有进一步之讨论，其与周亮工论画云：

半千"画士"、"士画"之论详矣，确不可易。觉谢赫《画品》犹有漏焉。但伸逸品于神品之上，似尚未当。盖神也者，心手两忘，笔墨俱化，气韵规矩，皆不可端倪，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一而不可知谓神也。逸者轶也，轶于寻常范围之外，如天马行空，不事羁络为也。亦

自有堂构窈窕，禅家所谓教外别传，又曰别峰相见者也。神品是如来地位，能则辟支二乘果。如兵法，神品是孙、吴，能则刁斗声严之程不识，逸则解鞍纵卧之李将军；能之至始神，神非一端可执也。是神品在能与逸之上，不可概论，况可抑之哉！半千之所谓神者，抑能事之纯熟者乎？总之，绘事，清事也，韵事也。胸中无几卷书，笔下有一点尘，便穷年累岁，刻画镂研，终一匠作，了何用乎？此真赏者所以有雅俗之辨也。岂士人之画，尽逸品哉？（《读画录》卷二）

邵氏训神为笔墨俱化，训逸为轶于寻常范围之外，而以士人之画，不尽为逸品。又主神品宜在能品、逸品之上，与半千以逸品居能、神之上，大异其趣。此由于对“神”字解释之不同，故品次亦复不同。

方以智则分画笔有匠笔、文笔二途，而皆未合中道。其言曰：

世之目匠笔者，以其为法所碍，其目文笔者，则又为无碍所碍；此中关捩子，原须一一透过，然后青山白云，得大自在。（《读画录》卷三《张尔唯传》）

匠笔为法所囿，文笔又以法不大具足为其所累。明季画人对此二者间之轩轾，持论各有不同，而其轻“匠”重“文”，则所见一致，因画人多为文士故也。

石涛于康熙甲戌（三十三年，1694）秋为鸣六写枯树册题记云：

此道从入者，不是家珍，而以名震一时，得不难哉！高古之如白秃、青溪、道山诸君辈，清逸之如梅壑、渐江二老；干瘦之如垢道人；淋漓奇古之如南昌八大山人；豪放之如梅瞿山、雪坪子，皆一代之解人也。吾独不解此意，挟其空空洞洞、木木默默之如此，问讯鸣六先生，予之评订，其旨若斯，具眼者得不绝倒乎？

此册现藏美国洛杉矶（Los Angeles）。[①] 石涛品题之同时画家，白秃指石

① 图见 *The Painting of Tao-chi*，108 页，安那堡印。

溪，青溪为程正揆，道山即陈舒[1]，风格属于高古；查士标（梅壑）、浙江，妙在清逸；程邃（垢道人）长于干笔，八大特色在淋漓奇古；梅清（瞿山）、梅庚（雪坪子），则以豪放见长。石涛所标揭者，仅此数子，可以代表其一种看法。石涛此文，作于康熙三十三年，与龚贤之为周栎园（亮工）题记作于康熙十年，盖迟二十载，应属后期之论，此时已不复较量画士与士画之分别矣。

二、文人与画家相兼之类型

（一）散文家兼画家

侯方域　四公子之一，以散文著名，为陈贞慧之婿，寓居宜兴。集中撰《倪云林十万图记》，即贞慧藏品。论“云林画多得之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此独峰峦浑厚，势伏雄强，其皴擦、勾斫、分披、纠合之法，无一不备，神至之笔”。可谓知言！画颇罕见。《画家人名辞典》不见其名。杨钟义曾睹其画，于所著《雪桥诗话》称藏有朝宗画山水，朝宗题句云：“江柳依依江草齐，乱山无语送斜晖。幽人夜把孤篷去，满载一船春色归。”（《晚晴簃诗汇》一九五“弘智”条）

王思任　季重好为古文词。粤人何吾驺之《元气堂诗集》卷前即有王思任序。或称其写山水林屋，皴染滃郁，超然笔墨之外。其评天台山云：“恍惚幽玄，不记何代；片时坐对，人化为碧。”观此数语，季重之画不远矣（《无声诗史》语）。可见其对山水体会之深。季重画，至乐楼藏一轴，胎息子久，烂漫可喜。

（二）诗人兼画家

钟惺　伯敬与谭友夏并以诗鸣，其画论者谓“得之于诗，从荒寒一境入，故神趣冷逸，无一毫喧热气”（《桐阴论画》）。

金陵八家之叶荣木（欣），评者谓其画近竟陵之诗：“竟陵之诗淡远又淡远，淡远以至于无。荣木画似之。每见其所作，断草荒烟，孤城古渡，令人动秦月汉关之思。”此以诗喻画，尤觉新颖可喜。

程嘉燧　孟阳诗有《松圆》、《浪淘》等集，钱牧斋誉其照见古人心髓，

[1] 见《读画录》，舒自松江移居金陵。

于汗青漫漶、丹粉凋残之后；合辙古人，后生一开心眼，谥之曰松圆诗老（《列朝诗集》丁集下，576 页）。朱彝尊则讥其格调卑、才气弱。渔洋谓孟阳七律，于明末为一派；举其警句如“梦里楚江昏似墨，画中湖雨白于丝”。“回峰冻雨皆成雪，出雾危峦半是云。”均可入画。孟阳画入逸品，深静枯淡，意趣闲逸，如其诗之娟秀绝尘，不以气势取胜。惟挹之令人扫除町畦，不得以卑弱为病。[①]

（三）曲家兼画家

祁豸佳　止祥最工戏曲，周亮工称其“常自为新剧，按红牙，教诸童子；或自度曲，或令度曲，自倚洞箫和之，借以抒其愤郁。尝于维扬舟中为作山水花卉四十叶”。张岱谓其“有书画癖，有蹴踘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又称其“精音律，咬钉嚼铁，一字百磨，口口亲授”（《陶庵梦忆》卷四祁止祥癖条）。祁氏一家富藏书，复尽购徐迎庆家藏词曲书，故于曲艺特精（参《远山堂曲品剧品校录》）。止祥山水傲石田，气势淋漓，笔力挺拔，有一种不可羁勒之概。或讥其欠静趣，岂为曲家叫嚣之习所累耶？

（四）画家兼为诗人

程邃　穆倩尚气节，钱牧斋赠序，称其“萧森老苍，眉宇深古，处乱不易方”，以异人目之（《有学集》二十二）。诗不多见，或谓其学杜，五律警句如：“黄河冰腹厚，白草马蹄新。”（《清诗汇》十六《过万年少隰西草堂》）一唱三叹。黄宾虹云：“今观其画，沉郁荒凉，涩老生辣之味，俱从身世感慨中出，在在非可磨灭。”洵为知言。余谓穆倩精篆刻[②]，画复苍劲古朴，富金石味。多收藏。朱彝尊记浙江僧藏题吴道子绘之“光武帝燎衣图”，后即归之穆倩云（《曝书亭集》五四）。

胡宗仁　钱牧斋称其“有诗二千余首，钟伯敬为论定，见其手稿，每自夸其‘寒星彻夜疏，明月为我至’，以为神来之句，亦可见其清意”（《列朝诗集》丁集上，467 页）。钟惺《隐秀轩集》谓其有王、孟之致，幽淡萧远，多人外之趣。《读画录》摘其佳句“渚云乍去犹拖水，山月初生不过林”。皆诗

---

① 渔洋《精华录》五云：“偶得松圆老人画，爱其风格不减云林，因用云林自题：‘萧萧风雨麦秋寒’一首韵题之。”孟阳画构图学倪者甚多，宜渔洋之倾倒也。孟阳于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卒于新安，年七十九，虽不得目为遗民，然以诗人而为画家，如孟阳者，不数数觏。

② 安徽图书馆藏有其《古蜗篆居印述》，道光四年钤印四册。

中画也，惜其集无力板行。

恽格　南田一代畸人，诗画俱臻妙境，录其题杨柳一绝："数点昏烟月一潭，绿阴桑火过春蚕；从今移入图中看，不必攀条忆汉南。"情韵不匮，诗如其画。故钱饮光（澄之）言："南田题画云：笔端点点，俱通元气，可谓良工心苦。""故知南田画者，当与读南田之诗。"明季画人，几无不能诗者，求如南田之工者鲜矣。

吴历　渔山诗集曰《墨井集》。尝学诗于钱谦益，钱序其《桃溪诗稿》称："渔山不独善画，其于诗尤工，思清格老，命笔造微，盖亦以其画为之。"（《有学集》四八）其句云："江边春去诗情在，塞外鸿飞雪意寒。"以寄其冥漠之思，亦颇有画意。

姜实节　鹤涧画模云林，笔意超隽。张云章《朴庵集》称"其所居曰艺圃，清流演漾，古木丛茂。……求其画者，必得其题句以为重。虽不识者，见其画与诗，意其遗世独立，不让古之遗民焉"。石涛为其弟子洪正治写兰册，实节于甲申夏（康熙四十三年，1704）亦为之题句。

（五）书家兼为画家

邢侗　邢氏（子愿）筑来禽馆于古犁丘，刻《来禽馆帖》。晚岁书名益重，喜作荆草拳石，古秀烟润（《图书宝鉴续纂》），独具一格，以书入画，自有苍莽逸趣。《神州大观》五收其辛亥（万历三十九年）作蒲石一幅。

倪元璐　倪氏（鸿宝）行书，从章草取态，或称其"如番锦离奇，另一机轴，间写文石，以水墨生晕，苍润古雅，颇具别致，文心之余绪也"（《无声诗史》）。陶元藻谓"鸿宝画幅，山皆峻嶒兀奡，林木则苍莽郁葱，皴法喜用大小劈斧，不屑描头画角，取媚于人"（《越画见闻》）。所作松石，气宇轩昂，以雄心高浑，见其魄力，但多图露圭角，习用方笔，画法与字法，正出一辙。

黄道周　"石斋善画，人初不知也。临难前作水墨大画二幅，长松怪石，极磊落。"（《五石瓠》）书法运笔多转折，每得大处落墨。其诗句自云"阅物不至细"是也。山水如《雁宕》等幅，构图奇特。大泼墨山水，尤觉淋漓尽致。今观其画亦如其书，泄天地之奇观，虽工力非深，亦足令人惊叹。

明季文人，多兼擅诗文书画词曲，惟致力有浅深，故造诣亦异。本文称之为诗人兼画家者，以其主要成就在诗，而画仅为副业而已；称之为画家兼诗人者，以其成就在画且复工诗，余可类推。

三、诗格与画风之对应关系

明季画人，几乎无不能诗，而真诗人之工画者，更难指数。诗写情性，由于性分有殊，因习乖异，故诗之为状，亦复各具面目。性由天定，习因人力；人之才气，本乎情性，至于学习则出乎陶染。风力有刚柔之分，体式由研习而得。括而论之，不外先天之性，与后天之习二者而已。诗格之形成如此，画风亦何独不然？故画格之表现，与其诗格之风范，每每有相应之处；无他，由于性分、嗜好倾向之相同故耳。

此时之画家，不能一一论述，兹就至乐楼藏品中之画家，大约区为三大类论之：

（一）为才人之画：作画不专，而才气横溢，偶有著笔，爽气逼人；或构图奇特，毫无轻媚习气，如杨龙友、张大风、黄向坚、傅山、查继佐之俦是也。

（二）为能手之画：术有专攻，工力深至。虽体貌各殊，而为真正画家之画，陈洪绶、蓝瑛、萧云从、顾符稹、文点之俦是也。

（三）为缁流之画：禅机所触，不求甚似，发乎性灵，以成自家鼻孔。无可。担当、髡残、渐江、石涛、八大之伦是也。

由于学有浅深，习复相异，丘壑殊观，笔墨异彩，综其画格，可有八体：

一曰繁缛：峰岭纵横，解衣磅礴，吴彬、龚贤是也。

二曰疏简：萧寥数笔，断绝尘襟，程嘉燧、八大是也。

三曰干渴：干皴渴擦，神理自足，程邃、戴本孝是也。

四曰湿润：风雨不来，青障犹湿，查士标、笪重光是也。

五曰秾丽：工致精绝，六法全备，蓝瑛、王鉴是也。

六曰闲淡：扫除蹊径，独出幽异，邵僧弥、沈颢是也。

七曰圆劲：行草中锋，别有真趣，邹之麟、程正揆是也。

八曰险侧：不立队伍，无坚不摧，黄道周、倪元璐是也。

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分八体（《体性》篇），兹略仿其意，非谓画风止尽于此八种，亦非谓每一画人仅各独具一体，兹但从大略言之。明季画人之成就，石涛花样，最为繁出，其他多各握其一端（extreme），而发挥尽致，大都不喜中庸之道，而危侧趣诡，故能标新格。

试观各家之诗，正可因画风而窥其体性，沿根讨叶，求其会通。李流芳

之画，“略加点染，灵旷欲绝”（《庚子消夏记》）。而诗亦“信笔输写，天真烂然”（《列朝诗集》）。钟惺诗幽深孤峭，画亦如之。李日华小诗跌宕风流，画亦仗诗以发其妙，钱牧斋谓其“诗以画寿，非以画掩”。二者相得而益彰。徐枋画用笔整饬，诗亦仿佛，绝无恣肆。渐江画极枯瘦，寒石生罅，诗偈亦如香雪，沁人肺肝。傅山诗字，脱尽羁缚，不可响迩，其画亦如狂士。八大诗如谜语，画亦时寓寄托，有同谐谑。故知画人之诗，与其画正沆瀣一气，各由天资，摹体成性。诗与画互为表里，举一可以反三，不遑缕举。

四、诗意图举例

此时期之画人，均喜写“诗意图”，盖上承宋明人传统。[①] 间以古人诗句入画，试举数例如次：

（一）戴本孝：《杜诗山水册》

凡十二篇，引首吴云题“秦山吴水”。用杜诗《白盐崖》、《再过吴氏》、《夜宴左庄》、《东柯谷》、《瞿唐崖》、《麦积山寺》、《仇池》、《东屯》等为题材，每诗后附有跋语，自云：“近于六法，惟绠汲于陶、杜句中，每为真鉴首肯。”时在庚午（康熙二十九年，1690），鹰阿年七十，盖晚年之作。吴云题记云：“其诗中之画，画中之诗，合而为一。”“此不是诗，不是画，即其人耳。”陆氏《续穰梨》十一著录。

（二）傅山：《李商隐诗意轴》

题李商隐《晚晴诗》。字有小异。首句“夹城”作“村城”，第五句“并添”作“并临”，取“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两句意，绫本水墨，《续穰梨》十一著录。

（三）邵弥：《唐人诗意册》

共十页，设色，题王维：“空山不见人，但耸（闻）人语响。”柳宗元：“黄叶复溪桥，荒村惟古木。”孟浩然：“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等句。自跋云：“为暑所苦，松月生凉之境，令人梦想，故复写此，不厌其重出。”《穰梨》二十九著录。

（四）高简：《陶潜诗意册》

至乐楼藏绢本八开，写陶公诗小册，如《读山海经》句，简淡可爱。

---

① 元王恽《秋涧集》卷七三有赵大年画摩诘诗意，式古堂著录有《摩诘句图》、《明人诗意图册》。

（五）叶欣：《百陶诗》

叶为金陵八大家之一，尝为周亮工摘陶句作小景百幅，周为作百陶舫藏之，事见《读画录》。

（六）查士标：《书画合璧册》

八对幅，题曰“士标画邵村先生诗意”写方亨咸诗句。《故宫书画录》卷六著录。

所谓“诗意”不特写前人佳句，亦写时人诗句。明末清初，此风甚盛，如至乐楼藏石涛写《黄砚旅诗册》，其尤著者也。

五、投赠、题咏诗什与画史资料

各家文集及总集中，作者与画家交往投赠题咏之什，不少为画史重要资料，涉览所及，略述其概：

丁云鹏　吴江俞安期有《丁南羽画维摩说法图长句》云：“更兼秘本久不传，丁生创出遥齐肩；神手疑悬造化力，慧眼应破天人权。”[①] 詹景凤有《丁南羽画山水歌》云：“丁生傲兀思离奇，登楼十日众不知。科头独坐青松石，坦腹空山白日迟。兴来大嗷忽高踞，援笔熻赫生风雨，千里移来屋壁看，江山杳霭知何处？”[②] 詹氏工书画，具眼睥睨一世，独推丁生，自非同于寻常之阿好。

魏学濂　子一论画，屡为方以智所称引。黄宗羲撰《子一魏先生墓志铭》云：“加之旁通艺事，章草之书、倪黄之画、阳冰之篆，孤姿绝状，触毫而出，无非诗书之所融结，学侣挹其精微，词宗称其妙绝，一时盛名无出其右。”惜其早世，未获大成，亦明季画人之具风骨者。

黄道周　漳浦于狱中写《孝经》百卷，夫人蔡氏写《心经》百卷配之。蔡夫人亦工画，全祖望记仁和小山堂赵氏有叶子一册，末题曰：“石道人命蔡氏石润写杂花凡十种，时崇祯丙子（九年，1636）”，钤以“玉卿私印”，夫人之字也，“石耕”则石斋先生之章也。全氏记此画卷并录其词，载《鲒埼亭诗集》卷二，为明季画史，增一故实。

杨龙友　钱牧斋《有学集》卷五有《为（赵）友沂题杨龙友画册》，邢昉

---

① 《明诗纪事》庚签卷二五，《万有文库》本，2554页。

② 《明诗纪事》庚签卷七下，2243页。

《石臼集》有《观杨龙友画山水册子董宗伯书跋作歌》，及《题杨曰补所藏杨龙友画云山图》二长古，可为研究杨画之助。龙友自题画云："胸中自写块垒气，笔底何妨斧凿斑。生卷老云皴白石，不将媚骨点青山。"① 真能自道其甘苦者。

陈洪绶　老莲画"水浒叶子"，流行于代。彭孙贻《茗斋集》有七古题其"水浒叶子"云："吴后千年有陈子，更开生面尤绝伦。观其下手万象变，神鬼触案窥纤新。离奇衣纹古面貌，愈拙愈秀无前人。"② 可供参证。

恽格　太仓沈受弘有《赠毗陵恽正叔一百韵》③ 记恽早岁经历，有关隆武史事，极为重要。

顾符稹　王士禛有昭阳顾符稹《画栈道图画歌》云："顾生画学李思训，尤工栈道兼骡纲。丹青金碧妙铢黍，近形远势穷毫芒。"④ 可见顾氏画以金碧工细见长。《画家辞典》误其名，稹字作祯，宜据正。

萧尺木　桐城方授（子留）赠萧尺木一律云："眼枯未忍望钟陵，早见钟山梅下僧。四海有情空入画，千秋何事欲传灯。敢当倒屣怜贫病，聊与科头数废兴。我梦不离灵谷树，欲随君住白云层。"⑤ 子留明亡后逃之四明山，悒郁而死，年才二十七，与尺木同抱沧桑之痛。王渔洋有《萧尺木楚词图画歌长古》句云："萧梁王孙笔傀儡，攀挐顾陆提僧繇。丹黰粉黕写此本，墨花怒卷湘江潮。"（《精华录》卷一）可作萧氏"离骚图"解题读也。

程邃　恽南田有《醉歌吟赠黄海程穆倩》，自注称程君为（杨）机部，黄石斋门下士。曹溶与程遇于维扬，作长歌以赠。富平李因笃有《高歌行寄程穆倩》，句云："君有长歌二千字，两京板荡须臾事。"⑥ 诗中颇有关晚明史事。

渐江　汤燕生（岩夫）诗皆唐音，篆书古淡入妙，《访渐江大师朔园》一律，有"药栏秋兴闲今古，留客听泉蔓草坡"之句⑦。知渐江所居，有朔园一处。燕生又题渐江丁酉写岑嘉州逸句，赞云："偶然落笔，标格奇至。梧树挺森，峰岩峭邃。中有高斋，亢爽孤寄。"谓此画仿佛有清閟阁、困学斋遗意。图见《神州大观》第三册。

---

① 《明诗纪事》辛签卷六上，2776 页。

② 《明诗纪事》辛签卷十二，2905 页。

③ 《清诗纪事》卷三，405 页。

④ 《精华录》卷二，20 页。

⑤ 《明诗纪事》辛签卷十六，3012 页。

⑥ 《清诗汇》四一，10 页。

⑦ 《明诗纪事》辛签卷三一，3338 页。

沈颢　朗倩画以小幅为佳。钱牧斋有题石天《石厓秋柳小景》云："刻露巉岩山骨愁，两株风柳曳残秋；分明一段荒寒景，今日钟山古石头。"[1] 王渔洋有和作，其为文士所重如此。

戴本孝　务旃游华山，渔洋赠诗云："扪虱雄谈事等闲，余情盘薄写孱颜；洛阳货畚无人识，五月骑驴入华山。"[2] 粤程周量《海日堂集》有《送戴务旃游西岳》五古四首，又《送本孝之兰州》云："去年送君华山去，一杖冥冥入烟雾。自写真图箧底归，今来又指兰州路。叹君马首何太频，天都白石情相亲。即今大雪满天地，犹作骑驴行路人。"秦陇之行，亦画苑之佳话。

大汕　其《离六堂集》，世颇罕觏。集中有《乞高望公画诗》七绝，自题画之作甚多，又题王石谷、高淡游画（镜）、题白水（镜）、石溪、高谡园画册、龚半千画册，均有裨画史。

浏览所及，偶举一二以示例，其他资料，有待同好之钩索研讨耳。

六、结语

明季文人，不作匠笔，贵为士画，而耻为画士，大都以山水为园林，以翰墨为娱戏，以文章为心腑，而以画幅为酬酢。信手拈来，朋友之间，以艺互相感召，题句者盖以诗答画，赠画者实以画代诗。得其人之画与诗，可慰相思之饥渴。王士禛记画家宋珏一绝句云："来时梅瘦未成花，别后垂杨金作芽；他日相思如见画，板桥西望是吾家。"见画如见人，画之为用，驾乎友情之上。故画之至佳者，往往为赠与至交之作。如至交而兼为画人者，则其画必更佳，而其意义为更深，以其为真正知音故也。[3] "音实难知，知更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文心雕龙》语）明人作画题诗，非以沽利钓名，但求知音之赏，此张怡所云"乃能于中得解"、"于此道大有神会"者（周亮工《读画录》序），正谓此耳。

① 《有学集》卷一，19页。

② 《精华录》，79页。

③ 程邃为查士标作画题云："我梅壑乃画中之得禅者也，想必有以教我。"非相知之深，孰肯为此言乎？

方以智之画论

桐城方以智密之（1611—1671），为僧后，几无常名，以“无可”一号为最著。早岁以文学名。陈子龙《集》称其“移居金陵，有诗数百篇，名曰《流寓草》，皆忧愀感慨之作”。若其拟《骚》之文，时人更乐称道之。贵池刘城（伯宗）《峄桐文集》特为其“九将”题辞；复有踵武之者，王船山之作《九昭》是也。龚鼎孳《怀密之》二律有云：“掉臂天风万里游，奇怀跌宕俯沧洲。单衣短剑仇人赠，大壑雄峰倦眼收。”（《定山堂诗集》）密之嵚奇磊落之胸怀，于兹可见。朱彝尊《明诗综》卷六九选其诗二十首。又于《静志居诗话》一九录其《哀哉行》。称其“纷论五经，融会百氏，插三万轴于架上，罗四七宿于胸中，早推许郭之人伦，晚结宗雷之净社。卓然名家”。推许备至。密之《述怀》二百韵五言排律，施闰章叹为奇观，如读《三都赋》（《蠖斋诗话》）。惜《明诗综》及《明诗纪事》俱未载录。

密之著述等身，尤以《通雅》五十二卷著闻于世，论者或比之百科全书派之大学者。半世纪以来，密之之学术，攻治者日众。自《东西均》一书发见，更进而推究其哲学思想。其披薙后之生涯，向极隐晦。陈援庵既论《小腆纪传》记其事，偎公（指偈亭净挺）为觉浪之误，复考定其卒年。[1] 略著其行谊于《清初僧诤记》。余英时教授更详稽其晚节，搜剔抉发，几无遗蕴矣。密之事迹，见于前人所论次者，若《明文海》有愚者大师《傅》，朝鲜人作

① 《释氏疑年录》，43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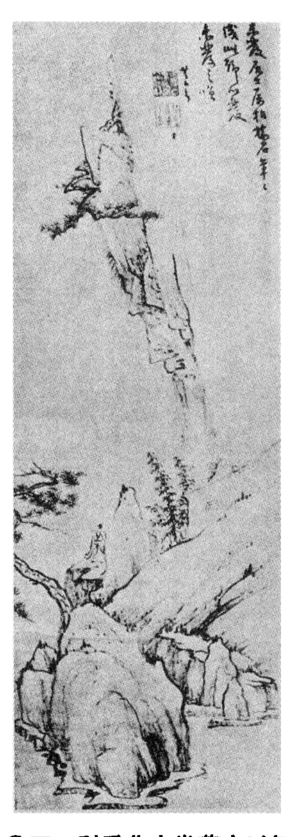
《皇明遗民录》（卷一），《清史稿》列于遗逸，李瑶《南疆绎史摭遗》厕之方外（卷一八《无可传》），《小腆纪传》取与熊开元（法名蘗庵）、林增志（称让庵和尚）并列（卷二四），盖皆晚节遁入缁流者。所记大都片鳞只爪，不若余书考证之详核。

抑密之本以画名。周亮工《读画录》云："无可大师幼禀异慧，生名门，少年举进士。自诗文词曲声歌书画双钩填白五木六博，以及吹箫挝鼓俳优平话之伎，无不极其精妙。三十岁前备极繁华，甲申后薙发受具，耽嗜枯寂。粗衣粝食，惟意兴所适，或诗或画，偶一为之。多作禅语，自喻而已。"其在画史上之地位，久有定评，画籍如姜绍书《无声诗史》、冯金伯《国朝画识》、秦祖永《桐阴论画》均为立传。[①] 日本大村西崖《支那绘画史》云："明末清初之交，又有周之冕、恽向、道济、方大猷、方以智……笪重光等，各以一家成南宗之山水。"（张一钧译本）陈师曾于所著《中国绘画史》袭其说，亦有相同之论调，厕密之于南宗画家之列。

密之画迹，流传不多。向于利荣森先生北山堂见一帧，疏简韶秀。上题识云："未发居士属拈树石，草草成此，聊以发未发之笑。无可书。"（图一〇五）何耀光先生至乐楼藏立轴，题记云："截断红尘石万寻，冲开碧落松千尺。特地为中峰拈出。拈个什么？可惜可惜！无可道人。"（图一〇六）此类即周栎园所谓"禅语"者。是图有康熙壬午（四十一年）族孙方苞题识，谓"此幅乃为摄山中峰张白云先生作者也"。盖为张怡所作。郑德坤先生《木扉藏画》有册页八，已载入 *Painting as a Recreation in China*。其一题"山中无事，偶随秃笔，不知其仿何家也。因寄我尔宁道兄，药地愚者智"（图一〇七、一〇八）。法国 J. P. Dubose 先生藏轴，上题："戏拟天游生笔法，无可道人。"则效陆广（图一〇九），可见密之作画，取途之多，不拘一格。Osvald Siren: *Chinese Painting*, Vol. VI, pl. 368 收密之一帧，题曰"皖桐方以智"，不署无可，似是未入空门前之作品。高居翰（James Cahill）先生 Ching Yuan Chai Collection 藏一帧，以金粟藏经纸，写大痴笔法。上题"壬午夏为求玉兄写，方以智"（图一一〇）。壬午为天启十五年，时密之年三十二岁，盖早年作品。

密之复有画论，见于《浮山文集》前编卷七《岭外稿》上，有画跋若干。《浮山文集》海外惟"中研院"史语所有一晒蓝本，他处不易见到。又《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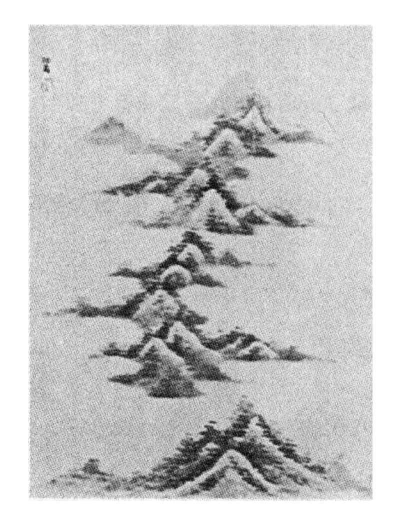
① 备录于《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



图一〇五　利氏北山堂藏方以智山水



图一〇六　何氏至乐楼藏《截断红尘图》



图一〇七　郑德坤先生木扉藏方以智山水



图一〇八　郑德坤先生木扉藏方以智山水



图一〇九 法国 J. P. Dubose 藏方以智山水



图一一〇 Prof. James Cahill 静园斋藏方以智山水

雅》卷三二《器用》内，收有《画概》一篇，向未为人注意，值得介绍。兹将数篇录出，略为考证，以供治画史者之参考。

一、画概

畫、画、畵，一也。[1]《畵麈》谓世知封膜作畵，不知自舜妹嫘始，智谓

① 沈读画为坏，今读为话。画读为或，皆一音之转。画象四界，加笔为畵。

自虙羲画卦始矣。始于象形，妙于写意。人物山水，翎毛花卉，其概也。南齐谢赫（赫）曰："畫有六法：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唯陆探微、卫协备之。而唐马朗言：晋明帝师王廙，卫协师曹不兴[1]。张彦远论顾恺之，紧劲超忽，意存笔先。陆探微精利润媚，皆用一笔书法。张僧繇点曳斫拂，依笔陈图。吴道玄搜笔法于张旭。则知书画用笔同矣。不滞于手，不凝于心。疏、密二体，皆合造化。怪石崩滩，始于道子，成于李思训。树坡之状，妙于韦偃，成于张通。而后论遂分南北二宗。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流为宋之赵干、赵伯驹、骕，以至马远、夏珪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传为张璪、荆浩、关仝、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元四大家（黄公望、吴仲圭、王卜蒙、赵子昂；今称倪瓒，而姑置赵承旨）。茅一相曰："人物牛马，近不及古，山水花石，古不及近。"莫是龙曰："有轮廓而无皴法，谓之无笔；皴而无轻重向背明晦，谓之无墨。"赵大年平远，绝似王右丞，此派传之云林。米虎儿谓多见王维，刻画不足学也，惟以云山为墨戏。张伯雨题倪迂画云："无画史纵横气。"迂自题云："此真得荆、关意，非王蒙辈所能梦见也。"初宗董源，晚年自变，渐老渐熟，不从北苑筑基，岂易至哉！纵横习气，即黄子久未断，幽淡天真，则胸次自别也。若集大成，未可一往。层峦叠嶂，如歌行长篇；远山疏麓，如五七言绝。北苑派在云间，孟頫派在金阊，彼此门户，遂至相非。士夫天分文秀，正苦法力不足；画家熟于匠法，所乏远韵丰神。自非上根，几能神悟！野狐藏丑，匿附南宗，以不学夸绝学，又可许乎？魏子一曰：画法，干与埃耳。古人读万卷行万里，乃有此奇俊拔俗之胸。山林溪石，云气变宕，日在天地间，吾自师之。而遍征诸家，法与之俱化矣。唐人云：漫漫汗汗一笔耕，一草一木棲神灵。画中有物，物中有声。大痴以画为乐，意到笔随，拈花击竹，又是一论。邓椿曰："其为人也不文，虽有晓画者寡矣。"山谷曰："丘壑须胸次有之，笔墨那可得也。"

此文据日本立教馆校镌本《通雅》[2] 钞出，《通雅》自序题"辛巳夏日皖桐方以智密之"，与 Siren 藏画之题"皖桐方以智"相合。辛巳即崇祯十四年，《通雅》乃于康熙时由姚文燮整理刊行[3]，姚氏亦为画家，余尝见其山水扇面于士林"故宫博物院"。此《画概》一文曾经其寓目录正。《画概》文中要点，

① 智按张勃《吴录》有曹丕兴画，盖不丕古通。

② 新加坡大学图书馆藏西庄文库旧物。

③ 详卷端康熙丙午姚《序》。

可列举如下：

(1) 从字义上论“畫”（动词）、“画”（界画）、“畵”（图画），三者为一源，而定图画之“畫”字应作“畵”，为由画字加聿为“畵”。

(2) 论书画用笔相同。

(3) 论画中疏密二体，后来衍为南北二宗。

(4) 论集大成者未可一往，宜兼众长。

(5) 以诗喻画，谓层峦叠嶂，如歌行长篇；远山疏麓，如五七言绝。

(6) 论北苑派在云间，盂頫派在金阊，各负门户之见。

以上若干见解，在明季画论中应有其独特重要性，不亚于董（其昌）、莫（是龙）之说，尚有待于抉发耳。

以下为《岭外稿》诸题跋。

二、为朱子暇太守画

高房山以王容溪《如梦令》绘之为图，而倪云林亦用其意赠王仲冕。今坐三萍，偶梦得之。聊倩云山，以答青松红叶之笔。隆武改元春。宓山方以智。

按文中三萍乃密之自造之船名。瞿式耜《忠宣集》有诗题云：“密之新制小舟自题《三萍诗》”，可证。朱子暇即朱治憪字。《肇庆府志》一二《职官》，崇祯朝同知有朱治间者，嘉兴举人。同书二二《事纪》引《通鉴辑览》记顺治三年十一月，桂王奔梧州时，以朱治间为两广总督。按治间乃治憪之误。太仓陈瑚辑《离忧集》，记海外畸人瞿共美（其族兄即瞿式耜），知事不可为，乃与学士方密之以智，总制朱子暇沼晒辈，放浪山水，往来两粤间（《峭帆楼丛书》本）。按此称朱子暇字沼晒，则为“治憪”之讹。《明诗综》卷六六录朱治憪诗三首。《静志居诗话》小传云：“朱治憪字子暇，嘉兴人。天启辛酉举人，选授肇庆通判。”不书其仕桂王时之官职。但云“子暇宣劳戎务，一星卒殒天南。生为进表之刘琨，死作思归之温序”。则其人似抗节以殁。温睿临《南疆逸史》永明王纪年四及徐鼒《小腆纪传》永历上记顺治四年正月戊午肇庆为清李成栋破后，朱治憪弃城走，而不知所在。《小腆纪传》卷五七有朱治

惆传，谓其“选肇庆通判，历同知。丙戌十月，永历帝监国肇庆，治惆与推戴。上奔梧州，擢为两广总督，守肇庆（按《纪传》永历上系于十二月丁酉）。明年正月，王师自广州乘胜兵下，治惆弃城走。终事不可详”。云云。考瞿《忠宣集》卷七、卷八，多与朱子暇、方密之唱酬之作。兹举其诗题如次：

八月廿三日，端州郡伯朱子暇邀同林六长、方密之、徐巢友游七星岩。密之以佳什见投，依韵奉次。

访朱子暇于郡斋，适密之、巢友先在，遂留过午。即事赋赠五古。自注：“飞云楼在郡斋后。”

和朱子暇南薰亭留别韵。自注：“亭在虞山。”

腊月廿五日，雨雪初霁，偕方密之、朱子暇、姚以式同游靖邸梅亭。酒罢，复叨王宴，即席纪事。

（己丑）新正十日，招方密之、朱子暇、毛恭则、吴青闻、朱同生复游虞山。薄暮鲁孺发棹舟携酒，焦瑞亭、吴鉴在继至，泛月而归。密之再用虞山原韵，枉投佳咏，特奉和以博一粲。

瞿氏与朱治惆来往之诗止此，以后不复见。称其为端州郡伯，密之画跋则称为朱子暇太守。盖其时已由同知晋升知府也。[①]

瞿帅新正十日诗，其前一首为《己丑元日和方密之见投原韵》，知此新正为己丑，即永历三年。再前腊月二十五日一首应是永历二年戊子。题云游靖邸及叨王宴，此靖王即靖江王亨歅。《小腆纪传》卷九：“亨歅为靖江王亨嘉兄弟行。永历元年冬十二月，自象州返跸桂林，亨歅偕留守瞿式耜迎于郊。四年冬十一月，桂林破，亨歅弃城走。”与式耜同驻桂林之靖王当是此人。朱治惆、方密之均同游靖王官邸，事在永历二年冬。由瞿《集》知朱治惆自永历元年丁亥正月李成栋破肇庆后，至二年戊子正月，实在桂林，与瞿帅及方密之辈时有文酒之会，此可补徐鼒《纪传》之缺略。治惆诗不沿时习，其《得家报知敝庐已卖》五律句云：“歌哭今无地，琴尊别有邻。庭梅应为我，望绝岭南春。”悱恻动人。《有学集》九有《夏日偕朱子暇憩耦耕堂次子暇访孟阳韵》三首，治惆与钱谦益、程嘉燧亦诗友也。密之为其作画，题隆武改

① 《小腆纪年》卷一三，瞿式耜奉桂王监国肇庆，预其议者有知府朱治惆可证。

元春，按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闰六月二十七日丁未，唐王即位于福州，称号隆武。其春当是翌年丙戌，乃顺治三年，亦即隆武二年，时桂王尚未立，故署唐王隆武年号。（《小腆纪年》一四方以智《传》云："南都马、阮当国，叹曰：是尚可为邪！褫衣散发，卖药五岭间。隆武召之不赴。"）

三、为瞿稼轩题画

石田恒取董、巨、子久以入梅花，成其苍古。此卷独仿云林。皴山磊落，都似矾山，不点一苔，而以墨沙衬其下。回渚层折，枯树离离，又造一郁秀深澹之境。稼轩老伯抚粤，而携此以游，其胸中之潇洒何如耶？范石湖言桂林山峰岑立，为天下最，恨不令石田见之，必更别创一奇。

时与朱子暇、林六长、徐巢友同观。年家子方以智。

四、又"春溪图"

石田欲显春溪，不复设色，夹岸作翘起蒲杨，间以桃树，焦点作花，而春色烂然矣。老手卖弄，以意为之，奇哉！

五、为子暇跋小米"云山"

米元晖"湖山烟雨图"。有庐山黄石翁，是其妹夫李坦，以澄心纸属之者。林树远近，淡、积、焦、破，静对当自识也。往见巩鸿图得"楚山清晓"，有朱子、洪适、尤袤、钱端礼诸人题识，正自难知。侍郎自题。夜雨霁后，晓烟初泮，此更得之，今日觌面，何可容易！

六、为徐巢友画

太白祠前诗，一醉古人去。在此久闻之，七星岩乃遇。且作百仞峰，笔干起云雾。三面石临江，破庙欹松树。请君放开两蛾眉。可是采石当年句。巢友曰：住。

徐巢友名颖，浙江海盐人，魏宪编《诗持》二集卷一顾与治诗，《喜黄若木、杨龙友、徐巢友过饮竟日》五古一首。[1] 谓“徐子五岳身，烟云迟高翔”。巢友原字渭友，尝为僧。自楚归，入茅山复为道士。读澈《南来堂诗集》有《题松风瀑响图送徐巢友十岳游》，又有《次答徐渭友诗》。《列朝诗集》收其诗三首。《小传》称其出游江南、燕、雒间，好谈兵，后入闽、粤，不知所终。今从《浮山集》，知巢友于永历初在桂林，与方密之同为瞿帅之座上客。巢友警句为人传诵者，若“流水在门行处冷，斜阳衔树望来空”[2]。真不食人间烟火语也。巢友于崇祯间曾为郑元勋影园咏黄牡丹诗，见郑氏刊《瑶华集》。释道源有《题徐巢友玄洲诗》云：“闻之上古人，都不记寒暑。来者问以事，笑指花开处。”[3]

按密之此数首不系年月，惟下一跋题戊子冬，可推知当是隆武二年丙戌以后至永历二年戊子冬以前所作。为瞿稼轩题画，末云时与朱子暇、林六长、徐巢友同观，证以瞿《集》诗题《八月廿三日端州郡伯朱子暇邀同林六长、方密之、徐巢友游七星岩》，当为同时之事（或在戊子秋）。瞿式耜向以藏沈石田画著闻于时。在常熟时，筑室虞山之下曰东皋，极游观之胜。吴伟业《梅村诗话》称其“酷嗜石田翁画，购得数百卷，为耕石轩藏之”。及在桂林殉节，梅村挽诗有“归来耕石堂前梦，书画平生结聚劳”之句。钱牧斋《有学集》四哭稼轩句“丹青搜白石，林履撰松圆”。自注“君好藏白石翁画”。密之为稼轩题跋谓其“抚粤携此以游”，是耕石轩藏画，当日曾部分随身挈带至桂。密之所见石田作品，除仿云林者外，又有《春溪图》，皆瞿家藏物。石田一生作画甚夥，即瞿氏所得已有数百卷之数。此事近人言石田佚闻者罕能道及，故为表出之。

密之又为朱子暇跋小米《云山图》。此帧有宋代朱、洪、尤、钱等人题识，似即上海博物馆所藏之《潇湘白云图》。密之谓尝见于巩鸿图处。巩名永固，河北宛平人。官驸马都尉。甲申城陷，全家缢死。查伊璜《国寿录》卷一有传。

---

① 亦见《金陵丛书》本《顾与治诗集》卷一。

② 见《炙砚琐谈》。

③ 见《明诗综》卷九二。

七、为鉴在直指画

别（吴）鉴在后，历沅州天雷苗、贵州赤溪土司、武冈罗公洞口、大埠猺而至此，叙变诗后意不能已，因写《重叠关山》以赠故人。直指掩门时，正堪壁上相对。戊子冬表兄方以智。

八、虞山一游已作小序

瞿年伯更欲图之。桂林山皆笏立，不沾寸土。山谷曰："李成不生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愚强为之，略皴松顶石台，其奇突插列者，悉以远山染成，亦别一观也。以智稿上。

九、临黄鹤"林泉读书图"书其后

东日堂观叔明所作"林泉读书图"，自题曰："虎斗龙争万事休，五湖明月一扁舟。绿蓑衣上雪飕飕，雪月光中垂钓钩。钓得鲈鱼春酒熟，一缕青烟燃楚竹。蓬窗晓对洞庭山，七十二峰青似玉。"又题曰："《邵氏闻见录》：宋南渡后，汴京故老于废圃中饮，歌太白《秦楼月》一阕，坐中皆悲感，莫能仰视。"良由此词乃北方怀古，故遗老易垂泣也。余亦尝填《忆秦娥》一阕，以道南方怀古之意。"花如雪，东风夜扫苏堤月。苏堤月，香销南国，几回圆缺。钱塘江上潮声歇。江边杨柳谁攀折？谁攀折？西陵渡口，古今离别。"繇前观之，太受用哉！繇后观之，真悲感矣！嗟乎！生死夙定，功名读书，而享林泉，人生之至乐也！离别不无，且看今日，在碧簪林立之处，为鉴在临此，亦非容易也。它日傍官军还故乡，扁舟自繇，丹青在此手矣。因抄其语，遂成长卷。戊子冬宓山愚道人识。

以上有二跋皆题永历二年冬作。鉴在为以智表弟。《明诗综》卷七〇云：吴德操字鉴在，桐城人。由诸生仕至大理寺丞。有《北征草》、《过江集》。朱彝尊录其《秋兴》七律一首。瞿《忠宣集》卷八有《短歌赠吴鉴在》，不录。此密之为其作《重叠关山图》，又为临王蒙《林泉读书图》。吴升《大观录》

卷一七著录王侯《林泉读书图》，前有“林泉读书”四字篆书。古诗尚多“仙娃酒酣娇睡足，雕胡炊饭斫驴羹”二句，又“调古世寡和”五古一首，俱为密之跋中所缺。《忆秦娥》词亦略有出人。《大观录》夺去“谁攀折”三字，可以据补。王蒙又有《花蹊侧》一阕，则为密之跋中所删者。

虞山之游，据瞿《集》己丑新正十日招方密之、朱子暇等复游虞山，此题所作“虞山图”当在戊子间，必是初游时所绘。自言其奇突插列者，悉以远山染成，惜密之桂林诸图，世罕流传。

为鉴在作图云历沅州天雷苗、贵州赤溪土司，武冈罗公洞口、大埠徭而至此（按指桂林)。密之逍遥洞诗句：“天地一时小，惟余谷口宽。”自注：在武冈之洞口（《明诗综》六九)。盖此时所作。考桂王监国肇庆，旧臣先后至者，方以智在其列（《小腆纪年》顺治三年十月十四日)。及丁亥正月奔梧州在舟次，户部尚书吴炳、宫詹方以智皆从（《小腆》顺治四年丁亥正月癸卯)。是年二月丙子（初五日)，征前大学士王锡衮入阁，道阻不至，乃以翰林学士方以智为东阁大学士。《小腆纪年》一四以智《传》云：“是时以翰林学士知经筵，命入阁办事，以智知不可为，乃为僧去。”（《南疆逸史》永明王纪事同）按为僧乃在此之后。然密之被命而未就任，故同年二月丙戌（十五日)，以礼部右侍郎吴炳兼东阁大学士。密之《浮山集·岭外稿》有致吴阁老书，屡婉谢入阁之招。自注为吴炳，可见其处境之艰。秋七月，清兵破常德、宝庆，辛卯（二十三日）桂王出奔，吴炳奉命扈世子走城步，为清师所执，送衡州。柄不食，自尽于湘山寺。《顺治实录》卷三五（415页)，顺治四年丁亥十一月丙戌，孔有德等奏报：永历据武冈之役，清兵趋沅州……及贵州黎平府，伪岷王朱埏峻降。先后获伪永历太子朱尔玑。招降四十七员中，有伪内阁吴秉。按吴秉即吴炳之音讹。炳实自尽[①]。嗣修《明史》本传，著其忠节。桂王自靖州如柳州、象州，瞿式耜屡疏请还跸桂林，终于十二月己巳（初三日）至桂，式耜与靖江王亨歅郊迎，自是远人始以桂林为归。是时为丁亥之腊月也。瞿《集》卷八与方密之酬答之作，有《己丑（永历三年，即顺治六年）元日和方密之见投》、《己丑夏六月，吾孙昌文航海而来抵桂林》、《别山张公（张同敞)、密之方公、道隐金公（金堡）赠诗附录》、《庚寅（永历四年）八月方密之相国四十初度，敬赋二律，申促其入朝，以慰圣眷》诸作。可见永历三年至四年八月间，密之屡与瞿公往还，时尚未为僧也。密之于戊

① 王夫之《永历实录》、瞿共美《东明闻见录》则云遁之投诚。

子（永历二年）冬为吴鉴在写《重叠关山》，所历沅州至武冈，盖当日必从桂王播迁，故追忆以成图。

十、为璚（琼）王孙数笔

王孙引我游独秀峰，盘桓颜鲁公洞，出坐花轩临曲池，山百仞插水中，怡然乐之。因求我示笔法。二十年间，郑千里告我以“法”，郑超宗告我曰“熟”，杨龙友告我曰“松”，魏子一告我曰“埃、干”，子视此数笔中具否？子生长此乡，山水太奇崄，石皆斧劈，不可下手，且以黄大痴写之。宓山愚者记。

此篇不记年月，以游独秀峰知在桂林时作。文中自述平生作画心得，多得之师友。郑千里即郑重，安徽歙县人。钱谦益《有学集》四六有《题郑千里画册》云：“丁南羽、郑千里皆与余善，而箧中无一缣片素。今王君藏千里小图百幅，装褫标识卷帖精好。”郑重盖与丁云鹏齐名。郑超宗为郑元勋字，休宁人，侨居扬州，能山水。崇祯十六年进士。王次回《疑雨集》卷四有《郑超宗母七月七夕七旬初度》诗。元勋著《影园诗文集》，所居影园在扬州城南，董其昌为题额。明季胜流过广陵者必造访之。黎遂球曾为影园中黄牡丹题句。[①] 元勋以崇祯十七年殉难（张云章撰《超宗传》）。其画迹现存苏州博物馆藏临沈石田山水纸本，崇祯四年辛未所绘，笔意澹远，董其昌题识，推许备至。[②] 元勋画极罕觏，画论则见密之所引，尤为难得。其画说又见于《药地炮庄·齐物论》下引：“超宗曰：画与法化，笔笔是空。愚曰：看见庄生画风，又来画梦么？”风和梦皆可入画，是非有悟于笔笔是空，乌能办到？李日华《学桃轩杂缀》二论“画中有天地。画中之天，即是空处，空处岂能着力”。此可与郑超宗说互相证发。密之于超宗得一“熟”字，惟熟而后能画与法化，不用着力。杨龙友即杨文骢，龙友于崇祯元年游天台雁荡，裒所得诗文图画，题曰《山水移》。时年才三十三（《黔诗纪略》）。周亮工称其善用墨，初为华亭学博，从董文敏，精画理（《读画录》）。其与董玄宰《论笔墨诗》云：“惜墨不在墨，要知先惜水，苦心不问手，对镜岂谋纸。看君泼墨时，浓

---

① 详《艺林丛录》七，沈意之《影园遗事》。

② 见该馆《藏画集》。

淡皆有理。毫端嘘董、巨，砚池活范、李。滴滴生气飞，尺幅几千里。”可见造诣之深。密之得其“松”字，证以《画禅室随笔》称其所作“台荡”等图，“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结；有元人之风韵，去其佻。”宋人之失在结，龙友能去其结，即能松矣。龙友山水，论者谓其“气格颇似黄大痴”[1]。密之与龙友熟稔。杜濬《变雅堂集》有《夜坐方密之署论诗，有怀杨龙友、范仲暗（文光）、李舒章（雯）》，句云：“黔蜀波澜老，云间体制深。”上句即指龙友，以其为黔人。可见密之与龙友投契已久。魏子一即魏学濂。《明诗综》卷六九：“学濂字子一，嘉善人。崇祯癸未进士，有《后藏密斋诗稿》。”（《明诗综》选二首）卒年才三十七。《通雅·画概》引魏子一语曰：“画法，干与埃耳。古人读万卷行万里，乃有此奇俊拔俗之胸。”此言埃干，说正相符。《明诗综》卷八一：“嘉善魏廷荐有诗题曰：家子一画‘渊明采菊图’见贻戏作。”子一作画，志在复古。其画说详见续记。

十一、不改居默记引

不改居者，余流离南楚西粤所作之行郭也。兵燹之间，所过离落，陋巷穿败，设此郭之。未堪宗茂深苏门之图，聊当扈伯重甒砖之厨而已。既已坚坐不起，苟有饔飧，长日无事，猺獞杂处，构书为难。自北变以来，一字都失，时复记父师之训，半生之一得，岂曰三箧不遗，抑亦元礼瞥观省览之好也。永历己丑涂月，愚道人方以智识于平西山中。

此行障或为画屏，文作于永历三年己丑十二月，时在平乐。翌岁永历四年庚寅（顺治七年）十一月甲寅（初四日），清师克桂林，瞿式耜殉难。《小腆纪传》卷二八式耜《传》云：“其孙昌文走山中，叛将王陈策挟之至梧州。大学士方以智时为僧于大雄寺，言于我镇将马蛟麟曰：瞿阁部精忠，古今无两。其长孙来，汝以德绥之，义声重于天下。”瞿昌文即撰《粤行纪事》者。[2]又同书卷五五《严炜传》：“见时事日非，隐平乐之回仙洞。庚寅冬，王师克桂林，下平乐，迹前大学士方以智、庶吉士钱秉镫于其家，不可得，则缚炜掠之。我大帅马蛟麟谕之降不可……听其以僧终。”炜字伯玉，严讷之孙。

---

[1] 邢昉《石臼集·观杨龙友画山水册子》、《明诗纪事》辛签。

[2] 《纪事》卷二云：“并纪文自家泛海入粤艰难险阻状，为《粤行小纪》，一时张司马同敞、方中堂以智、吴廷尉德操辈赠诗成帙。”按方密之及吴鉴在赠诗均载瞿《忠宣集》中。

《静志居诗话》谓其晚移家隐粤西僮人洞。密之之在平乐不改居，亦与徭僮杂处。《肇庆府志》卷二〇《流寓》引《德庆州志》："李贼入京，以智孤踪，避乱德庆，后为僧，号无可上人。"密之癸巳年作《象环寤记》云："十年转侧苗峒，不敢一日班行。"盖辗转于粤桂山中，为时甚久。其平乐所居，不免为清兵所踪迹，逃禅殆始于是时。《浮山集·岭外稿》录诸画题跋，起隆武改元春，讫己丑涂月，即隆武二年至永历三年，流转西南，兵荒马乱中，犹吟诗作画不稍辍。其逃禅当在庚寅十一月清兵入桂林之后，其当庚寅辛卯之交乎？施闰章称其初为僧于梧州大雄寺。翌年壬辰（顺治九年）春三月，闰章奉使广西，与密之定交于云盖寺，遂同归抵庐山。[①] 自是以后，遂不复至两粤矣。此若干画论均见于《岭外稿》，亦粤中南明时期之重要文献，不特有裨于画史而已。按密之初期为僧之事，瞿昌文《粤行纪事》述之最详，其书卷三云：

> （辛卯春二月）至（隶阳朔兴平徭峒）之翦刀源，已二月十二日矣……是日垂暮，入深山数里，至木皮楼，晤刘司马远生、刘宫詹湘客……两刘君结茅处，所居山最深且险。……时方中堂以智为僧于梧州冰井寺，遗一椷适至，启视之，草书二语曰：方赋野田黄雀行，云中之鸿宜冥冥。三月初二日忽有家人自梧访至，出故交马镇蛟麟札，招文往见。……于是初五日告别二刘君、（王）方谷。初十日，至梧，先叩冰井寺晤行远，行远即方中堂染衣法名也。先是仲叔元镨从梧趋桂，文托秋屋伴行。……溯流沿象棋滩，闻桂林陷，弃舟入昭平仙迴峒。与方公遇。叔急欲赴省，方公及秋屋力止之，不从，竟孤身出山，取道永安，卒为乱兵所害。……既而方公捐妻子，披缁出家，名行远、号无可，同秋屋出见马镇于梧。秋屋旋护方夫人暨其幼子还桐城，而行远留梧，马镇大重之。……五月初二日，辞马公，面领路符，马公赠行资百金，再拜受之。放舟大雄寺别行远而行。……（《知不足斋丛书》本）

此段最堪注意者，为密之初披缁时，法名行远，无可则其号耳。"行远"一名，向所未详，宜为表彰。又密之初为僧，乃在梧州之冰井寺，与梧州马镇蛟麟甚相得，先遣秋屋护其夫人及幼子返桐城。秋屋赵姓名延年，即与瞿昌文同策南行者也。密之与昌文仲叔相值于昭平之仙迴峒，此则其流寓平乐

---

① 见余教授书中施撰《无可大师六十序》及《浮山吟》自注。

地名之可考者，《小腆·严炜传》作回仙洞。

密之在岭南与交好者有金堡，后皈依天然和尚，法号澹归。有集曰《遍行堂集》。亦能倚声，自言“庚寅（永历四年）梧州诏狱中，作词数阕，方密之见而称之，后绝不作。至庚戌复作”。是澹归填词，乃得密之之鼓励。金堡盖与密之同登崇祯十三年进士也。《遍行堂集》卷一六有《题药地大师画册》云：

> 思孝来岭表，喜此重晤。出药地大师画共观之。师得慧解脱，不离笔墨游，献而作佛事，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无有与之匹者。……天下老和尚舌头，与此一幅相去多少？阎立本垂戒后世，王摩诘追溯前身，若倒药地门下，各与三十拄杖。

又《续集》卷九《题药地和尚手迹后》云：

> 新安方君望子曾及药地和尚之门。裒其手迹成一册，首以画，继以论易。请序之书，书即画，画即易，以为不足尽易，何处非易？以为足以尽易，何处是易？只如望子欲见康流，康流已不可得，欲复药地，药地已不可得，有册子写到处，即有册子写不到处。写不到处，册子上见；写到处，册子上不见，一点一画，全用全不用，更说个全勿用、全用，早是画蛇添足耳。

按方望子即方熊，著《文章缘起补注》（邵武徐氏刊本）。钱牧斋《有学集》一三《答新安方望子投诗枉访》一律，又卷二〇有《新安方氏伯仲诗序》记望子奉乳山之教，以请道相叩击。且属序其弟宝臣《岫园诗》。此为望子之事迹。

又澹归题药地画二则云：

> 所已游者，以意游之，意中有画；所未游者，以画游之，画中有意。药地和尚作此补足。力之不逮，尺幅以内，万里为遥，我摄此身，如一微尘。峰回溪转，步步踏到，太似目犍连，追佛音声，过无数世界，向人家钵盂沿上疾走。
>
> 药地画，妙绝时人。我不识得，如何说得？譬如拍着生盲人，问天

台、雁荡景物，渠生长彼中，不好说个不知，只道得一句妙绝。带累问者，失却一只眼，且收起著。

观此，知密之在粤时，作画不少。梁佩兰亦有《题药地愚者画石序》，称其“以焦笔写画，奇峭生动，如公峻节，非人所能及”（《六莹堂二集》）。澹归论“意中有画”与“画中有意”，此为以“意”游之与以“画”游之之区别，而以未游者补足已游者，此画家之伎俩，正与道通而为一。《续集》跋云“欲复药地，药地已不可得”。当作于康熙十年密之去世之后矣。

密之之在庐山也，亦以画自适。《读画录》引施尚白（闰章）云：“余昔同无道人自苍梧底庐山，见其乘兴作画，多用秃笔，不求甚似。尝戏示人曰：‘若猜此何物，此正无道人得处也。’”庐山所在，“大壑雄峰”，无非画稿诗料。陈允衡于吉水修撰刘同升《庐山三石梁记》下注云：“庐山三石梁，方属传疑，近无可禅师寄刘孝则（按即同升字）先生游记示衡，系以请，乃知果有三石梁，特其地险绝，世之人惮于登顿耳。予既录出附《山志》中，因和韵。”[①] 屈大均《翁山诗外》有《越中寄庐山无可禅师》七律，又《登秦望山酬庐山无可大师》七古（汪宗衍《屈翁山年谱》）。是密之虽栖身方外，仍酬唱不辍。

密之《东西均记》末题“岁阳玄默，执除支连，呦呦子识，五老峰颠”。盖成书于永历六年壬辰（顺治九年）。又其《象环寤记》下注“癸巳入关笔”，在其翌年（顺治十年）。此一名著即成稿于庐峰之上。密之从觉浪道盛披剃，《象环寤记》中之杖者即觉浪也，其说：“庄子与孟子、屈子三人同时鼎足，扇扫大成（孔子）药肆者也。”又云：“总为三教圣人声冤。”“三教自疗，疗者自明。”此类三教会通之说，乃明人之气习。澹归《遍行堂集·续集》卷八题“三教论议图”云：“三教圣人伎俩，或嘿或语。不嘿不语，全成负堕，若总是负堕，落得论议，莫将六合内外，打成两截。”云云。三教自宋以来即有作为图绘题材，澹归以偈语题赞，亦明季三教说之珍闻也。

密之与笑峰同及觉浪之门。觉浪闽人，住金陵天界寺，亦能诗。《明诗综》九二录其《浴龙池》一绝。笑峰即江宁倪嘉庆，字笃之。甲申后为僧，名函潜又名大然，字笑峰，有《灵潭集》。[②] 笑峰在青原时，创为《山志》，密

---

① 《庐山志》卷一四。允衡诗，参《江西诗征》。

② 见《明诗综》卷六六、《明诗纪事》辛签一八。

之踵成之。《愚山文集》卷二《青原山志序》记其始末甚悉。施闰章言密之初入青原，为笑公掉塔，旋去之廪山。钱秉镫（饮光）有《寄药地无可师》五古云："言念药地翁，一身栖廪山。廪山在何许？草屋八九间。江右士气薄，况经兵燹残。……又闻终岁病，须鬓不复斑。岂徒无与侣，枯淡恐无欢。"此述密之在廪山蒲团生活之实况。廪山寺在新城县北，详余教授书《青原驻锡考》。

密之居廪山，始撰《炮庄》，在青原而书成，萧孟昉伯升为之镌版。密之既邃于画理，斯所撰著，抉发理窟，每假画为喻。《炮庄》书中引櫃与斋曰："画家不善画空，千古缺处也。画是醒时作梦。"是画家乃白日作梦者流，想入非非，语妙天下。兹试拈《炮庄逍遥游》中以画取譬之隽语。"漆园费尽渊藻，菁深泽墨，止画得一幅藐姑射山，与后世闻道发兴耳。忽然风起，山树花落，鱼跃水上，黄鹂飞去。因与寓公咏倪文正句曰：'溪流中有佛，鸟寂后无诗。'"此段以画为说理之助，更增奇趣，别辟蹊径，非工于画者，安有此等笔墨？与斋即查伊璜也。

密之高节，向为人所称道。张鉴《冬青馆乙集》漏霜和尚（即董说）"苕帚图"跋云："此则无锡张云岩有誉，桐城方无可以智亦皆染衣处晦，抱节山薇，抽身火宅之中，匿影金沙之侧。"有誉字谁誉，江阴人。户部尚书，晚为僧，居苏州灵岩。见《明诗综》卷六六。周亮工《赖古堂集》卷二二《题与然大师画册》云："与然岩栖谷汲，缚茅于人迹罕至地，颜曰悬溪庵。……同时宰官化为僧者，同里倪笃之（即嘉庆笑峰）、武林金道隐（即金堡澹归）、龙眠方密之，三公皆有盛名于时；而公没与草木腐。"与然即孙无修，江宁人，工画梅，渐江一水一石，即脱胎于彼云。

由《岭外集》诸跋，知密之于王蒙黄子久均用力甚深。姜绍书《无声诗史》云："密之山水，得元人派，淡烟点染，笔入三昧。"殆非溢美之语。惜其画迹流落人间，正如泰山一毫芒。黎媿曾有《题于慧男集药地老人画帧》七古（《托素斋集》），慧男名藻，大兴人。康熙初庐陵县令，密之主青原，盖出其请，此画帧为其所集，足见当日对密之绘画之爱好，大有其人。《晚晴簃诗汇》卷一九五《雪桥诗话》："余藏有药地及朝宗画山水各一轴，药地题云：本有参天势，其如冰雪寒。石奇原是伴，地险亦能安。根到九泉曲，才支大厦难。槁松尚偃折，莫惜一身残。朝宗题云：江柳依依江草齐，乱山无语送斜晖。幽人夜把孤篷去，满载一船春色归。"杨钟义收藏，四公子而得其二，可称双璧，侯朝宗之画尤难得者矣。王士禛《感旧集》释宏智（即密之）《跋

清明上河图》七绝云："谁托西湖忆汳州，莫同山市蜃为楼。珍藏自惜良工苦，何似《楞严》掌上收。"《清明上河图》传本至夥，不知密之所见者为何幅，沉痛之言，故国之思，寥寥数语，亦画论之鳞爪，故录之，以殿我篇。

附记

南渡缁流明亡而后，声气犹时相通。密之之卒，住广州之大汕石濂有《挽药地和尚五古》云："……血性成佛性，浑化到无依。无依归大寂，见闻皆哽咽。……"诗前有小引，文甚长。略谓："药地法兄夙培血性如金刚，故能入此危险火宅。……惜乎辛亥秋入风波中乘，无争三昧，倏然脱去。令子田伯以灵骨迁葬浮山，爰作短章，以当执绋。"（《离六堂集》卷二）可揣知密之实遭意外。其死因，曾青藜为石濂上人《诗序》，略云："往余与无可大师游，得参天界浪丈人（指天界寺觉浪道盛），听其言论，无一不归之忠孝，故其门下士，半皆文章节义魁奇磊落之人。……吾闻灵澈以诗游京师，缁流造蜚语，激动中贵人，由是得罪。无可大师亦以文字几罹不测。"[1] 曾氏尝及无可之门，谓其"几罹不测"，盖以文字得祸。

陈名夏有《五子咏》，盖效颜延年之《五君咏》。五子者滇南唐大来、桐城方密之、沛县阎古古、吴江沈元子、滇南苍雪。以密之与苍雪（中峰）并列。诗云："方生天下士，踔厉青云端。独袂挥众言，河汉下飞湍。宣籁匹金石，文陛相盘桓。一朝黄鹄举，流盼伤羽翰。"（《清诗汇》二二）吴梅村《诗话》举苍雪赠方密之中联云："山中久不见神骏，世上人多好画龙。"盖与密之亦为方外知好。此诗见读澈《南来堂集》卷三，时寓虎丘。读澈集二又有同陈百史方密之分韵怀滇中唐大来。百史即陈名夏，大来即担当和尚也。名夏与密之则为姻亲，名夏第三女舜英适方中通，撰《文阁诗选》一卷，有《粤难作夫子被羁》一首[2]，指中通在桐城就逮事。名夏咏密之，不及其方外之事，无从置论。密之同乡桐城马之瑛（正谊），崇祯庚辰进士，入清官兵部主事，有《答无可诗》一首云："军府迎降先署状，仰视飞鸿剧惆怅。彦回名士寿偏多，子卿足下归无恙。故国千峰可寄家。兜鍪原不妒袈裟。金陵旧恨空沈锁，宰相新隄自筑沙。国成谁秉邦畿析，党祸亦由君子激。林宗何必独

---

① 《六松堂文集》卷一二，亦见《岭南画征略·校记》引。

② 见《清诗纪事》，133页。

仙舟，宾硕谁能共复壁。烽烟几载历江湖，万死全凭佛力扶。游子尚堪依母隐，仇人俱已伏天诛。素心自指井中水，任是波澜风不起。入社何妨有白衣，误人不信皆青史。……”（《清诗汇》二一）所指事颇为隐晦。按瞿式耜《庚寅寿密之相国四十初度》，其被命东阁，未届不惑，方在盛年。密之卒于康熙十年，年六十一，此诗言“寿偏多”则或指晚岁。诗中之事尚待详考。

营救密之之萧伯昉，据陈子升赠诗云：“藏书自秘谁看得，闻说高僧同一楼。”（《明诗纪事》辛签）高僧当指密之。又子升寄无可五律：“平生皖城友，当世白莲师。”子升，子壮弟。桂王都肇庆时兵科右给事中，晚入庐山，亦能画。与密之素有交往。拙作《陈之升与方以智》另详之。[1] 其述孟昉与密之同住一楼，当指其居春浮园也。孟昉于康熙戊午系狱，实与密之无涉。刘献廷《广阳杂记》二，记其“富可敌国，应接四方之士。彭躬庵每过其家。后因韩大任在吉安应接其粮饷，遂老于囹圄”。是其系狱乃因韩大任事件，非缘密之可见。以上数事，非本题范围所及，惟为余教授书中所未详，故附记之。

王培孙注《南来堂集》引《龙眠风雅》云：“（密之）既南奔，值仇憝柄国，遂流离岭表，十召不受宰相。庚寅披缁为僧。粤破被縶，环以白刃终不屈。晚遭患难，谈笑自若，卒于万安，临终与门人讲道，语不及世事，惟以未卒业诸书，命少子中履踵成之，风雨大至，遂瞑。……所著凡数百卷，诗文奏议丧乱后多散佚。诸子搜求之四方，编成四十卷，分前集、后集、别集，总名之曰《浮山全集》行世。”记密之死事，甚为赅括，且确定其为僧，在于庚寅，即顺治七年。又称《浮山集》计分前后别三集，今海外得见到只有《前集》而已，则其画论可钩索者，应不止于此矣。

1973年8月初稿于星洲

续记

关于密之画迹，尚有可记者：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三四著录，方密之仿黄子久轴（归安李氏藏）。有诗及自题云：

石桥驻马问田翁。一坞深深隔树东。帝子阁前沙似粟，梵神祠下路

① 见《清华学报》新十第二期。

如弓。疏松古硐风微动，细草阴崖雪半融。回望红尘才数里，不知身在乱山中。己卯四月十日，定甫约游东山，尽一日之兴，归而写此，略似黄子久，定甫以为然否？密之方以智。

按己卯即崇祯十二年也。

密之又有“意在笔先图”，其题识云：“画在法中，意在笔外。莫谓大痴恁么作怪。壬辰冬日药地头陀写。”见《支那名画宝鉴》、《宋元明名画大观》四〇五。壬辰即顺治九年。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卷五有“药地禅师书画禅册”，内书东坡诗九番，画山水奇石十一番，款署愚者。其山水六帧有自题云：“屏山引退之为卢大使舞，端叔嗤东坡将错就错，毋乃近之。愚者曰：秃笔自乘其势耳，解衣盘礴裸，当观其意。”又云：“有时雷硠而敦庞若璞，有时娟秀而寒芒刺人，毫毛铖锋，具何思力而能若是乎？愚者曰：明窗睡足，起来且得一笑。”又云：“削铁师关仝，蟹钳师浩然，犹是牝牡骊黄相马耳；别有萧条难写之致，随分露一毫头，因作洛下声。曰：‘不亦说乎！’”

顾氏曰：

施《愚山集·无可大师六十序》所谓“片语单辞无非大道”也。又有《浮山吟》云“浮山一片云，飞落苍梧野”。自注“药公家浮山”。乃知册中钤“浮山智”，及“愚者”小印，其自署愚者，仍从未出家时名以智取义，乐操土风，不忘旧也。

密之又有“江天晓雾图”，卢前尝为题词，见《词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

魏子一轮画，见解甚新。前文所举以外，顷又检得二事。顾氏过云楼藏有魏学濂仿宋元八家册小幅。其《藏画记》卷五云：

……唐子畏、项孔彰、丁南羽者出，始稍稍规模宋贤，以复古为任，而魏子一集其大成，然已在明季矣。此册小幅，仿河阳、令穰、元章、李唐，次以松雪、黄鹤、云林、大痴，一一精楷对题。其略曰：“画家务有主山，而枝节附之，是以堪舆为画者也。此作冈岭正侧，迭为主客，风格高尚矣。”又曰：“着墨欲入纸里。着色欲出纸外。积墨多不患其不入也，色稍润，则渗矣；渗则失神，染则失痕。语云皮皴不欲丹青作画

肉也，然岂轻施薄设之谓哉?”又曰：“凡画路者，水以沙分，山繇石辨。若陵寝坛庙之地，松柏列植，则望树顶而知路矣。前人未之得也。”又曰：“有就一木一石而自为澹远者，本近而支远矣，本浓而支澹矣。用正锋吮墨为之，全不许著焦破一点。”皆自抒心得，独标真谛。如太史公谈六家要旨，精当绝伦。而自题检曰“古意难复”。盖用赵文敏语。子一志在复古，故与文敏心源，息息相通。又其笔端有宋贤之秾丽而去其滞，有元贤之苍雅而去其率。精链古厚，足为胜国末造大家。

《穰梨录》卷三〇钱棻（仲芳）山水册有魏学濂题识云：

若夫绘事虽云小道，却须置丘壑胸坎中方许口笔，仲芳落落穆穆，十山五水，久具鬲间。观其墨澜堕处，所谓恕先在焉，呼之欲出，恶俗子亦复吮笔，真形秽矣。魏学濂识。

由上子一论画意见，可窥一斑。顾文彬于子一之成就，推许备至。彼盖主追古，深积力久，置山水于胸次，自然墨澜堕处，合乎法度。“所谓恕先在焉”，即指郭忠恕也。子一为密之拈出“埃、干”二字，初不易解。继思埃训尘埃（《说文》）。十渺为埃，十埃为尘，为小数名，殆指画之细处。干则为骨干。子一称“画家务有主山，而枝节附之”。又云：“作冈岭正侧，迭为主客。”是打草稿时，先须区别宾主。画中山有主峰，树有主干，主客既别，层次庶几井然。又云：“有就一木一石而自为澹远者，本近而支远矣，本浓而支淡矣。”此则以浓为本，而淡为支，所以表其远近；笔有浓淡，近远分明。子一所谓“埃”与“干”，以理推之，殆指细处、大处乃至远处、近处、澹处、浓处。埃者，至小毋忽，至微弗懈；干者，立乎其大，以定主客。如是解释，未知能合子一之本意否？书之以俟他日之论定焉。

密之论画，尚有剩语，可从他书辑出者，《读画录·杨龙友传》云：“释无可曰：同辈墨妙，推龙友、超宗、子一，皆以苍秀，出入古法，非复仿云间、毗陵，以儒弱为文澹也。”可与集中为琼王孙《题记》参证。又张尔唯（学曾）《传》无可题云：

虽有六法，而写意本无一法。妙处无他，不落有无而已。世之目匠笔者，以其为法所碍；其目文笔者，则又为无碍所碍。此中关捩子，原

须一一透过，然后青山白云，得大自在。一种苍秀，非人非天；不然者，境界虽奇，作家正未肯耳。然亦不可执定一样见识，以印板画谱，甲乙品题；倘有碎须弥干蓬莱底汉，何妨更具空中五色，以粟米一毫，画尽千世古今耶。(《读画录》卷三)

此篇为极重要文字，指出画之妙处，须不落于有无两边，匠笔、文笔二者皆讥。匠笔碍于法，文笔碍于无法；碍于法者泥于形似，碍于无法者，又为无碍所碍。是诚以《中论》之理入画。周亮工于《无可传》拈出其“禅机画”，此则不啻为“禅机画论”矣。密之尚有《禅乐府》、《药集》、《鸟道吟存》等集，存于安徽，惜乎海外无由见到。[①]

密之在桂常与交往之朱治憪，亦为画家。《海虞画宛略·游寓》云：“朱治憪，不知何许人，通相宅、相墓术，工金碧山水。尝至半野堂，为作画，今邑中尚有流传者。”治憪事迹，已详上文考证。

钱塘郝莲《国朝诗选》(港大藏)钞本第二册戴明说有《题赠方密之画》云：

为寻山静琴初到，但见云深鹤亦迟。自信野人多懒况，近来画外亦无诗。

郝书同册方以智小传，称其“开法青原山，称无可大师，晚年工画”。盖密之披剃后，移情于画，晚岁益工，故戴氏称其“近来画外亦无诗”。明说诗画兼工，所言自不诬也。

1975年2月于香港

方密之《和陶饮酒》前十首草书诗卷，绢本，王雪艇旧藏，现归士林“故宫博物院”(图一一一一一一九)，有说明见江兆申文[②]，承惠贻照片，至深感纫。密之此卷古拙沉厚，其草书传世甚罕，故附印于此，存其全貌，以供参考。方豪教授藏有《浮山后集》、《流离草》手钞本二册，该《后集》已载此《和陶饮酒》诗，惟钞本题下双行小字曰“辛卯舍作”，又改为“辛卯梧州冰舍作”。[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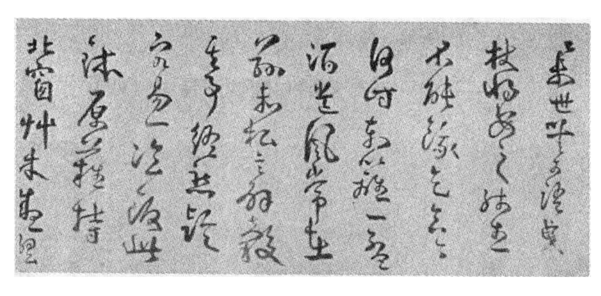
---

① 见《安徽文献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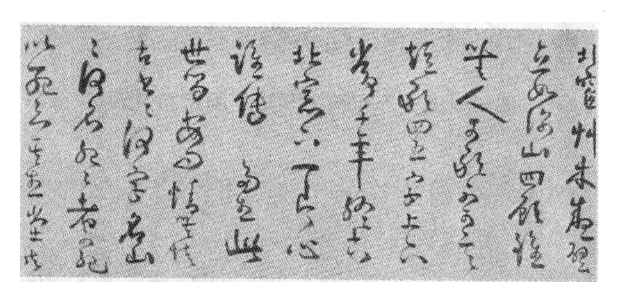
② 《季刊》第八卷第三期。

③ 见方氏著《方以智和陶手卷及全文》，《东方杂志》1974年1月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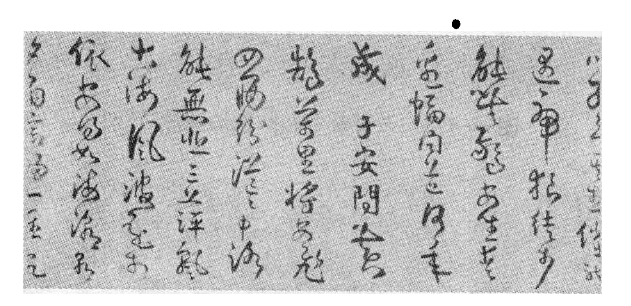
钞本诗前有小引，而不见于手卷，兹据方氏文补录如下："论诗于陶，不必其饮酒二十首也。和者风其风耳。栗里如故，葛巾常著，岂非天乎？余虽不饮，倘然若醉。不饮非戒，亦非不戒，吾当为渊明受双非之戒。"按辛卯为顺治八年，据瞿昌文《粤行纪事》，密之初为僧即在梧州冰井寺，冰舍殆指冰井寺之僧舍乎？和陶诸篇，即是时所作者。冰舍一地，方文未详，附为指出如此。



图一一一　无可草书和陶饮酒诗卷（一）



图一一二　无可草书和陶饮酒诗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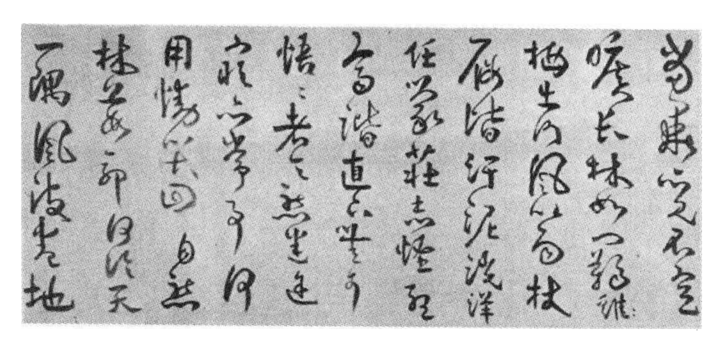
图一一三　无可草书和陶饮酒诗卷（三）

图一一四　无可草书和陶饮酒诗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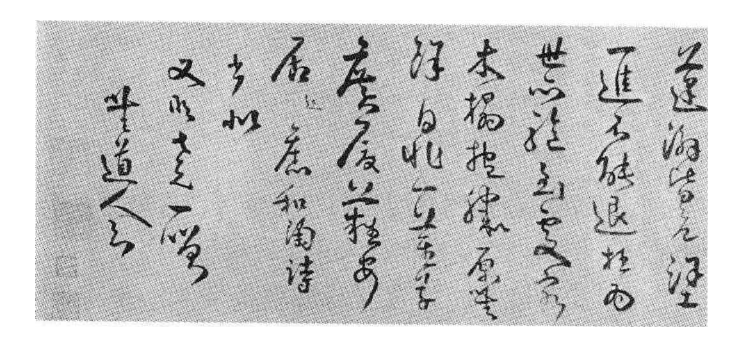
图一一五　无可草书和陶饮酒诗卷（五）

图一一六　无可草书和陶饮酒诗卷（六）

图一一七　无可草书和陶饮酒诗卷（七）



图一一八　无可草书和陶饮酒诗卷（八）



图一一九　无可草书和陶饮酒诗卷（九）

关于吴鉴在德操事迹，钱秉镫《藏山阁文存》卷五有《吴廷尉鉴在传》，书行谊甚详。记其于“庚寅秋，乞假西上桂林，方阁学密之亦至”。彼与密之为文酒之会，即在此时；庚寅即顺治七年。又称“庚寅冬，桂林陷，被縶不降，尽其所有以免。寄家徭中，身依梧州兵备道彭爌，吴氏戚也”。秉镫集中与吴鉴在往还诗什甚多，兹不备记。① 鉴在为桐城麻溪人，密之盖其表兄也。

本文插图，承高居翰、郑德坤教授，故宫博物院，及法国 J. P. Dubose，香港利荣森、何耀光诸先生分赐藏品照片，惠允刊布，特此志谢。

1975 年 9 月又记

① 钱集有台湾文献丛刊选印本。

龚贤"墨气说"与董思白之关系

1988年冬间，我在陕西盩厔县的楼观流连半天，有机会登上终南山，寻访老君炼丹的遗迹。下山之后至唐代诗人岑参的故居，群山苍郁，万瀑奔腾，我口中不绝地吟咏杜甫的诗句："下窥无极终南黑"，而心中却联想到1979年在瑞士博物馆见过的龚贤平生巨迹所谓"千岩万壑"图，由于"黑"与"无极"两个观念在龚氏这幅画面上表现得非常精彩，它的构图，不蹈寻常的轨辙，在上半或左、右侧留空，却把四角全部填满，峰峦突兀，千态万状，密如蜂窝，令人如读韩愈的《南山诗》，有"巨壑难悉究"的感觉，许多深窈不可测的岩谷，一层一层地把人带进一个黝黑无垠的境界，便是这幅画惊心动魄、前无古人、具有创辟手腕的成就！可是我们要注意：他不只是单单用墨，而是在极端复杂的千峰百嶂中留下"黑中之白"，使整幅的山川烟云交织成为一个错综而又非常统一的光与暗合成的结晶体。

他如何去部署稠密中的空隙？却是在千岩万壑的中间，让它浮出一片"大白"，——外满中虚是龚氏惯用的构图法；其余则以缭绕的行云流水作出连续而又间断的虚白空隙，仿佛挟有一股真气回旋于纸上。人们只看到它的质实处，而忽略了它的虚灵处，质实处是黑，虚灵处是白。它的不可及处不是那重重叠叠的苍郁沉厚的笔墨，而是那股流宕、曲折、生动无数荒荒油云连串而成的雄浑气象。画，是要读的，不光看了便算，是要用沉潜的态度去投入的，才能够深入虎穴，得到虎子。这幅画不啻是极有深度并举出实例去阐发画理的一篇"黑白论"，这是我个人读后所得到的体会。半千未到过终南

山，他曾到过泰山，有“登岱”一诗，其句云：“气接荆吴白，云归齐鲁昏。”他把云气连结起来，用白与昏作为对比，云归便成黑暗，这是黑处，而白是有云的地方，但需要“气”给以控抟的力量。半千从外师造化仔细观察物象之后，悟到“气接”的道理，他因而标揭出“墨气”这一名词（Key-term）作为他画论的基础，在《柴丈画说》中云：

画有四要：曰气韵、笔法、墨气、丘壑。笔法要健，墨气要活，丘壑要安，气韵要浑；三者得而气韵生矣。

又说：

墨求墨气，笔墨相得，而画之能事毕矣。

复引郑子房云：

“柴丈之墨气如炼丹，墨气活，丹成矣。”此语近是。

使用墨气的功夫，有如丹成九转，要经过长期的磨练。墨要有“气”，才能活。这是极重要的窍门。半千少年时和杨龙友同进董思翁门下，他有七古自言“吾生及见董华亭”。华亭得力于米，用墨变幻无方，自言悟得王洽泼墨法，以为米即临王洽之笔，彼何从而见到王洽之画，不过是托古胡言而已，但他偏重墨法深造自得是一般所公认的，观《画旨》论烘云法云：

山水中当着意生云，不可用粉染，当以墨迹，令如气蒸，冉冉欲堕，乃称生动之韵。①

“溪山无尽图”可以看见他用墨变化的技巧（图一二〇、一二一）。他对大米渗透之深，较高房山又推进一境，在《画眼》中自谓：“老米画难于浑厚，但用淡墨、浓墨、泼墨、破墨、积墨、焦墨，尽得之矣。”墨法的讲究，至此可叹观止！然董的长处，在于渴笔（焦墨）与留白，他自号“思白”，具

① 他的丁丑仿令穰卷题识诗论亦同。

见宗旨趋向所在。半千出其门，所以对墨法造诣有如是之深厚，他的“墨气”论，事实亦不能越出“墨渍，令如气蒸”一语的如来佛掌心。



图一二〇　龚贤《溪山无尽图卷》(部分)



图一二一　龚贤《溪山无尽图卷》(部分)

墨气要活的“活”字，可说是气韵生动的“生动”之另一名词。半千说：“六法以气运为上，唯善用墨者能气运。故余远慕董翁，而评余画者亦谓墨胜于笔。”这段话时时见人征引。他故意把气韵读做气运，并不是说气韵可写作“气运”，他在上文谈“四要”时仍照谢赫原文作“气韵”可以知之。而此别取“气运”为说者，以为气之运转，即为决定气韵能否生动之条件，和思翁所说“乃称生动之韵”其理实无二致。然思翁之谈气韵，在《容台别集·随笔》云：“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画史云：若

其气韵，必在生知，可为笃论。”气韵是出于“生知”，是天赋而非人力所能强致的，这一层我完全同意，许多画家殚尽数十年精力去作画始终捉摸不到半点气韵，这是什么缘故？可见是天授而非人力所易到。至于“淡”的一境亦是半千追求的目标。

半千度人的金针是所谓墨法七遍，最主要还是待干了以后再加上的三遍，即是：再加浓点，又加淡点一遍和总染。加浓点可使画面醒豁提神，又再加淡则是衬托美，至于总染则为浑成的步骤。半千说“气韵要浑”。由于思翁说过“米画难于浑厚”，写米不容易浑厚。故“浑”的一步骤，是要追求不能漠视的。《画禅室随笔》标榜“吕纯阳书，为神仙中表表者”。《道藏》大玄部所收为纯阳其人浑成集。“浑成”二字是文艺共同的吃紧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开首即为“雄浑”，正要真气内充，积健为雄。周美成词愈勾勒愈浑厚。亦以“浑”为他的最高造诣。半千读书甚多，尤湛精唐人诗学。他曾说：“老子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吾于画亦云然。画之神理，全在处处淡处。”主“淡”是思翁的路数，但半千的成就却不在这一方面，他的许多论点还是继承老师的见解。我们从上引一条，知道他是熟读《道德经》的。他对于黑白的理解，即西洋对于光的明、暗的处理，特别有悟入处。老子说：“知白守黑”，便是他的不二法门。这幅千岩万壑给予读画的人以无极的黑之感受。他登过泰山，泰山有黑龙潭，但他画的不是黑龙潭的黑，亦不是终南山的黑，而是他胸中丘壑从造化通过心源洗炼出来的自我境界广阔无垠的黑，是他用墨气在濡染大笔之下孕育出来的幽美之黑，是他在云气空灵笼罩下天地氤氲所形成之“隐秀”之黑。换一句话说：他的黑是从虚白中翻出来的，作为白的反面技巧，他真正能够活用老子“知白守黑”的原理。他说：“画石块上白下黑……上承日月照临，故白：石旁多纹，或草苔所积，或不见日月为伏阴，故黑。”他对光暗的重视，构成他的黑白论。他的老师要“思白”，而他却要“守黑”，没有停留在董的门户，反其道而行，这是迈进一步。这样影响所及近代艺苑上对于黑的追求，经黄宾虹、李可染辈的踵武发扬，画史上遂有守黑一脉，半千大有创辟之功。真是前不见古人而后却有来者。大凡有开拓性的大画家必有一套理论来支持他的独创性的技巧表现，半千的“墨气说”便是此中一个崭新的例子。一般谈龚画，大抵分为白龚与黑龚，白龚是他追求“淡”的一面，其实黑与白是互相为用，很难给以严格的区划的。有人认为半千这种强调黑白明暗的处理方法，是受到西洋镂刻版画的影响，却很难说。这样看法，很是表面化，借佛家的语言来讲，是用“相分”来释

形象，没有用“见分”来看气韵，不免有点隔阂。这幅画下面有广东画家罗天池的长跋，可见它有一长时期在广东收藏家的手上。清代广东画风没有半点染受半千的影响，似乎当时的人们对于墨气浑厚之美尚无深入的了解。

董思翁的思白观点影响是很深远的。思翁榜其居曰画禅室，自道以禅理入艺。大量借用《楞严经》的语言来谈书画。台湾所藏思翁剧迹，题曰“小中见大”，即取自《楞严经》四“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截取其中一句。《容台别集》中有一条引用《楞严》谈“八还”的大道理。八大山人的山水从思翁脱胎，他的画屡钤“八还”一印，正说明他是私淑董思翁的，他从思翁师法学到的是“白”而不是“黑”，和半千途辙不同，而各极其胜。在明代中期，画家而参禅理的大有其人。如南京顾宝幢，即其一例，半千在美国纳尔逊馆藏“山水册”题记说：“近代顾宝幢先生，其用笔颇类我。此作在龚顾之间，几不能辨。”宝幢即是顾源，人品极高，他是一位深耽禅悦的人物，万历间，焦竑刻他的《玉露堂稿》[①]，《铁网珊瑚》著录他的山水画数件。思翁推许其“精修净土，亦善画，余于焦弱侯（竑）处见之，盖师董北苑”[②]。其人于半千为同乡前辈。他的画流传极少，有一幅他自题七绝“遮眼牛皮甚日穿”之句，提及“祖师禅”三字的山石勾勒之后，喜作圆点加擦，很是浑厚，与半千气味甚接近。顾源之于禅悦，是实践者，不似思翁，只借禅来谈艺，故其名不彰，画迹亦湮没不传。半千同时喜转益多师[③]，顾氏即其一耳。

《朵云》1990（3）

---

① 有传，见《献征录》卷一一六。

② 《画禅室随笔》卷四。

③ 如他自说“余疏柳实师李长蘅”。

读渐江画随记

一、松圆品题

明末大画家的四高僧，最先去世的是渐江大师，他卒于康熙二年癸卯（1663），得年才五十四岁，可以说只是中寿。他的好友新安许楚（青岩）说："吾乡百余年来画苑一灯"，至渐江"而放大光明"。自从黄宾虹撰《黄山画家源流考》[①] 和《黄山画苑略》，黄山画派遂大显于世。近时画史家便把渐江推为黄山派的开创者。其实在清初时候，已有天都派之称。美国哈佛大学Foog美术馆藏一幅龚贤的山水，上面的题记说："孟阳开天都一派。至周生始气足力大。孟阳似云林，周生似石田仿云林。孟阳程姓名嘉燧；周生李姓名永昌，俱天都人。后来之方式玉、王尊素、僧渐江、吴观岱、汪无端、孙无益、程穆倩、查二瞻，又皆学此二人者也。诸君子并皆天都人，故曰天都派。"天都是黄山的天都峰，他所列举的人物，在《黄山画苑略》中差不多有传记，不用赘述。半千称他们为"天都派"，其实即是黄山画派，和新安派亦没有不同。半千提出程孟阳为这一派的领袖，因为他的年资比较高。渐江的笔路是以云林植基，他写画得名，似乎与程孟阳的品题很有关系。吴瞻泰云："渐江画得倪迂之神，松圆老人亟称之，自入黄山后，笔墨大进。"（题雪庄黄山图）松圆即是程孟阳。渐江出生之年（万历三十八年，1610），孟阳已四十六岁，

① 据其《九十杂述》，此文作于1923年，时年六十，详《宾虹年谱初稿》。

自然，他是前辈。孟阳以云林为宗，我们从他的扇面和其他赠别图立轴（香港虚白斋画选二二），看到它的简和冷有过于渐江。他与渐江一样取法云林，正是沆瀣一气。由于孟阳对他赏识，使他以后朝向着疏简这方面去创造和确定自己绘画的道路。

二、学王孟端

香港虚白斋刘氏收藏渐江的千金扇面（三六号），其题记云："乙未蒲月客区湖寄龙超居士，用王孟端小册"。乙未是顺治十二年（1655），时渐江四十岁。[①] 这扇面他自言"仿王孟端（绂）"。王与云林都是无锡人。王绂学云林有时几乎可以乱真。建文三年写的"秋林隐居图"[②]，正是一例。这时他正隐居于九龙山（无锡惠山）。想见渐江客区湖时，必可看到一些云林和王绂的画迹。他的画友孙逸题其"高桐幽筱图"有句云："九龙山下王高士，师笔能分一段神。"[③] 正说中他长于仿学王孟端。这把扇面可提供正面的证据。孙逸很早和渐江合作过画，现存有年月的渐江画迹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己卯（崇祯十二年）五人联作的山水卷，他署名江韬，时尚未入空门。合作的四个画人中有李永昌和孙逸，时渐江才三十岁。可是孙逸对他是非常了解的。

三、至灵之笔

渐江的画学渊源，周亮工说他"一水一石皆脱胎于江宁悬溪和尚孙无修"（《赖古堂集》）——悬溪画迹罕见，黄宾虹提过他的寒梅子[④]，曹寅说渐江师学画于萧尺木（云从）。（渐江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为十竹斋胡正言作的山水轴，楝亭题语。）萧氏大于渐江十四岁，他有大幅巨幛，亦有简散作风，构图造型，偶亦与渐江相近。[⑤] 尺木为渐江的画题跋题句不止一次。渐江五十页的黄山册，萧跋云：

---

① 蒲云从亦曾于题识自署区湖（即芜湖）萧云从，故云。

② 《支那名画宝鉴》，459 页。

③ 见于《艺苑掇英》二〇期，第 5 页。

④ 《画语录》，182 页。

⑤ 如丁酉十一月题"一杖行何晚"山水轴，及天津博物馆戊子（顺治五年，1648）题"林树萧萧雪后风"山水轴。

渐公每为我言其概。余恒谓天下至奇之山，须以至灵之笔写之。

尺木大于渐江十四岁，他作这跋时年已七十多了。“至灵之笔”四字很是紧要。惟至灵方能表现至奇，至灵是要能够不滞著又不流滑。尺木似乎很佩服渐江笔底充满灵气，言下渐江的工力，使他不得不敛手的。萧氏又有题渐江为汤玄翼（燕生）写梅诗。萧、汤二人彼此交好①，尺木与渐江，互相琢磨影响，自是事实。至谓渐江之画出于尺木，则很难说的。

四、文心开辟

我最欣赏渐江每一幅画的题识，几乎没有一篇不是精心结撰，在在见其文学修养之深。程邃尝说过：“吾乡画学正脉，以文心开辟，渐江称独步”（《黄山山水册》跋）。画脉要从文心开拓而来。文心者，刘勰《文心雕龙》中《原道》篇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又《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之用心也……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天地之大，无非画材，处处可供画家采择，但必经过匠心独运，方臻上乘。“心哉美矣”，所以画心亦如文心，心生而文立，同样地心生而画成。画心要从文心去开辟。文学修养特深的人，写画更富于联想，用文学语言去配合绘画条件，更能戛戛独造。渐江许多画，用前人诗句作题材，如“天际识归舟”轴之用小谢（朓）诗，“孤帆远影碧空尽”，扇面（台湾黄君璧藏）之用李白诗，即其著例。

渐江每一幅的题句和构想，甚少雷同，他的画多用于赠别、颂寿和为人作图，每系以题记，是一篇小品文，异常精警，有如姜白石词的小序。兹揭其例：

“一周遭内总无些，守户惟余对两丫。还撇寒塘谁管领，秋来待付与芦花。”此余友汪药房诗。香士社盟所居。林薄方池，净泓可掬，古槎短荻，湛露揖风，颇类其意，因并系之，博一粲也。“古木鸣寒鸟，深山啼夜猿”，唐句也。余偶抹此，虽无可状其意，而空远寥廓，老干刁调，或庶似其岑寂耳。

① 后来黄钺为辑刊《萧汤二老遗诗》。

这首出唐初魏徵的诗。老干刁调句，是用《庄子·齐物论》天籁一段"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向（秀）云："调调刁刁，皆动摇貌。"[1] 词的小序，有如曲的楔子，读姜白石的词，先讽其小序，辄为神往；读渐江的画，先读其题识，亦有同样的感觉，垢道人说他能以"文心开辟"是很有道理的。

五、"以天地云物为师"

"外师造化"。每个画家都有他的得力所在。查士标题《黄山册》跋云："渐公画人武彝而一变；归黄山而益奇。昔人以天地云物为师，况山水能移情于绘事者哉！"贺天健说他特别以黄山白龙潭上朱砂峰西一带丘壑为范本。许疑龕黄山杂诗云："渐江写立壁，颇爱作横格，此格他山无，仙人乃多睽。"他为文度写武夷一轴，作一石壁矗立。所谓"臞峰辟玻璃"这一类在雁荡山时时见之，特别是往显圣门的道中。武夷规模较小，与黄山形势略有不同，这一路的丘壑位置为云林所无，更不是李永昌走的"石田仿云林"的旧辙，这样山的造型，无疑是得力于真山水，故有此种突破。

六、晚年剧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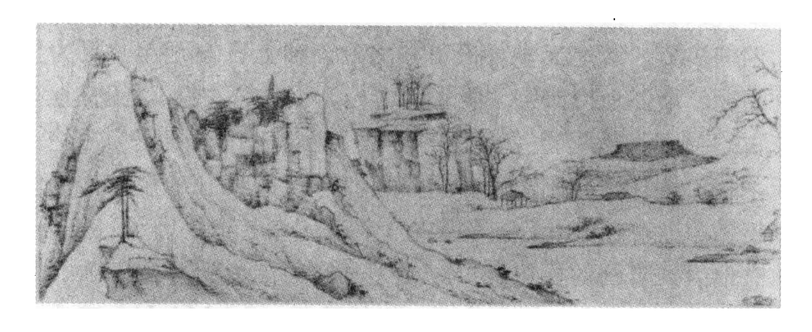
渐江画迹中，晚年的作品题明辛丑年写的，存世甚多，是时他五十二岁；再过二载，便殂化了。汪世清列出他的画录。这一年的作品计有辛丑春正的幽谷泉声轴、辛丑夏游广陵宿西湖静寺轴、辛丑结夏澄观轩作幽亭秀木图、辛丑冬月的浅绛山水卷（有程邃跋）、辛丑十一月的晓江风便图（存安徽博物馆，图一二二、一二三）、辛丑作的丰溪图卷（有汤燕生跋），这幅幽谷泉声，有陈原舒题句，现在纽约 J. M. Crawford 藏。此外，辛丑年作品，重要的尚有二件：一是新近印出的江西婺源县博物馆所藏黄山图为汪于鼎作，只题辛丑，不署名。[2] 于鼎即是汪洪度，他和渐江、许楚、汤燕生都非常密契。是图有燕生题诗。周亮工《赖古堂尺牍》载汪洪度与渐江书云："忽辱黄山图，千里见寄，莲花云门诸峰，翠霭清凉，令我应接不暇。"（《新钞》三集卷十五）即指此图。洪度论画与查士标同样主张"简"和"冷"，以为宋以前都不能比，

---

① 见天理大学印宋本《庄子音义》。

② 见《文物》1983（6），74 页。

"惟倪、黄得此意"。他喜欢渐江，正是知音人。所以渐江赠画给他，不用题名。许楚为渐江作传，许楚之殁，则由汪洪度为之传。他们都是新安人，乡谊加上友谊，所以关系特深。另一亦是 Crawford 藏的长卷，上有题识云："辛丑度腊仁义禅院，落落寡营，颇自闲适，曳杖桥头，看对岸山色，意有所会，归院研冰始融，率尔涂此。"这卷原经张大千收藏，有大千跋云："渐师画法，实黄多于倪，今人但刻意以云林求之，相去逾远，此卷又以梅沙弥行笔为之，咒龙入钵，钵里生莲，信乎佛法无边也。"大千指出渐江有时亦学吴镇，不是专在倪家讨生活的。



图一二二　渐江《晓江风便图卷》(局部)



图一二三　渐江《晓江风便图卷》(局部)

作为一个大家，是要转益多师的，渐江戊戌岁（1658）的作品有，写明"仿陆天游（广）笔意"（美国加州，图见 Shadows of Mt. Huang 二一）。安徽省另有团扇一把曾自题为"仿柯阁学者（柯九思也）"（见《艺苑掇英》二〇期封面）。在古槎短荻幅，汤燕生题云："点染淡远，大似高房山命笔也。"可见他的笔法，倪、黄以外，还是广事吸收。他在去世那一年（癸卯）夏天写的立轴，自题句云："廿载有墨痴，无从追北苑，于兹山水间，可少胡麻饭？"这幅峦树茂密，已不是完全疏简一路；但山岭峰头，仍是作方匡横格式的大

圈轮廓，没有改变。他谦称未能追踪董源，他或者想从元人上追五代，由于他只活到五十多岁，画的风格亦就中止于是了。

七、梅、松巨匠

梅和松代表高洁与贞固。明季遗民无不喜欢梅花，来寄托他们的旨趣。萧云从有钟山梅下诗，又有为汤燕生（玄翼）题渐江写梅句云："风雪惟存画里梅"。渐江为朋友所写的梅花甚多，有时绘梅屋松泉，为人祝寿，有时写古寺探梅。最有代表性的是那一幅自题句云："庭空自无影，梦暖雪生香"，瘦枝挺出，俯仰多姿。著笔无多，极萧寥之致。加上曹寅题句，更为生色。他的老友许楚题《渐江画梅诗》："陇脊无人处，春风第一家"。无怪他死后被称为"梅花古衲"。至于写松，更是他的擅长，尤以黄山松石更为迥绝。他喜作峭石参天，苍松倒挂，轮囷离奇，千态万状。汪洪度（于鼎）为他作《黄山僧渐公画松歌》七言长古有云："霜皮黛色洗飞瀑，低柯瘦干挂崩石"。安徽省博物馆有他为吴旷画的松树巨屏，尤见其魄力。他为孙桴庵画的黄海蟠龙松轴，巨松倒生盘石之上，居高临下，气势磅礴（S·M·H·二八，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桴庵即休宁孙默，他归黄山时，许多词人填词送他，编有《十六家词》。他和渐江是同乡，故交情甚笃。明时安徽歙县溪南吴氏收藏之富，甲于江左。详吴其贞《书画记》，渐江得纵览吴氏藏品，尤其云林画迹甚多，对渐江濡染极深。云林的高士幽涧寒松图，写赠周逊学者，即藏在溪南吴氏。[①] 渐江的"雪岩寒岫"（藏美国波士顿，S·M·H·二七），孤松三株，在雪岭之上，涓涓幽泉，清峭旷绝，即脱胎自倪迂此幅，而冷与简更有过之。他自言"以清閟为师"，别人亦公认他"足当云林"，诚无愧色。渐江有时亦写柳，北京故宫藏的"陶庵图"[②] 作垂柳五株，层次井然，遥岑有松九株，令人有简肃静穆之感。篆书"庚子"（顺治十六年）二字，五十一岁时作，尤见功力。

结语

大抵作画有疏、密二路，层峦丛树，密不通者，可以李唐之"万壑松风"

---

① 见张丑《清河画舫》戌集，44 页。

② 在香港出版《国宝》四八印出。

为代表；疏林遥岑，萧寥云树，可以云林的“渔庄秋霁”为代表。渐江得程孟阳之揄扬，走疏简一路，故以云林植基而加以变化。云林写平远，渐江发展为高远，云林用折带皴写石，渐江改用方笔横格；云林多用侧卧之笔，渐江用竖笔中锋，勾勒显豁。意境之萧疏相同，而布局及骨法则异。化松秀为严肃，变淡远为峻整，写凝重、宽阔于清简、萧寥之中，的确是比云林迈进一步。

曾刊于《论黄山诸画派文集》

张大风及其家世

张大风名风，或自写作飌，江苏上元人。其画向称逸品，《桐阴论画》列于首卷大家，在石溪、石涛之前。张风在画史上之地位，已有定评；自若干年前，张大千得《炯伯社师》一卷后，自扁曰大风堂，即用大风为室名，遍征海内画师黄宾虹辈题跋，张大风之名遂不胫而走。张风事迹，以周亮工《读画录》为最详，称其家贫惟容膝地；又称其画无所师授，偶以己意为之，颇令人怀疑大风出身贫苦之家，实则风乃都督张可大之仲子，张怡之弟。论其画学渊源，当先溯其家世。可大《明史》有传，略云：

可大字观甫，应天人。世袭南京羽林左卫千户，举万历二十九年武会试，授建昌守备。迁浙江都司佥书，分守瓜洲、仪真，江洋大盗敛迹。……迁刘河游击，改广东高、肇参将。调浙江舟山。……可大筑碶蓄淡水，遂为膏腴。民称曰“张公碶”。天启元年以都指挥使掌南京锦衣卫。六年，擢都督佥事，佥书南京右府。崇祯元年出为登、莱总兵官。……尽心海防，亲历巡视，图沿海地形、兵力强弱，为《海防图说》上之。……四年十月，佥书南京左府，兼督池河、浦口二军，登人泣留之。未行而有孔有德反吴桥，东陷六城。……复为所阻，乃还镇。……可大时守水城，抚膺大恸。解所佩印付旗鼓，间道走济南上之。还家辞母，令弟可度、子鹿征奉母航海趋天津。而以佩剑付部将，尽斩诸婢妾，遂投线缳死。事闻，赠特进荣禄大夫、太子少傅，

谥庄节，赐祭葬，予世荫，建祠曰"旌忠"。可大好学能诗，敦节行，有儒将风。……弟可仕，字文峙，以字行。隐居博学，尝辑《明布衣诗》一百卷。（卷二七〇，标点本，6939至6941页）

《列朝诗集》中丁集：

可大，参将如兰之子……有《驶雪斋》诸集，盖古之儒将。

朱绪曾辑《金陵诗征》卷二十六："庄节博学，所至敬礼贤士大夫。投壶雅歌，军旅倥偬，手未尝释卷，所著有真州、娄江、电白、舟山诸稿；白下、牟子、驶雪斋诸集。祠在雨花山，有松风阁，家南门内，今名张家园。"录其诗《书边事》等四首。

《明史》可大传中之鹿征，即大风长兄张怡，事迹见陈鼎《留溪外传》卷五《白云山人传》。张符骧《依归草》亦有《张怡传》。又方苞尝为撰《白云先生传》云：

张怡字瑶星，初名鹿征，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总兵登、莱。……怡以诸生授锦衣卫千户。甲申，流贼陷京师，遇贼将不屈，械系，将肆掠，其党或义而逸之。久之，始归故里。其妻已前死，独身寄摄山僧舍，不入城市，乡人称白云先生。当是时，三楚吴越耆旧，多立名义，以文术相高，惟吴中徐昭发、宣城沈眉生，躬耕穷乡，虽贤士大夫不得一见其面，然尚有楮墨流传人间。先生则躬樵汲，口不言诗书，学士词人，无所求取。四方冠盖往来，日至兹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与余处士公佩，岁时问起居，入其室。架上书数十百卷，皆所著经说及论述史事，请贰之，弗许。曰："吾以尽吾年耳。已市二瓮，下棺则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方望溪全集》卷八）

怡在清初为遗老领袖，既享大年，著书满家，没后书竟入圹，望溪深致嗟惜。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

山人生时，园中鹿亦产子，因名鹿征，而以瑶星为字。崇祯间，曾仕锦衣，故其六十初度诗云："当年执戟侍明光，亲见彤云捧玉皇"也。

山居抄书颇多，著述甚富，予所见者，仅《玉光剑气集》、《謏闻续笔》数种而已。曩造其山居，见案头有手抄宋季张炎《叔夏诗集》一卷。今其遗书不可复问，诗亦流传寡矣。

黄氏《千顷堂书目》二十八著录有张鹿征《古镜庵诗内外集》，乾隆四十七年，英廉奏《全毁书目》中有张怡《玉光剑气》十二本，然朱彝尊尚及见其《玉光剑气集》。魏宪《诗持》二集收张遗（瑶星）诗十六首，称其所著有《二劳》、《泰山卮言》诸集，《全清词钞》张怡小传称其有《古镜庵词集》六卷，只录其《卜算子》题王子京（遂）画一首。《读画录·王子京传》引瑶星此词，间有不同；惟谓其有词集六卷，不知何所本（或即诗集之误）。

可大之弟可仕，即自称紫淀老人者也，本名逸。《明诗纪事》辛签十七谓可仕著有《落叶哀蝉集》、《愿不愿集》、《编年稿》、《击磬集》。又引《帝里明代人文略》云：

张逸名文峙，七岁能读《楚词》，为诸生，务为根柢有用之学。南大司马范公景文询以江防策，文峙胪陈古今方略，撰《南枢志》一百七十卷。虞山太史为之传曰：文峙慷慨有大志，孤行侧出，歌石烂而忧天坠，非时人所知也。家钟山之阳，垫巾坏服，往来栖霞、雨花间。出无童，入无庐，冬无裘，夏无葛，衰不杖，病不药，行忘之，游忘返，行吟野哭，嘻嘻咄咄。癸巳冬，积雪拒门，拥衣寒饿，咏雪满山中之句。赋诗四章，岁暮怀友十六章，逾年病死。所著《紫淀老人编年稿》五十卷，《选宋元诗》十卷，《明布衣诗》百卷，没后皆失散。犹子瑶星，作《遗书叹》以伤之。

所云钱虞山撰者，实为《明士张君文峙墓志铭》，载《有学集补》。紫淀卒于甲午四月，即顺治十一年。《千顷堂书目》三十一著录张可仕《补订闵士行明布衣诗》一百卷，是《明布衣诗》乃闵士行原著，士行字景贤，歙人。可仕诗，《金陵诗征》二十六收四首，录其《赁春于宋其武之鸥天馆》二律云：

吾巢方屡夺，赋命不如鸠。天下无芳草，黄河有浊流。出疆难载贽，敌国适同舟。安得刘南坦，飞神赠一楼。

正得兼旬食，仍烦数米炊。爱钱方命侠，择木苦无枝。直钓惊河伯，无弦答子期。榛苓闲咏去，何日不西悲？

可仕弟可度，字二严，自称斶筏老人。《明诗纪事》称其有《鸿雪草》、《墨庄》、《斶筏道人诗集》云。《池北偶谈》记可度好佞佛，一食清斋，逌然终日。《金陵诗征》二十六采其《庐山杂诗》诸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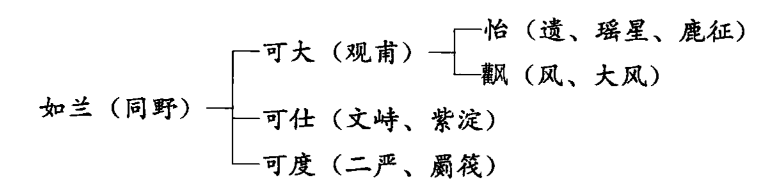
可度（二严）尝贻书与其侄怡云：

昨诗佳甚，喜其直吐胸臆，无纂组之烦。寓中得一刻清闲，亦可印证学问。予去年八月，作斶筏传一篇，送侄一览，可为我修饰一二。人生在世，一场懡㦬，大限将到，光景无多，聊为蛇足之语，以存雁过之音。（《尺牍新钞》卷十）

即以所作自传交瑶星为之修饰。

兹将张风世系列下：

其先本楚之孝感人，家于金陵。



紫淀、斶筏所居为小东园；张怡《金陵诸园诗》自注云：

小东园，先大父荣禄同野公燕居也。从世雅堂右折而南，亭轩三楹，荆川题曰白鹤山居。左曰栽云阁，先世藏书之所。叔父紫淀老人寝处其下。堂后曲室为岱舆仲父丹室。从堂右牡丹台旁磴而上，中踞一亭，亦旷亦奥，则季父斶筏老人读书于内。后紫淀老人尽弃所有，作"携书避乱图"而出。仲父丹室中悬小像，来居者以为仙翁而顶礼焉。今尽荒地矣。（《金陵诗征》三二、《明诗纪事》辛签二六）

可想见张氏园宅之概。纪映钟寄紫淀翁五律有"春归荒闸水，麦秀打船

风。野庙悲无主，人烟日不同”之句，盖亡国后之作（《赣叟诗钞》）。

又《海石园》自注云：

先庄节公殉国事，家余四壁，遂鬻此园为伏阙费。园中幽房曲室，最为雅观；小池回廊，不废游览。予读书其中者五年，后归陈中丞幼白。

至瑶星所居，则曰云乳山房，其诗注云：

予性爱园居；昔人所云志在两株树十茎草之间耳。初居海石园，在杏花村旁萧公庙后。次居寒山园，在南郭窑湾内，与今佟园衡宇相望也。后卜居武定桥东，屋内小园曰读乐，颇可晏坐，而素畏妇人声、鸡犬声、婢仆诟谇、市人喧闹声，乃于桥之极东回光寺前得倪园而晨夕焉。自沧桑后，流离颠沛，不得复购园居，就雨花山阁为先庄节扫地焚香，冀毕余生。而乙亥之夏，阁前松竹尽遭斫伐，触目怆怀，不堪闻见，乃葺摄山之云乳山房而投老焉。此金陵第一大花园也。僧徒居其中，而日用不知；游人涉其境，而神情不属，乃以独享为愧耳。

所谓倪园者，诗注云：

倪园，笑峰大师所构也。时笑峰尚为小司农，在燕邸，予以二百鍰得之。门前老屋数间，右有亭三楹，虚敞而邃，修竹蔽天；左高阁一区，前望雨花，后眺淮水。左环千堞，右绕花竹，爽目快心，无过于此，后仍归倪氏。

笑峰即倪嘉庆剃度后之法号。瑶星屡徙居，最后始居摄山中峰，方以智为作山水，其题识云：“截断红尘石万寻，冲开碧落松千尺。特地为中峰拈出，拈个甚么？可惜！可惜！无可道人。”上有“白云张怡”一印。该轴现藏何氏至乐楼。方苞跋谓此幅为摄山中峰张白云先生作者是也。至乐楼藏萧云从山水册第一图即为“摄山图”，萧氏题云“金陵惟摄山极奇险”云。

陈鼎撰《留溪外传》，其《白云道人传》称怡“抗节不屈，草衣木食于钟山之阴者五十二年”。张怡晚况之潦倒，其与刘公勇书可以见之。书云：

弟鹿鹿鱼鱼，如蓬如梗，偶以台宕入梦，担簦南游，不谓荆棘弥天，龙蛇满泽，山水胜境，化为迷阳。一双蜡屐，高挂壁上。世间不如意事，大约如此。困顿归来，贫与病俱。箪瓢如颜子，而无负郭之田；襟肘如曾参，而无养志之子。老妇卧病，呻吟米桶之中。诸父穷居，愁对衡门之下。学不日益，而身日衰；道不加高，而魔加炽。为人自为两穷，出世入世交病。清夜回光，通身汗下，道兄何以指我迷耶？（《尺牍新钞》卷五）

书中言诸父穷居，即指可仕、可度。怡有上紫淀老人（即可仕）书云：

从惊涛雪浪中，得天然砚子两片，其质如玉，其光如镜，其受墨如驰，而舐笔如濡，端歙不能及也。恨坡公未及知，使鼍矶浪得名耳。敬上一片，以助横扫疾书之兴。（同上）

张氏叔侄虽于困乏中，仍不废翰墨。诸人皆耽书画，不独大风为然。可度与周栎园书论画云：

近世董元宰论画，南宫北苑，必严宗派，此禅家所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古人左图右史，要以发抒胸中高远闲旷之趣耳，宁暇计某家山某家水耶？唐舒元舆记“桃源图”云：烟岚草木，如带香气，熟视详玩，自觉骨戛青玉，身入镜中，此言庶几近之。先生与涉江氏，深入此道三昧者，其以不肖言为然否？（《尺牍新钞》卷八）

涉江氏指陈旻昭侍御（见《读画录》卷一）。此言画但以抒胸中逸气耳。
圂筏又有题盛林玉（琳）“空山冒雨图”云：

幽人空山，冒雨而出，寻花耶？访友耶？大似黄子久笔意。题二绝：拟访高人上翠峰，篮舆清兴逐松风；子规唤醒英雄梦，白葛花开细雨中。（《读画录》卷四）

怡于画学更为精湛，同时画人多经其品题，见于《读书录》者，列举如次：

题邵僧弥“秋水图”：

蒹葭秋水一船移，自对空江玉笛吹；好景见前谁写得？月痕犹识邵僧弥。

石溪画题云：

举天下言诗，几人发自性灵？举天下言画，几人师诸天地？举天下言禅，更几人抛却故纸，摸着自家鼻孔也？介大师个中龙象，直踞祖席，然绝不作拈椎竖拂恶套。偶然游戏濡吮，辄擅第一。此幅自云效颦米家父子，正恐米家父子，有未到处，所谓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耳！

邹衣白小幅题云：

衣白先生，画多寥寥数笔，不求工好，而爽气逼人，自有生趣。此幅严壑深秀，屋宇错落，桥磴参差，于六法中无不具备，文心之不可测如此。

程正揆“卧游图”题云：

长康、右丞诸公，皆以士夫作画，故皆能造入神妙。宋时画学，犹分士流、杂流，俱令治大小经，仍读《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书，宜其下笔不苟也。子畏学画于东村，而胜东村，直是胸中多数百卷书耳。此事固当让青溪独步矣。

王子京画题《卜算子》，事已见上。
黄济叔（经）画题云：

取境不高，则云霞之气不鲜；肆眺不远，则林壑之怀不畅。崇冈绝壁，以谢烦喧；曲径平台，以供啸咏。若有知者，吾必过而问之。

周栎园《读画录》既成，怡为之序。略云：

其以山水为画，则自宗炳始。炳之言曰：理绝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旨微于言象之外者，可心取于书策之内。是以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故嵩华之秀，元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此画家山水所自昉也。自是而后，高人旷士，用□寄其闲情；学士大夫，亦时抒其逸趣。凡皆外师造化，未尝定为何法何法也。内得心源，不言本之某氏某氏也。兴至则神超理得，景物毕肖；兴尽则得意忘象，矜慎不传，亦未尝以供人耳目之玩，为己稻粱之谋也。惟品高故寄托自远，学富故挥洒不凡，画之足贵，有由然耳。唐宋而下，始有簪笔而供御，耑艺以名家者。然或位居左相，驰誉只擅丹青；身本画师，能事不受逼迫，此岂区区一技自鸣者哉？宋立画学，遂进杂流，犹令读《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篇。各习一经，兼著音训，要得胸中有数十卷书，免堕尘俗耳。风会日下，此义全昧，一二稿本，家传师授，辗转摹仿，无复性灵；如小儿学步，专借提携，才离保姆，立就倾仆矣。昔人有云，山水不言，横遭点涴；笔墨至贵，浪被驱使，岂不冤哉！然而铮铮佼佼，正不乏人，多正冠盖之中，或饶世外之侣。大约不以此市利者，乃能于中得解；更不以此博名者，正于此道大有神会耳。……昔阮孝绪传高士，有人所共知，而未必具载。乃其所载，或翻出人拟议外者。禅家参悟，不死言下；画家笔墨，不堕蹊径。高人会心，正自如是，固不得以定法求耳。然则得先生之意以读书，当不堕作家云雾中；得先生之意以作画，必不以神化让古人矣！

此序之要旨有三：

（一）画家山水，原为高人旷士、学士大夫，以寄闲情、以抒逸趣，无定法、无宗派。

（二）画不以之市利，不以之博名，要能于中得解，乃能于此道大有神会。

（三）画家笔墨，不堕蹊径，不可以定法求，不当堕作家圈套。瑶星见解，与其叔可度略同。龚半千谓“画士”不逮“士画”，此明季文人画家之公言也。瑶星又与程端伯（正揆）书云：

弟匿影空山，云泥既殊，鳞翼久绝，其为瞻恋，罄竹莫申。迩来落魄无似，托钵东牟，故人挽留，援止而止。从开来壁间，见《白云砦图》，外师造化，内辟心源，非独时流所未梦见，较前身画师，未知孰胜也？所作《卧游图》，当不下数十卷，千古大观，长安纸贵，珙璧驷马，未之能先。弟虽栖心物外，诸念断绝，而怀想翰墨，不啻调饥，望以一二纸见寄，非敢言心慕手追，领略万一，但得焚香静对，骨戛青玉，身入镜中，于愿足矣。（《尺牍新钞》卷五）

周栎园之识石溪，即缘张怡之介。《读画录·石溪传》云："予从瑶星张子与交，因乞作册子。"而傅山康熙丁未（六年）间为栎园作画，张怡为跋。[1]怡与画人之交好，而眼力之高，洵为一时龙象，故知大风于画理，得诸其兄者多，用能掉臂孤行，自出己意，虽天资过人，而家学熏染，不无渊源有所自也。

张怡自称伞山，其《读画录》序末自署曰伞山张遗瑶星。傅山为周栎园作画，后有伞山张怡等跋。缪荃孙记投赠周栎园杂文二册，共诗文二十九篇，第一篇张遗之《偶遂堂赋》，第九为张遗《拜玉庵赋》（《云自在龛随笔》二）。此册自端方家流出，后归叶遐庵。叶氏云："张瑶星两赋颇罕异，惜其文集不载此两赋也。"[2] 张怡遗文散见各书甚夥。《穰梨馆》三十四有黄九烟与张瑶星诗翰合卷。九烟名周星，上元人，崇祯壬午进士，年七十自撰墓志，作《解脱吟》十二章，大醉自沉于水，亦奇士也。又朱胤昌《洗影楼集》有张怡序（文见《金陵诗征》二十九）。胤昌字嗣宗，上元庠生，隐居卢龙山，有《偕张瑶星游三宿岩》、《游栖霞寺》二诗。又《松风阁访张瑶星诗》有句云："峭石横流水，孤花表夕阳，由来心远者，无处不羲皇。"（《诗征》二十九）可窥见其旨趣。周亮工诗有《张瑶星寄札并得友苍开士近诗》一律，末句"莫话当年尘土梦，松风阁下雨溟溟"。自注"松风阁在雨花台畔，瑶星读书阁上，久与世隔"（《赖古堂集》卷八）。松风阁盖张（可大）家园之名迹。

亮工《赖古堂集》卷三十有《与张瑶星》书札数通。其一云：

---

① 见台湾《明清之际画展》。

② 《遐庵谈艺录》，58 页。

山中四时皆是妙境，而秋冬之际，领略更有大异者，空山落叶，光景更真。静者于此中自有元契，城市中人可想而不可即也。得手教，承惠木瓜，以自怡悦，为我持赠，芬芳一室，心佩道风矣。《史挈》一书，囊括今古之藏，约略数编之内，学人侈谈该博，每苦记忆不真，得此奇观，顿如指掌，真艺林之要录也。倘先生可以稍待，敢留笥中，俟略有余资，当为刻出，以广其传，生平不敢攘他人之著作以为己有也。

又一云：

……胜国遗事，编辑不难，而难于发凡起例，但从世人恒见者为之分类割截，则世人既恒见矣，又何贵后人抄撮？愚意一语一事，皆人所未见未闻，庶有益于前哲，有补于后来。人谓前哲佳言懿行，尽彰彰于世，此却从何处搜罗？不知先哲佳言懿行遗漏者正无限，即如正史中所载古人事迹，亦无不详且备矣，而散见于野史者正自钞录不尽，今日之事，断断不当求之习见习闻之书明矣。弟所有皆习见习闻书也，闻牧斋先生手撰前人遗事，高至数尺许，后毁于绛云楼，先生复以胸中记存者追录之，亦高至尺许。宋辕文谓虞山此录多搜人之短，故天毁之。若使人人贡谀，亦何贵于吾辈操觚哉？闻此书尚藏其犹子家，若得借钞，则先生之书不一载成矣。《玉剑》、《遵闻》在儿子处，儿子一月内可归，归时即以奉寄。《史挈》是必传之书，惜弟家破不能为先生梓。……尊著且藏之名山，名山之外，未必无其人也。……

《玉剑》必指《玉光剑气》，该书尝留周亮工子处（或为周在浚）。据此札知张怡又著有《史挈》一书，亮工欲为刊刻而未果。《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有怡《谀闻续笔》：“查《谀闻续笔》，系张怡撰，皆记明季破京师及福、唐、桂三王僭号事迹，中多悖妄语，应请销毁。”《谀闻》与亮工札中所言之《遵闻》，谅为一书乎？

瑶星高寿，犹及时与文流游宴雅集，如钱陆灿诗有《与袁箨庵、唐祖命、方尔止、张瑶星、余淡心、黄俞邰诸君子集牡丹花下》，句云：“金陵旧是帝王都，岁岁花开如画图。此花又殿春风后，朱衣王谢相传呼。一筵醵费中人产，一花千人万人眼。金盘彩篮共贻赠，招邀名士分折柬。”考袁箨庵（于

令）卒于康熙十三年甲寅[1]，年已逾七十。此会谅在康熙十年前后。又石涛山水册《江东秋日怀张瑶星、周向山、张僧持、汤燕生、戴务旃、杜苍略、柳公含、吴野人、周真栖诸布衣作》，其句云："白云老翁倏他去，青□复作丛霄游。南村独往无定迹。嵒夫补过中江鸥（注公斋名补过）。近日鹰阿成懒癖，往来时卧长干楼。"（《画苑掇英》下）石涛赴南京，驻锡一枝庵，在康熙十九年，是时瑶星最为耆宿，故呼之为白云老翁，是张怡尚及与石涛论交也。杜苍略即杜岕，为杜濬之弟。濬有《赠张瑶星锦衣》五律云："张仲长安邸，惟余接膝频。除书无长物，遗像有严亲。颇续文昌句，无惭孝友人。明君如赐锦，宫样别词臣。"（《变雅堂集》三）濬与张氏交好至笃，濬殁后，有杂文卷在上元张氏，秘不示人[2]，即指张怡也。瑶星翰墨流布颇广，《金陵诗征》卷三十二收其诗四十四首，而大风仅得七首，可见其诗之流落人间者，亦比大风为多。

二

张风事迹，见《明画录》、《读画录》、《国朝画征录》、《图绘宝鉴续纂》、《江宁府志》。近人惟米泽嘉圃著有《张风及其艺术》一文，见《大和文华》第十八号，所记至为简略。

大风早卒，年历无考。周亮工记大风"病胃膈，疾笃，自题墓石小像卒。壬寅余自北回，邀大风过高座寺，相聚五六夕，为予作册中诸幅已，又以小册贻我，未数月即归道山矣"。是其卒应在壬寅，即康熙元年（1662）也。

大风死后，入其兄瑶星之梦，怡有诗记其事云：

> 予仲大风，死后入梦；衣冠甚伟，出袖中文，属余为流通。自云居天上为散仙甚适。新构小屋，绘诸葛、柴桑二像，供其中，仍以笔墨游诸上真，别语甚多，异哉！

瑶星作诗记梦，诗录于后：

---

① 据孟森《心史丛刊》二集。

② 《清诗记书初编》，185 页。

与子称同志，天怀各畅然，生当魏晋后，诗续邺鄘前。四海留双屐，千秋共一肩。雨花台上月，相与踏层烟（一作巅）（一）。荷锸来高座，相从只比邻。地荒兰蕙少，年老弟兄亲。命酒聊驱俗，写山缘救贫。前修凋丧后，风雅借斯人（二）。忽漫归城市，怜予更索居。幸留肝胆在，所惜往来疏。每见僧求画，时从客借书。何来摩诘病？恐是散花余（三）。竟尔谢人世，残阳隔暮烟。星真应名士，死不愧前贤。好友收遗帙，尘踪失大年。夜台遇妻子，慰藉识衣牵（四）。上界多官府，输君汗漫游。云中新卜宅，天上旧理忧。笔铸黄金像，名镌白玉楼。英雄能辟谷，应画汉留侯（五）。欲别还相送，醒来霜气清。晓烟残月影，冷露远钟声。遗稿当寻读，新诗谁主盟？巫咸如夕降，细与说阴晴（六）。（《金陵诗征》卷三十二）

大风尝与兄瑶星论画云：

此事有悟，亦有证：悟得十分，苟能证得三分，便是快事。前辈有言："我所恨者，未见此手，先具此眼。"又云："眼里有筋，腕中有鬼，都是说见到，行不到，乾慧之无济乃尔。"（《尺牍新钞》卷二）

见得到未必行得到，虽以龚半千之功力，尚且自谓"余不能画而能谈"，但须先具此眼，方能具此手，是颠扑不破之理也。

僧七处有"四季渔家乐图卷"，周亮工书引首；题句者陈舒、唐耕坞多人，大风亦有跋文云：

玄真子（张志和）作《渔父词》，往来江湖，颇与颜清臣厚善，后上升于婺州（见《婺志》）。其皇道兄四季为四首，极春夏秋冬之致。笔墨绘图，苍古秀细，鲜润欲滴。而古有词无画，今词与画兼，乃为过之，但不知词意之美，又吾家何人足当之耳？庚子九月廿六日上元张风题。（《穰梨》卷三十四）

以词合画，昔所罕见，故大风深为赞叹也。

周亮工《尺牍新钞》二，录张风书札多首。与其兄瑶星论画之外，又有与偶遂堂主人（似陶氏曲林馆）、与郑汝器、与程幼洪三首。周亮工有《题郑

汝器藏李（流芳）、宋（珏）合作画册跋》（见《赖古堂集》）。幼洪尝和葛云芝[①]题周荃所绘“绝交图”句云：“刘峻广绝交，此论洽人意。金尽试求交，跼天而蹐地。”（《读画录》卷二《周静香传》）汝器则与大风为至交，《读画录》称大风遗书，“病中付郑汝器藏之。丁未（康熙六年）秋，汝器出其藏稿，欲共徐起渭开吕之诗同梓之，杜苍略为传。会汝器为一令累，又不果梓，后为一友携去，遂失其半。”大风著述，不获行世，为可惜也。光绪甲午黄冈沈氏刊杜濬《变雅堂集》附录二收杜岕（苍略）诗文九首，但无张风传。

刘氏虚白斋藏大风名卷，为炯伯社师作。炯伯即杨炯伯，字大郁，一字鹿园，江宁庠生。《金陵诗征》卷三十二录其《冬余乐事》，又《清明前四日过丛霄道院主清凉山看花竟日》绝句云：“江山佳处总难论，春在林皋赖酒尊。我被春风久留恋，桃花流水晋时村。”方苞于《季熙（瑞臣）墓表》称：“杨鹿园，金陵奇士也。于时人概不快意，独与（熙）为寂寞交。时扶杖矫首郊野，则剧饮纵谈大乐，或乐未毕而继之以哀。”（《望溪全集》十二）季熙与鹿园《郊外纵步》诗句云：“莫将失意悲今日，且办浮生与古人。”（《金陵诗征》卷三十四）方苞所记，殆指此乎？炯伯性耿介，出与不苟，而与余怀酬唱最多。淡心有《客苕溪》、《寄赠钱季水兼怀炯伯》二律（《金陵诗征》卷三十四）。又《玉琴斋词》中有《鹊桥仙》寄杨炯伯，又《念奴娇》祝杨炯伯六十上阕云：

> 鹿园偕隐，对钟山屏幛，闭门高卧。我爱器之真铁汉。与我周旋作我。菊绽东篱，酒倾河渚，种菜为功课。狂歌痛饮，满眼雪花飞堕。

淡心又有和杨炯伯见赠一律云：

> 称瓜何地是青门，愁见濛漾八表昏。芳草故都春闭户，落花寒食夜开樽。荒鸡鸣处谁能舞，旧燕来时我尚存。雨后不知山径滑，迟君双屐印苔痕。（《金陵诗征》卷四十四，《清诗汇》十六，《明诗纪事》十四）

大风绘赠者，当即杨氏也。

屈大均《佚文·送凌子归秣陵序》称：“三月十九日，与林古度（茂之）、

---

① 字瑞五，昆山人。《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八著录其《卧龙山人集》。

王璜（元倬）、方文（尔止）、杨□□（炯伯）、洪□□（方舟）、汤燕生（玄翼）诸遗民，集璜之南陔草堂，为威宗烈皇帝设蘋藻之荐。”《翁山诗外》六《送淩子还旧京》诗有“虎踞关前客（自注龚贤），鸡鸣寺里人（自注杨子郁）”。炯伯字大郁，即此人也，当日与龚野遗齐名。刘氏藏大风此卷闻名遐迩，而炯伯向所未详，故为详考如此。

此卷后有大风诗一首云：“寒雨连空翠，诸天尽紫烟。阁疑峰对面，崖与树平肩。木末解新箨，云根袅细泉。西林有瀑布，定落石梁前。雨中紫峰阁作，似书老社长正之。”紫峰阁亦见吴嘉纪《陋轩诗》卷九，泊船观音门十首，其一云：“短褐张道士（注张瑶星），长安旧锦衣。饥眠紫峰阁，老掩白云扉。尘世鹿还逐，鼎湖龙不归。时时一回首，血泪尽情挥。”此阁盖为大风兄张怡隐居处。周亮工与瑶星书其一云：“先依白云先生度岁。紫峰阁久有贸人意，今可得否？”（《赖古堂集》二十）即指此也。

大风论画主行条理，远看大片段，近看小节目。观其题所画诸葛亮像云：

> 诸、陶二公，读书□略，如攻城略地之略。观书止揽取其治乱兴亡大头脑处，余次琐屑无关，便都置之，非苟且粗略之略。公用世人，与高才豪上一等人不同；行师尚节制，罚二十以上皆亲决，又曰先帝知臣谨慎。不求甚解是说元亮为学道人，天资沉静聪慧，于书皆不求而甚解。盖求字下作一句读，古人文法如此。莫因漉酒用巾，琴不事弦，便当作个潦倒颓唐老子不然也。至子美诗云：“读书难字过。”又是笑话人语，道著学人通病处。余向于二公读书法，作一类错解，岂独难字过乎？（《故宫书画录》卷五）

彼主张观书取大头脑处，而于元亮“不求甚解”句，读为于书不求而甚解，于求字下断句，别具新意。是大风览书亦注意小节目，不敢轻易放过，其理可与作画相通，岂可忽乎哉？又小字题：“廿三日附录《珠光庵长语》一则。”钤印“珠光庵主”，知大风著作又有《珠光庵长语》一书。是帧下方右隅又小字题识：“或见道人书画，谓颇有狂意。道人笑曰：‘当繇近朱者赤耳。’或曰道人交游，率礼法谨饬士居多，安在尔尔。道人徐曰：‘风□敢，与狂相去不甚远不？’”风自许为狂，画有狂态，是其特色，言亦中肯。

故宫此武侯像款云：“此画为兰雪居士作，上元衲弟。真香佛空，酒后醉笔。甲午正月廿一。”考康熙间号兰雪者有二人：一为邵点字子兴，一字初

庵，又号兰雪，自余姚迁吴，山水法云林，著《四可斋燕游诗》（见《清代画史增编》）；一为孙学稼，侯官人，字君实，号兰雪，明亡居西湖，号圣湖渔者，康熙中卒。日本米泽嘉圃谓兰雪居士即孙学稼[①]，尚待考定。张风写诸葛像，尚有日本茧山顺吉氏藏一帧，上题“先帝知臣谨慎”数字；新加坡友人陈之初先生有一幅亦题此句，想均从此本摹仿，故只摘录“先帝”一句。故宫此幅，天真烂漫，人物衣褶，苍劲中见温润。其画衣服线条，先用淡湿笔勾样，再加勾浓墨以醒之。至画胡床则反是，先用粗笔深墨，立定架构，然后以淡墨渲染，使其渗透，故能脱化浑融，迥出尘表，的是佳构。

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大风渴笔山水册页十二帧，盖（崇祯）甲申岁作，有题识者八，录之如下：

水口略类源而非也。大风。

仿倪。

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 元人填词也。似宜作水树法为得，而大概亦夯工。处处愧张句曲击鼓边一语。甲申七夕。

云磬风帆。

画无命题在处移，似听涧响耳。若以为明月松间炤，清泉石上流亦可。北觐兄必以为大风于此道亦用时文法也，一笑。六月晦日。

余苦不能淡至，此其亟力摹拟，然终是笔繁。七月十日，雨中，大风。

夕阳在山。

北觐兄以册子见投，偶读《袁中郎集》，因喜“洞底有人穿洞出，山间投砾隔村闻”之句，辄为图似，恍恍疑得八九。小弟张风漫识于乱鸦轩。

北觐未知何人。此册杂题有可注意者数事：

（1）以画之制题与时文制艺之法有可相通处；

（2）画中填补缺处，可作远山，而近景则宜施以水树法，有如灰土

① 《大和文华》第十八号。

填铸，须大用力，即所谓务工也；

（3）佳诗警句随时可以入画；

（4）画宜淡而笔不宜繁。于此亦可窥见大风画论之一斑。

此册后有安致远跋，称其乙未春于燕京宿单桥，壁上见大风书《菩萨蛮》词一首，字大于升，如醉张旭颠米芾，时尚不知大风为何人。嗣始于周栎园夫子处，悉其生平。致远字静子，号拙石，山东寿光人，康熙十一年拔贡。著《吴江旅啸词》[①]，盖为周亮工弟子，乙未即顺治十二年，时大风尚健在也。

大风有题周祚新竹卷跋云：

> 墨农道人早岁与其同乡杨、李、马诸公学画山水，以为资性手笔有不相宜，即画成亦不足传，遂弃去。专肆力于竹，盖寝食于宋元明各大家而得其神髓。故余论南中画竹家，二百余年来必以道人为正宗，为大家。余与道人交亦浅，知非阿私所好，惜道人五十外殇，墨迹近难多得。今观此卷，潇洒生动，真气勃勃，细玩其立竿发枝，当是成竹时最先作也。己亥闰三月朔，上元老人张风题。（《退庵清秘录》二）

己亥即顺治十六年。周祚新字又新，贵州人，工画竹，崇祯十年进士。大风写竹甚少，见于辛丑扇面者，寥寥数竿，真气满纸，别具神趣，正可与此篇互相印证。跋中称墨农从其同乡杨、李、马诸公学山水，即指杨龙友、马士英辈。

大风画，周栎园谓其无所师授，偶以己意为之，遂臻化境。黄宾虹以为此论尚未克罄其所自来，而谓赵松雪写山石树木，极为荒率，大风笔亦相类。吴湖帆亦称："大风全师松雪，而超逸过之，如行空天马，不可以迹象求之，是为神品。"（俱见《与炯伯社行卷》跋）两家均认为大风出自赵鸥波。今考其辛巳册自言法李希古笔意，甲申册中有"仿倪"一叶，盖寝馈于宋元者甚深。大风之画树石，甲申册为早期作品，树法如桃源水口，古树昏鸦，有时近于半千，规矩未失。坡石有纯作干皴，而淡墨渴笔，折带披麻，仍是子久一路。此时期既未能恣肆，又不能简淡，故七月七日雨中作，自题云："余苦不能淡至，此其亟力摹拟，然终是笔繁。"而"夕阳在山"，与"红尘不向门

---

① 《清词钞》，178页。

前惹”二幅，都嫌皴擦太多，反病笔弱。若戊子炯伯之作，全以意行，树干以侧笔取势，浑厚无匹；细枝交柯，有如狂草，直是乱头粗服。石则仅钩轮廓，点以湿苔，简而能繁，干中带湿，神乎其技，足叹观止。己丑虬松，与其书法笔锋，同其爽利，亦是合作。

曾鲸、张风尝合绘顾梦游小像轴，款云：“顾与治先生小像，曾鲸画；张飘补景；田林篆。”（《南京博物院藏画》）画岩谷藤萝，皴法在解索披麻之间，大风笔法，所谓无所师授者也。按曾鲸卒于顺治七年，年八十三。顾与治辈分在张风之上，纪映钟《顾与治诗序》云：“启祯间，旧京以诗名者，艾子魏容、廖傅生孔悦、张彦先一儒、傅远度汝舟、顾与治梦游、王穆如亦临、张紫淀文峙、张季筏可度、暨先君子竹远讳，皆以布衣雄奇诗坛，声闻藉甚。今九原不可作，而后死者则顾先生与治也。”与治盖与大风之叔辈文峙、可度交，其集中有《沈子迁五十初度、张屭筏、孙阿汇、方尔止、友苍开士同集水斋庵，予方养疴未赴，走笔呈此》一题，而未见与张怡及风昆仲唱酬之作。此顾氏像，篆者田林，按北京图书馆藏有清田林撰《诗未》二卷，雍正七年南墅草堂刻本，或即此人。

《金陵诗征》卷三十九：“鲸字波臣，莆田籍，居金陵。周晖称其写照入神。”其《自写小像》诗云：

> 不用僧鞋道士冠，只须野服自盘桓；蕉阴净缘秋花紫，琴对青山最耐弹。

梦游此幅即由曾波臣写照，而大风补景者。

大风既工人物，间亦为人写照。杜濬《变雅堂集》（光绪甲午，黄冈沈氏本）卷首附有张风写茶村四十小照，是其一例（图一二四）。民国二十四年印《黄冈二处士集》中《变雅堂集》卷首别出另一张风画杜于皇像，孙星衍题，纸本，为茶龛藏，有殷雯跋云：“此轴侧署张风写三字，孙渊如颜其上约略数语耳。”按此本疑不



图一二四　张风写杜茶村像
（《变雅堂集》卷首）

可靠，“张风写”三字或出后人补款。

大风遗文见于上举者，《题诸葛亮像》、《题七处和尚四季渔家乐图卷》、《题周祚新竹卷》之外，尚有祝枝山之《越台诸游诗》跋云：

京兆书无不学，故精力遒劲，神采奕奕动人，此幅尤其法晋魏者。今戊戌夏，余与江上先生来游吴门，初得京兆书《黄仲辉墓志》，继是纸可称双璧，宜为知还阁中宝物也。珍重。五月廿二日上元张风识。

此册罗振玉印行；戊戌即顺治十五年，时张风与笪重光同在苏州。

张大风诗，《金陵诗征》选七首，《明诗纪事》辛签二十七上录诗四首。见于原卷者，雨中紫峰阁已见前录，其他据原卷及郝莲《国朝诗抄》补录二首：

《题虬松图》

道人明日城中去，先生留我图松树。高干虬枝万丈长，好挂茆斋读书处。松声风声吹不休，浩浩落落一发胸中趣。(据原卷)

《江乡即事》

沙褪潮平蟹稻香，西风晴日雁飞忙；多情惟有江天柳，欲落重新二月黄。(郝莲《国朝诗抄》)

其他见日本《澄怀堂书画目录》，香港《至乐楼藏明遗民书画录》，又大风题自作“空山独步图”云：

空山人静，无与往来，素月在望，好风入怀。优哉游哉，盖独乐哉。

又题“喜睡图”调寄《踏莎行》云：

老去情慵，年来喜睡，黑甜别有真风味。当年尼父叹吾衰，分明懒与周公会。且闭柴门，聊虚客位，垂头童子曾无对。三竿红日已天中，山厨炊熟黄粱未？(见行荪作《张风诸葛亮像轴》一文)

叶氏《全清词钞》有张怡无张风，此首可补其缺。安致远称曾见其《菩萨蛮》于燕京题壁，惜未见载录。

大风著述，今皆不传，其《一门反切》，但用音和一门，使人不习等韵便可通韵书，为其得意之作。考清初学人，喜谈音韵反切。刘献廷《广阳杂记》四记吴乔（修龄）论声音之道，以二合、翻切收尽诸法，立二十四条。刘氏以其二合为局狭门，乃实不知二合之奥理，而病其以谐声通翻切而立法太多。又称其论局狭音和二门、二合之说；张风但取音和，疑即用二合之法而已。音韵之学，清初画人如方以智亦邃于此道，乃一时风气。张风之作，惜乎不传，无由窥其造诣也。

张风自署，有时写作飌，《画史汇传》误飌作观，葛焜已窃笑之（《爱日吟庐书画录》二）。飌为风之古文，《周礼·大宗伯》飌师即风师；《玉篇》、《广韵》俱云古文风。附记于此。

又大风一名，盖取之风后。《史记·五帝纪》正义引《帝王世纪》：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得风后于海隅，登以为相。《汉书·艺文志》有《风后兵法》十三篇。张风以大风为号，叹为天下去垢者何人，殆有微意存焉。

周亮工《印人传》二《书张大风印章前》云：

> 张大风，上元人，因自称上元老人。予既载其行谊入《读画录》矣，复录其一二逸事于此。大风学道学佛，三十年不茹荤血，客有烹松江鲈鱼者，因大噱曰：此吾家季鹰所思，安得不啖，遂欣然一饱，从此肉食矣。予被谗后，大风画一人持剑，以手摩挲双目注视之，佩一葫芦，笔极奇古。题其上曰：刀虽不利，亦复不钝。暗地摩挲，知有极恨。予感其意，至今宝之。大风作印章，秀远如其人。予得其二，何省斋、周古村得之最多。省斋为醉仆跌损，古村所得皆在好冻上。破家后仅存其一二。

足见大风与周氏交契之深。大风不特工六法，且亦长于奏刀。因附记之。

附　张风书画系年纪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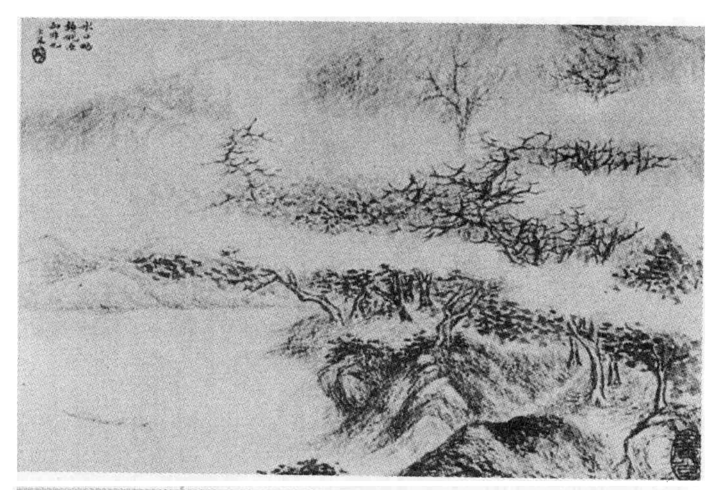
崇祯九年丙子（1636）《人物册》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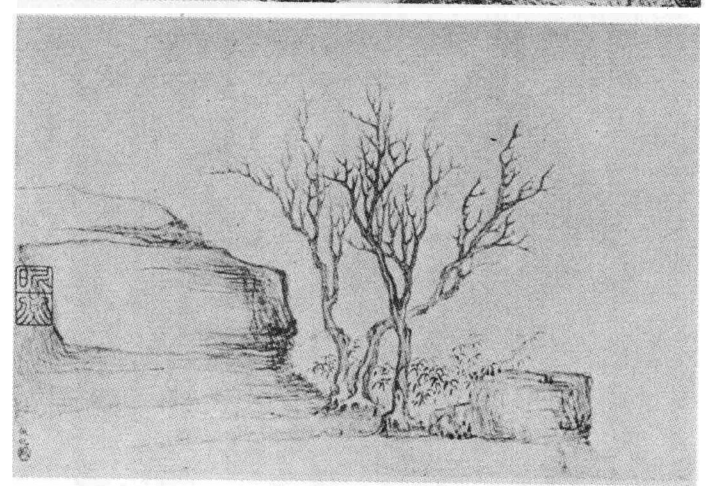
末幅款云："丙子秋八月之朔写，上元老人张飘。"（日本《澄怀堂书画目录》五）

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法李唐山水人物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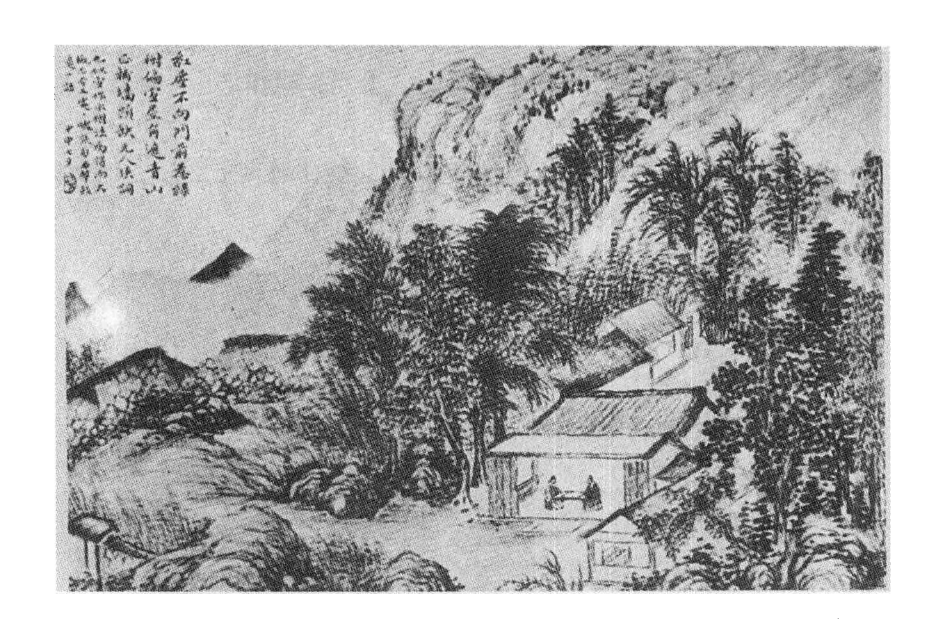
款云："辛巳仲春之望，法李希古笔意，上元张飘作。"（《穰梨》卷三十九，19页）

顺治元年甲申（1644）六月、七月间，为北觐作册页十二帧。（普林斯顿大学藏。图一二五至一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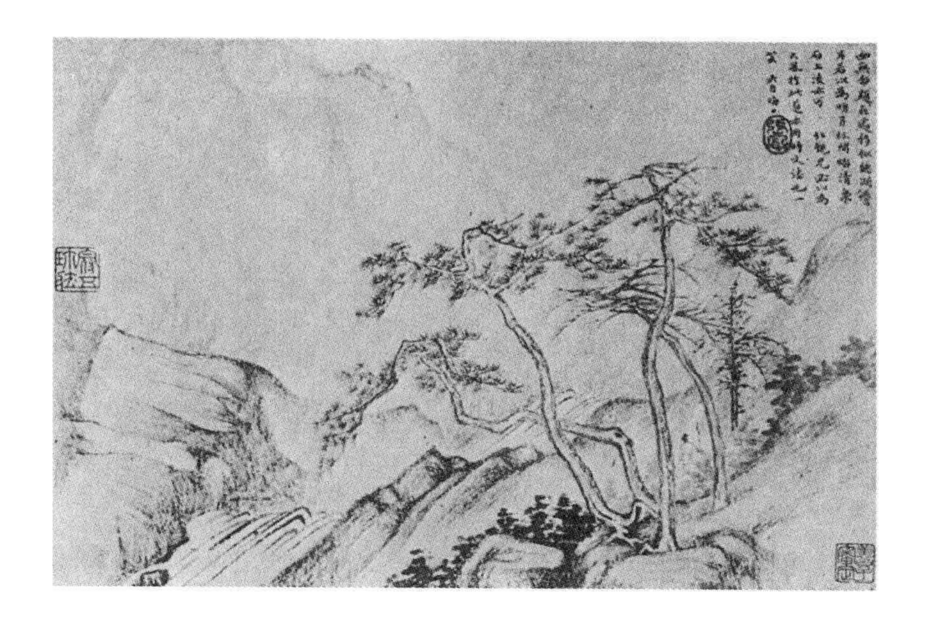


图一二五　张风山水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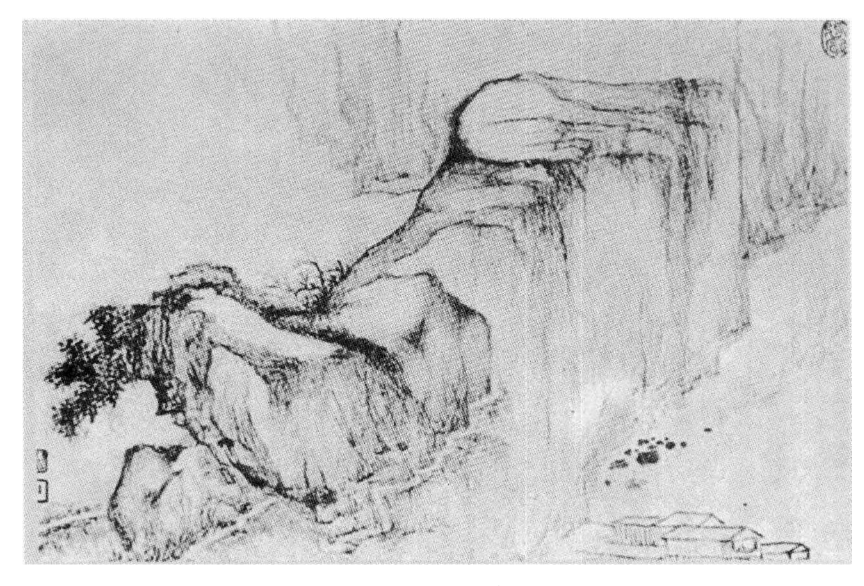
图一二六　张风山水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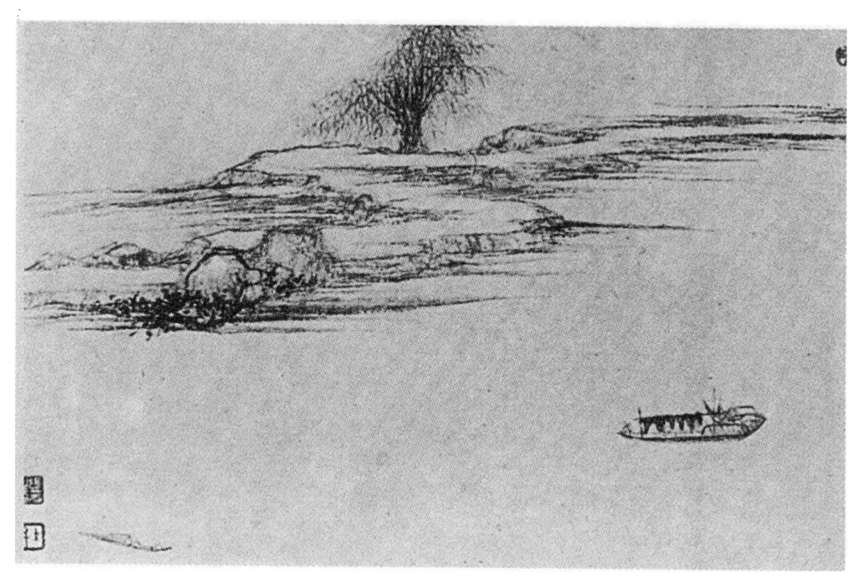
图一二七　张风山水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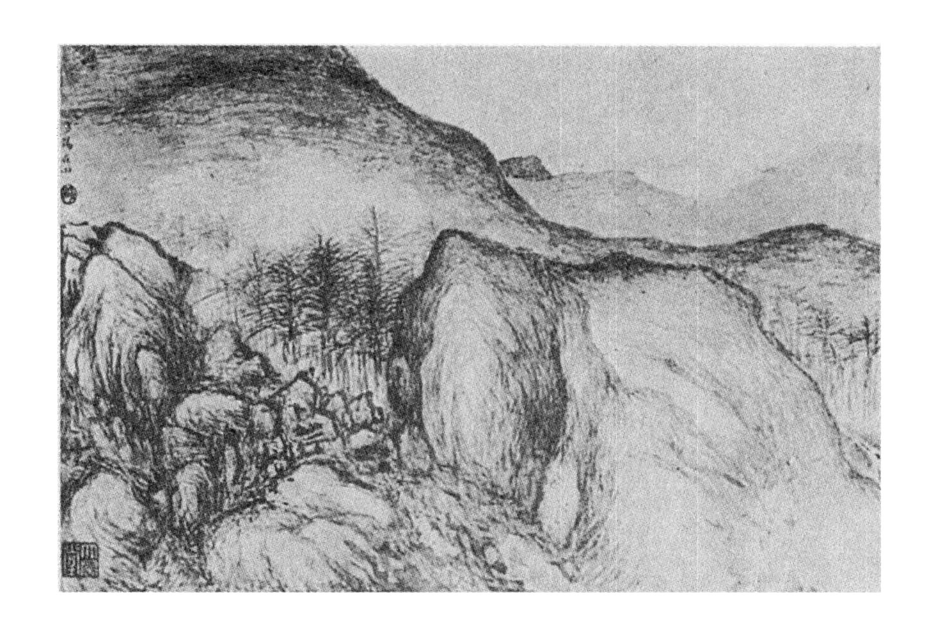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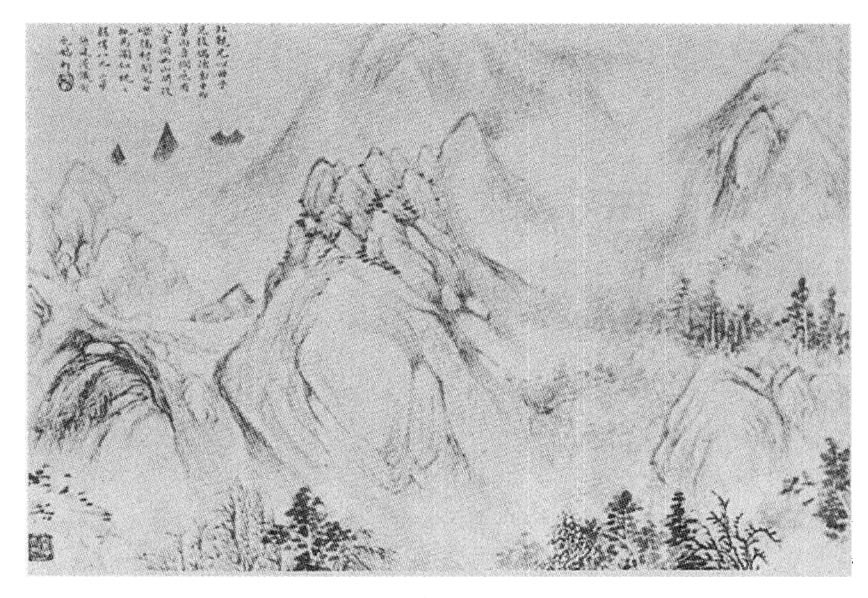
图一二八 张风山水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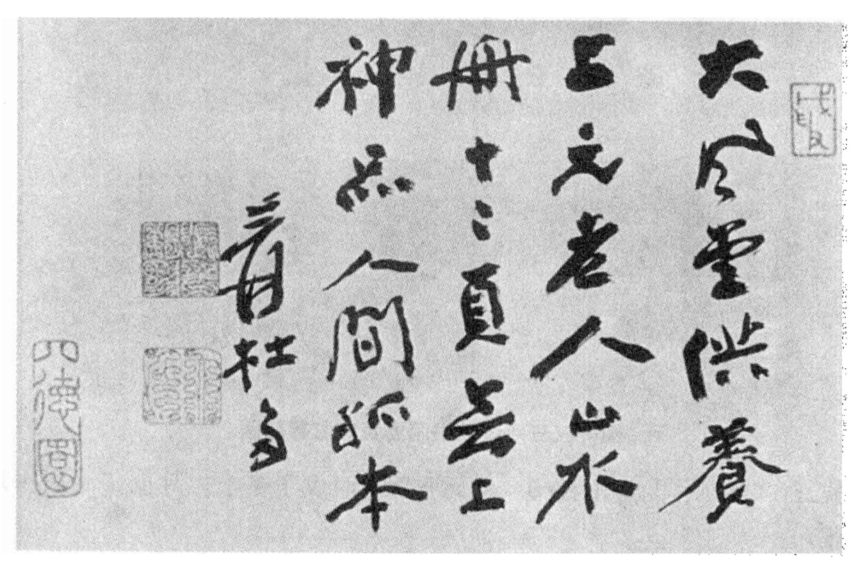
图一二九　张风山水册（五）





图一三〇 张风山水册（六）

余以乙未春赴燕京夜宿單橋挑燈讀
壁上詩見有所書菩薩蠻詞一首字
大於升醉旭顛帯筆意如在余依其韻
而和之今匆匆十年矣壁上雖題姓字然
余以僻處海上竟不知大風為何如人
今於檪老夫子署中得悉大風生
平且以大風手蹟見示老氣披紛颯
颯綈上覺尺幅間如見張鎬鬚眉也
後學安致遠題



图一三一　张风山水册（七）题跋

顺治四年丁亥（1647）作《山水书画册》。(《泰山残石楼画册》)

顺治五年戊子（1648）秋，作《秋汀艳景图》。

款云："戊子秋月，即景图此，上元张飘。"(《艺苑遗珍》)

同年　冬十二月，作携琴人物卷。(图一三二、一三三)



图一三二　张风书画卷

图一三三　张风书画卷黄宾虹等题跋

款云："此画作与炯伯社师，上元张飙。时戊子冬十二月也。"（刘作筹虚白斋藏）

顺治六年己丑（1649）仲冬，画《虬松图》题一七古。

款上人名被剜去。（刘氏虚白斋藏，图一三四）

顺治八年辛卯（1651）《秋林山色图轴》。

款云："倪云镇有《秋林山色图》，又有《春林山影图》，道人此帧用其题不袭其套。孰谓古今人不以变化相尚耶？辛卯八月五日作与无念贤坦，珠光

庵瓢。”（《爱日吟庐书画录》二）

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画诸葛亮像轴。

款云：“此画为兰雪居士作，上元衲弟。真香佛空，酒后醉笔。甲午正月廿一。（下略）”（士林“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三，延春阁《书画录》，495 页）

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作《山水人物册》十二开。

款云：“乙未夏四月二日写，上元老人张风。”（《书画鉴影》十六）

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作“烟雨归渔图”。

款云：“崖上阴云昼不开，淡烟和雨暗苍苔；一竿蓑笠沧浪口，白鹭窥鱼去复来。丙申冬日于吸江楼，瓢。”（《至乐楼藏明遗民书画录》，82 页）

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五月与笪江上（重光）游吴门，题《祝京兆书》。

同年　有“草堂读书轴”。（《爱日吟庐书画录》）

同年　“北固烟柳图轴”。（《编年表》引徐邦达《古代书画过目汇考》）

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作“空山独步图”有题句。（《大风堂书画录》）

同年　作“抱朴子燃薪读书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同年　闰三月，题周祚新竹卷。（《遐庵清秘录》二）

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作“空壑高士图”。（郭味蕖《年表》，256 页）

同年　九月廿六日跋七处和尚“四季渔家乐图卷”。（《穰梨》三四）

同年　为舜道写“天目龙凤图”。（图一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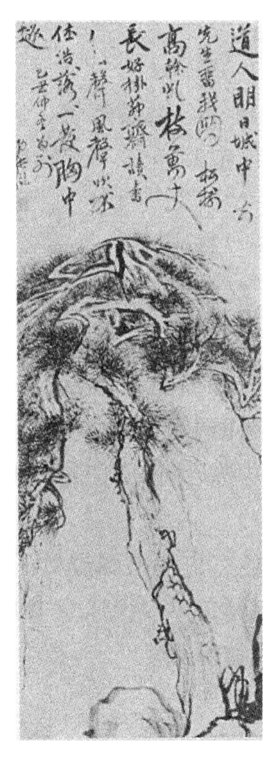
款云：“天目山，山极高峻，崖岭竦叠，西临后涧，山上有霜木，皆是数百年树，谓之翔凤林。东面有瀑布，下注深沼，名曰：蛟龙池。庚子冬十月，为舜道词翁写‘天目龙凤图’于上药亭。”（《神州大观续编》第二集）

同年　“渊明嗅菊图”。

款云：“采得黄花嗅，唯闻晚节香。须令千载后，相慕有陶张。上元老人写渊明小炤，庚子。”（《大风堂名迹》第一集）

同年　“观瀑图轴”（纸本）。

款云：“有笔有墨；以此幅纸甚佳。楮先生原居文房第一。庚子嘉平上元老人醉后。”（《虚斋》卷十、十一）





图一三四　张风虬松图轴



图一三五　张风天目龙凤图轴

此图现在上海博物馆，见该馆藏书六八，为晚年作品，十分奇肆。又一本见 O. Siren，pl. 371。

日本《南宗名画苑册》，《支那南画集成》第二期上卷俱收此帧，题曰“赏枫图”，款字相同，现为大和文华馆藏，或为摹本。

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竹石人物扇面。（图一三六）

图一三六　张风竹石人物扇面

款云："清泉白石，燕坐其间，加以修竹数竿，受此君者，不独子猷；子猷以是传，人有幸不耳。辛丑春日上元老人风。"（印"大风"。）（黄君璧藏）

康熙元年壬寅（1662）张风与周亮工会于高座寺，为元亮作画。（见《读画录》）

张风又一"观瀑图轴"，见《唐宋元明清画选》第六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1960年8月），只署"张风"二字。绘大树三株；石多用侧笔，甚为草率，未详年月。钤印一。

《神州大观续编》第三集载"万叠苍烟图"（图一三七）。款云："仰观石壁，俯听流泉；山水挺秀，涧花吐鲜。一声黄鸟，万叠苍烟；静者迈往，乐兹永年。上元张风写意并题，为士庆先生清玩。"钤"上元老人"方印，今藏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



图一三七　张风万叠苍烟图轴

日本《澄怀堂书画目录》五著录张风"竹林高士"图轴。寸大草书款题云："一竿两竿修竹，五月六月清风；何必徜徉世外，只须啸咏林中。"下钤"上元老人"、"大风"二印。小字题识云："作小画并题六言，为式翁老仁兄寿。"

又一"面壁达摩图"，草书款题云："面壁则已，盍为发怒；请问我师，中必有故。上元老人画并题。"钤"张风之印"一。

《穰梨》续十四著录张风"古道独行轴"，署戊申，实为康熙七年，时大风恐已前卒，颇可疑。

《一角编》甲十三有大风山水真迹。《麓云楼书画记》四十有大风"吟梅图轴"，不具记。

检道光四年武念祖修之《上元县志》，卷二十《隐逸》有张颿与杨大郁（炯伯）传，惟颇简略。卷二十四收张风《燕子矶》七律一首。卷末《摭佚》刊前辈著述，张可大、张文峙均有著录，张怡则附其《白云书目》，共二十五种。重要者如：《三礼合纂》二十八卷，乾隆三年纂三礼馆时，尝购取其书。又《史挈》二十四卷、《云乳销夏集》三十八卷、《摄山志略》六卷、《金陵私

乘》八卷、《养生主》十六卷、《白云言诗》十二卷。怡殁时年八十八，毕生殚心力于著述，惜多未刊行。本志《摭佚》又有张可久、张怡详传，可以参看。

本文之作，承方闻教授、刘作筹、黄君璧先生惠贻照片，特此志谢。

原载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八卷一期，1976 年

清初广东指画家吴韦与铁岭高氏

——吴韦指画花卉卷跋

南海吴山带韦，号虎泉，人品甚高。赵执信过粤，以不见其人为憾。①《岭南画征录》不载其能指画，惟何绛谢吴山带寄墨莲诗，称其"常将墨汁写清莲，造化在指神在臂"（《不去庐集》）。一般工书者每言心使臂、臂使指。此言造化在指，即谓其擅写指画。

余于泰京，从友人处，易得吴韦指画花卉一长卷（图一三九），行笔含蓄，不露圭锷，绝无凌厉狂霸气习，大异高且园之以侧笔斩削取态。自钤一印曰"指头怡□"。卷尾有"五百四峰草堂"印。盖曾为黎二樵室中收藏。又李研山签题"吹万楼珍藏"（图一四〇），则故人李君履庵旧物也。又有吴秉权题字。秉权，海盐人，能写生，兼精篆隶，《青霞馆论画诗》作者吴修之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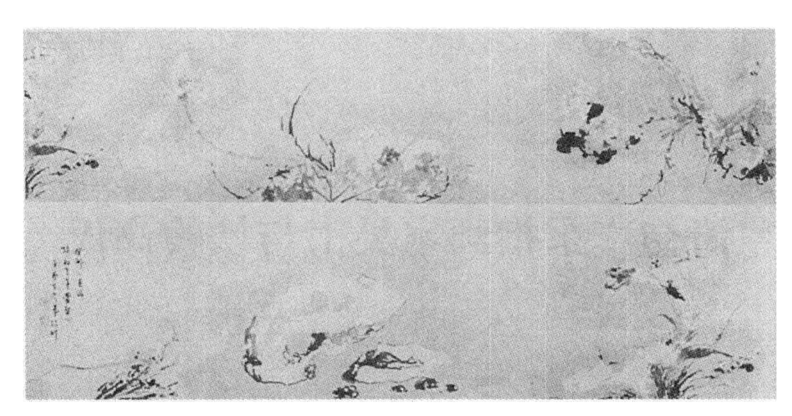
是卷山带自题云："癸卯小春，为博翁老年台粲正，金茆生吴韦指作。"金茆指金茅山，在其居宅之后（见陈恭尹撰《吴山带行状》），癸卯即康熙二年（1663）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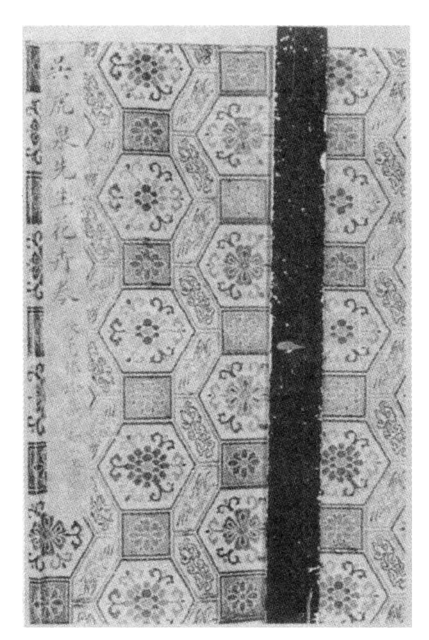
图一三八　李秉绶《竹菊石图轴》

---

① 赵执信《饴山诗集·八鼓棚集》下：《悼吴孝廉文炜山带》诗，有云："为欲寻君来岭海，岂关避我走风尘。"自注云："余未逾岭，山带已入都。"



图一三九　选堂藏吴韦指画花卉图卷



图一四〇　吴韦指画花卉卷李研山题签

世称指画肇于铁岭高其佩，其从孙高秉撰《指头画说》，谓“其佩始擅指画，一时靡然成风”。秉推崇其祖，理有固然。其佩二甥李世倬及朱伦翰均工画，朱及其佩从孙藏同以指画著名，世倬题所作“岁朝图”亦有“指头蘸墨肇自少司寇且园舅氏，古无有也”一语，而其佩自诩其“画从梦授，梦自心成”。故向来皆目且园为指画创始人，殆无异议。

其佩指画现保存于辽宁博物馆，为数至夥，该馆尝举行高其佩指画展览，展出百余帧。杨仁恺因为《中国画家丛书》撰《高其佩》一书，考证且园事迹至为详尽，又指出现藏沈阳故宫博物院纸本设色之鱼虾图，写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为其指画最早具有年款之作。是时其佩年方二十四岁也。今按吴韦此花卉卷，款署癸卯，则为康熙二年，时韦年三十三岁，其佩才三岁耳。则谓指画为其佩首创，明非事实。

最有趣者，则吴韦与铁岭高氏有一段因缘。戴名世为《吴文炜传》云：

大兴人薄有德识文炜于场屋中，即延文炜主其家，遍赞之宾客。岁甲戌，下第南归。越二年，广东巡抚高中丞使其子入都应试，聘请文炜与之俱行。文炜不获辞，然再入京师，非其志也……文炜仍主有德。顷之，疾大作……行至良乡，卒于车中。

赞曰，吴君为土音，余辈多不能解。已而画一扇赠余而去。

又云：

岁甲戌五月，余为二三友人游于虎丘。吴君过此，持刺来谒。（《南山集》卷八）

文炜即吴韦本名（盛镳《清代画史增编》谓吴韦更名文炜，误）。戴氏《南山集》中为人撰传不多，而特为韦作传，足见其对吴氏之向往。吴操广州话，与北人难以沟通。但吴氏之绘艺，为人所赏识，则无疑也。

陈恭尹撰《吴山带行状》云：

君讳文炜，初字仪汉。……甲戌下第，取道吴越，览其山川。……丙子夏，大中丞高公属番禺秦侯[①]致礼延请，遂同高公子轶生北上。抵京数月，主于黄村高府。（《独漉文集》卷十二）

高中丞指高承爵，为其佩叔父。严虞惇撰《承爵墓志铭》云：

① 《番禺县志》卷九《职官表》："康熙朝番禺县丞有秦永贵，辽东人。恭尹所撰行状言及秦侯，当即此人。"

康熙己巳，大驾南巡，擢江苏按察司使，到任三日，特命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抚安徽。未十月，复命巡抚广东。丁内艰归。……子五人，其伟，庚辰科进士。(《严太仆集》卷九)

《八旗通志》九十三：

高承爵，康熙三十三年正月调广东巡抚。

轶生即高承爵长子其伟也。吴韦尝住京师黄村高府数月。考其佩自其父天爵于康熙十五年殉耿精忠之难（详《清史稿·忠义传》），即由其叔父承爵抚育。承爵于康熙三十三年任广东巡抚，吴韦受聘陪其子北行应试，与高家关系至深。其佩为高天爵第五子，在诸从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其堂弟其倬称之为七兄），韦住高家数月，必与其佩交往熟悉，可以切磋艺事。吴韦居南粤，其初赖大兴人薄有德为之延誉。有德识韦在场屋中。据其行状，“（韦）十九就童子试，受知于番禺蒋侯取冠一军，补弟子员，名噪一时。庚子闱试，卷拟元，以后场语有疵，遂置不录。及己酉复中副车。”疑二人相识必在庚子、己酉间，吴韦又曾主薄氏家中。韦于癸卯（康熙二年）间，已能作指画长卷，由于科举之偃蹇，改名为韦，而肆力于画。恭尹记其事云：

以为得失有命，乃去名之文、与火之光，而以韦为名，别其字曰山带。遂放意诗酒间，画竹石鸟兽以寄兴，自是求索踵至，昕夕无暇晷。有所赋咏杂书，坠叶败纸，不复存稿。同人随而搜录，得《金茅山堂集》若干卷，惠州王子千使君为刻之。

此一花卉卷自署“吴韦”，盖已由吴文炜改名以后之作。薄有德与满人交稔，疑韦之指画，想必早由有德之吹嘘，而传播于公卿宾客之间，故其佩之工指画，早年容有濡染自吴氏者，亦未可知；而乃捏称“画从梦授”，托诸玄虚。吴韦姓名不彰，其画只流行于岭外，设非此卷，几无人知其兼工指画矣。

抑清初能指画，著称于岭表者，不止吴山带一人。释成鹫（迹删）《咸陟堂诗集》卷五中有《观乐块然指头画却赠》七古云：

天地之大一指也，造物化工成造化。山川草木露精神，风云雷雨供挥洒。混沌初开假即真，大地平沉真复假。高悬一指在虚空，留与人间作图画。先生先生人也天，自称块然非块然。手灵心敏破常格，指头揭出拈花禅。爪生甲长一粟许，涵盖乾坤三大千。扁舟过我坐未稳，大惊小怪呈空拳。空拳竖起无名指，一阖一辟机锋圆。须臾索纸见技痒，管城老矣甘归田。甲端点墨指点水，浓淡浅深皆至理。溟濛云气自空来，兀突孤峰从地起。老眼旁观得未曾，天工人代难思议。大哉伟丈夫，善哉奇男子。耳目迥尘根，肝胆无渣滓。浩气横空亘古今，万象森罗方寸里。区区一指何足多，指天指地须如此。

成鹫与块然交谊至厚，《诗集》卷十七有《送乐块然还里》绝句六首，其中有"指头淡出远山春"及"还我天龙一指禅"等句。又《诗二集》有"与块然一别五载，辛卯春。再来岭南，入山见访，惠以临川佳颖，快谈累日而别，诗以送行"七古一首。辛卯即康熙五十年（1711）。《咸陟堂文集》卷十五《答块然》书云：

先生奇人也，人奇、品奇、无一不奇，画指称奇，奇之一斑耳。前诗急就未尽所奇，别后乃畅言之。题奇，诗不奇，殊觉可惜，书呈索笑。

迹删能画（见《清代画史补编》）。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有成鹫绘扇面。其推许块然"指画称奇"，则其成就可知。块然行事，详同治《东乡县志》卷十三人物三。《文苑》：称其"豪于诗画。画笔尤怪伟。酒酣辄十指濡墨作山水树石，各极其态。愿意兴好奇，里人每称为颠。尝独游南岳。……闻人谈岭南荔枝特美。遂买櫂独行。至则日坐树下，学东坡饱啖三百颗，竟客死粤东"（此则蒙汪世清先生录示）。承汪杅庵先生检示，其名又见《颜李师承记》。考李塨《恕谷后集》卷一，有《漆天集序》称："东乡乐块然自名其集曰《漆天》。……块然曰：吾心，天也，漆者，韬之也。"可以见其为人。块然拜恕谷于鄽城，曾及李氏之门。

又有吴振武者，朱彝尊之甥。师王麓台，亦擅指画，朱有长诗赠之，作于康熙丁亥，见《曝书亭诗集》卷二十二。可见清初康熙间与高且园同时，能指画者实大有其人。

成鹫诗集二，有《金茅山房读书歌贻吴山带》七古，句云"名山历尽能

几时，且住金茅茹山薮”。成鹫与吴韦亦宿交。但未言及其指画。指头画非创于高且园，自毋待论。时人有指出张庚《画征录》称“顺治尝以指上螺纹蘸墨作渡水牛，神肖多姿，王士禄、士禛均赋诗记盛。自后高其佩等皆擅长指墨，其法实始自世庙也”①。依上所考，清初能指画者尚多，然其画迹保存于今则殊不经见。吴韦此卷，所以值得重视者，其故在此。

附记

清初岭南三大诗人之一陈恭尹，与吴韦为儿女亲。恭尹撰《吴山带行状》，载《独漉堂文集》卷十二，为有关吴韦最重要史料。广东省博物馆藏《龙翁祝寿书画册》，内有吴韦隶书诗页“绚日双蝴蝶，朱明小凤凰”古诗一首（影本见中文大学文物馆印《明清广东法书》），书作夏承体，与陈独漉运笔结体，全无二致，当日书家多互相观摩足见其关系之深。

本篇英文提要尝于1983年9月初在东京举行之第三十一回国际亚洲北美人文科学会议上宣读。作者并记。

吴韦指画花卉卷补记

拙藏吴韦花卉指画卷，年前曾为文介绍，考定吴韦写此卷时为康熙癸卯二年，是时高其佩才三岁，可证指画非肇于其佩。又高家与吴韦有一段因缘。康熙间，其佩叔父高承爵出任广东总督，尝延吴韦至高家课其子，料其佩与吴韦必亦互相熟悉。拙文由于对指画渊源觅得新证据，颇为人所重视。1985年，北京《美术史论》第二期，将拙文重行刊出，增入插图多张（印出释成鹫之山水扇面及吴韦其他花卉斗方，均中大文物馆藏品）。顷读大公报《艺林》周刊新三一一期汪宗衍先生《吴韦指画花卉卷别记》，补述与陈恭尹关系等事，为拙文张目。因近时又有若干新知，谨再摅陈，作为前作之补充。

高承爵于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出任广东巡抚，事见《八旗通志》。1986年6月，余自乳源游丹霞山，见半山摩崖有擘窠大字：“到此生稳心”，其侧题名云：“康熙丙子仲春之吉，三韩高承爵”。丙子即康熙三十五年（1696），为彼莅任之第三年。吴韦即于丙子夏，因番禺县丞秦永贵（辽东人）之介，北上

---

① 参大公报《艺林》新一六八期，林树中《指头画与高其佩》。

入住黄村高家。

吴韦成名，有赖于大兴人薄有德之吹嘘，始大噪于公卿之间，见戴南山所撰《吴韦传》。关于薄有德之事迹，近见《康熙起居注》载有三条。

>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三月初五，是日起居注官华色、薄有德。
> 初十日，是日起居注官阿克敦、薄有德。
> 十四日癸亥，是日起居注官华色、薄有德。

是薄有德后来尝入仕为起居注官，难怪彼与满人交往之深。以上两事，足为与吴韦有关之人物提供重要史料。故并记之。

附　吴韦与高其佩事迹年表

顺治十七年	庚子	1660	吴韦闱试，卷拟元，以故免。	高其佩生于江西建昌府。
康熙二年	癸卯	1663	吴韦三十三岁，作指画花卉卷。	其佩三岁。
八　年	己酉	1669	吴韦中副车。	
十五年	丙辰	1676		其佩年十七岁，父天爵死于耿精忠之难。
二十三年	甲子	1684		其佩有指画鱼虾图，为其最早之画，时高氏年二十四岁。
三十三年	甲戌	1694	五月，吴韦下第南归。游苏州，识戴南山。	其佩三十五岁，叔父承爵出任广东巡抚。
三十五年	丙子	1696	是年十月二十六日，吴韦道病卒，年六十一。	高承爵属番禺县丞秦（永贵）礼延吴韦同高公子轶生北上，抵京数月，主于黄村高府。

原载《新亚学术集刊》四《中国艺术专号》，香港，1984

谈李芸甫的家世

近来《明报月刊》登出不少关于广东画史讨论的文章，虽然多属枝节问题，却很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前此引用汤贻汾诗题原文，对“李芸甫”未加以说明。由于庄申先生说李芸甫即是李威，笔者在九十七期致《明报月刊》编者函中，曾把三十年前黄仲琴所作的《广州知府李威传》重行刊出，使读者知道李威是怎样的一个人。最近《明报月刊》九十八期，钟淡如君指出李芸甫不是李威，应是李秉绶，这是对的！我们检读张维屏的《听松庐诗钞》，便可看到许多资料涉及李芸甫及李凤冈（威）二人，该集卷六有一诗题云：

> 五月十六日海珠寺得月台消夏，同李凤冈太守、汤雨生都尉、谢里甫太史、叶云谷农部、李芸甫水部四君作画，余赋诗。

海珠寺消夏之会，汤贻汾亦在座，具有诗记其事。此处李凤冈和李芸甫分明是二人。同卷别有《正月廿六日制府蒋公招同魏春松观察（成宪）、周性涵（理）、李凤冈（威）两太守集绳柵斋》一律，是时李威正任广州知府。又集中卷五有诗云：

> 孟丽堂觐乙上舍汤雨生贻汾守戎李芸甫秉绶水部合作画障，施海幢作供养，为赞以诗。“诸天冥蒙法云湿，狮座蟠空万灵集。玉毫千丈森寒芒，乃是虚堂古松立。善根不坏阿输迦，旁有天女垂兜罗。金萱瑶芝照

宝界，盘陀石上心香多。三人者谁佛弟子，同向天龙参一指。十方瞻仰叹庄严，具大神通有如此。”（自注：画长丈余）

记叙汤贻汾和李秉绶（芸甫）、孟觐乙（籍江苏武进）三人合作丈余大画的情形，十分有趣。又同卷五另诗“十一月十六日谢里甫太史招同人集常惺惺斋，观汤雨生骑尉贻汾作画。明日复集，观家（张）墨池孝廉如芝作画，赋诗纪之”。此诗末句“还须寄语李龙眠，早晚安排鸡黍局”。自注“谓芸甫”。可见当时汤、谢、张、李这些画人，时时有文酒之会。而李芸甫即李秉绶，当然毫无疑问。李芸甫的事迹，蒋宝龄在《墨林今话》卷十五记之最详。摘录如次：

李芸甫水部秉绶，字佩之，江右临川人，寄居粤西。其赠公厚斋先生以鹾业起家，好施积善，年登大耋，芸甫生时，其齿已逾八帙，须发返黑。……君……入赀得官补工部都水司。……别业在省垣之北，依叠彩山曰环碧园。……君夙工书画。……其写意梅松杂卉，大约以白石白阳为宗；旁及青藤、石涛、新罗诸大家；兰竹则专师箨石，纵逸秀挺，时贤殆罕其匹。……秉礼，一号韦庐。芸甫同怀兄，春湖学使宗瀚之父。官刑部江苏司郎中。工诗，亦嗜书画，有《韦庐诗集》行世。

又蕙甫名秉钺，官汀漳龙道，善云林山水。香甫名秉铨，官金衢严道，善墨兰，得赵彝斋意。香甫女小香名慧，善花鸟虫鱼。一门翰墨，近今无俪。

这里漏列的，尚有：蕙甫子宗涵，善花鸟竹。芸甫子宗淮，亦善竹石。芸甫兄松甫，诗学陶韦，袁枚甚赏识之。《随园诗话》云：

松甫父丹臣先生，少贫，以笔一枝、伞一柄至广西。不二十年致富百万。松甫诗才清绝，不慕显荣，父子皆奇士也。录其晓行诗及秋思句：“凉笛声兼风叶下，归鸦影带夕阳来。”

松甫父李宜民，字丹臣，号厚斋。在林有席撰的《平园杂著·内编》有其传。淡如君称“芸甫在粤，系承办盐务”，其实从他的父亲丹臣在广西即以鹾业致富百万。

《韦庐诗集》分内外集，共四册，余尝见之，为嘉庆己卯冬知稼堂藏版。

内集首列高密宗，李宪乔（乾隆辛亥）、无锡秦瀛（嘉庆六年）、临桂朱依真（嘉庆戊午）等序。几乎每首有李少鹤（即宪乔）的评语，内集为全集之精华所在。宪乔称："吾家松甫比部所为诗，闲淡澄莹，空洞幽窗，顿使江左清绮，洒然改观。故仆于近日诗人中推松甫为南宗之慧能，诸上座皆当頫首。"推许可谓备至。又言其旧集有随园翁定本，又吾兄石桐先为选录一编（石桐即李宪噩，能山水），今集末有《随园题纪》云：

> 六朝诗最重陶靖节，唐诗最重韦苏州。从其能为清和淡远之音，非粗才所能仿佛也。松甫先生各体俱佳，尤于陶谢王孟韦柳诸家，性之所近，又能自出心裁，不袭陈迹。选字必脆，下字必工。司空表圣云"人淡如菊"、"着手成春"，可以想见其诗品云。乾隆甲辰十月十日袁枚读于粤西之补桂堂，年六十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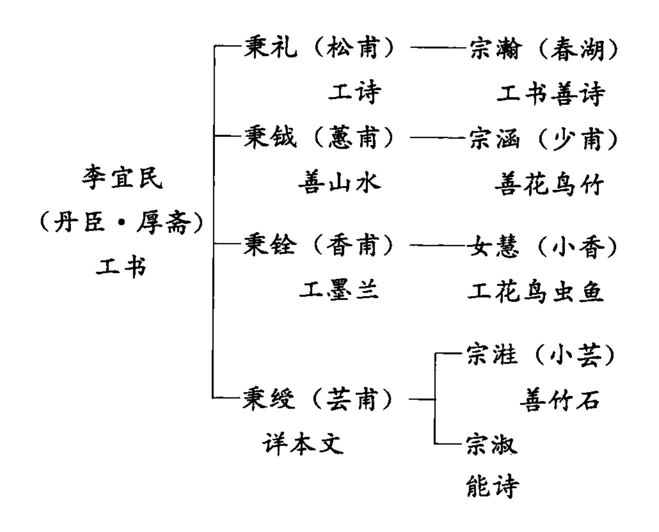
袁枚尝到过桂林，桂林风洞镌有袁氏五古题句，其为松甫点定诗集，时袁氏正在广西。秉礼字敬之，《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有传。

朱依真字小岑，临桂人。工词曲。其词收入况蕙风编的《粤西词见》。李松甫为撰九芝草堂诗存序，称其"纪年词及分绿窗人间世杂剧，可传身后"。为松甫在桂林之吟侣。至秦瀛撰序，则秦氏尝为广东臬使，复与松甫之子宗瀚交好，此序亦载《小岘山人文集》卷三，称："松甫尝为部郎，子学士君方翱翔侍从，而松甫萧僇超迥，若违弃世俗而不顾。其诗似韦，固有甚所以似者欤。"学士君即指李宗瀚。宗瀚字公博，又字春湖，由进士编修五转而至学士。官工部左侍郎。能诗，得松甫家法，书名颇著。所藏旧拓精本如孔子庙堂碑现在日本。陈用光撰其墓志铭，略称："先世居临川之杨溪。自大父丹臣府君以鹾业起家于粤东西，侨居于桂林。……本生父松甫以工为诗，善礼接文士，益扩大其家声。五六十年间'海内称德门者，咸曰"桂林临川李氏"云'"。又称："松甫性恬静，年已逾七十，乃退鹾业而让于庶弟秉绶。公实赞成之。"（《太乙舟文集》卷八）是其业鹾，自宜民以至秉礼、秉绶与宗瀚，绵历三代。一时称为巨富。松甫在乾嘉诗坛上有"南宗慧能"之目。人所罕知，不可不为表彰。由陈用光所作墓志，知松甫为丹臣次子。李宗瀚则继嗣于其早死之长兄秉仁。若秉绶则为庶出，故其生时，父丹臣年已逾八旬矣。

张维屏和李芸甫有姻亲之谊。其《松轩随笔》记李松甫云："余与先生弟芸甫水部为婚姻。丙戌，鉴儿往桂林就婚，君年七十九，犹矍铄，屡以书来

约相见谈诗。余慕桂林山水，亦欲一游，以事不果。庚寅冬，先生归道山，神交数载，竟未一面。”（《国朝诗人征略》五十六引）李氏本寓居桂林，故李松甫与张维屏始终未曾谋面。汪瑔《旅谭》称：“临川李梦鹤郡丞宗淑，芸甫先生之子，韦庐老人之犹子也。诗于五律最工。如柱撑欲颓寺，匡挂半枯藤。……借酒红颜色，凭诗自性情（上张南山夫子）。”是宗淑则为芸甫之子。可谓诗是“李”家事。不特松甫工诗，宗瀚又凭借其“家法而拓之以苏韩”（陈用光语）；而芸甫之子，亦此中之佼佼者。

“临川桂林李氏”，以文学艺术世其家，一门之中，人才辈出。兹举其工于艺事者，表列如下：



《岭南画征略》载宋光宝由李芸甫所汲引，遂寓居粤东，以画传授。《墨林今话》卷十八记“吴县余侣梅尝游粤中，主李芸甫水部家。芸甫故善画，精鉴赏，储藏多宋元名迹，共相讨究。居五载，画境变而益工”。侣梅与宋藕塘同为芸甫家之座上客。故并记之。

李氏原籍江西临川，而营鹾业寄居于广西，有别业在羊城。家拥多赀，一门风雅，诗书画兼有极高的造诣。在岭南地区近代艺术史上宜占一重要地位。中国优良传统，艺人往往有深厚的家庭背景，且以文艺世其家。临川李氏，不失为此中翘楚。因论李芸甫，故连类及之，想亦留心艺林佚事者之所乐闻的。

秉绶画迹现存甚多，中大文物馆前得简氏斑园旧藏甚夥，举其目如次：

(1) 竹菊石图（立轴，图一三八）

款识："春同贤侄雅玩。秉绶。"

(2) 山水（立轴）

款识："满城风雨近重阳。春甫三兄先生属。芸甫李秉绶作。"

(3) 荷花扇面（金笺水墨）

款识："旋坡大兄雅属。李秉绶作。"

(4) 花卉团扇面（水墨）

款识："芸甫作。"

(5) 花卉扇面（设色）

款识："仿包山先生用笔。芸甫李秉绶作。"

(6) 梅竹扇面（水墨）

款识："法石涛用墨。芸甫作。"

(7) 兰（水墨册页）

款识："芸甫。"

(8) 花卉（水墨册页）

款识："仿石涛用墨。"

(9) 荔枝（设色册页）

无款识，有白文印章"芸甫"、"秉绶"。

(10) 葡萄（设色册页）

无款识，有白文印章"李秉绶"、朱文"芸父"。

(11) 花卉（设色册页）

无款识，有白文印章"芸甫"。

(12) 花卉（设色册页）

无款识，有白文印章"芸甫"、"秉绶"。

(13) 花卉（水墨册页）

款识："仿石田先生墨法。芸甫。"

(14) 花卉（设色册页）

款识："仿道复用墨。芸甫。"

(15) 花卉（设色立轴）

款识："仿石田先生用意。李秉绶。"

又赖恬昌藏有李氏绘黄瓜一幅，附记于此。

关于十九世纪画论家对粤画评骘问题的补充

最近《明报月刊》（九十三号）刊出友人庄申先生的《论十九世纪广东收藏家所藏之广东绘画》一文（可能即是在法国东方学会宣读的文章），从五位广东收藏家所著录的粤画和十九世纪三位外地的画论家对粤画推举的人物略作统计，而加以推断，可谓独具只眼。

在他引据的画论家中，第一位是汤贻汾的诗句。他从汤氏的《琴隐园诗集》里《答友人论画诗》中“张黄吕谢岭南豪”一句，作如下的论述：

> 诗中所谓称豪岭南的张、黄、吕、谢等四家，据汤贻汾自己的诗注，是指张如芝、黄培芳、吕翔与谢兰生。……黎简虽然既与张如芝和吕翔同样的籍出顺德，而且更曾长住广州，想来汤贻汾对于黎简之名，绝不能说完全生疏。……可是为汤贻汾所称赞的岭南四家……没有黎简，可见在汤贻汾的心目中，黎简的地位是不及吕翔的。

因此，庄先生再郑重地说：

> 把吕翔列为粤东四家之一的看法，既由汤贻汾提出，不妨视为广东以外的内陆地区或全国性的看法。

我曾经仔细地阅过汤贻汾的诗集，觉得庄先生所说，有点不符合事实。

这首诗原见于《琴隐园诗集》卷十二的《北塞集》中。作于庚辰年时年四十三岁，已经结束他多年的粤东生活。诗是写于山西大同。在“岭南豪”四姓之下，原注是这样的：张下注“墨池”；黄下注“香石”，吕下注“子羽、伯容”；谢下注“澧浦、退谷”。张墨池即张如芝；黄香石即黄培芳；谢澧浦、退谷是指谢兰生、观生两兄弟；吕子羽、伯容应该亦是二人，即吕翔或者吕培兄弟。汤贻汾这一句诗，本来汪兆镛已引用过，见《岭南画征略》卷四张如芝（墨池）传，他说：“贻汾《答友人论画诗》云：‘张（墨池）黄（香石）谢（里甫、退谷）吕（子羽、仲容）岭南豪。又有六法墨池擅之句。’按这里伯容作仲容（据原印本），与‘琴隐园集’异（余所据汤集为曹秉仁于光绪重刻的三十六卷本），考‘岭南画征略’，吕培字植之，号荔帷，翔弟。”不云字仲容，但依二谢例之，吕下所注子羽、仲容应是二人。所以汤贻汾这首诗所言的岭南豪，实在是六人，并不如庄先生所说的是“岭南四家”。再看该诗原文有云：“耳鉴徒多寒具友，其中马（秋药）盛（甫山）最称神。并有屠（琴坞）朱（野云）华（吉龛）孟（丽堂）陈（绿晴、受笙），十年一别半生死。……其余画友尚纷纷，屈指寰中难悉记。”所举出的都是他同时熟悉的画友。黎简卒于1799年，汤贻汾当1810年（嘉庆十五年）始来粤，黎已前卒，当然，他的诗不会把黎简列入他的画友之中。所以诗里“友中”二字是一直贯注到下面所列举各地的画友，万不能轻易忽略过的。因此他这首诗并不能作为他对二樵不加重视和他特别看重吕翔的证据。他只是约略举出他去岭南时认识的画友四姓六人罢了。依此而言，实在并无所谓“粤东四家”的说法。

从汤氏的诗集其他部分，可以看出和汤最有来往的广东画家，列出重要诗题如下：

海珠寺消夏偕谢澧浦、张墨池、南山、李凤冈芸甫。（卷八《南塞集》，甲戌年三十七，在广州。）

与江瀛涛画师访梅谷之胜，闻故人黄香石拟结庐焉。（卷九《南塞集》，丙午年三十九，在罗浮作。）

羊城诸友兼集方外二十余人，饯予于白云山之云泉山馆，各以书画见贻，别后见寄。诗为七律首句云：“最好云泉饯别图”，自注：“图者谢退谷、黄香石、张墨池、仪墨农、释淡庵。”（见《南塞集》，丁丑年四十时离广州至桂林。）

寄怀淡庵上人自注：“君与岭南诸公饯予于白云山之云泉山馆，各以

诗画留别。”（己卯年四十二）

题画寄南山。（即张维屏。见《北塞集》，庚辰，时在灵邱。）

冯鱼山（敏昌）比部尝摹赵子固落水兰亭，幼海又从而摹之，项自云中寄观题后。（卷十四《北塞集》）

又汤贻汾的《琴隐园词集》卷二有百字令，“题张南山孝廉海天霞唱图，兼书其词集”。可见他亦曾为张维屏题画。最重要的是他在琴隐集丁未年所作的“七十感旧”五古及自注有一首专记广州来往的文艺界友人，其中数句如下：

论交遍湖海，结契由文章。岭南风雅盛，
月旦多诗狂。争雄刘黄郑，拔帜吴谢张。
同游不胜数，方外复异乡。六法墨池擅，
八分磬泉强。十室九台榭，三朝两壶觞。
……

自注云：“羊城多文字交：谢澧浦、刘朴石、三山、张墨池、南山、磬泉、吴石华、郑萱坪、黄香石、苍厓、仪墨农、孟华墀、李芸甫、叶云谷……方外则淡庵、澄波二上人。”这张名单很长，恕不全录，但没有提到吕氏兄弟。其中粤籍文士以外，尚有非粤人而适与其会的如姚石甫、恽子居等等。

在这组感旧诗中尚有一首，自注：“广灵城王竹航利亨明府邀予与儿子绶名游小方壶。三人皆有诗，各鼓琴数曲，竹航作图。”竹航即王利亨，嘉应州人，尝官山西广灵知县[①]，是汤贻汾去山西时结交的粤籍画友兼琴友，亦是值得介绍的。

我所以不殚烦地把这些汤贻汾和粤中画友往还的事实列举出来，目的是在查看吕翔在他的诗词中占有什么地位，可是结果令人失望，除了那一句“张黄吕谢岭南豪”以外，全无其他材料。这可看出他和吕氏没有什么来往，他离开广州时许多画友送行，二十余人中作图的乃是谢观生、黄培芳、张如芝、仪克中，与和尚淡庵，并无吕翔在其列。相反地在感旧诗中特别指出“六法墨池擅”，他心目中粤中画友是以张如芝的造诣为最高。词人吴江郭麐

① 卷十二有《利亨邀游壶山诗》。

尝请张如芝画僧庐听雨图，如芝晚岁所造益纯邃，海幢寺僧莽（相润）藏他的画最多，曾以一册赠黄培芳，培芳题跋，称“其简而能厚处，非药房（张锦芳）二樵所及”。可见当时对于张墨池的推许，无论外省（汤）和乡土（黄）意见是一致的。

庄先生又说：“汤贻汾、戴熙二家不但曾经先后因公赴粤，而且更与许多粤籍画家结交，可惜戴熙的访粤集，笔者曾遍求港九与台湾图书馆而未得对于戴熙的意见，本文只好暂付阙如。”按戴熙诗集名曰《习苦斋诗集》，为其后人所编，末有戴兆衡跋，共四册，附有《习苦斋笔记》。[①] 该集从卷五起收他视学粤东时的作品，卷六几乎全是他在广东各地行役和游览山水之作，并没有一首论及粤画的诗。有几首“自惠州至潮州舟中看山水”的五古：

> 高山洵云好，大水洵云美，吾尤不忍遗单山与片水。朝晖夕霏间，隐见在疑似。造次不易得，偶得益可喜……

处处山水无非画稿。从隐见、疑似中取得灵感，这可看出他如何去师造化，从大自然中体会画理。他有《游白云寺憩云泉山馆》一诗，广东画家兼诗人的黄培芳、张维屏、黄钊、黄玉阶四人都有次韵和作，附在他的诗之后面。这时戴熙为广东学使，地方文士都乐得和他周旋，他对粤中画家并没有提出月旦高下的意见。诗中的云泉山馆即是汤贻汾离粤时诗人僧道和他饯别的地方。

盛大士在“溪山卧游录”中说过：“粤东文士能诗者兼工画，举出黄小舟玉衡，张南山维屏，黄香石培芳三人皆深于画学。”但黄培芳回他的信略说：“如二樵、药房、虚舟诸君，以往者不计。今则如顺德张如芝、南海之谢兰生，皆远出弟之上。”这里黄培芳所提出的人物可分为二组，一组是“以往”的前辈，即黎简、张锦芳、黄丹书三人，一组是他的同辈如张、谢二人。同辈中仍以张墨池为首，和他题墨池山水册意见没有什么不同。而以往的前辈中黄丹书列在第三，丹书即是黄玉衡的父亲。丹书有鸣雪斋诗钞，其画以梅竹为有名，玉衡只传其家学而已。盛大士推重玉衡等深于画学，并不一定把他视为画坛的代表人物。[②] 盛大士没有提起黎简，只提起黄玉衡，证明他更是

① 新加坡大学中文图书馆藏。

② 玉衡与盛大士交厚，《丹后诗集》，即由大士为之辑行。

晚辈。他和汤贻汾一样只论次黎简死后的粤中晚辈画家。他们对于黎简不加指名，并不见得是否定他的地位。伊秉绶称黎为“诗人”，亦并不见得只承认他在诗的成就，而抹杀他的绘画价值。庄先生认为伊氏用的“诗人”二字简单而有力地否定黎简在画坛上的地位，这种说法，是否可以代表伊氏的真正意见，是很有问题的，因为这样说有点陷于默证之嫌。庄先生在篇末列出一个两派的意见表，归纳出外乡派心目中都不推重黎简，与乡土派大异。实则汤贻汾诗中举出的是四姓六人，丝毫没有“四家”的说法，而且他的的确确是以张如芝（墨池）为他画友中的代表者，和黄培芳看法正相同，要注意的是他和盛大士所推举的是黎简以后一辈的人物，何能拿他和黎简相提并论。明白了辈分的悬殊，这种外乡、本土的歧见，根本并不存在，可想而知。

张维屏有一部《艺谈录》[1]，卷下全部记录粤人的诗句和绘画的评述。在罗天池条引松轩随笔云：“至论粤画，吾以黎二樵、谢里甫、张墨池、罗六湖为粤东四家。”这句话的出处即见于此。又在谢兰生下云：“论粤画者推君与二樵齐名，殆无愧色。”又张如芝下云：“粤东画家，二樵、澧浦之外，当推墨池。”（引“听松庐诗话”）该书不提及吕翔；但于张锦芳（药房）及黄丹书（虚舟）、黄玉衡（小舟）父子，仅记其诗句，不言及其画。这本《艺谈录》，很多材料，即为汪兆镛所采取，庄先生未见此书，从《岭南画征略》转引，在文中表二乡土派《张维屏》下所记，似乎不甚符合张南山的原意。必从《艺谈录》方能获得原始材料。黄培芳与盛大士书举出五人。除张药房、黄虚舟之外，剩下黎二樵、张如芝、谢兰生三人，这和张维屏所谓“二樵、澧浦之外，当推墨池”正是一样。[2] 可见所谓乡土派三人，实在亦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汪氏画征略则抄袭张维屏的意见而已。

退一步言，如果我们选取另外一位外地画论家来看他的意见，大兴翁方纲，我们不妨把他作为外乡派的代表。翁氏有许多次到过广东，他的《复初斋诗集》内药洲集九卷，都是在粤时的题咏。他对广东的文物和书画都感兴趣，旅粤画家朱完绘的东坡笠屐图，方纲作过题跋，陈乔生（子升）等的芳草卷，他写了诗（《复初斋诗集》五八）。海阳郑润的《吾心堂临古帖》，他很捧场。[3] 又为郑的“扁舟远眺图”写跋尾（《复初斋文集》卷三十四）。在《复

① 列为《松心十录》的庚集。

② 庄先生表二似乎把黄培芳所举六人，排错在张维屏之下，应勘正。

③ 见拙作《潮州艺文志》。

初斋诗集》卷六十七有诗一首：《张南山孝廉书来劝我论粤东诗派赋答二首》，其第二首云：

> 庄渠红豆递经师，四十年前鉴古时。未及二樵评画理，与盟九曜孰心知。……

庄渠即魏校，红豆指惠士奇（即吴派经学大师惠栋的父亲）。他们到过广东，开古学的风气，颇有启蒙的功劳，但翁氏认为比起黎二樵便不如了。又同集卷六一《赠张南山》有句云："莫误二樵狂。"可见他对二樵折服的程度，诗和画理都很佩服，可见外乡派何曾对黎简加以否定呢？

我们可以再举德清许宗彦对黎简的推许，来看看当日外地人的意见。黎二樵和地方官兼文学家孙尔准（字平叔）关系甚深。他的《五百四峰草堂诗钞》，嘉庆元年自序之后有画像及赞，除广东的诗画朋友谢兰生及黄丹书（虚舟）张日瑶（药洲）的亲书题赞之外，尚有孙尔准的篆书"泰华夜碧，乃闻清钟"八字。孙尔准和许宗彦亦为交好，在许宗彦的《鉴止水斋集》卷一有好几首诗与二樵及平叔来往，其中一长诗题目是："平叔将归，二樵以秋林写真赠行，并系以诗，平叔属仆继作，以志友朋惓惓之意。"诗极长，有数句云："自我至此土，斗柄亦建寅。早见樵夫诗，会面未有因。骚坛得平叔，喜足张吾军。……诵诗见君心。披图见君颜。"云云。宗彦的父亲祖京，乾隆中官广东布政使。宗彦亦是画家。[①] 故与二樵交谊甚笃。二樵与奚冈亦有诗题赠又曾因张药房（锦芳）此行以诗寄黄仲则，俱见集中。他和他省艺人时有来往，并不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狷介，所以他在画坛上的地位，外乡的画论家是已一致承认的。

另外一点，关于吴荣光的《辛丑销夏录》，何以全不见粤画，庄先生认为他"对广东籍的作品，一无所收，正与他藐视故乡画坛的态度有关"。按吴荣光的《辛丑销夏录》，乃仿效《庚子消夏记》（缪荃孙说）。他本人不但是一个金石家、书法家，同时亦是画家。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六十《明吴中诸贤和江南春词卷》末句云："画禅请叩吴仲圭。"注云："吴荷屋善画。"同集卷六十有《吴荷屋登岱图》诗；即为他的画品题句的。荣光藏吴仲圭画不一而足，《瓯钵罗室过目考》记尝见其墨笔仿梅道人大帧，可见荣光不仅懂画，

---

① 《鉴止水斋集》卷一有《自题所作画七古》。

而且能画，翁覃溪尚且钦服他。他所收藏，自然以剧迹为主，对于同乡而且同时的画帧，未必没有收藏，可能认为无著录的必要。这自然不免有贵远贱近的心理。但我们不能因为他没有著录，便说他完全不收藏粤画，著录是一件事，收藏又是一件事，不能因此遂说他对同乡画坛的轻视。

以上是我的看法，和庄先生有些出入的地方。汤贻汾的诗集，张维屏的《艺谈录》，不算冷僻的书，我所体会到的他们对粤画人物的评价，便和庄先生见解大异，至于戴醇士诗集，庄先生未见到，故为举出加以补充。广东名画不久将行展出，庄先生此文特别划分外乡及乡土二派的歧见，恐怕会引起读者的误会，故撰此篇，聊共商讨。庄先生尝经是我们多年的同事，对于看法的不一致，正不妨各提出所见以供研究，尚望不吝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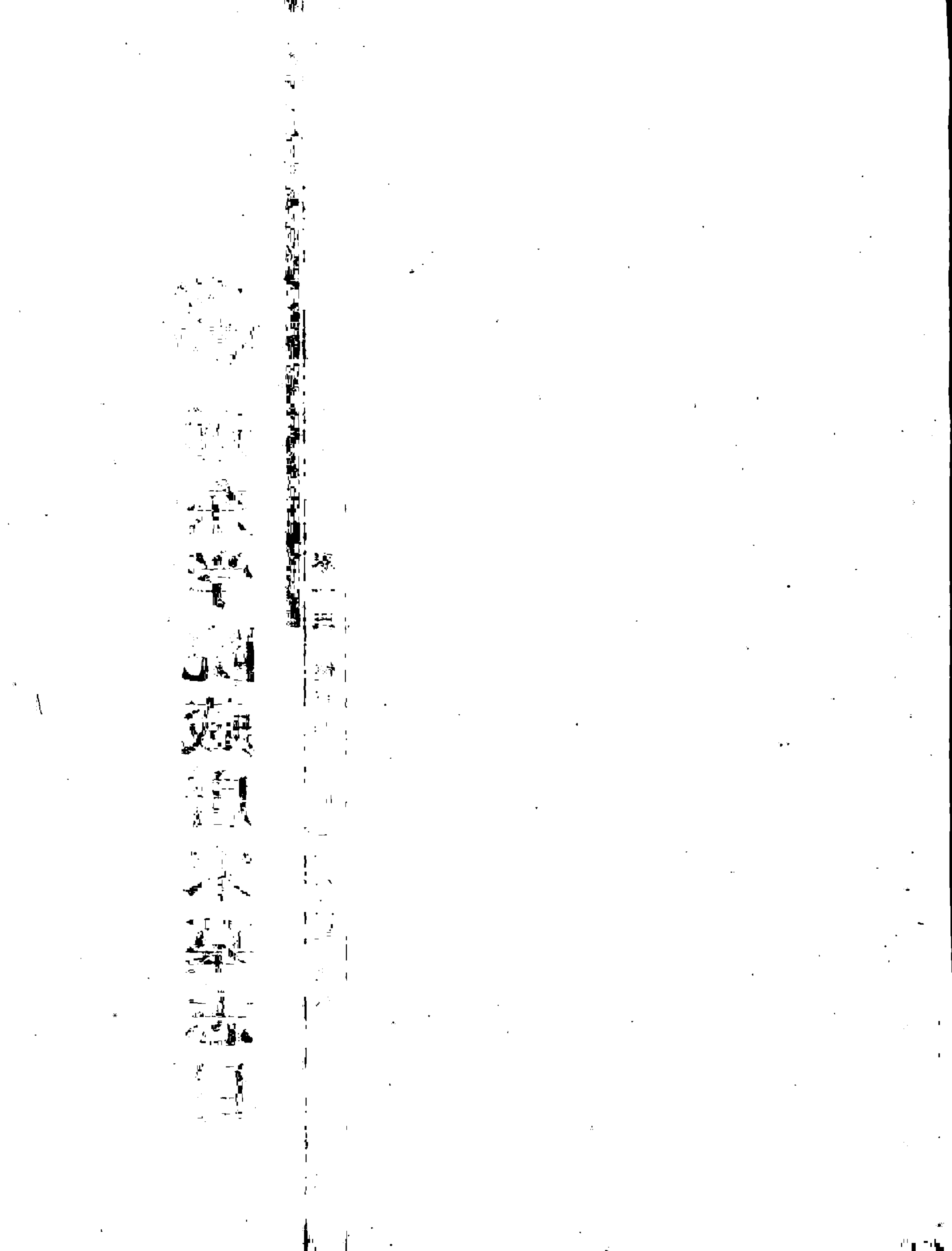
九、二十于星洲

附录　图版索引



远东学院藏唐宋墓志目

卷十三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艺术



目　录



弁 言

1976 年，本所现任名誉高级研究员饶宗颐教授赴法讲学，于法国远东学院书库发现由 Maurice Courant 先生搜集之中国唐、宋时代墓志拓本史料，爰加整理，并依年代顺序编成目录，凡三八八件，计唐武德六年（623）至乾符元年（874）三百七十件，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至后周显德三年（956）五件，宋开宝三年（970）至宣和元年（1119）十三件，每件均附有完整原拓影本及说明。

远东学院及本所鉴于该目录极具学术价值，已同意共同出版，分担印刷费，全刊交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印行。远东学院列为期刊一二七号，本所列为“史料丛刊”（二）。

是编为本所与远东学院共同出版书刊之首次，亦系 1981 年度法国汉学机构与本所合作计划之一部分。本人获观厥成，至感欣忭。亟盼今后远东学院成员与本所研究人员合作研究之成果，仍以同样方式刊印，俾对中西汉学界咸有贡献。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荆和谨识

1981 年 5 月 24 日

引 言

清世金石簿录之学，迈越前古，其风寖假及于欧陆。沙畹（Edouard Chavannes）于1907年访华，尝蹀躞于冀、鲁、陕、豫之故墟，陟龙门、云冈，上泰山，归而有所论述，成《北中国考古旅行记》三册，图文兼茂，久为世人所艳称。[①] 其自各地携归资料，今悉保存于远东学院图书室。法京旧有铭文学院，专考索希腊、拉丁古文，遂得汇合东西治学方法，蔚为巨观。余于1976年春，第三次莅法京，穷数周之力，遍阅沙氏留下拓片，惜皆已刊布。即龙门各地造像文字[②]，涓滴均经沙氏印出。余乃于从残中觅得古昂（M. Maurice Courant）所搜集唐、宋墓志一批，虽为数不多，而唐、宋每一朝代之墓志，大体粗具。其时东友从事敦煌学者，欲以经卷字体为断代标准，苦于资料多未系年。余谓墓志无有不记入塚年月者，欲以书体辨年世、定先后，宜藉手于是。尝请教于戴密微（P. Demiéville）教授，承其许诺，因发愤将各志依年号世次排比，厘其次第，撰为目录初稿。并商请远东学院将拓片全部摄影寄香港，倩门人甘君柏浩细心雠校，重为整理缮定，增记用韵，并为索引，遂渤成今著。

向来谈文献学（Philology）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

① *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1905—1915）此书所收照片共四八八张。沙氏又著《两汉碑刻》（1893），开欧洲治中国金石学之先河。参看 P. Demiéville 教授 *Apercu historique des ètudes Sinologique en France*（Acta Asiatica，Tokyo，1956，p. 97）。

② 龙门造像有清陆蔚庭目录，刊入《文物》1961（4）、（5）。

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多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前贤论之详矣。近人喜从文集中钩索，编为碑传文通检，此类文字，虽收入文集，当日是否泐诸贞珉，仍未敢必也。

自东汉以来，碑碣云起。曹魏屡禁立碑（《宋书·礼志》）。晋亦叠申禁令（《语石》一），良以"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疑误后世"，已见讥于桓范（《政要》论铭诔），"华词损实"，能无惭于赵逸（语见《洛阳伽蓝记》），然习尚所趋，流风未替。北齐时，杨愔阖门改葬，托裴诹之顿作十余墓志，文皆可观（《北史》三十八诹之传）。《南齐书》载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志。参议墓铭不出礼典。近宋元嘉中，颜延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纪德。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礼志》下）故知石志之事，盛于刘宋时。[①] 《封氏闻见记》六引王俭《丧礼》云："施石志于圹里？……欲后人有所闻知，其人若无殊才异德者，但记姓名、历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业则为铭文。"观于北朝，谀墓之多，晋阳之围，戎马仓惶间，尚为文宣颜嫔墨书砖志（《考古》1973（2））。是何曾有殊功始可立碣，有异德乃与泐铭。此裴松之所以有"俗蔽伪兴，华烦已久"之叹也（《宋书》裴传）。

黄本骥《古志石华》序云："昭明选文，以墓志标目"，谢惠连《祭古冢文》言"铭志湮灭"。举《西京杂记》杜子春临终作文刻石埋于墓前为例。《希古斋金石萃编》举宋刘怀民墓志为志墓之肇始，然现存墓志雏形，若太康三年二月三日导官令大中大夫冯恭墓记，赵万里称为椁铭，谓稍后则以志铭代之。晋墓志文字极简单者，但书年岁及下葬年月而已。如长沙南郊墓砖只记"晋宁康三年刘氏女墓"九字。[②] 又颜谦妇刘氏志文云："琅邪颜谦妇刘氏年卅四以晋永和元年七月廿日亡九月葬"，共二十四字[③]，是为常规。东汉墓记有用四字句韵文，兼具画像石，若1973年南阳出土建宁三年许阿瞿墓是，可谓为墓志铭之滥觞。[④]《广博物志》据崔子玉书《张衡墓铭》，谓东汉时即有之（文见《古文苑》）。今以洛阳1953年新出土徐义《墓铭》，文长千言，题曰"晋贾皇后乳母美人徐氏之铭"十二字，末系以颂，云"谨赞斯颂，终始

① 参看《刘岱墓志简述》（《文物》1977（6））。

② 见《文物参考资料》1955（1）。

③ 拓本见《书法研究》第一号，郭绍虞文介绍。

④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89页，论墓志起源甚详。参日比野丈夫《关于墓志之起源》（《江上波夫教授古稀纪念论集》，《民族、文化》篇）。

素铭”。其体制与汉碑无异，而称为铭，则《张衡墓铭》，大致类是。徐氏下葬在惠帝元康九年，因贾后之故，铭文特为瑰玮，为晋代墓铭之冠冕。同时洛阳涧河以西，出永宁二年晋前尚书郎北地傅宣命妇秦国士孙松女墓记，共十一行。宣后尚贾后长女宣华，时封弘农郡公主，永宁后于徐美人葬事三年耳，而贾后已废，故墓制及铭辞亦大不如前①，惟由徐美人之为长篇文字，知墓志铭之规模，晋初已具备矣。

海外收藏碑拓之富，无如南港史语所，盖缪氏、柯氏诸家旧物，悉汇于是，编号逾万。以目录论，即得十巨册。余于 1973 年自新加坡大学受聘该所，为研究教授，逗留五阅月，排日在书库中以读碑为业，晨入暮出，与黑老虎为伍，倘亦欧公所谓“黑鬼媚著，不为无益”者欤（《与刘侍读书》)。唐初墓志，用力较深，尝初步统计，贞观一朝即有一百五十方（见附录一)。本书所收共三百事，唐贞观仅得三十三方，而北宋只寥寥十许事，以比史语所所藏，不啻沧海一粟。而仍有刊印价值者，以向来有系年之碑志，著录家以摄影图版印行者不多。而以一地方一单位所藏拓本，汇集为一编影印问世，对于史事考证，书法艺术，皆极有裨益。过去只印行目录，览者无由接触原物。宇内藏墓志拓本者尚多，使各地藏家能以其藏品分别影刊，将来再由有力者纂成合集。此戋戋者，抛砖引玉，固区区之微意也。

墓志可校补世系，与地志、史传、文集参证，史料价值尤高。西安市郊新出碑志，可以订史，近人已有著论②，清人致力者甚多，如赵东潜撰褚河南世系表（《东潜文稿》下)，是其选也。墓志备记其先世、后代及官职，阀阅之家，多史传所未详。兹举三事论之。

(一) 京兆韦氏与弘农杨氏

《隋书·韦世康传》云：“韦氏世为关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夐，隐居不仕，号逍遥公，世康在魏封汉安县公，尚周文帝女襄乐公主。”周彪《启法寺碑》云：“开皇八年，时刺史上开府吏部尚书上庸公京兆韦世康，魏司空文惠公之长孙，周高士逍遥公之元子，累代重光，联口鼎铉。”文惠即韦旭，逍遥即韦夐，夐以著《三教论》名。旭次子叔裕字孝宽，以讨尉迟迥有功于隋，官尚书令，封郧襄公。有六子，次曰总，仕为京兆尹，从周武帝

① 《徐美人墓铭》及《傅宣妻墓记》拓本，俱见《考古学报》，1957 年《洛阳晋墓的发掘》。《傅宣妻墓记》余另有跋。

② 见李子春《三年来西安市郊出土碑志有关校补文史之资料》(《文参》1957 (9))。

东征战没，追封河南郡公，谥贞。《唐书·宰相世系表》韦氏，分逍遥公房及郧公房。称“总子柱成，袭郧国公；匡伯，隋尚衣奉御，封舒国懿公”。匡伯从妹为元德太子妃。《隋书·韦寿传》云：“仁寿中，高祖为晋王广纳其女为妃”按应作为元德太子妃。寿即孝宽之第三子也。又《元德太子昭传》云：“有子三人，韦妃生恭皇帝”。则寿女亦为隋恭帝之母，故当时人为之语曰：“有隋之贵，一宗而已。”韦氏之烜赫，于兹可见。

同、光间，关中出土有韦匡伯墓志，篆盖题“郑故大将军韦公之铭”九字，《匋齐藏石记》首著录之，误韦公为虞公。志云：“大业七年陪麾辽左。十三年（从）幸江都。十三年四月廿七日，遘疾薨于江都行在所。春秋卌有四。自皇郑膺录……聘公长女为皇太子妃。以开明二年七月权殡于洛阳……”匡伯盖先殁于江都，未及仕郑。碑额乃云“郑故大将军”，必王世充之所加，匡伯有二女，长即适世充之子玄应，世充僭位后为太子；故用伪郑年号，于时则为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匡伯有三子，其三曰思仁，仍官尚衣奉御，即韦巨源之父。巨源唐中宗时为相。匡伯次女名檀特，则嫁与范阳令杨政本为妻。八琼室有韦氏《墓志》云：“夫人讳檀特，字毗耶梨，京兆杜陵人也。……魏太傅郧襄公之曾孙，周内史京兆尹河南公之孙，随尚衣奉御舒国公之第二女。……年甫十五，归于随尚书左丞国子祭酒宏农杨汪第五子幽州范阳令政本。”（卷三十九）《隋书》五十六《杨汪传》：“炀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为主，征拜吏部尚书，及世充僭号，汪复用事。世充平，以凶党诛。”政本即汪之第五子。韦匡伯与杨汪俱与王世充有姻媾关系，由碑志与史传交互参证，韦氏杨氏在隋、唐间政坛上活动情形，可以概见。

（二）范阳卢氏与陇西李氏

涿县出土《李夫人月相墓志》称：“武德八年合葬于安阳府君之墓。子君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膳部郎中。”安阳府君即卢文构，文构有《墓志》云：“隋初，授卫州司兵参军事，除徐州安阳县令。”按隋徐州安阳县即《隋书》梁郡之砀山县，开皇十八年改名（参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唐书世系表》：卢悬生文构，文构之末子即为君胤，官忠州刺史。据《月相志》，君胤为官盖在武德末秦王时。李夫人为卢文构室，李产之女，卢出范阳，李出陇西。（李氏家世详《北史序传》，李产之见《魏书·李宝传》，为李瑾子，《北齐书·李玙传》误作彦之。）皆中原显宦，累叶为婚媾（详赵氏《集释》八）。

（三）兰陵萧氏

《古志新目》有《萧瑶夫人合祔墓铭》，永隆二年二月。考《景城县令萧瑶墓志》："南徐州兰陵人，祖督，父岩，梁安平王。"（《芒洛遗文》四，二）萧岩之子侄辈名字皆从玉，如萧球、萧瑾等，瑾子见于墓志者有萧氿、滨、凝，凝子令臣，有墓志，瑾妹媞、媄，嫔于柳氏，永徽七年卒，亦有志。凡此可补《北史》督传。

故从墓志可考隋、唐时北门阀之婚姻关系，及巨室之世系，以补史传之缺。上举诸条，前人已曾讨论，特揭其要于此。

本编所收墓志，有助于考史者，举一二例言之：

本书列一号之《厍狄夫人志》

厍狄原作库狄，上有一点。新出北齐定州刺史太尉公库狄顺阳王（回洛）墓铭及库狄氏武始郡君故斛（斛）律夫人墓志，其盖皆作库（《考古学报》1979（3）），与此志厍狄作"库"相同。《元和姓纂》厍狄列于去声十一暮，《广韵》十一暮"库"字下云："亦虏复姓二氏，周有少师库狄峙。"李贤注《后汉书》："今羌中有姓厍，音舍。"故《广韵》四十码又收厍字，与舍同音，注云："姓也，出《姓苑》，又昌舍切。"后人多除去一点作厍。《魏书·刘库仁传》有厍狄部（详姚薇元《北朝胡姓考》，185页）。考《北齐书·文宣纪》"大会于祁连池，出塞，至厍狄谷"，知厍狄本地名，后以为姓。标点本《北史》及《北齐书》一律改"库"为"厍"，由墓志之作"库"观之，未必为是。

《志》云："祖干，齐太尉公、太宰、章武王。父洛，和州刺史。"按厍狄干之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汗山地以处之，遂为善无人。干仕官至太师。天保初，以元勋佐命，封章武郡王，转太宰。《北史》（卷五十四）、《北齐书》（卷十五）俱有传，与此志官衔正合。惟两史本传均谓其子"敬伏，位仪同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隋书》在《酷吏传》。此志称干子洛，官和州刺史，可补史之缺。

《隋书·地理志》："历阳郡，后齐立和州，统县二。"《元和志》：齐以二国协和，故谓之和州。北齐上党王涣与行台司马恭叠与梁人监于历阳（见《通鉴》梁敬帝绍泰元年（555））。历阳称和州，自北齐始。隋改为历阳郡，唐武德三年复改和州（《旧唐书·地理志》）。厍狄洛之刺和州必在北齐时，史所不载。

列二号之《崔后己志》

《志》云："检校陕州总管府长史。王世充窃名假号，旅拒三川。秦王受脤出军，方清四险，爰奉敕旨总督军粮。"是崔氏初事李世民，李宗莲《怀岷精舍金石跋尾》有考证，谓此志与于孝显碑可补《隋书·王世充传》。

列十四号之《孟府君墓志》

《志》称"父智略，仕梁宣帝，为开远将军，上明太守，殉节洞庭，备著《梁史》"。梁宣指萧詧（传见《周书》卷四十八）。上明者，《梁书·陈庆之传》："中大通二年，表省南司州，复安陆郡，置上明郡"是也。《隋书·地理志》"汉东郡有平林及上明（县）"，平林下云："梁置上明。"《周书·司马消难传》，所管八镇降陈，上明为其一。隋盖因陈之上明镇以置县。智略官上明太守，在梁时盖为郡。

孟保同仕梁明帝（萧岿）为漳州太守，梁渡江，入陈为临川郡太守，《陈书》十三《周敷传》：侯景之乱，敷镇临川故郡，敷兄象据本乡亦授临川太守。《隋志》临川郡下云："平陈，置抚州。"保同当为隋平陈前之临川太守，可以补史。

考萧欣著《梁史》百卷，欣在萧岿时，官至尚书令（《周书》卷四十八）。《志》云"备著《梁史》"，殆指此书。

列三三七号之《大燕渤海李征君墓志》

唐碑志著史思明大燕年号者不多觏；有之惟《宋文博墓志》，题顺天二年。此《渤海李征君墓志》拓本尤为瑰奇，行款自左而右，更异常规。1957年安徽合肥南唐墓出墨书姜氏墓券，行文即自左而右（图见《考古通讯》1958（7）），与此同例。志题处士王良辅撰外甥胡涚书。按《八琼室金石补·三三》有龙门山兵曹参军王良辅及其妻韦造像题字，恐偶尔同名，未由见其为同一人也。《通鉴》卷二百二十一，乾元二年（759）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筑坛于魏州城北，自称"大圣燕王"。夏四月"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胡注云："《河洛春秋》：上元三年春三月，思明……僭号后燕，改元顺天元年。"按《实录》此年正月一日，思明称燕王，立年号。《实录》、《旧传》皆不载所改年名。（宋庠）《纪年通谱》此年即思明顺天元年；柳璨《正闰年历》思明有顺天、应天二号。按《蓟门纪乱》："乾元二年四月癸酉，思明僭位于范阳，建元顺天，国号大燕……六月于开元寺造塔，改寺名为顺天。上元二年正月癸卯，思明大赦，改元应天。"胡注所引各书改元年号、时间颇歧，《通鉴》迳书翌年夏四月："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然《河洛

春秋》则以改元顺天系上元三年三月（762），相去三载。《实录》只云正月立年号，不言年号为顺天或应天。今此碑两云："大燕圣武元年"一在十一月，一在十二月，则思明大燕元年十二月，实仍未改元为顺天，《通鉴》采《蓟门纪乱》四月建元顺天之说，恐不可从。

《通鉴》所引《实录》，殆指《唐肃宗实录》，《直斋书录》云："元载监修。"《河洛春秋》一书，《直斋》云："唐洋州司功包谞撰，记安、史之乱"。叶昌炽《语石》一举龙圣寺造像，其中李崇珣、李旷、□婆三刻，皆顺天年号。又卢嗣冶《墓志》，著圣武年号，此李志可补其不及。

唐初墓志有伪作者，举二例论之：

《女子苏玉华墓志铭》

题弘文馆学士欧阳询撰并书

文见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卷九。末记"万钧刻字"。铭云："以大唐武德二年五月九日终于居德之第，即以其月之廿有五葬之于京兆之神和原。"长白觉罗崇恩著《香南精舍金石契》云："此赝品也。文既骈俪而通身平仄不黏，六朝唐人无是也。乃近世不谙文体之人伪托者，竟敢署率更大名，亦太不自量。"

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卷九云："《隋书·苏夔传》炀帝嗣位，迁太子洗马。炀帝大业元年乙丑，至唐武德二年己卯，计十五年。玉华殁年十五，与夔迁洗马之年适符。玉华或是夔女似有可证。惟欧阳询高祖即位累擢给事中，贞观初乃为弘文馆学士。碑书撰于武德二年，不书给事中，而书弘文馆学士，且书势绝非率更手笔，定为伪作无疑。"陆徵祥云："武德年（欧阳）信本未为宏文馆士。"亦以此为伪，列于"金石祛伪"之类。

唐故卧龙寺《黄叶和尚墓志铭》

题守黄门侍郎许敬宗制　弘文馆学士欧阳询书

文见《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及《八琼室金石祛伪》。汪鋆、陆徵祥俱以此为伪作。谓许敬宗武德初止官涟州别驾。卧龙寺唐名观音寺，宋太宗乃更名卧龙，而《旧唐书·方技传》亦无叶之名，与碑均不合，故疑出后人所伪。

碑志之学，渊源甚早。隋人已启其端。苏州释法韵诵诸碑志及古导文百有余卷（道宣《续高僧传》三十）。《史》、《汉》注家若张晏、司马贞辈，均尝举碑以论史。唐人嗜古碑，高祖十一子韩王元嘉多得异本（《旧唐书》六四）。沙门信义之好碑志（《太平广记》卷四九三），其著者也。五代王溥尝聚石本三千余撰为《琬琰集》（见杨文公《谈苑》），已开欧公《集古录》、陈思

《宝刻丛编》之先河，宋时碑碣多未磨泐，王象之得以分地辑为碑目，若田概之《京兆金石录》，则为搜录一地之初例。元天历间，幽州梁有字九思奉敕历河南、北，录金古刻三万余通上进，类其副本为二百卷，名曰《文海英澜》(《曝书亭集》四七《景君碑跋》)，可谓汪洋巨观，惜其书无传。明人治金石者寥寥，赵崡《石墨镌华》，采摭无多。及其季世，倪涛辑《六艺之一录》四百六卷，则以博侈著闻。

清代考据之学既盛，寰宇访碑之录，作者非止一家，而墓志条例，论者亦夥。赵坦（拟撰《碑碣条例》，见《保甓斋文录》)、沈大成（《墓志答问》，见《学福斋集》)、梁玉绳（《墓志例》）皆有造述。金石家诗文集涉及墓志者更不可偻指。(如朱琦《小万卷斋诗续稿》十二《唐节度使田侁墓志》，张廷济《清仪阁杂咏》五，咏《唐聚庆墓志》，钱仪吉集跋《贾氏墓志》等。）道光间黄本骥辑《古志石华》三十卷，刻入《三长物斋丛书》，并录其文字。南野老人辑《汉唐石刻目录》，收关中拓本，有碑无志（见《南野堂续笔记》中)。甘鹏云编《崇雅堂碑录》增补再三，内多唐代碑志。近世地不爱宝，中州出土墓志，美不胜收，罗振玉数度刊《芒洛冢墓遗文》，又辑《石交录》及《墓志征存目录》各四卷（《贞松老人遗稿》乙集、《蒿里遗文》目录)，网罗传播之功伟矣。先是王懿荣亦辑汉石及南北朝存石目（现存写本有朱笔改)，闻风兴起者大有其人，顾燮光撰《古志汇目》六卷《新目》四卷（题《非儒非侠斋丛著》)，洛阳郭玉堂为新安张钫藏石，编成《千唐志斋藏石目录》(起元康六年《晋处士成晃志》。民国二十四年洛阳印)，而沔阳黄立猷编《石刻名汇》，第一编为墓志类，自言唐志现存者一千七百一十九种，宋志收三百六十三种（民国十五年沔阳黄氏万碑馆印)，据称又有续编，未见，其所著录可谓夥颐！

各图书馆多收购拓本，间亦编成目录。其已刊布者，若前此之北平图书馆及近年台北“中央图书馆”，皆世所熟悉者也。唐以前墓志，赵斐云已有《集释》之作，殆已囊括无遗。本编以海外一机构所藏者为主，仅足示例而已。其中多已见于著录，兹并为标注，大抵以出自芒、洛为多，览者可试取图片与罗书参读之。本文之末附武德、贞观两朝墓志目及最新出土唐、宋墓志要目二表，以备参稽。自知褊于闻见，又窘于目力，简陋挂漏，殊无足观，此特启其端倪，但望世之同此好者继此而纂录之也。

1980年1月

唐宋墓志

——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

一、大唐洛州别驾大将军崔公妻库狄夫人墓志铭

《目》二一

（开明书店印《北平图书馆藏碑目》，下同）

武德六年（623）六月五日

夫人讳真相，恒州代郡人。武德六年六月二日卒于洛阳。年五十九。

祖干，齐太尉公、太宰、章武王。父洛，骠骑将军，和州刺史。子行褒、行感。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十韵。书体在楷隶之间。

二、崔后己墓志（原无题）目作：洛州总管府司马崔长先墓志

《目》二一

武德九年（626）二月廿三日

讳□，字后己，博陵安平人。隋秦王讨王世充，授洛州总管府司马。武德八年（625）七月十四日卒于洛州，年六十二。

十六世祖骃。曾祖轨，魏中散大夫。祖威，齐荆州长史。父期，齐东郡太守。长子前谷州司户参

军事。

碑共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二十韵。正书。

三、沁源县令郭通墓志（原无题，据目补）　《目》二二

贞观二年（628）十一月卅日

讳通，字监远，太原介休人。起家卫州汲县尉，开皇十八年（598）除慈州滏阳县丞，仁寿三年（603）除本官。仁寿三年（603）十月十日卒，年五十八。

祖逵，齐本州州都。父略，齐秀才羽林监。

夫人王氏，大业十年（614）十月四日卒，年六十。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铭四言，十四韵。隶书。

四、谭伍墓志（原无题，据目补）　《目》二二

《石》（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下同）一七八

《芒》（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三卷续编三卷三编一卷补遗一卷四编六卷补遗一卷，下同）四（二）三上

贞观三年（629）六月廿五日

讳伍，字德深，恒山乘干人。贞观三年六月十六日卒，年六十八。

祖彻，魏丞相世子府参军。父亮，齐东平郡掾。

碑共十七行，行十七字。铭四言，十韵。隶书。

有盖篆书：谭氏之志。

五、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刘君墓志　《目》二二

《中》（"中央图书馆"墓志拓片目录，下同）四三五

《石》一七八

《芒》四（二）三下

贞观五年（631）七月十五日

讳节，字德操，冀州下博人。贞观五年六月四日卒。

祖伽，蕲春郡守。父粲，徐州长史。

碑共十七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十三韵。

隶书。

六、唐故玄昭监张君墓志铭并序 《目》二二

贞观七年（633）七月廿四日 《石》一七九

讳明，字文朗，武城人。卒年六十四。 《芒》四（二）五上

祖无，魏征虏将军。父伯，随平原郡蒋陵县令。子君弘。

碑共十七行，行十七字。铭四言，五韵。正书。

七、□远墓志（原无题，据目补） 《目》二二

贞观七年（633）十月廿八日 《石》一七九

讳远，字彦深，汝南平舆人。贞观七年十月十九日卒，年七十。 《芒》四（二）五下

祖寿，齐平州刺史。父随闻喜县令。子德操、德矩。

碑共十六行，行十六字。铭四言，九韵。正书。

八、唐故永嘉府羽林张君墓志铭并序 《目》二二

贞观八年（634）三月四日

讳岳，字崑仑，南阳西鄂人。贞观八年二月廿五日卒，年卅六。

祖白驹，魏光禄大夫平越将军。父贰郎，随任乡长，后迁县平正。

有盖篆书：大唐故张府君墓志铭。

碑共十七行（末行空），行十七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九、唐河南县故录事邢君墓志铭 《目》二三

贞观八年（634）三月廿二日

讳弁，字言，河间人。年二十任州学生，卅五任郡司切（功），后任河南县录事。贞观八年三月八日卒，年六十三。

有盖正书：邢君墓志。

碑共十五行，行十五字。铭四言，四韵（与张岳之铭文首末段完全相同）。正书。

一〇、隋故仪同三司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二三
《石》一七九
《芒》续中一上

贞观十一年（637）二月廿九日

讳护，字乾福，太原人。大业五年（609）十月十九日卒，年五十五；夫人贞观十一年二月七日卒，年八十四。

祖建，周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石泉县开国公。父珍业，袭爵，改授晋阳县开国公，食邑七百户。

有盖篆书：王君之铭。（原刻：斯氏铭）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一一、大唐护军魏王府主簿唐逊故夫人柳氏墓志铭并序

《目》二三
《芒》四（二）九上

贞观十二年（638）闰二月廿七日

讳婆归，字尼子，河东人。贞观十二年闰二月廿一日卒，年卅三。

曾祖仲礼，梁尚书仆射。祖彧，随御史治书。父自然，九门县令。

有盖篆书：柳夫人铭。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十五韵。正书。

一二、故张君夫人秦氏之铭

《目》二三
《中》〇四七五
《石》一七九
《芒》四（二）一〇下

贞观十四年（640）正月十七日

讳详儿，字尼子，怀州允山人。贞观十四年正月七日卒，年八十。

曾祖海，岐州刺史。祖达，具州录事参军。父亮。长子朗，次舍利。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九韵（与柳婆归之铭文首、二、四段相同）。正书（有隶意）。

一三、魏府君夫人雷氏墓志铭并序 《目》二三

贞观十四年（640）十一月三日 《石》一七九

同州白水人。贞观十四年闰十月十五日卒，年九十四。魏君义宁二年（618）八月七日卒，年七十六。 《芒》四（二）一〇下

祖通，周武卫将军。父俊，随虎贲郎将。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一四、前梁开府漳川郡太守山阴县开国侯孟府君墓志 《目》二三

贞观十四年（640）十一月九日

讳保同，字德会，平昌人。大业九年卒，年七十五。

祖粲之，梁通直散骑常侍。父智略，仕梁宣帝为开远将军、上明太守、山阴县侯。殉节洞庭，备著梁史。男光庆，唐临黄令。

碑共十三行，行十五字。无铭。正书。

一五、大唐处士梁君墓志铭并序 《目》二四

贞观十五年（641）九月十五日

讳凝达，字静通，洛州河南人。贞观十五年八月十二日卒，年九十一。

祖将，魏将军广平太守。父憘，魏陇东王参军事，开府参军事。子孝基。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一六、隋沧州饶安县令侯君妻刘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二四

贞观十五年（641）十月九日

魏郡安阳人。贞观十五年五月卒，年七十八。

父纲，随易州司马。

有盖篆书：故侯氏刘夫人墓志铭。

碑共二十行，行十九字。铭四言，十韵。正书。

一七、大唐故苏州吴县丞杜府君墓志铭 《目》二四 《中》〇四九二 《石》一七九 《芒》四（二）一二下

贞观十五年（641）十二月十五日

讳荣，字世玮，京兆杜陵人。贞观十五年十二（疑十一）月卅日卒。

祖贤，浮（渤）海郡守。父华，朝散大夫。

碑共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二十韵。正书。

一八、大唐故刘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二四

贞观十六年（642）六月廿五日

讳粲，字休明，彭城人。贞观十六年六月九日卒，年六十四。

祖礼，齐相州成安县令。父神，齐左亲事补左宜长。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分三段：首段四言四韵；次段四韵，中二句六言；末段四韵，末二句六言用兮字。正书。

一九、隋故西平郡化隆县长刘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二四 《石》一七九 《芒》四（二）一四下

贞观十六年（642）十一月廿日

讳政，字弘矩，瀛州河间人。大业十三年（617）七月十五日卒于化隆，年五十七。

祖遵，魏秀容郡太守。父诞，齐盱眙县令。

夫人贞观六年（632）九月十八日卒于阳城，

年六十六。

有盖篆书：刘君墓志。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末云“铭曰”，但无铭文。正书。

二〇、隋毗陵郡无锡县令姚君墓志铭

《石》一七九

《芒》四（二）一五下

《目》二四

《中》〇四七二

贞观十七年（643）十月廿七日

讳孝宽，字德博，南安人。贞观十二年（638）九月十日卒，年七十一。

碑共十九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十韵（皆用入韵）。正书。

二一、□信墓志（原无题）

《石》一七九

《芒》四补一七上

贞观十八年（644）二月十六日

讳信，字师言，河内修武人。贞观十八年正月廿日卒，年五十一。

汉司徒延即君十四世祖。

碑共十九行，行十九字。铭四言，七韵。正书。

二二、大唐故处士霍君墓志铭并序

《目》二四

《中》〇四九九

贞观十八年（644）七月十一日

讳恭，字弘肃，行唐人。贞观十八年六月廿六日卒，年五十□。

祖道奇，父孝骞。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铭分三段：首段四言四韵，次段四言四韵，末段七言六句四韵。正书。

二三、大唐故杨君墓志铭并序

《目》二五

贞观二十年（646）四月廿四日

讳德，字世师，虢州弘农人。贞观二十年四月

十二日卒，年四十八。

祖安，随徐州司法。父华，江阳副宰。

有盖篆书：杨（㸚）君墓志。

碑共十九行，行十九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二四、唐故洛州河南县崇政乡君齐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二五

贞观二十年（646）五月十一日　《中》〇五二〇

东海上人。贞观二十年四月廿九日卒，年八十六。　《石》一八〇

祖诠，齐岐州诸军事、岐州刺史。父陁，随相州安阳令。　《芒》续中二下

有盖篆书：齐夫人铭（字佳）。

碑共十九行，行十九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字佳）。

二五、随处士傅君志铭　《目》二五

贞观二十年（646）一月廿四日　《石》一八〇

讳叔，字秀成，北地灵州人。大业九年（613）卒，年五十五。　《芒》四（二）一七下

祖怀义，周江陵令。父仁弘，随桐庐丞。子无为。

夫人京兆梁氏，贞观廿年卒，年七十五。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二六、李护墓志（原无题）　《目》二五

贞观二十年（646）六月一日　《石》一八〇

讳护，字道周，陇西成纪人。贞观二十年五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六。　《芒》续（中）三下　《中》〇五二四

父宝，子仁纲。

碑共十九行，行十九字。铭四言，六韵。正书（字佳）。

二七、隋故银青光禄殷州刺史志铭 《目》二五

贞观二十年（646）十一月二日 《中》〇五一七

讳师，字大师，河南人。隋世从伐辽。贞观十九年卒，年七十五。

有盖篆书：段君墓志。

碑共三十二行，行三十一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二八、大唐故洛州征士万君墓志 《目》二五

贞观廿一年（647）六月五日

讳德，字道仁，陇西人。贞观廿一年五月廿五日卒，年七十一。

祖公，齐并州晋阳县令。父周，随益州都督。

碑共二十三行，行十五字。无铭。正书。（字佳近六朝。）

二九、大唐故万年县尉孔府君墓志铭 《目》二五

贞观廿一年（647）八月廿八日 《石》一八〇

讳长宁，鲁国邹人。贞观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卒，年六十九。 《芒》四补一九上

祖察，征东将军。父沓，齐洛州行台司兵参军事。

夫人翟氏。贞观廿一年八月八日卒，年七十二。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三〇、隋故平州录事参军张君墓志 《目》二六

贞观廿二年（648）二月廿一日

讳育，字永珍，魏郡邺人。大业十一年（615）七月十六日卒。

祖和，魏潞州刺史。父达，齐燕州司户。

夫人赵氏，贞观廿二年二月□日卒，年八十七。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八韵。丝栏，正书（近北朝）。

三一、大唐故上骑都尉益州新津县丞丘君墓志铭并序

《目》二六
《中》〇五四五

贞观廿二年（648）六月廿三日

讳蕴，字怀艺，吴兴人。贞观廿二年五月廿九日卒，年六十七。

曾祖诞，征南将军奉车都尉。祖鳞，奉朝请。父沙，尚书都事。

有盖篆书：丘（㐀）君墓志（字佳）。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三二、大唐杨君墓志并序

《目》二六
《石》一八〇
《芒》四（二）二一上

贞观廿三年（649）三月十七日

讳昭字宣政，洛阳人。贞观廿三年二月十五日卒，年七二。祖敬，齐卢氏令。父林，隋宗卫大都督。

有盖篆书：杨君之铭。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字佳，近北碑）。

三三、唐故郡君杨夫人墓志铭

《目》二六

贞观廿三年（649）六月十八日

讳成其，弘农华阴人。贞观廿三年六月三日卒，年八十四。

祖彻，金紫光禄大夫。父裕，随县令。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八韵。

正书。

三四、唐故青州录事参军李君墓志 《目》二六

贞观廿三年（649）七月十八日 《石》一八〇

讳良，字德师，陇西狄道人。贞观廿三年六月廿九日卒，年五十三。 《芒》三，二一下

祖政，随卫县令。父节，随豫州录事参军。

碑共十九行，行十九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三五、大唐集州录事参军王文鹭夫人赵氏墓志铭 《目》二七

贞观廿三年（649）九月四日 《中》〇五七九

夫人，河南新安人。贞观廿三年八月三日卒，年廿三。

祖轨，隋硖州刺史。父弘善，唐邢州南和县令。五世祖兴，后魏中书侍郎。曾祖肃，河南尹。

有盖篆书：赵夫人志。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八韵。正书（字佳）。

三六、张药墓志（原无题，据目补） 《目》二七

永徽元年（650）十一月一日 《中》〇五九八

讳药，字子，南阳白水人。永徽元年十月十四日卒，年六十五。祖通，齐扬州刺史。父隋临洺县令。 《石》一八〇 《芒》三，二二上

夫人李氏，永徽元年十一月一日卒。

碑共十九行，行二十一字。铭分三段，首段四言，次段四言，末段，散行。正书。

三七、唐故郝君墓志铭并序 《目》二七

永徽二年（651）四月廿一日

讳荣，字通，并州太原人。贞观廿二年（648）

十二月六日卒，年七十二。

夫人张氏，永徽二年四月七日卒，年六十七。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十六韵。用四韵部，不分段。

丝栏，正书。

三八、大唐故骠骑将军孙君墓志□序 《目》二八

永徽二年（651）九月六日

讳迁，河南洛阳人。永徽二年八月九日卒，年六十四。

曾祖覬，周熊州刺史。祖训，齐襄州刺史，周特进开府。父建，周使持节□仪同三司，隋大将军、通议大夫、定州长史。

夫人王氏，永徽二年七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十五韵。正书。

三九、唐故游击将军右武卫幽州潞城府果毅都尉魏公墓志铭并序 《目》二八

永徽三年（652）十月廿五日

讳德，字开仁，钜鹿人。武德八年（625）起家秦王府队正。贞观元年（627）转左亲卫队正。十一年（637）授游系将军，守幽州潞城府果毅。十八年（644）鄜州洛安府果毅。

永徽元年九月廿六日卒，年六十七。

祖伯，齐瀛州刺史。父荣，隋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铭四言，十四韵。正书。

四〇、唐故处士张君墓志　　《目》二九

永徽四年（653）正月廿一日

讳洛，字子春，南阳西鄂人。永徽三年十二月廿七日卒，年六十六。

曾祖敬，魏镇东将军、使持节泗州诸军事，泗州刺史，加金紫光禄大夫。祖景，齐明威将军，犏藏令，周授洛州市令，隋授昌州舂陵县令，加明威将军。父士隆，隋申州罗山令。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四一、唐故将仕郎刘君墓志铭　　《目》二九

永徽四年（653）二月二十日

讳裕，字褒，河南人。永徽四年二月十四日卒，年四十八。

碑共十九行，行十九字。铭四言，九韵。正书。

四二、张君墓志铭　　《目》二九

永徽四年（653）三月廿一日

讳逸，字豊，南阳人。永徽四年二月廿七日卒，年五十二。

碑共十行，行十字。铭四言，五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张府君墓志铭。

四三、大唐故李君墓志铭并序　　《目》二九　《石》一八一　《芒》四（二）二九下

永徽四年（653）五月十日

讳智，字元哲，洛州洛阳人。永徽四年四月十九日卒，年七十。

曾祖信，齐并州别驾。祖仁，齐□州县□丞。父晖，隋左藏令。

碑共十九行，行十九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四四、隋故千人校尉周君墓志铭并序 《目》二九

永徽四年（653）七月廿三日 《石》一八一

讳藻，字满才，汝南人。永徽四年卒。 《芒》四（二）三〇下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四五、唐右骁卫朔坡府故折冲都尉段公墓志铭 《目》三〇

永徽四年（653）十二月十九日 《石》一八一

讳会，字志合，漕州邹平人。永徽三年七月十七日卒，年五十九。 《芒》三，二三上 《芒》上一九下

父师，散骑常侍、光禄大夫，赠洪州都督、八州诸军事、益都县开国公，谥信公。

夫人吕氏，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年五十八。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铭四言，二十韵。正书。

四六、大唐故处士赵君夫人郭氏之墓志 《目》三〇

永徽五年（654）二月廿一日

讳嘉，字善通，本南阳人。永徽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卒，年六十四。

曾祖达，隋岱州□□县丞。祖满，隋三乡府校尉。父□，隋建节尉。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九韵。正书。

四七、唐故王君墓志铭 《目》三〇

永徽五年（654）三月廿四日 《石》一八一

讳才，字玄德，太原人。永徽五年正月一日 《芒》四（二）三

卒，年六十三。曾祖绍隆，齐别驾。祖和，魏 三上县令。

碑共十九行，行十九字（两行二十字）。铭四言，三韵。正书。

有盖篆书：王君之铭。

四八、唐故颍州下蔡县令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〇

永徽五年（654）三月廿七日

讳信，字君谅，陇西成纪人。永徽五年三月八日卒，年七十七。

祖奉节，后魏员外散骑侍郎。父贵，随相州临漳主簿。

碑共二十四行（末行空），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十韵。正书（字佳）。

有盖篆书：李（[illegible]）君之志。

四九、大唐故陪戎副尉韩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〇

永徽五年（654）十月七日

讳怀，字善才，昌黎人。永徽五年八月廿九日卒，年八十。

祖仁，齐洛州丞。父恭，隋新安县令。

夫人樊氏，大业十三年（617）卒。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铭四言，二十韵。正书。

有盖篆书：韩君墓志（字佳）。

五〇、唐故杨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〇

永徽五年（654）九月廿五日

讳贵，字元宗，弘农华阴人。贞观元年（627）十月十五日卒，年六十二。

祖恭，北齐荆州司户。父弘，周下博县丞。

夫人武氏，授缑氏乡君。永徽五年九月三日

卒，年八十三。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五一、隋故东宫左亲侍卢君墓志铭 《目》三〇

永徽六年（655）三月三日

讳万春，范阳涿人。武德三年（620）九月十六日卒，年四十八。

曾祖文异，魏员外散骑常侍、太中大夫。祖士昂，齐广平郡守。父义干，永宁县令。

夫人崔氏，贞观廿三年（649）二月八日卒于岐州，年六十二。

碑共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二十韵。正书。

五二、唐故黄君墓志 《目》三〇

讳罗汉，字道亮，荆舒楚人。年五十先卒。 《石》一八二

夫人李氏，永（徽）六年（655）七月一日卒。 《芒》四（二）三八下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有盖篆书：黄君墓志。

五三、唐故刘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三一

永徽六年（655）十二月七日

讳妙姜，并州晋阳人。永徽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卒，年六十二。

曾祖景，魏天水郡太守。祖威，周凉州别驾。

夫杨康，弘农华阴人。父详，凉州白云县令。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九韵。正书。

有盖正书：大唐故刘夫大墓志铭。

五四、唐故始州黄安县丞高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一

永徽六年（655）十二月廿五日

讳俨仁，字俨仁，渤海蓨人。永徽六年十二月三日卒，年六十七。

曾祖敖，曹魏骠骑大将军、司徒太尉、永昌郡王。祖道豁，齐开府仪同三司，隋黄州刺史、黄州诸军事，封永昌王。父孝德，青州益都县令。

夫人崔氏。

碑共二十八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二十二韵。正书。

五五、唐故王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〇

永徽六年（655）□月九日 《芒》续（中）七上

讳宽（宽），字士远，太原人。永徽五年闰五月十六日卒，年七十三。

祖威，齐青州治中。父恭，隋汴州司法。

夫人常氏。永徽五年八月一日卒，年六十三。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字。铭四言，五韵。正书。

有盖篆书：王君墓志。

五六、唐故处士赵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二

显庆元年（656）六月四日

讳通，字孝孙，洛阳人。显庆元年五月廿三日卒，年六十六。

祖澄，齐河南从事。父遒，齐济阳书佐。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九韵。正书。

五七、唐故韩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二

显庆元年（656）八月五月（记在末行） 《石》一八二

讳玄，字君素，昌黎人。齐起家，授营州长史。(显庆元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九。

祖泰，魏冠军将军。父礼，齐金紫光禄大夫。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正书。

《芒》四（二）四一上

五八、唐故左武侯桑泉府司马程君墓志铭

显庆元年（656）十二月十二日

讳骘，字宝柱，广平曲安人。显庆元年十月十一日卒于蒲州桑泉府，年六十五。

碑共十四行，行十四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目》三二

《中》〇七〇三

《石》一八二

《芒》四（二）四四上

五九、唐故王君墓志

显庆二年（657）正月十四日

讳段，字通，江东人。显庆元年十二月廿二日卒，年六十八。

祖彪，父如。

碑共十四行，行十四字。铭四言，四韵。正书。

有盖篆书：王君之铭。

《目》三二

《中》〇七〇四

《石》一八二

《芒》四（二）四五上

六〇、大唐故岗州录事参军元府君墓志铭并序

显庆二年（657）三月八日

讳则，字法详，河南洛阳人。授贝州漳南县尉，迁渝州南平县令。显庆二年二月廿九日卒，年五十七。

祖惠□，□梁州别驾豫州长史。父大通，隋吴郡昆山县令。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四句。正书。

《目》三二

六一、大唐故段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二

显庆二年（657）三月廿一日 《石》一八二

讳秀，字森，洛州河南人。起家郡功曹，迁瀛州河间县丞。 《芒》四（二）四五下

贞观十二年（638）二月十二日卒，年六十。

碑共十九行，行十九字。铭四言，七韵。正书。

有盖篆书：段君墓志。

六二、□故隋门下坊录事南阳张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二

显庆二年（657）四月十六日

讳相，字仲容，南阳西鄂人。显庆二年三月廿九日卒，年七十五。

祖休，齐冀州刺史。父颙，隋魏州贵乡县令。子行俨。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十一韵。正书。

有盖篆书：张君之志。

六三、大唐陇州吴山县丞王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三

显庆二年（657）六月三日 《石》一八二

讳立，字懋韧，北海太原人。显庆二年五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九。 《芒》四（二）四六下

祖陶，齐司农卿并州刺史。（父）触，隋□、□二州司马。子玄辩。

夫人成氏，武威人，齐廉定二州刺史宁之次女。贞观十三年（639）五月四日卒于吴山县官舍，年四十三。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共十七韵。正书。

有盖篆书：王君之志。

六四、唐故缑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三
《石》一八二
《芒》四（二）四七下

显庆二年七月十二日镌（记在末行）十六日葬

讳纲（绖），洛州洛阳人。显庆二年六月廿一日卒，年六十一。

祖达，周相州司马。父宝。隋郑州阳武县令。

碑共二十行（空一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六五、唐故阳城县白土乡君孔氏墓志铭

《目》三三

显庆二年（657）九月十七日

讳□，鲁郡曲阜人。显庆二年七月卅日卒，年八十六。

祖晟，北齐淮安府参军。父剅，隋魏郡书佐。子将佐郎君英。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六言，六韵。正书。

六六、唐故姚处士墓志铭并序

《目》三三
《石》一八二
《芒》四（二）四九上

显庆二年（657）十一月廿二日

讳□，字忠节，河南人。十月三日卒，年七十三。

曾祖□，齐□扬州长史。祖□，□洺州司法参军。父荣，隋□州汤阴县令。

夫人彭城刘氏。

碑共十七行，行十七字。铭四言，五韵。正书。

六七、大唐故慕容夫人墓志铭

《目》三三
《石》一八二
《芒》四（二）五〇上

显庆三年（658）正月廿三日

讳丽，字仙娥，相州邺县人。显庆二年七月十六日卒，年六十五。

子寿州霍邱县尉师（曹姓）。

碑共十八行，行十九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六八、大唐故王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三

显庆三年（658）四月廿日

讳法，字客僧，太原人。显庆三年四月六日卒，年六十八。

祖煞鬼，周右卫大将军。父伯仁，任千牛。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九句，似未完。正书。

六九、张君夫人王氏墓志 《目》三三

显庆三年（658）五月廿一日

讳媛，字□□，琅邪临沂人。显庆三年四月廿六日卒，年四十三。

祖赞，父荣。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七〇、唐舒州同安县丞爨君夫人张氏墓志铭并序 《目》三四

显庆三年（658）九月廿三日 《石》一八二

讳端，南阳人。显庆三年九月六日卒，年六十四。 《芒》四（二）五一上

祖方德，周成都县令。父珍，隋太常丞。长子务本，次子知□。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十三韵。正书。

有盖篆书：张夫人志。

七一、唐故霍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四

显庆三年（658）十二月十三日殡（记在末行） 《石》一八三

讳万，字万敌，河南洛阳人。显庆三年十一月 《芒》四（二）五

十二日卒，年六十九。 二上

祖某，周举孝廉。父汉胡，齐征仕。

碑共十七行，行十九字。铭四言，五韵。正书。

七二、大唐故将仕郎张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四

显庆四年（659）四月三日

讳□，字安都，南阳白水人。显庆四年三月十五日卒，年□□。

曾祖肃，周魏州长史。祖午，齐百工监。父嘉，隋荆州司户。子文经。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五韵。正书。

七三、唐故支君墓志铭 《目》三四

显庆四年（659）七月九日 《石》一八四

讳怀，字通，洛州河南人。显庆四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一。祖寿，父贤。 《芒》（上）二六下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有盖篆书：支君志铭。

七四、大唐故北平县令董府君墓志并序 《目》三五

显庆四年（659）十月廿七日 《石》一八三

讳明，字德淹，陇西成纪人。解褐隆化府师都督，迁左屯卫府长史，高□郡北平县令。卒年七十八。 《芒》四（二）五四上

祖裕，周给郡司马。父由，隋永城县令。

夫人显庆四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四。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董府君墓志铭。

七五、唐故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五

显庆四年（659）十一月十八日

讳三，字达，陇西成纪人。显庆四年闰十月廿二日卒，年五十三。

曾祖纂，祖颠，父考达。子辩言。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七六、唐故张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三五

显庆四年（659）十二月十二日

夫人讳英，河内修武人。显庆四年十一月廿七日卒，年卅四。

祖子，隋鹰扬郎将。父善，隋相州临漳县令。夫赵氏。

碑共十七行，行十八字。铭四言，六韵。正书（字近龙门）。

篆盖：张夫人志铭。

七七、大唐故翟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五

显庆五年（660）二月二日

讳惠隐，洛阳人。显庆四年五月廿二日卒。

祖纪史直，魏州长史。父道生干，齐百工监丞。

碑共十七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首段前四句与张安都铭相同，六、七、八句疑有错）。

七八、大唐故贾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五

显庆五年（660）二月二日

讳元叡，字元叡，河南洛阳人。显庆五年正月

廿二日卒，年十七。

未有伉俪，以卫氏女为冥婚。

碑共十七行，行十七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七九、大唐尚书都事故息颜子之铭 《目》三五

显庆五年（660）五月二日

讳襄子，字智周，琅邪人。显庆五年四月廿七日卒，年十六。

文林郎刘毅故第二女为冥婚。

碑共十五行，行十五字。铭四言，十八韵。正书。

八〇、唐故昭武校尉任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六

显庆五年（660）七月廿七日

讳德，字愿德，乐安人。贞观十七年（643）十一月廿七日卒，年五十三。

祖俭，齐晋阳令。父廉，齐著作郎。

夫人乐氏，讳令姿，霤寿人。显庆五年七月十四日卒，年七十。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五韵。正书。

八一、唐□南阳张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六

显庆五年（660）八月四日

讳怀文，河南洛阳人，贞观十五年（641）正月十二日卒，年六十一。

父嵩，隋殿中别驾。

夫人渤海高氏。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五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八二、唐故会稽县丞李君夫人韩氏墓志铭并序 《目》三六

显庆五年（660）八月十六日

夫人□□，颍川人。显庆五年（660）七月廿五日卒，年七十二。

祖朗，后平东将军营州刺史。父轨，申州司法固安令。子思彦。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八三、洛州河南县洛邑乡关预仁妻茹氏墓志并序 《目》三六 《石》一八四 《芒》四（二）五八下

显庆五年（660）九月四日

夫人茹氏，河南郡金乡公之女。显庆五年八月十一日卒，年七十一。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十韵。正书。

有盖古文花边：茹嶋（夫人）志铭。

八四、大唐故文林郎耿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六

显庆五年（660）十一月十二日

讳文训，钜鹿宋子人。显庆五年十月十六日卒，年七十一。

祖俊，周校书郎。文相，隋洹水令。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八五、梁夫人（姚）氏墓志并序 《目》三六

显庆五年（660）十一月廿九日记（刻在末行）

夫人讳弟，字琰珪，安定人。显庆五年十一月六日卒，年□□。

祖相，齐吴王府长史。父元，隋汾州大宁县令。嗣孙乾福。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八六、唐故绵州博士张君墓志铭 《目》三六

显庆六年（661）二月七日

讳武，字尉，清河人，寓居洛阳。显庆五年六月一日卒于绵州官舍，年卅四。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六韵。正书。

八七、大唐故□□朱君墓铭 《目》三六

显庆六年（661）二月癸酉

讳□，字□璋，河南洛阳人。显庆辛酉六年（661）正月廿三日卒，年八十。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甚残损）。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八八、大唐故王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六

显庆六年（661）二月十九日

讳敏，字宝达，太原人。卒年六十四。

祖多，齐宋城令。父穆，隋恒安府鹰扬郎将。

碑共十九行，行十九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篆盖：王君之志。

八九、洛州河南县录事王君墓志 《目》三七 《石》一八四 《芒》四（三）一上

龙朔元年（661）三月十九日

讳宽，字行伦，琅邪临沂人。显庆六年二月卅日卒，年六十七。

祖龙，周处士。父□，并州录事参军。

夫人李氏。

碑共十九行，行十九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九〇、大唐故云骑尉王府君及夫人魏氏墓志铭并序

《目》三七
《石》一八四
《芒》续（中）八上

龙朔元年（661）四月廿一日

讳朗，字玄明，太原晋阳人。永徽六年（655）十二月十日卒，年六十三。

父粲，沂州录事参军。子元宗、元卿。

夫人钜鹿中山人，父彦，后魏仆射收之后。龙朔元年四月四日卒，年六十七。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四韵。正书。（第七句疑漏刻一字。）

九一、唐故上谷侯夫人义明乡君谭氏铭并序

《目》三七
《石》一八四
《芒》续（中）九上

龙朔元年（661）八月廿一日

夫人讳二娘，雁门人。龙朔元年七月廿六日卒，年九十七。

曾（祖）叡，齐青州刺史。祖师，梁弘农令。父约，隋河间令。

碑共十九行，行二十字。铭前十句六言，后四句七言，七韵。正书。

九二、大唐故夫人竹氏墓志铭并序

《目》三七
《石》一八四
《芒》续（中）一〇上

龙朔元年（661）九月廿三日

夫人讳妙，字须摩，辽西人，孤竹君之后。龙朔元年九月三日卒，年六十三。

祖弘宝，周青州录事参军，转相州司马。父怀威，隋幽州蓟县尉。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有盖古文：[illegible]（竹）[illegible]（氏）之志。

九三、故文林郎纍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七
《石》一八四

龙朔元年（661）十月八日

讳□，字□，雁门人。龙朔元年九月五日卒，年六十二。　　《芒》续（中）一〇下

祖猷，隋益州录事参军。父宗。子文林郎仁轨。

夫人张氏，显庆三年（658）十一月六日卒，年五十。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三字。铭前十二句四言，末二句六言，七韵。正书。

九四、唐故□□房君墓志铭　　《石》一八四

龙朔元年（661）十月十一日　　《芒》续（中）一一下

讳宝□，字□宝，河（南）洛阳人。显庆五年（660）九月廿日卒，年六十。　　《芒》四（三）二下

曾祖□，周□洵长□恒五州刺史。祖□，隋使持节□徐二州刺史。父叔，齐王右一府大将军。子僧荣。

妻王氏，贞观十□年六月廿三日卒。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九五、□□故郭处士墓志铭并序　　《目》三七

龙朔元年（661）十月十一日　　《石》一八四

讳寿，字君雅，太原人。龙朔元年九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五。祖元象，父贵。　　《芒》四（三）一下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四韵。正书。

九六、大唐故张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七

龙朔元年（661）十月廿三日

讳宝，字什藏，南阳人。贞观十二年（638）卒，年六□。

曾祖庆，齐开府仪同三司。祖义，隋任□□县

令，皇朝上仪同。子□，定州恒阳县丞。

夫人魏氏，龙朔元年七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八。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言（疑有脱句）。正书。

九七、唐故李君墓志铭并序 《目》无

龙朔元年（661）十一月廿九日

讳护，字令休，陇西狄道人。初仕隋，后“背伪从真”，“除开府之职”，“加武骑之官”。龙朔元年十月四日卒，年六十八。

曾祖英，魏兵部员外郎。祖略，齐镇东将军。父才，随陕州陕县令。嗣子仕约。

夫人吴氏，贞观十三年（639）卒。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九八、唐故潞州上党县丞刘氏贾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三七

龙朔二年（662）四月十四日

夫人讳令□，洛阳人。龙朔二年三月十三日卒，年六□。

祖彦，隋会稽太守。父宜，隋正议大夫，唐文林。

碑共十九行，行十九字。铭四言（末两句六言）。正书。

九九、唐故陪戎副尉张君墓志并序 《目》三七

龙朔二年（662）四月十四日

讳伯通，字思廉，南阳白水人。贞观十年（636）授陪戎副尉。龙朔二年三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五。

祖诞，齐定州司马。父超，隋冀州司户参军。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有盖篆书：张君之志。

一〇〇、大唐陇西王府倏司马故妻窦夫人之铭并序 《目》三七

龙朔二年（662）五月廿六日

夫人□□，洛州洛阳县人。龙朔二年五月十二日卒，年卅八。

碑共十七行，行十七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篆盖：窦夫人之志。

一〇一、唐故洛州洛阳县冯夫人墓志（记在末行） 《目》三七

龙朔二年（662）五月廿六日

夫人□□上党郡人。龙朔二年四月七日卒，年七十四。

曾祖温，周吏部承奉郎。祖嘉，本郡□□。父□，隋青州博昌县令。

夫王君，永徽二年（651）正月廿三日卒。

碑共十八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十三韵。正书。

一〇二、大唐卫州洪城县故夫人墓志铭 《目》三八

龙朔二年（662）六月二日 《石》一八四

夫人□，□州望江人。龙朔二年五月廿三日卒，年七十。 《芒》四（三）五上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五韵。正书。

一〇三、唐故开府索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八

龙朔二年（662）七月廿二日 《石》一八四

讳玄，字德伟，敦煌人。贞观十六年（642）八月七日卒，年五十四。　　《芒》三，二七上

祖彦，齐□州长史。父沙，隋淮阳郡司户。长子寃，次子义。

夫人左氏，南阳人。龙朔二年六月十二日卒，年六十八。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四韵。正书。

有盖篆书：索君墓志。

一〇四、唐故张处士墓志铭并序　　《目》三八

龙朔二年（662）六月廿七日　　《石》一八四

讳□，字章，河南洛阳人。贞观五年（631）五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一。　　《芒》四（三）六上

祖贤，父干。子思言。

夫人尹氏。龙朔二年六月十二日卒。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一〇五、唐越州诸暨县主簿宫君夫人秦氏墓志铭并序　　《目》三八　《石》一八四

龙朔二年（662）八月十日　　《芒》四（二）七下

夫人讳冲，洛阳人。龙朔二年三月十三日卒，年卅九。

祖雄，隋仪同三司。父应，将仕郎。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言，九韵。正书。

一〇六、唐孙君故夫人宋氏墓志铭并序　　《目》三八

龙朔三年（663）二月十二日

夫人□□，广平人。龙朔三年正月廿八日卒，年廿二。

碑共十八行，行十九字。铭四言。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宋夫人墓志铭。

一〇七、唐故段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八

龙朔三年（663）四月二日 《石》一八五

讳文会，字□□，洛阳人。龙朔三年三月廿八日卒，年廿五。 《芒》四（三）八下

曾祖亡，祖承，父师，弟子大，男多侯、小侯，女妙儿。嗣子多侯。

碑共十六行，行十七字。铭疑有衍文。正书。

一〇八、唐故程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三九

龙朔三年（663）八月廿一日 《石》一八五

夫人字令秀，广平人。适张氏。龙朔二年四月廿八日卒，年七十五。 《芒》四（三）一〇上

祖许文，经相州长史。父嵩朗，隋武阳郡冠氏县令。

碑共十八字，行十七字。铭四言，七韵。正书。

有盖篆书：程夫人志。

一〇九、唐斛斯处士张夫人墓志并序 《目》三九

龙朔三年（663）□月四日

夫人□□，南阳白水人。龙朔三年九月□日卒于洛州河南县。

曾祖中，祖文，父金，隋任相州清河县令。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一一〇、洛州洛阳县处士李君墓志铭并序 《目》无

龙朔□年十□月五日

讳英，字雄，陇西敦煌人。龙朔□年□月七日

卒，年七四。

祖□，字□，齐滑州州都。父弘，字寃，隋黎州司□参军。

夫人周氏。贞观十五年（641）□月廿七日卒，年四十七。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三韵。正书。

一一一、唐故隋立信尉袁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九

龙朔□年十□月十□日　　《石》一八五

讳相，字厉俗。汝南人。龙朔□年十月五日卒，年七十八。　　《芒》四（三）一三下

祖颜，隋□龙镇将。父摩□，□都郡主簿。嗣子崇庆。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及六言，共六韵。正书。

一一二、唐故前寿安县博士始安秦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九

麟德元年（664）三月廿五日

讳宝，字连城，始安人。麟德元年□月卅日卒，年卅八。

曾祖□，齐明威将军。大父朗，隋司隶刺史。父孩，唐昭武校尉。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七韵。正书。

一一三、唐□前朔州善阳县丞乐君墓志铭并序　　《目》三九

麟德元年（664）四月七日

讳玄德，字宝积，洛□□南县人。龙朔三年（663）八月廿日卒于官舍，年五十四。

祖穆，齐密州刺史。父希有，隋徐州司仓。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一一四、洛中处士孟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〇
《石》一八六
《芒》四（三）一四下

麟德元年（664）十一月二日

讳师，字大雅，东海邹人。麟德元年十月八日卒，年七十。

祖龙，字彦，隋太常寺丞。父晖，字玄珪，和川长史。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十九韵。正书。

有盖篆书：孟君志铭。

一一五、大唐故段府君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四〇

麟德元年（664）十一月五日

讳赜，子义玄，武威姑臧人。贞观三年（629）十二月廿五日卒，年卅一。

祖凝，齐豫州刺史。父光，隋袭荫文成王府记室参军事。

夫人河南荀氏，麟德元年六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一。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一一六、唐故泾阳县令梁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〇
《石》一八五
《芒》三，二九下

麟德元年（664）十一月五日（记在末行）

讳秀，字弘粲，河南缑氏人。授通议大夫。显庆四年（659）闰十月五日卒，年九十二。

祖明，北齐骠骑将军。父达，隋河阳镇将。嗣子郑鄘府队副。

夫人曹氏，谯郡人，魏大将军真夫人之光，年甫二八言归梁氏，麟德元年五月廿日卒，年九

十七。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铭五韵，首六句四言，第七、八句六言，第九、十句七言。正书。

一一七、□□故台州录事参军袁府君墓志之铭　　《目》四〇

麟德元年（664）十一月十六日　　《石》一八六

《芒》续（中）一五下

讳弘毅，字季严，陈郡人。弱冠任散从员外郎，唐荆州□安县丞、台州录事参军。龙朔二年（662）七月十二日卒，年七十五。

曾祖昂，梁□□吏部尚书左仆射、司空、穆正公。祖君方，梁蜀郡太守、右尚书。父梵，陈黄门侍郎、行丹阳尹。长子师节，东宫左勋卫。

夫人京兆韦氏。

碑共十九行，行十九字。铭四言，九韵。正书。

一一八、□□……轻车都尉强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〇

麟德元年（664）十一月廿八日

讳伟，字玄英，扶风人。麟德元年五月廿六日卒于长城官邸，年五十七。

贞观七年（633），任国子生。应诏举除□州宗城县丞。十□年，应诏举授豪州钟离县令。十八年，将作大匠阎立德江南造船，召为判佐。廿一年（647），副虞部员外郎唐逊造海舫一千艘。副宋州刺史王波利更造海船事异。副兵部员外裴明礼运粮辽碣，为执事所疑，改除婺州信安县令。

永徽五年（654）授□州司马，又改授湖州长城县令。

曾祖乐，后魏岐州大中正真阁将军、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兴郡开国侯，赠二、岐、秦、宁、义五州诸军事，五州刺史，改封□□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祖昬，后魏岐州州都车骑大将

军、仪同三司、文州诸□□□□刺史，袭封金陵公。父瑶质，唐始平县令，大理司直、华州别驾、尚书□□□□□州都督府长史，尚书兵部郎中、永州诸军事、永州刺史。子□□婴。

夫人陇西辛氏。父昌，隋文帝左千牛，祖□，魏户部、兵部尚书曹仁等七州刺史侍进，谥□□公。

碑共三十二行，行三十三字。铭分五段，首四段四言四韵，末段前四句四言二韵，后三句六言两句，七言一句，用二韵。正书。

一一九、大唐故王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〇

《石》一八六

《芒》四（三）一四下

麟德元年（664）十一月廿八日

讳达，字文□，太原人。麟德元年十一月廿一日卒，年五十九。

祖□，父宠。

碑共十八行，行十九字。铭四言，六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王府君墓志铭。

一二〇、成夫人刘尚墓志（原缺，据目补）

《目》四〇

麟德二年（665）正月三日

夫人讳尚，沛郡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后。麟德元年十二月廿八日卒，年卅六。

祖英，周陈州太康县令。父仁，隋申州义阳县令。胤子道始。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九韵。正书。

一二一、大唐故怀音府队正飞骑尉侯君墓志铭

《目》四〇

《石》一八六

《芒》四（三）一六上

麟德二年（665）

讳僧达，本出陇西，今为河南人。麟德二年闰三月廿八日卒，年五十。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一二二、大唐故河东王夫人墓志之铭并序　　《目》四〇

麟德二年（665）五月十三日　　《石》一八六

夫人讳师，字化，并州太原人。麟德二年五月四日卒，年六十二。　　《芒》三，三一上

祖隋加邑号同昌公，唐授朝议大夫，行庆州长史。父隋巴陵令，唐授朝散大夫。弟蓬州大寅尉，高材县宰。嗣子怀节。

夫西河任唐授朝散大夫，职宰王府。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末两句六言），廿一韵。正书。

有盖古文：王“夵”（夫人）之铭。

一二三、大唐故史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一

麟德二年（665）七月十二日　　《石》一八六

讳信，字安期，华阴人。麟德二年六月廿五日卒，年六十六。　　《芒》三，三二上

祖云，隋荆州刺史、六州诸军事、上柱国、期城公。父嵩，唐并州长史、银青光禄大夫、须昌县开国男。子伯陇。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八韵，用一部不分段。正书。

一二四、大唐故索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一

麟德二年（665）八月三日

讳达，字君通，敦煌龙勒人。麟德二年七月十六日卒，年六十三。

祖□，周沙州鸣沙县令。父才，隋勋官上柱国。

碑共十九行，行十九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有盖篆书：索府君铭。

一二五、大唐河东柳尚远妻宇文夫人墓志铭 《目》四一

麟德二年（665）八月十五日

夫人□□，河南洛阳人。麟德二年八月六日卒，年十九。

曾祖忻，隋右领军大将军、上柱国国公。祖运，唐右领左右将军、上柱国、义清县开国公。父怀俭，唐外府寺丞。

碑共十九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十六韵，用四部，部四韵不分段。正书。

有盖古文：宇 [illegible]（文）[illegible]（夫人）铭。

一二六、大唐故杨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一

麟德二年（665）九月廿五日

讳客僧，弘农人。麟德二年九月五日卒，年七十。

祖暎，齐镇军将军。父柱，隋相州邺令。有子三人：长曰善同。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一二七、洛州洛阳县上东乡嘉善里王仁表墓志铭 《目》四一

麟德二年（665）十月五日

（序及铭文俱阙）碑共四行，行八字。正书。

一二八、唐故周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四一

麟德二年（665）十月十一日 《石》一八六

夫人□□，吴郡人。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三。 《芒》四（三）一六下

祖乳，父弘。子左威卫洛汭府队正飞尉。

夫程氏。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有盖篆书：周朩（夫人）之铭。

一二九、大唐故魏氏田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四一

《石》一八六

《芒》四（三）一七下

麟德二年（665）十月十八日

讳信，平陵人。麟德二年九月廿九日卒，年八十五。

龙朔元年（661）十月一日授南阳郡君。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一三〇、大唐故处士张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一

麟德三年（666）七月三日（按：正月改元乾封）

讳仁，字君道，南阳白水人。麟德三年六月十日卒，年七十七。

碑共十三行，行十五字。铭四言，四韵。正书。

一三一、唐故边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二（作龙朔二年六月）

《石》一八四

《芒》四（三）六下

乾封元年（666）三月廿九日

讳敏，字文诸，陈留人。乾封元年三月廿九日卒，年四十六。

祖药，隋□马县令，父□，唐青州司士。

夫人汝南人，龙朔二年（662）四月十二日卒，年四十二。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一三二、唐故恒州行唐县主簿崔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一

乾封元年（666）六月十九日

讳冲，字名器，博陵安平人。永徽三年任梓州

蕴亭县尉，后转今职。乾封元年五月廿九日卒，年五十四。

曾祖长恭，齐中散大夫、沧州长史、安北将军、北海郡守。

祖君□，隋本州州都、瀛州平舒县令。父□元，唐冀州武邑县尉。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铭首段四言，末段最后四句六言，十六韵。正书。

一三三、大唐故邢州南和县令赵府君夫人梁氏墓志铭并序 《目》四一

乾封二年（667）二月十八日

夫人□□，安定人，乾封元年二月廿七卒于泾州，年六十五。

曾祖显，周开府仪同三司京兆尹、大鸿胪卿、冠军将军、黄门侍郎、上柱国、临泾郡开国公。祖彦光，周御正大夫、乐部上大夫，隋岐、华、赵、相、青五州诸军事，五州刺史，上柱国，华阳郡开国公。父赞，隋司隶刺史，上柱国、南顿县开国公。子真度，泾州司功参军。

碑共二十七行，行二十六字。铭分五段，四言，二十韵。正书。

一三四、唐故左骠骑左一车骑将军上柱国王君墓志铭 《目》四一

乾封二年（667）二月十八日

讳道智，太原晋阳人，“天子亲事辽阳、三韩……君亲经八十余战，身被七十二疮”。显庆三年（658）十月七日卒，年六十六。

曾祖仲权，胡府长史。祖元弘，齐镇西将军。父君素，隋隋州藻阳县丞、豫州上蔡县令。嗣子玄观，雍州万年县尉。夫人刘氏，彭城人，广平王祭

酒之曾孙，隋临黄令君之女。

乾封元年十月二日卒，年六十六。

碑共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一三五、大唐洛州陆浑县处士张兄仁故夫人成公氏墓志铭并序 《目》四一

（末两行记在左下：乾封二年六月十三日洛州陆浑县张玄恭母墓志）

乾封二年（667）六月十三日

夫人讳义，字提，东郡白马人。年廿一娉于张氏。乾封二年六月三日卒，年四十一。

曾祖基，隋东郡太守。祖善，隋银青光禄大夫、沧州刺史。父义，唐许州阳翟县令。子玄恭。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十三韵。正书。

一三六、唐故陈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二

乾封二年（667）七月二日

讳寿，颍川昌邑人。乾封二年六月七日卒，年六十六。

祖显，齐奉车都尉、镇西将军、检瀛州刺史。父琉，隋右骁卫长史。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末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十九韵。正书。

一三七、唐故隰州大宁县令王君墓志铭 《目》四三 《石》一八六 《芒》四（三）二〇上

乾封二年（667）十月廿二日

讳纂（目作纂），永徽元年（650）四月十九日卒，年五十三。

曾祖珍，北齐银青光禄大夫、相州司马。祝显，隋左□军骠骑将军。父□，□大宁府鹰击将

军。嗣子元真。

夫人吉氏，贞观十三年（639）六月十五日卒，年卅七。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正书。

一三八、唐故萁州榆社县令王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三
《石》一八六
《芒》续（中）一七上

乾封二年（667）十月廿二日

讳和，字善志，并州太原人。乾封二年九月七日卒，年七十九。

曾祖显，齐银青光禄大夫、相州司马。祖业，隋襄阳郡守。

父护，隋大宁府鹰击□将。嗣子兰州行参军慈质。

夫人李氏，陇西人，相州邺县丞宗次女。乾封元年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七。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有盖篆书：王君志铭。

一三九、大唐黄府君夫人孙氏墓志铭并序

《目》四三

乾封二年（667）十月廿七日

夫人讳智，字三，富春人。乾封二年九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二。

祖懿，隋缑氏县令。父智，唐岐州司马、上护军。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一四〇、大唐故右骁卫游击将军安义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国娄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三
《石》一八六
《芒》四（三）二三上

乾封二年（667）闰十二月十七日

讳敬，字仁，其先齐国人。永徽三年（652），

授云骑尉。龙朔元年（661），从总管羿苾将军辽东道行，除检校果毅，至平壤城铁山阵。赏绯袍银带，授游击将军。检校果毅，又加游击将军。乾封元年（666），复从羿苾将军辽东道行，检校子总管，并知折冲事。乾封二年七月□□日卒于军中，年五十三。

祖珽，隋真定太守。父荣，隋蔡州别驾。嗣子待宾。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有盖篆书：娄君墓志。

一四一、大唐故谢君墓志铭并序

乾封二年（667）闰十二月十七日

讳通，字师感，本颍川人，今徙河南。乾封二年闰十二月七日卒，年七十二。

祖良，隋豫州录事参军。父钦，隋申州司户。

碑共十九行，行十九字。铭十二韵，首四段四言，末段四言二句，七言四句，六言二句。正书。

一四二、唐故杜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三

乾封二年（667）闰十二月十七日

讳庆，字才，京兆人。乾封二辛闰十二月九日卒，年四十五。

曾祖安，周豫、虢二州刺史。祖绪，隋肥乡令。父胄。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一四三、唐故张府君墓志诒（铭）并序 《目》四三

丁卯之岁（乾封二年）戊午之朔廿七日

讳鬼，字□毛。清河人。麟德元年十月十七日

卒，年六十八。

父达，隋□阳县令。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言（末二句六言），十六韵。正书。

一四四、唐故靖君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四三

乾封三年（668）三月十六日

讳彻，字士明，洛州清漳人。贞观十六年（642）九月廿三日卒，年六十三。

曾祖景，周清漳郡丞。祖亮，隋华州录事参军。父祎，唐赵州赞黄县主簿。

夫人王氏，太原人。乾封二年十二月廿六日卒，年七十九。

碑共十六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一四五、大唐通君阎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四三

总章元年（668）三月七日

夫人讳玄，巴西人。乾封二年（667）一月五日卒，年四十九。

祖真，隋齐州刺史。父通，郕令。嗣子善义。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九韵。正书。

有盖古文：阚夫人铭。

一四六、彭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三

总章元年（668）七月廿四日

讳义，字深，洛州洛阳人。总章元年七癸未朔廿四日卒。

碑共十七行，行十八字。正书。

一四七、大唐故李君墓志铭　　《目》四四

总章元年（668）十一月二日

讳泰，字友仁，陇西成纪人。麟德二年（665）十月廿日卒，年七十二。

曾祖爽，隋洪州司户。祖弘，隋秦州录事参军。父亮，隋陈州别驾。嗣子善崇，次字行德。

夫人杨氏，弘农华阴人。总章元年（卒）。

碑共二十九行，行二十九字。铭共十二韵。正书。

末行记在左下：总章元年十一月二日李君墓志。

一四八、唐故文林郎行洛阳宫青城监监事武骑尉王公墓志铭并序　　《目》四四

总章二年（669）二月十一日

讳德，字威德，太原人。鳞德元年七月七日卒，年六十三。

祖荣，隋光州司马。父□，□怀州河内县令。

夫人彭城刘氏，隋寿州寿阳县丞琨之孙，唐儒林郎亮之女。

总章元年十二月一日卒，年五十九。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十三韵。正书。

一四九、唐故上骑都尉康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四　《石》一八七　《芒》四（三）二九上

总章二年（669）七月八日

讳达，其先外国人。总章二年六月廿□日卒，年六十二。

曾祖勘，齐上柱国。祖逵，齐雁门郡上仪同。父洛，隋许州通远府鹰击郎将。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一五〇、大唐杨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四

总章二年（669）八月廿六日

讳行祎，字代□，弘农华阴人。唐明经高第。显庆元年（656），任安州应城县主簿，又任虔州郛都县主簿。总章元年七月五日卒，年□□。

祖兰，齐金城郡守、弘农县开国公。父及，隋河间县令。

碑共十八行，行十九字。铭四言（末二句六言）。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杨府君墓志铭。

一五一、大唐故夫人惠氏墓志并序　　《目》四四

总章二年（669）十一月十五日

夫人京兆郡武公人，总章二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九。

祖攸，齐青州千乘县令。父达，隋三乡府鹰扬。

夫耿氏，显庆二年（657）十月十一日卒。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七字。铭分八段，第七段六言，余皆四言，二十七韵。正书。

一五二、大唐故勋官飞骑尉兰君墓志　　《目》四四

总章二年（669）十二月一日

讳德，字表，洛阳人。总章二年十一月廿四日卒，年□□八。长子玄庆。

碑共十四行，行十四字。铭四言，四韵。正书。

一五三、大唐故程公墓志铭并序 《目》四四

咸亨元年（670）三月十二日

讳义，字元方，广平人。总章三年（670）二月廿七日卒，年□□。

祖鉴，父通。嗣子金德。

碑共十五行，行十九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有盖篆书：程君之志。

一五四、大唐故张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四 《石》一八七 《芒》四（三）二九下

咸亨元年（670）闰九月廿日

讳轨，字道彦，清河武城人。咸亨元年九月十四日卒，年六十一。

祖仲，陈雄勇将军，兼长□校尉，马□，江荫二郡太守，云骑将军，又转曲江侯，□随□上仪同三司，使持节信州诸军事，信州刺史。父晓，随右翊卫务德府鹰扬武贲郎将、朝散大夫，又授朝□大夫，兼银青光禄大夫，又授右军□总□，又授金紫□禄大夫，加上大将军、右领军总管、使持□虢州诸军事、虢州总管、江阳县开国公。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八韵（有残损）。正书。

一五五、唐故赵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四五

咸亨元年（670）十月一日

夫人洛阳县人。咸亨元年闰九月十三日卒，年七十六。

祖雄，父业。嗣子处言、处基。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一五六、大唐故汴州中牟县丞乐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五

咸亨元年（670）十月廿八日

讳玄字通才，南阳育阳人，永徽三年（652）三月十七日卒，年六十七。

祖豊，随汴州浚仪县令。父昉，隋骠骑将军。长子毛德。

夫人赵氏，总章三年（670）二月三日卒，年八十四。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五字。铭四言（末两句六言），分两段，夫妇各一段，共十二韵。正书。

一五七、隋故金紫光禄大夫右武卫武贲郎将江阳公张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五　《石》一八七　《芒》四（三）三二上

咸亨元年（670）□□月廿日

讳晓，字士明，清河武城人，徙河南偃师。以□荫□□转左监门，迁务德府鹰扬郎将。唐高祖登极"公横戈挺剑，应接义旗"。武德二年（619）四月四日卒于□州官舍，年五十。

曾祖真，梁武州刺史。祖磻，梁邵陵王府谘议。父仲，陈雄勇将军、□州刺史。

碑共三十三行，行三十四字。铭四言（末两句六言），二十八韵。正书。

一五八、大唐故承务郎前相州林虑县丞奇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五

咸亨二年（670）五月十四日

讳玄表，字护，其先燕人，今洛阳人。永徽之际（650—655），授登仕郎。麟德二年（665）冬，选蒙拟相州林虑县丞。又授承务郎。

曾祖献，齐齐州长史。祖续，隋并州太原县令。父师。嗣子仲祥。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九韵。正书。

有盖篆书：奇府君铭。

一五九、□唐故武骑尉岐州雍县主簿谢君墓□并序 《目》四六

咸亨二年（670）七月十二日

讳庆夫，□阙人。咸亨二年三月十二日卒于雍县。

子乘景。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末两句六言），十七韵。正书。

一六〇、大唐故洛州王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六

咸亨三年（671）正月廿二日

讳师，太原人。咸亨三年正月十日卒，年七十一。

嗣子文表。

碑共十九行，行二十字。铭四言（第九、十两句八言），九韵。正书。

有盖篆书：王君之志。（四旁有四天官图案。）

一六一、唐故上柱国王君墓志铭（原刻斛斯夫人铭总章二年五月廿九日） 《目》四六 《石》一八七 《芒》四（三）三五上

咸亨三年（671）五月廿四日

讳玄，字明感，太原晋阳人。咸亨三年五月九日卒，年四十九。

父君德，武德盐官县令。嗣子阿八。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末行记云：大唐咸亨三年岁次癸酉五月庚寅（朔）廿四日壬子其日用巽时。

一六二、唐故河州大夏县主簿武骑尉张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六

咸亨三年（671）十月廿七日

讳弘，字爽，清河清河人。永徽三年（652），授今职。咸亨三年八月十六日卒，年五十九。

曾祖柰，隋瓜州司马。祖昉，隋滑州白马县丞。父达，唐卫州恭城县主簿。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十五韵。正书。

末行记云：咸亨三年十月廿七日写。

一六三、□□故处士李君墓志铭并序 《目》缺

咸亨三年（671）十二月三日

讳子如，字仁静，陇西狄道人。咸亨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九。

夫人南阳韩氏，永徽二年（651）十一月卒。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字。铭四言，九韵。正书。

一六四、□唐故张处士墓志铭并序 《目》四七

咸亨三年（671）十二月廿二日 《石》一八七

讳义，字成，南阳西鄂人。咸亨三年十月廿日卒，年五十五。 《芒》四（三）三八下

祖□，齐大都督。父见，左监门录事。

碑共十九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十五韵。正书。

一六五、唐故三品孙慕容君墓志铭并序

咸亨四年（673）二月廿八日 《目》四七

讳知礼，字思恭，昌黎棘城人。前燕高祖武宣皇帝之十一代孙，雅擅词藻，尤工篆隶。显庆四年（659）七月七日卒，年十九。 《石》一八八 《芒》三，三四下

曾祖绍宗，魏尚书左仆射、东南道大行台。祖参藏，隋金紫光禄大夫、淮南太守。父正言，唐朝请大夫、行兖州都督府司马。

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有盖篆书：慕容君志。

一六六、大唐故王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四七

咸亨四年（673）四月五日

夫人□□并州太原人，咸亨四年（673）三月廿二日卒，年八十一。

祖□，汝、益二州司马。父珍，不仕。嗣子亮征。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一六七、洛州洛阳县张处士墓志铭并序 《目》四七

咸亨四年（673）五月十七日

讳翌，字善宜，邓州南阳人。“精诚布施，勤修无怠；伽蓝营构，远近必臻；经像□书，大小咸预。屋润陶公之宝，家丰车子之钱。”卒年不详，年六十四。

祖僧护，同许州县令。父伽，唐曲□县令。

碑共十八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一六八、大唐故上柱国边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七

咸亨四年（673）六月廿六日

讳真，字行感，西凉人。咸亨四年六月五日卒，年五十四。

曾祖清，隋和州司马。祖端。嗣子仁则。

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一六九、大唐故武骑尉韩君墓志铭　　《目》四七

咸亨四年（673）八月二日

讳节，字訾，昌黎人。咸亨四年七月六日卒，年五十二。

祖胡，隋中牟县丞。父才，唐隰州永和县令。

夫人乐氏。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末段六言），十韵。正书。

有盖篆书：韩君墓铭。

一七〇、大□□黄州行参军韩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七　《石》一七九有同姓名者

咸亨四年（673）九月廿一日

讳仁师，字子敬，河南人。乾封二年（667）五月九日，授黄州行参军。咸亨二年（671）六月廿六日卒，年五十二。

曾祖超，祖通，父政。子令□。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末二句七言），八韵。正书。

一七一、大唐故前齐府直司杨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七

咸亨四年（673）十月三日

讳晟，字世雄，弘农华阴人。隋末释褐建节尉。武德二年（619），任齐王府司直。显庆四年（659）正月十三日卒，年八十四。

祖超，陈鄱阳府长史。父正峦，陈太子洗马。

夫人陇西李氏，泾州司马琼之女，咸亨四年合葬。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八字。铭四言，十韵。正书。

一七二、唐故处士王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七

咸亨四年（673）十月四日　　《石》一八八

讳俭，字甑生，太原人。贞观十一年（637）五月廿九日卒，年三十九。　　《芒》四（三）四〇上

曾祖灵，周昭武校尉。祖珧，隋苏州昆山县令。父彛，隋齐王府亲事。嗣子文殊。

夫人刘氏，咸亨四年八月五日卒，年七十一。

碑共二十九行，行二十九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有盖篆书：王君之铭。

一七三、唐故夫人史氏墓志铭并序　　《目》四八

咸亨五年（674）二月廿九日

夫人□□郧人，“崇遵释教，颀信首于法城，标觉蘖于情原，绚心□于意树。”咸亨五年正月廿五日卒，年五十三。

祖河，隋陈州刺史。父仁，朝议郎。子敬忠。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分四段（次段有阙文），十六韵。正书（间有行体）。

一七四、大唐故黄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八

咸亨五年（674）四月卅日

讳素，字方，江夏安陆人。咸亨五年四月三日卒，年七十四。

祖道，隋岐州郿县令。父满，隋曹州参军事。子玄义，卫尉寺守宫署丞。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末两句六言），分四段，共十六韵。正书。

有盖篆书：“黄府君铭”，四边各有动物三只，能辨出者有龙、兔、虎、犬、狐、鸡、羊、马、蛇。

一七五、大唐故骑都尉张君墓志铭 《目》四八

咸亨五年（674）七月十四日

讳玄景，字元晖，武城人。咸亨五年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二。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疑有阙文）。正书。

有盖篆书：张君志铭。

一七六、唐故处士王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八 《石》一八八 《芒》四（三）四四下

上元元年（674）十一月廿五日

讳义，字思贞，本太原晋阳人（今京兆人）。上元元年七月七日卒，年五十九。

高祖毅，仕西魏。祖操，牟州刺史。父逸，黄梅令。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十韵。正书。

一七七、大唐故千牛岐州司户参军事杨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八

上元二年（675）十一月二日

讳□哲，字茂道。华州华阴人。上元二年十月廿日卒，年四十八。

曾祖绍，周骠骑大将军，燕、豳、汾、饶、文、成、鄜、登等八州诸军事，八州刺史，凉州都督，傥诚信公。祖达，隋黄门、中书二侍郎，二部吏部三尚书纳言，遂宁郡公；唐赠尚书左仆射。父则，邛州临邛县令，袭遂宁公。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韵，首四句四言，中两句五言，末两句六言。正书。

有盖篆书：杨君之铭。

一七八、大唐陕州司户张君程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四八

上元二年（675）十一月九日

夫人讳大燕，洺州平恩人。咸亨五年（674）二月八日卒于陕州司户官舍。

曾祖贵，齐益阳长。大父良，隋广平郡主簿。显考振，蒲州刺史、右骁卫大将军、上柱国、东平郡开国公。

太夫人东平夫人，博陵崔氏。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十八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程夫人墓志铭。

一七九、唐故处士张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八

上元二年（675）十一月九日

讳冲儿，字守忠，南阳宛人。上元二年五月一日卒，年廿八。

曾祖秋，周雍州咸阳县令。祖明，隋岐州雍县丞。父谅，唐都水监、河渠署令。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七韵。正书。

一八〇、□唐故乔君墓志铭 《目》四九 《石》一八八 《芒》三，三五上

上元二年（675）十一月廿日

讳难，字玄，宋都陈留人。上元二年□月十二日卒，年七十一。

祖信，青州刺史。父娄，雍州蓝田郡守。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有盖篆书：乔君之铭。

一八一、大唐故郑州中牟县主簿杨君墓志铭并序

上元二年（675）十一月廿一日

讳轨，弘农人。上元二年八月卅日卒，年卅六。

曾祖[illegible]，齐扬州江都县令。祖□，隋怀州武陟县丞。父□，不仕。

碑共十七行，行十九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目》四九
《石》一八八
《芒》四（三）四五下

一八二、□寿墓志（原缺，据目补）

上元二年（675）十一月廿一日（记在末行）

讳□，字寿，昌黎人。上元二年十一月四日卒，年四十八。父端，唐隰（州）永和县令。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分五段，十韵，前四段四言，末段六言。正书。

《目》四九
《石》一八八
《芒》四（三）四六上

一八三、大唐故并州晋阳县令李君羡夫人彭城刘氏墓志铭并序

上元二年（675）十二月一日

夫人讳□，彭城人，上元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年八十八。

祖文琰，隋汝州郏城县令。父普曜，隋相州别驾。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六字。铭四言，分五段，十七韵。正书。

《目》四九

一八四、大唐陈府君墓志铭并序

上元三年（676）正月廿二日

讳怀俨，字道，颍川人。以时务甲第，授襄州襄阳县尉、南昌惠。改授仁、智宫监，食货监丞。上元二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八。

《目》四九
《石》一八八
《芒》四（三）四八上

曾祖显，齐奉车都尉、除青州司马。祖瑶，隋齐王府记室参军、迁幽州范阳令。父通，隋检校偃师县正，唐初任豫州新息县令、河南惠。长子简至，文林郎武骑尉。次子梁客，门下省令史。

夫人皇甫氏，先卒。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一八五、大唐故史氏赵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四九

上元三年（676）正月廿二日

夫人□其先晋人，上元二年十二月五日卒，年八十。

祖步，隋许州刺史。父贵，官汾州别驾。嗣子敬传，左卫亲卫。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铭分五段，二十韵，四言（末两句五言及六言）。正书（间有行书）。

一八六、唐故上轻车都尉马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九　《石》一八九　《芒》四（三）四九下

上元三年（676）二月廿二日

讳怀，字亮，河南洛阳人。上元三年□月九日卒，年廿□。

曾祖道，隋雍州泾阳县令。□寂，唐□戎校尉。

碑共十七行，行十七字。铭四言，分三段，十一韵。正书。

一八七、唐故处士武君墓志铭并序　　《目》四九　《石》一八九　《芒》续（中）二〇上

上元三年（676）四月廿九日

讳怀亮，太原人。上元三年四月十九日卒，年□□。

父奉四，隋雍州栎阳县令，泾州长史。

碑共十四行，行十六字。铭四言，二韵。正书。

一八八、唐巂州邛都丞张君墓志之铭 《目》四九

上元三年（676）十月八日 《石》一八九

讳客，字知仁，南阳人。上元三年六月五日卒，年六十一。 《芒》四（三）五一上

曾祖泰，齐青州长史。祖诩，隋恒州九门县令。父懿，益州道江尉。子待问、待宾。

夫人李氏，先卒。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十六韵（末段疑缺二韵）。正书。

有盖篆书：张君墓志。

一八九、大唐故施州司马张府君王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五〇

仪凤二年（677）十二月十八日

夫人□，琅邪临沂人，仪凤二年十一月廿九日卒，年八十四。

祖元一，隋清河县令。父宣，唐钜鹿县令。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九韵。正书。

一九〇、唐故司马处士墓志洺（铭）并序 《目》五〇

仪凤三年（678）五月十七日

讳道，字安师，洛阳都会乡人。仪凤三年五月二日卒，年五十八。

祖遷，父林（不仕）。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分三段，十二韵，首二段四言，末段首四句五言，五、六句六言，七、八句七言。正书。

一九一、唐故王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〇

仪凤三年（678）十二月廿日（记在末行）

讳文晓，字仲晖，太原祁人。唐初以功授上仪

同陪戎副尉。仪凤三年十二月一日卒，年八十三。

曾祖玉，齐襄州司马。祖爽，周并州长史。父勍，隋泾州阴盘县令。嗣子大明。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末四句六言），九韵。正书。

有盖篆书：王君志铭。

一九二、霍王府亲事姬恭仁殡志（原无题，据目补） 《目》五〇

仪凤四年（679）三月□一日

碑共七行，行八字。铭阙。正书。

一九三、大唐故处士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一

调露元年（679）七月十九日（记在末行） 《石》一九〇

讳弘裕，字大师，陇西成纪人，后徙阳翟。调露元年七月六日卒，年五十八。 《芒》四（三）五五下

曾祖进，隋大府左藏署令。祖子徽，隋相州临河县令。父善智，唐初赤牒检校怀州河内县丞。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铭四言（末段三、四句六言），十六韵。正书。

一九四、唐故将仕郎王君墓志铭 《目》五一

调露元年（679）八月十二日 《石》一九〇

讳庆，字君膺，太原人。“永徽六年（655）授将仕郎非其好也”。仪凤四年（679）六月二日卒，年七十一。 《芒》四（三）五七上

父满，唐陪戎副尉。长子游艺，将作监左校署监作，次子游道。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七言，二韵。

有盖篆书：王君墓志。

一九五、大唐故郎州都督元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一

调露元年（679）十月二日

讳仁师，河南洛阳人。武德（618—626），释褐西府库真长史长上别将。贞观元年（627），授左卫郎将，转右亲卫中郎将，授嘉州刺史。又迁郎州都督，累勋上柱国，锡爵襄乡县开国伯。贞观廿年（646）十二月十六日卒于郎州，年五十。

祖谅，周益州都督、左□卫大将军、鸿胪大卿、阁内大都督、安喜公。父善积，隋同州善政府鹰扬郎将、渝州刺史、右卫将军、柱国，袭爵安喜公。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有盖篆书：元君墓志。

一九六、大唐故平州平夷戍主康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一

调露元年（679）十月八日

讳续，字善，河南人。仪凤二年（677）十二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五。

曾祖德，齐凉州都督。祖暹，齐京畿府大都督。父老，唐左屯卫翊卫。嗣子忠素。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六韵。正书。

一九七、大唐故特进行右卫大将军兼检校右羽林军仗内供奉上柱国卞国公赠并州大都督泉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一 《石》一九〇 《芒》四补二〇下

调露元年（679）十二月廿六日

中书侍郎兼检校相王府司马王德真撰。

朝议大夫行司勋郎中上骑都尉渤海县开国男欧阳通书。

讳男生，字元德，辽东郡平壤城人。年十五，授中里小兄。年十八，授中里大兄。年廿三，任中里位头大兄。年廿四，兼授将军。年廿八，任莫离支，兼授三军大将军。年卅二，加太莫离支。朝鲜乱，君率众内附。乾封元年（666），遣子献诚入朝，拜特进太大兄。二年（667），奉敕追公入朝。总章元年（668），授使持节辽东大都督，上柱国，玄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其年秋，与李勣入平壤，虏其王高藏及男建，三韩遂定。入京，授右卫大将军，进封卞国公，食邑三千户，特进勋官如故。兼检校右羽林军，仍令仗内供奉。仪凤二年（677），奉敕存抚辽东，改置州县。仪凤四年（679）正月廿九日卒于安东府官舍，年四十六。

曾祖子游，祖太祚，并任莫离支。父盖金，任太大对卢。子卫尉寺卿献诚。

碑共四十六行，行四十七字。铭四言，三十二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特进泉君墓志。（四边有花纹二重。）

一九八、唐故安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一

调露二年（680）正月廿八日卒（记在末行）　　《石》一九〇

讳神俨，河南新安人。调露二年正月廿六日卒，年五十八。　　《芒》三，四〇上

祖君恪，隋永嘉府鹰扬。父德，左屯卫别将。

夫人史氏，咸亨五年（674）正月廿五日卒。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铭分三段，共十二韵，首两段四言，末段六言。正书。

一九九、大唐故嘉州龙游县尉索□墓志铭　　《目》五二

永隆元年（680）十一月廿三日

讳义弘，洛阳人。解褐许州扶沟县尉。永隆元

年十一月九日卒，年四十七。

祖歆，父彦。子崇泰。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二〇〇、大唐故游击将军康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二

永淳元年（682）四月三日

讳磨伽，其先源于西海，后家周之河南。以检校果毅伐匈奴有功，授游击将军、上柱国。永淳元年四月三日卒于京。

曾祖感，凉州刺史。祖迴德，安西都护府果毅。父洛，唐上柱国。子阿善。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铭四言，十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游击将军康府君墓志。

二〇一、大唐鄜州仓参军事李君亡妻裴氏墓志铭并序 《目》五二

永淳元年（682）四月七日

夫人讳太一，字贝多，河东闻喜人。年十八归李氏，即司空英武公之孙，太仆少卿饶州使君之第四子。永淳元年三月廿六日卒，年廿二。

曾祖道，唐朗州武陵县令。祖义实，魏州贵乡县令。父悌么，长安尉太府主簿、将作丞。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十韵。正书。

末行记云：姑夫著作佐郎弘文□□□□舍人里供奉□万顷制。

二〇二、唐故秘书省校书郎赵郡李君墓志铭 《目》五二

永淳元年（682）七月廿九日

讳元轨，字玄悊，赵郡栾城人。年廿四，补国

子生。龙朔二年（662）二月廿二日，射策高第，拜国子监大成。征为北门学□教羽林军飞骑，迁秘书省校书郎，检校婺州常山县丞。途次洛阳而卒。

祖□，隋赵郡丞。父□唐左亲卫军。

外表弟冯鸿为立石。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二〇三、大唐故游击将军守左清道率频阳府长上果毅康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三
《石》一九〇
《芒》续（中）二一下

永淳元年（682）十月十四日

讳畲买，本西州之义族，后因锡命，为河南人。永淳元年七月十七日卒。

曾祖感，凉州刺史。祖逐德，安西都护府果毅。父洛，唐上柱国。

碑共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铭十七韵，四六言杂用。正书。

二〇四、大唐故苏州嘉兴县令燕君墓志铭

《目》五三

永淳元年（682）十一月十三日

讳秀，字文绪，其先上谷人，今寓河南偃师。贞观中（627—649），以门荫授右卫勋卫，释褐蒋王府参军。

又转太府寺北市署令，又绵州显武苏州嘉兴二县令。永淳元年十月十五日卒，年六十一。

曾祖贵，隋鹰扬郎。父德林，唐河阳月城总管。嗣子承祚。

夫人宁氏，早卒。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铭四言，二十韵。正书。

有盖篆书：燕君之铭。

二〇五、大唐故淄州高苑县丞赵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三

《石》一九〇

《芒》四（三）三九下

永淳元年（682）十一月廿五日

洛州进士王允元撰。

讳义，字怀敬，天水人。弱冠补四门馆学生。永徽元年（650），应试甲科，授文林郎。显庆元年（656），授洺州曲周县尉。乾封二年（667），授淄州高苑县丞。又为造船大使判官。调露二年（680）八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四。

祖玄，唐孝廉，举魏州顿丘县令。父吉祥，宋州下邑县令。

碑共二十九行，行三十一字。铭四言，廿四韵，分六段。正书。

有盖篆书：赵君之志。

二〇六、大唐故光禄大夫行太常卿使持节熊津都督带方郡王扶余君墓志

《目》五三

《石》一九〇

《芒》四（三）六一上

永淳元年（682）十二月廿四日（记在末行）

讳隆，字隆，百济辰朝人。“显庆之始，王师有征。公……奉珍委命……以为熊、津都督，封百济郡公。仍为熊津道总管，兼马韩道安抚大使……奉诏修好新罗。……迁太常卿，封王带方郡。……留宿卫，卒，赠辅国大将军。”

祖璋，百济国王。贞观（627—649）年授开府仪同三司、柱国，带方郡王。父美，显庆（656—660）年授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二〇七、大唐故房州竹山县主簿杨君夫人杜氏墓志铭并序

《目》五三

永淳二年（683）二月十四日

夫人讳芬，京兆杜陵人。永淳二年正月十五日卒，年五十四。

曾祖良，北齐镇远将军、冀州刺史。祖延之，隋寿州□□府长史。父政，隋光州□思县令、唐上柱国。有子五人：将士郎礼、上柱国忠、秘书省正字约。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铭四言（末四句六言），九韵。正书。

二〇八、唐故孟氏麻夫人铭并序

《目》五三

《石》一九一

《芒》四（三）六二下

永淳二年（683）十一月十七日

夫人□，洛阳人，永淳二年十月廿一日卒，年五十二。

父君师，唐上轻车都尉。

碑共十四行，行十四字。铭四言，四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麻夫人墓志铭。

二〇九、大唐故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三

嗣圣元年（684）二月九日

讳宝，字奇珍，汝州梁县人。嗣圣元年正月廿一日卒，年□。曾祖纵，梁赵州刺史。祖衷，梁平州刺史。父智，隋春陵郡清谈县令。

碑共十九行，行二十字。铭（疑有缺字）。正书。

二一〇、大唐上柱国孙君墓志并序

《目》五三

《石》一九一

《芒》四（三）六三上

文明元年（684）七月十二日

讳通，字德宝，吴郡富阳人。咸亨元年（670）五月廿九日卒，年卅八。

祖玄，元州录事。父善，莱州司户。有女修定，景福寺尼。

夫人韩氏，河南人，父素，泗州司马。文明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二。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十韵。正书。

二一一、唐故师州录事参军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三
《石》一九一
《芒》四（三）六四上

文明元年（684）八月五日嗣子神祐书（记在末行）

讳岐，字太嶷，太原人。以明经擢第，释褐施州录事参军，又授师州录事参军。贞观十八年（644）十月廿七日因使终于渔阳郡官舍，年五十五。

祖湖，齐直□正都督。父子绍，隋竟陵郡书佐。

夫人京兆孙氏，随州录事之女。文明元年闰五月二日卒，年八十二。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十三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王府君墓志铭。

二一二、□唐盟君夫人李氏墓志铭并序

《目》五三

光宅元年（684）十一月廿五日

讳娘，陇西人。光宅元年十月廿五日卒，年六十一。

碑共十三行，行十四字。铭四言，四韵。正书。

有盖篆书：李夫人墓志铭。

二一三、大唐洛州河南县故张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五四
《石》一九一
《芒》续（中）二三上

垂拱元年（685）三月十六日

夫人讳贞，字无丑，南阳白水人。垂拱元年二月廿五日卒，年五十四。

祖寿，隋鹰扬郎将。父才。

碑共十九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十六韵。正书。

二一四、大唐故泉州刺史乐平公孙柳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四
《石》一九一
《芒》四（三）六八上

垂拱元年（685）七月廿一日（记在末行）

讳永锡，河东人。卒于南阳，卒年廿四。

曾祖机，后周内史、车骑大将军，隋少宗伯纳言、太子宫尹、开府仪同三司、建安公，谥曰简。祖□，唐屯田、职方二郎中，散骑常侍，泉州刺史，上柱国，乐平县开国公。父侃，不仕，其父之第三子，长兄崇约。

碑共二十七行，行二十八字。铭四言（末二句五言），二十韵，分五段。正书。

二一五、□唐故蒋王府参军张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四

垂拱二年（686）三月廿日

讳览，字智周，清河人。贞观十六年（642）四月，住东宫右卫翊卫文简及第，随牒蒋王府参军。“南朝士族，音韵清通，讽咏谈端，声高兰坂……”垂拱二年二月卅日卒，年七十九。

曾祖洽，陈太学博士、金部郎中，祖载，陈度支郎中，隋资阳县令。父谚，唐户部、刑部二郎中，交、泉二州长史。嗣子琰。

夫人济阳蔡氏，陈兵部尚书景歷之孙，唐临淄县令悦之第四女。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二一六、大唐故管公墓志并序

《目》五四

垂拱二年（686）六月四日（记在末行）

讳基，字阿兔，洛州河南人。垂拱二年五月九

日卒，年六十六。

曾祖逮，祖贵，父卿。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二十韵，分五段。正书。

二一七、大唐轧封主簿樊浮丘李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五五

垂拱三年（687）十月廿九日

夫人□□渤海蓨人，垂拱元年（685）三月廿五日卒于西京，年卅二。

高祖浩，齐镇远将军、司徒、右长史。曾祖茂，隋贡秀才，不仕。祖思玄，唐深州司法参军。父孝孙，雍州同官县尉。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铭四言，十六韵（第十九句缺一字）。正书。

二一八、乐师□□墓志（原缺题，据目补） 《目》五五

垂拱三年（687）十月廿九日

洛阳人，咸亨年卒。“雅好琴樽，情□□借”。

夫人张氏南阳人，垂拱三年十月一日卒。

碑共十五行，行十六字。铭四言，九韵。正书。

二一九、唐故怀州河内县丞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五

垂拱四年（688）正月廿三日（记在末行）

讳善智，字有□，陇西成纪人。永徽三年（652）四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九。

曾祖凝，周观州从事。祖进，隋司府寺左藏署令。父子徽，隋相州临河县令。

夫人刘氏，彭城人。周奉车都尉运之次女，唐右威卫翊府郎将满才之姊。（夫人卒年不载）

碑共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十六韵，分四段（有衍文）。正书。

二二〇、大唐故田君亡妻衡墓志铭　　《目》五五

垂拱四年（688）五月一日（记在末行）　　《石》一九二

夫人讳某，河南人。垂拱四年四月十四日卒，年六十六。　　《芒》四（三）七〇下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颂）四言，八韵。正书。

有盖篆书：玄达先生田公墓志铭。

二二一、□唐韩府法曹参军息兰陵萧君之志　　《目》五五

垂拱四年（688）五月廿七日（记在末行）

讳洛宾，字阅书，兰陵人。先二日其父卒，以哀伤过度，"魂离魄散，才经二日，俄隧九泉"。垂拱四年（688）五月十六日卒，年廿四。

高祖造，刑、礼二部尚书，太子太保，上柱国，梁郡开国公。曾祖凤，朝散大夫、林州长史，袭梁郡公。祖仁表，越州余姚县令、青州长史、洛州新都县令，加朝散大夫，袭梁郡公。父桢，韩府法曹参军。垂拱四年五月十四日卒。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无铭文。正书。

二二二、大唐汲郡吕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五

垂拱四年（688）七月十七日

讳行端，字张仵，本汲郡人，迁河南洛阳。先君长子，七岁丧亲，弱冠授陪戎尉。垂拱四年六月卅日卒，年四十。

祖君道，隋秘书录事。父德威，唐上骑都尉。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十一韵，分三段。正书。

二二三、大唐故左监门卫校尉武骑尉弘农杨公墓志铭并序

《目》五五

《石》一九二

《芒》四（三）七一下

垂拱四年（688）十月廿四日

讳宝，字贞，弘农仙营人。上元三年（676）正月廿四日卒，年五十九。

祖武，隋荔州广平县丞。父兴，唐朝散大夫。

夫人张氏，垂拱四年五月十一日卒，年六十七。

碑共二十七行，行二十八字。铭四言，二十韵，分五段。正书。

二二四、慕容夫人墓志

《目》五五

载初元年（690）六月十五日

讳稚英，河南洛阳人。载初元年五月五日卒，年六十六。祖英，父远。子仁悊。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末二句六言），二十韵，分五段。正书。

有盖篆书：慕容夫人。

二二五、大周故河南郡丞格善义妻斛斯氏墓志并序

《目》五六

《石》一九三，四（四）一上

天授二年（691）二月七日

夫人河南郡人，年十六适格氏。天授元年（690）十月廿六日卒，年七十七。

司宾寺□仪署令礼之姊，父叔，怀州主簿、永嘉府司仓参军事。长子上骑都豊都，小子将仕郎公士、处冲。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铭分四段，首三段各二韵，四言；末段首二句四言，三、四句七言，五、六句四言，七、八句六言。正书。

有盖篆书：大周斛斯夫人墓志铭。

二二六、大周唐故文林郎焦府君墓志铭并序

天授二年（691）十月廿四日

讳松，字贞节，安定人。永昌元年（689）七月三日卒，年六十九。

祖仲，隋扬州六□县令。父宝，唐文林郎。嗣子善庆。

夫人种氏，河南洛阳人。垂拱二年（686）三月十五日卒，年□□。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十九韵，分六段。正书。

有盖篆书：焦君之铭。

《目》五六

《石》一九三

《芒》续（中）二五下

二二七、大周朝散大夫行右千牛卫长史上骑都尉高阳郡公士许琮故妻赞皇县君李氏墓志铭并序

长寿二年（693）缶（正）月廿九日（记在末行）

夫人□赵郡赞皇人，天授二年（691）三月十三日，加五品，授赞皇县君。如意元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四十四。

曾祖显，隋赵州赞皇县令。祖继，隋朝请大夫，行蔚州长史。父静，唐上柱国、隰州司马。嗣子惟忠，右卫翊二府翊卫。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末二句七言），十六韵。正书。

《目》五七

《石》一九三

《芒》四（四）三下

二二八、大周绛州禝山县右豹韬卫翊府右郎将昝君墓志铭

长寿二年（693）八月廿八日

讳斌，字务斌，平阳人。释褐除徐王府记室，迁左玉铃卫丽山府左果毅、右羽林军长上，又除游击将军、左金吾卫、邑阳府左果毅、依旧长上。周

《目》五八作沓

《石》一九三

《芒》四（四）四下

作昝

除右豹韬卫翊府右郎将，别检校安西都护、检校嶲州都督，别敕西京皇城留守。“惟忠惟孝，乃武乃文，实称巡警之才。”长寿二年八月廿一日卒，年五十六。

祖悦，隋卫州汲县令、洵阳县开国公。父敬，本唐云夷二州刺史、上柱国、永城县开国公。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十二韵，分三段。正书。

有盖篆书：大周故昝府君墓志铭。

二二九、大周故朝散大夫行司宫台奚官局令莫公墓志铭并序 《目》五八

长寿二年（693）腊月十三日

讳义，字承符，京兆万年人。授云骑尉，转陪戎校尉，加智果校尉，授朝议郎、行司宫台奚官局令。长寿二年正月十七日卒，年六十七。

曾祖登，祖隆，父廸。子守满。

碑共二十七行，行二十八字。铭四言（末四句六言），二十韵，分五段。正书。

二三〇、唐故齐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八

证圣元年（695）一月十七日 《石》一九四

讳朗，字明，河间人。咸亨二年（671）八月廿五日卒于南市，年七十八。同年九月十七日权殡北邙山。 《芒》四（四）七上

祖弘，隋冀州司户。父隆，唐徐州司马。

夫人王氏，证圣元年腊月廿一日终于南市，年六十三。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十二韵，分三段。正书。

二三一、大周故封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九

天册万岁元年（695）十月廿八日 《石》一九四

讳抱，字义，河南洛阳人。证圣元年（695）五月廿日卒，年六十八。 《芒》四（四）八上

曾祖君明，隋怀、冀二州刺史，渤海公，食邑七百户。祖宾行，隋汾州录事参军。父孝瑜，唐龙门主簿、巩县丞。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铭十四韵，分四段。首二段四言四韵，三段四言三韵，末段三韵四句，七言六言各二句。正书。

二三二、大周故文林郎骑都尉王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九

天册万岁二年（696）正月十一日

讳思讷，字慎言，太原人。早年曾与征朝鲜之役。永淳（682—683）随军征匈奴。垂拱（685—688）征西域，授检校果毅，桂永等州蛮变，君染疫卒。证圣元年（695）五月廿日卒于桂州军次（年□□）。

曾祖绪，沧州治中。祖寿，隋洛阳县丞。父本，上柱国。子庭芝、庭训。

夫人乙娄氏，亦卒，合葬。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铭五言，四句三韵，用兮字。正书。

二三三、大周天官石侍郎第二息所生故马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五九

万岁登封元年（696）一月九日

夫人讳二娘，扶风始平人。“专心释教，始终如一。”万岁登封元年一月四日卒，年卅五。

祖贤，父智琮。

碑共十三行，行十四字。铭四言，二韵，共四

句。正书。

有盖篆书：大周故马夫人墓志铭。

二三四、大周故左卫翊卫天官常选梁君墓志铭并序

《目》五九
《石》一九四
《芒》（中）二上

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廿日

讳瞰，字重光，河南□人。万岁通天元年五月二日卒，年卅四。曾祖庆衔，隋使持节蔚、泽二州诸军事，蔚、泽二州刺史，宜阳郡开国公。祖敏，唐饶州别驾。父幼成，唐峡州远安县令。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周故梁府君墓志铭。

二三五、大周崔锐夫人高氏墓志并序

《目》五九

万岁通天元年（696）七月六日

夫人高漆娘，渤海人。万岁通天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四。

父信德。嗣子利宾。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十七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周故高夫人墓志铭。

二三六、周故殿中省尚乘局奉乘上柱圀（国）彭城刘府君墓志铭

《目》六〇

万岁通天二年（697）五月二日

讳洪预，彭城人。万岁通天二年四月十四日卒，年七十一。

曾祖彦，隋普州别驾。祖世荣，唐上开府永宁府骠骑。长子守璋，越州余姚县主簿。次子守珪，天官常选。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隔句末用兮字，四韵八句。正书。

二三七、大周前承务郎行赵州赞皇县主簿刘舍章故李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六〇

万岁通天二年（697）六月廿一日

夫人讳五娘，字玉京仙，陇西成纪人。其父之第五女，年十六嫔于弘农刘氏。万岁通天二年六月八日卒，年廿三。

曾祖纂，隋蒲州虞乡县丞。祖信，隋并州清源令。父承嗣，唐施州清江县主簿。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言，五韵。正书。

二三八、大周文林郎上护宣韩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六〇

万岁通天二年（697）八月廿一日　　《石》一九四

讳仁惠，南阳人。万岁通天二年六月廿三日卒，年□□□。　　《芒》四（四）一二上

祖隐，梁汝州鲁山县令、蕲州司马。父如意，隋滑州司户参军，唐幽州良乡县令。

夫人京兆密县丞皇甫晦之女。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八韵，用四部，部二韵，不分段。正书。

二三九、大周故上柱张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六〇

神功元年（697）十月廿二日　　《石》一九五

讳素，南阳白水人。龙朔（661—663）中与征朝鲜之役摧玄菟。永隆元年（680）十月廿八日卒，年五十六。　　《芒》四（四）一三上

曾祖懿，齐青州刺史。祖晟，隋相州别驾。父陁，唐赵州栾城县令。嗣子童侠游击将军，上柱国；次子元瓘游击将军，行幽宋城镇将，上柱国；次子元及昭武校尉，桂州百丈镇将，上柱国。

夫人赵氏，万岁通天二年四月廿四日卒，年六

十八。

碑共三十行，行二十九字。铭四言（末二句六言），十五韵，用四部分四段，部四韵（末段三韵）。正书。

二四〇、大周故国（正）议大夫行太子左谕德裴公墓志铭并序 《目》六一

圣历元年（698）十月己酉

讳咸，字思容，河东闻喜人。解褐益州道江尉、华州郑县尉、雍州栎阳尉。历左台监察御史、里行右台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行侍御史文昌天官员外郎、秋官郎中给事中、太子左谕德。圣历元年八月丙辰卒，年六十三。

曾祖孝忠，齐著作佐郎、中书舍人。祖滌，隋司农丞、随州司马。考方产，唐侍御史尚书比部左司二郎中、雍州长安县令。无子。

碑共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二十韵。正书。

二四一、大周姚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六一

圣历二年（699）一月廿八日

讳恭，洛阳人。圣历二年腊月十日卒，年七十。

曾祖璋，周游击将军。祖明，隋上柱国。父恭，唐文林郎。

夫人陈氏，洛阳人。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十五韵，分五段。正书。

有盖篆书：大周故姚府君墓志铭。

二四二、大周故文林郎贞隐子先生墓志铭并序 《目》六一 《石》一九五 《芒》四（四）一

圣历二年（699）二月十七日

族承烈撰。

讳弘则，字崇道，太原祁县人。“中岁求仕，位至散郎。”圣历元年（698）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六。

五上

曾祖弼，隋齐郡录事参军。祖才，隋河南郡缑氏尉。父德琮，唐征士。子思敬。

夫人马氏，扶风人。隋鹰扬郎将仁感之女。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言，二韵。正书。

二四三、大周故朝散大夫上柱国安西录事参军程君墓志并□

《目》六一

圣历二年（699）七月二日

讳瞻，字师仁，雍州咸阳县人。前任嶲州台登县丞，敕授安西录事参军，朝散大夫，上柱国。六月十四日卒，年六十四。

祖嵩，邢州任远县令。父衡，端州录事参军、上骑都尉。嗣子灵冰，次子纽直。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十二韵，三段，首段三韵，次四韵，末五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周故程府君墓志铭。

二四四、夏官郎中慕容君唐故夫人费氏墓志铭并序

《目》六一

《石》一九五

《芒》四（四）一六上

圣历二年（699）八月九日

夫人姓费氏，讳婉，字德，河南洛阳人。上元三年（676）八月廿九日卒于雍州。

曾祖遂，魏骠骑大将军，隋晋州刺史。祖曜，唐沁州刺史。考大辩，益州都督府士曹参军。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铭五、六、七言杂用共十一韵。正书。

有盖篆书：慕容君妻费氏墓志铭。

二四五、大周故金花府司马张君墓志铭并序 《目》六二

圣历二年（699）十月廿八日

讳达，字文远，南阳白水人。圣历元年（698）十一月三日卒，年八十五。

曾祖贤，祖义，父干，唐朝请大夫、左鹰扬卫郎将。嗣子神庆。

夫人鲁国邹氏。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十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周故张府君墓志铭。

二四六、大周故苑北面监积翠屯主上柱国弘农郡杨府君墓志并序 《目》六三

大足元年（701）二月廿九日

（阙名讳）

碑共十七行，行十七字。铭四言，十二韵，分三段。正书。

二四七、大周前汉州绵竹县主簿张廉故夫人樊氏之墓志铭并序 《目》六三

长安二年（702）十二月十日

夫人樊氏，沛人。长安二年十一月廿八日卒，年卅二。父行睐，洛州河南县丞。

碑共十四行，行十四字。铭四言，四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周故樊夫人墓志铭。

二四八、周故吉州长史刘君墓志铭 《目》六三

长安三年（703）正月四日

讳齐贤，字景山，广平人。起家弘文生，授赵王西阁祭酒。累迁左庶□□，掌吏部选事，守侍

中。三代掌铨衡，优于纶诰。左迁普、辰二州刺史、吉州长史，卒于长沙任所。年六十二。

曾祖会，周濮阳太守、仪同三司、大将军、城阳□公。祖□□，唐吏部侍郎。父祥道，文昌左相、广平公，致仕赠幽州都督。

夫人陇西李氏。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铭四言（末两句六言），十五韵。正书。

二四九、大周昭武校尉右鹰扬卫平原府左果毅都尉上柱国王公墓志铭　　《目》六四

长安三年（703）二月十七日

讳嘉，字感，太原人。释褐右亲卫，涉玄兔，麟德中（664—665），授右鹰扬卫、平原府左果毅。永淳元年（682）四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一。

高祖曷，尚书右仆射，随魏氏迁于洛邑，祖虵，沂州司马。

父僧，隋相州安阳令。子元伯，昭武校尉，上柱国。次子元奖，右武威卫将军，检校左羽林卫事，检校胜州都督。

夫人李氏。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四字。铭分四段，首三段四言，末段六言，十六韵。正书。

二五〇、大周扬州大都督府六合县尉王公墓志并序　　《目》六四

长安三年（703）四月十一日

讳则，字遗宪，太原祁人。以资荫补江王府队正，解褐授扬州六合县尉。长安三年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四。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周故王府君墓志铭。

二五一、大周宣德郎李符妻摯墓志铭 《目》六五

长安四年（704）三月五日

夫人摯氏，年十五适李氏。长安四年二月廿五日卒，年七十一。

父护儿，高尚不仕。

碑共十三行，行十四字。铭四言，五韵。正书。

有盖篆书：摯夫人铭。

二五二、大周故壮武将军行右鹰扬卫翊府左郎将王君墓志□并序 《目》六五

长安四年（704）九月廿三日

讳敏，字元敏，太原晋阳人。仪凤三年（678），应□及第，解褐。以上骑都尉任左领军卫长上掖师。调露二年（670），别奏定襄军行，得勋上柱国。垂拱元年（685），授右卫长上。载初元年（690），授右豹韬卫、临高府长上果毅。天授二年（691）九月九日，恩制加阶，授游击将军。延载元年（694），应举试高第，授左卫白渠府长上折冲。圣历元年（698），充桂永道副使，立功，授右鹰扬卫翊府右郎将，赐物一百段，银盘、银擎、金屈卮、金腰带并七事。长安二年（702）二月，授明威将军；六月，授宣威将军。长安三年（703）恩制加阶，授壮武将军。长安四年八月六日卒，年六十一。

曾祖安，隋雅州刺史。祖济，隋荆州刺史。父才，唐并州护曹。长子胡师，次子英浦，女十娘。

碑共二十八行，行二十八字。铭四言，二十一韵，分五段。正书。

二五三、故定远将军上柱国守右玉钤卫金池府折冲都尉杨公墓志

《目》六五

长安四年（704）十月廿一日

讳亮，字善文，弘农人。长安四年六月三日卒，年六十九。

曾祖休，隋上开府仪同三司，泸、兖二州刺史，平武县公。祖洽，隋宗正卿、陵州刺史、河山县公。父宽，唐朝请大夫、婺州长史。

夫人荥阳郑氏，阳武县君。圣历二年（699）正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九。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有盖篆书：杨君之铭。

二五四、大唐故上柱国孙府君夫人李氏墓志并序

《目》六七

神龙二年（706）五月七日

讳惠，字智藏，乐安人。圣历元年（698）七月八日卒，年七十三。

夫人长安四年（704）正月十四日卒，年八十。

曾祖哙，隋正谏大夫。祖颠，唐文林郎。嗣子成德，右领军卫翊卫。次子德俨，登侍郎，行光禄寺太官署监膳、武骑尉。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末二句六言），十六韵，分四段。正书。

二五五、大唐太原王君故夫人赵郡李氏墓志铭并序

《目》六七

《石》一〇七

《芒》三，四七上

神龙三年（707）四月六日

夫人讳清禅，赵郡人。年十九嫔于太原。神龙三年三月廿九日卒，年廿五。

曾祖德盛，隋西域守，唐赠魏州刺史，谥献公。祖义府，唐中书令右相、河间郡公；周赠扬州都督，唐赠太子少保。父泽，周桂坊司直。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六句五韵，首二句九言，次二句七言，末二句八言。正书。

有盖正书：大唐赵郡李氏墓志铭。

二五六、大唐八品亡宫□人志文并序 《目》六七

神龙三年（707）八月十九日

“亡宫者，不知何许人也。”神龙三年八月十九日卒，年□□。

碑共十五行，行十五字。铭（不能辨）。正书。

二五七、大唐故申州罗山县令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六八

景龙二年（708）二月廿四日 《石》一九下

讳素臣，中山人。明经擢第，解褐并州益县尉。宋州虞城丞、申州罗山令。长安五年（705）七月廿九日卒，年六十。 《芒》三，四九下

曾祖崇，隋太子率□。祖恕，唐赵州司马。父德感，绛州万泉县令。嗣子无亏，前同州东河府别将。

妻河间刘氏。曾祖会，秘书监。祖玄，德州司马。父德，左卫将军。神龙元年（705）十一月十一日卒，年六十一。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末二句六言），十二韵。正书。

二五八、大唐故太中大夫泗州刺史赵本质妻温氏晋阳郡君墓志并序 《目》六八

景龙二年（708）十月廿六日

夫人温氏（卒年不载）。

祖大雅，礼部尚书，赠右仆射。父无隐，瀛州

刺史。

碑共十六行，行十八字。铭四言，十韵。正书。

二五九、大唐故游骑将军守永嘉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国于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六八

景龙二年（708）十一月廿七日

左御史台殿中侍御史张嘉之撰。

讳赍，字履谦，东海郯人。以门绪授左卫勋卫。解褐，调拟徐州司户参军事，应选诛平江淮僭逆。被剑南道存抚使奏充判官，加授五品游击将军，行左武威卫方司阶，授游骑将军，守永嘉府右果毅都尉。圣历元年（698）四月廿七日卒，年五十三。

曾祖晟，周壮武将军、南城郡公。祖诠，隋长沙郡守、襄城郡公。父士俊，唐使持节延州诸军事、延州刺史、上柱国、东海郡公，赠瀛州刺史。长子光业，行蒲州猗氏县丞。次子天宫寺僧住禅。三子光佑，吏部常选。四子光彦，右千牛。

夫人河东柳氏。

碑共三十一行，行三十二字。铭四言（末四句六言），二十二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于府君墓志铭。

二六〇、大唐洛州合宫县千金乡麟德里陈守素故妻李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六九

景龙四年（710）五月十日

（本篇实无序，除记日期外全篇皆铭。）景龙四年四月廿一日卒，年七十三。

碑共十七行，行十八字。铭四言不分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李夫人墓志铭。

二六一、故张府君故妻赵氏夫人墓志铭记 《目》六九

景云二年（711）五月四日

张冬至，洛州河南县人。

妻赵氏，咸亨二年（671）七月廿日卒。

碑共十行，行十字。铭阙。正书。

二六二、□唐王屋县丞白知新妻荥阳郑氏墓志铭并序 《目》六九

景云二年（711）十月十九日

夫人讳叔，荥阳开封人。景云二年五月廿九日卒，年四十。

曾祖筠，唐卫尉卿，眉、邛、绵、梓四州诸军事，四州刺史。

祖孝子升，桂州始安县令。父瑞，安南都护府法曹参军。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九言（末二句八言），第五字用“兮”，六韵。正书。

二六三、大唐故朝请郎前行绛州稷山县丞何府君墓志铭 《目》七〇

太极元年（712）二月十日

讳（缺），景云二年（711）十月廿四日卒于隰州隰川县，年七十八。

碑七行，行十一字。铭阙。正书。

有盖正书：大唐故何府墓志铭。

二六四、大唐故杭州于潜县尉会稽贺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七〇 《石》一九八 《芒》四（五）八下

太极元年（712）三月四日

讳玄道，字道，会稽山阴人。长安四年（704）卒于杭州于潜官第。

曾祖潮，扬州太中丞。祖绲，临水县正。父纪，“学总儒墨，才兼文史，助撰唐礼，修封禅仪注，累迁府玺郎、太子洗马”。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十二韵。正书。

二六五、大唐故游击将军上柱国萧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七〇
《石》一九八
《芒》续（下）一上

延和元年（712）七月十八日

讳贞亮，兰陵郡人。起家授上药奉御，迁左卫翊一府游击将军。延和元年七月七日卒，年五十八。

祖琰，本郡守。隋将作监少匠。父善，唐汾州司马。子元珪，左翊卫一府，翊卫安东道，立殊功第一等，兵部别敕选上柱国。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十四韵，分三段。正书（杂行书字）。

二六六、大唐故青州司仓参军上柱国天水赵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七〇

先天元年（712）十一月十九日

讳克廉，颍川长社人。检校靡州司户，累迁合州司仓参军事，擢授朝议郎，行青州司仓参军，上柱国。延和元年（712）八月六日卒于官舍，年六十一。

曾祖才□，越□参军、常州功曹、山阳令、上柱国。祖山松，皇苏州司法参军，符离县令。父福，朝议郎，行巂府法曹参军、上柱国。子裔。

夫人彭城刘氏，相州澄阳令表之第五女，景云二年（711）七月十五日卒，年五十三。

碑共二十九行，行二十九字。铭四言（末二句六言），分三段，十二韵。正书。

二六七、大唐故处士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七一
《石》一九九

开元三年（715）三月廿四日

讳颇，字玄鉴，太原郡人。（卒年不载）卒于蜀郡（“春秋若干”）。 《芒》四（五）一三上

祖某，安州孝昌县令。父某，吏部常选。子思元。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铭分二段，首段有阙文，次段四言（末二句五言），四韵。正书。

二六八、大唐故陪戎副尉赵府君墓志并序 《目》七二

开元五年（717）十一月六日

讳（缺），字敬玄，天水人。开元五年十月廿九日卒，年六十一。

曾祖徽，“文章洞晓，经史宏博”。祖宾，万年县录事。子琦。

碑共十五行，行十五字。铭四言，四韵。正书。

二六九、大唐故正议大夫行光禄寺少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七二

开元六年（718）正月十三（四）日

讳子麟，字楚子，太原祁人。陵川公子，解褐授越王府仓曹。历尚辇直长，太子典设郎，符玺郎，泽州司马，常州长史，黄、汙、歙、果四州刺史，左卫中郎将，潭、越二府都督，光禄少卿。开元五年（717）十二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八。

曾祖才，武贲中郎将。祖公政，定州刺史，上柱国，陵川公。父元纲，轨散大夫，离狐县令，袭爵陵川公。孚子冲之。

夫人长乐冯氏，豫州朗山主簿尌节之第五女。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言，七韵。隶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王府君墓志铭。

二七〇、大唐故燕府君墓志铭　　《目》七二

开元六年（718）五月三日

讳绍，字承祐，涿郡平昌人。解褐汾州参军，转博州司功参军、潞州司户参军、宣州宣城县令。“□卤以开畎，凿山铜以兴利。”（卒年不载）年七十五。

曾祖荣，周晋州刺史、仪同三司，隋青、扬二州总管，使持节瀛、恒、定、幽、易等十二州总管，金吾大将军，洛丛公。祖宝寿，隋开府仪同三司、楚州刺史。父敬嗣，唐鄂、郓二州刺史，昌平郡公。嫡子钦裕。

夫人弘农刘氏，代州都督文器之女，先没。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言（末句九言），三韵。正书。

二七一、大唐前崇文生吏部常选蒋楚宾故夫人于氏墓志铭并序　　《目》七二　《石》一九九　《芒》三，五二上

开元六年（718）七月十日

夫人姓于氏，东海□人。年十六归于蒋氏。

曾祖保宁，唐泸州司马。祖承庆，益州温江令。父处直，越州山阴令。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三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于夫人墓志铭。

二七二、大唐故仪州辽城府左果毅刘府君墓志铭　　《目》七二

开元六年（718）十一月十九日

讳元超，字元超，中山人。恒州□谷镇将，迁仪州辽城府左果毅。景云二年（711）正月十一日卒。

曾祖处弘，隋司直大理正恤狱、唐管州皇台

令、商（啇）州商洛令。

夫人陇西李氏。开元元年（713）四月廿八日卒。

碑共三十行，行三十字。正书。

有盖篆书：刘君墓志。

二七三、故莱州长史王府君妻墓志铭并序 《目》七一

志于大足之岁卒，经十八载方葬，乃开元六年。

夫人梁郡睢阳人，故汝州刺史桥府君第十一女。大足（701）八月六日卒。

碑共十八行，行十七字。铭四言，四句，三韵。正书。

有盖正书：太唐故王君之墓志铭。

二七四、大唐故营州平辽镇副上柱国贾𢊁（府君合文）墓志铭并序 《目》七四

开元九年（721）作噩之岁中吕（四月）之月九日，孙广书。

讳感，字□，襄陵人。以良家子刅军，以功授豊州盐池戍主。仍宿卫玉阶，命将师专征江淮猗君，俄而凯归。授营州平辽镇副、上柱国。长寿元年（692）十月廿三日卒，年五十五。夫人东㮚郡鲜于氏，开元七年（719）九月十九日卒。

子庭玉、庭金、奉节、令忠。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铭七言用兮字，六句（末字残损）。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贾府君墓志铭。

二七五、大唐故楚州司马桓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七四

开元九年（721）七月十六日

讳归秦，字归秦，谯郡龙亢人。长寿三年

(694)，解褐恒州灵寿县丞，转曹州司士参军。“堂弟彦轨，劳甲兵于北军，王必李氏，殄枭鲸于中掖。”“弟业广，惟勤功崇，愪志，图政弗难，有废有兴，居宠亡危，弗畏人畏。”公坐，因谪降括州司功参军。武氏灭，迁朝议郎，行楚州司马，上柱国。开元九年五月廿一日卒，年六十八。

曾祖子玉，陈员外散骑常侍。祖法嗣，唐朝请大夫、太子洗马、雍王府咨议、修文馆学士。父思敬，朝议郎、襄州襄阳县令。无子，有女一人。

碑共二十九行，行二十九字。铭十九韵，四言（末二句六言）。正书。

二七六、□□□左千牛卫长史樊君墓志并序　　《目》七四

开元九年（721）十月廿八日

讳□览，字玄览，本南阳人。公垂拱四年（688）卒，年五十三。

祖信，父惠。

夫人赵郡李氏，沂□主簿成之次女。夫人神龙（701—702）年随子任于贝丘，卒于道左，年六十三。

碑共十六行，行十六字。铭节录《蓼莪》章之四句。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樊府君墓志铭。

二七七、大唐故滕王府记室参军田府君墓志　　《目》七五

开元十一年（723）正月廿八日

讳嵩，字峤，河南临武人。“善玄论，能雅歌，兼览群籍，尤精三礼。弱冠乡贡明经擢第，授滕王府记室参军事。”年八十六终于私第。

祖直，银青光禄大夫、同州刺史、乐平侯。父谌，朝散大夫、定州长史。子灵之，肥乡县丞，不幸短命。次子景昭。

夫人清河张氏，沧州饶安令铉之长女，年卅一

早殒。

碑共十九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八韵。正书。

有盖正书：大唐故田府君之墓志。

二七八、大唐故董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七五

开元十一年（723）二月一日 《石》二〇〇

讳守贞，字崇，陇西狄道人。圣历中（698—700），肆科及第。明年调选，授左威卫司戈，直紫微省，历职五正，迁游击将军左卫、窦泉府左果毅都尉、上柱国。开元十年（722）闰五月，奉诏岭南按抚，染厉，卒于潭州塘田驿。 《芒》四（五）一六上

开元十年（722）八月七日卒，年五十七。

曾祖颜，宇文朝征南将军，扬、洛二州刺史御正，临池郡公，淮南郡守。祖信皎，唐庐州治中。父志静，广府录事参军。

夫人兰陵县君萧氏，唐武、易、蕲、陵四州刺史锴之第六女。

碑共二十八行，行二十八字。铭四言，八韵，分二段。正书。

有盖篆书：董君之志。

二七九、故宋州虞城县令樊君墓志铭并序 《目》七五

开元十一年（723）四月廿一日

讳晋客，字晋客，南阳人。褐衣拜岐州麟游县尉，调补金州录事参军、申王府户曹参军，拜宋州虞城县令。开元十一年三月廿四日卒，年七十四。

曾祖泰，隋洽州司户参军。祖伯通，唐泸州都督。父睿，都水使。子恒。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八韵，分四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樊府君墓志铭。

二八〇、大唐故中大夫行定州鼓城县令王君墓志铭并序

《目》七五

开元十一年（723）十月十日（合葬）

讳玄起，字子升，太原祁人。以宣州司户参军与平定江淮之乱，授朝散大夫，行和州历阳县令。"御史韦安石廉君清白，状闻，除太子左司御率府长史。"调补定州鼓城县令。天子告成于嵩岳，诸侯会计于洛师，君以葭莩，预陪典礼。万岁通天元年（696）四月十九日卒，年四十八。景龙三年（709）十月二日葬于洪池。

高祖德，后魏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尚文成公主驸马都尉，泾、宁、河、渭、鄜、同、宜、太、甘、凉、东雍、北雍十二州诸军事，十二州刺史，河间郡开国公，谥曰献，配食周庙，周书有传。曾祖端，周大内史、开府仪同三司，隋高、延、亳、许、郑五州刺史，光禄卿，乐平公，兼吏部尚书，改封修武郡开国公，见周书、隋史。祖世朗，隋陇西东曹掾、著作郎，袭修武郡开国公。父大礼，唐右千牛、尚遂安公主驸马都尉，绥、歙二州刺史。子熊，库部郎中。

碑共三十行，行三十字。铭共四章，以"哉"字结句，每章三句，首句三字，次句四字，末句四字，首末句用韵，共八韵。正书。（末行疑后加入。）

二八一、大唐故王府君夫人故赞皇郡太君赵郡李氏墓志铭并序

《目》七五

开元十一年（723）十月十日

前卫州司马上柱国社昆吾撰。

夫人李氏，赵郡赞皇人。其夫王公乃唐遂安长公主之子，授太中大夫、定州鼓县城县令，先卒。开元十年（722）九月十四日卒于门乡县，年七十七。

曾祖钦，齐开府仪同三司，封竟陵郡王。祖德玮，隋江夏郡司户书佐。父文敬，唐邓州内乡县令。子熊，历官驾部员外郎，库部郎中，洛阳县令，申、郢、光、潭四州刺史，先卒。

夫人初封赞皇郡君，以子贵，改封太君。

第三子象，虢州阌乡县令，夫人随于住所。

碑共三十行，行三十字。铭四言，分五段，十八韵。正书。

二八二、大唐故肥乡县丞田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七六

《石》二〇一

《芒》四（五）一七下

开元十一年（723）

讳灵芝，字先奇，河南武临人。与前相中书侍郎苏公有忘言之契，自勋卫授瑕丘县尉，以清白闻；授洛州肥乡县丞。开元十年（722）九月十日卒，年六十一。

祖谌，定州长史。父峤，滕王府记室参军事。无子。

夫人太原王氏，安州吉阳尉令轨之元女，年四十先卒。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一字。铭六韵，四、五、六言杂用。正书（杂行字）。

二八三、大唐故雍州明堂县丞纪君墓志铭并序

《目》七六

开元十二年（724）十一月廿八日

讳茂重，丹阳郡人。永淳二年（683）七月卒，年六十二。

曾祖融，宇文朝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陇西太守。祖弘整，隋太府少卿、吏部侍郎。父仁卿，隋朝散大夫、永州长史。有子四人。

夫人河南元氏，年八十卒。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或二十三字。铭四言（末二句六言），五韵。正书。

二八四、唐故潭州衡山县令郑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七七

开元十四年（726）五月十九日　　《石》二〇二

讳戎，字思训，河南偃师人。以门荫调补房州永清尉。秩满，授随州来阳主簿。转徐州符离县尉，迁衡山县令。开元十二年（724）闰十二月十七日卒于江州，年七十一。　　《芒》续下五上

曾祖颖，隋扬州江都县令。祖祎，左卫郎将。父慈，开州新浦县丞。嗣子尧臣，前江州参军。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末二句七言），七韵，分三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郑府君墓志铭。

二八五、唐故沁州安乐府别将上骑都尉张君墓志铭并序　　《目》七七

开元十四年（726）十一月十日

讳诠，字敬仙，南阳人。开元十四年九月三日卒，年六十。

夫人李氏。

碑共十七行，行十七字。铭五言，四句三韵，皆以“兮”字结句。正书。

二八六、大唐故并州阳曲县主簿朱君墓志铭并序　　《目》七八

开元十五年（727）二月十七日　　《石》二〇二

讳行眡，字行斌，沛国人。州举孝廉擢第，拜滁州参军，又摄濮州临濮县丞，迁并州阳曲县主簿。载初元年（690）六月一日卒，年五十。　　《芒》四（五）一九上

曾祖英，隋扬州都督府司录。祖罍，隋怀州河内县丞。父信，不仕。嗣子昭乘。

夫人刘氏，讳娘子，彭城人。父明，赵州象城县令。万岁通天元年（696）卒，年五十四。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铭四言，十二

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朱府君墓志铭。

二八七、大唐故袁州参军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七八

开元十五年（727）六月十三日 《石》二〇二

讳和，字孝忠，陇西成纪人。起家调补袁州行参军事。开元十五年五月廿六日卒，年四十。 《芒》四（五）二十上

曾祖善，常州武进县丞。祖玄，将仕郎。父大，不应州郡之辟。

碑共十六行，行十七字。铭十二句，六韵，首四句四言，第五句八言，第六句七言（疑缺一字），余六句六言。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

二八八、唐故睦州参军王公女十八娘铭 《目》七八

开元十五年（727）八月九日

（序铭皆阙。）正书。

二八九、唐故朝散大夫行吉州长史娄君夫人西河县君靳氏墓志铭 《目》七九

开元十六年（728）二月五日（记在末行）

（无序，全篇皆铭。）开元戊辰（728）正月□□日卒，年十八。

碑共十三行，行十四字。铭四言，十六韵，三十二句。正书。

二九〇、唐故□南尉刘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七九

开元十七年（729）十一月十六日

讳龙树，彭城人。卒年七十五。

夫人姚氏。

碑共十八行，行十九字。铭四言，四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刘府君墓志铭。

二九一、大唐故忠武将军河南府怀音府长上折冲上柱国河间郡刘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八〇
《石》二〇三
《芒》三，五三上

开元十八年（730）十月十六日

讳□，字庭训，沛国丰人（今河南伊阙人）。以良家子补引驾长上右卫司戈、左羽林军中候戈，迁岩邑府果毅。随大总管李多祚征契丹，为谋主，有功，授通乐府果毅。张易之叛乱，“公翼奉圣躬，亲当矢石”，加游击将军，赐勋七转，乱彩百段。迁龙兴府折冲，转太平公主府典军。加忠武将军，迁崇信、怀音二府长上折冲都尉。

祖敬，豪、饶二州司法，朝散大夫，滑州匡城令。父节，青州千乘主簿。嗣子栖梧。

碑共三十行，行三十一字。铭四言，十六韵，四段。正书。

二九二、大唐汝州鲁阳府别将胡明期母曹夫人志铭并序

《目》八〇

开元十九年（731）四月七日（记在序首）

前国子助教、特敕知太常仪注骞国俊撰。

（缺名讳）开元十九年二月廿六日卒。

碑共十四行，行十五字。铭七言（次句八言），四句，二句一行，四韵。正书。

有盖：大唐故（篆书）曹夫人（正书）墓志铭（篆书）。

二九三、唐故朝散郎行潞州长子县尉太原王公墓志铭并序

《目》八一
《石》二〇三
《芒》四（五）二〇下

开元廿年（732）九月二日

朝议郎、检校大理正、上柱国雍惟良撰。

讳怡，字友睦，太原人。由母亲抚育成人。未婚而卒。开元廿年七月七日卒，年卌六。

曾祖绘，隋朝散大夫、北浍州别驾。祖琰，唐青州北海县令。父晋俗，益州蜀县尉，转大理评事。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铭四言，十三韵，正书。

二九四、大唐故上柱国赵君墓志并序

《目》八一

开元廿年（732）九月二日

讳□□，字南山，洛阳人。年七十卒。

曾祖邃，□州刺史。祖清，郓州须昌县丞。父德，唐潞州礼会府折冲。嗣子嘉猷。

夫人太原郭氏。

铭四言（第三句五言），三韵。正书。

二九五、唐河南府温县尉房君故夫人崔氏墓志铭并序

开元廿一年（733）四月十三日

夫人讳顺，字顺，博陵安平人。府君次女，年十六适房君，寝疾七年而卒。开元廿一年后二月十五日卒，年四十三。

曾祖仪表，相州洹阳县令。祖逵，京兆府富平县主簿。父高丘，卫州司兵参军。子四人：宽、宇、修、良。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一字。铭共八韵，前六韵五言四言间行，末二句八言及七言。正书。

陕州河北县尉崔镇撰，子宽书。（记在末行。）

有盖篆书：大唐故崔夫人墓志铭。

二九六、棣王府户曹参清河张岳故妻钜鹿魏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八一
《石》二〇三
《芒》四（五）二二上

开元廿一年（733）七月廿五日

夫人□□钜鹿郡人，笄年归张门。年四十五卒。

曾祖满行，刑、户二侍郎，赠侍中。祖正见，库部郎□，宣、彭等五州牧。父𪾢，终衡州县丞。嗣子锽。

碑共十七行，行十七字。铭四言（第七、八二句六言），五韵。正书。

有盖正书：大唐故魏夫人墓志铭。

二九七、唐监察御史杜公故夫人张氏墓志铭并序 《目》八二

开元廿一年（733）八月八日

夫人张氏，清河人。开元廿一年七月八日卒，年卅八。

曾祖发，岐州刺史。祖约，博州长史。父义，陵川令。

碑共十五行，行十六字。铭共五韵，三言及七言。正书。

二九八、大唐故庆王府典军江府君墓志并序 《目》八二

开元廿一年（733）十一月廿二日

讳璀，字思庄，济阳金乡人。府君之第三子，应制科，武艺超绝，举及第。调授左卫翊壹府队正长上。秩满，转左金吾卫司戈；次调右金吾卫中候；拜右领军卫士司阶，策勋上和国。开元十七年（729），拜庆王府典军，“王即今上爱子”。

“国家北巡，有汾阴之礼，制加一等，授游击将军”，敕未出而君已先卒。开元廿一年七月廿一日卒，年五十四。

曾祖沺，隋太子少詹事。祖仁友，唐徐州长史。父臣，棣州阳信县令。嗣子滉。

碑共二十九行，行二十九字。铭四言（末六句六言及七言），十韵。正书。

二九九、□故宣德郎守潞州大都督府参军事裴肃墓志铭并序　　《目》八二

开元廿二年（734）三月廿二日

讳肃□□，河东人。开元十六年（728），自左清道率府、兵曹参军员外、置同正员□□潞州大都督府参军事。曾祖基，隋河间令。祖夹，隋饶阳令。父琫，唐恒州长史。

碑共十七行，行十七字。铭三韵三句，中用“兮”字，首末句八言，中句七言。正书。

右卫兵曹兼集贤院大学士洪孝昌撰。

三〇〇、故吏部常选辽西段府君墓志并序　　《目》八二

开元廿二年（734）八月廿四日

讳贞，字处默，京兆长安人。开元廿二年六月十四日卒。嗣子万硕。

碑共十七行，行十六字。铭共八句，四至八言杂用，六韵（坠疑堕之误）。正书。

三〇一、大唐故清夷军仓曹兼本军总管张君墓志铭并序　　《目》八三　《石》二〇四　《芒》四（五）二二下

开元廿二年（734）十月廿二日

朝议郎、行冀州下博主簿、集贤院学士万俟余庆撰。

宣德郎、行许州许昌县丞、直集贤院、南阳张若芬书。

讳休光，字芬，清河人。以良家子调补清夷军仓曹，兼本军总管，以军功赏绯鱼袋。征东胡之役，与其次子游秦同殁军中。（按《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廿一年闰三月，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等讨契丹，为所败于都山下，英杰死之。”）

曾祖素，祖陇，父泰。长子游晋。

夫人柏氏。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十二韵。隶书。

三〇二、唐故太中大夫使节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上柱国荥阳郑公墓志铭并序

《目》八三
《石》二〇四
《芒》四（五）二四下

开元廿三年（735）二月廿三日

讳谌，字叔信，荥阳开封人。年七岁，丁内忧。弱冠国子明经高第，授州州参军。丁父忧。解，补始州参军。丁继母忧。解，历齐、泾、定、王、洛州五掾，廉察使引为判官。转安邑、尉氏、江都、伊阙四宰。入为符玺郎。佐徐、曹、许三州，守归、楚、莱三郡。拜青州刺史，致仕。开元廿二年（734）二月廿三日卒。

五代祖先护德，授右仆射，勋封襄城公。（高祖）伟，仕魏，官立开府仪同三司、华州刺史，加少傅。（曾祖）大仕，隋开府仪同三司、渠州刺史，袭襄城公。（祖）仁基，隋通事舍人。父敞，洛阳宰。嗣子六人：元一、贞厂、太一、志一、兴一、令一。

夫人杨氏，撰本碑文者之祖姑，先卒。

碑共三十行，行三十字。铭四言五言间行，共十三韵，二十六句，不分段，单句第五字用“兮”字。正书。

朝请郎、行右金吾卫兵曹参军事杨宗撰。

外孙、前宁王东阁祭酒元光济衔哀书丹。镌工陈顼达。

三〇三、大唐故开州录事参军渤海李君夫人南阳邓氏墓志铭并序

《目》八四
《石》二〇四
《芒》四（五）二六上

开元廿五年（737）十一月十四日

南阳滕少逸撰。

讳勖，渤海人。开元廿五年正月五日卒，年五十七。

曾祖昶。祖裕，相州临河县令。父仁晈，濮州濮阳县令。嗣子邈。

夫人邓氏，南阳人。年八十二卒于梁园官舍。曾祖森，中大夫、定州长史。祖玄德，怀州王屋县令。父希庄，幽府仓曹参军。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铭四言，十四韵，二十八句，分四段，首三段各三韵，二、四段四韵。正书。

三〇四、大唐故河南元氏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八四

开元廿六年（738）五月十七日

夫人□□。开元廿六年三月十九日卒，年五十二。

父振，唐维州蓝田县令。

碑共十四行，行十七字。铭四言，六韵十句，不分段。正书。

三〇五、大唐故忠王府文学上柱国琅邪王府君墓志铭并叙　　《目》八四　《石》二〇四　《芒》四（五）二七上

开元廿六年（738）闰八月六日

讳固己，字炅，琅邪临沂人。解褐，补滑州卫南尉。秩满，授左千牛卫兵曹参军，又领尚乘直长。天灾流行，帝以良宰，校宋州单父县令。丁母忧，去职。服阙，授忠王府文学。开元廿六年六月八日卒，年六十一。

曾祖肃，隋安都太守、石泉侯。祖弘训，唐御史中丞。父方智，户部郎中。嗣子玙。

夫人范阳卢氏。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六韵十句，不分段。正书。

三〇六、大唐故吏部常选陇西李府君吴兴朱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八四

开元廿六年（738）正月四日

侄再昌撰并书。

讳敬固，字志。开元十四年（726）卒于伊阙别业，年六十。曾祖纂并州□原令。祖信，相州尧城丞。父承嗣，施州清江主簿。

夫人朱氏，年十九适李氏，曾祖玄，隋魏州冠氏令。祖良，衢州龙丘令。父斌，并州阳曲簿。

诞四男五女：长子延昌、次克昌、次全昌，长女适扶风马氏，次适太原王氏。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末二句八言），六韵十二句，不分段。正书。

三〇七、大唐故汴州封丘县令白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八五

《石》二〇五

《芒》三，五六下

开元廿七年（739）十月十四日

讳知新，太原晋阳人。解巾，授常州武进县主簿，累蜀州清城县丞、越州诸暨县丞，又迁河南府王屋县丞、汴州封丘县令。开元三年（715）九月十七日卒，年六十一。

高祖建，北齐司空。曾祖逊，北齐散骑常侍。祖憖，唐嘉州刺史。父弘严，潭州录事参军。子岩之、嶷之、子兰。

夫人荥阳郑氏。□□二年五月廿九日卒，年四十。祖孝升，唐桂州长史。父嘉瑞，安南法曹参军。

碑共二十九行，行二十九字。铭四言，二十韵，分五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白府君墓志铭。

三〇八、宣义郎上轻车都尉前行台州司仓参军赵庭秀墓志

《目》八五
《石》二〇五
《芒》三，五八上

开元廿七年（739）十月廿六日

碑共七行，行九字。铭阙。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赵府君墓碑铭。

三〇九、大唐故右威卫翊府左郎将康公墓志铭

《目》八六

开元廿八年（740）十月十七日

讳庭兰，壮武将军，行右威卫翊府左郎将，上柱国。开元廿八年九月□日卒，年六十五。

曾祖匿，唐游击将军，守左卫翊府中郎将。祖宁，归德将军行右领军卫将军。父烦陁，云麾将军、上柱国。嗣子韶亘。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末二句六言），六韵，不分段。行书。

三一〇、果毅都尉裴公墓志铭

《目》八六
《石》二〇六
《芒》四（五）二九上

开元廿九年（741）二月廿日

讳坦，字光胤，河东正平郡人。晋州羊邑府左果毅。开元廿八年（740）十二月十二日卒，年七十九。

祖昂，徐州司马，父怀义，吏部常选。长子顼之。

碑共二十行，行二十字。铭七言，八句七韵。正书。

夫人陇西李氏。

有盖篆书：大唐故裴府君墓志铭。

三一一、大唐故忠武将军摄右金吾卫郎将上柱国豆府君墓志并序

《目》八六

开元廿九年（741）八月十八日

讳善富，字晖，先扶风平陵人，后迁辽海。以□牧子解□，授□□参军事，擢授潞州铜鞮府左□毅□尉、□游击将军，授上柱国，转□州□城府□。开元十二年（724）中扈从东封，加忠武将军，进□州士□□折冲都尉。□国公萧嵩按节朔方，兼巡河右，请为裨将。侍御史邬充昌请以君监东都大和库，摄右金吾卫郎将。开元廿九年六月七日，以哀太夫人之疾暴殂。开元廿九年六月七日卒，年五十八。

父夫卒，唐师征辽，至玄菟，斩将归诚，以为犁、木二州□□诸军事，赐紫金鱼。嗣子温璲。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铭四言，九韵十八句，分三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豆府君墓志铭。

三一二、□故右监门卫兵曹参军张君墓志铭 《目》八六

开元廿九年（741）十一月廿五日

右威卫仓曹参军张楚金序，大理评事马巽铭。

讳景阳，字再，清河人。以太学孝廉擢第，解褐魏州莘县尉，博学举登科。迁右监门卫兵曹参军。

曾祖昶，隋卫州司功。祖衶，唐易州录事参军。父烈，盐州白池县令。嗣子呈。

夫人马氏。

碑共十九行，行二十字。铭四言，四韵。挍疑校之误。正书。

三一三、大唐故朝散大夫登州司马赵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八七

天宝元年（742）四月二十三日

讳巨源，字巨源，天水郡。释褐豊凉二府法曹参军，历博州清平县长，转黄、登二州司马，加朝散大夫。天宝元年三月十八日卒，年九十四。

高祖卧龙，周秦、凉二州刺史，池阳县开国公。曾祖览，隋安平郡太守，袭池阳公。祖行德，唐江、松、武、邵、婺五州刺史，湘阴县开国男。父仁果，韩王府录事参军，出广州浛安县令。嗣子琬。

碑共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九韵十八句，分三段。正书（杂行字）。

有盖正书：大唐故赵府君墓志铭。

三一四、大唐故兖州瑕丘县令崔府君夫人吴县君朱氏墓志铭并序　　《目》八七

天宝元年（742）四月廿三日

夫人讳□□，吴郡钱唐人。开元廿八年（740）十一月十日卒，年八十四。

曾祖长仁，隋水部员外郎、朝请大夫、司勋侍郎。祖延度，隋尚书仓部郎中。父景微。子希先。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十韵二十句。正书。

有盖篆书：朱夫人志。

三一五、唐故正议大夫行袁州别驾上柱国苑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八七　《石》二〇五　《芒》（中）一六上

天宝元年（742）十一月十九日

吏部常选梁普□。

讳玄亮，南阳人。解褐授蔡州□渡府别将。从将军总管绝漠，以疋马□□为千夫之长。敕迁吉安府左果□，赐绯鱼袋，上柱国。迁龙勒府折冲、新泉军大使，赐紫金鱼袋。迁济北、唐安二府折冲，试松州别驾，都知钞南道节度兵马使。以守姚州别驾，迁资州别驾，加拜夏州都督府别驾、远城使，知十将兵马。属□师信安郡王。贬锦州别驾，移□州别驾。

曾祖侃，唐代州长。祖璋，安州刺史。父师本，晋州刺（史）。

长子赡、次子贻、次子赈、次子惟谨、五子惟慎、六子惟明、侄□宾。

夫人陇西李氏。

碑共三十一行，行三十一字。铭八韵，十四句，四、五、七言杂行。正书。

三一六、□故朝散郎行临海郡乐安县尉姚君墓志铭并序　　《目》八七

天宝二年（743）十月廿日

四兄通理撰。

讳晅，字玢，河东郡虞舜嫡嗣胤裔人。授临海郡乐安县尉。

天宝元年（742）十一月六日卒于任所，年五十。

曾祖威，隋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金紫光禄大夫、河东郡开国公，食邑五百户。祖宝，唐朝议大夫，袭河东公，行□阳郡曲阿县令。父怀亮，唐召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迁少府监丞、司农寺丞、殿中丞，迁营缮监少留守京，检校菌蒬宫城总监事，摄司卫寺少卿、太中大夫、河东县开国男。嗣子二人。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铭分三段，十二韵，二十四句。正书。

三一七、大唐故东平县君吕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八八

天宝三载（744）闰二月三日　　《石》二〇六

夫人　　东平郓人。笄年适陇西李公讳祎，游骑将军济王府典军。天宝三载二月九日卒，年四十七。　　《芒》四（五）三一下

曾祖长，隋平原郡长史。祖爽，唐绛郡龙门县

令。父非熊，故大理评事。嗣子晏。

碑共十七行，行十七字。铭四言，八句六韵，分两段。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吕夫人之志铭。

三一八、唐故司农主簿范阳卢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八八

天宝三载（744）三月九日

济阴郡冤句县尉郑齐敷撰。

讳友度，字友度，范阳人。孝廉擢第，拜德州安陵尉。尝为从叔吏部尚书从愿所器，寻转北京汶水簿，授东京巩县尉，迁洛阳簿，擢司农主簿。天宝三载闰二月卒，年五十八。

曾祖凯，隋吏部尚书。祖义丘，千牛备身。父习训，豪州钟维县丞。嗣子逖詹。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三字。铭三、四、七言杂行，不分段。正书。

三一九、□故桂阳郡临武县令王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八八

天宝四载（745）二月廿一日

讳训，字庭训，先太原人。垂拱四年（688），以神童擢第。先天三年（714），拜和义郡参军。开元十四年（726），转□安郡肤施县丞。天宝三载（744）三月，迁桂阳郡临武县令。天宝三载（744）七月卒于桂阳，年六十八。

高祖隋洛阳县丞。祖敬太，唐和州司仓参军。父□讵，绛郡冯翊府果毅。

夫人会稽朱氏。天宝四载正月卒，年六十五。

碑共十九行，行十九字。正书。

三二〇、大唐故太子右庶子任城县开国男刘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八八

天宝四载（745）十月十三日

右补阙李琊撰。

讳升，字陟遐，彭城人。早年随父贬蜀，“其少也多艰”。

“射策甲科，三入清宪，累兵、户二员外，中书舍人，右庶子。”开元十八年（730）六月廿九日卒，年五十五。于京兆，父彭州刺史。子长曰颖，不寿；次曰覬，左骁卫兵曹参军，早逝。

夫人京兆韦氏。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铭八韵八句，七、八言间。行书。

三二一、赵郡李府君墓志并序 《目》九〇

天宝六载（747）十一月廿五日

讳迪，字安道，赵国人。先公元子，孝廉擢第，卅解褐授官，首任扬州大都督府□子县尉，次任岐州雍县主簿，其次任河南府永宁县主簿。公事被劾，左授建州参军，移清河郡宗城县尉。年六十五卒。

四代祖澈，字伯伦，尚书左丞，见北齐书。高祖纯，字正义，尚书左部郎中，隋太常丞，广、介二州刺史，见北齐书。

曾祖德旻，隋太常丞，洛阳县令。祖玄同，侍御史度支员外郎、朝散大夫、赞皇县开国男。父愿，仓部员外、给事中，博、陈二州刺史，朝请大夫，袭赞皇县上柱国开国男。

碑共二十行，行十九字。铭七句，三、四、七言间行，共四韵。正书。

三二二、大唐前汉中郡都督府□□李少府公故夫人扶风窦氏墓志铭并序 《目》九〇

天宝七载（748）十一月廿四日

夫人□□，扶风人，天宝二载（743）七月六日卒于西县，年廿五。

曾祖保，谯国公驸马都尉、左卫大将军，赠特进。祖孝谦，丹、坊、鄘、恒、定、洺六州刺史。父宣文，蜀郡大都督府法曹参军、唐安郡晋原县令。外祖陇西李景晤，光禄大夫。子总。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八韵十六句。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窦夫人墓志铭。

三二三、大唐故前济阳郡卢县令王府君并夫人裴氏墓志铭并序 《目》九〇

天宝七载（748）十一月卅日

息乡贡进士孤子稷撰，息税书。

讳同福，字长卿，陇西狄道人。尝应茂才举，未第。廿一解褐，补常州武进县主簿，再授苏州昆山县丞。以先后丁父母忧，罢仕十五岁。授浦州解县丞，为监盐判官，再领南河运使，加朝议郎，拜济州卢县令。天宝七载十月廿五日卒，年六十二。高祖敌，周都官尚书，管、蔡、廉、洛等五州刺史。曾祖孝源，隋朝请大夫、屯田郎中。祖文鼎，唐朝散大夫、申州义阳县令。父思温，朝议郎、黄州黄陂县令。子税、稹、稷。

夫人讳雍熙，字太和。河东闻喜人。曾祖正，隋长平郡赞治。

祖德，太学明经出身，不仕。父守祚，唐泗州下邳县令。天宝七载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

碑共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八句六韵。正书。

三二四、大唐故酋长康国大首领回使入朝检校折冲都尉康公故夫人汝南上蔡郡翟氏墓志铭并序 《目》九一

天宝八载（749）八月十日

夫人翟氏，汝南上蔡郡人。天宝八载六月九日

卒，年七十八。

曾祖瓒，隋朝议郎，检校马邑郡司马。祖君德，唐朝散大夫、太常寺丞。父方裕，清河郡清河县尉。嗣子从远。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五韵十句，用一部。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翟夫人墓志铭。

三二五、大唐故谯郡城父县尉卢府君墓志铭　　《目》九一

天宝九载（750）二月廿三日　　《石》二〇七

乡贡进士林慎言撰。　　《芒》四（五）三六下

讳湨，字子休。起家惠宣太子挽郎，调补谯郡城父县尉。天宝八载（749）九月四日卒，年卅六。

五代祖思道，北齐黄门侍郎。高祖赤松，唐太子率更令、范阳郡开国公。曾祖承基，主客郎中、郢州刺史。祖元庄，通议大夫、嘉州刺史。父知远，朝议大夫、襄阳郡司马。无子。

夫人陇西李氏，父道坚，宗正卿，赠礼部尚书，嗣鲁王。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六字。铭四言，十韵二十句。正书。

三二六、故前东京国子监大学进士上骑都尉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九二

天宝九载（750）十二月七日

前河南府进士窦公衡撰。

讳华，字华，渤海蓨人。天宝九载六月十六日卒，年四十四。

五代祖纲，隋尚书右丞，唐礼、吏二尚书，师保太子，袭新昌公。高祖彦□，隋秘书郎。曾祖敬，唐右羽林大将军。祖孝信，绵州司户参军。父光忠，太□大夫、上柱国、普宁郡别驾。

夫人崔氏，故银川太守博陵崔□佺第廿五女。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正书。

三二七、唐故慕容氏女神□□墓志铭并序 《目》九二

天宝十载（751）四月十八日

神护师，□□出家。“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回命氏焉。”

天宝十载四月十一卒。

曾祖正言，唐□府司马。祖知□，□仆卿。父珣，吏部侍郎。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句，三韵，四、七言各二句。正书。

三二八、唐故中郎将献陵使张府君夫人太原郭氏临淄县君墓志铭并序 《目》九二

天宝十载（751）八月廿二日

夫人讳班，太原人。年十六适常山阎君，有五子焉。府君中年早逝，叔父夺志，更醮张门。念育前孤，允厘今馈，张君亦早亡。天宝十载八月九日卒，年七十三。

祖善志，大将军，唐史有传。父虔友，邻山郡太守。嗣子伋。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末二句五言），五韵十句。正书。

三二九、唐故潞府参军裴府君夫人北平阳氏合祔志铭并序 《目》九二

天宝十载（751）十月廿四日

讳肃，字子敬。解褐左清道率府兵曹。官停，转补潞州大都督府参军。开元廿二年（734）三月八日卒，年四十三。

曾祖爽，唐礼部员外郎。祖基，瀛洲刺史。父

琇，恒州长史。无子，从侄阳宽承祧。

夫人北平阳氏。曾祖文瓘，唐中书舍人、青州刺史。祖大经，国子司业、坊州刺史。父钦庄，齐州录事参军。天宝六载（747）十一月六日卒于广陵，年四十七。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铭八言（中四句四言），九韵十一句。正书。

子婿前吴郡常熟县主簿阳宽撰。

三三〇、大唐故长安县尉左授襄阳郡谷城县尉又移南阳郡临湍县尉琅邪王公祔葬墓志铭序

《目》九二
《石》二〇七
《芒》四（五）三七下

天宝十载（751）十一月五日

讳志悌，字子金，琅邪临沂人。□□甲科，授相州成安县尉。又迁长安县尉，贬襄阳郡谷城县尉，又移南阳郡临湍县尉。卒年五十五。

五代祖褒，周吏部尚书司空、石泉公。高祖鼒，隋安都、竟陵二郡守。曾祖弘让，隋工部、宪部郎中书舍人。祖方泰，皇朝中书舍人、司府少卿。父鸿，同州冯翊县丞。嗣子胡子。

继室崔氏之子。恩侄阳子。

夫人陇西李氏，先卒。

碑共十七行，行十七字。无铭。正书。

有盖篆书：唐故王府君夫人志铭。

三三一、故彭城刘府君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九三

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廿七日

夫人号光赞，太原王人。刘君早卒。天宝十一载七月十四日卒，年六十二。

曾祖察，朝散大夫、平原郡长史。祖悌，游将军、京兆府、甘泉府折冲。父彻，朝议郎、谯郡临涣县令。子浑，前左金吾卫，河南府、千秋府别将。次子浦，前左武卫上党郡礼会府别将。次子

泽，武部选。次子澥，武部选。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十二句六韵，不分段。正书（杂行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刘夫人墓志铭。

三三二、唐故高士通直郎贾府君并夫人京兆杜氏墓志铭并序 《目》九三

天宝十二载（753）二月廿四日

夫人从侄芳撰。

讳隐，字思敬，平阳人。弱冠，以叙余勋八级，计阶从六品，拟通直郎、吏部选。开元十载（722）九月廿八日卒，年六十。

祖强，以隋爵秩入于唐。父玄应，郡举贤良，官至令长。有三子，长早亡。

夫人京兆杜氏。天宝初，少子转寿春郡长史，母由子贵，授蓝田县太君。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廿二日卒，年八十八。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铭四言，十五韵三十句，不分段。正书。

三三三、博陵崔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九四

天宝十二载（753）十一月九日

讳焊，字焊，博陵人。天宝十一载（752）十月十一日卒，年卅七。

碑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铭四言，八韵十六句，分四段。正书。

三三四、清河张公墓志铭并序 《目》九四

天宝十三载（754）五月七日

文部常选赵昙撰，河南褚凑书。

讳崧，字慎交，清河人。天宝十三载三月卒，年五十六。

祖揩，唐丹阳郡太守。父仁，获嘉县令。嗣子澄。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五、六言杂行，六韵十二句，不分段。正书。

三三五、(供养人碑记)

天宝十四载（755）正月卅日

此碑图占四分之三，文占四分之一，分刻左右上角。右为韵语一段：夫人韩兮贞女，忆故夫兮羁侣，立浮图兮长□，□生死兮齐举。天宝十四载正月卅日立。弟韩贞瓒、女二娘□□二姑。左段为佛经，中列供养人名字二人，残损不可读。左方为“罗候罗□弟子韩八娘一心供养”。正书。

三三六、夫人博陵崔氏墓志（原无题，据目补） 《目》九五

天宝十四载（755）九月十七日

夫人□□。适范阳卢氏。天宝十四载七月廿二日卒，年七十。

高祖旷，□□□大将军、□州牧、武康郡开国公。曾祖顺，使持节松、渝、□、简、平、湖等六郡太守，左散骑常侍，袭□康公。祖元孙，河东郡司马。父承嗣，□□□郡别驾。胤子专题。

碑共十七行，行十七字。铭四句二韵，五、四言间行。正书。

有盖篆书：大唐故崔夫人墓志铭。

三三七、渤海李征君墓志文并序（左行） 《目》九五

大燕圣武元年（756）十二月五日

处士琅辅撰，外甥胡涀书。

讳玢，字宣，渤海蓨人。圣武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卒。

高祖愔，青州司马。祖彦，甘州长史。父玄恭，左岭军卫。

夫人河东裴氏，先卒。

碑共二十行，行十九字。铭四言，九韵十八句，不分段。正书。

三三八、唐濮州临濮县尉窦公故夫人崔氏墓志铭并序 《目》九六

大历四年（769）十月廿日

季父检校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祐甫述。

夫人讳组，字□□，博陵安平人。年廿二，归扶风窦氏，连丁父母忧，又丧二子，有一女。宝应二年（763）四月三日卒于洪州妙脱寺尼舍，年卌九。

曾祖暟，卫尉少卿。祖渲，监察御史。父□孙，向城县令。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铭五、四言间行，单句用兮字，四韵八句。正书（杂行字）。

有盖篆书：唐故窦公夫□墓志铭。

三三九、唐故相州临河县尉张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一〇二

贞元十八年（802）十二月一日

渤海高弘规撰。

讳游艺，清河贝人。以经术升第，由凉州畨禾主簿应辟于安西，授相州临河尉。贞元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启殡。

祖镗，隋千牛卫、录事参军。父伦，唐沙州长史。子六人：延诚，延州都督。延议，丹州门山县主簿。延诚、延识先卒。延训，监州功曹参军。延议，左卫兵曹参军。女三人：长适太原王氏。次适高阳齐氏，有三子：暤，试秘书省校书郎；畟，摄监察御史；煦，膺秀士之撰。次适太原王氏。

夫人同郡傅氏。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四韵八句。正书。

有盖正书：唐故张府君墓志之铭。

三四〇、唐故庆州长史赵郡李府君墓志

《目》一〇三

永贞元年（805）十二月□日

从弟乡贡进士茂正撰。

讳肃，字正言，河南汜水县龙水乡汉井里人。贞元廿年（804）六月廿七日卒于扬州，年四十四。

曾祖岳，唐洺州刺史。祖献，汝州郏城县丞。父益，怀州河内县尉。弟系，宣州宁国主簿，早卒。长妹童年出家，法名义蕴，修持于东都安国寺。幼妹适彭城刘丕，任许州殷水县尉。嗣子制则。

夫人颍川陈氏。曾祖敬之，扬府长史采访本道。父邕，饶州纪纲掾。

堂弟峒茂。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八韵十六句，分四段。正书。

有盖正书：李府君墓志铭。

三四一、唐故朝散郎前太子左赞善大夫高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一〇三
《石》二一八
《芒》四（六）五上

元和二年（807）八月十七日

讳岑，字柳奴，渤海蓨人。贞元十四年（798）闰五月五日卒，年六十三。

五代祖祐，隋左散骑常侍。高祖侃，唐左监门卫大将军，辽东、陇西两道持节大总管，平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左武卫大将军，谥威公。曾祖崇礼，云麾将军，行左卫率府中郎将。祖元琮，

遂州司户参军。长子幼成，邠宁节度押衙，兼右随四厢兵马使，知邠州留后兵马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

夫人弘农尚氏。贞元十八年（802）九月十三日卒，年七十六。

碑共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十二韵二十四句，分三段。正书。

从侄朝散大夫试濮州长史岳撰。

三四二、唐故左威卫丹州通化府折冲都尉陈郡袁公墓志铭并序

《目》一〇四
《石》二一九
《芒》三，六一上

元和五年（810）二月二日

乡贡进士陇西李播撰。

讳秀岩，陈州陈人。壮岁受宁远将军，迁左威卫、丹州通化府折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元和四年（809）孟夏之月十二日卒，年六十五。曾祖钊，唐试太子通事舍人。祖深，少府监。父庭琬，左金吾卫大将军，知中军兵马事。

夫人西河任氏、陇西李氏（有子谔）、弘农杨氏。“于公之先殁矣，今以殉葬。”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四字。铭十六韵，十六句，四言及七言。正书。

三四三、唐右千牛卫长史王公夫人薄氏墓志

《目》一〇四

元和六年（811）十一月十二日

乡贡进士杜师义撰。

夫人□□，雁门郡人。年十五出嫔。元和六年十月廿四日卒，年四十四。

曾祖镮，许州长史。祖甫，徐州司马。父浩，遂州司马。子二人：行本、全度。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七韵十二句。正书。

有盖篆书：薄夫人铭。侄弘又书。

三四四、唐故谯郡永城县令赵郡李府君墓志 《目》一〇五

元和十二年（817）六月二十四日 《石》二二一

讳岗，赵郡赞皇人。释褐署相州内黄县尉，补龙武军卫佐。 《芒》三，六二下

满岁，授谯郡永城县。安史乱起，卒于任所。

五代祖希骞，元魏黄门侍郎，沧、冀等四州刺史，侍中，聘梁使主，谥文宪公。祖晋客，唐仓部郎中、万年县令、司农少卿、元氏县男。父贞简，唐河南府武临县令。嗣孙泾，前秘书省秘书郎；次孙绛，前兵部尚书高邑县子。

夫人太原王氏。父爱景，江陵府参军。

碑共二十七行，行二十八字。铭四言五韵八句。正书。

三四五、唐故朝散大夫使持节都督邕州诸军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赐紫金鱼袋张公墓志铭并序 《目》一〇五

元和十二年（817）八月三日

弟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士阶奉述，侄承廉书。

讳士陵，字公器，安定人。年八岁，以通古文尚书、论语登春官上第。既冠，调补郑州荥阳县尉。秩满，江西观察路寰辟为支吏，授试左骁卫仓曹府。罢，授左神武军录事。淮南算度使王谔署为参谋，改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拜京兆府王曹，擢殿中侍御史，转侍御史，迁尚书仓部员外郎，除虔州刺史。“黄寇狡徒，啸聚山谷，公始练卒，命将爰事讨除。”

卒于任所。元和十一年（816）九月四日卒，年五十四。

曾祖克茂，唐滁州刺史。祖具瞻，尚书兵部郎中。父翔，殿中侍御史。子四人：助、勉、宗廉、金龟。长男未冠，幼女未笄。女四人：长适昌黎韩复，试秘书省正字，唐随节度掌书记。次女前年夭于荒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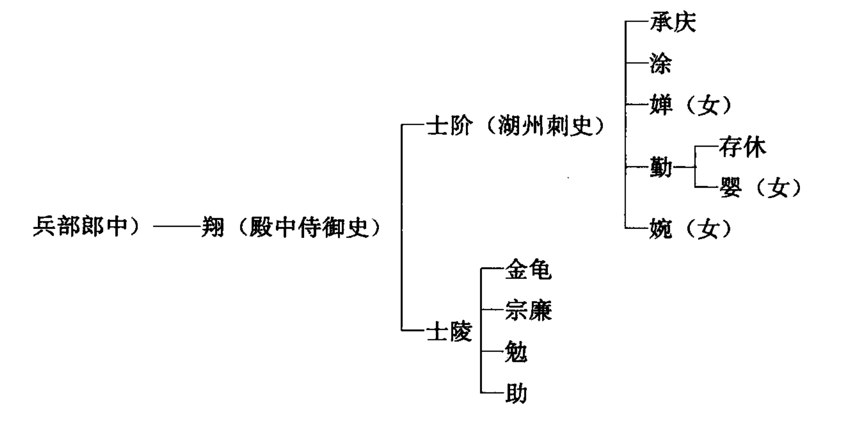
夫人京兆杜氏，故太傅岐国公之女。先十五载而殁于扬州。

碑共三十五行，行三十七字。铭四言，二十一韵四十句，分五段。正书。

有盖正书：唐故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张公墓志铭。

《世系图》

［晋］张轨（西平公）——（十五传）——［唐］克茂（滁州刺史）——具瞻（尚书



三四六、张氏亡女墓志铭 《目》一〇八

长庆三年（823）九月廿二日

父士阶撰。

讳婉，安定人。长庆三年六月十三日卒，年二十。

祖翔，赠秘书监。父士阶，湖州刺史。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正书。

三四七、唐故中大夫澧州刺史赐紫金鱼袋范阳卢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一〇八

大和三年（829）十月廿六日

孙朝散大夫、守尚书工部郎中、上柱国商撰。

讳昂，字子皋，燕人。以明经解褐参陕州军事。三迁至鄠县令，自郎将谪邓州司马，以劳锡金紫贵阶。鲁炅委以留事。卒全樊、邓。擢隋州刺史。改沣州刺史。诛叛卒二百余人，自是地方宁靖。永泰元年（765）六月十八日卒，年七十。

曾祖幼孙，常州刺史。祖献，黄门侍郎。父翊，鄂州刺史。嗣：长，故河西县令；次广，河南县丞，赠右司□□；子商，总角伶俜；别子僧号守真。

夫人清河郡君房氏，吏部侍郎颖□之孙，恒州刺史光庭之女，宝应二年（763）九月卒，年六十二。

碑共三十三行，行三十三字。铭分四段，十六韵，每段前六句三言，末句七言用兮字。正书。

《世系图》

植（汉侍中）——毓——珽——志——谌——玄玄子度世（学行季杰光于元魏）—┬尚
├昶
├敏—〇—〇—幼孙—献—翊
└渊

三四八、唐故东渭桥给纳判官试太常寺协律郎扶风马君墓志铭并序　　《目》一〇九　《石》二二八　《芒》四（六）九上

葬年泐大和六年二月廿一日

朝散大夫守江陵少尹上柱国赵侔撰，男杼书。

讳儆，字伯起，扶风人。泽潞节度使（泐数字）汝□刺史爱其才，署防御巡官，使穆□□，辟为判□……以疾辞。太和六年（832）正月四日卒

于江陵。

曾祖庄，唐滑州□□□令。祖□，郴州司马、□□州刺史。父参，监察御史。男四人：长曰权。女二人：长适戴氏，幼才数岁。

夫人陇西李氏，父汾州汿休[1]县令。

弟仿，登进士第。

碑共三十行，行约三十字。铭泐。正书。

三四九、唐故鄂州永兴县尉汝南周君墓志铭并序 《目》一一〇

大和八年（834）十一月八日 《石》二二六

乡贡进士侯琏撰。 《芒》四（六）七下

讳著，字老彭。早岁穷二经，举孝廉。贞元十六年（800），擢上第。元和（806—820）中，释褐，补晋州霍邑尉。

秩满，次调鄂州永兴尉。大和八年六月五日卒于扬州河南县，年六十八。

曾祖玄达，唐户部尚书。祖释否，京兆府美原尉。父容，洺州鸡泽尉。有子二人：好古、好问。女二人：喜奴、媚奴。

妻燕郡平氏，故岳州昌江令陟之子。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铭七韵，十四句，四、五言间行。正书。

三五〇、唐故宣州旌德县尉李君墓志铭并序 《目》一一〇

大和九年（835）二月廿二日

（其兄撰文、名泐。）

讳绅，字宗今，嗣曹王绛之季弟，本姓崔氏。以天荫选授斯任，得廉察使沈传师之知称奖荐。秩满，薄游，遇疾于扬州南堰王之私第，四十日卒。大和八年（834）九月十三日卒，年卅五。

---

① 此处疑有误。

未娶，有子三人：宝、重、小重。

碑共十六行，行十六字。铭四言，八韵十六句，四段。正书。

三五一、唐故崔夫人墓志 《目》一一一

开成三年（838）四月丁酉

（夫）彭城桂休源撰。

讳霞，字幼云，清河人。十岁通何论、古诗。大和三年四月归。其夫未娶而有子一人，夫人抚如己出。开成二年（837）十二月乙卯卒，年廿四。

五代祖元综，黄门侍郎。高祖令同，陵州司马。曾祖琚，伊阙令。祖倬，泽州刺史。父亮，美原尉，夫人陇西李氏。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无铭。正书。

三五二、唐故乡贡进士颍川陈君墓志 《目》一一二

开成五年（840）四月廿一日

兄淮南节度使推官、儒林郎、监察御史里行修古撰。

讳宣鲁，字子周，颍川人。期之三举进士无所成，疾困长安孀姊韦氏之家，累月而卒。开成五年四月一日卒，年卅三。

曾祖叔，国子主簿。祖璧，婺州司兵参军。父谏，仓部郎中道州刺史。外曾叔祖房琯，相国，赠太尉。外曾祖刑部郎中琯。外祖汉州司马式。

兄修古、弟鄘、甥韦武当，皆与办丧事。

修古有男可思。

碑共二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无铭（“今之叙述，纪其实而略哀辞”）。正书。

三五三、有唐张氏女墓志铭并序 《目》一一二

开成五年（840）五月九日

兄乡贡进士涂述并书。

名婵，小字印奴，先君第三女。八岁而孤。自笄迄今，首尾凡十载，未尝一日能强履而暂离床衽间。心宗黄老，自号灵隐。开成五年二月廿一日卒，年廿五。

曾祖具瞻，兵部郎中。祖翔，殿中侍御史，赠秘书监。父士阶，湖州刺史。夫人陇西李氏。长庆(821—824) 中，卒于任所。

幼弟勋。

碑共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末句六言)，六韵，不分段。正书。

有盖正书：有唐张氏之女墓志铭。

三五四、唐故河南府司录参军赵郡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目》一一二

《石》二二九

《芒》三，六四上

会昌元年（841）十一月廿四日

朝请大夫、行尚书司勋员外郎崔玙撰，外兄登仕郎、前守左监门卫兵曹参军裴僋书，前监察御史里行崔础篆额。

讳璆，字子韫。李绛之长子，补太常寺协律，调天官氏，得大理寺主簿，易江陵师表参军，□□试大理司直，殿中侍御史录□。罢职，除京兆府士曹。绛“以忠鲠，盗憎起难，冤强即世”。君至京伏阙请仇，宰渑池，抚字有方，河南尹请为府司录。会昌元年九月十日卒，年四十二。

曾祖岗，亳州永城令，赠吏部侍郎。祖元善，襄州录事参军，赠司空。父绛，元和宰相，赠司徒。生四子三夭：一子陶，神武军录事参军。六女：长适宋州砀山尉崔铦，次适前明经卢获。

夫人卢氏，诸舅范阳同州录事参军佐之女。

弟：顼，云阳令；璋，进士。

碑共三十行，行三十字。铭四言，八句八韵，

不分段。正书。

三五五、唐故河南府河清县丞曲府君墓志并序　　《目》一一三

会昌二年（842）八月廿三月

乡贡进士卢希颜撰并书。

讳元缜，字知柔，陕府安邑人。先君第四子，贞元（785—805）初，解褐亳州参军。秩满调授衢王府功曹。罢秩，调授河南府河清县丞。会昌元年（841）十二月八日卒，年四十八。

曾祖彬，唐太仆寺南史七正监，怀州刺史，赠工部尚书。祖环，检校左仆射，陈、许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赠太师。父良翰，左领卫上将军，赠潞州大都督。长子思直、次思玄、次思言、季思立，并举孝廉，未第。长女适陇西李方之，守泽州录事参军。

夫人陇西李氏，男女八人，三非所出。

碑共二十八行，行二十八字。铭四言，十三韵二十二句，不分段。正书。

三五六、唐故平阳贾公墓志铭并序　　《目》一一三

会昌三年（843）八月廿八日

天水赵超述。

讳政，字自政，平阳人。会昌二年（842）九月七日卒，年七十三。

父千秋，不仕。长女及笄归谯郡曹忠义。

夫人广平程氏，先十六年卒。

碑共十八行，行十九字（末行字较多）。铭四言，四韵八句，不分段。正书。

有盖篆书：唐故平阳贾公墓志铭。

三五七、唐故陇西郡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一一五

大中五年（851）九月二日

前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杜行修撰。乡贡学究曲璘书。

讳□，姓李氏。大中五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一。

祖通，有大功于德宗时，终寿州刺史、上柱国、晋昌郡王，赠尚书。

夫曲元缜，河清丞，先十年卒。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铭四言、五言，韵十一句，不分段。正书。

三五八、唐东都留守宴设使朝散大夫检校太子中允上柱国朱敬之三妻范阳卢夫人墓志铭

《目》一一六
《石》二二二
《芒》四（六）一五下

大中七年（853）四月十三日

夫人讳子玉，范阳人。年十七归朱氏。大中六年（852）十一月八日卒，年卅。

父積，试宣州司马。母吴兴姚氏。子二人：君爽、善庆。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六韵十二句，不分段。正书。

有盖正书：大唐故卢夫人墓志铭。

三五九、唐故荥阳郑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一一六

大中八年（854）二月廿九日

（夫）给事郎、守国子监国子助教卢知宗撰并书。

夫人字子章，“维姬与姜，寔曰卢郑，历二千祀，代为婚姻。”

年十四归作者，时参京兆府军事。大中七年（853）十二月廿四日卒，年廿三。

曾祖谅，魏郡冠氏主簿，赠右仆射。祖珣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师。父朗，今刑部尚书，荥阳公。母范阳卢氏，范阳郡君。（作

者从祖始）外祖父卢顼，泽州刺史。

生三子二女：小夏、震儿（后夫人十九日叐失）、继儿、上客。

大中七年（853）十月廿五日育幼女，浃月遘病卒。

碑共三十行，行三十字。铭七言，八句八韵，不分段。正书。

三六〇、唐安定张氏亡女墓志铭并序 《目》一一六

大中九年（855）十月廿六日

父勤撰，仲弟存休书。

讳婴，“先小君李夫人抚之，等己子”。大中七年（853）十月，方为择配得旧姻武阳李持。九年（855）二月持愿遵前期，以就和鸣，天不与寿，七月卒。大中九年七月十四日卒于孟川河阴县之别墅，年廿二。

祖士阶，皇□封郎中湖州刺史。父勤，侍御史内供奉。

碑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铭四言，八句四韵，不分段。正书。

有盖正书：唐安定张氏亡女墓铭。

三六一、唐故平阳贾君墓志铭 《目》一一七

大中十年（856）七月一日

（岳丈）清河张弘庆撰。

讳从贽，妻为作者元女，归廿年。大中十年二月十五日卒，年五十五。

曾祖□，祖千秋，父政，不仕。有三子二女：闰郎、石老、宜郎、丽丽。

碑共十九行，行二十一字。铭四、五、六言，五韵十句。正书。

三六二、唐河南府洛阳县尉孙嗣初妻京兆韦夫人墓志铭并序 《目》一一八

大中十四年（860）二月廿七日

三从侄前京兆府渭南县尉、充集贤理纾撰，哀子郑九扶力书。

夫人□□京兆杜陵人，年十七归乐安孙氏。大中十年（856），今少府李监任亳州刺史，辟嗣初为团练判官，来谯。大中十三年（859）十二月廿六日卒。

曾祖威，尚书司勋郎中。祖覃，长安县令、卢、楚等州刺史。父本仁，越州录事参军、润州延陵县令、越州刺史。母阎氏。外祖济美，浙东观察使、太子少保。子六人：长郑九，前宋州谷孰尉，次阿虺、吴门、海客、彭寿、群儿，“或修进士业，或在龆龀”。女五人：长适京兆韦琏，见应进士举，余皆幼弱。有姊一人，适敬氏；弟一人，名逢。

碑共二十九行，行三十一字。铭四言，十四韵二十八句，不分段。正书。

有盖正书：大唐故韦夫人墓志铭。

三六三、唐故乡贡进士荥阳郑府君墓铭并序 《目》一一八

大中十四年（860）十月廿一日

仲兄前乡贡明经迪撰。

讳堡，字子固，荥阳人。大中十四年九月廿七日卒，年廿五。

曾祖之秀，升州司功参军。祖脩，辰州录事参军。父质，殿中侍御史，知福先院。无嗣，以犹子小温继绍于后。

碑共十六行，行十六字。铭四言，五韵十句，不分段。正书。

三六四、王氏殇女墓铭 《目》一二二

咸通三年（862）七月十八日 《石》二三八

仲文刻铭。 《芒》三，六五下

名容，太原晋阳人。咸通三年六月廿三日卒，年十八。父长仁，早卒。

碑共十三行，行十三字。全篇皆铭，七言二十一韵，句句用韵，不分段。正书。

有盖正书：唐故太原王氏女墓铭。

三六五、唐朝散大夫摄邕州长史兼监察御史上柱国琅邪□公夫人崔氏墓志铭并序 《目》一一九

咸通三年（862）十月八日

将士郎、守秘书省正字田石撰。

夫人□□清河崔氏。大中十四年（860）十月，自西秦结褵，归于东平。公才及庙见，携家邕南，遽属蛮乱。咸通二年（861）九月卒于桂林，年卅一。

曾祖，检校驾部员外郎。祖勉，侍御史。父敬章，随州录事军。母太原王氏，继亲太原王氏。长姑鲁国太夫人。舅鸿胪卿，赠工部尚书。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十四韵二十八句，不分段。正书。

有盖正书：崔氏墓志。

三六六、唐故处州刺史赵府君墓志 《目》一一九

咸通三年（862）十月十四日

兄中大夫、守衢州刺史璘撰。

讳璜，字祥牙，兄璘、弟珪，开成三年（838），礼部侍郎高锴奖拔孤进，与禹从兄琏同时登进士第，作者亦以前进士吏部考判高等。会昌（841—846）末，选授秘书省校书郎，除鄠县尉。尚书韦损节度武昌，奏监察、殿中二御史，皆掌书记府。历京兆

府户曹、大理正秘书丞，阶至朝散大夫，迁缙云刺史。咸通三年四月十一日卒，年五十九。

九代祖静，封晋陵公于元魏。八代祖鉴，袭爵于高齐。唐以来位卑。五代祖仁泰，邢州南和令。高祖慎已，相州内黄主簿。曾祖曹，玄宗时制举，自同州韩城令擢拜京兆府士曹，转河阴令，再迁扶风郡长史。祖涉，进士擢第，累佐藩府，至朝散大夫、检校著作郎，兼侍御史。父伉，自建中至元和（780—820），伯仲五人登进士第。堂舅即苏州刺史韦应物。“道义相契，篇什相知，舅甥之善，近世少比。”佐盐铁府，官至监察御史里行。大中（847—860）末，再赠尚书吏部郎中。有一子辐，二女。

夫人上邽县君苏氏，丞相□□贞公五代孙，城门郎佐之孙，秘书省校书郎巢之女，丞相襄武公李公之外孙。

碑共二十九行，行三十字。无铭。正书。

三六七、唐故留守兵马使魏公墓志

《目》一二一
《石》二三七
《芒》四(六)一八下

咸通九年（868）七月十八日

留守衙前判官、文林郎、试左内率府曹参军郝乘撰。

乡贡进士李诚书。

讳涿，字燕夫，钜鹿人。弱冠，婚逊福李氏幼女。年廿一，授留守衙前虞候。副知茶务。廿四，迁衙前将务，获正专。廿八，迁散兵马使。咸通八年（867）八月廿日卒，年卅。

父弘章，留守押衙。无子，取犹男曰小申。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八字。铭分二段，首段四言四韵八句，次段七言四韵六句，句中皆有“兮”字。正书。

三六八、唐故承议郎使节都督登州诸军事守登州刺史孙府君墓志铭并序

咸通九年（868）八月十一日

长男邺撰，第十六侄郢书。

讳方绍，字比琏，魏郡武水人。未弱冠，以门荫补授怀州参（军）。秩满，授汝州司户参军。会竹林典件之任，不行，居家。册二房兄受虔州唐牧郎中辟命，寻卒。明年，册四房弟又萦风疾，手足频伤，孤稚满室。大中十一年（857），授大理寺丞，在法官二载，迁拜本寺正。今上（懿宗）拜东牟太守，中风水之疾，卒于任所。咸通六年（865）五月十七日卒，年五十四。

曾祖逖，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谥文公。祖成，桂管观察使，赠太子太保，谥孝公。父微仲，沔州刺史。母陇西李氏。外祖父士龙，邓州向城县令。子二人：邺、牢。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七至三十字不等。铭四言，五韵八句，不分段。正书。

三六九、唐京兆府鄠县丞安定张君亡妻中山刘氏夫人墓志并序

《目》一二二

咸通十五年（874）闰四月十四日

侄乡贡进士绍仁撰。

夫人讳冰，字比德，中山人。笄年归张氏。咸通九年（868）三月廿日卒于孟州河阴县别墅，年四十三。

曾祖怦，幽州卢龙军节度使，赠太傅，谥恭。祖济，幽州节度使司徒，兼中书令，赠太师，谥□武。父约，宣武军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赠左仆射。母姑臧李氏。子三人：由仪、由庚、由训。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七字。铭首十二句四言六韵，末二句七言二韵，不分段。正书。

有盖正书：唐故中山刘夫人墓志。

三七〇、唐故处州刺史赵府君妻上邽县君苏氏夫人墓志铭 《目》一二二

乾符元年（874）十一月廿七日

堂舅将仕郎、守京兆府泾阳县尉李淡课，侄男乡贡进士赵称书。

夫人讳嗣君，字庆仲，武功人。在母家长大，年廿四归赵氏。

赵府君讳璜，登进士高第，累为名府从事。咸通二年（861）夏，封上邽县君。府君剖符缙云，卒于处州。咸通十五年（874）十月九日卒于长安，年五十六。

曾祖来，晋州刺史。祖佐，城门郎。父巢，襄州校书。母陇西李氏，作者之堂姊。外祖父丞相武都公。有一子曰锛，举进士。别产三女：长适洛阳尉李渎，次适开封主簿杜沆，三曰汴娘。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两句六言）八韵，十六句，不分段。正书。

三七一、大唐故赠尚书左仆射长沙吴府君夫人谯郡曹氏墓志铭并序 《目》一二六 《石》二四三 《芒》四（六）二七下

同光三年（925）正月廿二日

门吏将仕郎、守监察御史崔匡撰，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第光业书。

夫人□□谯郡人，曾祖珪，祖□，皆历州县官。父，不仕。母安定梁氏。乾宁（894—898）初，归吴氏。祖据，父毗，江南西道推官、将仕郎、试大理事，累赠户部郎中。母封河东郡太君。同光二年（924）四月十六日卒，年四十二。有子三人：长女适彭城刘袭吉前邠节推、朝散大夫、检校户部员外郎。次女婢婢。男冯七，官名昭嗣，见

补右千牛。

碑共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铭四言，六韵十二句，不分段。正书。

三七二、唐故朝散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柱国赐紫金鱼袋乐安孙公墓铭并序 《目》一二六

天成二年（927）二月十五日

表侄朝议郎、守尚书刑部郎、中柱国、赐绯鱼袋王骞撰，孤子乡贡进士书。

讳拙，字几玄，武水乐安人。举进士擢第甲科。解褐户部巡官、秘校京兆参军，直弘文馆。由相国孔鲁公纬之奏职也。相国裴公贽任御史中丞，奏授监察御史，不赴。复拜察视，俄迁右补阙，授河南府长水令。秩满，授殿中侍御史，逾年不赴任。复拜殿中侍御史，俄拜礼部员外，再乞任登封令，加检校礼部郎中，复加考功郎中。入拜司勋员外郎，出宰汴州浚仪令。授职方员外郎，知制诰，拜中书舍人、金紫。出使浙、越，改左谏议大夫，迁左散骑常侍，留司洛京。乞授西都留守副使，加检校礼部尚书。庄宗（923—926）之纂复中兴，拜工部侍郎。天成元年（926）五月十二日卒，年六十九。

曾祖会，庐、常等五州牧，累赠吏部尚书，宣州观察使。祖公乂，庐、饶等五州牧，工部尚书致仕，累赠太尉。父瑝，前御史中丞，累赠司空。母陇西县君李氏，追封国太夫人。

外祖父福，故司徒太子太师，致仕赠太尉。子昼。

夫人扶风窦氏，讳回，封本郡县君。

碑共三十行，行三十五字。铭四言，二十二韵四十四句。正书。

有盖正书：唐故尚书工部侍郎孙公墓志。

三七三、故朝议郎前峡州司马柱国清河郡公墓志并序　　《目》一二六

天成二年（927）十一月壬子

讳稹（姓张氏）天成二年九月十八日卒。

子：知鲁，知浦，殿前承旨；知晏，知训。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四字。铭四言，十七韵三十四句，不分段。正书。

三七四、大晋故竭忠匡运佐国功臣横海军节度沧景德州观察处置管内河堤等使充北面行营步车左右厢都指挥使特进检校太师使持节沧州诸军行沧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一百户□侍中王公墓志铭　　《目》一二七

开运二年（945）四月十四日

乡贡进士苏畋撰。

讳廷胤，字绍基，并州太原人。后唐庄宗以公任前直都指挥使，兼贝州刺史，因而侍从。天成元年（926），除授祈州史。明宗长兴二年（931），授密州刺史，次加司徒。长兴四年（923），授澶州刺史，又授隰州刺史。闵帝登基（934），加转太保。末帝（934—936）授咱州刺史。

后晋天福三年（938），范延光作□于铜台，君上付之以甲马，充魏府行营中军都指挥使，兼贝州防御使。乱平，授相州节度使，加太傅。又分茅士，授横海军节度使。出帝登基，天福七年（942）加太尉。天福八年（943），授幽州□□营右厢都□阵使。开运元年（944），改授太师，充北面行□□左右厢都指挥使。自天祐五年（908）至开运元年（944），七典郡符，□兮节制，奉侍七朝。开运元年（944）九月廿三日卒，年五十四。

曾祖宗，兴元节度使，检校司空，守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赠太傅。祖处存，易、定节度使，

检校太保兼侍中，赠太师，以盛绩颁宣于铁券，仗节于中山。叔祖处直，易、定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赠守太师。父邺，晋、慈、隰等州节度使，检校司空，赠太保。舅李克用（“河东故先晋武皇帝讳克用是公之亲舅也”）。表兄李存勖（“庄宗皇帝是公之亲表兄也”）。弟廷和，任河东□□军使。姊适赵殷图，任太原府西尹。妹适扬廷颜，任龙门镇遏使。

夫人沛郡周氏，先卒。

再娶清河张氏，有子五人：昭敏任横海军衙内都指挥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轻车都尉。昭懿任横海军中军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武骑尉。昭煦任横海军□院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骑都尉。昭素任横海军山河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御史中丞兼武骑尉。合子见无所仕。

碑共四十四行，行四十五字。铭四言，十六韵三十二句，不分段。正书。

三七五、大周故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行右金吾卫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兰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赠汉州防御使萧公墓志铭并序

《目》一二七
《石》二四四
《芒》三，六六上

显德三年（956）七月廿四日

从侄前乡贡进士士明撰，乡贡进士石惟忠书。

讳处仁，字正己，兰陵人。先君第四子，年十七，荫千牛备身。二十授四门博士，复选沁水主簿，后除通事舍人。转西上阁门副使，其后安陆畔援，常山傲扰，公又承前监护刻日扫除。转东上阁门使，又复收襄阳，转四方馆主，兼卫尉少卿。后守边十年，至于太原，出于大漠，东西千里，累转官阶，继有锡赖。后除坊州刺史，及奉诏归阙，百姓遮留，不得去者旬日，卒单骑赴

朝，授左武卫将军检校司徒。周太祖（951—954）加食邑，除浮州节度副使。世宗（954—959）诏还，授魏府节度副使。诏还，授右金吾卫将军、检校司徒。江表不庭，天子亲征，公为前锋，兵马都监。帝驻跸寿春，公攻取滁州，铠马才临，江城莫守，遂入北郭，及于大逵。公以捕逐遗寇，为流矢所伤而没。显德三年二月八日卒，年五十四。

曾祖濬，唐饶州刺史。祖元，苏州别驾。父符，历任唐、梁二朝，自河北道招讨判官，累迁右威卫大将军□藏库使，终于所任，赠右金吾卫上将军。母琅邪王氏，累赠本郡太君，有四男四女。子二人：守勋，怀州武陟簿；守彬，从公南行，执事左右，及公殁，补西头供奉。女一人适襄州节度副使康长子怀正。

三娶夫人，皆清河张氏。

碑共三十六行，行四十字至四十六字。铭四言及五言，不分段，二十三韵。正书。

三七六、大宋故承奉郎前守国子四门助教扶风马公墓志铭并序　　《目》一二八

开宝三年（970）十月十七日

乡贡进士卫渎撰。

讳测，字广川，本贯郯台，徙家京洛。父母早卒，壮年从孟师刘公所辟，假职节推焉。周祖即位（951），告退。世宗（954—959）下命应私家收得史馆所阙群籍者许以进官，公出三百余篇塞诏，金马上，即赐比学究出身。入宋，授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助教。终秩，加承奉郎。开宝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卒，年五十三。

曾祖悦，祖诩，考嗣，不仕。长兄徽，宋州虞城令。次兄则，故安远军记室。男三人：长晃，娶

陇西李氏；次早，娶太原郭氏，俱修进士业；次晏。女一人。犹子：晟，秀才擢第，职汝州御推。昃，明法成名，官太子校书。旦，乡贡学究。昱、昂，皆进士。

夫人颍川于氏。

碑共三十二行，行三十二字。铭用赋体，不分段。正书。

三七七、前磁州刺史药公墓志铭 《目》一二九

太平兴国九年（984）四月二日

侄男永图撰。

讳继能，字国章，应州金城人。明宗朝（926—933）考进，补授东头供奉官，累历任使，名达帝聪。至晋（937—946）转授阁门通事舍人，建六家店，为军专事犬戎，未数月而功告成，俄降制为德清军差，公督之。至汉（947—950）转授东上阁门副使，充越国加恩官告使，使闽越。周兴（951—960），从法驾届逆垒，除兖城之患。俄改授内园使，充安州兵马都监。周世宗嗣位（955）之初，改授左武卫将军，充定州监护。未期年而宋兴（960），赴阙，携制命，权典全州。不数年加充全州刺史，又命权守桂林。数岁后，奉旨赴阙，授磁州刺史，权知潞州军府事。太平兴国四年（979），罢磁任，赴阙。六年（981），差充襄邑县兵马都监。太平兴国九年二月一日卒于襄邑，年六十九。

曾祖父迁，赠右武卫将军。祖通，赠左千牛卫将军。父彦稠，字众先，后唐明宗朝（926—933）任静难军节度使。有一子名玄保，八女，四早卒。

夫人：早娶彭城县君刘氏，次娶清河县君张氏，又娶陇西李氏（上皆早卒），长安县君田氏，后眷也。天水赵氏、鲁昌唐氏，陪侍也。

碑共三十二行，行三十三字。铭分四行，十三韵，首三行七言，末行六、七、八言皆有兮字。正书。

有盖篆书：大宋故药公墓志铭。

三七八、大宋故推诚佐理功臣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蔡州□□……□□防御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武都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五百户赠镇东军节度使苻公墓志铭并序

《目》一二九
《石》二四五
《芒》三，六九下

咸平四年（1001）八月庚申

前进士陈舜封撰，元从押衙知客李仁璲书，和彧刻字。

讳昭愿，字致恭，晋开运二年（945）秋七月丙午，其母虢国杨夫人生于豊沛。出生后其父“凡珥貂蝉、崇保傅、进王爵，四移大旆，方居于邺都”。周显德元年（954）八月，被银印青绶秩，视骑省，隶天雄军衙内都指挥使。翌日超授检校尚书左仆射，遥领兴州刺史，充职如故，时年九岁。宋太祖建隆元年（960）正月，迁检校司徒，进阶金紫。乾德初（963—968），爵以开国男，始赐奉邑。开宝二年（969）七月，其父移镇凤翔，称疾，诏就养于龟洛，授恩州刺史。五年（972）春，迁罗州刺史。八年夏六月癸丑，父卒，起为西京作坊副使。九年（976）冬十月，太宗即位，授尚食使。是年盗起淮北数郡，为陈蔡等道都巡捡使，宋巡警之职自此始。盗平，开河治水，论者称之。太平兴国二年（977），帝北狩，以公王室之亲，诏扈戎辂。命为御营四面都巡捡使，兼车驾拦前收后提辖给遣等事。五月平晋，凯旋，授使持节蔡州刺史。九年（984）朝京，及期从民请，再典并门。雍熙四年（987）秋，出师命将，诏公统禁卫屯于邢台。端拱之初（988—989），迁检校太保，进开国公，

仍益封户。复理太原，兼驻泊马步军副都部署。二年（989）夏五月壬申，丁母忧（母即太宗之岳母）。授起复云麾将军，充蔡州团练使，知京兆府事，兼陕西道都巡检使。淳化（990—994）中，移典梓州，兼东川路提辖兵马桥道事。寻落起复，进阶二品，秩封如故。政成受代，遣归于淮西。至道二年（996）春，陪祭上帝于圆丘。孟夏，天堑溃于比畿，任为滑台守，以藏提防之役。三年（997），太宗崩，真宗即位。十月，率内诸司步骑三千充太宗山陵防援使。

先帝祔庙，赐推诚佐理功臣，增井赋之数。咸平（998—1003）春，领兵符，为参师，戍于铜台。二年（999）秋，移邢州，驻泊兵马钤辖。冬十一月，帝始就阳展礼载益疏封。三年（1000）夏四月，归朝，九月以相师张卫公捐馆，委公作牧于漳川，所至皆理。四年（1001）疾笃，诏肩舆而归。夏五月，授蔡州防御使，以长子承煦迁左侍禁，次子承度为右班殿。咸平四年五月乙未卒，年五十七。

曾祖楚，封吴王。祖存审，后唐宣武军节度使，中书令，秦王。父彦卿，守太师尚书令，魏王。周世宗宣懿皇后及恭帝太后、宋太宗懿德皇后皆公之姊也。有女四人：长适殿中丞直史馆王希逸，今定师汉南使相之子；次适光禄寺丞李宗谅故司空相之子；次为尼，普济大师；次幼在室。

夫人李氏，封江夏郡君，故华师之女。

卒诏供备库副使杨永遵、内殿崇班蔡诏恩监护丧事。

碑共三十七行，行五十至五十八字。铭四言及七言，九韵十八句。正书。

三七九、大宋故监门卫将军符君墓志铭并序

景祐元年（1034）三月十三日

高平范隐之撰，乡贡进士王载书，翟文会刻。

讳承煦，由门任殿直侍禁，寄内侍班祗候，补供奉官，徙阁门祗候，除内殿崇班，被命使外方。年三十四，居京师，管库敦近事，掌马政。以病求闲官，拜千牛卫将军，敕判金吾衔仗、六军仪仗事。迁监门卫，职事不改。周世宗、宋太宗两朝三后，皆其诸姑，以外戚勋旧而不得大用。积阶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兼官至太子宾客、御史大夫，赐勋上骑都尉，爵为男，食临沂县户三百。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戊戌年卒，年五十九。

父昭愿，蔡州防御使，赠太师。曾祖存审，祖彦卿，仍世有大功业，为将、相、爵、王、国秦、魏。子四人：惟恭，侍禁；惟让，三班奉职；惟俭，未仕；惟仲，借职。女一人：嫁侍禁张宗庆。

夫人冯氏，由君封河间县男。

碑共二十四行，行二十二字。铭四言，五韵十句，不分段。正书。

三八〇、宋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内殿崇班骑都尉钜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魏公志铭

嘉祐三年（1058）十二月戊申

宣德郎、守秘书丞、充编修唐书官吕夏卿撰，男孝孙谨书，前进士王伯纯篆盖，广文馆进士王仝署讳，东平康坦勒。

讳处约，字知方，开封人。年十九试广文馆进士，书名第一。真宗（998—1022）录大臣之后，召以布衣入朝于延和殿。以平阳恭懿王长女玉城县主妻之（平阳为潞恭宪王之子，恭宪乃帝兄也）。

即赐袭衣、黄金马，释褐，出东华。起家补右班殿直。乾兴时（1022），宰相有罪没籍，权贵请市以贱价，公按实售之民，以富国用。章献明肃太后遣诸婿赐诸路衣袭，公独不辱命。太后临朝，公上疏请还政天子，以是忤太后，久不迁。皇帝亲政，为作"睿智日新颂"以献（明道二年（1033）三月甲午）。累迁左右侍禁、东西头供奉官、内殿崇班、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封钜鹿男，食邑三百户。凡仕四十年，八迁，官皆录劳，未尝出于势援：宰相王沂公曾将荐于朝，恳辞而罢。武恭王公德用，公之故人。方其任枢密时，避而不见，及致仕乃诣门下数陪燕射。武恭复起，公遂不来。自少工诗，为秘书监李公惟简所赏，与李公及僧惠崇为章句之友，著《家山》、《白日》、《今体》三集。总角失恃，事兄如父，厚朋友亲族，以七世共居，抚阃□益严谨，有惮之者，请官析产出居，公内耻之，作"义巢记"。嘉祐二年（1057）十月癸亥卒，年六十三。

曾祖殷，赠左监门卫大将军。祖丕，复州刺史、检校太保判左右金吾六军仪卫事，事太祖、太宗、真宗，历度支、户部使，以名臣闻，传在国史。父廷杲，赠右武卫将军。母郭氏，永宁县太君。生三子，公为季子。长子孝孙，东头供奉官；次孝称，西头供奉官；次孝祥，左侍禁；次孝明，三班奉职。女新兴县君，适西染从副使、阁门通事舍人郑馀懿。次安居、钜鹿、宋城三县君，适吴冀王孙、左监门卫大将军、惠州刺史世茂，左监门卫大将军世祚，右监门卫将军世雄。一未适人。孙男八人，铨、钊三班借职；锋、钧、鉴、铣、镛、镈未仕。孙女五人。

碑共四十三行，行四十三字。铭四言，十二韵二十四句，不分段。正书。

三八一、宋故赠左屯卫大将军魏侯夫人玉城县主墓志铭 《目》一三一

熙宁二年（1069）闰十一月十五日

朝奉郎、尚书屯田员外郎、骑都尉、赐绯鱼袋苏畋撰，西京左藏库副使张守诚篆盖，进士刘育书讳，男孝明书，康度刊。

讳□□，年十八适魏氏，真宗为择配，章宪皇后躬临妆泽。

年三十被命封邑，历侍四朝君后，未尝恃恩邀宠。弟妹四十人，廿五人先卒。自夫卒后，虔心事佛。熙宁二年九月十日卒，年六十八。

曾祖，宋太宗。祖，魏恭宪王元佐。父，平阳恭懿王允升，母崇国夫人。弟，大宗正、崇信节度君宗旦。子四人，孝孙，西京左藏副使。孝称，供备库副使。皆笃礼法而励官守，所至有善闻。孝祥，东头供奉官。孝明，右侍禁。女五人：长新兴县君，适故中书令郑守忠男宫苑副使馀懿。次安居县君，次钜鹿县君，适故冀王惟吉孙东阳侯世茂、富水侯世祚。次宋城县君，适故越王德昭曾孙宪州团练使世雄。一未及笄。

孙男十人：铨、钊、铭皆右班殿直，钧、鉴未仕，铣三班借，镛、镈、铉、铎未仕。孙女三人：长昌乐县君，适故越王玄孙、右监斗，大将军令铄，次二人尚幼。

碑共三十八行，行三十八字。铭四言，十六韵，二十九句，不分段。正书。

三八二、宋故南阳县君宇文夫人墓志并序 《目》一三一

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十九日

朝议大夫致仕、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吴执中撰，表侄进士侯宗质书，河南阎忠美刻。

夫人宇文氏，姓始于后周。三岁丧母，长于外氏，年十九归吴氏。皇姑京兆太君，信奉佛教。元丰七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七。

祖愚，入礼部，登进士第，终司勋员外郎。父诰，不仕。母侯氏，故中书令益之孙。子孝立，前孟州济源县主簿。女一人，嫁士，早亡。孙四人：安祖、安礼皆补太庙斋郎，安寿、安本，并幼。孙女三人：长适进士张兢，其二在室。曾孙儿女三人。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六字。铭四言，七韵十四句。正书。

三八三、宋故崇仪副使知文州吴（君墓志）（原缺） 《目》一三二

元祐七年（1092）八月初九

讳贲，字克雍。至和二年（1055）正月廿四日卒，年五十七。

子天锡（合文作𩇯），内殿承制。孙卞彦、父衮、彦能谨记。

碑共八行，行十字。无铭。正书。

三八四、宋故供备库副使致仕苻君墓志铭 《目》一三三

崇宁四年（1105）正月十三日

朝请郎、守少府少监、骁骑尉、赐绯鱼袋蔡天辅撰，承奉郎、充泾原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王万书，朝散郎、御史台捡法官、飞骑尉、赐绯鱼袋郑景平篆盖，刘友谅刊。

讳守诚，字亶夫，先宛丘人。幼孤。长以娶宗室女，恩补右班殿直，始获试吏。迁左班殿直，历侍禁供奉官。既升通籍，由内殿崇班改承制，又迁供备库副使。初监洪州武宁县酒税，秩满，主两浙漕计者以姑苏会郡榷沽之利，岁入越十余万缗。因

荐任之次，勾当京东窑务，又西京同巡检陕府兵马都监，勾当车营致远务。以疾致仕，休于祥符县永昌坊里第，阅岁而卒。崇宁三年（1104）十月十二日卒，年六十四。

六代祖秦王存审，从李克用屡建奇功。后事庄宗，以将相位高天下。曾祖昭矩，如京使。祖承训，内殿崇班阁门祗候。父惟熙，东头供奉官、累赠左千牛卫大将军。母毕氏，追封仙居县太君。子一人：世美，右侍禁。女三人：长适皇叔坊州防御使仲；次适皇兄宁武军节度观察留后孝骘；次在室。孙三人，皆幼。

夫人宗室定州观察使从质之女。

碑共二十九行，行二十八字。铭四言，七韵十四句。正书。

三八五、钱昷墓志（原缺题，据目补） 《目》一三三

政和二年壬辰（1112）十二月十九日

讳昷，字彦恭。元符二年己卯（1099）九月六日卒，年廿四。始以堂叔母周国大长公主遇郊祀大礼，奏授假承务郎，调华州华阴县尉，到任未及岁而卒。

曾祖惟演，相国文僖公。祖晦，赠司空。父景祥，朝散郎，管勾兖州宫会真宫。母李氏，封同安县君。二女，一嫁邢师颜，一尚幼。

妻后三年归父母家（李氏，朝奉大夫详之女）。

碑共十二行，行十四字。无铭（此志由其父所立）。正书。

三八六、钱旦墓志（原缺题，据目补） 《目》一三三

政和二年（1112）十二月十九日

讳旦，字彦周。娶宗女得官，授三班奉职，覃恩迁右班殿直。

调授兴平县酒税监，未赴而亡。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二月八日卒，年廿。

曾祖惟演，相国文僖公。祖晦，赠司空。父景祥，朝散郎，管勾兖州宫会真宫。母李氏，封同安县君。无子，妻后复嫁他族。

碑共十一行，行十二字。无铭。正书。

三八七、宋故安定胡和叔墓记 《目》一三四

政和七年（1117）十二月壬午

忠训郎孟琦撰，承信郎赵不已书，承节郎赵不伐篆盖，袁异刊。

讳琮，字和叔。幼孤，养于叔父。平生葺馆舍，购经史，迎宿学之士以教子孙。政和五年（1115）五月丁酉卒，年五十九。

曾祖哲，祖兴，父士辛，族弟瑛。子三人：逵，早卒；宗彦，娶张氏，张有巨产而无后，欲以遗婿，和叔竞不使受。宗奭升贡辟廱先和叔三日卒。女四人：长适孔彦，次适王琦，次许适吕衍，皆卒。次适王汝言。孙舜温、舜恭，尚幼。

妻石氏，先卒；继室荆氏，政和七年十二月丁卯卒。

碑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七字。铭四言，四句二韵。正书。

三八八、宋故族姬赵氏墓志铭 《目》一三四 《石》二四九 《芒》四（六）四七上

宣和元年（1119）四月二十七日

夫人族姬赵氏。政和六年（1116）正月二十日卒，年廿六。

曾祖克常，故赠建宁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永国公。祖叔邑，故赠崇信军节度使、汉东郡公。父述之，任武翼郎。子师明，女一人，皆幼。

夫保义郎郝瑋，字廷瑞。祖武庄公质。父武节

公惟贤。政和五年（1115）十月，廷瑞得官池之石埭，夫人随夫赴任而卒。

碑共二十五行，行二十七字。铭五言，四韵八句。正书。

附录一　武德、贞观墓志目

武德

二年

苏玉华墓志　五月（《金石契》、《八琼》、《十二研著录》伪）

邢国公李密墓铭　《濬县金石录》

三年

黄叶和尚墓志　《八琼》著录（伪）

韦匡伯墓志　（王世充郑开明二年七月）《匋斋》、《芒洛》著录

五年

张□高墓志　武德五年二月廿四日（北京图书馆目）

六年

崔公妻库狄夫人墓志　武德六年六月朔五日己酉

八年

李夫人月相墓志　十二月廿五日

颜人墓志　二月十八日

九年

洛州总管府司马崔长先墓志并盖　二月廿三日

贞观

元年

关道爱墓志　二月十九日

隋息州长史崔志墓志　二月廿九日

唐吴国公府参军记室刘粲墓志　七月廿二日

隋唐仪同三司黎阳镇将程钟墓志　十月五日

二年

洛州长史金乡县公杨奴墓志　十月十二日

故段夫人张氏（羡）墓志　冬十一月癸卯朔七日乙酉

安定故永墓志并盖　十一月卅日

沁州沁源县令郭通墓志　十一月卅日

三年

谭伍墓志　六月廿五日

蒋国夫人墓志　七月廿八日

左光禄大夫蒋国公屈突通墓志　七月廿八日

四年

安定故胡质墓志　正月十九日

李彦墓志并盖　四月廿四日

蒲州河东县令李彻墓志　十一月廿一日朱子奢撰

永安男吴景达刘氏夫人墓志　十一月廿三日

五年

唐□祎墓志　二月十六日

房仁守墓志　三月十三日

开府仪同三司刘节墓志　七月十五日

隋北平襄公第七息段世弘墓记　十月十四日（罗目），参《隋书·段文振传》

六年

永嘉府队正郭伦妻杨氏墓志　二月十八日

宜君县子张纂妻赵氏墓志　五月廿九日

文林郎新喻县丞故胡俨墓志　九月四日

法界寺比丘尼正性墓志　十月八日

河阴县主簿张濬墓志　十一月五日

七年

平原郡将陵令张伯墓志　二月一日

隋越王府司兵参军事贾通墓志　六月十四日

唐故玄昭监张明墓志　七月廿四日

隋左光禄大夫耿士隆墓志　十月五日

唐故□远墓志　十月廿八日

唐处士张叡墓志

八年

隋征士解深墓志　正月廿一日

永嘉府羽林张岳墓志（并盖）　三月四日

河南县录事邢弁墓志　三月廿三日

蒲州虞乡县丞王安墓志　五月十七日

韩仁师墓志　五月卅日

处士李继叔墓志　八月廿一日

田夫人墓志　八月廿二日

左武侯长史□孝敏墓志　十一月五日

故左武侯骠骑将军清淇公墓志　十一月五日

唐行尚书祠部员外郎裴□墓志　十二月十九日卒　裴朏撰书

静信乡君张夫人妃墓志

九年

唐东宫门大夫长孙家庆墓志

耿君墓志　十一月四日

十年

太原王夫人墓志

十一年

隋仪同三司王护墓志　二月廿九日

校尉陈公夫人刘氏墓志（并盖）　七月二日

唐安山县侯罗君副墓志　八月廿一日

唐特进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墓志　十月廿二日　欧阳询撰书

唐通事舍人长孙仁并夫人陆氏墓志　十月廿二日

故张举墓志

十二年

唐魏王府主簿唐逊夫人柳婆归墓志　闰二月廿七日

唐潘基墓志　九月十日

十三年

唐沧州景城县令萧瑶墓志　二月七日

唐建节尉张骚墓志　十一月四日

朔方节度使游击将军臧日华墓志　十一月廿一日

故李护墓志　十一月廿九日　　父宝。张启法寺碑末一行云“开皇四年创立此寺”……陇西李宝镌。即是一人

十四年

故张君夫人秦详儿墓志　正月十七日

唐弘农杨士汉墓志　七月七日

故魏君夫人雷氏墓志　十一月三日

故梁开府漳州郡太守山阴县开国侯孟保同墓志　十一月九日

唐故潘孝基墓志　十一月十日（一作隋滕王府记室参军潘孝基墓志，日期同，应为一人）

十五年

贾仕通墓志　五月十一日

唐薄夫人墓志（并盖）　五月廿五日

处士梁凝达墓志　九月十五日

隋沧州饶安县令侯君妻刘夫人墓志　十月九日

故洛阳县处士李英墓志　十月廿七日（一作五日）

唐清平县公世子李道素墓志　十一月十五日

唐苏州吴县丞杜荣墓志　十二月十五日

十六年

故刘夫人墓志　二月廿四日

隋故车骑将军金行举墓志　五月八日

唐刘粲墓志　六月廿五日

唐毗沙妻杨夫人玉姿墓志　七月二十日

唐张行密墓志　九月十二日

隋故西平郡化隆县长刘政墓志　十一月廿日

唐史部将仕郎范阳卢君妻冯氏墓志　十一月廿日

十七年

唐故随毗陵郡无锡县令姚孝宽墓志　十月廿七日

唐蓝田尉王宾墓志　十一月十四日

唐繁昌县令马志道墓志　十二月廿八日

十八年

唐开封右尚令王仁则墓志　二月五日

唐□怀文墓志　二月五日

唐冯信墓志　二月十六日

唐故司徒信墓志　二月十六日

唐处士霍恭墓志　七月十一日

唐处士王通墓志　十月九日

唐张钟葵墓志　十月九日

十九年

唐张夫人杨氏墓志　五月三日

唐隋故邛州司户参军明雅墓志　六月廿四日

唐霍汉墓志　六月廿五日

唐董君夫人任氏墓志　七月十八日

唐何相墓志铭　九月七日

唐张绖墓志　十月十四日

唐杨华墓志　十二月十二日

唐洛州伊阙县令刘德墓志　十二月十二日

二十年

隋故处士傅叔墓志　正月十四日

唐班夫人墓志　二月廿七日

唐杨德墓志　四月廿四日

唐洛州河南县崇政乡君齐夫人墓志　五月十一日

唐齐府功曹参军尹贞墓志　五月廿九日

唐李护墓志　六月一日

唐魏文德铭　六月十二日

唐左宗卫大都督杨士达墓志（并盖）　七月十二日

韩忠墓志　九月廿日

薛朗墓志　九月廿九日

唐骑都尉王夫人马氏墓志　十月十五日

唐范相墓志　十月廿七日

唐隋故殷州刺史段师志铭　十一月二日　段达子，王世充党，见《隋书·元文都传》。罗振玉有跋，见后丁戊稿

忠州垫江令王才墓志　十二月十五日

故睦州桐庐县主簿李桀墓志　十二月廿四日

二十一年

唐□举墓志　二月廿八日

洛州征士万德墓志　六月五日

唐万年县尉孔长宁墓志　八月廿八日

涪川永安县令轻车都尉乐善文墓志　十月八日

刘夫人徐氏墓志　十月十日

征士向英墓志　十一月廿日

杨达墓志　十二月廿一日

元质墓志　（芒洛）

二十二年

唐武骑尉张秀□墓志　正月廿八日

唐武骑尉杨宽墓志　正月廿八日

隋平州录事参军张育墓志　二月廿一日

唐赵昭墓志　三月四日

唐文安县主墓志　三月廿二日

唐张行满墓志　四月廿三日

唐益州新津县丞丘蕴墓志（并盖）　六月廿三日

唐武骑尉范雅墓志　七月七日卒

故殿中直长张通墓志　七月廿七日

唐右领军果毅毛盛墓志　九月十八日

唐梁基墓志　九月廿八日

唐□□墓志　十一月七日

唐霍宽铭志　十一月十三日

唐处士任道墓志　十二月九日

唐郢州参军胡宝墓志　十二月廿四日

唐隋故仓部侍郎辛衡卿墓志　十二月廿四日

处士宋君元盛墓志（即宋荣）　闰十二月廿七日

二十三年

唐宋国公记室贾昂墓志　正月十六日

唐赵字荣墓志　二月廿二日

唐赵妻曲夫人墓志　三月二日

唐关英墓志（并盖）　三月十一日

唐杨昭墓志　三月十七日

唐和州香林府长史张云墓志铭　四月十一日

唐禹艺墓志并序　四月廿八日

唐郡君杨夫人成其墓志　六月十八日

唐故青州录事参军李良墓志　六月十八日

唐郑州新郑县令刘文墓志　八月十六日

唐邓州司仓张舒墓志　八月廿二日

唐故燕明墓志　八月廿五日

唐集州录事参军王文鹭夫人赵氏墓志　九月四日

唐故姚秀墓志铭　九月十八日

唐唐州刺史平舆县公周仲隐墓志　十月廿五日

唐坊州司仓参军董柱墓志　十一月廿日

斛斯达墓志　十一月卒

以上皆史语所藏曾经眼之拓片

附录二　新出土重要唐宋墓志目

郑（王世充）大将军郢公曲举墓志　开明二年五月。

洛阳出土（拓本见《考古》1978，(3)）。

裴氏残墓志　开明二年。

（同上）

赵公权宾砖志　武德八年。

1955 年洛阳涧西出土（残文见《考古学报》1959，(2)）。

淮安靖王李寿墓志　贞观五年十二月。

1973 年陕西三原县出土（《文物》1974，(9)）。

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士贵墓志铭　显庆二年丁巳十一月，陪葬昭陵。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制，文长二千八百九十字，张玄靓书，字在虞、褚之间。

陕西礼泉县出土（拓本见《考古》1978，(3)）。

尚登宝墓志　显庆二年葬于武威。

1957 年河北磁县出土（《考古》1959，(7)）。

凉州刺史同安郡开国公郑广墓志铭　字仁泰，唐书长孙无忌传误作仁恭，事见《东夷传》。卒于龙朔三年，麟德元年陪葬昭陵（拓本见《文物》1972，(7)）。

大唐故刘夫人墓志铭　麟德元年。

1954 年武威管家坡出土（《文参》1956，(6)）。

司刑太常伯李爽墓志铭　　总章元年十一月崔行功撰文。

1956年西安出土（拓本见《文物》1959，(3)）。

朝散大夫行少府监中尚署令王定墓志铭　　定为唐初画家，名见《历代名画记》。总章二年卒，年八十九，周万岁登封元年葬。

1956年西安出土（拓本见《文物》1965，(8)）。

玄都观主牛（弘满）法师墓志　　咸亨三年。

1972年西安出土（拓本见《文物丛刊》一，201页）。

王深墓志铭　　调露元年十月。

1954年山西长治出土（《考古通讯》1957，(5)）。

乐方墓志　　仪凤四年。

1960年山西长治出土（拓本见《考古》1965，(9)）。

临川郡公主墓志铭　　名李孟姜，高宗第十二姊。永淳元年十二月葬。秘书少监郭正一撰文。

1972年礼泉县出土（又石刻诏书多件）昭陵陪葬墓之一（拓本见《文物》1977，(10)）。

乐道仁墓志　　字佳、唐骁骑尉。文明元年。

1960年山西长治出土（拓本见《考古》1965，(9)）。

张雄及妻曲氏墓志　　志题“唐故伪高昌左卫大将军”，其次子即张怀寂。永昌元年。

1972年出土（拓本见《文物》1975，(7)）。

大周赵君墓志　　万岁登封元年。

1953年太原董茹庄出土（《文参》1954，(12)）。

魏王李泰墓志

湖北郧县大王坟出土，碑存湖北博物馆。

张礼臣墓志　　张怀寂子。

1972年出土（拓本见《文物》1975,?）。

大周故牛府君绪墓志铭　　长安元年。

1954年武威管家坡出土（《文参》1956，(6)）。

文林郎崔沈墓志铭　　神龙二年十月。褚璆撰文。

1957年河南偃师出土（拓本见《文参》1958，(8)）

唐故雍王墓志之铭　　神龙二年，由巴州迁回长安，以雍王身份改葬。文长一千六百字，未题撰人名。

永泰公主墓志铭　神龙二年合窆乾陵。徐彦伯撰文。

武伯纶考证（拓本见《文物》1963，(1)）。

韦洞墓志　韦后弟，卒于容州，赠并州大都督淮阳王。神龙二年葬。

1959年西安出土（拓本见《文物》1959，(8)）。

任夫人墓志　神龙三年。

1954年西安郭家滩出土（拓本见《考古通讯》1956，(6)）。

唐故章怀太子并妃清河房氏墓志铭　景云二年，追赠太子，陪葬乾陵。岐王傅卢粲撰文，岐王李范书，两文皆俪体（拓本见《文物》1972，(7)）。

杨履庭墓志　景云二年与妻薛氏合葬温县。

1956年温县出土（拓本见《考古》1964，(6)）。

代州五台县令张仁墓志铭　开元四年。

1963年山西长治出土（文见《考古》1964，(8)）。

太子少保豫州刺史越王李贞墓志铭　太宗第八子，反武氏遇害，两唐书有传。开元六年葬。骈文。

1972年发掘，昭陵陪葬墓之一（拓本见《文物》1977，(10)）。

薛莫及夫人史氏墓志　开元十六年。

1955年西安出土（拓本见《考古通讯》1956，(6)）。

钊濬墓志　刘仁轨子，终于广州，开元十八年与夫人李氏合祔于其父陪葬之乾陵，葬地即裴度之绿野堂。

1960年乾县出土（拓本见《文物》1965，(12)）。

姜义贞墓志　广胜州榆林县人。开元十九年。

1963年内蒙古托克托县出土（《文物》1976，(6)）。

秦君妻故李夫人墓志铭　开元廿二年。墨书。

1960年郑州市南关外出土（《文物》1980，(8)、(9)）。

张九龄阴堂志铭　开元廿九年。徐安贞撰。

1960年韶关罗源洞山出土（拓本见《文物》1961，(6)）。

检校蛤转戍主韩贞墓志铭　妻双氏。天宝三载甲申葬。

1972年辽宁朝阳镇出土（拓本见《考古》1973，(6)）。

内侍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志铭　天宝四载九月。梁涉撰并书。

1955年西安出土（《考古通讯》1957，(5)）。

内侍苏思勖墓志　天宝四载十一月葬于万年。崔倕撰文。

1952年西安出土，有壁画（《考古》1960，(1)）。

吴守忠墓志　羽林军长史。天宝七载卒，葬咸宁县。

1955年西安高楼村出土（《文参》1955，(7)）。

大唐赠清源县主墓志　寿王李瑁第六女，肃宗之侄。至德三年二月，有五方镇墓石，秦立信撰文。

1957年西安庞留村出土（拓本见《文参》1968，(10)）。

潞城县王休恭墓铭　字佳。大历六年。

1964年山西长治县出土（拓本见《考古》1965，(8)）。

司天监瞿昙譔墓志铭　天文家瞿昙悉达第四子。大历十一年十月。屯田员外郎张翃撰，张士谚书。

1977年西安出土（拓本见《文物》1978，(10)）。

顺政郡王赠夔州都督李良墓志铭　顺政郡在陕西略阳。李良名见《唐书·李希烈及李皋传》。贞元十六年卒，杜黄裳撰，护皇帝庙丞苏谅书。

西安白鹿原出土（拓本见《考古学报》1956，(3)）。

解府君少卿墓志铭　妻蔡氏墓志。殁于大和九年及大中四年，葬扬子县凤亭坊。表弟颍川陈正言撰文。

1970年扬州出土（拓本见《文物》1973，(5)）。

郑季芳墓志　太子宾客。大中五年。

泉州出土（《文参》1953，(12)，拓本见《泉州宗教石刻》，161页）。

姚潭墓志　广州都督府长史禔一之长女。大中十一年卒。

广州出土（拓本见《基建工程文物》，205页）。

时清府君王夫人墓志　大中十二年合葬。

1965年河北永年出土（《考古》1966，(1)）。

王韵墓志　中和二年三月。志侧刻云："其年黄巢坐长安，李帝奔属(蜀)"。

唐石父考证（拓本见《文参》1958，(7)）。

渤海吴公夫人徐氏墓志铭　光启二年卒。裴子章撰文。

1963年扬州五台山出土（拓本见《考古》1964，(6)）。

太原王府君涣墓志　随徐彦若南来，天祐三年卒。撰人卢光济，文长一千七百字。

1954年广州越秀山出土。岑仲勉考证（《中山大学学报》）。

渤海高晖墓志　　妻蜀故清河张氏墓志。后唐长兴三年崔昭象撰文。

1952年成都出土（拓本见《考古通讯》1955，(6)）。

吴守海州刺史赵思虔夫人太原孙君王氏墓铭　　大吴大和五年。秘书省校书郎孙霁撰。

1956年江苏新海连市出土（拓本见《文参》1957，(3)）。

祆教徒苏谅及妇马氏墓志　　汉文与婆罗钵文合刻。

1955年西安发现（拓本见《考古》1964，(9)）。

裴氏小娘子墓志　　外兄卢献卿撰。

墓出黑人陶俑（《文物》1979，(6)）。

钱镠父钱宽墓志　　盖镌“唐故彭城钱府君墓志”。

（《文物》1979，(12)。）

杜夫人墓志　　唐南平郡王钟传女，杜镐妻，参《宋史·镐传》。

1957年南京出土（《考古》1963，(6)）。

徐的墓志铭　　宋庆历五年卒。吴秘撰文，袁文雅刊字。

1957年江宁东冯村出土（《考古》1959，(9)）。其他徐氏墓志尚多，不具记。

宋故天水郡姜氏墓志　　姜济女。治平三年。

1952年江苏泰州市出土（《文参》1957，(11)）。

章岷墓志铭　　熙宁四年卒。

镇江出土（拓本见《文物》1977，(3)）。

王用昨墓志　　熙宁十年，其妻游氏所立。

（拓本见《文参》1954，(8)。）

阎良佐墓志铭　　政和三年。

1964年，湖北麻城出土（拓本见《考古》1965，(1)）。

田茂墓志　　政和四年。周邦彦撰，阴阳人温远刊字。

1957年山西忻县出土（《文物参考》1958，(5)）。此文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所未知，殊有裨于考证。简报不言撰人。

魏王赵頵墓志　　范祖禹撰文（《范太史集》不载）。又夫人墓志　郑居中撰。

1961年巩县出土（拓本见《考古》1964，(7)）。

中散大夫张颙墓志铭　　张问撰赵瞻书。

1976年湖南常德河洑镇出土，碑藏湖南博物馆。

故宜人王氏墓志铭　　绍兴六年。

成都东跳蹬河出土（影片见《考古通讯》1956，(6)）。

张应龙墓内志　　双流大夫张应卯墓内志。嘉定二年。

1955年四川绵阳出土（《考古通讯》1956，(5)）。

任晞靖墓志铭　　嘉定六年。

武昌卓刀泉出土（《考古》1964，(5)）。

以上所录，以三十年来新出土而见于著录者为限。宋代墓志殊少，金坛南宋太学生周瑀墓，只出牒文（见《考古学报》1977，(1)）。辽金元墓葬出土碑志不少，兹概从略。

年代索引

唐

武德

贞观

永徽

36 张药　37 郝荣　38 孙迁
39 魏德　40 张洛　41 刘裕
42 张逸　43 李智　44 周藻
45 段会　46 郭嘉　47 王才
48 李信　49 韩怀　50 杨贵
51 卢万春　52 黄罗汉　53 刘妙姜
54 高俨仁　55 王宽

显庆

56 赵通　57 韩玄　58 程鹭
59 王段　60 元则　61 段秀
62 张相　63 王立　64 缑纲
65 孔□（梁夫人）　66 姚忠节　67 慕容丽
68 王法　69 王媛（张夫人）　70 张端（爨夫人）
71 霍万　72 张安都　73 支怀
74 董明　75 李三　76 张英（赵夫人）
77 翟惠隐　78 贾元叡　79 颜襄子
80 任德　81 张怀文　82 韩氏（李夫人）
83 茹氏（关预仁妻）　84 耿文训　85 姚弟（梁夫人）
86 张武　87 朱琳　88 王敏

龙朔

89 王宽　90 王朗及夫人魏氏　91 谭二娘（侯夫人）
92 竹妙　93 爨□　94 房宝
95 郭寿　96 张宝　97 李护
98 贾令□（刘夫人）　99 张伯通　100 窦氏（侯夫人）
101 冯氏（王夫人）　102 董氏　103 张章
104 索玄　105 秦冲（宫夫人）　106 宋氏（孙夫人）
107 段文会　108 程令秀（张夫人）　109 张氏（斛斯夫人）
110 李英　111 袁相

麟德

112 秦宝
113 乐玄德
114 孟师
115 段赜
116 梁秀
117 袁弘毅
118 强伟
119 王达
120 刘尚（成夫人）
121 侯僧达
122 王师（任夫人）
123 史信
124 索达
125 宇文氏（柳尚远妻）
126 杨客僧
127 玉仁表
128 周氏（程夫人）
129 田氏（魏夫人）
130 张仁

乾封

131 边敏
132 崔冲
133 梁氏（赵夫人）
134 王道智
135 成公义（张夫人）
136 陈寿
137 王纂
138 王和
139 孙智（黄夫人）
140 娄敬仁
141 谢通
142 杜庆
143 张鬼
144 靖彻及夫人王氏

总章

145 阎氏（通夫人）
146 彭义
147 李泰
148 王德
149 广达
150 杨行祎
151 惠氏（耿夫人）
152 兰德

咸亨

153 程义
154 张轨
155 赵夫人
156 乐玄
157 张晓
158 奇玄表
159 谢庆夫
160 王师
161 王玄
162 张弘
163 李子如
164 张义
165 慕容知礼
166 王夫人
167 张翌
168 边真
169 韩节
170 韩仁师
171 杨晟
172 王俭
173 史氏
174 黄素
175 张玄景

上元

176 王义
177 杨□哲
178 程大燕（张夫人）
179 张冲儿
180 乔难
181 杨轨
182□寿
183 刘氏（李君羡夫人）
184 陈怀俨
185 赵氏（史夫人）
186 马怀
187 武怀亮
188 张客

仪凤

189 王氏（张夫人）
190 司马道
191 王文晓
192 恭仁

调露

193 李弘裕
194 王庆
195 元仁师
196 康续
197 泉男生
198 安神俨

永隆

199 索义弘

永淳

200 康磨伽
201 裴太一（李夫人）
202 李元轨
203 康留买
204 燕秀
205 赵义
206 扶余隆
207 杜芬（杨夫人）
208 麻氏（孟夫人）

嗣圣

209 王宝

文明

210 孙通
211 王岐

光宅

212 李娘（孟夫人）

垂拱

213 张贞　214 柳永锡　215 张觉
216 管基　217 李氏（樊浮丘妻）　218 乐师□□
219 李善智　220 田夫人　221 萧洛宾
222 吕行端　223 杨宝

载初

224 慕容稚英

天授（周）

225 斛斯氏（格善义妻）　226 焦松

长寿（周）

227 李氏（许琮妻）　228 昝斌　229 莫义

证圣（周）

230 齐朗

天册万岁（周）

231 封抱　232 王思讷

万岁登封（周）

233 马二娘

万岁通天（周）

234 梁瞰　235 高漆娘　236 刘洪预
237 李五娘（刘舍章妻）　238 韩仁惠

神功（周）

239 张素

开元

267 王颀
268 赵敬玄
269 王子麟
270 燕绍
271 于氏（蒋楚宾妻）
272 刘元超
273 桥氏（王君妻）
274 贾感
275 桓归秦
276 樊玄览
277 田嵩
278 董守贞
279 樊晋客
280 王玄起
281 李氏（王夫人）
282 田灵芝
283 纪茂重
284 郑戎
285 张诠
286 朱行斌
287 李和
288 王十八娘
289 靳氏（娄夫人）
290 刘龙树
291 刘庭训
292 曹氏（胡夫人）
293 王怡
294 赵南山
295 崔顺（房夫人）
296 魏氏（张嵒妻）
297 张氏（杜夫人）
298 江璀
299 裴肃
300 段贞
301 张休光
302 郑谌
303 李勖
304 元氏
305 王固己
306 李敬固
307 白知新
308 赵庭秀
309 康庭兰
310 裴坦
311 豆善富
312 张景阳

天宝

313 赵巨源
314 朱氏（崔夫人）
315 苑玄亮
316 姚晅
317 吕氏（李祎妻）
318 卢友度
319 王训
320 刘升
321 李廸
322 窦氏（李夫人）
323 卢同福
324 翟氏（康夫人）
325 卢溭
326 李华
327 慕容氏
328 郭班（张夫人）
329 裴肃及夫人阳氏
330 王志悌
331 刘夫人
332 贾隐
333 崔锷
334 张崟
335（供养人碑记）
336 崔氏

圣武（燕）

337 李玢

大历

338 崔缊（窦夫人）

贞元

339 张游艺

永贞

340 李肃

元和

341 高岑　342 袁秀岩　343 薄氏（王夫人）
344 李岗　345 张士陵

长庆

346 张氏亡女

太和

347 卢昂　348 马僘　349 周著
350 李绅

开成

351 崔霞（桂林源妻）　352 陈宣鲁　353 张婵

会昌

354 李璆　355 曲元缜　356 贾政

大中

357 李氏（曲元缜妻）　358 卢子玉（朱敬之妻）　359 郑子章（卢知宗妻）
360 张婴　361 贾从赞　362 韦氏（孙嗣初妻）
363 郑堡

咸通

364 王容　　365 崔氏　　366 赵璜
367 魏涿　　368 孙方绍　　369 刘冰（张夫人）

乾符

370 苏嗣君（赵璜妻）

后唐

同光

371 曹氏（吴夫人）

天成

372 孙拙　　373 张稹

后晋

开运

374 斑胤

后周

显德

375 萧处士

宋

开宝

376 马测

太平兴国

377 药继能

咸平

378 符昭愿

景祐

379 符承煦

嘉祐

380 魏处约

熙宁

381 玉城县主

元丰

382 宇文氏（吴夫人）

元祐

383 吴赍

崇宁

384 符守诚

政和

385 钱昷　　386 钱旦　　387 胡琮

宣和

388 赵氏（郝琏妻）


ISBN 978-7-300-10904-6
全套定价：2800.00 元
（共 14 卷 20 册）

ISBN 978-7-300-10904-6/K·365